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二一九・史部・目錄類

百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卷六十一至續志卷四）

〔清〕陸心源撰

.....

—

2669/09

頤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類書類三

玉海二百卷附辭學指南四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咸采摭焉其爲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歷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一

食貨靡不畢備是故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王公專精力積三十年而後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融其天才絕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秘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爲此書第篇次浩繁日修月削間以所見疏列下方傳寫抄錄不無先後參錯之遺非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玉海之名斯亦奇矣先生平日著書特多玉海其最鉅者門人高第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恥

之是書也其殆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

莫不知此書之奇願見其全不可得願非一家

之力所能刊行浙東帥府都事牟君應復首建

議繕寫校讎將鈔諸梓事未就而牟君去今宣

慰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公寔來開闢承宣嘉惠

學者於是力行前議召工庀事徵費于浙東羣

縣學及書院歲入之美有差郡守張公榮祖臨

蒞提督命教授王君苴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

凡二年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之

君子皆得以覽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二

實無不滿意隨其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

之不竭詎庸有限量涯涘哉若其門類卷帙之

目則李君敘之詳矣茲不復書至元四年龍集

戊寅四月初吉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東陽胡

煦序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夏四月朔旦慶元路儒學

新刊玉海成玉海者故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

王公之所著也先生之著是書網羅天下之見

聞包括古今之故寔將使學者覽之得以施諸

用蓋自書契以來典籍日滋以事物之無涯而

紀載之至繁舉年歲於披尋窮心目而研究不可得而周知况於得其要領者哉太史公論儒
家者流其學博而寡要然則博既難矣博而要
者為尤難此玉海之書不可以不作而作非先
生不能也先生敏悟絕人少於書無不讀多識
廣聞淹貫該洽時已莫能出其右及仕於朝又
盡閱館閣之所藏宗工鉅儒咸共折服自經史
傳註諸子羣集以至於稗官小說方技讖緯之
書誦之如流言之如指掌既皆涉其波瀾而采
其精英故其為書粹密淵深區分臚列靡所不

商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三

載惟無益於用不足以備討論者不以登於簡
策豈非所謂博而得其要者偉乎述作非若他
書類事者之可疑倫也夫其篇次之多不免於
浩舛傳錄之久或至於脫遺士以不獲覩其完
書為恨癸酉歲浙東帥府都事牟君應復蓋嘗
建議請命繕輯雠校而刻之凡郡縣學與書院
之在浙東者等其歲入之多寡收其羨餘以為
助移之部使者而 焉於是聞者又皆喜幸是
書之不泯越四年而事未克集斯文之遇若將
有待然今宣慰元帥資德公也乞里不花以勳

德之胄膺方岳之寄敦尚文雅以為政先下車
之始載詢載咨爰戒有司俾速其圖時則總管
張侯塔海帖木兒徵財庀工承命唯謹明年夏
教授王君苙來蒞厥職暨學正薛君元德躬自
程督上下協心有作斯應夙夜弗怠遂底于成
用力於一時垂利於無窮後之人稽典禮者求
焉考制度者取焉立政建事者資焉監其因革
而酌其時宜可以裨謀議於朝廷致治效於國
家不特廣問學給文辭而已昔之文士嘗有以
玉海名其集者詞章之靡麗蓋不足以當之夫

商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四

玉可寶而有用海之藏無所不具名之而無愧
其惟是書乎書凡二百四卷摠之以二十二門
曰律歷天道地理帝學聖文藝文詔令禮儀車
服器用郊祀音樂學校選舉官制兵制朝貢官
室食貨兵捷祥瑞辭學指南析之為二百六十
一類於斯備矣癸郡文學中山李桓序
天下事若緩而寔急者學校是也惟知治本者
每切切而不暇以風化之美人材之盛於是乎
出四明郡學甲東瀨所職非所任而氣象日萎
爾獨謝至正己丑春太守嘉議公來領是邦雖

郡事鞅掌必時造論堂而扶衰拯弊加於昔十
君子賴焉今年夏因閱玉海數百卷於魯魚亥
豕之繆命參校而正訂之者數萬言使學者無
惑於討論是雖治教中之一事然以海氛煽虐
之秋不以調給爲煩且優游於文治其急於學
校可知夫朝廷以執政大臣職郡守六事以學
校先意有在也往往有緩視之而不切於已在
公獨惓惓三年如一日非深知治本者其若是
乎惜乎瞻承之晚今也於玉海之刊誤有所感
故不可不推夫平日作新之盛心以爲來者告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五

至正辛卯七月既望儒學正王介謹識

至正九年余來守四明公事之暇因得遍觀郡
學書籍其所謂玉海者宋尙書王公厚齋之所
著述也公以碩學者德爲儒者宗著述之書逾
三十種已侵梓于郡學者凡十有四玉海其一
也惜其間訛誤者多歷十餘年未有能正之者
余迺命公之孫厚孫重加校讎得誤漏六萬字
鳩工修補再閱月而成夫性命道德之學發明
於先儒表章於盛世者至精且詳矣若夫制度
典故記事纂言備討論而資考索者亦學者所

當務也公之學傳於真文忠公而玉海之書寔
本於博學宏辭蓋公嘗擢是科故其彙次最爲
詠洽其它諸書扶遺經之絕學紬正史之要義
綜括於天道地理辨微於禮樂文章明小學而
廣異聞既已登名于朝廷志列史牒則其書之
已刊者不可以不究觀者不可以不悉也然則
是書之成固學者所共願也因列其目於編首
又識其始末以告來者俾敬守勿壞至正十一
年六月初吉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阿殷圖墊
堂謹序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六

皇帝聖旨裏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得
至順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准國子監牒據國子
學呈准博士趙承德關切見故宋尙書王厚齋
著書一部名曰玉海纂輯百家博綜眾理用功
精深有補後學雖嘗傳錄于世至今未曾刊行
如今所屬學院於學糧內置備筆札就於其家
眞謹抄錄發來以憑施行准此行下慶元路依
上抄錄解赴國子監收管外至順四年十月二
十六日據本道經歷司呈備準都事牟承事關
窺見慶元路鄉先生厚齋王公諱應麟以進士

詞科仕宋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公篤學彊記博極羣書之言持行為當時儒臣之冠平生著作幾三十種皆有功於後學俱未刊行至于玉海一書尤為妙絕其門類之詳密則上至天文律歷下至禮樂器用凡二百四十餘類其紀歷代則始於伏羲堯舜終於宋之末年其摭集之書籍則自六經眾史百家子集註疏傳記譜謀藝術隱蹟之書靡有子遺纂次詳備博而有要真足為名世之奇書但自公歿之後其家族黨分爭書遂遺缺縉紳章布遞相抄錄雖多寡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七

同俱非全書當職游宦四明詢訪文獻故家得公之孫厚孫延致家塾俾教二子因獲盡取公之著述悉心討論訪求遺逸玉海遂見全帙考訂銓次粲然大備適當聖朝文治之盛儻得板行傳遠資禮官之敷陳惠士子之考索豈不臧歟若准備足移牒憲司主領成就選官提調庶幾易於辦集具呈照詳得此又據慶元路申備儒學申准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從仕牒切見故宋尚書厚齋王先生著述玉海困學紀聞等書凡三十種皆有功於學者其玉海一書二

百卷凡文獻典故制度名物見於經史子集傳註百家悉加蒐輯成編鈎玄摘要殆無遺者可謂天下古今希有之奇書上可備朝廷禮官之討論下可資學校士子之考索若不刊行深恐湮沒負國家興崇文教之美意準此照得本學刊造四書精要文獻通考姚牧菴文集等項書板合支錢鈔俱奉省府劄付於各路學院錢糧內均派支撥參詳玉海一書誠可嘉惠後學如準所言備申上司分派各處學院計料刊板印布相應備申照詳得此本道參詳故宋厚齋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八

王尚書所編玉海淵博浩汗誠為一代奇書如準刊行上可以黼黻皇猷下可以嘉惠後學為此移牒本道肅政廉訪司并分司照驗施行元統二年二月初七日準憲司分司牒看詳所言玉海書籍如委淵深該博有益後學請依上施行準此行下慶元路依上施行三月初九日又準本道肅政廉訪司牒該來牒前事當司議得刊行是書嘉惠後學誠為善事請依例施行準此再下慶元路依準憲司牒文事理刊行施行五月二十八日據慶元路申該行據本路儒學

申上項玉海會計得合用梨板工食等該鈔七百陸拾三定六兩伍分爲數不少若不照依姚牧庵文集等項書版於各路學院具學錢糧內分派支撥豈能獨就倘失於刊行印布非唯有誤啟發後學抑且虛負憲司嘉惠之美意如蒙備申上司照例分派各路學院支撥庶可成就誠非小補除已委請鉛山州儒學教授程敬叔厚齋先生孫王叔載訓導朱景陸等校正對讀外開到各各料物雜數申乞照詳得此爲是玉海一書古今罕有如准慶元路所申照依姚牧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九

庵文集高下分派各路學院錢糧內分派支撥誠爲易辦庶得刊行移牒本道肅政廉訪司照驗施行八月十八日回准憲司牒看詳放支錢糧係有司合行事理請依例施行准此議得玉海文光累代事益目前有惠後學誠爲美事憲司既許刊行有司當爲贊助爲此行下慶元等七路依准憲司牒文事理依例施行具呈省府照驗外今來照得厚齋王先生以六經眾史諸子百家集成一代之典名曰玉海國學首舉印正憲司已准刊行所用工料鈔數已嘗分派慶

元等七路學院贊助因循至今不見解納以致上項文藉經今四年尙未完就擬合委官提調催督庶易畢集今將慶元路元申計到合用物料工價及本道元派各路鈔數開坐行下紹興等路行移提調學校官督責所屬即將元派鈔數着緊催納齊足差人解司割付委自慶元路總管張正議知事陳邁將仕各不妨職敦請博通經典熟知古今老師宿儒校正對讀無差典工刊行仍下慶元路依上施行咨請本道宣慰使都元帥也乞里不花資德宣慰副使僉都元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十

帥府事郭朝散提調委自都事張承務令史王良知督併校正刊行外合行具呈者
至元三年十一月 日令史王良知 武維周 劉榮 朱貴 蔡彬 經歷司典吏馮天祐 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阮謙 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李澤 承務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相弼 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李忽都答兒 副使朝散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郭德誠

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忽刺忽兒 資善大夫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安童 資政大夫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鎖南班 資德大夫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也乞里不花

余幼好奇耕獵詞圃麗澤西山詒我撫萬北堂之鈔西齋之目披華啟秀歷歷載腹窈吹六題叨榮兩制汗顏前修皓首曲藝斲輪不傳屠龍無用緘之青箱以詔洛誦

右先祖尚書公玉海跋語玉海者公習博學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十一

詞科編類之書也是科擬題為文專務彊記雖小而月日名數不可遺缺惟衰世事變不以命題此書事類該廣援據淵洽非但施於科目而已公甚愛玩且謂未脫稿難以示學者故藏于家後為人竊去先人白之憲司書得復歸而散帙頗多鈔錄者又復訛舛懼無以承先志於是哀輯緒次成卷如右公著書大小三十餘種此以失而復得名尤著于時浙東都事牟公始建議板行今元帥資德公既至即命刊布又刊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通鑑地理通釋集解

踐昨篇補注急就篇王會篇漢制考小學紺珠姓氏篇六經天文編康成易注通鑑答問諸書厚孫等承命校勘唯謹而董役者弗為修改遺誤具在觀者審焉至元六年庚辰四月一日孫厚孫百拜謹識

鴻濛既判六經載道歷代諸儒著述辨析至宋而道復大明事類之書亦至宋而益廣其述者厚齋先生為最焉先生由詞科擢登秘府讀天下之書而識于一心以一心之所識而著述玉海之一書極天地萬物與夫古今禮樂制度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十二

備于此祕藏於家迨今百有餘載至元丁丑歲浙東宣慰使都元帥資德公知是書而發其祕俾鉸梓以廣其傳是時經歷賈君亨都事耿君朶羅多末贊賓幕俱篤意斯文以是書為己任盡心協力克成厥功而元德寔奉檄董其事閱二載而刊始完嗟夫是書也昔為王氏家藏之書今則為天下之書矣以先生一心之微博覽天下之書而著于一書今復以是書而行于天下其惠後學也豈小補哉若夫論著書之旨要已見於序文愚不復贅姑記刊書歲月之始末于

卷後庶使後學之士知是書之幸傳於世不易也至元六年四月朔日鄞縣文學正東嘉薛元德序

辭學指南序曰博學宏辭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中者卽授官韓退之謂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然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辭此選制舉又有博學通議博通墳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彈文律辭標文苑手筆俊拔下筆成章文學優贖文辭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文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國文藝優長文史

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三

兼優之名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辭藻宏麗文章秀異之科皆以眾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立宏辭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除詔誥赦救不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誦序記四題分兩場成一試之大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爲辭學兼茂科除去檄書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爲兩場內二篇以歷代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蓋質之古以規記覽之博之今以觀翰墨之華宣和五年七月職方員

外郎 奏歲試不無幸中乃有省闈附試之

詔錄是三歲一試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權請別立一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辭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先以所業三卷禮部上之朝廷下中書後省考其能者召試其取人以三等五年王壁石延慶首與選嘉熙二年立辭學科以今題四篇分兩場行之三年而廢景定二年復辭學科至四年而止今唯存博宏一科蓋是科之設紹聖

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四

續取華藻大觀倣尙淹該爰暨中興程式始備科目雖襲唐舊而所試文則異矣朱文公謂是科習諛諛今大之辭競駢儷刻雕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泳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

小學紺珠十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唐張燕公忠多讀少記得紺君大珠一顆握以自照則平生所讀所記了了不忘故後人摘書小說奇事名紺珠集浚儀王公厚齋先生應麟

長回六歲以進士中宏博科仕與蘇長公端明翰長尚書同而德業文學亦似之守歛嘗造回家談論彌日其該洽今無復有斯人矣公歿後數載始得見所著小學紺珠謂八歲入學者當讀回謂如初學記雖回七十四將十倍初學之年亦盡時時閱之厚齋此書過於張燕公之所照者也豈但始就外傳者宜寶之哉因具始末於其端云大德庚子紫陽晚學方回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五

以至當代典章之因革食貨之源流衣冠之譜系羣公先正之嘉言善行家乘野史之各見殊聞莫不徧覽而周知之其文瞻富雅馴尤宜為誥在兩制時每一篇出士爭傳誦予生雖晚猶及從東南諸大老游前一輩所不論白公同儕言之學問文章固皆予所師資然求其書無不讀問無不知如公者寔鮮或曰學無以博為也是將溺心不知聖賢教人正欲使之由是而反約謂絕學捐書可坐進於道者此老莊所以為虛無吾法無是也夫子蓋焉不學雖微而一骨

一矢且知其所從來至語門弟子學詩亦欲其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若之何藉口不經之書以自文其寡陋哉公平生著書至多悉未流布獨見小學紺珠一編財十餘卷而天地萬物之名數備在名書之義蓋取張燕公所玩以啟遺忘者夫公亦何事於斯特以幸初學之士耳公之子呂世寶其遺書欲廣傳之以成公志俾張君仲友來屬予為之序昔公之父吏部公與先大父光祿府君同第嘉定癸未進士公又與老父數同班著且嘗聯事銓曹事分之厚不並他人儻緣通家子弟故獲挂名篇端以自託於永久豈非甚幸用敢冒不韙而不辭嗟夫公之墓木拱矣江左風流日以向盡四方學者皆知師尊吾黨之士固當以甘棠視之毋曰是特兒將急就之倫非大學者所當務云大德辛丑陵陽牟應龍謹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六

古者蒙養豫教罔不在初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九年教之數日十年請肄簡諒循循有序繇是有名數之學陶靖節所以錄聖賢羣輔也君子恥一物不知訊五

穀不分七穆之對以爲洽聞束帛之誤謂之寡
學其可不素習乎迺采掇載籍擬錦帶書始於
三才終於萬物經以歷代緯以庶事分別部居
用訓童幼夫小學者大學之基也見末知本因
略考詳誦數以貫之倫類以通之博不雜約不
陋可謂善學也已浚儀王應麟伯厚父自序
姓氏急就篇二卷 元刻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顯穹生民肇敘彝倫別生分類譜牒繫世姓以
德建氏以族命君之宗之一本萬支宗法不明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七

姓氏靡分知祖惟鄭忘先者談纂著雖多混淆
舛訛祝涓玄宗宋使便逢逢謬謬載載處劇
戰但莫識堯堯孰別利黎旅盧史漢亦殊遐不
考證前言往行奇觚少學史游所作韻篇古字
姓名略記昔歐陽子州名是擬韻屬句摹斬爲
此書希鏡百帙指掌可述對息問董若龜五總
姓復言重餘皆彙從尙友得師諷誦自怡稽經
訂傳蒙士用勸浚儀遺民述

新編管輅必用翰苑新書前集七十卷後集三十二
卷別集十二卷續集四十二卷 明抄本 馬笏齋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新刊管輅必用翰苑新書前集十二卷後集七卷別
集二卷續集八卷 萬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陳文燭序 萬曆辛卯

敏求機要一卷 舊抄本 鮑濠飲舊藏

宋月梧劉芳實撰鳳梧劉茂實註

余觀醫卜陰陽書皆有歌詩捷訣况儒書汗牛
充棟非韻語括之奚以記夙成手澤私淑諸人
好古敏求望洋何極撮其機要簡則易從因輯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六

一編課授新學朋儕競索酬應日繁公器難私
傳介鐵筆倘有違闕同志改諸
鮑氏手跋曰乾隆乙未閏十月傳錢唐吳氏瓶
花齋本初十日畢知不足齋識
又曰丙申四月二十八日校一過湖皇初終趙
宋類本成韻語免圖冊之流也
聯新事備詩學大成三十卷 元刊本

宋毛直方編 後學三山林楨編集

新編通用啟劄載江網七十四卷 宋刊本 遼涇王

宋熊晦仲

觀呂望得兵鈴書於魚腹中以輔周室然後知魚之可以致書也又觀葛玄附丹書於魚口中以達河伯然後知魚之亦可以傳書也故古詩云呼童賣鯉魚中有尺素書所以傳千里之恣恣者信不我誣矣然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此截江網之所由設歟所謂截江網者取一網打盡之義云爾蓋書翰者千里之面目也帳下兒讀之則無所事此如張子布輩見之則不可草草

搜羅 故寔網維 類文采備具足為

趙緘之式者然後下筆 人三過盥讀十襲珍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九

藏見謂賢於十部從事可也近年兩坊所刊翰墨啟劄多矣類皆得其一而遺其二詳於此而略於彼未免有漏網之失惟熊君晦仲哀集是書凡古今前輩之事寔近日名公之啟劄皆網羅而得之自甲至癸分為十集甲集則專舉諸式之大綱乙至癸則旁分品類之眾日井井具有條理至於牋表文檄碑銘箴頌記序詩詞之屬莫不咸在真所謂集是書之大成歟吁是不止為書翰設凡施之詞章皆可一舉是網竭澤而漁矣大可以網學海之龍小可以網文江之

鯨至於吞舟縱壑者皆入吾網又豈但曾中之魚能傳陳勝王之帛書以示楚眾緝問之魚能傳神仙服餌之書以遺子明而已耶歲在己未正月元旦 進士陳元善序

案此宋麻沙本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 四庫未收各家書目皆未著錄每卷有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印子孫寶之朱文方印每門先雜事實次箋表次啟事次答式次小簡次古風次律詩絕句次詞曲多載全篇宋人文集之不傳者多籍是以存已未為開慶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辛

元蓋宋季刊本也

六帖補二十卷 舊抄本 半筋齋舊藏

宋代郡楊伯岳彥瞻集

類書之便於檢閱惟白居易氏六帖最備大抵皆載唐以前事至皇朝紹興初有孔傳世文先聖四十七代孫也復為孔氏六帖繼之故於舊事獨詳今百餘年莫有增者泳齋楊君伯岳乃輯白氏孔氏之遺而為之補泳齋楊和王曾孫而刻志好學多見異書下筆皆驚人語予嘗為寮寓郊關外復出關時一相覓高談袞袞與夫

長篇短章更倡迭和有疑事實之嘗叩雲璈
字所出卽答以太平廣記考之果然一日出所
輯六帖補相示凡二十卷搜奇拔異事富語新
如入建章宮千門萬戶使心洞目駭應接不暇
是可與二氏六帖並行乎泳齋曰幸爲我敘
篇首昔東晉補亡詩乃其自作於亡詩何補今
所補六帖字字皆有依據其補於二氏爲多泳
齋作九經補韻尤精詳非博聞強記不能也竊
憶西墅君子堂前草必生書帶魚生墨頭午將
問諸園丁壬寅二月十五日竹坡呂午序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三

校正鄉貢進士州學教諭張應采 校正免解
進士州學教諭徐應采 校正貢補進士州學
直學陸誼 校正免解進士州學直學孔應選
校正免解進士州學直學鄭章 校正迪功
郎新吉州太和縣主簿孔應得 校正迪功郎
新瑞州知州縣尉州學學正鄭運
唐世類書傳於今者有徐常侍初學記白少傅
六帖記所遺者帖采綴甚富然自六經諸子逮
於秦漢魏晉而止耳本朝名儒纂輯如晏元獻
公類要等書可謂浩博特未聞有繼六帖而作

者炎紹中興乃有孔侯六帖新書隋唐五代咸
著於篇而白傅所未取者不敢過而問焉泳齋
楊先生復成六帖補二十卷然後向之軼於二
公者粲然在目先生博覽古今見聞該洽雖治
郡叢劇而手不釋卷石渠王府盈溢胸襟隨取
而充其用畢具非假是以夸涉獵備遺忘者其
志固在於續古也白傅之後歷三百年而後有
新書孔侯絕筆又百年而後有是補可不謂之
有志於續古歟此仕禮之所敬嘆也因刻梓於
學宮以廣其傳清祐甲辰孟冬朔日門生文林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三

郎充衢州州學教授命仕禮敬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 影寫金刊 吳方
山書藏
金平陽王朋壽編
傳記百家之學率皆有補於時然多散漫不倫
難於統紀故前賢有區別而爲書號曰類林者
其來尙矣惜乎次第失序門類不備予因暇日
輒爲增廣第其次序將舊篇章之中添入事寔
者加倍又復增益至一百門逐篇係之以贊爲
十五卷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若夫人君之聖智
聰明臣子之忠貞節義父子兄弟之孝慈友愛

將相之權謀大體卿士之廉潔果斷隱遁之潛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新風俗之好尚陰德之報應酒醴之耽沉恩怨之報施形軀之長短容貌之美惡男子之任俠剛方婦人之妍醜賢愚神仙之清修鬼神之情狀宮室之華靡屋宇之卑崇天地之運移日星之行度山海之靈潤醫筮之精專草木之奇秀金玉之純良蠻夷之頑獷禽魚之巨細凡六合之內所有無不概舉雖不敢謂之知所未知亦可謂之具體而微矣其於善者不敢加以褒飾惡者不敢遂有貶斥姑

即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重

取其本所出處及其繁節其要而已覽者味其雅正則可以為法視其悖戾則可以為戒豈止資談柄而說多聞不為無可取也鄉人李子文一見曰專門之學不可旁及至如此書無施不可好學通變之士之所願見我為君刊鏤以廣其傳如何予謹應之曰諾於是舉以俾之併為之序時大定己酉歲夏晦平陽王朋壽魯老序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十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左氏蒙求一卷 東洋刊本

元吳化龍撰

自序

天澤序

韻府羣玉二十卷 元刊本

元晚學陰時夫勁炫編輯新吳陰中夫復春編註

滕賓序

姚雲序

趙孟頫題

陰竹莖序 大德丁未

即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重

陰復春序 延祐改元

陰時夫序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三卷 明刊本

四明王磐編集泰和梁翰校正

六經論孟諸書所載皆聖賢格言彙訓昭如日星學者所共講習而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幽深玄遠學者以為非所當習而未之究故有平生未嘗識其書而知其說者自非老於學問博洽雅聞又孰能窺一二於其間哉肇慶太守四明王公博學好古無書不覽公退之暇手不釋

卷嘗采羣書中古今事迹有關於世教切於日用至醫藥卜筮之驗仙方道術之妙巖夷出處之迹大而天地之限量微而草木鳥獸之化育無不蒐集既分類書題又註其說出某傳某錄總若干類編爲一集題曰羣書類編故事書成出以示余屬序其端觀書中所載有嘗聞父師談論而未知所考據者若繪坼屋圖緣衣言事之類是也有平昔所未聞今見於此書者若愚公移山三石見夢之類是也其事浩瀚其言簡切讀之使人心胷開豁如得膏粱之味愈嗜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五

愈不厭豈徒曰晚生後學閱此足以廣聞見長智識雖士夫君子亦舒意解顏喜談而樂道也公之用心其開示後學之意深矣在他人莅政之暇食息不遑奚暇留心於典籍哉傳曰好學之心老而彌篤於此見公之志矣是編一出好

下缺

學經室外集羣書類編故事二十四卷元王瑩撰按瑩姓名見寧波府志明初曾任廣東肇慶太守事迹無考其書明史藝文志及藏書家皆未著錄此本從明莫雲卿家藏元刻影寫其書

類分十八門所采故事史傳之外多取唐宋說部大旨仿朱勝非五色線之體亦類書中之一格也

案王瑩字宗器其爲肇慶太守在宣德五年見明史李驥傳此本序中已云肇慶太守四明王公則書刊于宣德以後可知研經室外集題爲元人元刊本固誤瑩之事迹見于明史循吏傳甯波府志瑩均作瑩文達偶不檢故云無考瑩又有律詩類編見葉盛水東日記云四明王瑩宗器喜言律詩云云則瑩瑩互誤久矣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一

五

爾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小說類一

西京雜記二卷 舊抄本

丹陽葛洪稚川集

洪家世有緇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人傳之於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

洪家 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

取緇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

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

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二卷在巾箱中

嘗以自隨故得猶在緇歆所記世人稀有縱復

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

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没并

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丹陽葛洪

稚川序

世說新語三卷 明袁褰刊本

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未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為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莽題

隋遺錄一卷 宋刊本

唐顏師古撰

因論一卷 宋刊本

唐夔州刺史劉禹錫撰

自序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 宋刊本

唐柳宗元撰

牛氏紀聞十卷 舊抄本

唐牛肅撰崔造注

新唐書藝文志牛肅紀聞十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紀聞十卷 唐牛肅撰紀釋氏道家異事

宋史藝文志牛肅紀聞十卷 崔造注

譚賓錄十卷 舊抄本

唐胡璩子溫撰

新唐書藝文志胡璩譚賓錄十卷 字子溫文武時人

崇文總目譚賓錄十卷胡璩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譚賓十卷 唐胡璩撰雜載唐世事正史遺者

宋史藝文志胡璩談賓錄五卷

郡齋讀書志譚賓錄十卷右唐胡璩子溫撰皆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三

唐朝史之所遺文武間人

唐逸史三卷 舊抄本

唐袁州盧肇撰

周氏手跋曰唐逸史三卷新唐書藝文志稱大

中時人所作不著撰人名氏宋史志作盧氏究

不知盧氏何人大中乃唐宣宗紀年唐人說部

每以志怪相尚似不及宋人紀載之可徵可信

也嘗讀葉少蘊避暑錄話記白樂天海山事始

知此書為盧肇所作按肇字子發袁州人登會

昌三年進士第一人初為鄂岳盧商從事江陵

節度裴休太原節度盧簡求並奏為門吏後除

著作郎遷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咸通

中出知歙州移宣池吉三州卒賦集入卷愈風

集十卷文標集三卷今皆不傳鈔撮既竣粗校

一過誤脫實多惜無可正之本并摘避暑錄話

一則於後以備考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既望

長洲周世敬謝菴氏識

朝野僉載六卷 舊抄本

唐浮休子張鷟文成撰

次柳氏舊聞一卷 明仿宋刊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四

唐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編

自序

劉賓客嘉話一卷 明刊本

江陵少尹韋絢錄

自序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

人罕見全錄圖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鏡板於

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

十一月旦海陵卞圓謹書

因話錄六卷 明刊本

唐趙璘撰

大唐傳載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自序

教坊記一卷 吳枚菴手抄本

唐著作郎崔令欽撰

自序

幽閩鼓吹一卷 明刊本

唐清河張固撰

顧元慶跋 嘉靖壬申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松窗雜錄一卷 明仿宋刊本

唐李濟編

自序

雲溪友議十二卷 明刊本

唐范德著

雲溪友議十二卷 舊抄本 勞季言舊藏

唐范德著

某氏手跋曰斯抄分十二卷似屬足本按今叢書各刊則全無標題前後既多倒置字句大有改移而不分卷目與晁氏原記三卷亦甚不符

是抄本亦未足據為全帙殊不解也雪夜書此以俟另覓舊刊訂正焉雲泉識

勞氏手跋曰此帙頃在杭買之嘉禾沈雙湖吏部家書也以商本校比誤不勝改問有是處所所賢於商本者唯每條標目尚存耳蟬隱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明刊本 黃蕘圃校本

五代王仁裕撰

此書所載明皇時事最詳至一話言一行事後夫字文間所引大抵出於此書者多矣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通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六

黃氏手跋曰開元天寶遺事上下願氏文房小說本也書僅明刻耳在汲古毛氏時已珍之宜此時視為罕秘矣初書友以是書及皇甫湜輯本支遁集示余索直甚昂為有諸名家圖記也余許以家刻書直千錢者易之未果攜之去明日往詢云需三并金後日親訪之其支集為他人以千錢易去矣遂特此冊歸稍慰求古之心蓋毛氏舊物余本留心而陽山顧氏名元慶者在吳中為藏書前輩非特善藏而又善刻其標題願氏文房小說者皆取古書刊行知急所先

務矣此開元天寶遺事雖未知所從出之本云何然借西賓陸拙生藏歷代小史本證之彼已脫落幾條是此本爲善間周丈香嚴有元刊本當假勘之唐朝 當有太真外傳梅妃傳高力士傳皆刊入顧氏文房小說向藏梅妃傳亦顧本太真外傳別一抄本高力士傳竟無此書安得盡有顧刻之四十種耶以明刻而罕秘如是宜毛氏之珍藏于前而余亦寶愛于後也壬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燒燭書復翁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七

上次行云建業張氏銅板印行是可證矣卷下有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通書當必從宋本出適檢新定續志書籍門有云開元天寶遺事其從宋本出無疑取勘顧本互有短長書經翻刻不無少誤耳復翁又識
又曰道光辛巳三月重取活本覆校用墨筆記其异字堯夫
又曰香嚴于今春作古遺書屬諸郎有不喜此者卽轉徙之向爲余所見或借校者偶得之一二焉此書傳觀之目無之大約自留或已歸他

人矣活本有宋人跋語必出舊刻惜無從訪問耳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舊抄本

黃堯圃舊藏

五代史補

陸子通序

黃氏手跋曰此活字本也宋有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通書必從宋本出矣適檢新定續志書籍門有此書知卽紹定刊本也古書原委悉藉他書疏通證明之有如是者余借校此於香嚴主人還書之日聊誌之以質諸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八

好古書者壬申夏六月望前一日復翁丕烈識

南北史續世說十卷

明刊本

唐隴西李屋撰

俞安期序

萬曆

重彫定本鑿誠錄十卷

舊抄本

吳尺見舊藏

蜀何氏遺集

吳氏手跋曰嘗議五代史注缺略欲加補注此錄足備放佚第所錄詩文多取俚鄙僅成小說家耳錄中頗多點竄他人之詩不解何故至後數卷又多採摭唐人詩話與鑑誠名命之旨似

無取焉按煉師者女冠之稱非道流通稱讀此亦可證後來沿襲之誤辛丑小雪客白蘋紅蓼書堂偶得此卷中夜燒燈披竟因跋繡谷亭主焯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 宋刊本

宋沂公王曾撰

南部新書十卷 明刊本 黃堯圃舊藏

宋錢後人希白撰

吳氏手跋曰錢希白名易吳越廢王保之子在宋為翰林學士有請除非法之刑一疏於文翰

韶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九

大成中見之己酉二月雪臆寶厓識

某氏手跋曰向於習察中見此書名今秋始獲首缺甲乙二卷有寶厓題識按曠園雜志署錢塘吳陳琰寶厓氏輯始其人歟深兄青壇稱其著述最富舊有桂蔭堂集行世亦未之見古夫于亭稿自序云序以疎拙不合於俗歸田僻居白山錦水之陰得以餘年詠歌太平故語不越一正一壑烏花猿子之間暇錄一通寄武林吳子寶崖新安汪子于鼎不足示外人也其為漁洋器重若此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信哉王子

任有抄本當借錄之乾隆辛酉冬日青城漫識黃氏手跋曰南部新書舊抄本傳錄甚多大都出於洪武時清隱老人所跋本然十卷中剛削過半即有補遺亦未之備近從白堤錢聽默借錄一本較摘本頗備然脫落訛謬正復不少猶有待於他本之校勘焉余每以不得刻本為憾去冬有書友攜一本來因世間此刻甚少疑為宋本故索直頗昂余亦重其希有以青蚨二千錢易之惜首缺甲乙二卷在乾隆辛酉時已不能鈔補則刻本之希有益可知矣今春往晤周

韶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十

香巖詢及是書云有刻本急假歸倩友陳敬明兄影抄以成完書周本係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故卷首有遵王手錄錢明逸序卷中多校改之字又為何心友所藏而孟公覆勘者館師顧澍頰云義門所校實勝於也是翁擬將校語錄出余曰義門亦以不得宋刻名抄是正脫誤為歉則所校當有未盡可據者何不存此完好刻本以復舊觀耶世無宋刻則此刻居然最先之本即有名抄本未免轉相傳錄意為增損澗蘋讀唐人事實尚有古奧不可解者矧其為周秦時

書余之不敢錄入校語者正恐妄人強作解事爾爰誌之以告後之不得善本而輕為校改者云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夏五月二十四日黃丕烈識

顧氏書周蕪巖所藏也是翁何義門兩家校本

此書抄本類經不熟唐事人改竄 陳王友元

庭堅 所謂王府官友一人載新舊唐志而抄

本竟削去友字其他錯誤每如此惟此刻本竄

為近之義門所改頗有未妥者如代其精 甲五

百王等刻本不誤也其駁正也是翁所校之誤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十一

多是然如改鄭康成禮記大問曰聘為待問 士

一房光庭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謂房非姓

也改去一字 庚 未經舉出者尚夥益徵雌黃不

容輕下矣蕪巖有殘本缺甲乙二卷借此於周

君蕪巖抄完之尚不錄兩家校語有以哉大清

嘉慶丁巳六月八日元和顧廣圻讀一過并記

時在士禮居之西齋

南部新書十卷

舊抄本

宋 蔡後人希白撰

碧雲暇一卷 明覆宋本

宋梅堯臣撰

涑水紀聞十六卷 舊抄本

宋司馬光撰

友會叢談二卷 舊抄本

宋華陽上官融撰

自序

涑水燕譚錄十卷 舊抄本

宋齊國王闢之聖塗撰

涑水燕譚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涑水之上治先

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十一

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為貧未果今

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

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間接賢士大夫譚議有

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

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

資且用消壯志遺餘年耳涑齊水之名其事隨

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

序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

紀錄以為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

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盡忠義尊行節不取惟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譚諧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蒲中行思復碧莎廳題

李氏手跋曰裨海所刻澠水燕譚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諧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以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也是冊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塗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三

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每卷較裨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喜也癸丑季春雨聽李北苑題於京邸之臨舫

江隣幾雜志二卷 舊抄本

宋江休復撰

江隣幾雜志一卷 勞季言校本

宋江休復撰

錢氏私志一卷 舊抄本

宋錢世昭撰

丁晉公談錄一卷 宋刊本

宋丁謂撰

試筆一卷 宋刊本

宋廬陵歐陽修編集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蘇黃門龍川略志十卷 宋刊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四

宋蘇轍撰 左迪功郎新授撫州宜黃縣主簿主管學事劉信林正

自序

孫公談圃三卷 宋刊本

宋高郵孫升君孚撰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出處誕略臨汀劉君序之爲詳後六十有八年競以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攜所謂談圃者隨行因請于外舅郡太

1 3 0 0 0 丹 書 卷 之 四 第 一 頁 之 一 第 一 頁

守晁公欲傳於世欣然領略之遂棄於木且以爲臨汀故事云乾道二年六月望日季孫競謹書於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履往來乎精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摯之集焉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五

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院遷堊出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紀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奉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

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孔氏談苑四卷

述古堂抄本

宋金部郎中孔平仲毅甫撰

續世說十二卷

舊抄本

張月書舊藏

宋魯國孔平仲字毅甫撰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體歟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仵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六

引羣義疏剔繁辭揆敘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授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雒陽王公無染濯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說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卽加是正復命

鏡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為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沅州公使庫重修整雕補刊續世說壹部壹拾貳卷壹伯伍拾捌板用紙叁百壹拾陸張右具於前

紹興二十七年三月 日右迪功郎沅州司法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七

兼監使庫翁灌冊 右從事郎沅州軍事判官

閔敦仁 右迪功郎沅州州學教諭校勘胡博

右朝奉郎通判沅州州軍事秦果 左朝散

大夫知沅州州軍事王濯

今具印造續世說一部計六冊合用工食等錢

如后一印造紙墨工食錢共五百三十四文足

大紙一百六十五張計錢三十文足工墨錢計

二百四文足一標精青紙物料工食錢共二百

八十一文足大青白紙共九張計錢六十六文

足麵臘工錢計二百一十五文足已上共用錢

八百一十五文足右具在前

掣經室外集續世說十二卷宋孔平仲撰取宋齊梁陳隋唐五代事迹依劉義慶世說之目而分隸之成書十二卷見於宋史本傳及藝文志小說家類卷裘相同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皆錄其書而近代儲藏家罕有著錄者王士禛居易錄曾道及此書云已失傳則士禛亦不得見此書也此書平仲無自序有紹興戊寅長沙秦果序序言平仲書成未刊從義郎李敏得善本於前靖守王長孺相與鏤版王親受於孔知其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六

繆丁丑之春雒陽王濯來守沅之明年李氏以其書版來售即加是正鏡刻以補其不足云云此從宋沅州刻本傳寫者卷裘完整無闕特書中部次錯雜有兩條合為一條者抑且時代先後往往倒置蓋校勘之時不免有私為竄改之弊必非平仲元本之誤也

畫樓錄一卷

明抄本

何義門舊藏

宋吏部侍郎張舜民芸叟撰

何氏手跋曰康熙壬辰蔣生從崑山葉氏得此本予適借汲古毛氏舊抄本稍正其訛謬然其

中向有不可讀者特比新刻庶差勝爾何焯記
湘山野錄三卷 舊抄本 黃蕘圃舊藏

宋吳僧文瑩撰

黃氏手跋曰湘山野錄余家有宋刻元人補鈔
本又有毛斧季校宋本實同出一源而毛校失
宋刻元鈔之真但云校宋非原書之舊矣外間
傳本除毛氏津逮本外鮮有他本此冊近從坊
友易得始欲手校宋刻元鈔面目于其上後檢
藏本證之知是本非出毛刻與宋刻元鈔本時
合時不合必別有據依未敢輕改且錄之下卷

留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九

自潘道潛閱有詩名下 留此

爲別本之證壬申二月丕烈識

湘山野錄三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吳僧文瑩撰

玉壺野史十卷 鈔丁校本 絳谷亭舊藏

宋釋文瑩撰

玉壺隱居之譚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作最多
自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近數千卷
其間神道碑墓誌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
小說之類傾十紀之文字聚眾學之暗郁君臣

行事之迹禮樂文章之範鴻勳盛美列聖大業

關累世之隆替哉四海之聞見惜其散在眾帙

世不能盡見因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

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爲李先主昇立傳離爲

十卷且夫黃帝之時世治事簡尚有風后力牧

爲史官藏其書羣玉山中知所以有史者必欲

其傳無其傳則聖賢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

間當知其傳者亦古今之大勅也書成於元豐

戊午八月十日餘杭沙門文瑩湘山草堂序

吳氏手跋曰晁氏讀書志皇朝僧文瑩撰玉壺

留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辛

清話十卷自敘作書之山玉壺者其隱居之譚

也今觀前敘可得其大概矣吳氏絳亭藏書康

熙丙申九月紀

同治十二年冬十月以五硯樓抄本校過卷八

後缺七八葉須別抄補入卷七嘗謂文老不衰

者一條爲五硯樓所無唐彥詢一條五硯本缺

後半徐常侍鉉一條五硯本缺前半惜行篋無

守山閣知不足齋兩本無以校正耳陸心源識

玉壺清話十卷 吳校菴手校本

宋釋文瑩撰

留宋樓藏書志

吳氏手跋曰右書一名玉壺野史前明止傳五卷吳人吳岫訪得後五卷四明范欽又從岫借鈔始成完書乾隆丙申夏日借江藩本錄之未竟閱明年目疾大作旬友人王凝足成之脫句誤字幾於十之五六俟得善本正之丁酉中元枚菴湯士吳翌鳳書

又曰此書訛脫傳本皆然己亥春二月借朱文游丈藏本凡用硃筆塗改校補一千六百餘字雖未詳盡亦頗精允若其底本則與此無一不同也暇閱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有其從祖榮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二

三

木樓校本凡行間脫字一一補綴完好殆卽是本之祖乎書以志幸翌鳳又記

頤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小說類二

候鯖錄二卷 盧抱經校本

宋聊復翁趙德麟撰

鮑氏以文手跋曰候鯖錄刻于商氏稗海者凡八卷此則通爲二卷行次不甚相遠惟首尾差有更易間取商氏本校之其訛誤不下七八百處尤可笑者第二卷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一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一

條所云扶風喬木斜谷鈴聲云云全然脫去而以下條滕達道省試詩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接入令人讀之不知所謂第八卷東坡水府賦詩一則前入夢一段凡二百言俱脫去竟從天地雖虛廓刻起有尾無頭不得此本疑團竟不得破也惟第六一卷所載俱王性之傳奇辨正凡十八頁此本缺之又第一卷末盧東題汴河驛詩以下四則七卷末東坡守杭一則俱此本所無而此本上卷白樂天琵琶行云云以下七則及下卷某某八則則又商本所缺也校勘

畢因取其缺失者補之而一二誤字商本有可從者悉據改正便稱善本矣惜無力刊布竟使商本單行後人或有刻者訛以傳訛無從正其謬悞爲可恨耳此本得之吳門其初亦不以爲異也

盧氏子跋曰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時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魯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貧至無以爲

商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二

殮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于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間或有二本傳者不同而以志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辨會真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訛舛甚多而舊抄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強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舊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亦爲補正云乾隆四十有六

年五月八日東里盧文弨在晉陽須友堂書東軒筆錄十五卷 明刊本

宋臨漢魏泰

余居漢陰之鄧城縣縣非驛傳之所出而居地僻紀其旦暮之所接者非山林之觀則田畷之語捨此無復見聞矣思少時力學尙游於公卿間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雖老矣尙班班可記因叢摭成書嗚呼事固有善惡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姑錄其寔以示子孫而已異時有補史氏之缺或訊於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

商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三

惟覽者之詳否焉元祐九年上元日臨漢隱居

魏泰序

珍席放談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高晦叟撰

鐵圍山叢談六卷

舊抄本

宋蔡條撰

國老談苑二卷

宋刊本

宋夷門隱叟王君玉編

道山清話一卷

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

先大夫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問見
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以為三仍歲兵火散
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
藏示子孫購老矣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
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
賜紫金魚袋暉書

續墨客揮犀十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彭乘撰

張氏金吾曰直齋書錄解題云墨客揮犀十卷
不知名氏述古堂書目云彭乘續墨客揮犀十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四

十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墨客揮犀商濬刻入稗海題
彭乘姓名蓋以書中自稱名為據而止有十卷
則已佚其續集矣此本係明人舊抄亦希觀之
書也後有題識云正德己巳歲夏日舊刻本摹

于志雅齋

唐語林八卷 明刊本 朱竹垞舊藏

宋王鞏撰

徐之鑾序

南窗紀譚一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徐度著

南窗紀談一卷 舊抄本 勞季言舊藏

宋徐度著

案南窗紀談舊本不著撰人姓名愚惟施注蘇
詩卷十五送顏復兼寄王鞏詩注鞏大父文正
公住牛行街見徐度南窗紀談則是書度所著
也中間有引虞道園立碑事乃元人所注以為
蔡寬夫鑿地見龜之証傳抄既久誤入正文或
據此以為元人作則謬矣內有廿二條與曲洧
舊聞同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五

可談一卷 朱刊本

宋或撰

西疇老人常言一卷 宋刊本

宋盱江何坦撰

東谷所見一卷 宋刊本

宋永嘉東谷李之彥撰

默記三卷 舊抄本

宋王鞏撰

揮塵前錄四卷後錄二卷三錄三卷 宋刊本 葉文
莊公策竹堂舊藏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撰
 檢准清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
 國史院狀勘會已降聖旨指揮修高宗皇帝寔
 錄續奉聖旨編修御集今來合要高宗皇帝朝
 曾任宰執侍從卿監應職事等官被受或收藏
 寔錄院牒泰州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
 制誥日記家集碑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委守
 臣躬親詢訪如逐官其間有已物故者詢其家
 子孫取索如部秩稍多差人前去抄錄及委官
 點對津發赴院仍許投獻優賜錢帛多者推賞
 候指揮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
 院當院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塵前
 後錄合行照使須至公文牒請詳牒內事理遵
 從已降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
 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
 勿違滯仍先希已依應公文回示謹牒慶元元
 年七月初八日牒
 宣敎郎太學博士兼寔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
 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寔錄院檢討官李璧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兼寔

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兼寔錄院檢討官石宗昭
 寔錄院牒泰州檢准清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
 日向書省劄子節文勘會已降聖旨指揮修高
 宗皇帝寔錄續奉聖旨編修御集今來合要高
 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職事等官被受
 或收藏御製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
 誥日記家集碑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今訪問
 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塵前後錄合行照使
 當院已於七月內文移貴州去後至今多日未
 見依應前來須至再行公文牒請詳牒內事理
 遵從已降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
 錄前項所要文字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
 赴院守等 使幸勿仍前違滯謹牒慶元元年
 九月 日牒
 宣敎郎太學博士兼寔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
 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寔錄院檢討官李璧
 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寔錄院檢討官兼
 皇弟許國府教授兼權司封郎官顏棫 朝散
 郎祕書省著作郎兼寔錄院檢討官兼吳王益王

府教授兼權兵部郎官王容 承議郎祕書丞
 兼寔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邵康 中奉
 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寔錄院檢
 討官高文虎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寔錄院檢
 討官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 朝請大夫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寔錄院同修撰楊輔 朝奉大
 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寔錄院同修撰應孟明
 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寔錄院同
 修撰黃山 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講兼
 寔錄院同修撰葉翥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八

三錄跋曰明清前年厠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
 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
 襟懷洒然記憶舊聞纂揮塵後錄既幸成編去
 歲請外從欲資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
 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
 曰揮塵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
 詳姑且置之以待乞靈于博雅之君子然後敢
 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鷄肋之餘味耳慶元
 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佳客亭
 右揮塵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九

迥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晁仲詩詫曰此皆
 小汝若干歲雪溪先生諸子也迥茫然自失其
 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
 問之有味也越二十年迥塵忝末科試吏于淮
 甯得奉行政事之在民者因讀荀卿子書曰法
 不貳後王又讀宣王詩曰周道粲然復興於是
 思熟於本朝典故者以講論學問士夫間訪之
 未獲也忽仲言出示此書乃平昔之所期不謂
 近出於朋舊之中喜可知也雖然僕有疑焉仲
 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留心於
 著述若僕輩衰老不適用乃可娛意於簡冊之
 間耳仲言其懋哉乾道己丑八月左文林郎饒
 州德興縣丞沙隨程迥可久跋
 九思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真好古博雅君
 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為有日矣今幸
 同僚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餘一舍
 仲言入部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聞
 從清流王孟玉借揮塵錄觀之殆所謂窺豹一
 斑者因手抄之古人有云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今也見其人得其書何喜如焉因誌于後傾困

倒廩尚冀自此無斬也迪功郎高郵軍教授臨汝部九惠書

李屋簡

自跋曰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他手故議論歸一自唐太宗修晉書置局設官雖房元齡褚遂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厠迹其間文字交錯約史自此失矣劉煦之唐書薛居正之五代史號爲二氏而職長監修未始措辭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析紀傳故直筆糾繆之書出國朝三朝史爲大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十

典之冠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敘錄居多或有一事見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更先人於是輯國朝史述焉直欲追倣遷國舖張揚厲爲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不取更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月三表如新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問其事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尙方給札奏御及半前一奏專柄不盡以所著達于乙覽獨存副本秘室先人弃世野

史之禁與告訐之風熾荐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亡所掩匿手澤不復敢留悉化爲烟霧又十五年巨援沒而公道開再命會稽官以物辨訪遺書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周府之闕而已故舊文居多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詞比事度越輩流痛哉斯文雖不傳於後代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屢夕剝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十一

不自意全莫能髡鈴以續先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偏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間間有可記隨叩考而筆之曰揮塵錄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孫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和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弼臣進退次第年月列爲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版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覓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偶出二編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如

黃寔章子厚之甥不麗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軫
蔡元長之姻姬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罹遠
竄潘兪朱劬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森為中
司不肯觀望王黼窮鄧之綱之獄而被逐燕雲
之役蓋成於陳堯臣王宋之枉錄盛章父子欲
害劉炳兄弟世皆亡其事跡明清不量其愚為
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據依本末告之公益
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覩銓榜有臨安
龍山監稅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
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止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三

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饒別
于秀州之杉青閣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
信没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
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
窮塞公事無多翻篋復見舊稿愴念父祖以來
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淪没言猶在耳孰令聽
之邪投老殘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
方後之讀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清熙乙巳中元
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

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寔而筆錄之隨
手盈秩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塵錄非所以為
書也長至日明清謹識

案百宋一歷賦注揮塵後錄所存祇第一第二
兩卷三錄三卷全此本後集亦祇二卷前集三
集皆完善較勝百宋一歷每葉二十二行每行
二十字小黑口卷端有葉氏棗竹堂藏書朱文
圓印及秋浦憲奎汪士鍾印三十五峰園主人
四印蓋明葉文莊公藏書曾歸蘇州汪氏者也
揮塵錄三卷 宋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三

宋朝奉大夫試秘書監兼侍讀楊萬里編
玉照新志五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王明清撰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
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
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
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
在直書初無私意為善者固可以為韋弦為惡
者又足以為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
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

王明清書

數載前偶得吳門袁別駕陶齋遺書不下數十冊內有玉照新志後三卷以其不全久置高閣丙戌秋顧山周見心來為設榻留宿因話及前書遂獲全本乃手錄足成之內廣汴都賦文多訛舛至不可讀聊以存疑耳是歲臘月朔日雨窗西岩山人漫識

葉氏手跋曰曾見宋刻明清揮塵錄於賈人後為毛子晉刻津逮祕書集中無力得之

至今為耿近此新志愈思揮塵之不可少也康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四

熙戊子之秋葉石君識

顧氏手跋曰小讀書堆收得宋刻揮塵錄在乾隆末年今又歸於長洲汪氏矣此玉照新志予見諸揚州市上讀石君跋為之憮然遂質錢買焉道光壬午顧千里記

可書一卷 舊抄本

宋張知甫撰

案張知甫襄陽人見韋居安梅磻詩話

雞肋編不分卷 舊抄本 吳尺見舊藏

宋莊綽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

又難為功操出效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

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于策而其空言竟

著于後是豈非雞肋之脂邪然方其據蘆葦

苳而餓于墻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于兔肩

視牛骨為愈矣予之此書殆類于是故以雞肋

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授

證 膏肓法筵法新儀行于世間其他有著述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五

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整點定取以為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為是正如右然掃之如塵尚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誌

周氏手跋曰庫本所收雞肋編作三卷題莊季

裕撰此為杭州吳氏藏本首冊表題猶是繡谷

手跡既不分卷又曰莊綽撰皆於庫本有殊繡

谷藏書甲于東南又與樊榭諸先輩撰南宋雜

事詩收輯兩宋遺文佚事極博所題當必有據

也末附元陳孝先題跋知為賈相錄入悅生堂

隨抄按用弁陽嘗稱悅生隨抄中最多祕籍是此書在當時亦為希見矣突已人語

同治十二年孟冬用穴硯齋抄本校陸心源識北窓炙輶錄二卷 舊抄本

宋施彥執編

關子開令蔣姓匠開圖書一條荆公温公最得中制一條奇晉齋叢書刻本無蓋以其殘缺而并刪之耳明人刻書往往如此奇晉齋乃乾隆初人所刊猶有明人習氣書貴舊抄良有以也光緒六年存齋記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六

程史十五卷 元月本

宋相臺岳珂撰

亦齋有程為介几間表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編已則命小史錄厥公月率三五以為常每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曉者不若身歷瞭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徇時者持諛以售其身或張夸以為隆或溢厥以為泮言則書書則疑疑則久而亂真天下誰將質之茲非釋官氏之辱乎泥戲笑近誹辭章近雅

辨論近縱諷議近約若是而不屑書殆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藏蒐夫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裒積為編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槩皆汗青事詳覈備記裁以三長合毫閣筆猶孫其難而莫之敢議也彼齊東者何為哉子幸生天下無事時直竊粟縣官進不得策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真咕咕徒取棟牛累於世無毫髮益而猶時四顧出啄木畫誠可笑詆余無以復則指其程曰汝將多言日峻如五達之交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七

午乎汝將嘿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郵汝姑謂汝將奚擇程嗒然不應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為序嘉定閏逢閣茂歲圍如既望珂序

程史十五卷 明覆宋本

宋相臺岳珂撰

自序

者舊續問十卷 舊抄本

宋陳鶴西塘撰

黃氏手跋曰凡書有藏至數十年而不得一別

本參互考訂者遂篋置之而已余始獲此本於滋蘭堂朱氏幾二十餘年苦無善本可校頃新知吳枚菴自楚中歸從渠借善本書遂出四種示余一為吳越備史一為文房四譜一為耆舊續聞一為近事會元備史五硯樓有抄本在余案頭四譜與續聞舊有之遂次第手校之備史五硯本已善四譜續聞兩種勝舊藏多矣然續聞近刻於知不足齋亦借吳本助校故尚可緩若四譜世既鮮傳布吳校尤勝竟非吳本則余本猶未盡善也會元絕不見其書托友人手錄

近日校讐之樂見聞之廣皆我新知所賜矣癸酉二月初八日復翁記

又曰癸酉二月借吳枚菴本校吳本出余仲林本此本出朱敬輿敬輿為仲林門人其本同出一原也枚菴于余本重閱改正用紅筆又別用汪西亭立名鈔本校定用蠅黃筆故多是正今借以錄校語竭一二日而畢近鮑丈刊入知不足齋謂亦見枚菴本未知有異同否也復翁

又曰乙亥初夏有姪婿施棣齋之業師某介棣齋以舊書一單示余多不全者唯老學菴筆記

耆舊續聞二種獨全其價曰無之須還問其可傳與否久而未得復老學菴筆記向有臨川斧季校本取勘之多同蓋照宋抄本也耆舊續聞亦佳與汪本為近此朱本殊不逮因手校一過抄本字跡不工驗其風氣當在康雍間分二卷未識何據此時校勘以墨筆識之稱之曰兩卷本云一至四為上復翁

螢雪叢說二卷五至十為下復翁明仿宋刊本

宋子俞子成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為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為焉矣已之無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不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于謀利時復優游黃卷攷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為塵積日久遂成一編曰曰螢雪叢說 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于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

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亂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宋 臨川陳隨隱世宗撰

漫錄五卷從柳大中氏借歸始錄七月癸未畢於庚寅是日秋暑稍退小雨送涼殊可人意遂口占絕句以記之心愛奇編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閑八日閑中寫一筆看來直到頭嘉靖丙戌秋巧夕後二日守納居士俞弁志

南末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青鎖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七卷 舊抄本

宋 劉斧撰

萬物何常不同亦何常不異同焉人也異焉鬼也茲陰陽大數萬物必然之理在昔堯洪水羣品昏墊吾民幸而不為魚者幾希矣鬼異物相雜乎洲渚間聖人作鼎象其形使人不逢又驅其異物於四海之外俾人不見則異物萃乎山澤氣聚散為鬼又何足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狀者聖人也見鬼神驚懼者常人也吾聖人所不言慮後人惑之甚也劉斧秀才者自京來杭

謁余吐論明白有足稱道復出異事之數百篇予愛其文求余為序子之文自可以動於高日何必待予而後為光價予嘉其志勉為道百餘字敘其所以夫雖小道亦有可觀非聖人不能無異云耳資政殿大學士孫副樞序

黃氏手跋曰此前集鈔胥至今春始完適養疴內室西箱手校其誤內有原本誤而鈔胥已據文義改正輒用硃筆識于旁以存其舊甲戌閏月復翁

又曰是書後集先鈔成因手校一過中多空白

南末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圭

或係原來缺文或係剝去有字處或係墨塗難辨處聊存此梗槩已耳癸酉除夕前二日校訖復翁記

又曰說部舊本難得即如青鎖高議世鮮傳者客歲元妙觀前冷攤獲此藍格綿帛舊抄本卷尾有正德年間鈔錄字且為松崖惠先生藏本惜已歸友人處遂借歸分手錄之此別集乃又一人抄也復翁

又曰甲戌孟夏友人收得青鎖高議下冊乃後集十卷完具者先以書名告余余曰為何時抄

本友人云楮墨古拙是爲前明朝抄因遺足取
之手校于臨寫張訥菴本 實有勝是者且疑
張藏抄本亦出是前明朝抄特傳時又多一番
脫誤校改耳書以最先者爲佳信然復翁

又曰所收舊抄本覆校至再可云精審向有殊

墨兩筆校字茲悉標記其不標記者皆舊抄本
字而非由校改也朱墨校殊不足信茲就其文
理優者標記之俟讀者領會之斯可耳原本多
方格闕疑字案文義似無關不知所據云何古
書無舊刻但從抄本作證究未可臆定也此本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三

三

雖止後集一種然所獲良多不僅在補闕數條
也不經見之書見非一本殊自幸耳四月廿有
四日復翁覆校記

百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子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小說類三

懷古錄一卷 舊鈔本

宋廬陵陳模子宏

詩不古文不古風俗不古也故凡先正格言與
夫平日得於父兄師友之訓迪講明一言一行
之合乎古者皆筆之庶志乎古者猶於是而有
效夫詩文亦末矣然世道之升降風俗實爲之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一

風俗之污隆則文章與之高下是以天下之治
亂每驗於斯風俗之轉移每驗於斯嗟夫金口
木舌之不鳴天下之相告詔者非古也久矣奚
獨詩文爲然作懷古錄寶祐二年甲寅四月既
望月庭陳 子宏序

是編率本數明先正之所以言時或參之已見
則亦其所見如此非固求爲新奇以駭人之視
聽者若曰詭訑子固已知之矣則是編非爲訑
記者設爲或不是者而設也模又識

東洲几上語一卷 鈔本

宋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癖嗜書昔貪今懶中年幽憂之疾沈沈兀兀殊欠排遣胸中追憶舊多碎語散在縑冊間收拾刪改恰若干則合老釋以非三融精粗而為一聊自警也時宿祐甲辰十月旦題之日凡上語

東洲枕上語一卷 鈔本

宋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向丙戌歲臥病六閱月幾失其生病枕光陰無可排遣攝之以善念厥後追錄於冊凡若干

歸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二

則近獲前彙又備刪模畱為家庭之警訓時清

祐乙巳人日

遼東行部誌一卷 鈔本

金王寂著

壬寅夏日劔舟居士屬館上供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

歸潛志十四卷 舊鈔本 顧王霖舊藏

元劉祁撰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於大河南時南京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

而先子歿其後進於有司不得志將歸隱於大輦之墟一日遭值金亡干戈流落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於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疏飲水藜中無寸金未嘗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

歸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三

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以所居之堂名之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敘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行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蹟于趙陽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於正遭亂後于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意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既多其第歸愚

以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遜士文集廿二卷鈔本
於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
潛志十四卷藏予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
戒勸規鑒以足備采擇之錄請欲繡梓以垂其
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為賢獻之門其
所志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
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時士大夫尊
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
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
成德達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四

寄於文文傳于世世傳其文即傳其名矣夫何
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殆數百
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聞闕逸後有述者可無
攷訂于斯邪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川其
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議其後
靜齋至正直記四卷 舊鈔本

闕里外史行素居士孔齊著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
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為
博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補觀省未

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
山居新語四卷 影寫元刊本

元太史氏楊瑀元誠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議之說
鈴以不要諸六經之道也漢有陸生賈著書十
二篇號新語至今傳之者亦以善著古今存亡
之 繼新語者有說苑世說他如筆語艾說夷
堅侯齋雜俎叢話程史墨客夜話野語等書雖
精粗泛約之不同亦可備稽古之萬一若幽冥
青瑣祇詭媿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五

史歸田後著書名山居新語凡若干卷其備古
訓類說苑摭國史之缺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
繩前人之愆天替人妖垂世俗之警視祇詭媿
佚敗世教者遠矣其得以說鈴議之乎好事者
者梓其書微予首列子故為之書至正庚子夏
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
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敘

國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禮樂之盛著在大典
其底治於累朝實比隆於三代子歸老山中習
閱舊書或友朋清談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

音之密勿名臣之事跡師友之言行陰陽之變
異益于世道資於談柄凡目擊耳聞者悉引據
而書之積 帙名曰山居新語不敢飾於文
者非惟不通曉也思他日有補于信史云至正
庚子三月既望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
楊瑀識

南邨輟耕錄三十卷 元刊本

天台陶宗儀九成

孫作序 至正丙午

山海經十八卷 明覆宋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六

晉郭氏璞傳

郭璞序曰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闕誕迂誇
多奇怪倣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
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
之矣夫以宇宙之廖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
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潰薄游魂靈怪
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
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
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
之所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七

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
疑麋越人見芻而駭蠹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
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畧舉可以明之者陽火
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
怪又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
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
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 所不可
不可 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按汲郡竹書及
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壁帛之好獻
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
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北游軒轅之宮眺鍾山
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蹟玄圃之
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
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
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奔戎爲
右萬里長駕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
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蝶翅置之梁
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按史記說
穆王得盜驪騄耳驂騄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
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攷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于菟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頊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八

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鑿無滯頤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蓋此書誇卅七代歷載三于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沒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弗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替之翔巨以論垂天之凌蹄泠之游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

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遠觀博物之客其鑿之哉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管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北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周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九

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 聖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者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卽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或負之臣也詔問何

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契窳帝
乃梏之疏屬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
為奇可以致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
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
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味死謹上

馮世雍序 嘉靖十五年

潘侃跋 嘉靖十五年

穆天子傳四卷 明嘉靖刊本

汲冢古本晉郭璞注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十

荀勗序 晉太康二年

海內十洲記一卷 明覆宋本

漢東方朔撰

漢武帝內傳一卷外傳一卷 舊鈔本 黃琬六手校

漢班固撰

黃氏手跋曰漢武帝內傳一書凡太平廣記所
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
刊道藏本為最善楷傳本亦希今春從陳子準
處借得舊鈔足本讀之知俗本皆刪節過半即
毛刻亦多脫落益見舊本之足貴矣爰倩表弟

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節
本彙諸刻細校一過間有舊鈔訛脫而他刻得
之者附注于旁以備參攷又談助卷末跋中載
有唐道士跋詳淮南八公姓氏為他書所未經
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又內外傳本一書
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即內傳之下卷自刪本
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為別一書觀談助
跋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嘉

慶庚辰立夏後三日拙經居士黃廷鑑校訖識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明嘉靖歛宋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上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白序曰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揆
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
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畧
而不取蓋偏國殊方竝不在錄愚謂古襲餘事
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
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興
昭然顯著今稽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
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
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

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生也故

編次之云爾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明刊本

晉王嘉撰梁蕭綺錄

蕭綺序

齊諧記一卷 明嘉靖做宋本

梁吳均撰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

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攷文獻通攷書目亦云

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上

冤魂志一卷 舊鈔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宋茶陵陳仁子同校

集異記二卷 明鈔本

唐河東薛用弱撰

博異志一卷 明嘉靖刊本

唐谷神子纂 名題古

自序

前定錄二卷 宋刊本

唐崇文館校書郎鍾輅纂

自序

劇談錄三卷 明覆宋本

唐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自序 乾甯二年

盧氏手跋曰乾隆壬子鈔十一月二十五日以

刻本校盧弓父

次年七月十日重校竟兩本各有得失取短棄

長俱成善本矣七十七叟記

開天傳信記一卷 宋刊本

唐吏部員外郎鄭棻撰

自序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上

信神錄六卷補遺二卷 舊鈔本

東海徐鉉著

姚氏手跋曰稽神錄七卷南唐徐鉉撰記神怪

之事序稱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僅得百五

十事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誕鉉

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余按馬

端臨經籍攷其為說如此今錄七卷共一百九

十一條與端臨數不合然事雖神惟多 該實

非他小說駕空者比也故命館童學書者惕之

藏之茶夢閣以備老境消閒之具其原本蓋得

諸陸脩吉氏云嘉靖癸卯春三月初吉勾吳姚舜咨識于南湖精舍

黃氏手跋曰此舊鈔本稽神錄二冊嘉靖時姚舜咨家藏書也其源流載姚跋語中茲不贅余以白金五星易諸書友郁姓郁姓喜甚以為此字篋中物而竟有出銀易之者且其同伴亦以為此五星意外得來遂拉往飯鋪為沽酒市脯計蓋書友視此書字迹惡劣紙墨污敝決非有用物也而余則喜甚非但姚舜咨跋可證書之源流且取校向藏秦西巖鈔本復經蔣揚孫校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四

補者知此為祖本彼猶有傳寫臆改之病而此不加裝潢仍恐後之見是書者復為書友之續因重裝之工費較書直奚啻數倍旁觀有竊笑者余曰余獨非為字篋中物起見耶特惜字分金過重耳相與一笑而罷因書諸卷尾乙丑小春望日蕘翁丕烈

又曰癸酉初秋有書友從冬烘書塾中易得破書二種過余閒談其意非以其求售也余檢得塵史一本墨敝紙渝卻是舊鈔因遂留之取校義門手校余淡心藏本知今所見的是底本勝

於舊藏多矣欣樹見此稽神錄其書之舊而後所得勝於前所藏最勝之本以無意得之情事適同喜而書其顛末於此時秋雨生涼夏伏炎威頓減其半復翁識

太平廣記五百卷

明刊本

宋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昉等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竝起皆得聖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啟迪聰明鑒照今古伏惟皇帝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五

陛下體周聖啟德邁文思博綜羣言不遺眾善以為編秩既廣觀覽難周故使采摭諸英裁成類例惟茲重事宜屬通儒臣等謬以謏聞幸塵清賞猥奉修文之寄曾無敘事之能退省疎蕪惟增觀冒其書五百卷并目錄十卷其五百十卷謹請東上閣門奉表上進以聞冒瀆天聽臣昉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太平興國八年八月十三日

將仕郎守少府監丞臣呂文仲臣吳淑 朝請大夫太子中贊善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鄂

中大夫太子左贊善直史館臣趙鄰幾 朝奉

郎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臣董道 朝奉大夫

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臣王克貞臣張洎 承

奉郎左拾遺直史館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

子率更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徐鉉 金紫

光祿大夫上柱國陳縣男食邑三百戶臣湯悅

朝散大夫充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李穆 翰林院學士朝奉大夫中書舍人賜

紫金魚袋臣扈蒙 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戶

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

冊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共

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館六年正月奉聖旨

雕印版

錄異記八卷 明刊本 項藥師舊藏

蜀杜光庭撰

自序

博物志十卷 舊鈔本

晉司空張華撰

地理畧自魏氏日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

之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

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畧說出所不見机言遠方

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

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地澤

畧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不卸焉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勞異卿校本

唐臨淄段成式撰

自序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

丙部余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

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畢

冊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七

之遂為全書謹按成式出於將相之胃襲乎珪

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篇祕籍

余攷其所論誤蓋有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

及者信乎其為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覩是以

周史君訪之而未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

聚書萬有餘卷與編隱映居多而此書偶在所

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始序所以俾廣其傳嘉

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唐段成式以將相之胃博學強記尤好語怪著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行世今刻本有前

後二種皆二十卷而續集不傳雖以胡元瑞之廣收博取卒未遇其原本僅於太平廣記錄出為一冊亦莫能完十卷之舊語具二酉綴遺中此雜俎續集十卷字畫樸拙次序詳整的係宋人寫本實典常妹倩所贈也典常陸其姓子餘給諫之會孫以余酷嗜宋鈔書籍故割愛見與乃命工裝成因紀歲月時泰昌紀元八月望日玉峯張丑廣德甫記

勞氏手跋曰此米芾舊藏鈔本少末一卷又卷二二三及後二卷凡少四十七則雖多傳寫之誤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六

以勘刊本有絕勝處刊本多所校改有不得其語意而妄改者非此本末由正之米芾閒有校正處且分金剛經鳩異作上下則不知其何所據今姑注於邊闌之下此本米芾定為宋鈔殆未必然乃從宋刻傳鈔爾丹鉛精舍主人書又曰初八日將午校畢鈔本有嘉定癸未鄧復後序影寫增入宋刻雖未得見實亦坊本耳卿權識于拂塵埽葉之樓

又月間月中曾經覆校茲再校一過又補正二字比校之難且如此十月初八日鐙下記

續博物志十卷 明刊本

宋李石撰

自序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 宋刊本 明文衡山舊藏

宋洪邁撰

沈天祐序

乙志自序

丙志自序

丁志自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七

案此書宋刻元印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有玉蘭堂白文方印竹塢朱文長印阮伯元印朱文方印嚴元照印白文方印嚴氏久能朱文方印阮長生印白文方印蓋明時為文衡山文竹塢所藏 國初歸季滄葦嘉慶中歸吾郡嚴久能者也陸師道手錄賓退錄一條于目錄後及卷一末小楷極精

新編分類夷堅志五十卷 明覆宋本

宋鄱陽洪邁景廬記述建安景氏祖榮類編

續夷堅志二卷 舊鈔本

元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廬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秦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閒耳竈竈叟

余鈔北地聚本續夷堅志四冊寶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臆此傳附于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善識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辛

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快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十傳其顛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槩見于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益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其自序可見也善惡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閒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函鈔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知矣特以示余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

深有啟于余心以病不能鈔姑識此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商正宋元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歷覽底處覓孤墳勳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子亦尙奇者何期廣見聞吳道輔景文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鈔本介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邨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四

壬

六十又七也

湖海新聞前集二卷後集二卷 舊鈔本

不着撰人名氏

前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子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釋家類

宏明集十四卷 明支那本

梁釋僧祐撰

自序曰余所集宏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推邪破惑之衝宏道護法之壘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微言非榮華理歸質實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庶迷途之人不遠而復總釋眾疑故曰宏明論

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眼心心眼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朦朦弗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二

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大虛也管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已身而致謬圖分之眸隔墻壁而弗見而乃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為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覆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天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祇甯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

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回孰知其極
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真誣佛亦侮聖也若
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蕪齊之徒非
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
國治則禮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
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
稼社神何方人造庸噉蝓鬼奚功然猶盛其犧
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
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
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亨育之戒崇法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三

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
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故事無報輕本
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
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義農緬貌政
績有溼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咎佛圖澄知臨
淄伏石有舊像露盤隄陀勒見槃鷄山中有古
寺基據衆人試掘竝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
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
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
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

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
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
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歎
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
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管三皇無爲
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
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
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
賤而棄其聖某欲居夷畊適西戎道之所在甯
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四

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按禮王制云四海之內
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
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
無恆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
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
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
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
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代蔑
之將墜於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

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
 經之相崇孔聖之術甯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
 後代乎按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
 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
 而傳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
 像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
 其識與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
 之祭法相未融唯神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
 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
 耆域耀神通之蹟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五

縉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
 明徵悟秉壹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
 上宏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石精義既敷實
 相彌照英才碩智竝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
 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
 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
 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秦明與
 不明耳故知五經恆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
 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
 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况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六

矇矇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不知而誣先覺之
 徧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
 反號邪僻事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胸
 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誅以賈幽罰言無
 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
 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
 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於何不之天官顯
 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
 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
 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備詳典籍來
 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與
 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率鄙
 懷繼之於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鑒鑑惟愷悌
 君子自求多福焉

宏明集十四卷

原千里校本

梁釋僧祐述

自序

高僧傳十四卷

舊鈔本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自序曰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

凝蔭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精忠烈孝慈以定明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尙彼虛沖或體仕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效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啟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尙至迺教滿三千形徧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七

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至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士桑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徧敘高邁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游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辦事闕畧竝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攷之行事未見

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炎冥祥記彭城劉峻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竝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缺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其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眾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震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八

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述於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資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

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
義疏並為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
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益城
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
洲僧正慧恭為首經營葬於廬山禪閣寺某時
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
云耳

續高僧傳四十卷 明支那本

唐釋道宣撰

自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廣弘明集十卷 顧千里校本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顧氏手跋曰明中葉以後刻書無不臆改此吳

中珩本後印者有題名初無以梵夾勘之乖錯極多道光

丁亥借平山堂藏家字號來粗正如右又平津

館收復印修板者已補音釋而予目及分卷等

皆無從追換矣附記備博覽者詳七月廿八日

千翁書

廣宏明集三十卷 明刊本

唐釋道宣撰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 明支那本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撰

李儼序

古清涼傳二卷 金刊本 何夢華舊藏

唐朝藍谷沙門慧祥撰

夫紫府名山七佛師棲真之處清涼聖境萬菩

薩晦跡之方巨於古今備於圖籍芬馥之異華

靈草瑩潔之幽石寒泉瑞氣吐於林中祥雲橫

於嶺上蒼岳入夜炯炯而燈燭常明碧洞侵晨

殷殷而鼓鐘恆響老人蕭散於溪谷童子游戲

於煙霞燦燦之樓閣莊嚴巍巍之殿堂崇麗或

則高僧遠訪或則貴族親臨觀化儀結得道之

緣瞻相好發至誠之願修殊因於此日證妙果

於他生極觀玉毫之光常居金色之界其悟達

者識心而見性其歸依者殄瘁而消災可為福

不唐捐功不虛弄編聯傳記流布寶區誘引顛

愚咸深諦信齊登覺路俱造玄門同乘般若之

舟其昇涅槃之岸大定辛丑歲二月十七日永

安崇壽禪院雪堂中隱沙門廣英謹序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十

寂以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
分別派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
同故唐劉夢得已為佛法在九州問隨其方面
化因名山以為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
宗清涼焉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
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羣生
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發祥光以竦觀仰千變
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
谷有沙門慧祥與延一者皆緇林助化之人洎
丞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護法大臣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土

士異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
經久或熄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親觀編次成帙
慧祥始為清涼傳二卷延一復為廣傳三卷張
相國朱奉使又為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
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作為詩頌贊傷附名
傳末星聯珠貫粲然貝錦之文流行於世凡九
州四海之內雖未躬詣靈岳目瞻聖跡但覽卷
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之
益未易可述偶回祿之構災致龍文之俱燼不
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統以酒官

視局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即白主僧願捐藥金
以助緣僧正明淨語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
化宮之災用力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
成其事僦工鏤板告成有日趙因造門囑余為
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點僧善誼相繼以書
為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以投道法不在
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之善而二
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眩眾
故為之書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
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土

廣清涼傳二卷

金刊本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重編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
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
弘深尚不捨於薩埵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
瑞應之形良以此也粵自世雄示滅像教寢傳
金口微言方流於正且玉毫妙質不賄於祇園
聖智隱而易誣昏蒙蕩而難信菩薩所以蓮童
真之德極游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願海

以澤四生祕龍種上尊之稱捨摩尼寶積之證
示為弟子胡正法於能仁當作如來豫尊記於
普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居五頂之山涅槃稱五
百仙俱華嚴說一萬聖眾都淨域以演法赫祥
光而誘人寶樂銀書深祕金剛之窟仙花珍樹
大同靈鷲之峯是以波利西來畢命願瞻於眞
相無著南至捐軀思接於慈顏教肇騰蘭以來
具聞名號地拓魏齊以下益廣修崇列梵刹以
美屯範聖儀而星布鐘聲香氣互傳靈感之縱
寶界金燈咸覲神奇之應濟以夙緣薄祐生逢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幸

遺法尙緜羈官得禹靈峯時會博聞徧窮異跡
思得紀述以警後來而年祀浸深簡編幾墜獨
有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
亦有傳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大聖之
化跡高士之遺風將湮滅乎慧祥所謂時無好
事使芳塵委絕信哉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眞
容院妙濟一公其人純粹聰敏博通藏教講說
記問靡不精詣因請公採摭經傳收摺故實附
益祥傳推而廣之勒成三卷首以吉祥降世因
地終以巨宋親逢化相名曰廣清涼傳凡三月

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板印施四方俾師心
三寶者觀之益信向爾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
庚子正月望日謹序朝奉郎尙書織局員外郎
守太原府大通監兼兵馬都監上騎都尉賜緋
魚袋前內當五臺山寺司公事鄒濟川撰
續清涼傳二卷 金刊本

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
英述

學經室外集古清涼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卷續
清涼傳二卷唐釋慧祥撰古清涼傳宋釋延一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古

撰廣清涼傳續清涼傳宋張商英朱并所撰廣
續二編藏書家多未著錄惟古清涼傳見宋史
藝文志凡方域名勝及高僧靈蹟莫不詳載延
一收摺故實推廣祥傳更記寺名勝蹟以及靈
異藥物其中多涉及儒家且有六朝人文如晉
釋支遁文殊像贊序又殷晉安鄒濟川讚并世
所希見而遁序尤足補本集之所佚若王勃釋
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今四傑集文苑英華
俱無之是編或以爲金大定時寺中藏板未附
補陀傳峨嵋讚乃元人所集明釋又從而附錄

之也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明支那本

唐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自序

宋高僧傳三十卷 明支那本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甯等奉
敕撰

自序曰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
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
取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爲十科見於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五

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
成之泊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
盛業不墜贊甯自至道二年奉睿恩掌洛京教
門事事備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
前來之體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
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
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爲辭耶
時方微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
遷左街乃一日願其本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
諸篋筭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

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耳

法藏碎金錄十卷 明刊本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撰

子爰自弱齡逮茲暮齒探古聖之域闢衆妙之
門涉獵儒道諸經必也攷求微旨修身慎行著
爲箴規又於貝典詳觀了義法喜融液映奪居
多倦聞世諦不爭戲論洞見至理新新無窮然
知撫心馴柔道所由致而且揮翰祖述志未能
忘暨挂冠之後棲息乎浚都昭德坊之舊居別
葺靜齋脩然獨處素所樂欲習以成性手不釋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六

卷筆不停綴貫微臻極淡入骨髓消憂釋結大
沃襟靈雖思思縈亦慶緣熟斐然章句聯翩衍
溢開陳有補弗忍退棄衆製詞律存乎別集每
分類例類類命篇自今聽覽機會或該演勸屬
文導意靡拘詳畧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
定興盡當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
名之曰法藏碎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
前輩亦爾不復刪簡若其束於教者或以迎談
見請亦無憚焉不能以外妨內也時天聖五年
丁卯歲季秋望日序云爾天聖九年仲冬月稍

量字數分爲十卷

孫光祿卿判南京國子監仲綽左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端彥元孫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兼太子詹事提舉杭州洞霄宮說之左大中大夫提點嵩山崇福宮詠之從元孫朝奉大夫敷文閣待制謙之校刊六世孫右朝請郎提舉廣東茶鹽運使司公邁七世孫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借紫子健重刊

晁堯刊板跋 嘉靖丙午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七

林閒錄二卷後集一卷 明刊本

宋高安沙門釋德洪集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遊戲翰墨場中呻吟聲效皆成文章每與林閒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卽錄之垂十年閒得三百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析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閒錄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爲銓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故其

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明之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思字畫漫滅而傳寫失真於是刻之於板而俾余爲序以壽後世焉余爲斯文之作有補於宗教如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願與斯文以傳不朽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管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爲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已之志岳取次而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六

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謙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適而不真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惠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蓋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大觀元年十一月一日臨川謙逸序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三卷 明刊本

宋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致仕澶淵晁迥撰

文元晁公博觀內書精練道行不徒強學而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覺爲心其所著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追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粹精整比義類使便觀覽列爲三卷 曰道院集要公諱迥在 文學居禁近官 至尚書屢辭榮丐 太保致政於家老而不衰壽幾九十 詳見國史云皇宋治平乙巳清源王古題

詔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九

翻譯名義集二十卷

明支那本

宋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

周敦義序曰余閱大藏嘗有意效崇文總目撮取諸經要義以爲內典總目見諸經中每見梵語必搜檢經教具所譯音義表而出之別爲一編然未及竟而顯親溪老示余平江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所編翻譯名義余一見而喜曰是余意也他日總目成別錄可置矣已而過平江雲遂來見願求敘引余謂此書不惟有功於讀佛經者亦可護謗法人意根唐奘法師論五種

不翻一祕密故知陀羅尼二舍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而七迷之作乃謂釋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義位卑周孔阿耨菩提提名正徧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無上正真之道無以爲異菩提若埽名大道心衆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夫三寶尊稱譯人存其本名而肆爲謗毀之言使見此書將無所容其喙矣然佛法入中國經論日以加多

詔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十

自晉道安法師至唐智昇作爲目錄圖經益十餘家今大藏諸經猶以昇法師開元釋教錄爲準後人但增宗鑑錄遺苑珠林於下藏之外如四卷金光明經摩訶衍論及此土證道歌尙多有不入藏者吾國家嘗命宰軸爲譯經潤文使所以流通佛法至矣特未有一人繼昇之後翻譯久遠流傳散亡眞贗相乘無所攷據可重歎也雲雖老矣尙勉之哉紹興丁丑重午日序五燈會元二十卷 明萬曆建昌府刊本 宋釋普濟撰

釋廷俊序 至正廿四年

歷代編年釋氏通鑑十二卷 宋刊本

宋括山菴釋本覺編集

案此南宋麻沙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小黑口卷中有文石朱象賢玄氏陰陽文長印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汪士鍾印白文方印其書按年紀載至周世宗止乃四庫所未收也季蒼葦書曰著于錄

羅湖野錄四卷 鈔本

宋釋子曉瑩撰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主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繹疇昔出處叢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為不多或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于斷碑殘碣竄簡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障故不復料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誦後來姑私藏之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苴罅漏不為無益爾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子曉瑩敘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時

俊英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宏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太息耳妙總窮居邨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溫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妮妮談前賢住行殊慰此懷徐探囊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賢行之粹美機鋒之醜酢雄文可以輔宗教明誨可以警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為道為學之要其操心亦賢于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其之庶幾後世英俊繼而為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澤豈不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主

博哉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書

釋氏稽古畧四卷 元刊本

元釋覺岸寶洲編集

吳興有大比北曰寶洲岸公博學通古今嘗攷釋氏事實上下數千載年經而國緯著書一編曰稽古手鑑既又以為未備復因其舊輯而廣之為稽古畧至正十四年秋九月太原劉堯輔為之持其書請於余為序以冠其編首因取而閱之蓋自有佛以來凡名師大德之行業出處以及塔廟之興壞僧道之眾寡靡不具載本之

內典參之諸史旁及於傳記而間以事之著顯者爲之據將以侈歷代之際遇而寓勸戒於其閒歲月先後攷覈精審無所遺缺可謂贍且詳矣然猶以略名之寶洲自謙也竊嘗怪夫佛之爲教自身毒萬里遠至於中國愈久益盛根本深固而不可搖枝其故何也豈非扶植其教者代有其人與若是編之所記往往皆英偉魁傑之才自重不屈卓然有立而使王公卿大夫向慕崇信奔走之不暇則其扶植之功爲何如此師所以加之纂述表而出之之意也傳之言曰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五

道不同不相爲謀佛氏之書非余之所學余特嘉其聞見之博用心與力之勤道雖不同而不可以不序嗚呼觀其書而見其教之盛知彼之扶植爲有人則亦可以有感也夫中山李桓序佛祖歷代通載二十二卷

元刊本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劫爲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逆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來者莫盛

於西晉至于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絕奇偉之士生學融叔等相爲羽翼翻譯經義盡爲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有逆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彌天道安至於遠公碎地東南佛陀耶舍遠相從游而碎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若寶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清涼廣華嚴於五臺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五

律教於南山金剛啟秘密於天寶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毫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摩之來則有五傳其衣五宗斯立同源異派自梁歷宋謂之傳法正宗我國朝秘密之興義學之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略也記載之書昔有寶林等傳世久失傳而傳燈之錄僧寶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於其教宰臣外護因事而見錄豈無遺闕近世有爲佛祖統紀者擬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焉時則有若嘉興祥符禪寺

住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旨於晦機之室禪悅之外博及羣書及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宏教之師衣法嫡傳之裔正流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駁異同參攷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廿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器世界道果無為五論則我世祖皇帝時發思八帝師對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以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教門之事去其繁雜謬妄存其澄信不誣而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五 圭

佛道世道汗隆盛衰可竝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馮山有問於仰山仰山每有年代淡遠之對則亦憫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劫後劫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古今日則此書宜在所取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微笑菴道人虞集序

覺岸序 至正四年
正印序 至正癸未
守忠序 至正癸未

百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于邨

道家類

纂圖互註老子道德經二卷 元刊本 情裕齋藏

河上公章句註釋

葛玄序

道德真經指歸七卷 張詠補校本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谷神子序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一

錢氏手跋曰嘉興刻道德指歸是吾邑趙玄度木後從錢功甫得乃翁叔寶鈔本自七卷訖十三卷前有摠序後有人之饒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摠序相合其中為刻本所闕落者尤多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良可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中得之屬尊王道人繕寫成善本更參訂之辛丑除夕牧翁記

張氏手跋曰此書脫佚繆誤苦無善本久矣偶閱黃蕘翁所見古書錄內有此種劉在甲編春

日借觀亦是胡氏所刻從絳雲燼餘本補鈔經
文前序末卷弁谷神子註前年復見東澗手跋
元木蕘翁又從對校意必盡善矣及讀之則錯
譌脫失仍復不少錢跋中有未知道藏本如何
之語因知此老亦未見道藏本之真面目也然
世間道藏少於釋典近地勸圓妙觀中有之遂
向道士借閱託以檢尋無有為辭斬而不與今
展輓浼鄉先達之顯者往取而始得見羽流俗
物固不足較而善本之難得罕觀也如是後人
其毋忽視之時適將為兒子完婚撥冗竭三日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二

之力警勸再過正誤補闕疑團頓釋心目豁然
快何如之當寫一清本讀之庶幾盡善盡美也
姑志以俟將來云道光三年九月十九日書於
仁壽里讀異齋認菴張紹仁
又曰昨歲校補成此本字細行密參錯於上下
兩旁朱墨芬如不易碎讀欲倩人錄一清本視
之皆畏難而退今夏酷熱甚於往年屏軀畏暑
不出戶庭晝長多暇乃奮勉手鈔今日告成前
願得遂益信凡事皆當僥倖力行自然得成若
因循懈悞而致廢弛貽誤一生者往往而然也

可不戒慎乎寫竟書此以示兒輩甲申閏七月
初七日吳翁識

老子道德經解二卷 明刊本

眉山蘇轍子由解

宏甫跋 萬曆二年

自序

宏甫又跋 萬曆二年

道德經註四卷 元刊本

宋穎濱蘇轍子由

自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三

右穎濱老子解四卷蘇文定公所著也張亨泉
先生嘗得蘇公手本刻石實老翁泉今尚無恙
此書之奇自東坡公黃蘗全俱已云然無待晚
輩贊贊矣葛仙王尊師伯修既錄諸本又求少
南為發其義因記老子二篇自文始先生河上
公以降傳之者亦已眾多有註解有傳疏有正
義有章句略之則為略論廣之則為廣義其他
想爾指歸纂微詣指之類未可遽數伯修不是
之取而顧取蘇解殆有意焉少南憂患之餘久
廢佔畢因伯修之請乃取蘇解閱之至第十四

章作而曰伯修之意或在此歟鄉者老自老佛
 自佛各守封隅而儒者猶未如之何今乃合罷
 星老聃為一人所恨黃冠者流未之省耳伯修
 表而出之嘻可畏也因書以歸之且以志吾之
 懼伯修名道立常從佛者禮獨山範無準游今
 西漕趙一齋先生嘗贈以詩稱其有莊老學云
 寶祐三年臘月既望眉山史少南書于凌雲寓
 舍

道德經古書也自授受以來註者不下四百餘
 氏漢儒假河上公所分章句以註是經尤為舛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四

駁世俗不知遂列於五子之目以示來世深為
 扼腕至若眉山蘇氏天資粹美學識古澹特起
 乎 之下超出乎千載之上造大道之經庭
 啟玄門之關鑰使 之士如夢而覺如醉而
 醒者公之力也鄉先生王君伯修擅老莊之學
 問答如響舊嘗錄較此本而刊行之偶因回祿
 遂成灰燼文昌宮主者侯大中伯修之孫也自
 儒入道年未而立而慕乃祖之志得所傳舊本
 於乃師夏君性仲積有年矣一旦割鷲股而刊
 成是書以與同志者共其用心又豈淺識者之

所能測哉經板既成爲書其梗概于篇首至元
 庚寅二月真元節資中羽士可軒冲道謹書
 道德寶章一卷 舊抄本

紫清真人白玉蟾撰

老子口義二卷 明正德刊本

虞齋林希逸

發題

案 四庫所收惟莊子口義此書及列子口義
 未收想當時無進呈者如登春臺作如春登臺
 所據猶舊本也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五

老子口義二卷 明萬曆刊本

宋福清虞齋林希逸註

發題

老子道德經集解二卷 元刊本

清源圭山董思靖集解

案思靖清源天慶觀道士所著尙有玉章經解
 義見道藏目錄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
 二十四字已刻入十萬卷樓叢書

秘傳關尹子言外經旨三卷 元刊本 明晉藩舊藏

宋抱一先生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受撰

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爲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道家大藏亦千萬卷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此書之在世如三光之在三才然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此書雖妙世無慧質無由知其妙故此書雖存旨味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爲象數卜筮之書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况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至人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六

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祕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爲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遊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然此書句讀且難况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真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尹

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祕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丹經微妙之旨卽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聖之命脉窮諸神之骨髓顯軒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錄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有神天護持豈可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七

輕慢耶學者當戴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爲之序有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漢劉向進關尹子書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

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僊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淨不可闕臣向味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所校關尹子書謹進上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

簡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人

知其名強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規哉宜乎子問

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祕傳於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為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聖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為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兆

簡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九

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微至玄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捥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為異書以為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老子故其言

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為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精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為心之靈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戴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十

外經旨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再拜炷香敬序

丹陽葛稚川曰洪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卿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戴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七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冷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

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擊亦作怒若鬪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寥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炷薰敬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十一

至元癸巳重陽日平陽府洪洞縣萬安里龍祥萬壽宮住持提點保真文靖大師冲和子姬致柔於浙西道杭州路梅橋南玉屏福惠觀重新校正命工刊行

琴經室外集關尹子言外經旨三卷關尹子四廬全書已著錄言外經旨宋陳顯微撰同時王夷鉞而傳之者分上中下三卷自一字以至九藥莫不詳注而發明之王夷所謂因言悉旨轉語明經設喻以彰元反辭而顯與或指意于言前或顯微於意外也尹喜書本屬依託之冊

然在偽書中頗有理致顯微經旨世屬亦復淵雅可謂質有其文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卷中有晉府圖書朱文大方印阮氏所見即從此本抄出

冲虛至德眞經八卷 元刊本

晉張湛處度注

冲虛至德眞經八卷 明刊校朱本

晉張湛處度注

某氏手跋曰辛未六月十九日從綺雲處見吳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三

門士禮居宋校本手錄一過小廛記時方苦旱

望雨甚至

列子腐齋口義二卷 明正德刊本

宋腐齋林希逸撰

劉向奏 永始二年

林希逸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

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爲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猶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畧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爲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讐數語其果出于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羣書會紀臧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爲穆此皆未深攷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三

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撮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于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廬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文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爲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然其眞僞之分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

列子口義二卷 明萬曆施觀民刊本

宋福清齋林希逸註

林希逸敘

案此書 四庫未收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 元刊本

晉郭象子玄註唐陸德明音義

郭象序

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王雱元澤傳

無名氏刊板序曰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古

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

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

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銳意科舉

思欲獨善遂藏篋筒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

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

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

氏又嘗發明與義深解妙旨計其為書豈無意

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予既得王氏之說反以

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

其獨善於一身苟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

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

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自序曰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為書之

意而反以為虛怪高濶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

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為書而言道之盡矣

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

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

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

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

因其書而解焉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古

莊子膚齋口義十卷 明王德刊本

自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

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

而箋傳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

先問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

句其後與竹溪共游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

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問無幾然而好之益

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閉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

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竹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為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紆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夫

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押闕鼓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着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為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吏闈未合必張燈誦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

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綱山綱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褻任幸而集事因議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為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處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七

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

德序

汪偉政

正德戊寅

莊子口義十卷

明萬曆施澗民刊本

朱福清虞齋林希逸注

林經德序

趙秉忠序

萬曆二年

文子通玄真經一卷

明刊本

周文子撰其名無次

列仙傳二卷 勞季言校本

漢劉向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 舊抄本

宋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釋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闢以糜爛其生民其

而貶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鷄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

者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天闕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

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

解且附以己見示余余嘉其會粹之勤去取之

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

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

得以為序錢諸本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

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

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為序則不敢咸清

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

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為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九

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

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

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

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

不言而亦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

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

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嶽羽衣褚伯秀身近

尺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

斷以己見筆之書以為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

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

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子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清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况秀惠卿流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辛

毒整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眾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倪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初意於千載之上會粹眾說附以己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日端而明氣爽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

嘗筆之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一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為君序之矣咸清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為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壬

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經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博識考訂之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

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葺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向或徧未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叙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圭

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倪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胃臆有年矣消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關未審師意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眾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如眾謝不敏願聞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眾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

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其所闢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鷄三尺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旨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為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取啟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圭

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歧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鑒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尙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以中禮經所謂不言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江湖

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誦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道庚午春，學徒武林褚伯秀謹誌。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舊抄本 黃蕘剛舊藏

晉葛洪撰

自序

黃氏手跋曰：十月十九日間，聞門文秀堂書坊買得故家舊書一單，急同西席顧澗齋往觀。主人邀澗齋與余登樓觀之，皆無甚罕秘者。惟抱朴子一書，尚是舊抄，且見卷末有吳岫小方印。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香

及姑蘇吳岫塵外軒讀一過，小長方印知卷中點閱亦係方山筆。洵舊本也，問其直索青蚨三金，遂手攜以歸。余家子書多善本，惟抱朴子無之。向在都中，見明魯藩本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後為陶五柳主人買歸，屬澗齋校其翻刻。明烏程盧氏本澗齋復借金閭袁氏所藏道藏本為之校勘，澗齋謂余曰：道藏本為最勝，此外無復有善本矣。今因得此，遂從澗齋借魯藩本相對，雖行款不同而大段無異。間有一二處與魯藩本異者，却與道藏本合，則抄先于刻明。

甚且魯藩本刻于嘉靖乙丑，而余藏李文饒集為嘉靖時人沈與文所藏，有云壬戌五月借方山吳上舍本校勘，則吳方山正嘉靖時人，而魯藩雖同在嘉靖時，其所記甲子較後于壬戌三年。此本不更在先耶？爰珍之以與諸子善本並藏焉。嘉慶丁巳十一月三日冬至前一夕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香

又曰：嘉慶辛酉冬，閒居無事，借袁氏貞節堂藏本道藏淮南子校始，知道藏較宋本雖遜然勝於他本，為多因思抱朴子家無宋本，即世行本亦未聞有宋刻，遂借袁氏道藏本手校于吳岫所藏舊抄本上，舊抄行款悉同，每半葉為道藏本一葉，惟訛謬不少，舊有紅筆校改，未必盡與道藏合，且有脫葉三，澗齋為余依魯藩本補一葉，仍未知脫尚有二，倘不經余重校，何知訛謬脫落有如是耶？始信書非手校，究不可信也。蕘

圓校訖記 真誥二十卷 明刊本

梁華陽隱居陶宏景撰

王微序

一第... 丹... 黃... 日... 事... 全... 書... 第... 3... 反... 文... 句...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 明正德刊本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

張與材序 至大三年

自序 至元甲申

亢倉子洞靈真經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唐王士元撰

唐銘序 正德四年

元真子一卷附天隱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唐張志和撰 **天隱子** 不著撰人姓名

司馬承禎天隱子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美

無能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不著撰人姓名

無名氏序

續仙傳一卷 勞季言校本

前唐沈汾撰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 明清眞館刊本

宋張君房輯

昔祀汾陰之歲臣隸職霜臺作句稽之吏越明

年秋以鞠獄無狀謫掾于甯海冬十月會聖祖

天尊降延恩殿而眞宗皇帝親奉靈儀躬承責

訓啟綿鴻於帝系濬清發於仙源誕告萬邦凝

休百世於是天子銳意於至教矣在先時盡以

祕閣道書太清寶茹出降於餘杭郡俾知郡故

樞密直學士成綸漕運使今翰林學士陳堯佐

選道士冲素大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較

俾成藏而進之然其綱條漶漫部分參差與瓊

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適

綸等上言以臣承乏委屬其績時故相司徒王

欽若總統其事亦誤以臣爲可使之又明年冬

就除臣著作佐郎俾專其事臣于時盡得所降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毛

到道書并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

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

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道士依三

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

之僅能成藏都虛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

文天字爲函日終於官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

且題曰大宋天官寶藏距天禧三年春寫錄成

七藏以進之臣涉道日淺丁時幸深詎期塵土

之蹤生忝神仙之聯蛙跳缺發積迷軒蟹之區

輒泊浮萍但局騰雞之覆雖年棲暮景而寶重

分陰於是精究三乘詳觀四輔採摭機要屬類於文探晨燈虹映之微綜玉佩金璫之說泥丸赤子九宮爰系於一方神室嬰兒百道皆根于兩半至如三奔三景之妙九變十化之精各探其門互相要妙刻舟求劍體貌何殊待兔守株旨意靈遠因茲探討遂就編聯掇雲笈七部之英略寶藎諸子之奧總為百二十卷事僅萬條習之可以階雲漢之遊覽之可以極天人之際考類類例盡著指歸上以剛真宗皇帝委遇之恩次以備皇帝陛下乙夜之覽下以裨文館校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天

辭之唯外此而往少暢玄風耳臣君房謹序
席上轉讀二卷 舊抄本

宋俞琰撰

易外別傳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俞琰撰

自序 至元甲申

男仲溫序 至正丙申

自跋

元同子跋

仲溫又跋 至正八年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後集三卷元刊本

李道純撰

維揚損菴蔡君志願瑩蟾子李清庵之門人也
勘破凡塵篤修仙道得清庵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啟帙先已知羣妄掃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為命人受之而為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昭太虛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甯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六

天

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先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注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于錢唐玄元真館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 舊抄本

明治城明之在虛子白雲弄詳註

廖孔悅序 天啟丙寅

爾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離騷類

楚辭十七卷

明刊本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黃汝亨叙

萬曆

馮紹祖序

萬曆丙戌

楚辭十七卷

明覆宋本

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即臣王逸章句宋曲阿洪興祖補注

楚辭集注八卷辨証二卷後語六卷

明刊本

宋朱子集註

朱子序

別集類一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蘭雪堂活字本

漢左中郎將蔡邕伯喈撰

歐陽靜之序

天聖癸亥

案日後有正德乙亥春三月錫山蘭雪堂華堅

允剛活字銅版印行二行每葉版心有蘭雪堂

三字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明覆蘭雪堂活字本
徐興公舊藏

漢左中郎將蔡邕伯喈撰

歐陽靜之序

天聖癸亥

陳思王集十卷

明刊本

徐興公舊藏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撰

田澗序

正德五年

周氏手跋曰癸酉子月廿五日借儀顧夫子藏

本校所蓄天啟槧本誌此本間有脫謬且為李

氏重編不及天啟本尚仍舊本次序然據以補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二

正彼本者凡數十字披沙揀金往往得寶舊槧

之所以可貴也星貽并記

嵇康集十卷

舊抄本

晉嵇康撰

顧氏手跋曰中散集十卷吳匏菴先生家抄本

卷中譌誤之字皆先生親手改定自板本盛而

人始不復寫書即有書不知較讎與無書等祇

盡損泯爛耳觀前賢於書籍用心不苟如此又

可憑以證他本之失也庚子六月入伏日記

黃氏手跋曰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雖

有如無此稿康集十卷為叢書堂抄本且宛菴手自讎校尤足寶貴歷覽諸家詩目無此集宋刻則舊抄為尙矣余得此於知不足齋滌飲年老患病思以去書為買參之資去冬曾作札往詢其舊藏殘本元朝祕史今果寄余并以此集及元刻契丹國志活本范石湖集為副余贈之番餅四十枚閱窗展翫因記數語于此觀張芭塘徵君跋知此書舊出吳門而時隔卅九年又歸故土物之聚散可懼可喜特未知汪伯子為誰何耳嘉慶丙寅寒食日晨雨小潤夜風息狂

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三

蕤翁書

四月望後一日香嚴周丈借此校黃省曾本云是本勝於黃刻多矣余家亦有黃刻暇日當取校也前不知汪伯子為誰何今從他處記載知其入乃浙籍而寄居吳門者家饒富喜收藏骨董郡先輩如李克山惠松厓皆嘗館其家則又好文墨者也是書之出於其家固宜後人式微物多散佚可慨已然思後人得其物而思其人俾知愛書好古昔有其人猶勝于良田美產轉徙他室數百年後名字翳如不更轉悲為喜

乎伯子號念貽云余友朱秋厓乃其內姪也故稔知之蕤翁又記

又曰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闕於丁卯歲為舊時西賓顧某借去久假不歸遂致案頭無副殊為可惜頃因啟厨見此復跋數語俾知此本外尚有餘校本留於他所也癸酉五月廿有六日復翁記其去得書之日已八閱歲矣

無名氏手跋曰余向年知王雨樓表兄家藏嵇中散集乃叢書堂校宋抄本為藏書家所珍祕從士禮居轉歸雨樓今乙未冬向雨樓索觀并

萌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四

出副錄本見示互校稍有訛脫悉為更正殊改原字上者抄人所誤標於上方者已意所隨正也還書之日附誌於此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妙道人書

案魏中散大夫嵇康集隋志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錄一卷新舊唐志並作十五卷疑非其實宋志及晁陳兩家並十卷則所佚又多矣今世所通行者惟明刻二本一為黃省曾校刊本一為張溥百三家集本張本增多懷香賦一首及原憲等贊六首而不附贈答論難諸原作其

餘大略相同然脫誤並甚幾不可讀昔年曾互勘一過而稍以文選類聚諸書參校之終未盡善此本從明吳匏菴叢書堂抄宋本過錄其傳鈔之誤吳君志忠已錄鈔宋原本校正今殊筆改者是也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脫落甚多若難養生論不殊于榆柳也下脫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松於灰壤三句聲無哀樂論人情以躁靜下脫專散爲應譬猶遊觀於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於曲度則思靜二十五字明膽論夫惟至下脫明能無所惑至膽七字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五

若得無恙爲相敗於卜何云成相耶二句未若所不知下脫者眾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十四字及不可以妄求也脫以字誤求爲論遂至不成文義其餘單辭隻句足以校補誤字缺文者不可條舉書貴舊抄良有以也

稽中散集十卷

明高第書屋刊本

魏嵇康撰

黃省曾序

嘉靖乙酉

支遁集二卷

舊抄本

季滄葦舊藏

東晉沃州山沙門支道林撰

葉氏手跋曰崇禎己未得是集曹生舅氏爲余錄就八月二日晚李涵仲借余對勘一過原本迺嘉靖乙未七檜山房鈔爲景陽主人舊籍五川居士校各有印五川居士氏揚字夢羽官禮部員外郎震澤葉奔

學經室外集曰支遁集二卷晉釋支道撰通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太原王濛甚重之案隋書經籍志云支遁集八卷注云梁十三卷唐書藝文志則作十卷宋志不著錄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六

讀書敏求記及述古堂書目作二卷知缺佚多矣是編依毛辰汲古閣舊鈔本過錄上卷詩凡十八首下卷書銘及讚凡十五首錢遵王跋稱支公養馬愛其神駿胸中未必無事在皎然云山陰詩友喧四座佳句縱橫不廢禪云云晉代沙門多墨名而儒行若支遁尤矯然不羣宜其以詞翰著也

陸士衡文集十卷

陸較先校宋本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機士衡撰

二俊集序曰民瞻幼閱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

士衡與弟雲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仲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擾攘之間聲聞閎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也吁二俊沒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謂如朗月之垂空重岩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無所見聞乎其載於文選諸書中者亦多即而熟讀之其詞深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七

而雅其意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之文宗也每以未見其全集為恨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為首士龍集十卷以逸民賦為首雖知之求之未遂偶因乏使承雲間民社之寄二俊雲間人也拜命之日良慰于中謂平素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於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見遺像於吏舍之旁塵埃漫汚曖昧殊甚大非所以揭虔妥靈之本意即日闕縣學之東偏建祠宇奉以遷焉邦人觀瞻無不歡喜稱歎因訪其遺文於鄉曲得士衡集十卷于新淮西撫

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龍集十卷則無之明年移書故人祕書郎鍾君得之于冊府首篇逸民賦悉如所問亟繕寫命工鈐之木以行曰晉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晉歷隋唐更五代迄于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沒不彰今焉恍如揭日月于雲霧之上震雷霆于久息之中焜耀雲間雲間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矣二俊之名不朽矣民瞻之欲遂矣又明年書成謹述于篇首慶元庚申仲春既望信安徐民瞻述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八

陸士衡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機士衡撰
徐民瞻序
都穆重刊跋 正德己卯
學經室外集曰陸士衡文集十卷晉陸機撰案隋書經籍志載機集十四卷又云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唐書藝文志云十五卷較隋志反贏一卷殆傳寫之誤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皆云十卷則即此本也宋慶元庚申奉議郎知華亭縣事信安徐民瞻會合

刻二陸文集取張華之語目之曰晉二俊文集
 此卽影鈔民瞻之本與 七閣所收陸士龍
 集相合計賦二十五篇爲四卷詩五十八篇爲
 二卷樂府十首百年歌十首爲一卷演連珠一
 首七徵一首爲一卷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共
 十五篇爲一卷議論碑五首爲一卷共一百七
 十四首案晁公武云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
 今存詩賦論議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厥數
 正同則民瞻所刻卽公武之本也公武又云以
 晉書文選較正外餘多外誤今案卷末周處碑
 亦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九

亦有韓信背水之軍一段乃以他文襍廁文義
 不相屬公武所指殆謂此類其它文句譌脫未
 容枚數然北宋時已如此而機集之傳於今者
 亦莫古於此本矣

陸士龍文集十卷 陸校先校宋本

晉清河內史陸雲士龍撰

都穆重刊跋 正德己卯

二俊文集以慶元年二月旣望書成縣學職事
 校正監刊者三員題名于後縣學司計進士
 奎監刊 縣學直學進士孫垓校正 縣學

鄉貢進士范公袞校正

二俊文集一部共四冊印書紙共一百三十六
 張書皮表背并副葉共大小二十張工墨錢一
 百八十文賃版錢一百八十六文裝背工糊錢
 右具如前二月日印匠諸成等具

陸氏手跋曰凡宋板書未嘗無脫誤處然往往
 正得十之七八有謂宋刊一字無譌者可爲一
 案也敕先校畢二俊集偶書

又跋曰丁未立春從何子道林乞得此本黼季
 出示宋刊既與黼季校一本隨又校得此本凡

卷六十七

十

皆校過兩次宋本譌字亦俱勘入其餘當亦無
 遺惜宋本殘缺不能無恨耳貽典再識

又跋曰丁未二月十日辰刻寒雨中毛黼斧宋

刻本再校訖常熟勅先陸貽典識

陸士龍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晉清河內史吳郡陸雲士龍撰

都穆重刊跋 正德己卯

陶淵明集十卷 影宋抄本

晉陶潛撰

曾紘跋 宣和六年

陶淵明文集十卷 明嘉靖劍泉山人刊本

晉陶潛撰

昭明太子序

北齊楊休之叙錄

宋庠記

曾紘跋

箋注陶淵明集十卷 元刊本

宋陶潛撰 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

昭明太子序

總論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七

楊休之序錄

宋庠私記

思悅書後 治平三年

無名氏跋 紹興十年

鮑氏集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鮑照撰

虞炎序曰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

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為國侍郎王薨始

與王潛又引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

博士兼中書舍人 一本云時主多忌以文自高照侍左右深達風旨作此跋

述不復盡其才思 出為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

除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

嘉敗荆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為景所

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

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群言遊好文藝片辭隻

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

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

者僅能半焉

謝康樂集一卷 明仿宋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十二

宋謝靈運撰

謝惠連集一卷 明仿宋本

宋謝靈運撰

謝宣城集五卷 明仿宋本

齊謝朓撰

何水部集三卷 舊抄本

梁何遜撰

右何水部集乃元人抄本詳其筆意頗似錢伯

行書但筆力差弱豈門生弟子所為耶後有虞

茂題一詩而用虞戡之印戡字勝伯雍公子孫

嘗刻道園遺詩文茂或其別名未可知也後有道園一詩而用好古齋印乃孫鳴岐書梁潛跋則朱性甫書姜晉二跋疑是張夢晉書以其有枝山早年筆意耳中間校對皆子畏之筆而其題名及陰何摘句二段皆先待詔筆也上卷末有朱凱等題名一行乃韓壽書按當時何集未出惟孫鳴岐有此本而子畏有別本故諸公校者錄跋者不遺餘力其好尚可知又問一時名士如楊祝都唐輩每得一異書則爭相誇示以爲樂故其所成皆卓然名世今異書間出而學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七

者視之多漠然宜前輩之不可及也嘉靖癸亥五月十日大雨中偶觀此集因題其後以識感云後學文嘉書

葉氏手跋曰何錞字子端秦季公之友也能字好聚古書帖嘗擬元人書何遜集一卷筆精墨妙字字有法在其季孫士龍處一旦爲人竊去此本乃從士龍抄得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後人其寶之林宗

陰常侍集一卷 舊抄本

梁陰鑿撰

三百篇之變爲騷騷亡而五言體出五言之弊瑯飾刻露無復古意故能詩之家推鮑謝爲宗以其簡遠近古也謝集世多刻本而明遠詩罕集子旣刻陰何集因併錄梓以足知詩者所好云端平丙申長至日古汴趙與勳德懋識剪燭聯詩熟似君多情無柰沈休文揚州春月應無夜私爲梅花瘦幾分蜀虞茂賦虞集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半夜欹枕又天明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七

新編陰何詩叙曰陰鏗何遜以詩並稱當時翕然尙之後之說者乃以爲綺麗靡弱而不取麗靡固有之然遂不取無乃甚乎正所謂奪奚田之牛者也昔子美有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侶陰鏗又云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李侯謂白也東閣指裴迪也迪乃唐之才士而白又甫所畏服者乃或以其佳句似鏗或以其詩與如遜蓋以其似之如之爲美也在唐之大家如子美而猶景仰若此況後世淺學而可輕議易視之哉今之學詩者所尙惟唐人至唐人之

所尚反抵棄排黜之以爲不足法吾於此惑焉
至正九年十月二日豫章姜晉叔用書于淡里
之芳潤林

右陰何詩鄭本初於夏頤貞處得之頤貞乃得
陶九成者仍借鄞申屠東泉舊本校對一過鄭
自跋云紛紛益益中得此古器洗其愛賞之如
此至正乙巳五月十又九日守誠齋識

右陰常侍鏗何水曹遜二家詩共若干首予既
錄爲一帙又宋祕校黃君伯思所爲水部跋尾
一首錄附其後觀跋尾所稱二家詩初尚多卽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五

今所錄十失其八九所存者特零落之餘而世
又少得其本亦可惜也夫詩之變至二家嗣益
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于此轍
弄而不錄非無意也雖然唐之始音實權輿于
此故李杜之豪亦愛賞稱慕之不置其語至往
往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其卑弱之極而遂
少之耶特其音調之古則已遠于唐又未盡純
此所以爲二家之作也近世蓋有慕而效之者
因擇其所作之似者得若干首附其後亦足以
見作者之用心也翰林梁潛

梁昭明太子集五卷 明正德刊本

梁昭明太子集

梁簡文帝序曰竊以文之爲義大哉遠矣故孔
稱性道堯曰欽明武有未商之功虞有格苗之
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
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
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
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鍾石
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夫

諸律呂者其在茲乎昭明太子縣明離之極照
履得一之休徵曰孝與仁窮神盡聖豐下表異
垂髮應期若夫嵩霍之峻無以方其高滄溟之
深不能比其大二耀眺飢而疑明弗虧四氣猶
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遠湛然
玄默巍乎莊敬居身以約在滿必冲九德之保
無以喻其審論六行之傳豈可語其拾遺叔譽
知窮師曠心服行一物而三善 固無得稱焉
至如翠蕤晨興班輪曉驚胡香翼蓋葆吹從風
尚安寢門之外視膳東廡之側三朝有則一日



弗虧恭承宸展陪贊顏色化闕梓於商庭既欣
弼夢望直城而結軌有悅皇心此一德也地德
褰維天鷄掩色攢傾椒殿沴結堯門水漿不入
主溢罕進喪過乎哀毀幾乎滅池綉旣啟探擗
標之慟陵園斯踐震中路之號率由至要之道
以爲生民之則固已事彰朱草理感圖雲此二
德也垂慈豈弟篤此棠棣善誘無倦誨人弗窮
躬履禮教俯示楷模羣藩戾止流連於終讌下
國遠征殷勤於翰墨降明雨之尊匹姜肱之同
被紆作貳之重弘臨苗而其館此三德也好賢

韶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十七

愛善甄德與能曲閣合賓雙闕延士剖美玉於
荆山求明珠於枯岸賞無繆實舉不失才岩穴
知歸屠釣棄業左右正人巨僚端士丹轂交景
長在鶴關之內花綬成行恒陪回堂之裏雍容
河曲並當今之領袖侍從北場信一時之俊傑
豈假問謝鯁於溫嶠謀黃綺於張良此四德也
皇上垂拱岩廊積成庶務式總萬幾副是監撫
山依搖彩地立少陽物無隱情人服膺聖此五
德也罰愼其濫書有作則勝殘去殺孔著明文
任刑逞威假疵消化終食不違理符道德故假

約法於關中秦民胥悅感嚴刑於關下漢后流
名是以遠鑒前史垂恩獄犴仁同泣罪幽比推
溝玉科歸理遣之恩金條垂好生之德黔首齊
民亭育含養咸欣然不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
正之首魂沉而靡託射聲之鬼曝骨而無歸起
掩骼之慈被錫構之澤若使駮馬知歸感埋金
於地下書生雖殞尙飛被於天上恩均西伯仁
同姬祖此七德也玄冥戒節沍陰在歲雪號于
里冰重三尺炎鑪吐色豐貂在御留上人之重
愍終窶之眠發於篇藻形乎造次綴如心歡矜

韶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六

容動色嘆陋巷之無褐嗟負薪之屢亡發私藏
之銅鳧散垣下之玉粒施周澤洽無幽不普御
命之人不告而足受惠之家食思之士咸謂櫟
陽之金自空而墜南陽之粟白野而生此八德
也陽阿淶水奇音妙曲過雲籟手仰秣耒風靡
悅於胸襟非關於懷抱事等弄琴理均放鄭豈
同魏兩作歌於長笛終樂漢貳託賦於洞簫此
九德也惟寶奇珠不留於器服仙珠玉玦無取
於浮玩土木無綈廟宮殿靡磨礱此十德也承
華廣潤肅成且啟秋光洞人春花酒樹名僧結



侶長裾總集吐納名理從容持論五稱既辯九
 言斯洽如觀巨海如見游龍令羅折談名儒稱
 疾無勞擁經入巷豈假羊車詣門此十一德也
 研精博學手不釋卷含芳腴於襟抱揚華綺於
 心極韋編三絕豈直爰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
 而敬案無休書幌密倦此十二德也羣玉名記
 洛陽素簡西周東觀之遺文刑名墨儒之旨要
 莫不殫茲聞見竭彼緜緜總括奇異徵求遺逸
 命謁者之使置簾金之賞惠子五車方茲無以
 比文終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書治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九

本遠記齊攸一見自書聞之闕澤事唯列國義
 止通人未有降貴紆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辯已
 亥無違有識 風長正魚魯此十四德也至於
 登高體物展詩言志金銑玉輝霞章霧密致深
 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駮包羅比興銘及盤盂
 贊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則碑窮
 典正每出則車馬盈衢謀無失體纒成則列藩
 擊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鷹而不滿周而不襲
 如彼羽族取喻於鸞鳳猶斯女工方之乎綺縠
 盛德之源如彼文章可聞如此信允屬元良獨

高千載既而春祿委馭震露摧華豈因麟閣徒
 觀月毀非聽雉雉坐聞峯墜悲纏教義痛結三
 才網智乏效官才無卓爾結景雲霄幼逢獎訓
 左提右挈實仰聖慈自頂至足恩均銘造價由
 伯樂比此為未得譽因元 方茲無以比情深
 知已愛切肌膚眷德懷恩何時可弭是用編緝
 遺文條流藻績懸諸日月貽範後來凡二秩二
 十卷如左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十

劉孝綽序曰 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
 聞之七聖之義存焉 有孟侯之名記表元
 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敬誦而
 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闕爾無聞
 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
 經上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擗藻銅
 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
 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
 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
 行于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為臣為子
 甯待親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
 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摠鄒魯之儒

墨徧綿細於七閩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
副元首皇帝垂拱岩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
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機猶臨書幌而不
休對欵案而忘怠况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
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倂馳靈臺辟
雍之疑禮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
王之說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批論窮理盡微于
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衡樽
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
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主

區前史不亦奕歟加以學貫總持辯同無核五
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
金之園處如龍之眾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
偏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瓔須提舍鉢瓶
沙騰曩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
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七成
遊雕虫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
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
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
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

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
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
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
之蠶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
其修今伯喈荅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
有似贊之議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
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
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
箋下蘭獻頌猶不足以掄揚著述稱贊才章况
在庸臣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主

出從遊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
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
忘編次謹爲一秩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
天地而偕長卅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
錄以俟賢臣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
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唯稱敬誦自
茲厥後罕或問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
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兩流幼有文
章之敏羽籥束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疎竇

勞四皓虎賁其經學智囊悉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賞壽春能賦問疑玆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類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微位比周儲維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宜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承彰茂實式表洪徽

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崑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書

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相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誦前載備而為論發粵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顏緬逸丹經遷移若乃綠情體物繁絃緝錦縱橫艷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輪嚴駕永輟駢駘戀主懷茲伏深涕慕胃乞餘文遺藻勒成卷軸

池陽郡齋既刻文選與雙字二書於以示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嗚呼所以事於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依而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之相則神血食吏祿食斯兩無媿清熙八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郡刺史建安袁說友書

周滿序 嘉靖乙卯

邵氏手跋曰崇禎辛未十二月立春日藏于瓜疇

奚氏手跋曰乾隆庚寅九月立冬後一日蘿龕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書

外史奚綱觀于貞復堂

江文通集十卷 明仿宋本 王弼州舊藏

梁江淹集

江光祿集十卷補遺一卷 梅鼎祚校刊本

梁考城江淹文通撰 附梁書列傳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 張立人手抄本

梁陶宏景集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敞於騎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纒免極誅鮮

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
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
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祕文瑤璫怪
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
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
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敕校
之鈔墨緘以緹細藏彼鴻都副在延閣江總序
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失不傳
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
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於古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十五

樂府集中難沈鎮軍均聖論於弘明集中因考
其製作先後爲之次以類相從并殘文附以後
嘉靖甲辰假得崑山周 氏所藏紹興刻本
因手錄一帙藏于蕭閒齋是歲九月朔燈下文
嘉休承識
癸丑秋八月史臣紀得觀并手錄一裘
庚申春日周天球借校玄泊齋
張青甫自吳門來攜休承所鈔本余旣以校坊
本矣因思有抄本未必是而坊本未必非者手
定此帙蓋崇禎改元之初夏也虞山徐濟忠

夏末復借抄本對校凡字可兩通皆志其上方
必較然差謬始不復志然亦百之一二耳濟忠
又書

崇禎戊辰夏四月余適鹿城良夫師時館張氏
余往謁因見師校錄是集明年己巳余得借校
然坊刻脫誤頗甚不堪改抹故另寫此本其字
蹟前後非一則余及李涵仲奚靜宜其書也五
月十七日午震澤葉奕訖於孫氏蕉夢軒之雨
窗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十六

張氏手跋曰林宗寫本今藏聽雲陸氏余從陸
氏借錄乾隆元年嘉平朔日錄竟青芝
琴經室外集曰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宏景
撰宏景有真誥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生平
雜文及與武帝往復論書之劄然攷隋書經籍
志梁隱居先生陶宏景集三十卷又內集十五
卷至宋人作唐書藝文志僅載陶宏景集三十
卷則疑其所作內集已佚自是以後傳述愈微
晁公武陳振孫皆未著錄是本從明道藏本錄
出卷首載昭臺弟子傳香編集大洞弟子陳桷
校勘益亦道家者流惟集前有江總序一首似

尚存其舊餘則存什之二二而已

庚開府詩集四卷 明刊本

北周 庾信子山撰

無名氏序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幼而俊
適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父肩
吾為梁太子中庶子堂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
率摛子陵及信並為鈔撰學士父子出入禁闈
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艷故世號徐庾體為
一時所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
辭令轉於鄴下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七

位轉右衛將軍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
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陳氏與周通好流寓
之士各許還舊里武帝惜信才不遣尋徵為司
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
羣公碑誌多相托焉信雖通顯常有鄉關之思
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焉信養母至孝及母沒
居喪哀毀大家宰晉國公嘗謂人曰庾信南人
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
遂不忍看其至德被知如此尤善工詩杜子美
詩謂清新庾開府者是也

朱承爵記 正德辛巳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七

七

前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

東臯子集三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唐太原王績無功撰

呂才序

陸澹刪東臯子集序

吳氏手跋曰庚子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

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校補

前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

書此以俟十八日延陵吳翌鳳記

寒山子詩一卷豐于拾得詩一卷

毛氏影宋本

唐僧寒山豐于拾得撰

闕正盾序

案此汲古影宋本也每葉一十二行行十八字光

緒已卯以番銀五枚得之吳市蓋何心耘博士

舊藏也端陽前五日以舊藏廣州刊本及全唐

詩校一過全唐詩即從此本出卷末怡然居憩

地口以下缺亦同廣州本字句固多不同少詩

八首非善本也惟此本序缺首葉遂照廣州本

補錄于前

王子安集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抄本

唐王勃撰

楊炯序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唐華陰楊炯撰

盧昇之集七卷

舊抄本

唐范陽盧照鄰昇之撰 前有新舊書列傳

駱賓王文集十卷

明刊本

唐駱賓王撰

前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

文禁楚引

陳子昂文集十卷

明嘉靖刊本

徐興公舊藏

唐陳子昂撰

盧藏用序

陳伯玉文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明正德刊本

唐陳子昂撰

盧藏用序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唐張說撰 前有墓誌銘

張九齡撰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邱澹重刊序 成化九年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萬曆刊本

唐張九齡撰

王民順序 萬曆十二年

楊起元序 萬曆十二年

柳希黠序 萬曆二十七年

王循學後序 萬曆庚子

蔣杰序 萬曆戊戌

杜審言集二卷 明初活字本 葉石君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三

唐杜審言撰

襄陽杜審言字必簡嘗為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三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且以為戶廳之寶王大弓屬余序之余觀必簡之詩若牽絲紫蔓長即其孫甫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寒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余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廢新舊

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攬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宜哉乾道庚寅冬十月甲辰廬陵楊萬里序

李嶠雜詠二卷 東洋刊本

唐李嶠撰

張庭芳序

岑嘉州詩集七卷 明正德刊本 謝在杭舊藏

唐岑參著

杜確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四

熊相序 正德十五年

邊貢題

擊經室外集曰岑嘉州集八卷唐岑參撰參南陽人為文本曾孫天寶三載趙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右補闕起居郎出為虢州長史及嘉州刺史杜鴻漸表薦安西幕府拜職方郎中兼侍御史事蹟詳唐才子傳案岑詩律健整非晚唐纖碎可比方回云學杜詩當先觀工部集中所稱詠敬歎及交遊倡酬者其稱詠敬歎則如蘇武李陵陶潛諸人其交遊倡酬則如李白高適

岑參之類杜確序亦稱岑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莫不誦誦吟習焉其卷帙之數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通考經籍考通志藝文略焦竑經籍志並云十卷文淵閣書目則云四册關是編與杜確序合然如瀛奎律髓所載同推十三侍御灌口夜宿報恩寺作爲此本所佚疑非唐人舊册矣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北宋蜀刊本 王勣美舊藏

唐李白選

李陽冰草堂集序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五

魏顯李翰林集序

樂史李翰林別集序

咸平元年

李革李君墓誌銘

范傳正李公新墓碑

裴敬李公墓碑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

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

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

爲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傅家藏白

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二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

甯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
四篇因哀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
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汰舊日而釐正其
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
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同舍呂縉
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
收云夏五日晦常山宋敏求題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

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日白之詩歷世浸久所

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爲完善將欲鑄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六

板以廣其傳漸竊謂李詩爲人所尚以宋公編

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

悉見今晏公又能鑄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

寔三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

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案此北宋蜀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版心有六七四一等字即百宋一厘賦中所謂

翰林歌詩古香溢紙據染亂真對此色死者也

卷中有徐乾學印白文方印健菴二字白文方

印崑山徐氏家藏朱文長印錢氏南金朱文方

印錢應庚白文方印王杲之印王氏敬美白文
兩方印百宋一屢朱文長印
李翰林集三十卷 朱咸清刊本

翰林供奉李白 附唐書本傳

李陽冰草堂集序 賈應元年

魏顥序

曾鞏序

樂史李翰林別集序曰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
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
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七

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讀書頌等亦排為
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祿
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
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
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
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
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
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
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
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

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
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
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之上曰
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遠命龜年持金
花賤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
白欣然承詔旨猶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
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
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
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八

得君王帶笑着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
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
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
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
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
妃飲罷歛綉巾重拜上白是願李翰林尤異於
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
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
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
士能欲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

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
 為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鑑客并州識汾陽
 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
 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
 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
 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曰白曰兄心肝五臟
 皆錦綉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且傳中
 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
 窻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歎乎有其時而無其
 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
 零如是宋中丞荐於聖真云一命不需四海稱
 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
 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
 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概而已時在饒
 霽州中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子一日與同舍劉辰翁會孟評詩至太白會孟
 曰且止當塗稱太白太白且其詩安在子於是
 曉然媿於其言蓋舊刻之不存雷電取將久矣
 子為學官修復經始每每不暇給抑豈不可後
 願將去此獨不能為大白一日之役以藏不朽

孰有如子之汨且陋乎明日以告古心公公謂
 然曰歲晚矣奈何吾成子之志亟為之則裨凡
 費集眾工不足則布之諸郡不兩月而集集成
 而公亦召矣或謂白雖天才了不可莊語少剛
 之其庶幾乎會孟曰不然近年甫有此論子美
 退之所不敢聞也詩患不深於情今人地稱脫
 鞅脫鞅直偶然固不自以為高高固不可及彼
 無所擇自不害其超然耳子愛其言有理因復
 識之是集多趙同舍崇登養大所校正咸淳已
 巳三月望天台藪覺民希尹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
 有目連屬正文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宋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 元章貢蕭士贊粹可
 補注 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印是
 頁板心有至大辛亥三月印一條

李陽冰序 寶應元年

樂史後序 咸平元年

翰林李君碣記 劉全白撰 貞元六年

宋敏求題後

曾鞏後序

毛漸跋 元豐三年

李太白年譜 薛仲邕編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小黑口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三十卷 明嘉靖癸卯郭雲鵬刊本

宋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 元章貢蕭士贊粹可

補注

李陽冰序 寶應二年

樂史序 咸平元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士

墓誌 李華撰

墓碣記 劉全白撰

宋敏求題後

曾鞏序

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補遺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唐前劍南節度參謀宣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

外郎賜緋魚袋京兆杜甫 撰宋上誅編

案凡詩十八卷雜著二卷後附遺文九篇為補

遺元稹墓銘附二十卷末均與直齋書錄解題

合蓋即王原叔編定本也杜集以吳若本為最

善此又若本之祖中遇宋諱皆缺筆板心有刻
工姓名如張逢史彥余青吳圭等名蓋從宋雕
本影寫

敘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
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
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名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
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卹獨轉
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
詔許至卹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
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士

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
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稻餉精不給遂
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
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間
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
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參
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
英又代武崔旰殺英又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
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
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歷三年春下峽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三

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沅澧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攝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有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為踳駁傳云召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辭改右衛率府曹傳云道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逢行在詩註云自京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推舟而江陵亂乃游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歷五年正月甫集追酬高蜀州寄詩及別題大歷年者數篇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敘矣蒐哀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卷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二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四

所用險字而橫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小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畜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眾莫之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于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瑒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鑄于版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子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

故舉舉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
 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毛氏手跋曰先君昔年以此編授展曰此杜工
 部集乃王原叔洙本也余借得宋板命蒼頭劉
 臣影寫之其筆畫雖不工然從宋本抄出者今
 世行杜集不可以計數要必以此本為祖也汝
 其識之辰受書而退開卷細讀原叔記云甫集
 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
 者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次乃搜裒中外書九十
 九卷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起太平
 詔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五

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分
 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
 二十卷寶元二年十月記二十卷末有嘉祐四
 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王琪後記此後又有補
 遺六葉其東西兩川說僅存六行而缺其後而
 第十九卷首缺二葉原方知先君所借宋刻乃
 王郡守鏤板於姑蘇郡齋者深可寶也謹什襲
 而藏之後二十餘年吳興買人持宋刻殘本二
 冊來售第一卷僅存首三葉十九卷亦缺二葉
 補遺東西兩川說亦止存六行其行數字數悉

同乃即先君當年所借原本也不覺悲喜交集
 急購得之但不得善書者成此美事且奈何又
 二十餘年有甥王為玉者教導其影宋甚精覓
 舊紙從此本影寫而足成之嗟乎先君當年之
 授此書也豈意後日原本之復來辰之受此書
 也豈料今日原本復入余舍設使書賈歸于他
 室終作敝屣之棄爾縱歸于余而無先君當年
 所授不過等閑殘帙視之爾焉能悉其源委哉
 應是先君有靈不使入他人之手也抄畢記其
 顛末如此歲在己卯重九日隱湖毛辰謹識時
 詔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六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元刊元印本
 宋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 楊蟠觀
 子美畫像詩後有積慶堂刊木印是頁板心有
 至正戊子二月印一條
 新唐書本傳
 杜工部墓誌銘元稹撰
 韓愈詩
 李觀補傳
 王洙序寶元二年

孫僅序

王安石序 皇祐壬辰

胡宗愈序 元祐庚午

魯訔序 紹興癸酉

王琪後記 嘉祐四年

王彥輔增注序 政和三年

鄭印跋

鄭印音義序 紹興辛亥

孫何歐陽修王安石張伯玉楊蟠詩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新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七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殘本六卷 宋刊本

唐杜甫撰

案存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此南宋

粵東刊本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六字小字雙行

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史氏家傳翰

林攷藏書畫圖章宋文長印張燕昌白文方印

知不足齋主人所怡白文方印每卷後有寶慶

乙酉廣東漕司鈐梓朝議大夫廣南東路轉運

判官曾噩承議郎前通判韶州軍州事劉鏞湖

州州學賓辛安中進士陳大信同校勘銜名百

宋一廬所謂九家注杜寶慶漕鈐自有連城蝕
甚勿嫌者只存五十五葉此本尚存六卷亦罕
觀之祕笈也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明刊本

唐杜甫撰

王洙後記 寶元二年

王安石後序 元祐壬辰

胡宗愈序 元祐庚午

蔡夢弼草堂詩箋序曰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

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為歌詩奮乎國

新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八

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伴哀樂交貫揄揚敘

述妙達乎真機美刺箴規該具乎眾體自唐迄

今餘五百年為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

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

斯言矣況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

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

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

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復參校仍用

嘉興魯氏編次先生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每

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

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為若干卷曰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外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已也黃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啟蔡致遠蔡伯世皆為義說其次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九

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欒趙次翁杜脩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為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疑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觀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峰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王右丞文集十卷 宋麻沙刊本 徐健菴舊藏

周尙書右丞贈祕書監王維

顧氏手跋曰此麻沙宋刻王右丞詩文全集十卷道光丙戌歲從藝芸主人借出影寫一部復徧取他本勘其得失雖宋刻亦有誤而不似以後之妄改究為第一也遂題數語於帙端餘文繁不具錄思適居士顧千里

黃氏手跋曰此宋刻王右丞文集十卷二冊頃余友陶蘊輝從都中寄來而得之者也先是蘊輝在蘇時余與商推古書謂讀書敏求記中物須為我購之今茲八月中旬有人自北來者寄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十

我三種書此本而外尙有元刻許丁卯集及宋刻小字本說文來札云王右丞文集即所謂山中一半兩本許丁卯集即所謂校宋板多詩幾大半本可見余留心蒐訪竟熟讀也是翁書以為左券而不負余託惜以物主居奇必與說文并售索直白金百二而余又以說文已置一部不復重出作書復之許以二十六金得此兩書札往返再三竟能如願不特幸余得書之福亦重感余友購書之力也此書作山中一半兩本尙見劉須溪評點元刻止詩六卷見藏周香巖

家香嚴又藏何義門校宋本亦止詩無文雖同
出傳是樓而敘次紊亂字句不同非一本矣十
月十三日毛二榕杯過訪士禮居余知其能識
古書出此相質裕坪并爲余言向見桐鄉金氏
本板刻差大詩中亦作山中一半兩文則無有
也與此更非一本益見此刻最善而余所藏抑
何幸歟客去攜書插架卽跋數語于尾蕘圃黃
丕烈識

又曰嘉慶癸酉中秋後八日偶過五柳居知新
從無錫人買得元刻劉須溪評點王右丞詩卽
借歸與宋刻對其序次悉同擬購之未知許否
也二十四日復翁記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三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卽百宋一歷所謂王
沿進表移氣麻沙秀句半雨風假齒牙者也卷
中有百宋一歷失文長印黃氏丕烈白文方印
復翁白文方印乾學之印白文方印健菴白文
方印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朱文大方印有竹
居朱文方印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仲文氏朱
文方印

唐元次山文集十卷

舊抄本

唐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自序

淇若水序

正德丁丑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

錫山活字本

唐顏真卿

後有行狀

門客田亮撰

碑銘今狐炬述

舊史本傳

新史本傳

劉敞序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
庶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三

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
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
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
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
能偏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
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
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採掇遺逸輯而編之
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
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

書至三萬卷若足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子是以序其意

留元剛後序曰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已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眇然亡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為節義發而為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書

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 事彷彿一二幾於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木自然之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則敬慕不能者蓋重其所先略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

矣觀所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陵陷勢抗言不忌上僕射爭坐位之書詆英父朝恩而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涕憤發萬世而下頹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俛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受替歸北幾至餬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固不如屬狀富貴者之適欲而公論則有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書

馥歿且不朽迺輩聲名與糞壤俱腐禍福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賂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死非死公也乃擠唐于亡也以公之所試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寢尋不復振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所以識者未為公恨而深為唐恨也子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于此本朝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澤滲漉悠

人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以砥礪生民而
家無藏本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
次道集其刻于金石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
乃以史傳請書碑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
參異訂疑摻亡補失其涉於公之筆缺而無攷
則不敢及焉故書遺亡網羅未備尚俟後人按
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有廬陵集十卷
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興集十卷
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為禮儀使有禮儀集十
卷今並逸而不傳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五

楊一清序 嘉靖三年

都穆後序 嘉靖癸未

劉隨州文集十卷外集一卷 明正德刊本 何義門校宋本

隨州刺史劉長卿

湯鑑序 正德十二年

陳清後序 正德丁巳

某氏手跋曰辛未秋從沈穎谷業師假得義門
何先生校本校過其前五卷依南宋書棚本乃
文淵閣殘書也後五卷用馮定遠家藏抄本及
巖天池家抄本互勘兩抄次第與宋本皆合宋

本十行行十八字此本同可見嘉靖以前本猶
可據惜文集未刻入行將抄補之治泉記
自記則用墨筆恐相混也書中圈點非盡義門
又記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 明刊本

隨州刺史劉長卿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八

五

仙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弘治刑本

唐蘇州刺史韋應物撰

韋蘇州唐史不載其行事林寶姓纂云周道遙

公貨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

儀令儀生鑿鑿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

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為性高潔鮮

仙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

已還各得風韻詳其集中詩天寶時扈從遊幸

疑為三衛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

十四年自鄆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

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為滁

州刺史改制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

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其後事迹究尋

無所見肇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

海王江甯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

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以集中事

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本末得非遂止於蘇耶

案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

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亦止此有集十卷而

綴敘猥并非舊次矣今取諸本校定仍所部居

去其雜廁分十五摠類合五百七十一篇題曰

韋蘇州集舊或云古風集別號禮

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欽臣記

韋刺史傳宋沈明遠作註補撰

韋蘇州集十卷 明覆宋乾道刑本

唐韋應物撰

仙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王欽臣序

沈作誥補傳

毘陵集二十卷 舊抄本

唐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

賜紫金魚袋獨孤及撰

李舟序

梁補後序

無名氏手跋曰唐獨孤公毘陵集二十卷祕藏

天府世罕其傳是本為吳文定公在東閣時抄

出以藏於家者也其孫經 府君與貞山給事

為內兄弟給事適得假歸命備書者錄之惜乎
訛舛艱讀知余嗜古書來請校一過余且校且
錄積四旬有二日訖事噫余之用心亦勤矣安
能吾子若孫同余之嗜好而寶之也

蕭茂挺文集一卷 舊抄本

唐蕭穎士撰

李華序

李遐叔文集不分卷 舊抄本

唐李華撰

附梁肅送序祭文顧況祭文

獨孤及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三

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 舊抄本

唐顧況撰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 元至大刊本

唐陸宣公撰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涪熙講筵劄子

唐內相陸宣公實鍾樵李扶輿清淑之氣平生
所志不負天子不負所學雖遭遇德宗時弗克
展布所蘊然忠誠懇惻訓辭深雅崎嶇奉天實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四

資翼贊今其代言奏對家傳人誦自漢賈誼董
仲舒諸賢皆莫之能擬此中朝達治體躋顯仕
者往往祖述以為一代典章信知宣公之文鑿
鑿可見之日用非徒託之空言也今其宅里某
水某丘已難髣髴獨仁義百篇炳如丹青讀其
書尚友其人至今生氣凜凜郡學舊有奏議制
誥凡二十二卷歷歲幾二百亥豕魯魚弗便觀
覽盱眙子中王公來守是邦一廉自律三年政
成提綱學校備殫乃心拘微逋租增鑄祭器陞
繪從祀惠至渥也復念此書字畫漫舛特甚乃
以推官胡公德修家藏善本詳加雠正重新刊
梓以幸多士繼自今使宣公之文復大行于世
其于鄉泮亦與有榮焉敬書卷末以識歲月云
至大辛亥季秋嘉興郡博士厲一鶚拜手書
至大 亥秋教官厲心齋奉總管王公子中命
重新編梓詳加校訂任其責者學正四明陳沆
學錄毗陵蔣鵬孫路稼廬陵易偉也監督直學
張天祐馬天祺學吏程泰孫施去非
案此元嘉興路學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
字卷中有朱文石氏朱文方印華亭朱氏白文

方印芷齋圖籍朱文方印三間草堂朱文方印
香圃所藏白文方印忠宣第三十七世孫朱文
方印張載華印朱文方印佩兼朱文方印

唐宣公制誥十卷奏草七卷奏議七卷 明仿宋本

唐陸 講撰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 明正德刊本

唐陸 講撰

權德輿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五

蘇軾進奏議劄子

淳熙講筵劄子

權載之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唐權德輿 撰

楊嗣復序

昌黎先生集殘本十卷 北宋刊本 張敦仁舊藏

唐韓愈 撰 門人李漢編

李漢序

案百宋一屢賦注云殘本小字昌黎集每半頁
十一行行二十字所存卷一至十字畫方勁而

未有注當是北宋槧本者即此本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
卷遺文一卷 宋麻沙刊本 周九松舊藏

唐韓愈 撰 晦庵先生考異留耕王先生音釋

朱子序

郡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異而音
辨則舊所刻也初讀者未免求之音辨質諸校
本既字不盡同且音訛字多缺此書有集注有
補注有辨證有全解音通句釋引物連類雖若
加詳而於本文間亦抵牾余頗病之今悉從校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六

本更定音訓因旁摭諸家注解勘本文用事者
枚舉而記其凡有未備則訪諸士友博極此書
者併記之意其間缺逸尚多也昔黃太史有云
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竊謂必盡所云而後
可讀二文公之書過不自料附所嘗記錄於逐
卷之左而空其下方以待來者竄釋莫更相緝
續於音辯或有補云寶慶三年季夏既望承議
郎特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王
伯大謹書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十六行每行二十三字

大黑口卷中有周良金印朱文方印毘陵周氏
九松迂叟藏書記朱文長印此書明覆本甚多
行款皆同此則宋刊本也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集傳一卷
明東雅堂刊本

唐韓愈撰

李漢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
遺文一卷 明正統刊本

唐韓愈撰

晦菴朱先生考異留耕王先生音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七

朱子序

王伯大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二十卷外集五卷集傳一卷
遺文一卷 明成化刊本

唐韓愈撰

朱子序

王伯大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
遺文一卷 吳兔牀臨黃山谷吳履齋批點本

唐韓愈撰

門人李漢編集

朱子序 慶元丁巳

朱吾弼序 萬曆三十三年

吳氏手跋曰秀水王元啟讀韓記疑云明新安

朱崇沐刊是書脫多因其行世最廣故特據此

詳校俾讀者攷焉據王說是此本誠未為善本

暇日當以王記覆核之

韓集舉正四卷 抄本

宋方崧卿撰

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目錄一卷外集一卷附

錄五卷增攷年譜一卷崧卿試郡嶺麓間日居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八

多課其餘力獲從事於斯常念韓氏舊集世已

罕傳歲月既久則散逸殆近撫拾其僅存者

稽而正之以還舊觀亦討古之一助也第惟淺

識謾問管窺自信源流不白何以傳諸人因復

次其異同記其譌舛之自為舉正十卷使人開

卷知所自擇而韓氏義例亦粗見於綱領中噫

一代文宗膾炙人口相傳以熟莫覺其譌陋學

苦心儻識者補其遺繆清熙己酉二月朔日甫

陽方崧卿書

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集傳

一卷新舊附錄五卷 明郭雲鵬刊本

唐柳宗元撰

劉禹錫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德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詡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寔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登唐德於盛漢之表茂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嘗病柳不全見於世出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九

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陸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鼠過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資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几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

之藏書也後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剽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壓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

己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序

沈晦四明新本後序 政和五年

李禱柳州舊本後序 紹興四年

李石題後

韓醅記後 清熙丁酉

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年譜一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 未刊本 述古堂舊藏

唐柳宗元撰 南城先生童宗說注釋新安先生張敬頤音辨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劉禹錫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目且棍吾喙也開卷必與篇韻俱檢閱反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二書釋音如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

不使老眼至滯山郡齋屬廣文是正將大其刻以傳學者一廣文攜音訓數帙示余曰昌黎文有江山祝充音義既反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子厚集諸家音義不稱是自詭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余寔濫觴權輿是書者序引其意詎敢以語言不工爲解自小學不與六書罔詔學者平日簡牘間頗有不分點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斷以字學名世者未免斯弊若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況下二子者耶甚者以弄璋爲慶伏臘爲獵金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十一

根爲銀至於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清濁者幾何人哉惟柳州內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貫穿經史輻輳傳記諸子百家庶初碑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韓文不啻倍蓰非博學多識前言者未易訓釋也廣文中乙丑年甲科恬於進取尙淹濫調生不用心於內不求諸外遂能會粹所長成一家言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矣非刻意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也廣文諱緯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乾道三年十二月吳郡陸之淵書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卷中有花笑廬藏朱文長印劉榮所藏朱文長印噴琴山館珍藏朱文方印劉榮字疏雨烏程人見南潯志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述古堂影宋本

唐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尙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尙書劉禹錫撰

案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格闕有述古堂三字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舊抄本

唐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尙書兼太子賓客贈兵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十一

部尙書劉禹錫撰

黎民表刻版序 萬曆二年

劉賓客外集十卷 明抄本 項墨林舊藏

唐劉禹錫撰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明刊本 汲古閣舊藏

唐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尙書兼太子賓客贈兵

部尙書劉禹錫撰 板心題中山集

黎民表序

呂和叔文集十卷 舊抄本

唐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撰 後附柳宗元誄

劉禹錫序

呂和叔文集十卷 影寫宋刊本 馮已蒼校

唐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撰 後附柳宗元誄

劉禹錫序

馮氏手跋曰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

齋借得前五卷戊辰歲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

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因棄置久之越

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為余錄之因取英華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三

文粹所載者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

正月盡日識孱守居士

又曰凡行間所注某作某俱愚所校此本則一

照宋本抄寫第二卷間帖以下十五首宋本所

無案陳解元柵本增入

張司業集不分卷 舊抄本

唐張籍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輯

唐李文公集十八卷 明成化刊本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翱字習

之撰

何宜序 成化乙未

歐陽行周集十卷 舊抄本 何義門校本

唐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晉江歐陽詹字

行周撰

李貽孫序

何氏手跋曰康熙己丑重陽前一日從內弟吳

業臣借得所收葉文莊公家本抄手校改政數

處葉本與此亦互有得失俟訪得宋雕及他藏

書家善本當再校之行周文尚當為李元賓之

亞然其諸序固未減梁補缺特不宜於多爾昆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四

湖舟中義門焯記

顧氏手跋曰何校葉抄多雜糅而何自下已意

語多不確即如第五卷韓城西尉廳云列縣出

於千乃文集最妙處文苑英華八百六文粹七

十三於千上多五字皆大誤舊唐志貞觀十三

年定簿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新唐志開元二十

八年戶部帳縣千五百七十三行周此記作於

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缺不得

反有五千縣之多甚明矣宜據集刪苑粹衍字

而義門反以添集何耶姑舉一條用貽後之覽

斯者貴乎心知其意若尋行數墨恐縱遇善本
仍有必不得之病也元和顧千里澗蘋識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明刊本

唐 歐陽詹字行周 **撰**

李貽孫序

孟東野詩集十卷 毛氏影寫宋刊本

唐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撰**

東野詩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
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

宋 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五

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成池集二卷
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為編帙雜錄之家家自異
今總括遺逸擿去重複若體製類者得五百一
十一篇釐別樂府感興詠懷游適居處行役紀
贈懷寄酬答送別詠物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
又以贊書二系于後合十卷嗣有所得當次第
益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章於時此不著云集
賢校理常山宋敏求題

案此毛氏影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
心有刻工姓名及字數卷中有宋本朱文腰圍

印用字朱文圓印毛晉私印朱文方印子晉朱
文方印毛辰之印朱文方印芥季朱文方印虞
山毛晉朱文方印汲古得修綆朱文長印子晉
書印朱文方印宋序後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
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

孟東野詩集十卷附聯句 明嘉靖刊本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武康孟郊
著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詩以名家余謂
永明接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

宋 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六

出江南東野交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
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
陶淵明詩為晉宋大家數然宋永初以後每有
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性也約
仕宋仕齊宋元之末探西邸密意詔書出懷中
夙備無遺缺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
視行險溪曲泊無宦情奪俸不慍一寒到死不
隨逐酒壚餅肆間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
今保有孟保井有孟井人亡物改竹陶水深過
之清風爽然使人脫酒於世味之外余始來為

令急符檄卒晝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及化懷
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趣尚風流有苦
學如正曜者因與其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錢
諸梓且併論沈孟言德大概使尚友觀焉景定
壬戌天台國材成德序

秦禾序 嘉靖丙辰

長江集十卷 陸敕先校宋本

唐司戶參軍賈島浪仙撰

唐宣宗賜賈島墨敕

右大中墨敕九十四字舊刻石祠堂中唐書作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七

傳云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
州司倉遷司戶參軍墓誌亦記罹飛謗解褐責
授長江簿會昌癸亥終於普州官舍蘇絳當時
人誌必不差據言載武宗時謫去尤非也然則
大中恐是大和字今不敢輒改以俟知者辨之
王遠謹跋

後序曰浪軒以詩鳴世傑出於貞元元和文章
極盛之後孟郊死為之不已其詩與郊分鑿並
馳峭直刻深騰燕客思春愁秋怨讀之令人愛
其工憐其志如聽燕趙之悲歌蛾眉之曼聲秦

楚之哭荆山之泣也大抵士之不遇阨窮罹謗
謫鬱頓挫身可擯而志不可奪勢可墜而氣不
可屈及其發也有至於怒髮裂眦而不可捦者
故行吟澤畔仰天嗚嗚欲其為和鸞佩旗之音
不可得也子每讀二子之詩而悲之又嘗見韓
吏部所贈之篇極道其騫涵滂葩低昂舒慘引
而發之將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譬之鴻鵠羽翼
既成必假天風始致千里東野與吏部聯句之
作聞見層出物迎縷解欲罷不能人無異論浪
仙攜新文詣韓公途中云袖有新詩成欲見張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六

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
願變蓬草然則士有未効之用身在無譽之間
非附青雲之士何以成名哉二子所以拳拳於
韓門而不去韓公亦以樂得天下英材與之周
旋而不倦也此又不可不知也浪仙范陽人數
千里貶官佐邑於此遷普州司倉參軍以卒猶
曰其平生詩曰長江集蓋仲卿之志在於桐鄉
意其千秋百世之後精爽靈游長在乎明月之
山凡水之涓也邑有祠堂典刑依然前主簿幽
游君虞臣好古攻書採他山之石為十五碑盡

書其三百七十九篇未訖工而去子倦游就養
子舍適縣尹嘉祥衛君京督成其事因以舊傳
墨制及蘇絳所撰墓志銘唐書本傳與韓公昌
黎送行詩併刻之本末備具可爲無窮之傳以後
序見囑復取僕初到縣謁君祠堂之詩繼之將
俟知者一觀焉紹興二年壬子歲閏四月辛卯
朔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平陽王遠序
無名氏跋曰辛巳除夕假葉鼎卿鈔安愚道人
寫宋刻本校勘正甚多可稱善本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 明仿宋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九

唐普州司倉參軍范陽賈島浪仙

薛許昌詩集十卷 陸勅先校本

唐許昌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薛能太拙
文章之興惟深于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泐行
事之迹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下情直
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
不仁者懼彰是球過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
心目發典籍之英華者也洎詩人失正採詩官
廢淫詞媿唱半成詭談後世作者雖欲立言存
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逸民

終老就翫搜難抉奇時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
翻爲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卑不能造語思拙
困於象物興詠違于事情諷誦生於喜怒以此
校之果無用也其才淺劣尤者體盜人意用爲
已工銜氣揚聲略無愧恥嗚呼風雅道衰若是
之甚與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尙率以
治世爲本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旣奇意在
言外謂才俊之偉也蹂躪時事聚爲國風謂風
流之至也貴農賤霸資爲心術苟引而伸之豈
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業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十

用休唐德下衰薛侯其已矣夫世議自伐寡於
謙稱胡不云主道之遇乎往往逸韻流入鄭聲
如吳姬并洛歌人等詞傳人間未易刪去知言
之愛掩覆無山蟻鼠之缺白圭之玷也斯言之
失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迹可不慎與薛君詩千
餘篇小得全本咸平癸卯年余移自咸鎬再蒞
三川歲稔民和公中事簡會同列引滿酬詩因
議近代作者合出薛集僅將十本五言七言二
韵至一百韵凡得四百十八篇爰命通理大常
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節度推官韋宿

從長參校依舊本例編爲十卷授書者雕印
行用字未盡精篇亦頗略與夫世傳訛本深有
可觀是年乙巳秋八月 日樞密直學士尙書
刑部侍郎知益州兼兵馬鈐轄張詠序

薛太拙以吟咏自負如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
無私白日間青春背我亭亭去白髮欺人故故
生常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等句皆
膾炙眾口久矣今得其全集觀之則累句亦不
少太拙日賦一詩得之太易乏月煨年煉之功
故精粗各半爾暇日因取其瑕類之作刪去之

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圭

獨取全美者得二百三十章俾兒輩錄之藏翠
山書院或者告予去取太嚴予應之曰古詩風
賦比興雅頌之作猶經刪削何獨於太拙之作
而不可掩惡而揚善於太拙亦何負云紹興改
元山陰陸榮望跋

無名氏跋曰歲乙未有以毛校抄舊本許昌集
求售者爲靜軒弟意所欲讓歸之今秋得汲古
刊本乃從靜軒處取而校之并補鈔原序跋凡
五紙毛鈔本前後均有毛子九讀書記方印卷
一首葉鳳苞二字圓方兩小印又有宋本二字

稍員印但未識當時既有佳本何以不取付刻
也妙道人記

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九

圭

頤宋樓藏書志卷七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

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 影寫宋刊本

唐隴西李賀

杜牧序

黃氏手跋曰余藏唐人集不下百餘種舊刻名

鈔都備卽同一集而藏書之家有異亦在所收

故種更多也頃書友鄭益借袖此舊鈔李賀歌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詩編一冊遺余識是馮氏藏本檢所藏尚缺此

種急收之馮所藏唐集已有一二種行款圖章

卻不相類知抄各有本其藏亦非一人也乙丑

夏蕘翁記

又曰戊辰夏從經義齋得舊刻本較此多至元

丁丑宏治壬戌二序當是明翻元刻也分卷雖

同標題序次略異卽字句亦間有不同稍暇當

參校之讀書敏求記載鮑欽止家本此殆近之

復翁識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明刊本

唐李賀撰宋西泉吳正子箋注

杜牧序

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 舊抄本

唐盧仝撰

陸焞跋

重刊絳守居園池記一卷 明刊本

唐樊宗師撰 儼陽趙仁舉注金華吳師道正誤

補遺

孫冲序曰長慶中樊宗師爲絳州刺史嘗作絳

守居園池記其詞句甚隱僻不自冲在京師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得此文頗與同人商推卒不能果然詳其意旨

句讀樊宗師又爲皇唐名士不知當時負此文

走人門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

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如此退之文

集中有答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爲文不與

世相上下故喻以齊王好竿商負瑟而干之又

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

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又變其體使有聲韻耦

對唐享年尤遠緣是鼓而成風其間忽有韓愈

獨與張藉皇甫湜李翱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

亦大為當時眾口所擯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愈氏為文者往往失其旨則汨沒為人所鄙笑今則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為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文而須口說之也是知身死則文隨而沒矣於學古也何有哉咸平六年七月冲奉詔為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椎缺因熟讀及遊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竇花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三

木堤原川河井閭墻墉門戶凡為宗師筆紀處所者雖與舊多徙移然歷歷可見猶視其文未能過半樊之記有亭曰側漣曰香曰新曰望月曰栢有塘曰蒼塘有堤曰風堤有原曰鼈蟻原名也冲登城西與北引望所謂黃原映天汾水鉤帶者在其記又得一二其亭為今之所存者惟香亭與望月焉按其去處又非舊也其餘皆非當時所名者也得非遭梁周間鎮是郡者或因循改易也蒼塘堙沒矣風堤鼈蟻原雖問老

吏故氓是非難校今之亭有東南者曰四望居高臺臨鄜市可四望也依斛律光廟之東曰望京據北曰香香之西北曰會賓前垂岸之下連栢陰曰水簾池之中曰水心跨昂橋歷虎豹門而西曰曲水既北少西夾池曰望月又此限篠竹溝水曰禮賢且西密梨園曰感恩南對遠引曰射圃可以習射也前畦蔬夏花新竹三四本後歷隄屈律西北來竇水上走別一亭曰姑射西北正與姑射山相對最居北城上西連廢門臺樓東北可用覽人家依崖壑列屋高下水竹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四

葩花老棗騎桑陰密鬱邃磴響激流引溉蔬圃環折紫帶尤可登望今題二亭曰浩氣菡萏皆北嚮浩氣連仁壽廟後當公退時可逍遙養浩然之氣也菡萏菡萏虎豹門其下皆芙蓉菡萏也今之亭既異於樊文且多焉其餘渠竇引泐花本蔭滋歲久且古與記舛訛不可驗矣記之易解者在其文曰西南有門曰虎豹其門猶在左畫虎鼓怒抉力呀而入立所謂萬力千氣畫伏地電火雷風黑山石胡人鬚黃帶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鞬櫛縠悉如記白豹玄斑焉皆非故

物也亦後來好事者圖之又曰考其亭臺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指可創起處如此不可數處俾人再三讀之可曉其理如曰水本于正平軌正平帶郭縣也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梁軌爲臨汾令臨汾卽正平也十八年改正平焉軌字世藝材令也忠州民井涵生物瘠瘦因鑿山原曰北三十里引古水圖經云鼓堆水地缺絕經濠坎則續之以槽穿城墉入衙注也別分走街衙于陌汨汨然鳴激溝渠又溉灌畦町訖入於汾河其文多如此

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五

類政欲使人昏迷往往莫辨其理頃縣前有梁軌遺記熟見其蹟則知水本於正平軌由此而發語也餘無遺據則皆莫能知鳴戲文者道之車輿也欲道之不泥在文之中正秦世以前指而不瀆炎漢之間煥而不雜逮魏與晉稍稍侵害自茲而下歐而折脊隋唐以來壁爲二途既不相近頗甚攻毀夫聖人文章若八卦象繇爻象之體雖不膚淺然聖人之文終能傳解孔子繫辭則皎然流暢其詩書禮樂之文披之皆可無意是聖人於文章本在達意垂法而已不必

須奇怪而難入也由經書外子史百家之言固可通導獨楊雄太玄準易而爲之當時之人或不肯一覽故文章在乎正而不雜但如兩漢風骨則仲尼周公復出固無所嫌也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常念園池記旣歷年歲惜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傳其文中舍世爲儒家故弟起居郎直昭文館望博古有文章愛急救民病竭力吏道因滯外使連漕運數道咸平六年四月死王事於河北是以中舍常喜人有名於世故拂拭樊刺史所爲記俾不墜沒

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六

亦大好事者也冲略而序之冀後來者知文之指歸冲通治晉州時嘗與晉守何公亮書論樊宗師所爲文章何以書答冲剖析尤見爲文之深信其二書今亦刊之記後景德元年九月五日序
韓子誌樊紹述墓謂紹述有所著書總六十卷雜文總三百十一篇詩七百十九首今皆亡矣近世謂紹述文之存者僅一卷亦未之見也惟絳守居園池記獨傳艱深險怪殆不可讀豈紹述之文盡若是而此篇以拔乎萃而能久邪以

獨奇而為志怪者所寶友得久邪往年余得是文而讀之強為之句而多所未解及觀吳君正傳補正趙氏注釋始得究其名義然徐而誦之意若猶有疑者因重句之而疏其說於右方將復正於吳君焉愚嘗謂六籍之下盡文章之妙正無過於孟子奇無過於莊周周雖外於聖人而其學則自有所本汪洋自恣之辭皆出於是豈徒尚奇偏而已哉紹述之辭深矣探其本或未也雖然亦豈易至哉其間有精到之語皆蕩滌塵滓採掇菁華可但以險怪目之乎文章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七

法固不在是但取其怪以資笑談亦過矣延祐庚申四月十日金華許謙書
泰定丁卯予在宣城得趙氏注園池記刊本大德中知晉州日翰林徐公瑄閻公復所為序引者讀之與向所見抄本多異凡予所補正者往往增改而猶恨其有未盡也因以其本復加刊定篇中諸亭名元注未之考向略考見其端而許君按據文勢辨正條理悉以圈抹著之皆與今改注合竊伏精鑑俾存而弗削焉吁自子始校此文逮今二十年參之見聞屢經竄易計今

尚未得為定稿也區區窮猶若是况乎聖經賢傳之奧而欲以一見了之不亦舛乎併書以自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吳師道識

辭尚質質則氣完輕重高下疾徐之節安則喜怒哀樂愛惡之情展夫惟知道之士含和而吐華辭盛致腴不煩繩削而正奇可師也故唐虞君臣之言渾渾如也夏商周之言皎如也秦漢之言振振如也雖粹駁清厚之氣人有不同因其才之所至皆足以自名一家本乎質故也漢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八

中葉以降辭益落爰始滌為浮輕側纖拘為俚俗矯為峭蕘辭人人殊去古日遠氣卑則言不振質不足故也唐繼古制世平而聲和在貞觀永徽時則岑文本魏徵虞世南褚遂良滌其源在垂拱開元時則陳子昂張說九齡蕭穎士李華導其流在大曆興元時則獨孤及梁肅權德輿揚其波辭稍振矣然去秦漢人所矣猶遠蓋其力僅僅及是奔趨赴則僅至貞元元和時韓愈氏作大放厥辭力復于古雖正奇迭用而一本乎質用能奄有秦漢追商周而視之辭乎復

此其始也時有河東柳宗元辭始今古犬牙厠
陳張梁權間泊左官牢愁思益專辭益振破觚
斷雕窮眇回僭傑然與韓辭相上下唐世言文
章者稱韓柳焉于時隴西李翱慕愈而効之振
策而驅之然不敢異之也故史稱翱爲文尙氣
質卒得與韓同謚贊皇李德裕作文論亦言文
主氣質辭雖未至識則精詣不羣南陽樊宗師
與韓柳氏亦同時又相好也視二氏之逸駕絕
足瞠乎若恐後之將掉鞅爭先則力之不能及
欲頽仰襲公則恥爲之下於是瘁心竭液恢詭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九

險僻務奇以掩之此誠不可陵出其右而祇喪
厥質氣不完者其辭弊固其所也宗師之辭夥
矣惟絳守居園池記獨傳怪之尤者然其形陞
名物足以辨方考志清言雅趣足以摹寫光景
好古博雅之士存之而不廢也其辭義句讀不
可易知自宋以來作訓故者數家往往探討疲
而乖外眾金華吳君正傳始取趙氏註補其闕
而正其訛白雲先生高陽許君益之又從而審
辨之繇是文義明而句讀別夫二君之於學窮
六籍之菁華明百氏之邪正時其整暇而游豫

屬之豈大章咸池桑林之舞既高張宮庭既闐
而慨釋之而夷侏之音巴渝之曲亦充備下陳
者與且樊氏之失二君既培而明之其間可採
摭如鄉予所云者亦不忍遽弃也古也有志君
子之取善也博以周予於二君見之矣東陽張
樞云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沈亞之下賢

無名氏序曰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
振于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十

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
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
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
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游韓愈門李
賀許其工爲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
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于
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
句十有二三頃得善本再加校覆皆得其正恐
其藏于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其其玩釋因欲
命工刻鏤以廣其傳惜乎志有待而未能也元

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唐沈亞之撰

無名氏跋 元祐丙寅

葉氏手跋曰崇禎戊寅從閭門坊中得沈亞之集舊人鈔本才取歸為從兄林宗借去經載相索以本見償其原本則乾沒矣近來林宗物故書籍星散宋元刻本盡廢於狂童敗婦之手所謂舊抄者已不可知矣此書幸歸於我庶延幾年之存閒窗整理書籍復為裝治老友馮定遠

師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十一

嘗謂予曰唐至元和文章大盛韓柳元白之外劉夢得沈亞之皇甫持正李習之李元賓皆表表者予亦以為然其中惟元賓集未暇鈔錄餘皆有善本後人勿或輕棄較林宗之後斯大望也然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不若林宗其書籍必不若林宗死後之慘為子孫者當慎守之以副弓冶之志焉皆康熙戊申歲洞庭葉萬字石君識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明刊藍印

唐李德裕撰

鄭亞序

闕名後序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略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

師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十二

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拆王庭奏之兗而奪之氣胷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為心盡之則為性持之則為志養之則為氣存之則為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為功烈寓之言語則為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為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為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聖碑以記之其文集之

行於世者又鉅本於魏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
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上佛屋之
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
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
興已卯冬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嘗訪
韓李遺集而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下缺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明刊本

唐李德裕撰

鄭亞序

後序闕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十三

葉氏手跋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張孟恭所藏

蘇州文衡山宋本校洞庭葉石君記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舊抄本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撰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嘉靖壬子董氏覆宋本 葉石君錄錢某校宋

唐元稹撰

建安劉麟應禮序曰新唐書藝文志載其當時
君臣所撰著文集篇目甚多太宗集四十卷至
武后垂拱集百卷今皆弗傳其餘名公鉅人之

文所傳蓋十一二爾如梁苑文類會昌一品鳳
池藁草笠澤叢書經緯穴餘遺榮霧居見於集
錄所稱道者毋慮數百家今之所見者僅十數
家而已以是知唐人之文亡逸者多矣嗚呼樵
夫牧叟詭異怪誕之說鬼神幻惑不根之言時
時萃爲一書以詒好事者觀覽至於士君子道
德仁義之文經國濟時之論乃或沉沒無聞豈
不惜哉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間觀其所
論奏莫不切當時務詔誥歌詞自成一家非大
手筆曷臻是哉其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亦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十四

顯唯嗜書者時時傳錄不亦甚可惜乎僕之先
子尤愛其文嘗手自抄寫曉夕玩味稱歎不已
蓋惜其文之工而傳之不久且遠也迺者因閱
手澤悲不自勝謹募工刊行庶幾元氏之文因
先子復傳於世斯文舊亡其序第冠以新唐書
微之本傳則微之之於文其所造之淺深可槩
見矣宣和甲辰仲夏晦日序

楊氏手跋曰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
癸卯鎮越大和己酉召還坐嘯是邦閱六寒暑
今種山之喬木數十百章豈亦有甘棠存其間

乎橫空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則其州宅之卒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當時謂之元和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謂蘭亭絕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微之嘗彙其詩為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宏順屬對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五

穩切者為律詩以七言五言為兩體稍存奇興與風為流及為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為題畫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恠艷者為豔詩今古兩體其自敘如此今之所編頗又律呂舛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白才名相埒樂天守吳財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郡許久其書獨闕可乎子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餘年矣乃求而刻之略能隲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為公次也書成寘之蓬萊閣乾道四年歲在戊子二月二十四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

大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鄱陽郡公洪适景伯書

宏治元年從對門陸進士士脩借至命筆生徐宗器摸錄原本未畢士脩赴都來別索之甚促所餘十弓幾于不成幸竟留之遂此深願九月二十五日始克裝就藏于鴈蕩村舍之臥讀齋中永為珍玩且近又借得白氏集亦方在錄可謂聯珠並秀合璧同輝楊循吉君謙父錢氏手跋曰微之集舊得楊君謙鈔本行間多空字後得宋刻本張子昭所藏始知楊氏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六

空字皆宋本歲久漫滅處君謙承其舊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獨于空闕字樣皆妄意揣摩填補如首行思歸樂原空兩字妄增云我作思歸樂文義違背殊不可通此本流傳日廣後人雖患其譌而無從是正且可慨也亂後余在燕都于南城廢殿得元集殘本而所闕誤一一完好暇日援筆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體微之集殘闕四百餘年一旦復完寶玉大弓其猶有歸魯之徵乎戊子五月東吳蒙叟識

葉氏手跋曰元氏長慶集一百五世傳止六十卷係宋洪景伯刊本其間脫落差謬頗廣虞山太史得宋刻本校正因借嗜讀已亥夏五洞庭葉石君識

姚少監文集五卷 舊抄本 黃楚圖舊藏

唐 秘書監杭州刺史姚合撰

黃氏手跋曰此姚少監詩集五卷殘宋本亦出郡城陸西屏家向為翰林國史院官書余所得殘宋本二劉文集板刻正與此同西屏家物也此後出周香巖歸之因借而命門僕影抄俾與

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七

二劉並藏焉甲子小春月萬壽日裝成并記黃

丕烈

溫庭筠詩集五卷 明抄本 毛豹孫舊藏

唐 溫飛卿撰

丁卯集二卷 影寫宋刊本

唐 鄆州刺史許惲撰

案吳門黃孝廉百宋一屬賦有南宋臨安府睦親坊陳宅刊本丁卯集二卷每半頁十行每行十八字此本行款字數皆同當從宋本影寫

周賀詩集一卷 影寫宋刊本

唐 周賀撰

葉林宗手跋曰紀事云周賀東維人少從浮圖法即清寒也遇姚合而近易名藝文志云詩一卷然未見傳本顧茂倫唐詩英華選賀詩七首有贈厲玄侍御一首此集又不載未知茂倫從何錄也此本亦藏茂倫家末後有臨安府柵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細字一行確是宋板余遂借歸手抄於松風書屋

碧雲集三卷 寫影宋刊本

唐 登仕郎守新淦縣令知鎮事賜緋魚袋李中

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六

目後有臨安府柵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

鋪印一行

孟賓于序

李文山詩集三卷 明刊本

唐 李羣玉撰

進詩表

延英口宣勅旨

大學士僕射令狐綯薦狀

制詞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臣 令狐綯宣奉

司勳郎中知制誥鄭處約行

唐劉蛻集六卷 明抄本

唐劉蛻撰

熊文舉序

吳騂序 天啟甲子

孫可之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孫樵撰

自序

王鏊序 正德丁丑

王諤跋 正德丁丑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唐皮日休文數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皮日休 **撰**

自序 咸通丙戌

柳開序曰讀皮子文其目曰數几數者澤也又

曰淵數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

數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陰宋孟諸楚雲夢吳

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為

數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

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

天地矣子謂皮子之名數也疑為以其文之眾

作之數也又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

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為數也是文之類雖不同

而曰數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數雖

異而摠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數也

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

其數之為意也霍山為賦之數首陽為碑之數

隋鼎為銘之數易商君傳為讚之數周昌相趙

為論之數陵母為頌之數心為箴之數移成均

博士為書之數三差為詩之數數之于文不可

盡舉 若九賦十原決 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也 謂賦下 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文之

數也孰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

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袁表題後 正德庚辰

文標集三卷 舊抄本

唐盧肇撰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

昌二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

刺史歿後三百年郡人許表集其遺文僅百篇

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

海潮賦漢隄詩新廟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雲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于劉松宜陽集得闕城碑震山記于古廟欵岩中得劔贊于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祖擇之梅聖俞諸公虛石題詠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五

樓本于郡庠以貽承久又論其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材故其爲文馳騁上下儼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再主制柄炙手可熱于發廷試第一稍自求顯何嘗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于形勢之途迨咸通初通籍金闈出任牧守獻賦進狀結知九重雖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大用然比于阿附而得富貴至于失勢頓挫一

跌而不振者蓋有間矣則子發雖入宦亦何足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虛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驚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學者不志于古人則已儻有志焉舍子發其誰與歸宋紹興庚辰袁州教授南城童宗說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

五

南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五

正刊校正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舊抄

木 吳兔牀舊藏

唐陸龜蒙撰

自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一

蕤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

與張搏一作

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

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議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

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

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

下日疾終贈左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

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唯松陵集盛行笠澤叢

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此之篋笥以私一

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

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大

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鄂人樊開題

子與 趙荆門同官金陵暇日為子言曩宰松

陵始末甚悉且喜其景物之美而風俗之尤厚

也子以其年幸改秩遂承乏焉首詢耆老前此

為令之有遺愛于民者

輦感具以告

且云近趙君愛

率登初驛路自南門

直北歲夫

壞者子又因名言為君隨

君書言子既修子廢以惠今人

抑而未伸者子盍念之則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二

則叢書之闕誤故也且錄示川本

王且併刊之時方困板又縣治弊

不能蔽風雨小河久合疏道三橋日朽就頽與

凡祠宇館驛類亡且悉甚日督理不暇給日視

因循期月君遺書緘紙弊中百

刊修費予既羨 君之暇裕而

不敏

也乃請學職韓君公

君有才

其

事以蜀本訂正一千餘字

見聞

考證一百餘字餘疑

存之

目求予既語予固不敢

故書君諱

善著字國詔

九月

日二

山土益祥跋

右笠澤叢書五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吳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然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豈猶有待後歟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于樊開則爲文集序朱表則又爲文集後序然皆不出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以後不惟士氣萎蕪文章亦與時高下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三

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悼已也慷慨論列非求知也特已積之厚而發之崇身之窮則言之暢也願其志不能不達于廟朝之崇深又不能自暴著于天下四海隱釣在下而山林江海蛟鯨蛇虎吞噬肆毒士幾無以容其身先生牛衣之所呻吟鸚埴之所歎恨者豈爲流連光景陶寫性情之具哉特以先王之澤更大亂而猶存故雖一嘆一蹙不忘愛君憂國之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然又見于六籍之隳全則亦何以臻此也惠原距先生歿幾五百年

門緒衰落既爲編毗然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

見之所開沃粗能立于士君子之列私自惟念

先生既明春秋宜有論說然當亂世學校廢經

術熄故其書不傳今清朝右文既以書院祀先

生于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以

行于世而叢書雖板刻于宋元符間然而蕪沒

久矣今而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其之也夫

先生之于經術學者既皆見夫春秋之所討索

者矣然因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則其卓然

于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區一隱淪之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四

士而已哉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歲次庚辰七月一日十一世孫惠原百拜謹題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于道而不悖然後

無愧于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

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

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攷

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完而志直言辨

而意深一歸于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

循于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衮既

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正刊之于板俾

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于其志節將有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毘陵朱衮記

吳氏手跋曰笠澤叢書世鈔善本也久矣昔王
阮亭司寇酷愛此書嘗從黃俞邵徵君借抄所
謂金陵併肆本也其後又得毛斧季寄本所謂
都元敬刊本也書皆四卷相傳出白天隨子手
編都本校黃本不同者惟多王益祥跋少憶白
菊閑吟二絕句及丙丁二集中篇章前後少異
耳近時三吳顧氏有刊本紙墨雖精好而亥豕
舛錯殊甚亦無王益祥跋似從黃本翻雕者予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五

恒欲訪求善本是正而未果緣欲嘗言郁君陸
宣收藏抄本最佳秋日因借過郁君東軒軒借
得視顧本洵善後有王益祥跋已缺七十餘字
省其篇章次第似據都本傳錄者但不見南濠
跋耳校畢復出予拜經樓所有舊人鈔本覆校
始知前本字句間為後人率意竄改正復不少
予此本真希世之珍也惜阮亭司寇不及見矣
按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叢書為甲乙丙丁詩文
雜編政和中朱衮刊於吳江補遺一卷用蜀本
贈人又云蜀本七卷元符中鄭人樊開所序此

本正七卷第八卷為補遺又不知出自誰手視
顧本少古近體詩十二首送小鷄山樵人序及
樊朱諸人序跋合諸樊序所云八十餘篇者則
定為蜀本無疑惜卷尾零落未親經自散爰去
其者以下缺五歌序一首亦缺然而世無都本
已不知黃本之紕繆若此又孰知尚有蜀本者
存於今日以佳二本之失屈指自樊氏為序以
來已閱六百七十餘載豈非所謂在在處處有
神物護持者耶本傳云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
輯禡刊正予重都君之誼就所借本手為校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六

而歸焉夫亦甫里先生之教也乾隆甲午冬日
海甯州吳騫識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舊抄本 何義門校

平原陸龜蒙

何氏手跋曰此冊丙寅歲大人從江右雜書中
攜歸以其脫誤難讀久置敝篋中已丑適從虞
山錢氏借得馮已蒼所傳元板佳本因取而改
竄以示後人使知鈔本之不足據有如此者若
能細心淨寫一本便自可讀亦不負吾區區
比之意也焯記

又曰此書別有編爲八卷者以自序觀之則此四卷者乃舊次八卷分雜著與詩而二之則非不類不比矣或謂八卷乃宋刻殆耳學也焯又記

吳氏手跋曰按陳振孫云叢書七卷補遺一卷乃樊開所序是爲蜀本然則宋刻有四卷者亦有八卷者未可盡以爲耳學也騫又記

又曰乾隆丁酉夏日海昌吳騫借錄一過叢書至多舛誤予嘗廣求善本互相契勘至此凡七校矣常欲別刊一本以救近時江都吳下二刻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七

乙失未審何時得遂斯願也

甫里先生集二十卷

明刊本

徐興公舊藏

唐笠澤陸龜蒙魯望著

漢而下史錄諸家名集其殘缺不完失滅不可見如歐陽公所歎者不知其幾百氏也方其存時或託之交游授之門人付之孫子豈不欲其必傳傳之必遠要之皆不可必其間方有出于破囊敗度之中幾廢而幸存若子雲不必侯芭太白不必陽冰退之不必李漢子厚不必禹錫千載而後往往不期而得之是豈偶然者甫里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八

先生之沒去今幾百載矣遺稿所存僅有松陵笠澤二書其詩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塗竄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爾常以棄珠遺璧爲恨今吳江葉君茵乃作意掇拾而裒益之懇懇勤勤若褚先生之于史記張處度之于沖虛經網羅放失將必有續得而未已者於先生何忠哉先生之亡研墨泚筆者雖樨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昔所深交者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苟有焉亦不至散軼如此視葉君殊有愧矣

然史稱盧構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于乾符元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臥病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攜管宰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致以進卒爲所擠而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爲先生惜者誤矣寶祐六年冬十有一月朝請即直寶瀛閣林希逸

陸鉞序 成化丁未

許自昌序 萬曆癸卯

徐氏手跋曰萬曆丙午春范東生見貽與公

李洞詩集二卷 葉石君抄本

唐諸王孫李洞才江選

右唐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為詩銅鑄其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誦其僻澁不賞其奇峭唯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晁公武子止題

葉氏手跋曰余家林宗藏書頗精身沒之後盡

屬雲烟李洞集為周俊冲所得世傳本止有上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九

下兩卷今借歸補正兼以鮑溶副本見惠今以

李頴張喬刻本酬之時康熙戊申歲秋九月葉

石君識

雲臺編二卷 明嘉靖刊本

唐都官郎中鄭谷撰

自序

嚴嵩序 嘉靖乙未

司空表聖一鳴集十卷 舊抄本

唐司空圖撰

自序

某氏手跋曰是冊為先君子舊藏本云是前明

中葉人手抄但每一展讀竊訝訛字尚多欲覓

善本校讐留心訪問數年來竟不可得今秋一

書賈持到萊竹堂舊抄表聖文一冊字畫極精

雅惜僅存四分之一不為全書卻又過昂其值

無力售之因就其所錄者校改一遍勘正數十

字已覺賞心悅目未審何時得購完書補成全

璧也漫記諸卷端以俟丙戌九月東陽主人元幹

韓內翰別集一卷 叢書堂抄本

唐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十

柱國萬年韓偓

毛氏手跋曰据列傳云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

計有功云字致堯今日致光誤矣胡子云致元

未知孰是自號玉山樵人小字冬郎開成六年

進士韓瞻之子李義山與瞻同年偓童時即席

為詩送之一座盡驚李因贈詩云十歲裁詩走

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關山路雛鳳

清於老鳳聲藝文志載詩一卷香奩集一卷余

梓香奩已十餘年矣茲吳魏庵叢書堂抄別集

皆天復元年辛酉五月入內庭後詩也自辛酉

迄甲戌凡十有四年往往借自述入直扈從貶
斥復除互敘朝廷播遷奸雄纂弒始末歷狀如
鏡可補史傳之缺第乙卯丙辰未入翰苑不知
知何人混入惜未得慶曆間溫陵所刻致光手
書詩帖一訂正耳其亂後依王審知本傳與李
晁諸家言之甚詳惟劉克莊謂審知據福唐
致光乃居南安曷嘗依之乎又見墨林方氏所
藏祭裴君文自書唐故官不書梁年號稱其贊
于楊風子輩且以宋景文不與表聖同列爲欠
事此皆克莊極贊致光不事二姓也若王審知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七

爲閩王始于丁卯卒于乙酉相去十九年致光
卽匿影于三山九曲之間何損其爲李唐遺民
耶況朱全忠被刺刀腹出於背瘞以敗龜致光
亦可以含笑見昭宗于地下矣當寓沙陽天王
院歲餘其詩奚止蘊明一篇若得章僚碑記考
其傳外遺事則羣疑渙然冰泮云隱湖毛晉跋
於續古草廬

杜荀鶴文集三卷

影寫南宋本

唐杜荀鶴撰

願雲序

願氏手跋曰讀書敏求說云余藏九華山人詩
是陳解元書棚宋本總名唐風者後得北宋籍
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集三字注于下竊
思荀鶴有詩無文何以集名若此殊所不解通
考云唐風集十卷更與願雲撰序刺謬矣此本
爲虞山毛氏所藏想從北宋本傳錄者與述古
繕寫本同出一源而抄手工整雖非影宋已迥
勝世俗流傳之本矣淵齋記

唐風集三卷

舊抄本 述古堂舊藏

唐九華山人杜荀鶴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七

願雲序

元英先生集八卷

舊抄本

唐方干撰

前有元英先生傳

孫邵撰

後有集外

文兩首文獻通考等書十三則

王贊序

乾寧丙辰

唐祕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礪文集十卷

舊抄本

唐徐夔昭夢著

夔裔孫玩序曰文集者八甫第五代祖先輩公

所撰文也公諱夔字昭夢登唐乾寧進士第試

止戈爲武賦魁天下授祕書省正字先輩時人

推尊之稱也鈞磯乃歸隱適意處號也子嘗觀
舊譜載十二代著作佐郎賜紫魚袋師仁公所
著文集序云先輩公文字頗多家故有賦五卷
探龍集五卷又于蔡君謨家得雅道機要一卷
詩二百五十餘首蓋詳論之既有其序時必有
集今皆亡失故常憐憐不樂凡對族人惟此不
得其文為憂歎至延祐丁酉歲叔父司訓公于
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于
已亥歲族叔祖道真公遺賦四十篇不勝欣慰
合而寶之後則屢求未能再得泊邇歲塵事稍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三

息謹述世緒聲跡已詳于譜牒復讀威武軍殿
中侍御史劉公山甫撰公墓誌銘謂公所著詞
賦感動鬼神搜括造化又謂悲泣百靈包羅萬
象明珠無價至道不文窮達理性諷誠澆浮合
先聖賢之意矣讀之至是愈有所感今則據其
所得詩賦暫編成卷裝潢類諸譜牒合與族人
暨諸君子共之可以知吾祖先手澤尚存而流
衍無窮抑祝厥後子孫勉而求之以增是卷庶
不負吾故家文獻之烜燿遂書之以為後之識
也玩可珍謹識

黃族孫師仁序曰正字諱貨字昭夢按五代史
閩世家稱正字唐時以進名依王審知仕宦九
國志列傳正字莆田縣人乾寧初舉進士禮部
試止戈為武賦一燭纔盡已孰有破山加點擬
戍無人之句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祕
書省正字歸寧于閩中屬江淮盜蠶起退居延
壽溪王審知聞之辟居幕下而禮待簡略內不
能平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
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慨然有長往之志王廷
彬刺泉州每同遊賞及陳邴倪曙等賦詩酣酒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四

為樂凡十餘年求還所居嘗被病遣求藥物于
廷彬答書曰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
不死何歸蓋舉賦語以戲之竟卒子延壽之別
墅本朝張丞相齊賢記正字未第時道汴州進
謁梁祖面賦無雲兩篇立就其斷句云爭表梁
王造化功大蒙賞遇及解褐東還祖為開宴醉
中誤觸諱歸館了悟憂在不測復製遊大梁賦
以獻其略曰各有得意還鄉遊于大梁遇郊垌
之者舊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
前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聲名有觀中一

聯云遂使千年漢將憑吉夢以神符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喪祖曾夢韓信授以兵法胡奴指李克用也祖讀至此大悅令軍士傳寫皆諷誦之救字酌一練不復責前事按崇文總目正字賦五卷探龍集一卷題曰偽唐徐某撰正字實未嘗仕偽唐也師仁家故有賦五卷探龍集五卷正字自序其後又于蔡君謨家得雅道機要一卷又訪于族人及好事者得五言詩并絕句合二百五十餘首以類相從爲八卷并藏焉正字人生幾何賦至今膾炙人口兒童婦女往往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五

道徐先輩而集有贈渤海高元固詩序云高見訪于閩中言本國得斬蛇賦御溝水賦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又自詠詩注云溫陵使宅有圖障二面張林西樓書手作迴文八體詩每一首顛倒讀成八首以此知正字之文不獨行于當時名于後世亦播于異域也然八體迴文詩尋討未獲小說載紅綾餅餤絕句亦不見全其餘碑碣之屬甚眾類皆亡矣豈其賦名特高故他文遂不俱傳歟今觀賸疏頗類玉溪而律詩精練亦不減同時韓致光吳子華

諸人也惜乎遭罹亂世不獲少伸其志其來閩中且有前陂後堰之歎安有爲朱溫所屈哉殆遜言避禍不得不爾也張丞相記頗詳足以附見建炎三年三月序

張氏金吾曰前有黃裔孫玩序曰公故有賦五卷探龍集五卷詩二百五十餘首今皆亡失延祐丁酉叔父司訓公于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于已亥歲族叔祖道真公遺賦四十篇合而寶之暫編成卷云云則此本蓋玩所重編也缺卷四賦一篇卷五一卷賦十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六

篇內江歸金陵過驪山樊噲入鴻門隱居以求志山暝孤猿吟白衣入翰林雷乃發聲寒賦八篇伏讀

欽定全唐文俱有可據以補入并多均田賦衡賦二篇爲此本所未載者此本荐藺相如使秦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陳後主獻詩外舉不避讎避世金馬門東陵侯弔蕭何貴以賤爲本管仲棄酒叩寂寞以求其音知白守黑爲天下式太極生二儀員半千說三陣文王葬枯骨駕幸華清宮再幸華清宮卞莊子刺虎鑄百鍊鏡元宗

御注孝經割字刀子福善則虛竹篋子等賦共
二十一一篇全唐文俱未載殆偶未見此本歟
浣花集十卷 宋刊抄補本

唐 杜陵韋莊撰

余家兄莊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
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唯餘口誦者所存無
幾爾後流離漂泛寓日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
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
愁之文一詠一觴之作迄于癸亥歲久綴僅千
餘首庚申夏自中諫 辛酉春應聘為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七

西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雖蕪
沒已久而杜砥猶存因命芟夷結茅為一室蓋
欲思其人而成其處非敢廣其基構耳諱便因
閑日錄兄之藁草中或默記於吟詠者次為
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餘今
之所製則俟為別錄用繼于右時癸亥年六月
九日諱集

黃氏手跋曰此殘宋刻本浣花集四至十卷余
友陸子東蘿以青蚨一分得諸閭門外上塘街
冷攤特為持贈余者東蘿初不知為宋刻本但

云有舊人圖書葉陽生欲就君質之余曰此人
余卻知之余將為言其詳及觀後一無名氏跋
而益信余所知之人也近因上津橋葉氏將刊
其先世天士所著本事方釋義向余借宋刊許
學士本事方因相往還登眉壽堂見為號有陽
生道兄詢悉陽生即天士之父素精於醫曾治
范伏菴太史初生時無穀道一證此書所鈐印
即其人也末跋語云某因病久嗽不愈以此償
藥直知向時醫家脈藥相連故云以此償藥直
也是書破爛不堪命工粗加整理裝成攜示葉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六

氏後訥人丰帆輩各幡陽生手批醫書皆云跋
語字跡實係陽生公書而康熙乙卯三月去陽
生辭世之年庚申尚有六載此跋洵不誣也訥
人云陽生公與汪鈍翁有唱酬之作蓋精于詩
者一書之微多取印證余喜而筆諸卷端復翁
又曰余藏韋莊浣花集向有二本一為黑格精
鈔本一為藍格舊抄本一為毛氏影鈔宋本三
者之中影抄為上然得此殘宋刻證之則又在
影鈔者上矣蓋書以古刻為第一一字一句之
誤猶可諦視版刻審其誤之由來影鈔則已非

廬山真面目矧其爲泛泛傳鈔者乎故余佞宋雖殘鱗片甲亦在珍藏勿以不全忽之此冊前缺序目及首三卷若就影鈔本補全誠爲兩美然業無宋刻卽影鈔已失其真故仍願離之則兩美也欲卒讀者有影鈔本在取而觀之可耳甲戌六月六日復翁補書於第九卷尾以此半葉係裝時補綴非宋版本有雖灰之無傷

又曰余家向藏毛氏影宋本浣花集在唐人諸集中取對此此實宋版卷中徵禎玄樹避此四字而玄樹有不盡避者宋板時或有此余初付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九

裝見者或疑此刻之非宋而妄笑余佞宋之太甚所信未必真然裝成同人傳觀藏書家如周香嚴賞鑒家如陶朗軒皆以余言爲信則誠可信矣佞宋何嘗佞哉

又曰昔何義門學士跋宋刊許渾丁卯集云惜板刻糊塗幸得毛豹孫影寫宋本一一補其缺失差異於不知而妄作者今余收浣花集失其序目及首三卷亦賴影宋本補全卽守義門之意也宋刻出自陸東蘿所贈此屬東蘿影鈔蓋是書始終成於東蘿云丁卯季夏裝復翁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卷中有士禮居朱文方印老蕘朱文方印廣成集十二卷 舊抄本

唐杜光庭撰

無名氏序曰杜光庭字聖賓號東瀛子或云括蒼人爲時巨儒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遂入道事天台山應夷節嘗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修靜撰集以來歲月懸邈幾將廢隊遂考真誥條例始末故天下羽禡永遠受其賜鄭畋荐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十

麟德殿文章應制爲道門領袖當時推服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洒然異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臟邇遊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一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世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年八十四歲一日披法服作禮辭天陞堂趺坐而化顏色溫粹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蜀主王建初欲大用之爲張裕所沮賜號廣德先生又欲

優於名秩以為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高麗刊本

唐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誠

之日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

兒往矣勸哉無隙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

懸刺無違冀諧養志寔得八百之已千之觀光

六年金名榜尾此時諷詠情性萬物名篇曰賦

曰詩幾益箱篋但以童子篆刻壯夫所慚及忝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三

得魚皆為棄物尋以浪跡東都筆作飯糞遂有

賦五首詩一百首雜詩賦三十首共成三篇爾

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祿厚官閑飽食終日仕

優則學免擲寸陰公私所為有集五卷益勵為

山之志爰標覆篑之名地號中山遂冠其首及

罷微秩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軍書輻

至竭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然淘之汰之

十無一二敢比披沙見寶粗勝毀瓦畫墁遂勒

成桂苑集二十卷臣適當亂離寓食戎幕所謂

僧於是粥於是輒以筆耕為目仍以王韶之語

僧於是粥於是輒以筆耕為目仍以王韶之語

前事可憑雖則僂僂言歸有慙鳧雀既墾既耨
用破情田自惜微勞冀達聖鑒其詩賦表狀等
集二十八卷隨狀奉進謹進中和六年正月日
前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金魚袋
臣崔致遠狀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一 三

前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六

徐公文集三十卷 舊抄校宋本

宋 東海徐鉉撰 後附行狀墓誌銘 李昉 李至 李至

等祭文挽詞

胡克順進表曰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熙盛之期茂開欽明之化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一

念臣本惟寒族偶襲緒風幼服佩於義方長陶烝於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經敢繫於素業旌間雖慙於往事賜書豈謝於古人家藏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名逮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頗為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尚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之右消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之孤沒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墻情篤鄉問禮鈞甥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

舟載其靈柩直抵豫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

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為修黃石之祠

而翰墨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輯尤懼舛

謬數年前故叅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

夙志假以全本并茲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鏤板

竹簡更寫無媿於前修緜几迴觀願留於睿覽

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鴻需延慈稍迴虞舜

之綸恩乙東方之牘淪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皇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疎賤獨荷照臨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二

其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冊

謹隨表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

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禧元

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尚書

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陳彭年序曰昔姬昌既沒文不在於茲乎韓起

有言禮盡見於魯矣故尼丘降異以產民宗闕

里垂言用為人極自哲人一往作者多歧則有

孟子制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戰國之際百氏

沸騰羸秦之餘六經煨燼菁華欲極俎豆無歸

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楊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咸重元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茲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傷又為多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向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千齡且暮斯豈誣哉俾大道之行故由天意幸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冠人倫才為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見之徐公矣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邠幾之姿生民之秀滄溟沃日流作言泉建木下星植為行圃英材茂德光映於前修懿範清規儀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三

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觿之初值揚都之建號公文辭溶發不類幼童識暈淹通已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即就嚴徐之列泊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歷三臺之選魏之俊士索靖馳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綽有餘裕故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樞機寓苟最之池常泰獻替雖具瞻之重猶未正名而

乃春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壁早屬秦求方城之材果為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游項鬪貂冠更膺王獎天公慕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為耆老李膺交友不異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於江左魯公於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踰也及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轡纓陪外藩之罇俎語鬼神之事歸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四

卧茂陵而長往嗚呼惟公秉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瞻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從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至若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談其盡善片言違道人知其不為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季公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之者後宮劍閣之銘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五

刊之者明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出水之辭鄰使求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荊州之誅公並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多餘力雖絲黃金石無以均其雅備蔽元黃不足方其麗草太元之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稿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尋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公即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南文稿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中國入直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畱草其餘存者子堉尚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於此彭年越在幼年卽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舉以攸同入室之知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六

方子淵而豈異感生平而永嘆報德無階痛音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撫寔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月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祕閣吳正儀今翰林隸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久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帥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寔俾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叅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旣沒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寔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繁文集是賴年世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板以傳紹興

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
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
跋

徐常侍集三十卷 朱竹垞手抄補足本

宋東海徐鉉著

盧氏跋曰徐文公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
宋東海徐鉉鼎臣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
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作詩致清婉在崑體
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體為多亦雅
淡有餘為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意然沖澹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七

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為
文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
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
亦唯其如是故亦無滌澗滄蓄之趣崩雲裂石
之勢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
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
虞山馮已倉舒手校本余又為正其所未盡者
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
其本脫者尚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為善本
矣東里盧文弨

某氏手跋曰騎省集六冊秀水朱太史故物卷
中丹黃皆竹翁親自點勘其手錄半帙書法古
雅較之陋板惡鈔真同霄壤後歸花山馬寒中
先生甲辰乙巳間南樓圖籍雲散風流予乃得
而有之覽茲墨妙不勝盛衰今昔之感小山叢
桂書齋識

河東柳仲塗先生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柳開撰 門人張景編 前有行狀 張景撰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為晝
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八

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
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
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
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
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
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
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
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
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
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

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共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日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張景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九

何氏手跋曰河東先生集鈔本多譌謬第十卷卷首相仍缺半葉他本遂并失去第二篇矣其清先生偶以此本見示其每行字數近古前有張景序又止作十五卷因畱之與予家所傳四明黃太沖家本又借虞山毛氏所傳叢書堂本互勘焉改正添補共二百餘字稍可讀矣此本通字皆缺末筆乃避明肅父諱疑亦出于北宋刻云康熙五十年辛卯春日何焯記又跋曰河東先生集陸君其清偶以鈔本見示其每行字數近古前有張景序又止作十五卷

因留而對校初謂兩日可了乃因循作輟遂至半月甚矣衰善病且怠於學也其清不輕與人通假書籍倦圃竹垞兩先生欲鈔錄其藏本甚祕者卽不肖出尋常小書亦必葉數卷數相當始得各易所無獨此段於予意尤厚乃識不忘焉康熙五十年二月何焯書

河東先生柳仲塗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柳開撰 門人張景編

張景序 咸平三年

咸平集三十卷 舊抄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十

宋京兆田錫著 前有墓誌銘 范仲淹撰 神道碑陰 公撰

司馬溫公撰

蘇軾奏議集序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 鮑深飲校本

宋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贈太傅中書令上柱國萊國公寇準 前有贈諡誌 旌忠

之碑 范雍敘曰混茫之始判而異焉騰爲輕清降作重濁著之顯者從其類矣是故三辰晶明委照萬萬風雲飄緲周流八極附於天也培塿成丘

因之原隰潢汗積派隨其窪窳從其地也其間
萬物悉由稟焉若稟之清者飛則為鸞鳳鵬鸚
走則為麒麟騶駼茂則為芝蘭菖芷植則為松
桂筠篁引而伸之不可勝數人為物之靈也是
以得手輕清則為賢為聖為明為哲為君仁而
庸為臣正而肅為父慈而溫為子恭而順發為
事業則惠愛同濟聰敏純慤形於文章則典切
淵奧鴻博麗正斯益出乎異稟忠愍公所謂輕
清之降靈焉其鍾體質也溫粹莊厲和氣襲物
其立臣節也端亮平直英風可尚其施政教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十一

寬簡明裕視民如傷其為文章也優贍微婉屬
意綿密尤工於詩曲盡風雅藻思宏逸峻格高
遠因興發詠必根於理得騷人之旨趣焉故所
成篇詠膾炙眾口傳寫寶秘恨不多得鴻筆與
學靡不欽嘆故樞相文康即公之婿實有道之
士焉志公之墓序初知巴東曰詩家者流曰為
冠巴東以方前代羅江東趙渭南也錄公警策
之篇若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到海只十里
過山應萬重等句又謂公之為詩必本風騷之
旨而以感傷為主嘗為江南春二絕其一曰波

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
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其二曰杳杳烟波
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
情不斷如春水人曰少貴無不足者其摭詞綺
靡可也氣焰可也惟不當含悽爾今而思之迺
莫年遷謫流落不歸之意詩人感物固非偶然
時以為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約公之為詩多有
此意又如聞杜宇云曾為深窵無處雪長年江
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后愁殺天涯去國人
此非先詠南行之事乎公平昔酷愛王右丞章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十二

蘇州詩吟詠斯則過矣雍頃為公倅常從遊讌
多聞其得意之句情思閑雅聽之忘倦隨錄簡
牘才數十篇今守三城會監軍趙侯臨即公之
中表也日與遊接時道公詩因請於公家盡錄
昔所存紀得二百餘篇并前之所錄不在此數
者及詢官後趙公所記共二百四十首類而第
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其餘流落無復求購懼歲
久磨滅因序以成編此第言公之詩也若大節
賢行則有追謚詔旨存焉亦錄於集首俾開卷
者不獨仰騷雅之道爾

道州介乎湖南廣西之兩間江山迴合秀潤所
鍾風俗淳厚其民尊賢樂善爲兩路甲自昔間
人如陽亢宗元次山呂溫薛伯高等相繼爲州
刺史邦人榮之經數百年至今祠事不忘也次
山嘗節度荆南又經略容管等八州矣然世必
曰元道州而獨道州祠堂在焉丞相萊國公以
元勳大德歷事太宗眞宗二帝膏澤滲漉衣被
天下方其盛時出入將相雄藩鉅鎮分閫授節
濟民利物隨在周治莫年遷謫始至道州其在
道州也躊躇退縮卷而藏之固無向時之施設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三

也然百餘年間求其遺跡而諸鎮之客館皆已
墟矣唯道州有寇公樓尙給公像事之豈非尊
賢樂善之俗然乎宣和壬寅次翁受命假守既
至拜公像凜凜若見其人方且朝夕磨勵取公
師法施之郡政顧樓久不葺適命工易棖枿之
腐朽者完甃砌之頽闕者飾聖牖之漫漶者既
煥然一新矣又得公詩三卷凡二百四十篇爲
校正其訛錯鏤板傳久且公之事業焜耀竹帛
與日月爭光非待詩而後傳也蓋以慰邦人無
窮之思而么麼趨趨亦庶幾託公詩以不朽乎

宣和五年十二月朔濟南王次翁序

萊公兩朝大臣勲業之盛掀天揭地人皆知有
其名而往往或不知有其詩何也蓋勲業有以
揜之也伊尹之訓周公之誥著在方冊表裏典
謨而自古及今論文者必曰孔孟而不曰伊周
蓋伊周之可稱在於興商輔周訓誥之作不足
道也公清才雅韻冠絕一世播於篇什平淡清
正得風雅之體自其少年從上以至立朝退處
歡愉逸樂激烈憤惋無不並見於詩太原范伯
純始收錄篇什分爲三卷春陵得之尤其後也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四

蓋公晚年遷謫嘗至春陵邦人思慕不忘由是
建樓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篇之傳家百不一
焉逮宣和間王公次翁來茲叟組景仰前修因
取舊集刊版以傳士夫鼓舞以相夸詫而春陵
景物由是增輝矣近時楊守惇亦卽舊板重加
刊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漶者復且過半數適
茲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真復
命校正鳩工一新焉昔白居易謂劉禹錫之詩
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一文人徒以句韻之
工識者奇之尙且如此況公文章所在當如何

哉吾又知自有不可得而漫滅者存焉爾隆興
改元七月日長樂辛敦書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張詠撰

郭森卿序曰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
太宗真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
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
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寔大於
四國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
力為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五

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為文有三代風蓋其光
明碩大之學尊王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
典雅得以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
能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
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
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
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
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
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
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為宋廣平梅

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採摭傳記僅為一
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
石刊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為公年譜亦加
刪次別為一卷尚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
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為十二卷其會粹
訂證寔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泰
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
崇陽序李巽岩祠堂記項平庵北峰亭記此其
人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影寫宋刊本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六

宋張詠撰

郭森卿題辭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楊億撰

子咸平戊戌歲九月受詔知栢蒼郡逮十有二
月戊子朏始達治所凡再更年簡復朝于京師
未半載入西臺掌誥命迄景德三祀龍集丙午
仲冬之七日被召入翰林會庚戌詔書許百執
事以旬休出沐頗燕居多暇因取十年來詩筆
條次為二十編目之曰武夷新集蓋山林之士

不忘維桑之情雕篆之文竊懷敝帚之愛命題
之意良在是也予亦厲精爲學抗心希古期漱
先民之芳潤思覲作者之壺奧而志力淺局襟
靈底滯大懼夫絕臍於龍文之鼎傷吻於蟻封
之埒非不勉也恐致敗焉亦由鳧鶴之質自然
胡能損益薑桂之性素定豈可變遷鴻雁之客
當見恕矣輒將假詞大手序以冠篇又慮其相
先與進掩瑕溢美刻畫無鹽祇足益其陋穿鑿
混沌彌以喪其真故不避乎厚顏聊爰筆以自
述云耳時丁未歲十月晦日翰林學士朝散大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七

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國
號略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億
序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明影宋本

沈辨之舊藏

宋王禹偁

涑化二年歲在辛卯禹偁王

州

團練副使至道二年乙未歲

士黜

守滁上得尚書工部郎中明年十二月移知廣

陵又明年三月

今上嗣位復以

刑部郎中入西掖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

年四十有六髮白目昏居常多病大懼沒世而
名不稱矣因閱平生所爲文散失焚弃之外類
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乾
三乾下之小畜三乾下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
不息是禹偁修辭立誠守道行己之義也小畜
之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說者曰
未能行其施故可懿文而已是禹偁位不能行
道文可以飾身也集曰小畜不其然乎咸平三
年十二月晦日太原王禹偁序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六

內翰王公以文章道義被遇太宗皇帝視草北
門代言西掖眷接優隆聲望最重咸謂咫尺黃
閭矣偶坐事左遷咸平初來守齊安在郡政化
孚洽容與暇景作竹樓無愠齋睡足軒以玩意
邦人沐浴恩惠爲繪像立祠東坡居士嘗親拜
其下歷歲滋久經涉兵盜無一存者風範歆絕
音徽眇然良可太息平生撰著極富有手編文
集三十卷名曰小畜集其文簡易醇質得古作
者之體往往好事得之者珍祕不傳以故人多
未見虞卿假守于此追訪舊址躊躇增慨想見
其人思欲以次興葺而鈍拙無能救過不贍輒

且先其大者因以家笥所藏小畜集八本更加點勘鳩工鏤板以廣其傳庶與四方學者共之紹興丁卯皇上祀紫壇之明年六月庚申歷陽沈虞卿書

黃州契勘諸路州軍間有印書籍去處竊見王黃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所在未嘗開板今得舊本計壹拾陸萬叁仟捌佰肆拾捌字檢准紹興令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除依上條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捌冊計肆佰叁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九

拾貳板合用紙墨工價下印書紙并副板肆佰肆拾捌張表背碧青紙壹拾壹張大紙捌張共錢貳佰陸拾文足賃板棧墨錢伍佰文足裝印工食錢肆佰叁拾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壹貫壹佰叁拾陸文足見成出賣每部價錢伍貫文省右具如前紹興十七年七月 日
校正承節郎光黃州巡轄馬遞鋪周郁 校正左從政郎司理叅軍李儼 校正右從政郎錄事叅軍李彬 校正左從政郎州學教授梅守卓 監雕造右文林郎軍事推官宗亞昌 監

雕造右文林郎軍事判官王傑 右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胡旻 左朝散大夫權知軍州事沈虞卿

某氏手跋曰王黃州抄小畜集往歲避寇城中得之沈辨之氏乙卯七月也近潛坤子借觀先與前三冊今復避寇入城潛坤過訪談及復索後三冊特歸取來燈下閱之忽憶卯秋不覺十年矣光陰迅速一事無成爲之三嘆題此以紀歲月時嘉靖乙丑四月廿九日岳西道人復初書于栩栩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十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明影宋抄本

宋王禹偁元之撰

沈虞卿序 紹興丁卯

自序 咸平三年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張紹仁校宋本

宋王禹偁撰

自序 咸平三年

沈虞卿序 紹興丁卯

張氏紹仁手跋曰宋槧小畜集舊藏沈辨之野竹齋卷首又有惠松崖印幾本今在黃苑翁百

宋一履第十二卷全九葉第十三卷全七葉第十四卷存九葉闕第九葉第十五卷全十葉第十六卷存十五葉缺第十三至十五三葉第十八卷存十葉闕第一至七七葉第十九卷存十葉闕十五十六二葉第二十卷全十六葉第二十一卷全十七葉二十二卷全十七葉二十三卷全十五葉二十四卷存十葉缺十一至末三葉宋刊存一百四十九葉餘缺卷缺葉皆吾研齋補鈔

館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二

三

全集遍覓不可得既知有板梓于黃州託其州人覓之又不得去歲入長安從相國葉進卿先生借得內府宋本疾讀數過甚快因鈔而藏之今學爲詩者未能窺此老藩籬而動彈射宋人至不遺餘力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悲夫萬厯庚戌三月望日晉安後學謝肇淛敬跋

案吾研齋補鈔本後有此跋想呂氏之所祖卽出於謝在杭本耳因錄于右以備溯源之考據云訥盦居士記

館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七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

宋刊本 沈辨之舊藏

宋王禹偁撰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

凡七卷又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

館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一

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迹志必資于言較于事爲其寔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若以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謹論見信于時主道風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尙書刑部郎中贈禮部尙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爲唱酬之友及策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旣已知名命召試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卷篇稱善自大理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

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士俾公而賦長歌
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遍天下一日侍燕
瓊林宣至膝前願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士獨
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
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
不為入則以告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
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襟抱冲夷
鋒氣高邁直躬行己不為時屈上知其然使宰
執喻旨戒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己三坐
去官皆以直道因作二都賦以見志有不屈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二

于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
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文君單
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則
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
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奉願以己
先稍贖尸素之罪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
好赦繼遷為請復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
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
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
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未

幾臨漢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
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
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詰深純得裁成制置
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劘
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
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
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誦贊誦義專比興雖
在燕閑或罹憂患凡有論撰未嘗空言此其紀
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如彼主
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于是位則經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三

致君之業必大施于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
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
所以發而為文章著見于後者也公之亾也天
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加言擢祥符
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
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閱
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
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為朝議大夫集賢校
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
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于是矣公之屬稿晚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四

年手自編綴集為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缺文一卷並行于世而遺編墜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三十卷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學舊史前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詒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倫于鄙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浮偽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于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為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閥振其絕業傳于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躋歟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卷中有辨之印白文方印沈與文印方印吳郡沈與文白文方印姑餘山人白文方印沈辨之印白文方印堃竹齋白文方印卷六末葉有沈辨之手書嘉靖二年閏四月廿二日野竹齋祇完十五字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 影寫宋刊本 丁月湖舊藏

宋生馬傳撰

蘇頌序

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 明刊本

宋林通撰 姚江陳贄編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耳覽之悵然姑蘇老農書

林處士詩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庭堅

和靖臨終詩其卒章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五

曾無封禪書識趣過人如此其風韻安得不清妙也秦觀題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聞而不可見尙可得而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為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漕解庶幾尙友之意云紹興壬子七月既望龜溪沈誥書

河南穆先生文集三卷遺事一卷 舊抄本

宋 河南穆修伯長著范陽祖無擇擇之編世不知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

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子之術道留
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臯謂
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
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
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伯
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
丁楊劉為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
為然實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
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六

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
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
邇其承傳爰有端緒 云銀闕闢書雋與有
力焉予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為不在董生昌
黎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
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准俾零陵鄉貢進士張
淡吳倫校之不鄙謂予可記歲月深推會友輔
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涓
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祖無擇序曰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

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
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
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為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
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繇此
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
名廣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
明行修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
理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
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潁蔡二州為文學
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七

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
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舍諸仁義以為質平
時所見于簡策始者踰數千萬言時人得之且
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
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
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
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
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
修閣中序

鉅鹿東觀集十卷 舊抄本

宋魏野仲先撰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
大率情根於意言發乎情點而化之流為章句
且綺靡者不以煙火為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為
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而已非所謂者
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故未能臻極
于淵闕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
心孤高植性沖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
毛友義朋仁世稀與比白卯及長善於詩筆每
敘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方體圓動能破的故

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八

人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特變遇事
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
人間傳諸海外真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
才宏辨者知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祀汾陰
誕由分陝法輅所幸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
遜避不起其介也如此余與之交越三十年
凡遇景遣興迭為誦唱每筒遞往還則馳無遠
邇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
未及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
祕書省著作郎仍錫之賻幣蠲以公徭其光遇

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綬益部載歷邵陰慰
止之辰追訪郊墅噫岩亭索寞淒涼此時竹樹
菁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在
有令息閑尤增素尚綽有父風能琴外亦酷於
二雅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
其國風教化諷刺歌頌比興緣情者混而編凡
其詩之所觀者彙為七卷求其序述欲使乎先
君之道之行彬蔚而不泯耳余既往知生不當
推讓聊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
· 作局為東觀因取諸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

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九

集時天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苑兵馬鈐轄薛田述
晏元獻遺文一卷 舊抄本
宋晏殊撰
胡亦堂序
春卿遺稿一卷 舊抄本
宋禮部侍郎將堂撰 附傳
將璜跋 天啟元年
武溪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

贈少師諡襄公余靖

周源序曰夫性之相近其得也深文之參尚其體不一甘辛互嗜華質異好其所由來尚矣尚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拔萃科公又為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卿士大夫碑碣銘誌亭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不得公文為不孝不可四方龔谷饒辭聲相聞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十

晚節芝殖不落積原涵深益工邃密公儻負氣節以功業為己任以文章怙職麗正落落不常范文正以直言貶逐遠郡公以章排解忤權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宗慶曆中攬治邇英復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益奮不顧爭扞權倖溢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者三究機會辨方言賦詩虜庭惟少文者作丞相已公座習蕃語出知吉州不快意奪官屏居曲江凡六年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宅父憂蠻獠儂智高閉形穴中積年蓄銳兵一日乘虛擣十

餘州公以農兵并鄉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起公於家知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賊盜公以輕兵蹕番禺城下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欲復舊穴爾寬朝廷南顧憂遂與狄宣徽青孫密諫汚以兵邀歸路賊兵精甚逆戰歸仁舖我軍出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鉄槌擊之盡殪獨其首竄窟穴兵馳其地脅特磨酋豪誅智高并擒母子以獻戮于藁街磨桂崖為文築京觀于豈作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武矣復鎮潭帥青與廣聲張實副才大取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十一

忌官止八座不登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人君子所以為之齋咨痛惜矣嗣子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藁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啟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藏巾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為序云

景祐歲范文正公貶不以罪大臣肆忿臺諫緘默余公歐陽公交章辯論義氣所激非為利也

既連坐竄逐後復中以奇旤果有利心肯爲是耶是舉也有東漢李杜之風賴時清明不成黨錮之旤文忠公著朋黨論意有規於後也卒不能採紹聖崇寧之橫流至使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掃蕩無餘而胡虜之變作矣事之微漸甚可畏也主上中興更張改紀歲無虛日收熾起廢士氣振復然窺問投隙挾舊圖新者尙可懼也嗚呼以今視昔何但前車之戒耶公聲與歐陽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辨堯舜之謚號攷秦漢之興亾以儒爲正以釋爲權皆後學所當知者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主

寓意賦詠欲嶺上置關籍簡官吏行李之往來以辨清濁凡宜施於今日屬除日賜告獲閱一過訂正謬誤數十字因書於後紹興丁巳隸川韓璜題

正濬序 成化九年

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二卷遺事一卷明正德刊本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

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主

寔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期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始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卽位踰年總覽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

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降禮遇外鎮邊夷然
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
政必有非所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
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
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
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
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
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跋歐
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
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古

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
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才與功利而臣欲循
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
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程瑀書

曾大有序 正德九年

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二卷遺事一卷
明萬曆刊本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
琦著

程瑀序

郭樸跋 萬曆丁亥

張應登跋 萬曆丁亥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
宋乾道刊本

宋范仲淹

蘇軾序 元祐四年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稱
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
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
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筆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古

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寔可以經世而出治垂
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
之然是邦寔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
處誠缺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
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
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湖人之於
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
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
邵武俞翊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

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叅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于後其間尙有舛誤更俟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蔡煥謹識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朱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六

事趙旧檄

朱子跋

案此南宋乾道中饒州路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蔡煥跋後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一行蓋宋乾道刊本淳熙補刻嘉定又修補也元天歷刊本即從此出行款皆同惟字體有方圓之別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季振宜印朱文大方印滄葦朱文方印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趙坦校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趙氏手跋曰嘉慶乙亥冬十月嘉興朱友鶴先生出此本見示坦以王漁洋校定本互校並有譌脫皆傳寫者之過今審其文義兩通者並存之焯然誤者抹去之脫者補之疑者訂於上方脫誤差少庶幾善本云受業趙坦識

又曰此本似從南宋刊本錄出故韓國華墓誌銘中構字闕而不書注云今上御名構爲南宋高宗諱也附錄一卷當出自明人手行歐陽文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七

忠公乞與尹構一官狀不諱構字亦一謬也校畢并識

又曰河南集文獻通考載二十卷直齋書目載二十二卷另有書判二卷今此集分二十七卷載跋 四庫館書目亦二十七卷范文正公原序作二十七卷則知分合多寡之間古今本自不同也

河南先生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影寫宋刊本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祖徠文集二十卷 明抄本

宋 祖徠石介守道

鍾津文集二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陳舜俞鍾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香引 宏治十二年

廣源重刊後敘 宏治十二年

陶邕州小集一卷 勞季言校本

宋 永州陶弼商翁

祖英集二卷 舊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十六

宋 釋重顯撰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銜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峰雪實以來或先覺乘指點因而詠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輯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宜存於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闡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慈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機輒述序引用識歲

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謹序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 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十九

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之時也于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儲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以公文見之然公事

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古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語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淳而已媿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辛

之以獻神宗讀之日序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疏表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王蓮涇舊藏

宋蘇頌撰

汪藻序 紹興九年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三

壬

韻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八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宋刊本

宋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
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
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
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

韻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四

一

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
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
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
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
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
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穿羊質而虎皮鳳
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
自以功業行寔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為文章
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
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

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
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
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
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
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
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
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
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
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
身為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

韻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四

二

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
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
薦公浸被知遇歷事三朝爵為名臣判郎曹則
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
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
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
人主之所欽嚮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
行寔光明如此而所為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
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
假滋味自有典則質辭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

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綱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三

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往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卽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章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况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

周公之才之美諡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是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趨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尙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四

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寔封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頴之郡齋俾晁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曉然可見晁謹承命恭考三朝寔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晁謹拜手記
案此紹興三十年重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

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擴字缺筆避宗嫌名當是紹興刻而寧宗時修補者字畫迥勁是南宋槧之精者目錄第四有贈刻縣過項秘丞項字不作缺筆字竟注神宗廟諱四字據李忠定序是集為紹夫所輯刻于紹興五年不應獨于神宗廟諱注字蓋據葉本也或据此以為北宋刊則謬矣卷中有拜經樓吳氏藏書朱文方印

古靈先生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陳襄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五

李綱序

陳晁跋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二卷明刊本

宋黃庶著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為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

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常七千問其所以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藁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末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竄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皇祐五年十一月青社自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六

曾伯祖康州使君與曾祖給事俱高祖朝散大夫之子康州生太史太史嘗刻大孤山宿趙屯二詩跋云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或絕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伐檀集間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尙未見于世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酒畿內嘗欲盡刊我先世諸書皆未果罕偶茲承乏於五十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鈔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兄之志而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尙幾不泯焉嘉

定二年秋九月望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轉運判官榮謹書

曾伯祖康州使君伐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僅存于煨燼中字畫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考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存參錯不敢以己意更定而雜文上下又多不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月先後爲次悉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諸孫晉謹識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 明天順刊本

宋司馬光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七

公出於去聖數千載之後其公忠直亮根于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脩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蠶翁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闢百聖而不懈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爲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蹟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以屬其 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也是文也君天下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

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飲隨取

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金石可磨

而公之文不可磷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

久愈新垂 而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

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政別

爲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

羽翼名教則肆筆爲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

有文而水有波雖有更之無奈之何韓子曰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

子閭王道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凜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八

票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誦非徒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爲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奏制誥表啟雜文書傳無所不備劉隨序

趙清獻公文集十卷目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紅藥山房舊藏

宋趙抃撰

開慶己未冬湖廣蠻興仁玉自講厦受遣馳至

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

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埃歛傾惕然不

白安顧雖倥偬亟遣葺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

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邊遠既息願公之遺文
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為本朝第一流人此
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
後來者當尊奉以為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既乃
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
益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大曰誠而
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
孚也極而至於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
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即而察之則無以異於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九

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為乎凡所
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
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
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
濂溪為僚而有問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
仁玉謂公之堅清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
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
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為也嘗試考濂
溪指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洛教法未
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

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
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序

嘗聞山岳鍾秀天產英彥作名臣為鉅公維持
世教輔毗王化矧邦家之光迺天下之福也惟
賢人君子德符鳳麟非一朝一夕易為之有良
由百千年間一二人焉予忝臺檄循察省治覈
實憲蹟由浙歷閩海道輅過太末郡郡乃清獻
公之里也公宋朝名臣屹立臺端諫言正操確
乎其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奪諫必納劾必黜泰
彰臣道日新君德雖憲秩移牧寬猛濟事予宿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十

仰休風咨訪公文得諸郡庠手閱簡集奏狀等
篇如雪冤正法折大臣陳執中之抗獄精論明
辨斥宦微王拱辰之辱命釋繫婦以安外寇納
歐陽以充內輔披裂忠肝張揚義氣他如抨彈
權幸誅鋤強悍摘姦燭幽發政施令皎如星月
厲若雷霆宜哉公以道自任當時名流推服海
內同聲亦以斯道與公宜哉公在熙豐間正色
立朝匡君利世雖斯文之召觀公之子岷請陞
碑銘于朝哲宗嘉歎骨鯁故言之氣以愛直名
其碑偉哉功烈俾千載之下端人正士起救起

慕夫死生子奪固人主之柄安危利病實臺察之係吁後之司言秩者聞鐵面之名抱蓮峰之青不覺凜然嗚呼山嶽精英鳳麟禎瑞不知何年鍾秀乎凝而復出斯人也耶時至治首元仲冬二十又六日蒙古晉人僧家奴鈞元卿書

楊準序 嘉靖壬戌

閻鐸序 成化七年

案每卷有衢州府西安縣某某校刊一行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 明刊本

宋李觀撰

卷七十四

上

祖無擇序曰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球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尊筆舌為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吁江李泰伯其有益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

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彙第為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為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乎文

宋金君卿撰

卷七十四

上

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歷三年冬至日序

金氏文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金君卿撰

金氏文集故尚書度支郎中金公之文也公諱君卿字正叔少穎悟善屬文康定中文正范公出守鄱陽延致門館議論縱橫聞望卓著踰冠舉進士登甲科治五經尤長於易嘗撰易說易箋自謂可以起諸儒之膏肓清輔嗣之耳目者

矣仁宗時公以便親調官江左最為疎遠屢上封章極言利病即毀其奏藁故今傳者十無一二也知制誥曾子固嘗誌先府君諫議墓以為公能以才自起於貧賤欲以所為為天下慨然有志者也至和中公上封事乞建國根本此人所未敢言者公不畏逆鱗之怒而引文景光明故事以言之此足見公之志也公所至之地興修學校教導諸生自公之暇常為詩篇言詞約美文格清新有韓柳之風焉故所進仁宗輓詞五篇翰苑中編為卷首所作賦詩尤為藻麗文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七

正公嘗榜公賦於郡庠以為格式詳議法律皆主平恕銘誄傳序公正不欺時人稱公有良史之才也神宗更立法度以底於治故公受命出使皆兼數職奉行制詔綽有條理熙寧中降敕書獎諭曰爾使於遠方盡瘁乃事推我新令為天下先此又足見其匡君澤物之用心也公以憂勤成疾享年不永噫倘使公遭遇其時居卿相之任則澄清天下未易量也臨川江君明仲學出於公而不忘公善誘之力求公遺藁十得其一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以臨嘗參佐於

公實知公之所存惠然見借誦讀再四如覲其顏采命筆為序庶幾垂信於後世俾觀公之文即知公之所存也遠矣公之登科入仕治已化民備於墓碑今吏部侍郎彭公資器之所作也載於集後元祐六年五月日序富臨撰

都官文集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陳舜俞撰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為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七

章聲名赫然出人士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秘粹嚼英咀華攬秀哀芳日有所為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為伴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修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

徵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
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
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
舉一逢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
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
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席之所
談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
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
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
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五

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
以爲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
爲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
仁義宋輕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爲不若說
以仁義爲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
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
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
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
矣然豈尙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

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鞏輓則辭非不
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闕然於道何取焉
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
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
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爲高弟以名
稱於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
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
廢蓋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
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牾取爵位之人
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六

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提
取無仕者公方宰山陰旣嘗中大科例以秩滿
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
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
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
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
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照
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漢之舉賢良方
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
懼修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爲之則不爲無益

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中者乃得奏對於大廷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聞直言為可惜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為三十卷屬余為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願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為第一於知舉為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七

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畧云蔣之奇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為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六

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亦足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樞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刪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而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曾子都官以慶歷六年賈榜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實為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為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祀無似憑藉先世遺烈叨躋從班未知鼓懼以保

門戶先考刪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僚屬尙多差舛每以愧恨泊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鄞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加讐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我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曾孫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九

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二卷

明刊本

宋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宋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尙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沈遘

遘字注御名同

文通撰每卷末俱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

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鄧溪集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鄭獬撰

本朝鄭獬爲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修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獬上疏曰臣竊觀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忠言然臣愚未知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因災異舉應故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無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陛下以一口萬幾之餘未能周覽亦不過如平時章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十

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體者則下中書

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

司及郡邑卒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

之名而無求諫之實所爲應故事者等且以臣

所見請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日

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使殿坐與之從容條

講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

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得而眾事舉此應天

之實也出知荆南府神宗卽位除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宰相富弼在

告遂除獬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府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宮卒右內相鄭公毅夫郎溪集五十卷公之才行出處具見誌銘煇假守安陸得公集讀之其氣節高邁議論精確可考不誣於論緩州見其計深慮遠於論毀譽見其居寵思危若夫辨揚繪救祖無擇則特立不說隨益曉然矣昔孔文舉謂盛孝章要是天下有名人如公之聲名赫然於世固不在孝章下而臨事實用復表表如是者使天假之年究其施設當如何哉安陸公鄉里而公之文集不傳為郡者得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三

無惡乎乃查公帑之用刊而真諸校官將俾此邦人士知鄉之先達所立如此因以勸慕興起其於風教抑有補云清熙丙辰秋七月郡守建康秦煇書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明刊本

宋韋驥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

陳師錫撰

先大父文葉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攜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衰遠復有亡逸以隳先志謹命工假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泮孫右奉直大

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能定謹題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舊抄本

宋韋驥撰

韋能定跋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三

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九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開於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侈周家之盛而唐史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臣之道胥貴於

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一

續承者如此而况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尙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嫌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峙又如泰山喬岳岩岩層霄之間使人從瞻而不敢議父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

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滓然下風矣哉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解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疇克爾里人周君銳閱之契於心乃鉞諸木俾惠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秋日梧谿散人何惠固叔堅序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馮山撰

故祠部郎中贈太師安岳馮公諱山字允南文

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二

集三十卷太師有子諱解官尙書左丞贈資政殿學士字長源文集四十五卷太師卒於紹聖元年左丞薨於紹興十年遠者百二十有九年而近者亦八十年矣而比歲文集始行於世又未有序之者珠玉藏於山淵其氣終不可得而埋蝕斯文也夫豈有久晦而不彰者乎然士之逢辰則有幸有不幸太師公在熙豐間不能苟合於新法辟臺官不就天下高之元祐以來用范醇夫荐始立朝爲郎而公卒矣時有幸不幸而斯道也斯文也不與焉左丞年二十三登元

豐二年第名聲藉甚元祐執政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荐之進策與論人交稱焉後不果試教授成都蔡元長待之甚厚及以序送京亦不苟徇也太師卒奔喪京師三年而皇妣卒公嘗自述其衰經七年中窮居固守等事嗚呼非學而能之乎元符上書論及宮禁述所見耳初非有意於希世取爵祿也其後主國論者自以私意進退人才而公遂進用自郎而卿既乞補外又以奉常召俄上疏乞罷涇州及西靈之役以靖患息民公始得罪矣其謫詞曰頃上書疏半

顏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三

為邪言久懷異心下比流俗遽有羈縻之請實為捐弃之謀以嗣武為勞師以昭功為往失動搖國是疑惑新民可送部與遠小監當尋責永州別駕道州安置三年而自玉局召為吏部郎明年丞相張天覺罷政公坐附麗又送吏部為虔化丞在外將十年然後知夔州復直龍圖閣靖康即位年六十有七矣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長諫院而女貞已圍太原矣故曰時有幸不幸也公老而達實逢時之不幸斯道也斯文也言之抑何艱哉道與時汚隆文與時高下公

則心知之故于潼川先生楊祐甫之卒也哭之慟而銘之甚哀公與楊公皆太師公之所作成也其言曰某與祐甫游垂五十年自少皆承先訓以文學忠義相期既而先後得科第中年各欲以所學少見於世而愚不適時自取大戾祐甫雖廢而安處鄉里然疾病窘困不能出門戶而某流放楚粵江湖之遠追惟終始互成嘆笑今祐甫卒含悲茹憤言發涕零以吾二人平生契義之私它人所不得與且所不能知者祐甫晚與成都鄭少世上有脫落今之鍛木者大瀘周氏

顏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四

子銳也可謂好事也已其邑人景君佐仕于吾州為周氏子請敘其篇端以余粗知言云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簡池劉光祖序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明正統刊本何義門校宋

宋曾評撰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鸞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

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自填委古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五

因書其篇首云宋元豐八年季春二月朔日中書舍人王震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烟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常欲抽薶香修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爲魁樞干峰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

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宮諸生訪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烏得辭其責迺致書雲仍留耕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汲汲於它不務者憫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

鄒旦跋 正統丁卯

姜洪重刊序 正統十二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六

何氏手跋曰傳是樓宋本序文闕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何椒邱云南豐續稿外集南渡後散軼無傳開禧閒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族孫雖缺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爲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于兵火國初惟類稿藏于祕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讀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毘陵趙司業琬始得類藁全書以昇宜興令鄒旦刻之然

字多謬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
宜與本重刻于其縣踵譌承謬無能是正太學
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讐校而未能盡善予取
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稱可讀文鑑載雜識二
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
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曾鞏撰

朱子年譜序

後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七

丁思敬後序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 明刊本

宋梅堯臣撰

歐陽修序 慶應六年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
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
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
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為漢陽太
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
以筵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參

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彈宗抱兒
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
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
俞梅公詩集為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
以詩問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
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為諭余因淺陋雖不足以
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
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既成請序於余予豈敢
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靡
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八

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敘鏤版之
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
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
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
戶汪伯彥後序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

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學始末 無擇曾孫衍撰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卷典雅蘊籍我國朝太平
之文獻也苗裔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餽粥能保
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其學其志可嘉尙
已然版之脫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
本帑亡羨財弗克治故書日僅存其名國體懷
茲久矣于是騰校刊補卷秩始備庶幾以傳可
遠亦先哲之志云紹定己丑十月既望郡文學
趙國體敬識於卷末

王魏公集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安禮撰

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九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明抄本

宋范祖禹撰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范祖禹撰

無爲集十五卷

舊抄本

宋楊傑撰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
興息焉論道者一紀于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
蓋以儒術粉飾治具漸摩士類未始須臾置也
無爲在淮石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

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

巍科以雄文妙賦醕德懿行得名于時中閒立

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太山

觀日出于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

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

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於瞿曇尤造理

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

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

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彰誤恩假守是邦

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

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十

縉紳閒歲餘搜獲不一公遣婢典麗立意奧妙

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

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修文之意不

其躋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啟共分爲一十五

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

歲夏四月左朝議大夫知無爲軍兼管內勸農

營田事趙士彰謹序

石學士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石曼卿撰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而愉樂悲鬱之氣必舒

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兼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向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士

發益能取古之所未至託物象之表警時鼓眾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蟻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奪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亡逸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鴉子酒作而謂子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子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徂徠石介守道撰

文滌公文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文彥博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為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篇次為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為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議論嘉言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士

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為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鍾音節疎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頓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呂柟重刊序 嘉靖五年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舊藏

伊川邵雍堯夫撰

自序曰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惟自樂
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
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
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
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
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
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
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七

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
諸侯十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
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
人窮憾則職于怨愁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
憾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
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
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
是利害在人在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
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閒必有

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
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
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
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
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
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
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
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
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
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七

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
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
從而可知之矣子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
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
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
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
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
焉蓋其閒情累多忘去尔所未忘者獨有詩在
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寔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
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

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賦畝以賦畝言故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五

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濂溪集六卷 明刊本

宋周子撰

前有年表山陽度正撰

王汝憲序

嘉靖十四年

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彭汝礪器資撰

南陽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韓維撰

晦待罪東觀得見元祐垂簾日歷元年二月十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六

五日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中有一宮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眾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于道左怪問之左右對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真宗自澶淵卻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出于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輒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

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晦韓

出也外祖官師在講筵時其傳經啟沃因事輔

導大概如此是年祀明堂加食邑翰林學士蘇

軾當制有曰全德雅量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

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

足以立貪懦之志嗚呼亦足以見其人矣晦幼

養於外家逮事外祖清夷剛正高潔靜直雖燕

居不妄言笑見者肅然其操履施為常持天下

之正元祐人物清正剛直必以司馬溫公外祖

為稱首指紳士大夫聞其風者攘袂意消天下

莫不仰其盛德至於履道不苟合守正不少屈
求退不願富貴不肯撓毫髮以就功名常以帝
王之學弼人主而以孔孟之道律後進惜乎雖
元祐間不能久在政府鄉先生鄒浩至完爲穎
昌府教授外祖時知穎昌厚遇之至完被召外
祖獨爲置酒自說入仕以來出處去就大致終
席不及他事自今服膺書紳用爲行己法則故
其節操風概頗似外祖晦從道鄉先生游親聞
之宣和六年晦赴省試閒至西京謁留臺舅氏
宗質問外祖遺事因出鮮于綽所作行狀晦怪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七

其脫畧且語逆不得騁舅氏以有所畏避告因
求外祖文集欲加論次而文字舛駁不可正是
方欲問諸家以綴輯成書俄金賊犯闕外家殲
於穎昌羣從散亡書籍灰燼雖鮮于綽行狀亦
不復見自渡江來中州衣冠氏族寥落東南士
人不知外祖風烈每以悵恨今年表姪孫元龍
復得此本于何人家遠寄桂林晦幼失所恃不
勝凱風寒泉之思欲效古人爲外祖作家傳或
墓表銘誌皆不敢因取行狀錄木流傳增入外
祖諸子及女名位紀次以足其闕文後之君子

得以考焉外氏自忠憲公仁宗時參大政德業
光顯門 始大娶王文正公女生八子當時以
爲皆經緯才故名其里曰高陽第三子絳康公
諡獻肅相仁宗皇帝其第六字縝楚公諡莊敏
相哲宗皇帝外祖第五歷事四朝致身二府以
直道正論訖不相而名德冠天下行狀所紀十
不得一二忠憲公訓飭子弟甚力重以外祖方
嚴清介諸房化之子姪皆表表自立故本朝有
家法者推韓氏云紹興十年七月望日徽猷閣
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靜江軍府事充廣南西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五

六

路經畧安撫使長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
紫金魚袋沈晦書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事實一卷

明刊本

宋徐積撰

前有像讚楚州教廳壁記

李邴撰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
藏嘉禾墨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夫亨再叨鄉
部退食之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皇朝名臣
之錄東都卓行之傳及先生與門人問答之辭
蘇黃諸老往來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
不待旁搜遠討而瞭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

制撰先生行實之狀曾大父中書跋諸賢詩帖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行實之狀幸存夫亨無所肖似乃今裒集全書藏諸鄉校以承先志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先生真有夙契云滄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夫亨序

目後有勉功即淮安州州學教授翁蒙正景定甲子孟秋初吉重行編次校正二行

節孝徐先生指紳推重久矣以文章節行冠于淮楚與之游者皆名公巨人而先生耳曠仕宦

不顯終學官講聖人之道於是江淮風俗數十年閒稍稍復古名士閒出有致身公卿者由先

生化之也萃備員山陽一日我賢太守王直閣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泯墜訪之子孫得遺藁數萬言命萃董之鏤板以廣其傳萃視太守屬吏且門生故不得而辭敢不夙夜在公服膺斯文仰副賢守欲托先生之道化斯民於醇厚之域耶凡十句以畢其事紹興戊辰上元日謹跋

詠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詠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明天順刊本

宋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 元祐六年

詠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 一

胡柯年譜跋 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 天順壬午

彭勗重刊後序 天順辛巳

歐陽文粹二十卷 明刊本 鄭氏注韓居舊藏

宋陳亮編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閒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死

是不違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閒太祖太宗
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
白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
兒幼穉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閒仁宗
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閔而執政大臣
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
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
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
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
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

師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二

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
祿利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
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
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
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
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
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閒而執之神宗皇帝
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
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
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

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
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
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
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
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閒始以未
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
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
於世然其閒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
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
之盛蓋非獨學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

師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三

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
通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
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
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
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
是不遑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
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
髮之遺而其味嘗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
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
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

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慨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巳九月朔陳亮書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四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鞏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遺文一卷

元天應刊本

宋范純仁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盜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思少而讀元祐丞相忠

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聞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五

平日之願願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抵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淺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

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贊言惟公於忠恕得上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闢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賈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尙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長蘅章而公去相位宅曰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後二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試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

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誅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贊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 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入奏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爲怨惟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久寤秦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閒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徹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醫癘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卹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

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
熟復而力行之以代茲章之佩乎文正四子長
監簿以病蚤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
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
始紹世科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末艾也四
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
明樓鑰謹序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板
行零陵寔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史君沈公
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錢木尙友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八

賢深所敬嘆卽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
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于後云嘉定
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
之柔謹書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
使人起敬起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爲恨圻需次
零陵已巳仲冬入覲過都得其元姪孫侍講司
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暮春到郡靖惟零
陵寔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尙
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圻既得其文不敢秘

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錢梓以永其傳嘉定
丙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于思范堂

視竊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
麻穀粟之於日月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
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刊于郡齋而大
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
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苟
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
媿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九

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
視再拜敬書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
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
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
言之善猶足以垂於世而始方來況夫功與德炳
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
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
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歛襟肅容起敬起慕
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

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鈔板... 庠俾宗道是正訛外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為序... 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釋此書佩服忠恕誠... 一之學屬厥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為君... 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為千百世不朽... 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 州學教授清源陳宗道再拜謹跋

案此元天曆刊本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 大方印滄葦朱文方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重刊嘉祐集十六卷 明刊本

眉山蘇洵

張鏞跋 嘉靖壬辰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沈

宋王安石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 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 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 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 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

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 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 且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 而魯直稱為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 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闔浙顧此郡獨因循不... 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 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 雄警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 校本仍闕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 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客曰不然率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

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為將以備臨川之... 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 無惜矣明聰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 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 雖劉楊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為我... 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缺名序 嘉靖二十九年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王令 外孫吳說編次 前有王逢原墓誌

銘王安石撰廣陵先生傳門人孫發撰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王令撰外孫吳說編次 前有墓誌銘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傳門人孫發撰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

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年譜一卷墓誌銘一卷明成化刊本

宋蘇軾著年譜五羊王宗稷撰

宋贈太師勅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

節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三

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

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

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

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

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

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

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

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

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

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

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袖繹詩書他人之

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

疊疊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之

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

詞緝句文之蠹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

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

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

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

節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三

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

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

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

望選德殿書賜蘇軾

李紹序 成化四年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

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蘇軾撰 年譜 墓誌銘 本傳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勅

宋孝宗御製贊并序

李紹序 咸化四年

江西布政司重刊義例

案續集後有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南

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兩行每葉二十行每

行二十字

王狀元集諸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 宋刊本

宋王十朋註

趙夔序曰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籛註班固漢

書時人謂征南祕書爲丘明孟堅忠臣又李善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十四

於梁宋之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

僕所喜而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

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

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况堂奧乎然

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

浩無津涯孰辨淵澗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

名既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甯年

間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

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

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

釋二藏經文亦常遍觀抄節及詢訪耆舊老成

問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頃者赴調

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遊從至熟叩其

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

切精誠感通一日先生野服乘驢若世之所畫

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

起而迎見先生願僕喜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

了無它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

事卽答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

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十五

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

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

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

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

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

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

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

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

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

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

詩拙言間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
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
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語
言用經史註中隱事間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
其大略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
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
遺誤當俟博雅君子補而鑄之庶俾先生之詩
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
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尙有可以言者先
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其

必皆有意耳蓋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
不知爲我語耶它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
也

王十朋序曰昔秦近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
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
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
集眾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况東坡先生之
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
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
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

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
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
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
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
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
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哀而一
之割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
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
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
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春容乎通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七

備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
註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
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

吳氏手跋曰宋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近所
行本皆後人妄行竄亂刪併全本失真與宋商
邱所刊施注蘇詩無異觀者每以不能一見宋
刻爲恨今夏有茗賈持此書抵余家求售適余
他出不值而去明日余歸操舟訪之始得之硤
石南湖中遂以善直購焉此書格墨精雅古香
襲人眞舊本之最佳者爰爲長歌以書其後當

乾隆五十一年夏重午後二日兔床吳騫 男
壽陽書

又曰王梅谿分類蘇詩註二十五卷不及和陶
詩迨施元之編年注始合刊之按苕谿漁隱叢
話云前乃東坡手自編定後乃後人所編惜乎
不載和陶詩然則當時人刊東坡詩多不及和
陶詩無足怪也庚溪詩話崇甯大觀間蔡京當
國禁蘇軾文詞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施其禁
光堯太上皇朝盡復軾官職今上尤愛其文章
乾道初梁叔子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宿直召對

簡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六

上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命內
侍取以示之乾道末上遂為軾御製序贊冠其
文集命有司與詩集同刊之

又曰吾友鮑君以文嘗疑百家姓氏中胡銓下
注字邦衡為後人妄添謂胡銓姓名偶同而寔
非忠簡公予竊以為不然按注中明有引邦衡
曰者則其為忠簡無疑鮑君又謂忠簡廬陵人
不應冠苕溪子按書中只以苕溪冠胡仔姓氏
上而胡銓上偶失著廬陵耳如潘大臨大觀皆
黃岡人而列豫章之後徐 臨川人而列臨安

之後此並注家之莽鹵也兔牀記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小
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餘詳儀顧堂集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諸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
卷元刊本

宋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

諡文忠蘇軾撰王十朋注廬陵須谿劉辰翁批

點

王龜齡序

趙夔卿序

簡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九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小
字雙行日後有龍集丙戌秋月劉安正堂刊本
一行卷末有丙戌歲孟冬月安正堂新刊一行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
卷應詔集十二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蘇翊跋 潘熙己亥

蘇森跋 開禧丁亥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
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 明嘉靖刊本

禾黃庭堅魯直撰

周季鳳序 嘉靖丁亥

徐岱序 嘉靖丙戌

查仲道跋 嘉靖丁亥

年譜序曰文集之有年譜尚矣先太史詩文遍天下而年譜獨闕近世惟傳蜀本詩集舊注援據為詳第循洪氏所編退聽之舊自元豐戊午以上無所稽焉觀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孫不容不任其責惜不揆少日過庭粗聞舊事竊嘗自志於是中間多病廢志十遺七八日復老矣懼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半

將泯沒蓋嘗編次遺文為別集二十卷然於編年無所攷證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別集尺牘遺文家藏舊藁故家所收墨蹟與夫四方碑刻它集議論之所及者旁羅博搜系諸歲月獨恨營生晚距先太史之歿今已百年一時哀次豈敢妄謂無所差舛姑俟博聞君子質而正之昔山房李彤季敵於豫章外集有言雖先生晚年刪去後學安敢棄遺此則營今日撮拾之意其或真蹟既亡別無考證則甯略之尚幾不滋異時之疑至於見聞單淺排續無敘此則孤陋不

學之罪又奚敢辭歲在屠維協洽日南至諸孫 留謹序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 宋刊本

宋 天社任淵註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瀆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三

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 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法之用於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于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繒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散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

鳥之詩酸寒儉陋如蝦蟇蜺蛤一啖 雖明

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

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

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之詩名

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

山陳師道無已二百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為

者也其用事深密難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搗

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

秘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

羣書尙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為之註解且

為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

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所以言冠其

首子嘗患二家詩興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

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

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

捧心者難言問絃者可以數知而至音者難說

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乎其出於刑

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

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於豫章願

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為足下道也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三

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既以所得於

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

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尙

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

文藝類試有司為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

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敘

案此宋季閩中重刊紹興本每葉二十二行每

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宋諱自惇廓

以上皆缺避蓋宋甯宗時刊本許尹序為山谷

後山詩注而作紹興有紀元而無歲月皆坊刻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三

疏漏之証也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明刊本

宋黃庭堅撰

後山先生集二十四卷 明宏治刊本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魏衍記曰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

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為進取

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

受業于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

謂脩史最難申敕切至曾若為其屬朝廷以白

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荐其文
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愔高其義冀來見
特荐于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
軾與侍從列荐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
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高詣南都見蘇公
為私遂罷移穎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
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
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
論為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
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秘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五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
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殮朝廷特賜絹二百匹嘗
與往來者其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學於曾公
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舍手卒
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惟自謂不
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藁授衍曰先公
實知子子為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
錄藏於家者今十三年願未敢當也衍嘗謂唐
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
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藁

昔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
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日五七雜以古律文日千
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
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
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
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
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楊雄作太
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
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蚤見稱
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五

士大夫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衍耶後豈
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
附茲以不朽為幸焉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
洪範相表闡微彭書詩話叢談各自為集云政
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別涪翁於荊州翁日陳
無已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
脉絡有開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
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
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

不能當也子有意學問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
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賢士大夫出涕相弔
曰無已亡矣雲驚歎失聲痛恨無窮泊來彭城
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
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瓊瑀貫列大備雲曰幸矣
至寶不歿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
世自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
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
業及登廊廟不能顯傳其書卒以泯絕論者至
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第操行文章雅善先生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美

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徇合故能
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
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慕然先生之道必
傳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
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讀後山詩大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
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此詩註所以作
也近時刊本參錯繆誤政和中王雲子飛得後
山門人魏衍親授本編次有序歲月可考今悉
據依略加結正詩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爲上

下作之有謂而存之可傳無惟夫詩之少也衍
字昌世作後山集記頗能道其出處今置之篇
首後有學者得以覽觀焉天社任淵書

王鴻儒序 弘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
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已丑七月得嘉
靖以前舊抄對校因爲補寫錢牧齋善書非得
宋刻名抄則云無有眞細心讀書者之言如浙
之某某輩徒取盈卷帙全不契勘雖可汗牛馬
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六

毛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鬻書人購得舊抄
後山集殘本中闕三四五六凡四卷勘校一過
改正脫誤處甚多庶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
誤人眞有不如不刻之歎也焯記

前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七

存齋雜纂之八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十一

宛邱先生集七十六卷

舊抄本 顧千里舊藏

宋

張耒文潛撰

前有宛邱先生傳

張石史大全集六十卷

舊抄本 張月香舊藏

宋

誰郡張耒文潛著

前有本傳

濟南集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廌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案此系坊賈所鈔故謔字甚多自陵州渡黃河

歌不全疑有缺葉

高僧參寥詩十二卷

明刊本

宋智昱禪師道潛參寥著

陳無已送行序

陳氏手跋曰參寥子集十二卷宋僧道潛撰道

潛本姓何於潛人墨莊漫錄云本名曇潛東坡

為改曰道潛東坡守杭州為卜西湖智果精舍

居之嘗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詔復祝髮

崇甯未歸老江湖嘗賜號妙總大師今所傳詩

集凡數本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定訂智果院法

嗣海惠閱錄前有參寥子小影即海惠所臨首

載陳師道餞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黃諫

喬時敏張磨卿四序一本題法嗣法穎編卷帙

俱同而敘次迥異所載陳師道序題曰高僧參

寥集序與文中語意不符又吳之振宋詩鈔云

參寥集杭本多誤采它詩未及與析是本為明

時欽汪汝謙校刊陳序亦作高僧參寥集序始

即從法穎本重刊未知視杭本何如耳嘉慶十

年春日陳鱣記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又日前引曇潛改名事今備載墨莊漫錄云呂

溫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廢廖明略事二

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

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

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

刑之歸俗編管交州未幾溫卿亦為孫傑鼎臣

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為甯人者人必反舊之按

此事行錄未之及故附書焉鱣再記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 舊抄本

宋米芾撰

前有墓誌銘 蔡肇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三

先祖南宮以文章翰墨雄視一代當崇甯間名
 動天子擢從外郡對便殿進奉常博士踐南宮
 舍人髮鬢清望矣而百未施一天不假齡悲夫
 此所以重識者超羣邁德絕俗之歎矣然字畫
 之傳內而祕府外而巨室遠而遐方異裔幽而
 山區海聚人皆祕玩一 殆踰千金其視朶雲
 之翰籠鵝之墨高麗之募金老人之求判殆越
 宇宙而同時至於文章短篇闕深雄麗夏絕一
 時故先祖雖未顯而文價已喧如寶月觀賦一
 出巨儒若東坡最擊節賞音他可知矣先祖遺
 文接待制蔡公天啟誌墓文有山林集百卷若
 宣己子聖度錄等文又數十卷適靖康變故先
 君閣學僑寓溧陽僅脫身于崎嶇兵火之中異
 時寶晉所藏皆希代所見靡有子遺故先集亦
 不復存在以故尙未顯行于世憲不肖之孫緬
 想祖烈重以先君閣學治命每歎遺稿未充廣
 傳為沒齒深恨憲欽承先訓勦心療形遠求博
 訪哀聚縷積迨今五十年矣而六丁勅將毫芒
 僅存故梵筴雜登青氈並藏自書史畫史硯史
 外其他詩文纔百餘篇懼遺編之墜地致潛德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四

之晦蝕乃即筠陽郡齋命工鋟板以遺世之欲
 見是書者庶可無愧於彥芳之藏筆魏謩之寶
 笏如其發揮幽光垂示將來則有俟于大手筆
 序而冠諸篇首云嘉泰改元初禛歲次辛酉月
 紀太族日御乙亥嗣孫米憲拜手謹識
 案寶晉山林集一百卷亾于南渡 四庫所收
 寶晉英光集八卷乃岳珂所輯後人又有附益
 者也此本為其孫米憲所輯嘉泰初刻于筠陽
 郡齋卷一賦卷二詩卷三長短句卷四文卷五
 寶章待訪錄卷六書史卷七畫史卷八硯史各
 定五年上距嘉泰改元二十八年似未見此本
 者不可解也
 寶晉英光集八卷 舊抄本
 宋襄陽米芾元章著
 予仕居澗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蹟奇皆
 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槿為園薦
 菊為桐倚江為堂礱石為刻時一至其間倚徒
 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奧都澗

為大六朝而下賢規樹轍潤為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為多人或咎予謂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倦倦於英光子每應之日境無凡勝以會心為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為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眾目之所覩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歲祠則不可以不撫遺佚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既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五

按摹珠之事而擲放失格編次為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粹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夫鑿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韻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曰帝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同有浚雲之氣噫噫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明支那刊本

宋江西浮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撰門人覺慈編錄

釋達止重刊序 萬曆丁卯

青山集三十四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當塗郭祥正字功父撰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明嘉本

宋秦觀少游撰

盛儀序 嘉靖乙巳

張繼序 嘉靖己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六

張繪跋 嘉靖乙巳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明萬曆刊本

宋高郵秦觀少游撰

盛儀序

張繼序

李之藻序 萬曆戊午

姚鏞序 萬曆戊午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 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原四十一卷今

缺卷一至十二卷二十九至末共缺二十五卷

雲巢編十卷抄本

宋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遵睿達著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撰 每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
汝嘉重刊一條

倚松老人饒德操名節江右臨川人與呂居仁
等稱江西詩派名震一時後偕僕祝髮為僧德
操名如壁僕名如琳俱嗣法於香巖智月按禪
燈世譜智月嗣投子禹禹嗣國照本皆雲門宗
派惜未見其機緣語錄載在祖燈僅有此詩集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七

三卷庶可以見其所蘊呂紫微詩話云德操為
僧後詩更高妙不可及也歲甲申秋八月吳後
學釋超峻謹識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撰

釋超峻序

西塘先生文集十卷明刊本

宋鄭俠撰

祖舜為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
也既冠與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

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

師又八年竊第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

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為大慶居

士自敘而讀之有以幽暗闕寂此正祇鬼着眼

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

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

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者蓋

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遂游

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

詭隨持論益堅其篤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八

論素合公坐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

言使友人不致暱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

此自為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

貶顛跌艱阨初無慘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

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

徜徉里閭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簣了無遺恨

尙能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邊之句則又不惑

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槩見于此聲名雖暴

於一時道業不顯于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為

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

述類多散逸公之孫嘉正毫聯縷緝僅得其十
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
者倘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守誠可為未
俗無特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俠字介夫西塘蓋
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葉山黃
祖舜序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盱江以所藏高大父教授
朝奉西塘遺文敘緝成編蒙大資黃公為之序
遂刊寘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簡肅侍
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刪其代人作者又錄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九

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段板郡齋消熙改元大
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鄴邦復取斯集親為題跋
而刊之皆以大資黃公所為序冠之篇首嘉定
庚午元清備數金陵酒榷因思盱江所刊之本
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祕閣忽
謂於郡侯張寺簿有疇昔之好特為貽書及之
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篇帙不紊頭末
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歲久而遂亡之邪元清
敬取篋中所藏副本繕寫命工鏤之亟附便郵
還賓盱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

一曰元孫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
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葉向高序 萬曆己酉

陳勳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明刊本

宋晁補之撰

自序曰雞肋集左朝奉郎祕書省著作郎充祕
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
所為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
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十

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
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哀而藏之謂之
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
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
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啟雜
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八
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于建陽紹興七年丁
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
官謙之謹題

宋景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外傳曰京氏易式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古論大傳曰論語講義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曰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曰儒言曰參記許氏文字曰昇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士

鷓志曰唐逸士志曰清心堂雜誌曰隨省曰摺表曰嵩外墨省曰晁氏藝訓凡十有三種合有三十二書其他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于世者唯易傳用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兵火屢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悉為灰燼建炎二年僑寓海陵乃自歎曰平生述作無復存者唯志于易今老病之軀存于灰燼之外者幸也病能飲食而于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作為周易太極傳又為外傳及因說是年渡江來寓金陵先是二聖北狩中原陸沈痛憤溼鬱連

年抱疾至是增亟終于舟中實建炎三年正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其遺言殮以時服藁葬僧舍不封不樹无以文誌墓第以吾道號刊諸石待他日遷附先塋汝等若訪類吾遺文則以嵩山景适生日之蓋公平生慕温國司馬文正公之為人也晚年留意于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自稱天台教僧又號老法法華家有昭陵所賜文莊公飛白國安二大字則又號國安堂主子健不自不足以顯揚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徒步往來江浙間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朝廷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士

章九古律詩三百二十有二易規十有一洪範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十有六序十有三墓誌等九記贊銘題跋四十有九編成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及因說與外傳稿繕寫藏于家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軼盡矣今得之百无一二子健倘未死謹當繼志博求隨其所得以編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美先德竊攷古今圖書莫盛于隋之御府所藏然隋之書悉沒于河多不見于世世之學者徒見

其藏書之目每為之興嗟痛惜故今于文集之後悉記其所著之目知後之覽者必有掩卷歎惜者矣豈獨不肖之孫子哉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孫右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子健記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浙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為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鈔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三

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缺異同不敢輒易改補去取倘俟他日訪本校正始子健約叔位季弟子園同力訪求每有所得互相傳錄茲以索之未至迫于受代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約諸孫博訪不怠隨得附益或為外傳以傳今列名于後所期博雅君子肯有藏者舉以見授俾獲廣先大父著述之志實諸孫之至願也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管內勸農事借紫臯子健謹記

臯先生詩集一卷 明臯汝璉重刊宋本

宋 澶淵臯冲之叔用 撰 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條

子巖游都城於臯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辨博英峙辭藻諒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為鏡諸忠州鄧都觀官然林木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子亟聞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十四

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諜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聳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為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為之慨歎者久之嗟乎子安得不為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譏放逐臯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應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

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適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胷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翔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五

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曆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趨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書而晁氏尤環富閱溢所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子嘗從叔用

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典屬味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爲懷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子於是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懷懣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六

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噓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案晁冲之字叔用鉅野人侍郎公武之父衛本
郡齋讀書志作三卷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明晁
汝璞覆宋刊本未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
一行想黃汝嘉所合并凡詩一百六十七首劉
後村稱其不擬伊周倍殿下相隨于薦過樓前
一聯今具載集題作次二十一兄季此韵則為
原編可知 四庫所未收也

吳郡樂圃先生餘藁十卷附錄一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朱長文撰 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

金魚袋思哀次 後附墓誌銘 張景修墓表及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國史文苑傳 米芾傳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為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
先德於後世是亦有所負焉 樂圃文集舊百
卷家藏古今篇帙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
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罹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
守一日剪為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
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勿搜訪樂
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哀集有年矣
他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
觀伯父都講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

深懼異時墨渝紙燹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
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又將堙沒遂止憑
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
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為卷
十捐俸募工以鈐諸木又以誌銘墓表國史特
書之傳伯父為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於卷末
且以見吾家義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
多為今代顯人必有博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
闕亡庶使舊編他日再獲全備亦仁者用心也
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謹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七

六

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一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華鎮撰

臣初成言伏觀明詔搜訪書籍者竊以藏在私家業久虞於失墜迨茲盛世書方切於褒蒐十行爛雲漢之章六丁謹雷電之勅束帛有賁軒載奔發孔壁所藏盡禹穴之探殘編蠹簡片

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八

一

幅斷碑煌煌乎盤盂之銘矯矯若鐘鼎之字下為稗說上極皇墳莫不摶載而來肩摩自列羣言入奏不惟漢牘之三千祕府遂盈何止唐卷之八萬曲盡古今之目大增文物之光宜臣激慄氣於衷腸永孝思於手澤願惟家學難冒天聰臣初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剖楹發書言徒遺於子壯在枕置棄上繫待於時明事則殊途誠終其貫巾箱舊矣卷軸紛然鏤鑰一開湛凝塵而盡去纓冠再拜疑遺墨之未乾懷慨移時想見平日或訓過庭問之授或侍執燭際

之成因欲傳家儻能垂世歲深道遠懼將泯沒

而無傳風動雲興欣值作成之有道勉思自竭

冒昧上陳恭惟皇帝陛下湯聖日躋舜德天合

至仁曲被於動植大孝足通於神明慶明良千

載之逢豈祖宗萬世之業政刑振起號令興行

臥鼓藥弓固已掃除於氛翳橫經講藝又將黼

藻於太平衣冠之屬羣趨弦誦之聲四合如先

臣鎮生於遠俗起於諸生係志斯文當折皇徽

宗朝嘗有述矣名試博士如孫覺豐稷輩更推

挽之既艱遠業之圖尤重空言之託正山仰止

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八

二

曾毫末以無遺日月行焉苟容光而必照臣是用載在方冊悉送上官雖未能裨丁部之多亦庶幾塵乙夜之覽野人屬意獻徒效於美芹先臣有知忠尚期於結草今有先臣雲溪集一百卷楊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并目錄二十五冊謹繕寫隨表上進于日天威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慄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初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四年六月日右朝散郎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臣華初成上表

始余得故朝奉大夫華君鎮會稽覽古一百三篇知其為好古博雅之士也疑其文采足以竦動時聽而名不昭何哉紹興壬戌來為是邦君之子初成奉君文集一百卷求余文冠其首曰多矣哉余既得盡觀其文又益以知其人蓋介然自重不輕以求人之知也其名不昭固宜君之文精深典贍而詩道麗逸發其他眾製爛然皆有體則非涵養蓄蘊之厚不能發之如此也元豐間孫覺豐稷在朝皆薦君堪博士不報卒老州縣其治行泯沒不得顯白於世矣而文又不昭焉嗚呼其可惜哉然初成能盡力以圖傳君之文於世亦足以不朽矣君嘗自號雲溪居士用以名其集紹興癸亥八月晦日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樓炤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三

之書罔不口誦心維未始須臾廢也及登仕版頗有經世志元豐末嘗獻所業于朝召試太學博士會革試法以奏舉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卽以先君應詔兩上不報先君平生亡所嗜好惟喜讀書至老不倦故能力攻前聖之微言深究昔賢之書畫發為文章諸德兼備雖詩與詞皆有典則非雅言不載也其書則眞行草隸率盡其妙小篆又工作吏州縣奉法循理以利澤民物爲心不爲奇以賈名故亡赫赫顯功而所至稱治糾曹營道平反居多賴以免於死者甚眾嗚呼洛邑化務愷悌嘉禾甘露皆致其瑞四鄰五邑有蝗害稼而獨不至其境攷課爲京西第一爲郡漳南政尙中和惠民以德馭吏以嚴革諸剝主者請託之弊易之以公舉探籌而補期月之間州以大治然卒不得乘其時行其道于天下識者咸惜其不偶而先君未嘗以爲意嗚呼先君已矣所可傳者惟文初成念欲鏤板行于世每以奔馳薄官汨沒簿領未遑編綴比緣待次里閭遂得哀集遺文躬自書校幾四十萬言離爲百卷倘非宗工鉅儒爲之冠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四

序曷以傳之不朽茲者幸樞密資政樓公來帥會稽敬以先君之文求序焉獲遂所請昔柳公權唐之偉人也當時大臣之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今先君之文得樞密公爲之序親染翰墨光耀簡策垂之無窮而初成區區積年之志一旦獲伸不特無媿於唐史臣之言而先君亦足少慰於地下矣豈不幸哉謹并以楊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小詞一卷會稽錄一卷哀文一卷鏤之于板以廣其傳焉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望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五

男右朝散郎新差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初成謹書

先君遺文有雲溪集一百卷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見者哀文一卷定爲一百一十有七卷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先君富於藝能頗有經世志徒以不苟合世莫有知而用之者其間雖或用之亦不甚力要惟不能深知之故耳爲郡漳南未幾而沒嗚呼悲夫漳南所欲設施者且

猶未盡而況生平之所欲耶求之行事固已不可多得所從託于不朽者惟空言而已今取世所通知者不過神功盛德詩頌書說當獻之先朝與夫會稽覽古詩近稍流布于士大夫者百餘卷藏之篋中日月寢遠卷帙散漫其能免摩滅者幾希夙夜用懼奈何遺孤人地凡冗念非推借于名公鉅人則無以增重其價而鏤鐫震耀斯人之耳目屬者樞密大資樓公來會稽敬以遺文冠序爲請乃蒙矜從仰惟文章翰墨妙絕一時將令來者失聲歎息誠不待披先君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六

文而先君之志可知也嗚呼盛歎樂道人之善非公殆不能與于此是用鏤版而傳之然紙墨可具也其文四十餘萬言繕寫抑末也重念弗躬弗親則無以稱平昔之勤而伸罔極之報者若夫體製則初成不當言及已見於樞密公冠序矣至於世系之遠近出處之前後則有墓狀云紹興十三年九月旦日男右朝散郎新差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初成謹書

兩宋樓藏書志

漳南先生文集六十卷

影寫宋刊本

小草齋舊藏

延平有劍潭焉綿亘數百里有蛟龍盤礴其下
州之北有山焉曰演峰氣狀清爽恠麗有神人
栖息其間尚書端明黃公冕仲於茲宅焉煦清
冷以爲姿蒸鮮榮以爲體鏗錡乎事業而奮發
乎文章旁紹曲撫橫貫勁出竊謂演峰英偉之
氣鍾乎公之身著爲公之文若不發不休者公
所爲文集命曰演山蓋有取焉爾公以文章鳴
於世在元豐間策試於庭賢魁多士士之學爲
文者由是始知有公之名然所知者止此耳公
之高文大冊汪洋瀚漫不知紀極在章布初收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七

拾遺藁已四十卷嘗自爲之序道其梗概既而
歷華要階常伯不倦著述所積愈多類而折之
爲卷凡六十焉其淵源六經栽培教化要之議
論一出於正而後已其他所作時得方外之致
飄飄然出塵物表逸歌長句駿發踴厲兼眾體
而有之若未易名狀悅自非角竊窺其一二於
筭牘中嘗肉一禱大嚼乎五鼎之味紹興庚辰
與公季子同僚宗邸遂與聞公之爲人比復遺
公所爲全集再拜敬讀日不足繼之以夜且以
自釋曰讀其書見其人而師事之幸之大也其

書雖存其人已古若可恨也亦可慶也東坡先
生方童稚遊鄉校觀徂徠所爲慶歷聖德詩則
知敬愛范文正公及來京師竟以不及見爲恨
既而得公之文而爲之序且自喜獲挂名文字
間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士之好古慕道者志
意不衰如此公生平行事當與文正相伯仲而
悅欽慕之誠竊自託於東坡雖然公之名固足
以垂不朽若無待文而後傳亦無待悅之序而
後顯悅既誦公之文日久復喜得其全於不觀
之後茲序之作義不敢辭故以云左朝散郎權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八

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偕紫金
魚袋莆田王悅序
自序曰演峰延平之北山晉人演客寓焉傳者
以爲演客避晉煉丹於其上丹成飛舉而去莫
知其所自其峰之勢下爲三支中一支州宅之
所據奔驟而南向至乎劍潭之濱而後已予宅
在焉朝雲既斷萬仞橫空夕照方收千岩凝碧
神深氣爽果致高眞發育誰知遺丹常在鸞鶴
之蹤烟霞之景牛斗之光風雷之信有時變現
南北相照而予常以自適獨游乎其間或曳杖

以穿雲或擊舟而泛月對景無係觸類有感道
德之鄉義理之境乘興而言惟意所在焉布衣
時宜鄉士之列所爲文收拾遺藁得四十卷自
古善言陰陽者及今日事皆如其說故以演山
名其集山之下予之長養成就不忘其所自焉
因敘其事以見於世云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
以經術造士宗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
高明自得之學溫厚爾雅之文爲諸儒倡及射
策丹輝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爲第一由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九

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
隻字競傳錄以爲楷式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
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
生之子孫臺聯縷緝次爲家集而他人或未之
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
馬將入境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
賢太守乃端明黃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
恨不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覩矣公下車累月
挺因以諸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刊之學
以廣其傳公曰唯乃治其藁爲六十卷屬挺是

正舛訛挺觀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
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詠凝情物外筆下無
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
人者或者以爲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
之立朝深謀傑識爲時蕃龜所藹之施百不一
二方且守易退之風享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
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出處之大
節而景慕之異時登巍科歷顯仕爲名卿才大
夫未必不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
廖挺謹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十

先君由布衣取巍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
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
以文墨自娛每有著述必高臥腹藁旣而走筆
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
先君布衣時所爲文章相繼編次爲家集幾二
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唐會兵亂陷圍城中
悉皆散亡比冠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
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
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爲文必待聖
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人雖未經

先哲去取然皆自得於胸襟故盡以其所求訪之文釐爲六十卷迄乾道改元初夏玠被命來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爲軍學教授惜其文之不振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庶傳之永久爲學者矜式玠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乾道丙戌孟夏玠謹識

右從政郎建昌軍錄事參軍權判官譚壽卿左從政郎充建昌軍軍學教授權通判廖挺右朝請大夫通判建昌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公袞右朝請大夫權發遣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十一

建昌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黃玠

案此謝在杭影宋抄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小草齋抄本五字卷中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朱文大方印周元亮抄本白文方印曾在李鹿山處朱文長印蓋此書本謝在杭所抄入 本朝歸周亮工後又歸李鹿山余則得之楊雪滄中翰皆閩人也三百年前抄帙完善如新亦可貴矣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李之儀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問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鞏訂正釐爲五十卷鏤板於學昔二蘇於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无咎張文潛秦少游輩頡頏於時今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十二

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于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謂賢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李之儀撰

吳芾序

滴水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復撰

無名氏跋曰長安李復有滴水集刊於信州

翁屢稱之子近得其集論車戰及刑恕造舟黃

河事說易尤多可取蓋早有聞于橫渠者未詳

知其出處也及樓攻媿集謂滴水先生多入陝

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論不合坐廢

則必忤童貫也金虜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為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三

舊德觀兵強起以守秦州卒死于賊則必靖康

時也有孫龜朋字才翁為參政錢端禮之館客

端禮孫象祖之師嘗魁流寓解不仕有迂論于

世居台州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

明正德刊本 季滄筆舊藏

宋鄒浩撰

後附諫哲宗立劉后疏一篇為續

集同里陳御史

泰興季御史 振宜

俱有印記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

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

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胷中超然則

發為文章自其留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辨

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

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

襲以為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為之本在德

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

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

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

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

其少時處閭里游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四

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

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屢論聳動四方遠謫

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

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為之少挫遇赦得歸作

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

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閱

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

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

子柄榭集公平生所為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

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為四十卷將

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不可跋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為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五

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於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憊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為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至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

祿大夫李綱謹序

北湖集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吳則禮撰

溪堂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謝逸撰

斜川集八卷 鮑以文手抄本

眉山蘇過叔黨撰

吳氏手跋曰蘇叔黨斜川集二十卷世罕傳本余昔見書賈持售者皆宋劉過龍州道人集同名而易其姓以應好古之求耳壬午冬桐鄉顧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末

山錢氏云有真本與世迥異余意其為朱竹垞太史之甥必曝書亭所冊也借鮑君以文買舟相訪懇借而歸閱其首頁即用賈秋壑半間堂事又以燕京為長安相與大噉蓋又妄人偽作以欺世者簽駁數十事還之後閱王弇州題跋言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頃 朝廷纂修四庫全書始于永樂大典各韻中纂輯詩文各若干首編為六卷長元偶來京師得副墨于孫中翰溶借歸手錄雖零篇剩簡十得其二三然得見廬

山真面目亦平生之厚幸矣傳寫訛脫悉加是
正又錄宋史本傳與書所載逸事數則于前從
東坡題跋漁隱叢話書畫攷補詩四首詞宗詞
荃補詞二首賦彙補賦一首播芳大全補表一
首啟二首皆纂修之所未及者他日南旋當與
鮑君共欣賞之壬寅二月二十九日太初吳長
元書于南城張少蓬寓廬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安成劉弁偉明撰

周必大序 紹興四年

卷七十八

七

劉璋序 宏治乙丑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
魚靡不具焉操觚弄翰抒思棲情孰非從事於
斯哉而蛩啾鷓聒過耳輒息固無以議為者若
夫覽天地之秀族山川之英擷草木之芳而極
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靈萬
物不能榮者一何鮮耶龍雲先生其可謂問世
而傑出者矣先生自為舉子時已卓詭不凡能
藝出諸老先生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
博學宏詞科元符改元進南郊大禮賦君相勳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六

色以為相如子雲復出即除祕書省正字稍遷
著作佐郎駸駸嚮用矣高麗傳誦其文力請于
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降年不永竟卒于官其
平生所為文漫散莫考浦城所鈔纔二十有五
卷耳雉篇大冊尚多不著良歎惜其流落冥搜
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數十卷又得宏
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得古
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
一絕句一百一十生詩一十一挽詩一十三總
百九十二首印本 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十二
止有三十九首

六元 書四十四序一十四時議六策問四十
今附 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碑誌一十
二摠六百三十一篇為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
文畧盡矣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
璞如青翰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踟躕影觝理颯灑
如喬松弄芝之真率徑盡如炙脾聯環而不窮也
如疾菟者之抱態脰而絕羶膈也如鉅齒錯列
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車輞
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
入者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先生諱弁字偉明

古之安成人所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廬陵羅良弼長卿書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案群符周季貺太守藏舊抄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構字註御名二字蓋影宋本也借校一過缺卷與此本同卷一補摘果五古一首培花二聯卷八錯簡不可讀照舊抄本影寫一卷訂入惟周本以卷一卷三合而為一題曰卷三卷十六吳正字啟後半攙以他文亦賴此本正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九

謝幼槃文集十卷 舊抄本

宋 謝過撰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為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為無逸詩以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槃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甯大觀間不為世俗毫髮汗染固後進者之

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一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為搢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年而未能也粵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其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十

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于前學正易成又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咸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型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興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詩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聞寢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沒之後為之傳序為之哀詞祭文者甚眾今未暇博詢而編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書摹其真蹟於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

公文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
昌言題

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右文林郎軍事推官
判官陸昃左迪功郎差兖州學教授苗昌言右
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嚴仲遠右朝議
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使趙士鵬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煜重修
謝氏手跋曰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
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備書甚貴需銓旅邸費用
不贍乃自為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

鮑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圭

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
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日涉園集十卷 舊抄本

宋李彭撰

無名氏手跋曰樂易居士於永樂大典中錄出
時乾隆辛丑之秋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借喜
稻堂抄本互校另又錄入詩於各體卷末並為
書後附識雲泉居士

鮑氏手跋曰嘉慶五年庚申閏四月借嘉興沈
帶湖比部 叔 本對寫五月初四日畢端午日

校於知不足齋

某氏手跋曰珏按集宿西林寺有先特進及先
學士詩云楹間盤硬語怪底光炯炯追還曾高
風熱復發深省四句又掃除尙書公冢下云非
無玉樹郎抱官在中州又哭尙書墓云過家上
冢非無子宿草孤墳獨可悲又次韻寄山伯肅
老二弟云平原翁仲仲家葺種竹當年語竟空
群從嗟予真漫叟象賢期汝繼汧公則商老為
公孫非姪也

淮園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鮑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圭

宋呂南公撰

劉夢得嘗稱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
往往清慧而文吾鄉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靈
視瀟湘間為不足道近時人物磊落相望其位
于朝光顯者固多而隱於韋布卓立傑出如灌
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
庶姑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幼而警敏
力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發為文章雄深浩渺
自成一派蓋同舉子輩綴緝陳言氣象萎蕪迎
合有司之好熙甯初嘗預薦試春闈不利退而

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務著書講道發
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
以袞斧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
奚足為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
命以官而先生不幸蚤世咸用盡傷余先君昔
與之遊備知其賢每歎南城豪傑之士如李泰
伯王補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享
皆不永泰伯補之雖得卑位則旋而死先生且
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也
夫先生姓呂氏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三

問能世其家收拾先生遺稿編成三十卷紹興
壬戌余領漕江右巡行到鄉郁攜以見訪且屬
為序欲傳不朽因循久未暇作後二年移憲浙
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堅義不得辭於是乎
書南豐符行中序

金陵雜詠一卷 舊抄本

宋左朝請郎充天章閣待制知江甯軍府事武
陽黃履著

家黃履字安中邵武人事蹟詳宋史本傳金陵
雜詠十九首石刻本在江甯府治後移縣學元

人刻先師像于碑陰陰轉向外而正面倚壁雖
日午非秉燭不能見乾隆中嚴子進手拓其文
始傳于世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八

四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十三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補遺各一卷舊抄本鮑深飲舊藏

宋賀方回撰

後有墓誌銘程俱撰

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奔衛妻子迸度湖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于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

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九

其田曰慶湖今為鏡湖傳謠也漢孝安帝時遇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焉家牒載謝承會稽先賢傳敘略如此唐代既頒勳格百家圖譜併為煨燧元和中林寶集著姓纂臆謂賀氏慶封之後非是按封劫專齊政田氏患之聚三族甲環其宮而夷其族封僅身免走魯遷吳卒被屠戮安有遺種哉吾家特會稽一族他州之賀蓋賀蘭賀若賀跋賀婁賀魯賀葛賀賴賀連賀兒賀略孤吐賀諸姓省焉鑄十五代祖迺祕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止少味老易躬耕不

仕開元末與崇玄學本道三以道舉荐送不赴

會有聞于朝者起家拜上虞丞秩滿試任城令

時李翰林白寓遊是邑與公相從于詩酒間讓

其美政書公堂之壁後人鐫詩石今或存焉久

之遷陽谷令卒官民懷其惠遮留喪車不得時

發因權窆縣之北原三孤即壙為廬免喪按安

史之亂縣又改隸東平尋為李正己巢據之浸

用非法游民浮房禁不聽還伯仲定居陽穀俾

季陰歸會稽以持先業皆力田自潔不復為仕

宦計季實吾祖也歲一北走省展存歿且自誓

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九

二

約生雖居死當附骨先壙之次逮七世孫遵約

不墜後屬董昌盜越民罹其毒因棄業北遷合

族焉國朝緣外戚賜第開封隆和里六代祖廣

平王始別葬于浚儀固于陂之原高祖平州府

君受命北征即詔其家嗣曰吾家本慶氏昔王

子嘗寓于衛而子必以舊氏名之吾死必封樹

衛郊示不忘本府君竟死事朔野曾祖以哀毀

廢于家但名其子而重詔之天聖初大祖總北

道坳牧之正遂卜府君之新阡于衛屬邑共城

東原仍徙貫焉行先志也鑄少有狂疾且慕外

監之爲人顧遷北已久嘗以北宗狂客自況今
寢老且疾念歸何時而亟更舊稱者亦首丘之
義耳鑄生于皇祐壬辰始七齡蒙先子專授五
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間蓋
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
數年一閱故稿爲妄作也卽投諸煬竈灰滅後
已者屢矣年髮過壯志氣日衰落吟諷雖夙所
嗜亦頗厭調聲儷句之煩計後日所賦益寡而
未必工于前念前日之爨燼爲妄棄也始哀拾
其餘而繕寫之後八年僅得成集以雜言轉韻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三

不拘古律者爲歌行第一卷以聲義近古五字
結句者爲古體詩第二第三第四卷以聲從唐
律五字結句者爲近體五言第五卷以聲從唐
律七字結句者爲近體長句第六第七卷以不
拘古律五字二韻者爲五言絕句第八卷以聲
從唐律七字二韻者爲七言絕句第九卷隨篇
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迹
喟然而嘆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倘夢境
幻身未遽壞滅嗣有所賦斷自巳昨歲列爲後
集云丙子十月庚戌江夏寶泉監阿堵齋序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
友自是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
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
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
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
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
其氣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流
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
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之酬象富貴與
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四

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公娶濟良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稟復娶良
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省幹君
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
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攜去獨巾箱有別
錄慶湖詩前集在因假傳寫正其字畫訛舛而
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
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
鄲寇翼令威父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耆稱其名章

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矣意俟後集併爲錄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迺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子以公留題左顧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五

籠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岳祠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爲人益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手小楷雖黃不去手反如寒

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閒思怨之情方回恍惚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亶亶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馘麟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爲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敘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六

葉所遺及於佛剎廟宇題詠泊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廩老矣不復得其全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遂信之揭來邵陽因命錄木旣而有于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子校書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虞豫登補遺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瓜代之日

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舊抄本

宋賀鑄 卷九後附墓誌銘程俱撰

自序

楊時跋 政和甲午

寇翼跋 乾道丙戌

胡澄跋 紹熙壬子

程俱敘 政和五年

賀廩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胡澄跋 紹熙癸丑

黃氏手跋曰余喜蓄書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為簪珥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余每戲謂友朋曰余譬惜字會出分金特稍從厚爾即如此舊抄賀方回集止半部係余友海甯陳徵君仲魚所贈以余有重出之本或可據舊藏者補錄其半俾成完璧然余第藏諸篋笥忽忽未有以補也頃張君

訥菴頗與余同嗜近亦以余所為兼收並蓄竹頭木屑之說為是故遇書之不全者亦時得之

一日邀余觀新收之書內有慶湖遺老詩集之半余細閱之似與仲魚所贈者相似未即言明歸取證之竟為延平之合惟第六卷仍缺即前本之目亦已失之訥菴一一補完屬為跋其顛末余曰此事固奇然不在乎書合之奇而在乎所以書合之奇蓋兼蓄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此余一己之獨見也而訥菴竟以余言為然忽復效尤即獲奇驗則此賀集特為訥菴軼之始耳余樂訥菴之與予同心而并樂訥菴之堅信余說有此巧遇可以鼓興弗衰藏書家不又得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八

一人邪裝成仲魚適從海甯至因屬同為欣賞焉甲戌重陽後復翁

陳氏手跋曰余向從武林書肆得陳古靈集半部係謝在杭家鈔本曾在元亮處各有印記越數年錢君廣伯復得其後半部一一不爽遂成完璧今已贈荆谿陳景辰布衣以其為古靈後人也吳槎客明經有跋載諸拜經樓文集一時傳為勝事此慶湖遺老集上卷曾獲諸吳城元妙觀書坊因思黃復翁家藏書最多舊鈔秘冊或可抄全所以特贈豈意張君訥菴適有是

集之下卷今秋偶爲復翁所見遂以余所贈者歸于初菴延津之劍分而更合已屬奇事而裝潢甫竟余自海甯適至吳中則又奇之又奇也嘉慶十九年九月十三日陳鱣記

摘文堂集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慕容彥逢撰

古今以文名家者多矣其有兼作者之妙爲百代之師者文忠蘇公而已是以皇上萬幾之暇親御翰墨爲之序贊有曰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賦所著讀之終日憂憂忘倦常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九

置左右以爲矜式大哉王言誠萬世不刊之典當時學士大夫有經品題皆足以垂世況深蒙見知者乎尙書文友公家世伊洛河南王之遠裔也天姿秀拔自幼篤學之老不倦家藏書數萬卷手親是正不憚寒暑蓄中者旣豐故發諸外者汪洋大肆浩浩乎莫之禦也元祐間弱冠登進士第至紹聖初屬設詞科一試而首中之雅爲蘇公所器重誠以道德文章有默契于言意之表宜乎聲相應氣相求也公同鳳閣直學坡登八座五知貢舉天下服其文鑑之高名公

鉅卿多出其門揚歷華途垂三十載惜乎位不滿德未足究其所學而恭和聖製敷演辭命忠言議論高文大冊每篇奏御必蒙褒嘉真足以造作者之淵源垂將來之軌範也平生所著百有餘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慕容太守爲公嫡孫力於親舊間搜訪所藏尙及千篇忠其先後躋駁且命與祖訂正之與祖善太守之志能使乃祖鴻筆麗藻光傳後世孝也天下學者有所師法仁也仁且孝君子之能事畢矣奚敢以不敏辭若迺孝友之行忠誼之節謀猷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十

嘉德量之廣操履之正建明之公有朝廷諡議與夫行狀誌銘在開卷昭然固無待僕措辭而後見也輒因其文而次第之以爲不朽之傳公諱彥逢字叔遇文友其諡云諡熙十有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上日從政郎蒙州州學教授劉興祖謹序

先大父少師文友公弱冠登元祐進士第逮紹聖初首中詞科之選自會稽教官被召際遇明主徧歷臺省進登八座平居暇日未嘗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二十卷講解五卷

奏議五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論近於親舊間搜訪所得尙及千篇分爲三十卷命工鏤版日以文友公摛文堂集時清熙十四年歲次丁未下元日第四孫朝奉郎權知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綸書

東堂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毛滂撰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劉安禮撰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曰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十一

道伊川東南之士多從之遊而爲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入不可不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者其誰曰不知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健非學也假學以文姦飾學以欺人者也是其自謀寵利與其俱濟汨爾禍福得喪之衡安有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貧賤者阻鄒志元於講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焰勢方張之日

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而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于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倣亦反其本而已矣朱氏手跋曰曩從劉考功公敵借鈔二劉長史合集元禮止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以鈔本見寄乃得全竹垞老人識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劉安禮撰

留元剛序

劉給事集五卷 勞季言手校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十一

宋永嘉劉安上著 附行狀 薛嘉言撰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

劉給事集五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永嘉劉安上著 附行狀 薛嘉言撰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抄本

宋眉山唐庚子西著

鄭總序曰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春秋以遵名分易以導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韻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

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泐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雖少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于僨然能學道自勵贖咎洵非其文攻及世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興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違離然後盡善此學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三

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議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寶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爲人不論可知矣屬意遺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爲殆近短溢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濶浩然東不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終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爲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老變棋于一枰可謂小乎其胸中如此使摠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爲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

入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以力傳于後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爲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于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爲醅佐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四

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乎西真豪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關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世出世間法余常謂子西金屑雖貴着眼成疾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甯盡此生筆硯閒寂然之樂俟來世尙未晚也坐噙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爲是故也學者有意於傳則以先生爲法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予兄子西自黜黜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
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
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視魄落胆及入官以
來所著愈多至被請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
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
者止載嶺外所述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
昔昌黎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
詩故相呂公微仲爲作年譜予與兄手足之愛
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
子焉若夫吾兄子西之文其名之布于天下爲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五

搢紳之所欣慕至其撰著或有先後所造或有
淺深則覽者當自辨之罔不待予言而後知也
宣和四年六月日弟度序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
舒公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
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
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
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其勢然也乃若
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
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

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
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
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
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益
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傲居于景德寺予
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爲文頗嘗
請其本以傳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
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於是不果傳
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
不求人知然氣焰光彩久而必見于世蓋所謂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六

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
歸去來顯盧仝則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
其人而三子獨得顯于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
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
果有藁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
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序而藏
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
十五日溫陵呂榮義德修序

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博
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非論

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趣
尚之同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
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唐公嘗云吾以是
得名亦以是撥謗不欲盡傳之人故所得止如
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寓公集蓋東坡
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
二首詩賦一百十一首與吾先君所傳頗有重
復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
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
矣而篇秩殺亂句讀舛訛殆不可辨未幾又得
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七

蜀本于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
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增
損甚少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偬遂屬教授
王維則仗校旁授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
唐公之文遂爲全編因其名類勒爲三十卷命
刻板摹既且將以傳示學者使知至人必有至
文而先生之名可以不朽矣且以成吾先君友
之之義而後世之尚友者愈無窮矣書成矣題
之篇末紹興二十一年仲冬左朝奉郎權發遣
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鄭康佐謹

跋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
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
此而寓之于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
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諛詭連狝
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不仕不隱
不以萬物之好易北窓之涼卽其詩豈與魏晉
同其聲色哉先君自幼承學于皇大父若與蜀
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稱益
高身日益困折先君常謂所知曰後世有楊子

麗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六

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
沒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其流風甚遠其
樹立甚大故其于文率皆激世漫靡多所矯拂
扶雅黜鄭不爲苟作當是時如摻南風之絃以
遊北里雖濫吹雜然眾寡莫敵而平和雅淡之
音厭服于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今其傳如存
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
言寔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
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
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歿其

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攜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且先君觀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孝之子雖存而玄不傳他日徒因其書之遺質之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甯間皇大父淹有盛名于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說薦之于朝不報其徒蓋與蜀先張氏蘇氏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九

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繫辭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喪獨推原孟軻氏而望然負異于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先君沒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志然則先君子雲之歎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何如哉紹興歲己卯立春日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事文若謹書

洪龜父集二卷

鮑祿飲手校本

宋洪朋撰
李忠愍集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諡誥詞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雅滿軍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已而為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斷猶奮血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為之變色日月為之無光戰士為之嗟惋敵帥為之羞畏先公已死適我大父母皆耄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人之深憂也獨稀歸費守樞為先公文集序今鈔木於蜀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請父淪亡因於秘稿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瀉懼歲月侵尋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列諸朝所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浚泣泣血書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九

十

傳忠肅公文集三卷

抄本

宋傅察撰

後附行狀

周必大序

晁公休

百宋樓藏書志卷之八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四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舊抄本

宋李綱

後附年譜行狀證議等為附錄六

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
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
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吳之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一

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
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
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其數君
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
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
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
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
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於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
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動

業惟稱李公近與子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為

恨高熙丙申子帥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

示子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子

讀之而歎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

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

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

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

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論水災贊

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子竊

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為講解遷避

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

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

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

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

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

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議而不之竟也

光孝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

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

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

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之八十

二

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問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繼問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誦秀之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

隋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三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問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

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莫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御強敵然自重圍旣解眾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

隋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四

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強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做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旣憂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凋飾而變化

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烹書其後以推明之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士宇而卒報不其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玉業偏安于江海之濶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之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與嗚呼背刺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歎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

福公之言云時清熙十年十月旣望謹書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勳名震夷夏其所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于靖康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存史筆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爲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畫計策胷次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

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詰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為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為今書蓋其後諸人所離合譏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人哀集當無遺逸顧薨謝距今七十載獨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清熙末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七

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為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亟命宣索宸翰真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諡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方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 食痛心充員舸幙適帑藏空匱兩膚使先後極盟鳩工銀木太守今春官章公尙書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尙書章公又幸為之跋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闕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

步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既卻而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措于成敗已然而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以為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慙尚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既望日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八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游焉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屋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儀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

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眞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錄

由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九

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察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十

公之勳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憲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情數數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官畫錦之鄉卽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錄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爲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詔之文宏而溫調諭之辭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爲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揜

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填川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爲册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集既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書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啟

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尚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正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薰誦至于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與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議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臨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十一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即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比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其所著立齋

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附膺而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蚤虱疥癬耳而鬚髮為白于以知公之為難也追感前事識于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榮趙以夫書

初寮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安中撰

周必大序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

臨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十二

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程公待制韓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為傑出不可及者餘未易殫數也初寮益文健而深詩麗而雅至于制詔渾厚足以風動四方則李公漢老以為當承平之世多褒揚粉澤之詞使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不得施于戰士勿謂子孫之謀更存輔車之勢不得加于叛國嗚呼其盡之矣自往至今幾三十年請公之墓木何止拱把讀之使人想見當時文采風流之勝劉夢得云休唱內前供奉曲貞元朝士已無多是亦足

以爲初寮之歎也周紫芝撰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
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爲
世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
墨之職者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
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
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騶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
節以和鑿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
此哉初寮先生太保王公自布衣文稱天下由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圭

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鼇禁皆天下第一選司
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旨
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爲夸褒勳勞則布帶纓
丹青之信施需宥則有雨露涵濡之澤文治平
則祥極乎鳳麟申戒飭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
則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火之華皆
極其致蓋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而馳驟乎
燕許常揚之域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
矣蓋公天才英邁筆力有餘于文于詩皆瓌奇
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爲世用者如此徽宗皇帝

卽位以來擅制詰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不謂

一代之奇文歟雲龍李邕撰案此序蓋初寮內

制今不存惟此序見于

橫塘集二十卷

永樂人典今附載于此

宋許學衡撰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

鮑錄飲手校本

宋洪炎玉父撰

老圃集二卷

鮑錄飲手校本

宋洪芻撰

丹陽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古

宋葛勝仲撰

浮溪文粹十五卷

明刊本

宋汪藻撰

胡堯臣序

嘉靖

馬金跋

正德元年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翟汝文撰

莊簡集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光撰

松隱文集三十九卷

舊抄本

宋曹勛

洪益中序 正統五年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葉夢得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實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銘謹題

國史書目載石林公文集一百卷虞山桑思玄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五

藏書目曾有之思玄去今百有餘年已不可得此從毛子晉借抄子晉得于建康焦氏焦乃瀚園後人也噫予末孫不克見先人之書又知交寡少無由訪求有其志而無其力悲夫二十代孫萬又名樹遵謹識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 元刊本 稍殘樓

宋陳與義撰胡穉登

詩無論拙惡忌矜持瞻彼日月不在情景入玄彼黍離離不分奇聞異事流盪自然要以暢極而止彼訝謨定命遠猶辰告雖為德人深致若

論其感發濃至故不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著力為哉詩至

晚唐已厭至近年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可莊語而學問為無用也荆公妥帖排昇時

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

其極至寡情少思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為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真故也世

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在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蠱魚而注哉后山自謂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六

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

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

肌骨勻稱古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所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尚似

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為簡齋故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舉竟

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辰翁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小字雙

行大黑口第一卷賦二之十四卷詩第十五卷則無住詞也釋字仲孺號竹坡宋紹興時人其注皆注出處不同釋販而與酬贈諸人皆一一考明里貫仕履真爲簡齋功臣張氏藏書志所載宋刊三十卷本前有樓鑰及稱自序此元刊合并本兩序已失

簡齋詩集十五卷 明初刊本

宋陳與義撰

劉辰翁序

晦齋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七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撰

後附行狀 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卽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趨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

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益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眾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六

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眾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爲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爲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尙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

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眾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肅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九

政經從謁先生作肅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勳業未艾某不日溘先朝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敘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為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書命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士大夫也作肅昔為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

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蒼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為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為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十

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

樵溪居士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劉才邵撰

周必大序

嘉泰元年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天緯衣被萬物河嶽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

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
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
更群小崇姦紂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
至此而一危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櫛溪之
劉兩先生自作金城以郭此道自王公游太學
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
則夜藏夜則緝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
坐吹燈縱觀三書迨暇或哦詩歌或續古文每
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
兩先生當妖禽羣嗽而發紫鷲之鳴折楊騷歌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三

而奏清廟之瑟鷓冠妖服之競麗而觀黃收純
衣之製其有大動勞於斯文其偉乎哉子生十
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
告子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櫛
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子者亦太學犯禁
之說也今兩先生遠矣子亦老而歸休矣櫛溪
之曾孫千齡一日訪子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
書曰櫛溪集者示子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
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櫛溪拔新領異之
詩登峯造極之文既摘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

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子者于篇末俾後
學者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
書皆毀其板獨一貴戚家刻印印焉率黃金斤
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
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
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
者本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
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奚病哉古者聖賢君
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
如而已時之好惡足爲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

三

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
學眾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
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櫛溪諱才邵字美中瀘
溪諱庭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櫛溪再中宏詞
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贈顯謨閣直
學士瀘溪晚爲國子監簿終官直敷文閣奉祠
云嘉 三年十月丙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
夫致仕楊萬里謹序

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五

筠谿文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連江李彌遜似之著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於後資稟有厚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

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一

夕廁有同舍投環於梁間公時年才十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于股上視撫摩而噓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為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為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舍人使契丹擢左史用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

紹興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囑尋掌書命雄

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

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選勾外補

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為言

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不復

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間憂世著議

古數十篇雖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

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

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以郎

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

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一

二

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決科克

繼大門為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澤之

未艾也二孫以鎗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二十四

卷求序論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

慕向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

字似之昂仲六人文字為一門之盛兄尚書彌

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谿則公自號云嘉

定四年閏月初吉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樓編序

先大父歷事宣和蚤登兩省而以直節不容受

一三〇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三

知思陵既列貳卿而以權臣坐廢蓋平生立朝之日常少山林之日常多自弱冠魁多士年三十既位柱史流落中外出入纔期年五十始再為史官歷詞掖版曹僅閱兩歲身已去國方宣政間近倖欲致有時名者出其門少屈身則立致顯要及紹興力爭和議當國者暗以兩地皆褰裳去若將浼焉所以白首邱園終老不悔夫先民之不朽者有行有言行事苟不盡見於時則斯文必亦有述于後大父既抱忠盡鬱而不伸至於遺稿復湮沒無傳實痛諸心大父發藻儒林即以文鳴其所居官蓬省蘭臺史職詞垣皆著作之前後隱居數十年間寒臆窮櫛青燈華髮手不釋卷閱博浩渺所發益肆烟林雪嶠幅巾杖履趣深理到追軼風騷意寄高遠經淵史藪據古鑒今亂階治蹟貫穿敷陳忠誠洞見積其所述充篋溢笥大父捐館之日先君尚幼遺墨散失旋傳錄于親友家所輯文稿僅有二十四卷其間脫誤居多先君辛勤哀碎粗成全書將傳于後力所未逮珥繆承墜緒始克鉅梓大參攻媿先生既光寵先世親染序文冠

于篇端矣其遺事之詳具見家傳惟大父有行而不盡用有言而不盡傳撫卷追念蓋有感焉嘉定辛未孟夏既望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珥謹書

華陽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綱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僑造于京師公起殊方孤生持經術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四

騷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衽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為第一天子當辰挹歎有旨臚用矣老蔡方頤國挽使聽已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柱之且雅憎王黼為邪弗忍議其面擢纓學館即官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為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即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家鄉厄敵兵篋積貯藏六丁下取略盡煨燔所存僅逮百一既檜相得志麟訖知名士惡子組織人言語買進梯禍公在脾睨中又為之閣筆袖手秦亡公亦老故歷歲久

著錄不能多薨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拾論次台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金釜乃出捐家貲板實郡學適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擧表疏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程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願晚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五

出遼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奉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為賦兩詩酒棧搖江波吞翠壁之句至今諷味在口輒藉以自恕然甚慙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先君性耆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以至官中都著述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名公廣和尤富建炎己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先君方待浙憲闕居金壇倉遑挈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一夕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六

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屬天由是數十年手澤悉為煨燼無餘迨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秦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奇禍斥逐流放踵相躡于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已常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為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應知已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既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為所醞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硯二十餘年或諉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哀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為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綴拾於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

一二唯尙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諸生者閩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嗚呼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傳後世者止於如此敢摭其實載集尾以俟立言君子爲之敘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於秦丞相以深文鉗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老然遇佳時勝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七

賞猶時時技癢發於吟詠故身後哀集之文儂如是而止先叔竇文久欲鋟之木而志弗遂釜假守 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成先叔之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釜謹書

華陽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 紹熙二年

張堅跋 乾道三年

張釜跋 紹興改元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劉一止撰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宋劉一止撰

相山集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之道撰

三餘集四卷 舊抄本

宋豐城黃彥平季岑著

大隱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八

宋李正民撰

志道集一卷 舊抄本

宋古吳顧禧景繁著

從伯父景繁公少任俠既壯折節讀書於諸子百家方技卜著之書罔不披究爲文輒千萬言徹日夜無倦容聲名藉甚遠近於是里中同學者多忌公口舌攻搏難端叢起公獨以直道持平其間無所依倚惟與鄞縣林庇民保高安譚子欽惟寅交最善主兩先生家數年而忌者愈謀所以中之指作周世宗宮詞爲孽禍幾不解

會以遺逸薦得白歸乃具杯酒釋奠盡焚生平所著述凡百餘卷無復隻字存者病革之日惟枕書長嘯略屬後事數端而已嗚呼公讀書一生而潦倒困苦以布衣歿而一時同學蔑不籍貴顯子孫豪富甲閭巷蒼蒼報施又不知於詩書文字果何如也嗣弟宏開不忍先人手澤泯沒從江浙提刑轉運任公處抄得遺稿若干首顏曰志道集蓋本魯論隱居行義之意我伯父洵當之而無愧矣予少侍伯父稔知顛末因援筆述之後之君子庶鑒而詳採焉至元壬辰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九

春月泉州石井書院山長福州路教授姪長卿子元氏拜書

案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父彥誠靖康初仕兩浙轉運禧居光福山閉戶誦讀不求仕進紹興間郡以遺逸薦不起後築室邨村表曰漫莊田居五十年而終見吳郡志及姑蘇志嘗與施宿注蘇詩陸放翁序所謂助以顧君景繁之賅治是也施宿紹熙四年進士其官會稽通判在嘉泰中刻蘇詩于淮東倉司因而被劾又在官會稽後禧與宿同注蘇詩開禧嘉定中當尙在也紹

興壬午距嘉定壬申五十一年至元二十九年距嘉定壬申八十年子元序云少侍景繁若在十歲以內作序時尚未到九十也行省非宋官名或後人傳抄沿元官名而誤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 明刊本

宋沈與求撰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思陵爲耳目股肱其動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風節挺挺特立號稱名臣蓋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里之光寵也紹興三年由吏部尚書奉祠歸里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十

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字元規自公在憲府賈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穎年十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說詩輒喜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每從旁竊問之則知所折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居郡邑者以十數相與賡唱爲娛樂篇章流傳得輒誦記若其它文藁伯氏又能收拾藏于家得以時時覽觀顧方爲童子雕篆之習宅未暇學莫獲拜下風而請焉而公益嘗辱撫憐之日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京

口召還仍爲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貌殊絕無所窺尋其聲光已剗聞君薨于位矣年甫五十二家在故里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爲親黨取去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省事凡得公手筆起草與所抄錄在紙者皆亡之雖往還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爲浙漕始能哀輯類次爲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念自少小知敬重公今甲子一終旣篤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十一

慨然也公英邁絕人早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姦擊邪風采峻厲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以正直事君之道故嘗爲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在臺中論議少恕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代言體親征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幾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時能言之士眾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所宗仰如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今公

爲不亡矣公諱與求字必先其立朝出處之大節固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得自見於此十一月幾望觀文殿學士官奉大夫致仕吳興李彥穎序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游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笥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高熙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十二

號之三襪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龜溪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讎正玩味不能釋手留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敘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旻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忠公繼登揆路冰清玉潤勳業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歆艶邇俗公丈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願不遑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于位若平生出處之大方則

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為詳茲不復列四
年三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
序

十六代孫子水序 萬曆庚子

栢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季蒼葦舊藏

宋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
袋鄧肅忠宏撰

胡瓊序 正德己卯

林孜序 正德己卯

案王明清揮塵錄稱肅有栢欄文集三十卷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三

四庫所收只十六卷此本二十五卷當是宋時
原本而缺五卷耳

栢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宋承事郎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

鄧肅忠宏撰

胡瓊序 正德己卯

林孜序 正德己卯

鄒陽集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洪皓撰

先君以建炎己酉出疆時年四十有二矣平生

者書多悉留櫺李庚戌之春厄于兵燼無一存
者紹興癸亥還朝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郡去
明年而遭祖母之喪服除未幾有嶺表之謫杜
門避謗不敢復為文章謫九年而卽世故手澤
之藏于家者唯北方所作詩文數百篇謹彙而
敘之以為十卷刻諸新安郡未彙次者猶有春
秋紀詠千篇云

澹齋集十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流謙撰

草齋集十二卷附玉淵集一卷 元刊本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四

宋新安朱松喬年撰玉淵集新安朱棹逢年撰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人
之適相合也為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
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
顯也故吏部員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
間詩聲滿天下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荐詞人
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
之要扣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許從游間宿于
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輝聯不
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為予舉

簡齋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
時列坐其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
口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
一關樞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
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
人言者子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爲詩之趣別
去未幾而公下世子幾爲詩以哭公因求其遺
編伏而讀之愛其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而典
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迺喟然
歎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五

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寔是無他徒從事
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
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間河
南二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
習朝夕從事於其間既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
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
於朝廷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絕人
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觀三爲尙書郎卒
不得以其所長發舒又不得年而沒天人之難
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定亦能勝天

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喜能紹公之訓早踐
世科而益篤志于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窮
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卽其家
拜二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而
政成頌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子曰憲先人
遺文江西遂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
盡矣不孤之惠誠有望於門下敢以爲請予覽
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如隔世而緒言歷歷
猶在公墓之木旣拱而子蒼顏色髮摧然其亦
老矣愴歲月之不留懷餘年其無幾爲之感慨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六

不寐者通夕而病憊廢書筆力衰退文不逮意
獨念自少至老游南康父子間爲最久相知爲
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爲悉故不敢以不能爲辭
若夫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
之鄙言顧予蚤歲承誨迨老無所成迺得挂名
集端以託不朽其愧且幸爲何如哉公名松字
喬年韋齋蓋自號云清熙七年夏四月旣望河
陽傳自得序

韋齋集十二卷宋吏部員外郎新安朱公喬年
之詩文也河內傅安道爲之序云公嗣子南康

太守刻諸江西者也而未始見之蓋其版本亡矣旌德新學告成之明年性遣校官袁祥求書新安時吳郡干文傳守婺源廬陵曹汝舟爲之賓佐性因寓書婺源曰朱文公之書在天下所謂家傳而人誦之矣獨韋齋集四方罕見婺源文公故里也必有藏此書者其爲我購求之汝舟以書來報曰干侯之治婺源也文公故宅

其先墓之爲豪右所奪者侯皆取而歸諸朱氏矣仍俾遠孫之居建安曰勳者來掌祠事勳以韋齋集爲侯獻侯聞子之求書也亟以相授之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七

其有以廣侯之意乎性受書歎曰侯以州政最江東至於修復朱子祠宇墳墓則非 吏之所能爲者而爲之者惟侯能也而又不鄙我旌德之人士幸惠茲文性不佞敢不承命乃爲繕寫刻之學宮竊惟孔孟之道至程子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夫人有一行之善一藝之美未有不本於父兄師友者而況於道有以參天下之運學有以紹前聖之統者乎程太中能知周子故二程之學繼孟氏韋齋 友延平故朱子之學繼程氏則韋齋之書學者可不學乎竊窺韋齋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夫

篤志於伊洛之學其視游楊羅李孰敢議其先後若文詞字畫又於荆公蘇黃皆取法焉豈不以學之大有既推原探本而極其端矣至於曲藝小伎亦莫不有理而盡其心焉不專一門而惟是之從也文公集群儒之大成紹周程之正統而於熙甯元祐諸公之是非得失則未嘗有所偏主焉豈亦本於家學而然歟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矣故書于篇目之末以就正於婺源云侯字壽道延祐初進士高第累歷州縣所至有風績汝舟字德川以諸生推擇爲吏 性同郡相好也至元三年丁丑五月五日後學廬陵劉性謹書玉瀾集跋曰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其亡也決不泯泯與草木俱腐觀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人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踈踈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氣益高其詩閒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真批糠土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

大有聖門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直欲友淵明於千秋至所謂自我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於道者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為聲詩存之郊廟發其所蘊措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悲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即潛不究大用人以為恨其詩凌厲高古有建安七子之風韋齋之子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而流長信矣哉涓熙辛丑仲春望日梁谿尤表敬跋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九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鹿原林氏藏書朱文方印轉絢臣曾經校藏朱文長印是書曾藏蔣絢臣家朱文方印案鹿原林信自號也

陵陽先生詩四卷

舊抄本

葉林宗舊藏

宋中書舍人韓駒子蒼撰

葉氏手跋曰西江派圖二十五人陵陽先生其一也其詩實不及后山特於西江惡習亦可湔染是乃力薄非學深也備之以見派中一家耳
乾隆乙未重五日西識

馬氏跋曰石陵陽先生詩集四卷計八十三紙虞山馬士弘任卿父為友人震澤葉林宗奕抄就已丑歲長至前一日志于南沙鄉葉氏之寶稼軒

陵陽先生詩四卷

舊抄本

曾卷圖舊藏

宋中書舍人韓駒子蒼撰

雲溪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郭印撰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一

十

爾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十六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 明刊本

宋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庭珪民瞻 **選**門人劉江編 前有行狀 周必大撰墓誌

胡銓撰後有脫葉二葉

李杜詩多於文韓柳文多於詩世之不知者便謂多者為所長少者為所短此殆拘牽之論而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非園機之士夫賢哲之於世學以為主用之則行其發而為言有所謂不得已者其將激於中而發於外者乎即是而為詩即是而為文文即無韻之詩詩即有韻之文所以三百篇之美刺即十二公之褒貶蓋本一致如此則李杜可名長於文韓柳可名長於詩又奚可以一偏觀邪盧溪先生王公民瞻江鄉大手以詩文馳聲者蓋六七十年其少時志尚已高視功業如拾芥既齟齬則發而見諸紙上皎如日星錚如金玉芳如芝蘭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種奇趣他人之

所勉強而公則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公亦非有心於此是乃所謂激於中而發於外者其詩之

多於文非此長而彼短也儒林於詩久以厭厭

而文乃未廣有友劉江伯深慨然編集詩也文

也相與並行于世然後公之所以無窮者不遺

矣書銘記序諸篇嚴厲有法而上皇帝書并盜

賊兩論其經綸宏傑不減陸贄杜牧豈徒文而

已哉伯深欲余為序余喜伯深之識而不可默

也書而冠其篇首淳熙丁未臘月甲申朝奉郎

試右諫議大夫謝諤書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昔人以文章比珠玉六經言珠玉多矣然易不

過乾鼎之卦詩不過瑱佩六珈衡琚瑀書不過

璿璣玉衡螭珠璆琳琅玕天球而已春秋不過

寶玉龍輔剡圭紀瓊玉鬯佩藻而已唯戴紀周

官之書言之為詳且悉有以璧為貴者如穀璧

蒲璧蒼璧圭璧加璧之類有以圭為貴者如土

圭鎮圭桓圭信圭躬圭青圭琢圭珎圭珉圭琬

圭玕圭裸圭穀圭端圭白圭廣圭大圭之類有

以玉為貴者如玉敦玉盃玉帛玉爵玉几玉豆

玉卣玉斝玉璜玉璜玉璜玉璜玉璜玉璜玉璜

玉戚玉鎮之類又如服玉佩玉裸玉蒼玉赤玉
白玉玄玉瑜玉嘉玉之類有以璋爲貴者赤璋
琢璋圭璋牙璋駟璋大璋邊璋中璋之類有以
璜爲貴者如玄璜琥璜大璜夏后氏之璜之類
有以多爲貴者如兩敦兩圭四璉四圭六瑞六
瑚弁十有二玉璣十有二旒之類有以璣爲貴
者如玉璣璋璣圭璣之類有以奇爲貴者如山
玄水蒼瑞玳衡牙衡笄鬱鬯不珣有邸璧羨渠
眉之類有以大爲貴者如大圭大璋大璜之類
有以長爲貴者如信圭躬圭敔圭邊璋七寸璪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三

璋圭璋八寸桓圭琬圭玿圭璧琮大璋中璋九
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大
圭長三尺之類又有五德焉潤澤以溫仁之方
也聽理自外可以和中義之方也其聲舒長知
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而不枝潔之方
也又有十一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
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扣之其聲清
越以長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嗚呼珠玉之

可貴如此而以文章空言配之不已誇乎盧溪
先生以明經中科而患不達落落與時左凡憂
悲愉佚窘窮喜怒哀思慕怨恨無聊不平有感于
懷必于詩文發之紹興壬戌秋銓坐不肯與醜
虜和議且乞斬主議大臣二人鐫爵削竄嶺表
先生送行詩有云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
瘴癘間人爭傳誦至達權臣耳奏下江西帥司
鞫治久之竄辰州時紹興己巳秋七月壬午也
先生貶八年會權臣薨得旨自便先生思益苦
語益工蓋如杜子美到夔府後詩韓退之潮陽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四

歸後文也人得其片言隻字寶藏十革雖玉府
所謂珠盤玉敦未足爲珍由是觀之以文章比
珠玉未足過論先生自隆興癸未至乾道辛卯
凡兩賜對對必坐免拜玉旨諄諄問勞款款退
則賜茗藥束帛不肯書生之榮至矣銓頃于榻
前論先生人物云雖老宰相材也蓋用狄梁公
荐張柬之語上不以爲過然則上之知先生深
矣倘未死其見用于時殆未易量也乾道壬辰
六月長沙布衣劉君光祖與其弟紹祖寓書安
成彭君叔夏走千餘里抵廬陵乞爲先生集序

固辭弗獲遂書以畀叔夏先生姓王名庭珪字民瞻云敷文閣直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胡銓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廬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天下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五

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于明必見媚于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阼仍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踰

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者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于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王氏諱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與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廬溪真逸少嘗見曹子方傳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六

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趨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澂及其門人劉江銓次先生之詩文凡五十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于郡齋澹屬萬里序之萬里嘗侍先生之杖履聞先生之謨言者欲辭敢哉痛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鄧敞跋 嘉靖五年

廬溪先生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庭珪民瞻門人劉江編 前有行狀 周必大撰墓誌

胡銓 後有脫葉二頁

謝諤序 舊熙丁未

胡銓序

楊萬里序 舊熙戊申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前有墓表 朱子 謚議 張

撰 覆議 鄭起 潛撰

朱子序 乾道庚戌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綦崇禮撰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七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宋 晉陵孫觀仲益撰

周必大序 慶元五年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宋 孫觀撰

案觀宋史藝文志祇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

此七十卷本惟張氏藏書志著于錄為王文恪

舊藏此書又從王氏木傳錄有馬玉堂印笏齋

兩方印漢唐齋長印趙希弁讀書附志孫尚書

大全集五十七卷恐七十卷之訛

孫尚書大全文集殘本三十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 孫觀撰

黃氏手跋曰此殘宋刻本孫尚書大全文集斷

存三十三卷即趙希弁讀書附志所云孫尚書

大全集五十七卷本也外間傳布頗少余借諸

周丈香嚴處用舊紙委門僕張泰影摹兩匝月

而竣事藏諸讀未見書齋居然影宋鈔本矣雖

不及毛鈔之精而一時好事之所為以視汲古

閣中入門僮僕盡鈔書者其風致何多讓焉嘉

慶甲子六月八日黃翁黃丕烈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九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十卷 明刊本 文伯仁舊藏

宋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戶部尚書孫觀仲

益著門人學士呂祖堯註

松庵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 李處權撰

處權未冠始學詩於先君一日謂處權曰三百

篇詩之祖也六義存也至六月序篇卒之以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之道豈小補

哉小子識之處權再拜服膺而退既冠歸洛則

又學詩於鄉先生段處厚約亦一日謂處權曰

昌黎公作荐士詩序詩之高下得失裁不一畫焉而神曠焉而章筆焉而信歌詠焉而莊皆以自然之天錯綜經緯而萬物之變形焉非特不能不為之亦莫之為而為之也然則文妙物也以變故奇烟雲杳靄之有無江濤出沒之恍惚魚鳥飛潛之下上晦冥朝暮姿態呈豁愈變而愈無窮茲亦奇已而文之為物實與之俱爰自鴻荒以還亦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學者當於此求外此非吾所知也處權敬佩書紳于今不忘處權固陋既不敢陸先君之訓又不敢負段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九

丈之教雖羈旅鞍馬疾病呻吟拳拳之思終在是也昔人所謂瞑目知深搜吻動覺苦思與夫鈎章棘句月銀季鍊者白謂有焉五十年間作古賦五古詩三百律詩一千二百雜文二百長短句一百平生之力盡於此矣不自知其不可也異時陽翟陳叔易恬嘗語孫正夫端曰恬歸自岷峨行六千里復見中州知舊其氣不衰文益進者李巽伯而已汪內相藻彥章程紫微俱致道皆極力推稱口之不置故一時名流勝士竊然相與備守張巨山嶼嘗遺處權書云近朱

希真報巽伯寄示夢歸古賦文采不減兩漢字畫遠追晉宋當今第一流也公有此客顧不佳哉處權繇是稍得自信而其志益確不知老之已至身世皆寓於其中而未始語人亦難以世俗道也暇日拾掇次第粗成編綴名之曰松庵集後日有能敦義愛半夜走緘書俾作者序而傳之耶或謂玄尚白用覆醬瓶耶則不敢知也紹興二十有四年歲在癸酉二月旦日松庵情夫李處權跋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十

宋詩人莫可居二老先蓋其祖考源流所由來遠世父萊陽府君少承家學尤刻苦於詩建中靖國間送張芸叟帥中山三十韻有孝 羊 棗嘉言問凍梨之句浮休撫几嗟賞以謂發語渾厚託意微婉可為後學模範自是名重京洛為郎拜州汨汨舊轍晚節益不偶至於廢放流離度隴蜀入涪陵逮還故官北歸下瞿塘灑灑瀕泛大江沂淮汴多歷奇嶮益昌其詩崧庵兄世父仲子也人物高秀山立玉舉世父愛之早付以衣鉢在政宣時與陳叔易朱希真皆以詩名

中更兵火奔迸遇物托興亦未嘗一日廢紹興甲子而後齒益高家益貧用心益苦句法益老始與少作不類暮年頗艱出故不多見噫詩果能窮人抑窮而後工耶審如是則詩固人所忌也紹興己巳余與兄合并於武林者逾月將行飲饒浙江上臨分哽噎不忍別且道家世斯文之屬後六年兄歿于荊州蓋不復再見矣諸子流落湖外遺編斷稿多為喜吟咏者持去心常慊焉陳君安民惠伯調官中都因過余溧陽暇日語長沙佳士有劉氏伯仲廬陵人自其先世喜與賢士大夫遊兄建炎末避地客其家其調護甚至舊所藏詩文頗多或者久假而不歸每恨不及鈔版與吾人共之因哀輯少日所記與十數年來摭拾得之於親舊間者四百餘篇俾惠伯使歸諸劉氏以滿其好事樂善之意兄嘗自敘作詩本末獨幸偶存較之今所亡者甚夥而先後亦失次矣異時復有得焉當為別集處全行年五十而學益落雖嘔出肺肝望古人地位終不能到一燈弗熖愧負識別慨然雪涕書所欲言不文奚辭也酒熙六年歲在己亥八月

望日弟處全謹跋

文之由來尙矣世去古遠人不克聖而物之華不可以終祕梁臺之選吳興之粹蟬鳴鳥奕代有作者燦然珠琲之溢日冷然笙簫之入耳也源派雖殊終會于一至於枚別諸家銖考殿最若十指然其短長洪纖卒不可得齊豈人之有能否抑其習有工拙與建安七子時有所取李杜文章羣兒謗焉要以其全者責之故難也雖然不更三聖無以見集成之大不歷三變無以知一出於正者之為粹然我朝當五季之橫流質窮弗反承乾棟絕坤維推陷廓清之功與文俱高崑體雖張不能柅其駕使勿馳也於是穆伯長尹師魯歐陽永叔輩為之導流揚波而古文篇章始得助而中興列聖相承重熙累盛先正李公淑以文章鳴為時宗主高文大冊煉石五色天下謂之邯鄲家雲來禡昆世載其德不墜至崧庵乃復以其餘力游戲翰墨之場輩行推高表表愈偉而其富且特出者最見於古律詩澹淡典雅一唱三歎如融怡帝鄉日浩蕩天街春則鎬京 作也相逢便論心已別

更回首則伐木故

將太古意一洗萬

境寂真足以見其文之不

作如杜子美穿花

點水等句姑將置之不肯一吐其自序以三百

篇為家傳之懿決非貌得之端公既標識其次

而綴語編末不鄙命予予為述文章之妙雖選

粹所集豈有得其全者獨我朝之盛庶幾焉耳

矣每歎前輩之於家學守彌謹如義獻書如班

馬氏史如專門名家經如世將用兵行師法其

率履不越至如此端公方以盛名頡頏斯世每

一語出意外驚人足能其家者今將恢壯圖挽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三

洪流鋪張潤色以復我祖宗之舊而挈之唐虞

三代之上斯文之責實於此乎在時宋消熙庚

子東陽邵驥跋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明刊本

宋羅從彥著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

所其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

不接淺陋嘗欲搜訪為文集其年月可攷則繫

以為年譜久之弗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

是近得其藁乃加敘次釐為一十三卷附錄三

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

孫天澤遂錄梓以壽其傳因議其梗槩于此若

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

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謹識

張泰序 咸化八年

案目錄後有刻板八十三片上二帙一百六十

一葉繡梓工資二十四兩木記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宋尹焞撰

蔡宗充序 嘉靖九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古

洪珠後序 嘉靖庚寅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宋尹焞撰

蔡宗充序 嘉靖九年

洪珠後序 嘉靖庚寅

著作王先生集八卷 舊抄本

宋王頊撰

憲紹興癸酉間獲供酒掃於中書舍人呂公之

門公教人大要明是非邪正進退出處辭受取

與之義而躬行以盡其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

秋說故不復錄公疾日漸乃以書荐于著作王
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自蒙
與進未果行而公啟手足公之門弟文清曾公
文又以書申公之意且勉其行受業二年歸見
文清公于上饒首命以記錄所聞先生之言憲
切意先生進將覺斯人退且著之書故未敢私
有所論撰先生既沒道統精微私淑諸人世或
未知迄今垂三十年念平昔所聞遺忘多矣因
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乾道壬辰二月甲子
信州周憲書

韶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五

逮昔者獲從先生於毗陵震澤嘗問師友之道
先生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于精神
氣貌之間自有激發處是為善親師友者逮謹
識之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周旋從容而已然後
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先生今歿久
矣周子自上饒來出一編以示皆其緒言有益
于後學者願恐徒觀其言而不觀其所以言則
于道益遠因以所聞于先生者書之卷末嘗試
以是觀之則先生之精神氣貌雖千載粹然有
生氣乾道八年壬辰五月六日魯郡曾逮謹序

右震澤 善錄著作王先生平昔與門人答問
辭也先生文集頃已刊之郡庠今復得此遺言
於先生之子郡丞大本謹併刻之以示後學云
淳熙三年丙子仲冬十有二日蘄春假守施溫
舒謹識

祝允明後序 弘治

岳集五卷 明刊本

宋岳飛撰

徐階序 嘉靖丙申

張庭序

韶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六

焦煜序

東溪先生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孫淵如舊藏

宋高登撰

林希序 嘉靖丙戌

黃直後序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宋穎人王銍著

王氏手跋曰銍最有名譽其詩亦鮮合作卷中
發石牛一絕句云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外
有行人予甚愛之耳康熙己巳除夕王士禛阮

亭書

書錄解題曰雪溪集略八卷汝陰王銍性之撰
銍國初周易博士昭素之後也其父萃樂道嘗
從歐公學銍為曾紆壻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
嘗同子正薦之詔視科史官給札奏御會秦氏
柄國中止書竟不傳其子明清著揮塵錄按今
集止五卷蓋不完之書也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宋穎人王銍撰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 明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七

宋丹陽陳東少陽著

歐陽先生飄然集七卷 舊抄本

宋西者歐陽徹德明撰

夫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人稟天
地之靈則與生俱生者直而已矣反之而縮養
之而無害浩然之氣無所往而不自得焉至其
疾邪忿世殺身成仁謂非同歸一揆不可也世
道有隆汗風俗有振靡惟天地之正氣未嘗不
流通於人心於是可見天地之心矣崇觀政

宣以來直氣衰絕馴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

而興今觀其策所願行者皆天下之共欲也所

願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

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絕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

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雹摧拉艸木抑亦偶

其所逢而於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

罹酷濫于誤國之奸臣二君之死旋被褒榮於

悔過之聖主名節凜凜又將與天地相為終始

矣陳君言論風旨調攝當時傳于故府足以不

朽歐陽君慷慨激烈孤黨豪邁而其遺文獨未

皕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六

概見余來佐罷寶君之鄉得其靖康所上三書

及詩文百餘首輯為一編釐為六卷刻而布之

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孤中興偕命之詔蓋

問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日人或以

為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

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皆中時務伏闕紛紜分

死久矣歐陽君僻在江右起于疏賤不勝忠憤

故其言尤峭直而容有未審忽忽斧鉞不能歸

葬尚忍以優劣議哉昔張巡固守睢陽以蔽江

淮厥功茂矣豪家子弟猶不相知由今觀之巡

信忠矣遠將不得爲忠臣乎論二君者蓋有質于斯時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蘆川歸來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張元幹撰

士君子處世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其所養可知也所養既厚則所言者必勁正清峭而無輕懦衰憊之氣前哲之士以文詞鳴者此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知言自其所養者充之也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火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韓子所學獨以孟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九

子之傳得其宗者蓋謂是也故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孟子之書可與風雅並傳而汗瀾卓焯齋汪澄深李氏之以大振頽風序韓文後之學者蔑以加于此矣蘆川老隱之爲文也蓋得江西師友之傳其氣之所養實與孟韓同一本也自其爲太學生也嘗哀其亡友康慙生詩帖軸而藏之則公之氣概固已蜚揚於學校中矣及其仕於朝也又以幽巖尊師一節直述其忠厚惻愍之誠公之孝友性成皆是氣之所形見也宣和諸公或言其近作殊有老成之風無復少年

書生之氣或言其平昔絕俗之文今又見高世之行是猶未覩其全集也公以強仕之年遂掛冠之請茲蓋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所養者大所言者真表裏相符聲實相應夫豈嘲風咏月者所可同日語宜乎近世名公勉其孫以文集行於世欲以見公之大節也卽公之文驗公之行其作也古其傳也宜噩里人也敬慕三張之聲價久矣館寓家塾後得斂衽以受教於公之文集凡哀集書啟古詩律詩贊序等作共十五卷幽巖尊祖錄一卷附于其後樂府二卷見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十

于別集於是乎有攷焉公諱元幹字仲宗任將作少監年方四十一已致仕後贈正議大夫邑人留噩序

無名氏序曰少監張公早歲問道於了齋先生學詩於東湖居士凡所游從皆名公勝流年未強仕掛神武冠徜徉泉石浮湛詩酒又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間寓於歌詠紹興議和今端明胡公銓上書請劔欲斬議者得罪權臣竄謫嶺海平生親黨避嫌畏禍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長短句送之微而顯哀而

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訓公博覽羣書尤好韓集杜詩手之不釋故文詞雅健氣格豪邁有唐人風公之子靖哀公長短句篇屬為序余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竊戴名于右因請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庶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為無補于世又豈與柳晏輩爭衡哉公諱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云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精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三

宋 呂本中居仁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為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尚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益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

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已下然即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儀真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顧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尚書郎擢守是邦暇日哀集公詩略無遺者次第歲月為二十通鈔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三

知于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公皆生于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日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為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濶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濶少加治擇功已倍于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

年顧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
公之墓木拱矣觀遺文爲之絕歎因記公教我
之語于篇末使後生知前輩相與情實如此且
以見幾于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二年四月
六日贛川曾幾題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東洋影寫宋刊本

宋呂本中居仁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曾幾跋 乾道二年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三

頤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七

胡澹菴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
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
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一

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白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
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
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
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
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
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
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
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

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狷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瀾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甚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峩鉢剝刻以快天之幽洩神之祕稿痠而不瘁惘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二

足以行於今而傳于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祕哀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澥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丹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

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三

里序

方舟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陳韜菴舊藏

宋胡宏撰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哀輶先生所為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栻栻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咏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造作與夫問答往來

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
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粵
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
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日異
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
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
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
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清
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五峯先生集五卷 舊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四

宋明宏撰

張栻序 清熙三年

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 明抄本 篋江上舊藏

宋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仲
寅撰

長沙吳德夫問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
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
廣諸蜀子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
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渡瀘

敘州馮侯邦佐已槩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
軌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詎王氏專尚關洛
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
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
狄入寇與張公爲當路策守禦甚著京師圍解
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
三詔之不同 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
數萬言如必罷味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
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
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劇上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五

往有敵也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
而簡注不忘旣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
張惟利是從利在枯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
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
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邊懼至
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
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尙掌書命
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
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
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使炎荒幾陷五十

三家羅織之獄至棺死後得復官還里遂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為之父仁仲為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辯以開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 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侯世 以寓其討賊興漢之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終始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翁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六

翁書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鴻荒之世人物混并夷夏雜揉賢不肖淆亂堯舜禹臯夔稷契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皆天意也天之命聖賢也孰大於此五品之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暖衣果能保其生哉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迹其

功用不得被之當年實為萬世法程由漢迄唐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之於飲食以為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味者安之智者懼焉皇宋作興文治粲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遇人欲之橫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一何幸也夷狄亂華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詩章著於

翁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七

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華夷之辨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行事又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塗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騫不可捄止古之聖賢所以莘莘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歎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

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楊子雲哉蓋其露縑與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之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謹序

大隱居士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鄧神

崔舍人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一卷附錄一卷 東洋用本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八

宋崔敦詩

學經室外集曰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宋崔敦詩撰敦詩字大雅本河北人南渡後遂居溧陽登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啟其失因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朱子語類亦云祖謙編錄文鑑有敦詩刪定之語敦詩治熙九年致仕故宇文价所作誥中稱其才猷敏瞻問學淵深是編所載宋孝宗時制誥口宣批答青詞甚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而宋

史藝文志誤爲周必大所撰明葉盛棗竹堂書目曾列其書是明中葉尚有傳本此爲活字板其文皆必大集中所未有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鄭剛中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九

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選贊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藁藁之佳陽以

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為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孫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祝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益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十

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浮山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仲并撰

周必大序 慶元六年

橫浦集二十卷 明川本

宋張九成撰 門人郎暉編 前有家傳姪案述

橫浦先生舊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

橫浦屬南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

又曰曰橫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王之命奉祝辭祭先生謂先生守永嘉日王為州博士先生一見道同氣合舉辭請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詞板尚榜於庭楣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為星辰在人間為聖賢皆不可知惟是先生學問文章操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為學士大夫之所尊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開明之如盲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十一

瑟之音不為無功于後學厥後青出于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我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為渡江大儒贈太師崇國公賜諡文忠成命一頒天顏懽悅三公百辟莫不心生歡喜夫豈有求而得之宰臣之意亦欲平後學之去取尊先生之為先哲不以已久而忘之不以已往而忽之起其魂魄於九原又將以激天下之為善其有功於世教也深先生著述天下罔有闕違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先生筆下如三峽倒流遇順傾寫凡見之真草

橫斜曲直有張草聖之筆刊之琬琰燦然可觀如龍蛇之奮蟄如珠之走盤亦足以增人意氣書心畫也豈執筆學古人手法而後能爲之邑宰趙君汝艸下車未久一日率同寮拜於墓下重建墓亭粉飾越王之詞版又過淨居院創先生祠堂奉香火寺僧源上人育藏先生簡帖十餘紙卽命工刊之既而故家皆出所藏以獻悉刻之不遺先生長子伯厚早世次子幼厚久居于廣八十餘老貧不能歸幼子孫厚亦已亡今爲先生守松楸止有孫劬重孫克仁而已饑窮困乏乃值邑宰撫存而禮遇之士大夫議香臭知所貴重如趙君天下能幾人哉簡牘成編可當寶玩見其字如見其人然則君之有德於橫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彌甥也祖妣乃先生之同胞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殘膏賸馥沾可有成多矣備數周行問趙令君學道愛人所貴尚又如此不覺興起引筆而詳爲之言紹定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作監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

焦竑序 萬曆甲寅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三

縉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曠川吳氏舊藏

宋馮時行撰

張儉序 嘉靖十二年

李璽後序 嘉靖癸巳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舊抄本

宋陳淵撰 門人沈度編

自孟子沒道學失傳異端競起淺聞多岐莫適所從不求其本而從事於末六經載籍爲之晦蝕學術頗僻沮喪良性不知夫聖人之所以爲學徒相率爲口耳誦數之餘夸多鬪靡以文辭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三

相矜漢唐以來以儒名家傑立而不世出者有矣然論性有以爲善惡混有別而爲三品者故論篤者莫之與也夫性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私得也性而不知其離道而違仁也遠矣宋興河南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周茂叔先生講明道學究聖賢之蘊發千載不傳之妙學者趨之如水赴壑時唯龜山楊先生觀輿入室尊所聞而行所知盡得其傳焉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以善天下然是道也不絕如綫則有陳公知默以剛明果毅之姿得師友源流之正自其少也

親炙了翁而翁器之謂能任重而致遠及其後見龜山先生師事執經不憚寒暑其始遺之以書致篤信好學之義與孳孳為善之說及夫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負顏子之所樂而質諸龜山自是服勤三紀漸摩道德之場明致知格物之理究窮六經考其至當之歸其著述微辭與義窮幽探頤使斯文之不墜為世模楷豈區區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章以驚眩末俗所可比擬哉故平居履踐立朝進退莫不以是無慚古人之大節果於是垂後而

簡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五

名世不幸遭擯斥於時幸不大施於用而齋志以沒學者至今悲之余昔從公受業左右幾二十年嘗以存誠齋銘示諸學者謂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合內外同物我無分於天人且誠已乃所以成物學者有進於斯則何患不造古人之域余服膺高堅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釐為二十二卷序而刊之廣諸同志苟有志於學者探索而求之則源流固有在矣公諱淵字知默榜所居之室曰默堂故後學以默堂先生稱焉其立

朝節槩則有行狀在可攷而知也紹興十七年三月日門人沈度序

子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非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籍者來謁子貌甚野氣甚靜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子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

簡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五

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知為力以仁為寤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籍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

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箴而輅請序於予予謂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子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子不知其可也一言以驗學者子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淳熙戊戌十月日誠齋野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六

客廬陵楊萬里序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高宗

後育行狀 龔茂 龔誌 龔大 龔撰 龔銘 龔無

高宗一馬化龍訖于異位自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間策進士數千計擢居大龍甲者十有一人科名巍峩副以屬望視富貴岐轍若長風推席一息萬里於是文靖梁公至宰相景明陳公冠樞極位尚書者三汪聖錫劉文儒王宣子也登侍從者五李順之張子韶趙莊叔張安國王龜齡也惟莆田黃公師憲名聲最卓卓而財至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七

尚書郎壽不滿半百夢幻覆手天殲此良大車云祖出門折軸人到于今傷之爰刻登第以行卷忤秦相君旋為趙忠簡公禮接益銜之弗舍坎塹摧摑無復有為天下惜人材之意一旦遇主則死及之嗚呼公既以詞賦墜 躡故於詩尤精大氏鏗鏘蹈厲發越沈郁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澹而不近俗與強名作詩者直相于萬風檣陣馬不足呈其勇犀渠鶴膝不足伴其珍悲秋之句曰迢迢別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兩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尙能窺其藩否公既沒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為十有一卷詩居大半焉它文悉從肺腑源深流長迨樂府詞章宛轉清麗讀者咀嚼於齒頰間而不能已惟其不沾於用身不到盤坡鳳閣中鋪揚太平之闕休其所表暴如是而已魏國陳丞相既序其首而邵州又欲予贊語于後憶四十年前與公從容於番禺藥州之上予作素馨賦公蓋戲而反之異於不相知聞者茲不宜辭若平生事業則有參知政事龔公吏部尚書林公之銘

在慶元二年十月庚申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乾道五年冬順昌令黃君沃書抵中都來告曰
先君考功力學半世雖得一第而仕不克顯平
生所為文僅十一通願得序引以冠其首余方
備機政未暇也越明年出守長樂郡復多事少
暇隙又明年順昌使其弟洎來責前諾仲秋既
望積雨乍晴天氣澄爽退食郡齋因取考功文
徧觀之典重溫雅如其為人其詩格律森嚴興
寄深遠雖未盡古作要自成一間與子里居

簡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六

唱和數篇余讀而深悲之公以文章魁多士有
盛名於時胸中洒落議論宏壯識者期之甚遠
而官止外郎年四十八以殞所以傳世垂後者
止此而已是可傷也昔白樂天與元居敬善及
序其遺文有曰黃壤豈知我白頭猶念君唯將
老年淚一洒故人交執筆槍然蓋有感於斯言
公諱公度字師憲戊午同年進士也莆陽陳俊
卿序
沃嘗見昌黎伯敘張中丞傳攷責張許二家子
弟不能通知父志以至史家不為許遠立傳而

雷萬春事已失首尾竊為仕宦功名史家不及
知所託為千百年計者門生故吏與之撰述耳
門生故吏亡意斯作為兒亦無所託則埋沒無
間也固宜先君考功再舉擢上第官不過郎曹
安得門下士沃所以求狀丐銘為不可緩者誠
有感昌黎之一語也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而
石之隱秘初不可觀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
上傳十為百傳百為千乎先君在時號知稼翁
文成輒為人取去故翁所存塗乙之餘縱十一
卷沃於暇日泣而次之名之曰知稼翁集已刊

簡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五

于家塾今復刊于邵陽郡齋而求序於年家父
執者成先志也柳柳州以垂絕之時抵書於劉
夢得曰我不幸死以遺稿累故人此先君之意
沃所不能言也使地下聞之當喜身後無封禪
書慶元二年丙辰蜡月哉生霸嗣子朝散大夫
權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沿邊溪
洞都巡檢使兼提舉義勇民兵借紫沃謹書
知稼翁集二卷 明刊本
宋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著知邵州軍州事
借紫男沃編

洪邁序 慶元二年

陳俊卿序

嗣子沃跋 慶元元年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丁月湖舊藏

宋陳長方撰

予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為文其見于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摘章繪句駢四儷六競為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流風之盛殆數千百年未易刮濯可勝歎哉亡友陳齊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子

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真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文論深造有得發其關鍵直視堂奧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不幸早沒故見于行事者泰山之一毫芒此善類所以深嗟而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為人持去所存者寡及其孤哀而集之僅得二百篇而已將槧木以廣其傳子故為序之雖然此非其言之至也後之人能讀書逆其意以知其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為貴哉乾道戊

子十一月望日魯國唐瑑序

漢濱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之望撰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池北書庫舊藏

宋葛立方撰

王氏手跋曰侍郎名立方諡文定邨之父也按經籍志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渡賢相有集三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于世否當訪之濟南王士禎書

朱氏手跋曰竹垞城老齋成展讀一週時康熙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子

丁丑八月二日

黃氏手跋曰此集係從宋刻殘本錄出卷中行款間有不同宋本自五卷至十三卷與此本合而此本中多樂府一卷為宋刻所無大約後人從他處補入以足十卷之數惜與宋刻刺謬耳阮亭竹垞未見原本之舊故跋語未及余家殘宋本精墨精雅為宋刻中之上矧至樂府一卷亦係汲古精抄取與此本相對惟序次紊亂未能如毛抄之舊因假李作梅藏本校讀一過書此數語于後而歸之蕘圃

又曰嘉慶三年戊午初秋陶五柳主人從吳興書買得此書知余曾經過眼持以示予余於此書不啻三過眼矣向年李作舟與家椒升同來吳下余借歸與宋刻本展對無意歸之既椒升以羣書見示此 在因議直不妥卒還之今歲椒升應京兆試北上騰舟胥江過余晤言問及是書云未帶出孰知其已歸賈人而輾轉仍至余家乎爰題顛末以備諸讀未見書齋棘人黃不烈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三

又曰癸酉三月初四日是為寒食節偶檢及此

距得時已十六年矣復齋

兩宋樓藏書志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

元刊本

宋范浚撰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為先而志道以養氣為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

在上或充訕於富貴以得失為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為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為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父祖為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即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三

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幃故器 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

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
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出與世
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
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
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
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
于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夫山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
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
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
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
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
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
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發之蘭
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
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
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
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
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

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
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
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
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
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
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間一朝而顯兩家之藏
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
舉賢良方正以奉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
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新絕矯健鑿鑿明
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
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
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
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
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
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裔孫元璣念殘集之復
完思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
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
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
於是緘固願有述文嘉元璣之能光昭其先庶

幾賢子孫已几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
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字大黑口每卷有目連屬正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三 三

韻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八

雲莊集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曾協撰

雲莊集故零陵太守曾公所作也公家世以儒
顯至南豐先生遂以經術文章名天下學者宗
之以繼唐韓文公本朝歐陽文忠公時文肅文
昭公同以才學進兄弟鼎峙於朝文肅公位至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一

宰相佐徽朝初政文昭公出入三朝終始全節
號為名臣其所更踐多翰墨之職今其文具在
典雅溫純蓋與南豐先生真鴈行也公文昭公
之孫龍舒太守諱縵之子也文昭晚罹鉤黨之
禍龍舒公力奮於學既踐世科官曲臺矣中道
而殞龍溪翰林汪公嘗歎其文若川增條達莫
見其止及誌其墓以簡古目之公五歲而孤太
夫人強氏故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賢而明
智親授以經而督之學公穎悟異凡兒少長益
駿發每讀書五行俱下日記數千言文昭公家

多書已而燬於兵家貧無以市一閱於肆終身
不忘遂博通六籍諸史傳記百家之言少從人
假春秋左氏傳未兼旬歸之人訝其速公曰已
習矣摘而問之口誦如注水終卷乃已嘗憇臨
安孤山僧舍客有稱僧如璧冷泉亭記者就借
所乘馬馳九里至亭上一閱卽歸寫以示客客
往覆之不差一字時人驚服以爲王氏之仲任
仲宣延氏之叔堅不過是也年未弱冠試于國
子監哀然爲舉首已而不利於春官氏去從博
學宏詞舉有司異其文將以名聞於中書矣奪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二

於異議而止公遂絕意科目然嗜書愈篤雖祁
寒盛暑手不釋卷爲文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
者徐而繹之雖積功精思者不逮也公卒之二
十八年公之子今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炎
輯公之文爲二十通而以授伯壽曰先人生平
爲文甚眾然未嘗屬稿以故多所遺軼不肖之
孤纂集論次堇堇是耳願丐序以行諸遠伯壽
辭不獲命退發公文而讀之彌日不厭嘆曰大
文章之作古病其難其所以難者何也蓋材之
稟於天者其警敏不可以強而能而學之傳于

家者其源流又貴於遠且深也世之豪俊之士
博聞強識一覽無遺材非不警且敏也然家之
所傳無源流之學徒鑿其意而爲之則矜能騁
怪或至於畔棄繩尺矣文章之家重規疊矩奕
葉相承源非不深且遠然天之所稟無警敏之
才獨勤其業而守之則罷精鉢心或不免於沿
路故常矣傳之論吏道者曰能與不能自有資
材何可學也記之論百工者曰智者創物巧者
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嗚呼吏俗務工末技也能
猶有材而守亦以世况於文乎公之聰明該博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三

卓絕流輩而鴻業宗工代起相襲心通性解目
濡耳染其于文也是惟無作則追美於前垂
聲於後必矣故其古詩則興寄淵逸詞旨超邁
多效選體爲之唐律則務追平淡開出清新比
事賡韻精詣妥帖至表章賤放則又繁約適中
鋪陳有叙摭古語而加翦截之功造新句而遺
斧鑿之痕他文亦皆類是蓋深有文昭之遺風
焉兼靖樂道恬於勢利仕三十年僅至二千石
而終曾不獲以詩鳴國家之盛而文出中朝之
詞命位不配德時其惜之今敷文公擢隆興元

年進士第人為尚書郎俱有聲績謙厚明敏天子方鄉用之然則繼文昭兄弟之業而使公無九泉之憾者將於是乎在傳曰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其是之謂夫公諱協字同季雲莊蓋公白號慶元元年庚申八月朔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知建甯軍府河陽傅伯壽序

宋林季仲撰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 三山林之奇少類 **撰** 後附祭文 呂祖謙撰 哀辭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四

李綱撰 行實 姚同撰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 三山林之奇少類 **撰** 後附祭文 呂祖謙撰 哀辭

李綱撰 行實 姚同撰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 周紫芝

始余來東南問士夫誦宰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歎賞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派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覩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陳君季

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命余為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撤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臥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百篇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蓋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為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不當為若余則于天下无所畏讀余序迺知當為不當為自有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五

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為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歷嘉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宜為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為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

余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予得此語于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年過九江公家在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于庾樓上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予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

面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六

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與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出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成掌教者善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

能者悉咤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不衰如入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它人誦之不嘔且笑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掇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數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

面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七

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揚雄劉向之徒相爲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此况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于東家醬瓿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作哀聚成集既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殿撰陳公天麟帥襄陽始錄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舛錯凡三百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洎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道過

九江見左司之仲子疇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
加是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清熙癸
卯孟夏中澣謹誌

司書陳光遠鄉貢進士學諭兼司書王牧學錄
兼直學程恭免解進士府學正孫光祖從事郎
府學教授陳公紹

章氏手跋曰太倉稊米集余求之十數年不可
得道光庚戌秋客有持是書來售者一開閱即
錯脫不可卒讀欲購而中止今正月十八日織
里書友陶鼎元復携以跡余細閱一過首冊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八

文三則從宋槧殘本鈔錄又欲將行格強合槧
遂多脫落其中詩文七十卷固完善無恙也因
承購之並取浣香居鈔本及眠琴山館藏本將
序文對校補正云時咸豐五年乙卯孟陬月章
榛謹誌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影宋抄本 劉疏雨舊藏

宋周紫芝撰

唐文若序

陳天麟序

自序

陳公紹跋

夾添遺稿三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鄭樵漁仲撰

燕堂詩藁一卷 鮑濠飲手抄本

宋趙公豫撰

勁峯真隱漫錄五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門人周鑄編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汲古閣
舊藏

宋吳儼撰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做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九

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
之悠邈遭逢聖世希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
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唐宗觀
故笏猶思魏謩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軾之
諡或瞻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
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做生而坎壈志則激昂
抱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
不談才狹垓紉氣吞中外係單于之頸視表餌
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為近挺若
偉節著丁當時載觀乾瀆之間實號人物之盛

未烹鳴於古歛張棫顯於長沙浙至二呂之典
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
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
章公車旒展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
賚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
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
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
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
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曰先
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十

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潸然
緘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
起地下之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
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儼文集總爲一十册謹
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二年
十一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
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
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

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
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
赤圖馬負於霧河綠宇龜呈於溼洛聖人亦何
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
器巨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
虛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
實貴斷斷不誣其可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
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
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
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十一

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
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
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棣
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
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
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
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
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
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
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

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漚漚卷卷不絕於口
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
儲壘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
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
而言者驚異卒躡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
超羣英鷲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
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
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
不窮也秘生也晚眺公益前輩而公之子載將
梓公之集欲秘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十三

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
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甯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謹書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
背相望於斯為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
時名聲大震事業亦雋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
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
之務艱險以為奇事雕鐫以為新也士及門經
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為閩人端明程公

亦已鋪陳而摘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
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厚薰陶文行兼備而
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甯郡丞終更
陞對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成駿駭
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即
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親相
好者徜徉其中以為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
屬和將終吾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
府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
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十三

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為喜而以得遂事
親之情為喜不以可行吾志為快而以得盡愛
親之道為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
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
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
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
行何耶蓋端明先為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
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
杜工部以世人娛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
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

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遠矣
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大
孝移風俗資深既哀輯遺文囊封上進以備乙
覽而與其父鉉每見必倦倦屬爲書此夢焉是
眞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書云清祐七年十月
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起居郎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學呂午謹書

欽睦柔蔭相屬錦溪迫境上竹洲先生往來膠
庠必寄徑一日歸屨遽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
洲公緣道採野菜開尊逆旅莛魚以薦曰奇味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西

也苦益菜莛魚自吳益恭始楊祖諸父猶獲接
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曰前輩勁氣不忘七筓
間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欽得文集於其孫元鼎
奏篇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
太速屢失事機浸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
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卷重嘆因思南軒書
剛強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磋義楊祖謂恢復
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熟軟媚耳目者
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泊於沮無疑也九京可
作願畢斯言使後生晚輩猶畧識苦菜莛魚風

味元鼎蒐討其先世逸語方切聞之喜固要楊
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嘉熙戊戌三月
既望錦溪洪楊祖敬書

頃生晚想慕乾濟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
南偉彥參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
堂播海寓乃今取竹洲翁文觀之嵯峭軒特如
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不及卽其聲容
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印乎
其不誣矣頃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闕聞
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五

不能有琅誦遺集爲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
十月辛巳外曾孫塔古鄧陳墳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宏治癸丑

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棣華雜著一卷附錄一卷
本 明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做著

文以氣爲主蓋其氣以光大則發於詞華光焰
萬丈有不可泯沒者竹洲先生邕帥吳公自蚤
年與伯氏國錄公以雄味正聲鳴其文於庠序
獨步一時及施之於政皆光明雋偉絕人遠甚

惜其所養如此曾不得一日立朝以據所學任
臣自幼知誦其文則意氣興起猶恨生晚不及
趨隅執業身親而炙之也竹洲集近世始刊出
遂獲盡觀其全英偉豪特之氣尚呼喚簡策間
要皆本於道誼確然有補於斯世非外強中乾
譁世以取名者也昔人謂廉頗相如死向千
載凜凜猶有生氣愚於竹洲先生亦云端平甲
午南昌羅任臣謹跋

吳繼京跋 萬曆甲辰

高峯集十二卷 舊抄本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共

宋廖剛撰

僕少喜操觚從遊先生長者之門叩續文之要
領或告之曰子閩人也知延平雙劍化龍之津
乎寒光瑞彩上徹斗牛山川炳靈為七閩冠魁
壘英特之事時時不乏吐為論議著為文章皆
自浩氣塞天地中來子試求之有餘師於是旁
羅廣蒐始得了翁集諫議陳公瑩中之文也又
得龜山集侍講楊公中立之文也復聞順興之
交谿尚書廖公正音皆韶濩勁氣沮金石直與
陳楊二公分鏃爭鶩然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七

驪龍領下常有神物護持豈庸俗之人可幾于
萬一得耶憶我寤歎累年于茲逝者天借之福
承乏郡文學斯夕奉侍其令子史君色笑之餘
遂率爾有請願出前後製述綴梓以永其傳史
君曰吾先人備位夕郎與中司口封駁抨彈疏
稿悉焚之間居雜文散逸十八九今家藏無幾
姑以詔吾子孫俾奉周旋罔致失墜足矣遽以
示人是自衒以沽譽鄉黨自好者不為也而子
為我願之乎僕曰不然古之君子未嘗不論譏
其先人之美而明著之後世無美而稱之是誣
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
君子之所恥也先尚書以醜儒重望致身通顯
流方急退益勇徜徉乎高峯之下平日著文無
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
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伐病秘為已
私無乃蹈於知而弗傳之恥史君釋然曰子之
言是也官使直閣謝公蓋尚書門下士謂斯文
有補于名教非止炳燠一時殘膏賸馥沾丐後
學居多作序以冠其首目為高峯先生文集僕
輒以狗尾續貂抑見其不知量然竊自喜幸獲

挹作者之風度以降夙昔敬慕之心况載名于末其榮耀又何如乾道七年正月日左宣教郎邵武軍軍學教授葛元陽謹序

郡庠舊有高峯先生文肅廖公文集乃公之長子以孝宗皇帝卽位之八年來守茲土因郡博士之請鈔梓以永其傳歲久字多漫滅弗甚摹印學者惜之後百餘年邦傑繼叨郡寄始至謁學詢之書庫則卷帙散失已無全書遂出家世所藏舊本校正命工重刊補缺板八十七紙修漫板百有餘紙以足成此書全帙云咸淳辛未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六

三月望日邦傑百拜謹誌

案書中遇宋帝皆空格每行廿四五字不等當以宋元舊本影寫今從武林丁松生大令借錄原本卷八有缺文借吾鄉丁月湖殘舊鈔本補足通校一過

羅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二卷

明洪武刊本 汪啟淑

宋羅頌撰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

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楊班或以紀事蹟著于

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

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

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

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欽蘇

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

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

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傳

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人才士相與

論著流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九

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

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

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

所刻蓋鄂州既終于邵子澄因以所見裏集成

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

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

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兄弟

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

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

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

而瀋安社壇記尤為世所稱頌以予觀之陶令
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
而問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
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為何如哉
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
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人而序其首
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為上下
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
自而不苟焉是亦為學之助也鄂州字端巨號
存齋乾道二年進士師山鄭玉子美謹叙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辛

宋濂序 洪武二年

宋濂記

趙彙序

李宗頤序

蘇伯衡序 洪武二年

林公慶序

趙汭序

趙汭跋

王禕序

馬琬序 洪武己酉

韻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九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陳蘭隣舊藏

宋林光朝

蒲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
者好之如嗜慾然歿五十年始傳于世藏之深
固已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
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一

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
官數年拜大司成瀋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
庸玉音嘉歎寔近侍出使入朝狗義忘私無
田無宮以遣妻子獨富于書至死不釋卷其文
森嚴與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
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
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成季
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畧備得
詩文若干首為十卷急于垂後不暇求序于名
公猥以屬宓頓惟愚陋忘測宏深得學君子又

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
五季至我朝始大振必于先生之文亦云年月
日陳宓謹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涸中大
儒國人師之朱文公于當世之學間有異同而
于先生加敬于時朝整語先生不以姓氏則皆
曰艾軒晚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
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
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二

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過檀弓穀梁
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
其存者如岫嶽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
衣時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多以晚
節爲憂及西邑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
來未有也烏乎修而至于先生而前輩責備之
嚴如此然則凡修而未至于先生者其可以無
日新之德乎其可以不畏晚節之譏乎向使先
生希旨書行必根着不去爲李疇爲張說先生
一奮其決遂爲李藩袁高義利萌于一念芳臭

分于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
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必所序者纔十之
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哀拾彙爲二十卷勤于
李漢趙德矣東陽范復鎔欲鋟梓會迫上鄂不
克就毗陵張侯友慨然存之余二大父實率鄉
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故不敢
辭後村劉克莊序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
者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平昔
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身歿五十年未有全彙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三

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與相扼腕
此事壬辰成進士南還余別之彙征曰太史公
遺書今貢楊惲矣巖仲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
集刊于郡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鄙過象
山友人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
饒之餘于宿相嶺有鄉耆傳李恕軒名與宗者
嘗侍先生談一夕至今吾里能傳艾軒之言若
以公之書鄙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
成將誌以歲月因思前日者聞于吾師樂軒曰
網山盛年挾策從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

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音網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白此即侍先生餘三十年玉融陳叔盟少從先生于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赭然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叔盟悟而自克遂以行義名叔盟受詩于先生嘗與樂軒請國風于古詩吟諷累夕俄而至采蘋掩卷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盟喜而以告網山網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于元潔猶信吾詩不亡矣遺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四

言若此者皆不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就月試攷官夜得其文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且詰之具曰非謬也卷有數語誠可哂索而視之蓋策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譬若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嚼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為虎嘯孤鳴則其喙如窠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置首選長廳曰已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居人下不然甯黜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生聞而歎曰甚矣知己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試成均者十

餘年年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于經于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顏旦暮之遇于數十年因革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茫茫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大物嗚呼惜哉淳祐十年歲次庚戌良月朔後學三山林希逸書于鳳游堂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林光朝撰

劉克莊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五

林希逸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 宋刊大字本 張揚園舊藏

宋朱子撰 前有小像自題

遂生世不早不及擔簦躡屨於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嘖嘖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

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秩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接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易歷則時異事左與世柄鑿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之晚安知後之造者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也觀者尙勉之清祐五年正月口後學王遂序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爲浦城尉尉始來過

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議公嘗受知文公先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六

生出所藏帖數十皆集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格言至論真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嘆文公之筆流落世間不傳者凡幾又嘆前輩流風遺韻日遠日亡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祖風如尉者又甯有幾賢矣哉劉侯玉山人文公嘗爲之記義學云清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徐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有感於聖人古史闕文之嘆云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遺書

且謂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口爲同舍郎亦嘗預閱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七

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謂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甯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

案此宋刊明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張履祥印白文方印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

卷明嘉靖刊本

宋朱子撰

王遂續集序

徐幾續集跋

黃鏞別集跋

黃仲昭跋 成化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註一卷 東洋刊本

宋門人蔡模學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咏物陶情舒其蕭散閒雅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八

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載之後不徒以

詩為詩而以理為詩齋居之感興是也蓋以理義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

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耳今

誦其詩包羅眾理總括萬變排闥異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原模之不敏總角常侍先君讀之

優游諷咏之久不覺手舞足蹈之意然亦惓然未曉其為何說也先君間因其憤排而啟發之

似有所見近因弟抗試邑樵川寄示瓜山潘丈

箋本積日吟誦猶或恨其箋註之間若有未盡者隨筆抄記不覺成帙用以求正於有道正溫公所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改別為一書以與易競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識予之心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書

概居遊武夷常誦櫛歌見其辭意高遠超絕塵俗而未得其要領近獲承教懼齋陳先生蒙出示旨義有契於心乃知九曲寓意直與感興二十篇相為表裏誠學者入道之一助不敢私已敬刊以續感興詩解之後與同志共之時大德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九

甲辰仲春武夷劉概謹跋

日本天瀑跋

梁溪遺彙一卷 舊抄本

宋尤袤撰

周益公文忠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宋寶王校謝浦抄

宋周必大撰

陸游省齋文集序 開禧元年

徐誼平園續彙序曰太師益國周公之文行於世者前集號省齋文集寶謨待制山陰陸務觀

既詳而序之矣其子司直綸以誼登門久受知厚又哀其近作曰平園續藁俾為後序誼伏讀而嘆曰連篇累牘姿態橫出千彙萬狀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詩賦銘贊清新嫵麗碑序題跋率常誦其所見足以補太史之闕遺而正傳聞之訛謬又何其精也國初承五季之後士習俳俚歐陽文忠公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揮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為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頃肯相望故慶厯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其後穿鑿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十

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發揮文忠之學被遇高廟輔相阜陵弼成治功於是二公屹然並著於六七十年之內今觀遺藁貫串馳騁雍容而典雅體正而氣和使人味之肅然起敬如儼立於彤庭廣廈之間黃鍾大呂忽振心目考其淵源蓋有自來清熙中公翺翔於鸞臺鳳閣既已登政地誼亦備數於朝紳之後時高文大冊多出公手每竊寓目唯恐不能屬厭再還周行而公謝政事去矣歸自南安道出吉水嘗從公於平園之上侍俎豆於克賦之堂見其年益

高視聽益壯議論著述方川至而無倦也竊以為天之生斯人也不數則其惠利後世豈直言語而已哉後之覽於斯者蓋亦參公之行事而觀焉則文章學問本末源流人材風俗盛衰起伏皆可自是而有考矣開禧而寅中秋謹序右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與先友免解進士曾無疑三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進士許志伯凌鄉貢進士彭清卿叔羅次召克相與覆校敬錄木以傳惟日記自紹興戊寅訖嘉泰甲子紀錄頗詳而書藁尤多皆未容盡刻寶藏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十一

惟謹當俟他日開禧丙寅中秋嗣子綸謹書詞科舊藁自序嘉泰壬戌掖垣類藁自序清熙七年玉堂類藁自序王寅玉堂雜紀自序紹熙元年丁朝佐序紹熙辛亥蘇森序紹熙辛亥宋氏手跋曰周益公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九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宋槧既湮世無嗣刻本朝如玉峰傳是樓藏書亦僅

有鈔本故近世之士得其殘篇斷簡皆奉若拱
璧也吾妻顧子夏珍手鈔周益公集十本合清
河浦國所藏僅得七十三卷而以平園首卷補
省齋後卷之缺嘗謂余曰此集向藏王峰近聞
歸郡人王聲宏矣若得從之補闕訂譌亦生人
一快事也言已浩嘆康熙壬寅春校訖吳郡文
粹請政武陵武陵喜因授余益公集曰此余志
所未逮者舍子誰屬哉越十有一日武陵暴卒
春仲有書賈自邵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
郡文粹余遂忻然與之偕往蓋欲問益公集消
而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

息也足凡三及門時值清和暑長人困遛巡郡
邸進退失據乃就韋公祠卜筮兆吉復詣得見
先生以吳郡文粹贊請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
七種時錢子方蔚館於金閶余即歸携顧鈔往
請補於先生先生具述曩督學某公會遺繕書
者就舍鈔成而去書賈萃志伊云既而復請許
就校了見省齋文彙檢首缺五卷向朱張之藏
所謂首五卷者至此乃知其訛時與先生披閱
見互有差謬相為訂正喜動顏色戲謂余曰孺
子可教也予起謝詰朝復同錢子往先生遂出

集首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余持平園以歸時夏
五哉生魄也鈔對訖再詣見先生畧無難色但
臨行頻囑鄭重舟行又借別彙詞科掖垣玉堂
政府五種歸蓋六月將晦矣七月二十日順風
揭颿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厯官奏議奉詔承
明四種還邸日猶未啣山旅客喧闐喘吁揮汗
財貨之外別無所事事而余心獨喜無寐宵雨
達旦風自西颺爾乃放舟中流食填入黑甜鄉
裏旋聽風水枯槁聲相送而篙師又報維舟矣
抄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歸廬陵閱居遊山奏事
而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

南歸思陵玉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
樂府凡一十二種歸校值先生送其歸澄江科
試錢子亦往遂羈焉迨竣書彙附錄年譜還謝
則為十月中旬云往返六閱月先生每責期與
老人期戒後乃糾諸從力家貧乏潤筆資乃為
桐鄉金子星軹先鈔成焉予復借於金自十月
下旬始鈔成於雍正元年三月計三千六百十
五頁頁計字四百二十是集也錢子實摠其成
訂正舛錯費許心目余因就卷中脫落疑謬處
另副開載更竣繕本續校焉噫余十有一月中

中校成全集兩部誠大快事獨念武陵始事不獲見其成爲憾然其長君開之於衰經中猶欲續成先志而哀毀過中又弱一个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乙巳距武陵忌辰祇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富而手鈔秘本充盈篋笥尤喜人借抄謂益公集世罕見其全欲搜羅補綴成全傳世以余可佐其成數屬意焉蓋武陵之心公心也予襄厥志今既濟矣爲叙其鈔成始末如此武陵有知亦可無憾矣夫東倉米賓王蔚如氏紀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十四

又曰雍正甲辰閏四月借朱端揆益公文選校一次係萬歷間清漳胡廷宴所刻不全失次本也間采譌字附於旁俟高明者考證焉又曰吾婁吳長卿震元先生於明崇禎間集諸名臣如黃道周董其昌陳繼儒輩數十人作南北宋相眼又名宋相語一書募刻未成聞名莫觀乙巳春初偶借黃齊卿過吳慎修齋頭復見之其中周文忠公相眼具載公本集中有關國典之文甚悉後獲借校爲益良多逐卷中凡硃筆點識者是也雍正三年立秋後十九較訖於耶那

萬卷樓之西廡錢子方蔚實政之古瀛洲流寓宋賓王記

又曰津逮祕書合平園省齋中題跋刻之分十二卷玉堂雜誌二卷二老堂詩話共五卷悉校一過略無取益汲古所刻之書類如此也中秋前四日書

又曰雍正六年春借常熟孫慶真所得錢氏藏本凡二十冊中間雖有差誤然爲益多矣己酉新正校訖謹誌

謝氏手跋曰此書在宋人文集中最爲難得婁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十五

水如太原琅琊彭城延陵清河諸世家素有藏書亦未曾有何況其餘今宋子蔚如獨構得之什襲而藏非素心友不輕示焉予癸丑歲與宋子同在衰經之中慨然借抄不啻十朋之錫焚膏繼晷矻矻窮年自春迄冬無一日不事筆硯也印抄時間有訂正不下百餘處書成誌此時雍正十一年癸丑季冬二十四日太倉棘人謝浦泰心傳氏別字惺屢謹跋時年五十八歲

宋周必大撰

周益文忠集殘本六十九卷

宋刻宋印本

案存省齋文彙卷一至卷八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六平園續稿卷一至卷十五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五堂類彙卷六至卷八卷十一至卷十三應官表奏卷一至卷五卷十至卷十二承明集卷一至卷六書彙卷九至卷十一附錄卷一至卷五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大題在下事涉宋帝皆空一格亦有空二格者即百宋一廬賦中所謂披益公而疏行者也

網山集八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六

宋福清林亦之學可撰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眾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先生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

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占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于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于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莊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前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七

史官劉克莊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于人能于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茫茫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弃于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于他日今夫泮沂禪仍衰榮倏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

若劍埋鼎沈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
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
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
魚氏竊或焉據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
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瓶盎不守松
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
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
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弃如是
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
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存太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六

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
說尚庶幾焉吾黨寶而缺之可也先生諱亦之
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于艾軒自號
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
而祠于縣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
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
序
希逸甲申容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
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又十五年躋甫以是
集來求余文俾書其首故快偶遺惟憶不復得

乎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叙數語云爾若其
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其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
之不待余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網山文集八卷

舊抄本 孫文靖舊藏

福清林亦之學可

劉克莊序

林希逸序

網山文集八卷

舊抄本 章紫伯舊藏

福清林亦之學可

劉克莊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九

林希逸序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
錄三卷拾遺一卷 宋刊本

宋呂祖謙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
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
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
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
藁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已接物齊
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

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
 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真屬錯糅
 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
 口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
 整比將付之鈔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
 不果就喬年近惟先緒之不可隄因遂刊補足
 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
 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為世所傳者皆總之外
 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
 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三

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
 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糾舊傳之繆以終先
 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先友
 因輒記于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
 稱為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案此宋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
 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卷中有馬玉堂印白文方
 印笏齋藏本朱文方印

東萊呂太史外集四卷

宋刊本

楊文敏公舊藏

宋呂祖謙撰

案此宋刊宋印本行款同前卷中有建安楊氏
 傳家圖書朱文長印晉安徐興公家藏書朱文
 長印晉安蔣絢臣家藏書朱文長印
 斷腸集十卷後集四卷舊抄本鮑深飲手校

宋朱淑真著

鮑氏手跋曰計詩二百五十七首潘訥叔本共
 佚九十二首

吳允文集一卷鮑深飲手校本

宋盱江吳浚著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五

三

頤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周香嚴校宋

宋陳傅良撰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與會執九經
百家之嚮俾環嚮以趨于一披剔文義躡藉眾
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
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紊多歧由是彰往考來

頤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六

一

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
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
不該具蓋嘗忘寢廢食審玩孰復庶幾對越天
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
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廣
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望於斯焉嗚
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于載以來不
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屢闕集片言落筆
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
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澗危坐覃思超詣絕帙學

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礙融
室對策初第懇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
太學倅閩府誣劾却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
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
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
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
言贊翊儲邸次第蠶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
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
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
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風蒙挈策俾窺津涯蒿

頤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六

二

幹鷄羽揚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羣文蝟興疇
昔愬析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之失榛乎是用
敬輯遺稿寄諸琬炎儻開後哲庶弗淪墜矧章
布眩墓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真履詭題叢
帙誕瀾遐陬輪耀掩汚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
自梅澗丁亥之後凡為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
狀劄子表啟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志行狀總
五十一卷卽先生燕坐之齋以為集名若成書
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
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

卷未脫稿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
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
官志彙別自為編附識其目庸熄淆亂先生名
傳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于神道碑墓志銘
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
遠謹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
嘉守施公棫刊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
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
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三

爾而哀搜眾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
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
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
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
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
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羨縉萬亟成之於
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
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
以親老不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掇紳逢掖稱
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汨其傳

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定癸
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林長繁刊板序 正德改元

周氏手跋曰戊辰正月二十四日從書坊五柳
居陶君琅軒處借得宋刊陳止齋文集因將明
刻對校半月而畢明刻從內閣鈔出亦原于宋
本尚無大謬然已多脫句脫字誤字此宋本之
所以可貴也內有四卷半照明本鈔全則從闕
如嘉慶十三年二月八日香嚴居士周錫瓚書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四

于通津山房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 明正德刊本

宋王

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
間禮陵木江陵歸藏于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
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
一旦懼溢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
守浮光以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于莫春訖
工于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
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

校正迪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間闕亡者異爲別集云男宣敦郎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格齋先生三松集一卷 舊抄本

宋廬陵王子俊才臣 **撰**

格齋四六一卷 舊抄本

宋王子俊撰

香山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喻良能撰

宮教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五

宋崔敦禮撰

蒙隱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陳棣撰

倪石陵書一卷 抄本

宋倪朴撰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移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于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

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闔爽穎茂而出於其間

或者乃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

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

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

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讐至老

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于中原而遂至淪沒

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於罪

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

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六

子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沉吟痛惜而不能自

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

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

今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

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

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

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

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遺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

之志且與同父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

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於一力

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盜謐秦鳳陝饒之間遺民襁負義士壺箆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餘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于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經趨于滇越之外境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七

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內外境土微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怫然不悅是其於一時人材學術之盛

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以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于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臯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澗塞棟宇傾蕩蕘兒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于有言不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嘆也悲夫邑人吳萊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八

樂軒先生集十卷 舊抄本 傳是樓舊藏

宋陳藻撰

初綱山既得師傅嗣講席戶外之屢幾半艾軒於是綱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綱山

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綱山僅得中壽
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
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
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
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
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
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合螢窓雪案猶宗廟
百官也菜羹脫粟粥堂食萬錢也人則課妻子
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絃
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
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
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
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
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
扁樂之爲義在孔門唯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
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
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
遺稿姑敘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
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爲河
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九

氏名藻字元潔前史官劉克莊敘

澹軒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呂撰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宋四明樓鑰大防撰

尊白堂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虞儔撰

東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袁說友撰 後有家傳

東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

宋袁說友撰 後有家傳

義豐文集一卷 舊抄本

宋王阮南卿撰

淳祐戊申冬得義豐集夜坐涉獵一過爲之撫

卷其所抱負豈不偉哉然仕官不過二千石殆

是當先朝萬物盛多之時故耳年來士無才業

未必乾涸可督郵顧余亦忝法從今又見諸老

與之往來書尺而重爲古之人今之世交致其

憾也大梁人趙希孟題

觀士大夫言行當于其大節不顯曰文藝也劉

禹錫柳宗元述作雄深法度嚴密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然坐王叔文黨君子惜之士大夫欲爲君子者苟人不已知世不吾以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窮居不損焉乃若俛仰隨時使倖得志雖有才美不足觀也已慶元初孽臣竊柄士大夫倚爲泰山其門如市吾邑王公先生以苦蔡之明冰霜之操未嘗一躡其門晚臨川陛辭奏事柄臣使密客誘致之迄弗往見奉祠而歸優游山間無一毫隕穫意此曾子所謂弘毅之士歟先生所謂文無一字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一

無來處蓋其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又深於憂患才老而氣定故流於既溢之餘嶄然出人意表白其省闢三策辭嚴而義偉已不肯爲舉子之文矣厥後論邊事則鼂賈其倫也爲記銘韓柳其亞也其詩如題語溪碑蘭亭記金山廟之類折衷古人之得失發越詞令所未言至於感物興懷酬唱嘲詠筆力雄放皆有深意杜少陵其比也顧其平生大志欲裨國論扶王室掃清中原以光祖闕則有在彼而不在此者一不獲伸賫志沒地而以文執稱于世抑其土

首云耳愈少之時嘗操几杖從先生游今老矣高山景行之思猶日往月來于懷也其子旦爲邑惠之博羅粹其文鉸梓以歸屬愈識其卷首貌焉晚進何敢措一辭獨念前輩典刑之老中原文獻之裔考世逾遠一時出處大節後生鮮有聞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爲述其概云涪祐癸卯夏六月甲子里人吳愈敘

涉齋集十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許及之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一

蠶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抄本

周孚信道隱友人解百禱伯時編集

歐陽公之序蘇子美曾南豐陳後山之序王平甫皆悲其不遇以死其言反覆哀抑有大不釋然者人之讀之知其辭之緩而不知其意之切也夫二公之材高視一世文可施諸典冊詩可薦諸聲歌而坎壈流放曾不得少用其所長而天死繼之一時交傳論次其平日之文序其窮而閔其志能無哀乎所以深悲而痛恨者自其情也余之師友周公孚字信道自號齋天資

穎悟七歲通春秋左傳既長於書無所不闕博聞強記而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國朝諸公名世之作出入貫穿造詣其畛域掇拾其精華始刻意於詩以後山爲法其後由陳而黃黃而杜屬思高遠練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敘事簡潔而峻厲不喜襞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言止公之於詩文蓋如此登第十年始爲真之郡博士竟卒於官仕止於一命壽不登五十其窮殆與子美平甫類而不逮二公者二公所與游皆一代宗工足以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三

自託不腐公常恨不及見前輩不斬今之人知一時顯人亦未有能知公者以故名未大耀公既沒之二年平陽解君伯時得公之遺文古賦古律詩表牋啟書序記疏青詞贊碑銘共三十卷目曰鉛刀編者屬余爲之序余少從公游其學蓋得於公老不加進思公之不復見也未嘗不潛焉以悲伯時公之死友也嘗仕爲尚書省監門聞公一言棄歸力學其志操有足尚者公之自真歸葬也伯時營護之力爲多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余於伯時見之清熙己亥

秋六日京口陳珙序

百論與靈齋先生從游辱知遇最深男瑀受業於先生之門積有歲時盡得先生家藏詩文三十二卷先生平日盡力於斯文於詩尤刻意舊句多所更定與昔少異不敢私藏于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拳拳之志焉清熙己亥重九日鄭延解百論伯時書

某氏手跋曰鉛刀編三十二卷海內藏書家概不見東海先生過訪天一閣范氏所藏有宋槧本登閣影抄四句始竟携歸過予齋頭余卽欲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四

傳抄不克是願今忽三十餘年先生已歸道山撫卷感往不勝悽悵聊書數語於首以爲後人珍重之意云老友清之阿凍書

橋畔

雙溪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王炎著

汪元錫序 嘉靖癸巳

汪恩敘 嘉靖甲午

潘滋序 嘉靖十二年

鄭昭先序

博齋先生緣督集四十卷

舊抄本 丁月河舊藏

宋 廬陵曾丰幼度撰

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缺卷二十七至卷三十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誌其墓石納窆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焘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監察御史前進士變理溥化來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五

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變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為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迹不絕于其里其顯者則莫盛于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以為遠不及南

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于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辟託興傑然不溺于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始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何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至元三年丁丑歲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六

月 日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夫奎章閣侍書學士雍虞集伯生序

緣督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曾丰撰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明正德刊本

宋 陸九淵撰

附論議行狀 楊簡狀

天有北辰而眾星共焉地有泰岳而眾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

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
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
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
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
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
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
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
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干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七

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
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宏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
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
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
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
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
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
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
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

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
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
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刊于倉
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
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
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
金谿人也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
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
書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六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
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
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
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
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
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木變化無
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
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
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
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
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

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杰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敬送上件文集請用刊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其之仍以二賢謚議次于目錄之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九

後杰末學小子竊以謂二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此真得先生之心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覆議末章伊川之言與孔孟不類謂有子之言支離謂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未悉其用意何如然其至論在此嘉定庚辰秋九月盱水吳杰謹識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明萬曆刊本

宋楊簡撰

簡刊已易開居解因紀歲月借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教始請

平常正直之心即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炤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已易閒居解為一帙並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己巳六月望曾瓘謹書

舒文靖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舒璘撰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十

平庵悔稿十六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六卷抄本 鮑以文手校

宋括蒼項安世平甫著

吳氏手跋曰右平庵詩稿宋松陽項安世平甫著按陳氏書錄解題載平庵悔稿十五卷後編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丙辰悔稿四十七卷是其書在當時已所見互異也 御選四朝詩不列其名屬焉宋詩紀事有之載平庵悔稿不著卷帙其為世所罕見可知矣吾友姚訥齋天成中翰云乾隆三十八年掌處州書院浙撫有採書

之檄時松陽項氏尙有舊藏刊本惜殘缺不全未送省局是編爲余秋室集太史分纂永樂大典摘出時誤傳全集已抄入四庫全書遂未經編錄庚子秋冬予寓秋室邸舍愁病相侵杜門不出取案頭存稿粘帖成書手錄副本計悔稿丙辰悔稿後編凡三種共詩一千四百餘首每稿輯成一卷以書錄解題所載較之悔稿十五卷今丙辰以前共得八百六十餘首悔稿後編六卷今得詩五百五十餘首知悔稿之所缺甚多也且云後編自丁巳終壬戌据本傳則丙辰悔稿正僞黨罷職之時後編諸詩必終于壬戌以後如七古內凱歌一首此開禧間解德安圍也七絕內贈石首李令云莫說三十年前事愁損河陽一縣心自注淳熙乙未予三人同試南宮是詩當在丙寅丁卯之際上溯乙未方合三十餘年平甫卒于嘉定戊辰去壬寅又六年矣安得無詩放平甫後編題辭作于慶元戊午但云安知異時不復悔此不言止于何年似解題所云未可盡据也又解題列于詩集故前後共二十一卷藝文志作四十七卷大約舉全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三

集而言直齋或未之見耳俟他日南旋訪求殘本校補完善爲書林之一大快是書出自禁垣世間希有當什襲藏之乾隆辛丑立春日仁和吳長元書于秋室京邸之疏華館中趙氏手跋曰右平庵詩稿從永樂大典錄出傳宋詩者多不列其名讀其集中詩材力富贍每以詩自豪是亦宋季巨擘迥出江湖諸派之上者舊錄不分卷編爲三帙有分體錯誤者余爲正其訛輯平庵悔稿爲十五卷悔稿後編爲六卷仍書錄解題之舊丙辰悔稿佚去爲多只存一卷聞松陽尙有舊藏刊本當訪輯之以爲全璧也嘉慶乙丑冬日仁和趙魏借知不足齋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六

三

平庵悔稿十六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六卷抄黃蕙圃舊藏

宋括蒼項安世平甫著

頤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一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十二卷

明正德刊本 黃川吳氏舊藏

宋劉綸撰門人果齋李正叔方子編次

公生於閩臺生於蜀初無一日之雅會徒以聲氣之感臭味之合一見傾心出入諷議不謀而同乙亥孟夏大旱天子焦思側席京時備官左城奏乞用祖宗故事降詔求言上甚嘉納降詔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一

罪已廣諮忠直公之言曰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見於上人心動於下陛下雖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缺失而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天不可欺人不可罔願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覽中外書疏付之後省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凡此數十言可謂明使命其說尤懇款弗置蓋公之愛君憂國匡時正俗倦倦之心必以古人為歸不觀時之好惡為趨舍議者謂公奮於儒生素以詩書為業至其於陳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二

時政論兵事料敵應機識大體而達時變又何其明且決也位遇未極而遽以疾諗不克盡究其所蘊吾黨之士莫不太息焉夫言之所以獲行于後久而不泯者必其一出於義理之正而著于人心有不可廢者故世亦不得而不傳也魯叔孫豹曰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公異時雖不欲自鳴以文然其於學能尊其所聞又能深造自得於義理之至精故其文詞婉切至時論題之蓋嘗三復公之遺文而考其施置言論無非得於師友講磨之素發於義理之至精人心之所同故其出則典州刺部一意於惠愛致利除弊救災蠲賦入則參法從輔儲禁講論經理斟酌古今章明大中披抉奧義務欲納君於軌輔太子以道其大者如勸上於諸儒講讀之時羣臣進對之際必反覆問辯以求當理以諷缺政此亦人所難言而公屢言之暨長成均則首乞弛偽學之禁雖於川事大臣有拂違亦所弗憚虜勢日蹙南奔入汴中原雲擾公乞於沿邊增築城壁輯整民兵建制聞於淮壖移兵屯於要地絕歲

弊止約而旨遠宣哉言立於後世而傳不朽於是乎序嘉定十六年癸未煥章閣待制松江制置副使李稟序

定齋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蔡戡撰

自建炎渡江中興立國百度草創然厥初放合之時之才亦自足供一時之用撥亂反正運奇敵愾固歸於將相大臣若其他列職士大夫主謨議諫諍者有人司典章討論者有人掌書命制詔者有人理財賦出入者有人皆克稱其職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三

有益於國有間於後是皆高宗神術興起作成有以致然詩云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斯之謂矣高宗能運作人之妙得士之靈人材眾多公是別白雖中厄於秦氏之斷喪然脈理之流傳聲氣之陸續終不可沒及孝宗廟德龍飛而羣材奮揚發於久抑之餘銑然角立傑出孝宗培壅護持日加月益至於乾道淳熙之際則其成效大驗著於天下光明碩大有不可揜當此之時孝宗以神志芙蓉聽覽於上羣臣亦精白罄竭奉承於下兵革不用海內又安風俗純茂民

物殷富蓋自渡江幾六十年至是爲盛可不謂懿哉惟寶謨閣直學士宗齋蔡公是乃出於乾道淳熙之際者也尙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究其立言固知其爲卓然一時之傑矣公端明殿學士忠惠公四世孫早擢上第踐冊府方北門條對便殿造辨皆有鯁挺不阿之言雖上拂下摩身幾殆危無所回忌自是益爲士論推服繼膺天子之眷屢更內外繁劇凡四十年其間當事任扞方面將使指總賦輿宣力四方無不殫盡然亦以方正不撓違世戾俗因至落拓不偶久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四

勞於外晚節獨荷天子恩顧益寵進躋法從則公亦既老矣雖以窮門勢燄烜赫欲以熱官怵公者甚至而公乃晦匿避遠不少污其膩汙以全節始終又豈非人之所難能哉皇嘗獲從廬陵劉公清之游雖不獲一覩君子光儀第因劉公稔聞公建明植立之懿竊所佩服甚久今又伏觀公之文集繩墨謹嚴制作森具巨細得體豐約中度爲詩詞美清道渾然不見刻雕之迹賦則規古體物宏肆羅絡闢于衡思之域論奏確切懇惻實而不浮務求爲可行而不近名竊

嘗謂自昔有問學志節之士不屑以文名者則其文必純質渾大而趣味有餘有專期以文名者其文嘗艱深迫急而氣質淺薄何則士不屑以文名者豈非其道德之蘊義理之積溢而見之立言造詞之間如風行水上有自然之文詞達而理舉其專期以文名者其語非不工其善顧每傷于雕刻磨裂摸擬綴緝不近古人夷曠渾灑之體如綸繒組織非無可觀然其美亦盡于一觀而已惟公平生砥礪操持蓋欲以節業自見於世豈屑以文名者而見于論著固視前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五

修無愧然則公信可謂卓然一時之傑足以追繼忠惠之盛烈也哉公之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虞素厚善稟頃嘗相遇于沙溪今又相遇于蜀臺亦久知戶部為人英毅敏達親仁從善體國愛人雖出其天性然亦法家之素所習聞也既以公集四十卷錄本將廣其傳以幸惠後學且不鄙衰陋俾為之序臺不敢辭紹定庚寅人口眉山李臺序

野處類稿二卷

舊抄本

宋鄱陽洪邁景廬撰

自序

案是書後人所依託實朱章齋詩文也餘詳儀顧堂集

盤洲集八十卷

影宋抄本 惠紅豆舊藏

宋洪邁

後附行狀及拾遺

應齋雜著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趙善括撰

酒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雷耀廷集孔鸞陸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正拱殿顧見廷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六

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千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蹇然喟曰克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姬姓孔庶今吾聖神子孫枝葉扶疎俊又無寡獨無一武誕置文右是謂靈囿無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即詔近臣各舉屬籍之長者二人居亡幾何舒鍼奮甚問平政駁茹拔鷺振大者台斗小猶郎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臥南州狎東湖之鷗弄西山之雲遠追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无咎或曰其亦

无咎之才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荐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然无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时无咎為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為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无咎既没其子汝譽采為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上出无咎詩文一篇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七

平淺夷易不為追琢不立崖險要歸于適用而非窳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于我嗚呼无咎生无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為無遇也无咎可以無憾矣无咎諱善括嘗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撥煩訣疑所至名迹焯焯云嘉定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抄本

宋薛季宣撰

序 缺名 寶慶二年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外集二卷影寫宋刊本 朱竹垞舊藏

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為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瓊繭綜絲璫燦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為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八

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為之子是父是子前後一轍非家學以誠能如是乎東山先生曩帥廣東焯叔貳令南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今假手道德之鄉誠齋文集獨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為定正以卷計一百二十有二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鈇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于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焯叔屢被朝旨搜

討遺書遂獲羣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
府云端平二年 月日劉焯叔序

案每卷後有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次端
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端良校正兩行餘詳儀

顧堂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宋刊本

宋楊萬里撰

人莫不飲食鮮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
誠齋先生曾次磊磊何何挺挺介介故發為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九

則浩氣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
豈必聳牙屈曲波瀾濤詭艱深蹇澁思苦形稿
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為工哉雖然大篇巨冊
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遊戲之
翰墨檠臆矻矻猶有未能盡窺其斑者況場屋
一日之士乎建安李誠父取先生片言隻字之
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析為前後集前集為綱
者四十三後集為綱者三十二名曰文贈蓋鼎
嘗一變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
徵余序余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

乎舉而措之可以撐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
猷衮鉞今古知味者又當於此乎求之毋但曰
膾炙而已矣開慶己未清明節嚴陵蛟峯方逢
辰君錫序

案此宋麻沙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大黑口

渭南文集五十卷 明刊活字本 朱竹垞舊藏

宋山陰陸游撰

先太史之交於古則詩書左氏莊騷史漢於唐
則韓昌黎於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稟賦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十

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文則卓然自為一家
人莫測其涯涘蓋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
稿雖家藏世亦多傳寫惟遺文自先太史未病
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
今別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
今不敢紊乃鈇梓溧陽學宮以廣其傳渭南者
晚封渭南伯因自號為陸渭南嘗謂子適曰劍
南乃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
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
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于集後此皆子

適嘗有疑而請問者故備著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

主管勸農公事子遜謹書

吳寬序 弘治壬戌 傳是樓舊藏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 明刊本

宋山陰陸游務觀著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二十三卷拾遺一卷附錄

一卷 抄本 從杭州 丁氏藏本傳錄

宋陳亮撰

白余托交復齋陳公餘四十年而死生之別則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十一

二十年矣每念師門諸老衰謝幾盡余雖苟生於世孤陋無助德不加進任重道遠念之大懼一日公之子圭哀公詩文屬余序引義不得辭受而讀之不覺盡卷如見其人聞其語而反諸身求諸心自媿者多而為益亦不少矣蓋公之立朝也位雖居卑而應詔論事言人所不敢言歸閑也年雖未及而引疾告老為人所未能然其為辭忠誠惻怛和緩明白而無一毫矯亢激迫之意至於詩詠雅正和平既足以寫性情之真又有以窺造化之妙讀者味之亦足以發此

皆有德之言也然豈無其本哉公跋傅君文藁有云誦古人之文熟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

而書之紙自以為可矣閱歲踰時取而觀之謂

無一言之幾乎道遂盡取舊藁而焚之此固公

之謙辭而其心實有所悟蓋公已知文公朱先

生之學而讀其書遂受業於勉齋黃先生之門

與瓜山潘公切磋磨琢朝夕不相舍學遂大進

觀其與師友往復問答之書其為學也讀書靜

養日有常程大要在於力勤而志專博學而守

約自延平上印歸堅臥不出心志純一遂得肆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十二

其力於博文約禮之際矻矻孜孜不極不止甫人祠文公於學公為之記首以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發明文公之心則其所以願學文公者不在茲乎惟其立志如此進學如此得之心有諸己者如此於為文乎何有蓋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自然敷暢流行燦然成章亦豈有意於為文者哉苟與我同志者讀公之文其亦有攷於斯乎祐戊申春三月壬申友人清溪鄭性之書 案陳宓字師復號復齋莆田人以父俊卿任歷

監泉州南安鹽稅官至直祕閣事述詳宋史本傳是集為藏書家所罕見惟福建通志著于錄卷一至卷五詩賦卷六至二十三文別以翰墨大全所載仰止堂規約等為拾遺一卷附錄則宋史本傳同時諸名人往來書札贈送詩也史稱嘉定七年封事九年轉對劄子慷慨盡言指陳凱切嘗為朱墨銘辨理欲分寸之多寡今具載集中宋史脫脫所修集末附宋史列傳當是元初刊行此本即從元刊影寫洵罕觀之秘笈也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頤庵居士集二卷 張立人手抄本

三

四明劉應時良佐撰

陸游序 慶元六年

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辭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辭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辭去意詩安在乎曰去辭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茶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皆病其苦也然苦未免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辭

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君叔向寄其父頤庵居士詩稿命予為之序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矣予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十四

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寂寞黃昏弔愁影雪牕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牕外一聲婆餅焦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時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土名應時字良佐嘉泰元祀六月戊戌廬陵楊萬里序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抄本

宋葉適撰

張氏金吾曰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

卷別集十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卽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贖兵均與此合其爲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自鳴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五

宋章甫撰

客亭類藜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冠卿撰

石屏詩集八卷附錄二卷

紅藥山房抄本

天台戴復古式之著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謠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世舍三百篇無以爲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爲楚爲漢再降而爲魏爲晉宋下至陟清則氣象萎蕩辭語靡麗風雅之

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眾作以上繼三百篇之遺意自是以來雖有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慨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乃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之言先生生于黃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峯然後放于淮泗以歸老子委羽之下顧其遊歷既廣聞見益多而其爲學益高深而奧密故其爲詩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六

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矣然其大要悉本于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善學者乎至于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爲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爲之論著予生也晚於先生復何言哉先生之諸孫文瑣知所好尙校舊本以圖新刻益廣其傳垂之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瑣問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至正戊戌

孟冬既望宣城貢師泰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懶庵為選其尤者別為小集乃命僕為此序無乃以非人為贅耶懶庵於詩稍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能為唐詩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七

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于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與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鏤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即之沖淡而語多警懶庵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語幼 孤矢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為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在頓

見懶庵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

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以之為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氏不待人拈出也紹定二年三月浚儀趙汝騰序

石屏載式之以詩名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度說凡可資以為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遊歷登覽東吳浙水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酬唱論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六

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參於俗豪健而不役于麓闕放而不流于漫古淡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斷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萬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于山水者奇耶豈非其

磨礪千師友者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于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于宇宙離羣絕侶對獨影爲朋友而肯發于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嘉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良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最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九

適號東臬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礪裸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哉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

谿

甚悲也子惟能窮則詩愈昌

矣余之言固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頤並受琴于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耶而能以詩承先志殆异于此東臬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未盡三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補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況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十

予他日未嘗學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尙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于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尚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礪裸而慮詩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

問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為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子謂其非無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真詩故其為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真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主

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于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翦繪粧點粘綴僅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為奇者予懼其猶黃鍾之於瓦釜也此子所私竊自評者亦未始為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子也奚敢妄為若是決清祐壬寅孟夏四日盱江包恢書于赤城皇華館
恢以臥疾未能自書不免令朋友代札伏乞尊
招恢恐申稟

戴石屏詩備眾體採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皋子二詩雖班駁不完而思致風骨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于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東皋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石屏與遊皆當世鴻儒鉅公精筆妙墨極力摹寫曾不盡其妙又假僕輩以為置郵何邪若僕輩正有託于石屏者也端平甲午十月既望東平趙以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主

夫書式之與蹈中弟齊年而又俱喜為詩式之謂蹈中有高鑿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余讀之竟見式之才果清放弟識亦甚精到皆非朽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窮奔走衣食四方猶未得歸休于家而蹈中則下世踰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躓其稍幸稱遂者天輒不假之年蓋存歿俱可哀也奚暇復論詩哉姑命錄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甲申歲夏浚儀趙汝談

戴君詩句高處不減孟浩然予叨金鑿夜直顧不能邀入殿廬中使一見天子予之媿多矣嘉定甲戌月日建安真德秀書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乏實用所當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月露間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達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爲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韋蘇州之言乎蘇州與寄冲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

鮑未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三

必讀書哉端平甲午良月初吉潛齋王笠子文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過選則遺逸懶菴爲石屏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眾體精矣章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龜美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屏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駕李杜采入陶柳得天之趣俾神之工回視舊編遂成組織余未老尙及見之壽峯倪祖義書于西江談笑堂

學詩者莫不以杜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或有

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似杜者也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飢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歸切平生作計疎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陳者也蹈中所選乃不在數何耶趙蕃

鮑未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四

詩盛于唐極盛于開元天寶間昭僖以後則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使生遇少陵亦將有佳句法如何之間晚唐諸子當讓一頭紹定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刻姚鏞

石屏南歸過僕於滄江尉舍出示雪蓬姚公所選四藁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以全其璧端平丙申九月十月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

乾道間東臯子以詩鳴式之幼孤壯乃能承其家余頃于都中嘗見江西胡都司楊監丞皆甚稱其詩蓋二公導誠齋宗派不輕許與別去踰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武川村舍袖出近作一

編款論終日余爲之廢睡挑燈熟讀仍摘句猶未能盡大抵唐律尤工務新奇而就妥帖道路江湖間尤多語意之合讀之使人不厭余益老矣不復能進矣尙未委上壤尙及見君凌厲斯世捫參厯井橫翔而傑出也東坡云詩非甚習不能工余謂如登羊腸之坂中間無地駐足不進卽退雖有過人之才可不勉哉嘉定七年正月甲戌栗齋筆豐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美

陶元亮責子不好紙筆杜子美喜其子新知句律詩人眷眷於傳業如此式之再世昌其詩東泉子可無憾矣甲戌冬孟眉山楊汝明書于道山堂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晚乃與余爲忘年友余旣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涉西江弔余于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于天資學問培于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爲言句而已式之復俾銓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爲第四藁下且劾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歲在丙申

五月丁卯刻人姚鑑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七

美

陌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二

蓮峰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史堯弼撰

蜀士以文名者皆獲傳於世惟青衣史公堯弼唐英之文未傳昔張丞相魏公一見公洪範等論謂義理之學大類東坡手其文示諸子姪曰讀是則知為文之道而况今天下學士欲拜下

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一

風而不得寧不矚目於斯文也哉比因編次公平日所著文凡三十卷刊出與眾共之亦以備蜀士之闕文云乾道丙戌八月既望省齋言蓮峰先生史氏諱堯弼字唐英童丕迥出不凡紹興中史唐英之名滿於搢紳間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巖以南北六朝策百送眉陽蓮峰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該博非幼學所能兄弟三人兄長諱克俊歲辛酉四川類試第一人蓮峰下第束書游東南時張魏公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峰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贊之魏公得

其文示南軒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歲丁丑蓮峰偕其弟堯夫登第弟卒南軒以書相開勉其述中庸復性之理是時南軒益年未二十也其自得已如此非蓮峰養正之功也哉初魏公謫於潭禍不可測蓮峰獨從之游觀其所贊詩章雖以戰守為正然其末未嘗不歸之愛民也辛巳用兵魏

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二

公復起蓮峰亦登第人為之喜蓮峰則曰魏公再用勿用兵乃可不然必再敗未幾果有符離之變人以為知言其議論據正不隨世俯仰蓋如此是豈誇張誕設苟以名勝相推激為重者之比哉清全總角侍先公家青衣江上蓮峰於先公為同年進士寓居棲禪寺時以小舟過先公率夜漏三十刻乃去清全傍立拱侍聽其言猶河漢無極也其文至多皆散落不存舊集漫漶今蓮峰兄長之嫡孫師道取而再刻之加以南軒少時一帖併諸公所跋附於其後使人知

南軒少年自得乃蓮峰磨礮浸灌之力可考不
誣也師道頃官蜀口遭值用兵亦主愛民之論
不貪苟進之功狂童在傍訖全其節以是受知
於制閩相公擢守古戎會鄰路有干戈之擾亦
不樂用兵以去其尚蓮峰之家法也哉嘉定癸
酉年家子任清全敘

江湖長翁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前有墓誌 中屠 駟撰

陸游序 嘉定二年

自序曰長翁陳子自謂也陳子家高郵自以無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三

補于世置江湖乃宜故曰江湖長翁物無用曰
長物言無當曰長諸翁亦然或曰子以長名可
也又泰然自得不以長為歉與世異情何賦答
曰吾之長自知良審長則不為人役故不勞自
知則無外慕故內足雖然世故有自足且不勞
者必有所恃翁所恃偉矣翁以不賤為貴以不
貧為富以未死為壽請問之曰向也食以耕衣
以績若將沒齒今而取科第廁仕籍為七品官
較之昔不為賤向也口腹有不充假衣乞米不
免也今奉食有田足以鋤耨自給視昔不為貧

生而病醫藥莫適收功不一二瀕死自分中折
久矣今且黻革星鬢婆娑人間佳食息未厭世
信不夭矣三者人笑其未而吾每得自滿且自
慰人求之新吾求之舊有大不同者棋甚拙藉
以適意勝負初不計好吟詩為文詩寓興文寫
所欲言不古不工人議之不病也外此無嗜好
有子孫皆中材可迪以善進以學基以田事人
議其長若無如之何而吾安而玩之不厭又奚
歎使知歎則失夫長之真矣客噤而去既答客
因行而歌曰憑迂樂散聊自廷今中枵然外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四

無望兮適所適以全吾長矣翁名造字唐卿

李之藻序 萬曆六年

姚鏞序 萬曆戊午

凡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下 喜孫蔭

宋陳灌撰

道之顯者謂之文措辭艱深造語險怪文云乎
哉六經乾坤也四書日月也矢口成言下筆成
書惟盤詰難以方言初未嘗艱深險怪也蜀之
玄蒙之莊如駕蛟螭如攬虎豹文誠奇奇求其
顯斯道者無有乎爾夫以見知聞知之傳有所

明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五

自來孟子而後斯道顯於濂洛濂洛之後斯道顯於紫陽一時門人半天下惟北溪陳先生獨得派漳南始未獲見員以成規方以中矩一聆謦欬紅爐點雪查滓渾融觀其問目如小戴曾子問隨事辨詰毫髮不遺戒懼謹獨二箴與朱子箴敬齋同一轍程張呂言仁二辨與朱子辨輯略同一機字義近思錄也雜詠感興詩也篇篇探心法之淵源字字究性學之蘊奧誠又與朱子大全相先後朱子之道學大明於世羽翼之功先生居多當時稱為朱子嫡嗣其信然歟

讀先生之文當如菽粟布帛可以濟乎人之飢寒苟律以古文馳驟連篇累牘風形月狀能切日用乎否集五十卷消祐戊申郡倅薛公季良鉸梓龍江書院歲久佚壞乙亥莫春冬暮寶本齋高公念斯文之將墜痛道統之無傳遂乃文移有司力請壽梓于是太守張公是其說推理烏公孫公贊其謀遂以庠廩贏奇委學錄黃元淵之三山墨莊鐫刻而黃又勉齋先生之裔故其奉承惟謹不三月而集事環翁備員教席命序其事生晚謾聞揚休玉立不可得而見之矣

明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六

所幸者嘉言善行猶未泯焉思昔吾莆陳汝齋鄭子上黃子洪諸老與先生同在朱門著述今無一二其子孫亦不顧惜使皆如諸公之敬前修勉來學安有奇貨橫道側之歎哉僕于先生之文韻景仰也夫亦重有感也夫至元改元臘月漳州路儒學教授蒲必軒王環翁舜玉父序

周孟中序 弘治

昌谷集二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曹彥約撰

南軒先生集四十四卷 舊抄本

宋張栻撰

朱子序 消熙甲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宋刊本

家藏

案此宋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版心有注延祐二年卷別字樣小黑口宋刊元修本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影宋抄本

宋黃幹撰

後樂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衛涇撰

先公參政文字七十卷皆樵執簡膝下隨日錄
橐囊藏者也先公平昔著述尙多而樵白入仕
居侍旁之日少於是橐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
有焉孤苦餘生悉未編集樵茲來守永偶公暇
因以所藏者纂錄校讎又命館賓嘉興貢士常
南仲相與覆校敬鈔諸木而以櫟齋叔父湜所
編年譜冠諸帙首伊欲罄先公之遺文具載備
錄以至行述謚議史傳隧碑并俟他日續鈔木
云紹興壬辰冬旦嗣子樵謹書

鮑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七

山房集八卷後集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周南撰

校註橋山四六二十卷

明刊本

宋古潛李廷忠居厚著明曲阿孫雲翼禹見注

梅山續藁十七卷

舊抄本

鮑澐飲舊藏

宋括蒼姜特立撰

梅山續藁十七卷

舊抄本

宋括蒼姜特立撰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

明正德刊本

宋劉宰撰

前有小像

吳節

宋史列傳

上缺 貫哉漢唐而

後言語性命離而爲兩合乎一者韓子而已原
道一篇通貫六籍然上丞相書則近乎佞贈李
愿序則近乎慢符讀書城南又近乎詔豈道與
文果二物耶學韓子者惟漫塘劉公而漫塘之
文則不然那渾數世之積累培養雲茅之氣節
秀鍾一身植而爲行發而爲言但聞道鳴以文
未聞文鳴乎道也讀其文雅正如騷詠其詩精
切似選其奏議似檀弓左氏其論思反覆似國
語司馬子長信矣非漢唐以後之文也遂鄉里

鮑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八

晚出嘗侍言論見其所以自命者未嘗以文其
在庠序隱然有憂世之志其出入州縣慨然有
濟時之用及其屢召不起則毅然以愛族黨禁
非鬼恤窮饑撫存沒爲心問之則曰先公之志
也吾何敢其薦進人才動十數人爲世有用行
足以動旋冕之知仁足以啟鬼神之助望足以
壓三軍之亂化足以服羣民之心而道不及行
之朝廷達乎天下者天也豈人所能爲哉平生
學術根本伊洛至於論說本末則拒而不談嗚
呼有黃叔度申屠蟠所不能及既卒數年鄉里

諸友欲發其文傳於世而蚤歲之稟散佚不存
中年所作趙師契者抄錄最多其餘友朋亦以
類至畧計平生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剛叔
既彙次之名曰前集而留後集以待方來夫文
之遇合有時道之流行不已其存也不為時用
其沒也僅止於斯文之可貴豈其言足以補益
當世其旨足以覺悟後來道之無窮也遂不敢
以其可貴者而廢其無窮因請書之為序清祐
二年秋分日後學王遂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九

任佃刊版序 正德辛巳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萬曆刊本

宋藉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

謨閣主管王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王遂序 清祐二年

任佃刊版序 正德辛巳

王臬後序 正德辛巳

王藩重刊序 萬曆甲辰

范裔序 萬曆甲辰

段溥跋

永嘉四靈詩五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徐照道暉三卷徐璣改中二卷

黃氏手跋曰此影宋本永嘉四靈詩四卷一冊
昭文同年張子和藏書也余與子和相知以同
年其相得則彼此藏書故猶憶癸丑同上春官
邸寓各近琉璃廠每於暇日即徧游書肆恣覽
古籍一時有兩書淫之日既而子和即於是科
得翰林散館改部余下第歸連丁內外艱杜門
不出與子和蹤跡殊疎然彼此書札往還無不
以賞奇析疑為最是冊於子和宦游京師時從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十

其家借讀故典籍者有細目一紙備考及子和
奉太夫人諱南還便道過訪談及是冊知余欲
傳錄未果欣然輟贈此書遂為士禮居中物矣
顧余檢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板四靈詩三
本亦云有缺則此影鈔者必自三本出惜其目
未載卷數不知所缺同否耳近日雖有傳本較
此絕無影響嚮毛氏云此書久矣失傳幸而得此
真確論哉嘉慶七年壬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冬
至黃丕烈書於太白樓下
又曰四靈九僧言詩者必推之余向得四靈而

無九僧心猶歎然今復獲毛鈔影宋九僧詩真成雙璧惜子和已歸道山不及相與欣賞耳癸酉四月初三偶校及此因記復翁

案此汲古影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卷中有朱本朱文雙圓印希世之珍

朱文方印毛晉私印子晉汲古注人朱文三方印毛展之印斧季朱文二方印席鑑之印席氏

玉炤朱文二方印黃丕烈印白文方印蕪圃朱文方印虞山席鑑玉炤考藏朱文方印虞山毛

晉朱文方印子晉書印朱文方印汲古得修緱

朱文長印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十一

信天巢遺藁一卷附林湖遺藁一卷江村遺藁一卷疏寮小藁一卷 鮑以文手校本

宋高翥撰林湖遺藁高鵬飛撰江村遺藁高邁高質齊遜翁撰疏寮小藁高似孫撰

陳克齋先生集十七卷 舊抄本

宋信州陳文蔚才卿撰

程端明公洛水集二十六卷 明刊本

宋程秘撰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羣三千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輒不然思入妄境行入舛途不流於老莊之苦空則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藉藉淆亂日甚今秘是集猶有不能盡去者亦或有補於世教之萬一觀者其審之洛水遺民自序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刊本

宋陳亮撰

同甫名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十二

四書最著者也子沉聚他作為四十卷以授子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于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

一
丹
一
居
反
夕

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
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
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
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
恭退居金華同甫問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
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
能解一二猶以為可教者病歷十年耗忘盡矣
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嘉泰
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師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八

三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曹倦圃舊藏

宋西昌劉過改之撰

古人以詩名家者眾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
輒伸大紙以為藁筆法道縱隨為好事者所拾
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粹解嘗游江
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啟序于所交游中纔成帙
多為同儕取去歲月久無應酬幾不能給或以
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
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于無窮于
此何足祕哉用是鈔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

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
竄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時端平紀元
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 明安國活字本 周亮工舊藏

宋魏了翁撰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
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彬垂三百年海內
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厥五季
之萎蕪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纖組則楊旻
為之倡已而回瀾障川斷靡返樸崇議論厲風

師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八

西

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為急則歐蘇擅其宗已
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
能藝焉耳作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
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
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
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
志道志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
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
周子之所尚哉此淵於鶴山魏公之文而重有

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
膏史稷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
山真公出焉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型獨幸
接二公之緒論歲在丙申魏公假督餞道吳門
淵辱兼知 元故 讀公詩文為尤熟公薨
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稗遺藁刻梓屬
淵序發之淵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
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為文率深衍闕
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
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已必致知力行言人

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五

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以至一
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變萬
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循
法度浩乎如雲洶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
而莫可干蔚乎如風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
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間學而發以歐
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
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
要皆見道君子歟公早掇峻第晚踐政途然身
未嘗安於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世如

藝祖之訓而用之詎止如今所稱者而天不假
以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哉淳祐己酉夏宛
陵吳淵序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
靖魏公繇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事其始辟幕
府領袖之士每極天下選然率以時好向背違
不就潛於公非交游知舊亦驟辱扳引為上客
或謂潛曰盍審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無從
乎乃疋馬追公於溢浦之上雖玉帳贊籌專務
戎事而暇日尊俎笑談獲見公高文大册及聞

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六

公崇論宏議日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
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荆榛闢而通之則
理到文醇矣至于天文地理禮樂律歷官制兵
法典章文物莫不究極纏纏如辨白黑而數一
二潛益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啟新翼
華抵質天出神人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
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
有五年公之子近思克愚相與蒐遺亡軼有正
集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鈔梓行於世既屬叔

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爲我申言之潛稱謂渡江以來文脈與國脈同其壽蓋自高宗喜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厯元祐之至乾道開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宜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傑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殊域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有君臣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宏矣永嘉諸老如陳心齋葉水心之徒則爲制度器數之學如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物望在生民名望在異域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道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俾止於此悲夫

公諱了翁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曰鶴山先生云潛祐辛亥四月哉生明太中大夫新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畧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吳潛後序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名年志學誦鶴山先生文先生將漕鄉邑伯仲叔季從先生游余於定省餘暇獲聆先生磬咳惜年少不敢犯互鄉之譏旣冠束書蜀學有志歸門而先生已得君致身清要勢分愈霄壤歲乙酉余忝以春秋竊第謂可借玉階方寸吐平日欲言繼先生芳躅得旨免臨軒斯文機緣似與先生不偶越二十餘載僥倖分倅靖南營記先生鶴山書院記有曰山 瀨縈 皆謂是行之何風月之足云余謂夫子所居召伯所憩忠信可行余何幸焉適郡太守適先生長翁氣味相投一見傾蓋至之日謁宣聖造書院講釋菜禮覩先生道德顏容如夢寐所見暇日索先生文集長翁以姑蘇所刊本垂教藝香細玩凡闢宗社之休戚邊庭之利病敵情之真偽世道之厚薄畢萃此書有則已

亡則書余自願此行所得良不淺也惟字畫尙
舛訛費點勘擬命工刊正旋以違 去携

本至京邑偶當對竊先生緒論稱旨出守涪陵
繼叨西泉距先生衮鄉百里許家有先生遺藁

刊正之局方開嘉定法椽趙與枏 得於先生

次翁温本相過字畫精紙墨善意無以出其右

尋熟讀則舛誤猶姑蘇本既而制幹何璟清幕

朱景行昌士虛 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

衷大魁之作來至如墓誌書劄等文 與大全

集者項背相望類成一編比姑蘇温陽二本加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九

詳焉余謂是編不容不再刊之先生殘編斷簡

散落人間未易哀集復命漢嘉士楊起寅偕寮

友日夕相與校正房工鉅梓嗚呼天喪斯文則

已猶若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年之利害百年之

得失百年之安危如著龜前知其或繼之者雖

百世可知也本集已有退庵之序履齋之文可

以爲重矣余何措一詞深恨四郊多壘工則取

之於驚徒力則取之於樽節紙墨則取之於散

亡要以是紀斯文之不墜若日字精工巧墨妙

紙良將有望於方來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

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 下缺

邵寶序 嘉靖壬午

暢華跋 嘉靖癸未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明刊本

宋真德秀撰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

于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

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

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

至于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是已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二十

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

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益

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僞學之名

以鋼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

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

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

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

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

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

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一致講貫乎此

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次文集分爲五十一卷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歎曰書坊羣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爲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校而敘之者適鞏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日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謫貳是郡其僚節推季君明德間以爲言夢賓則又以書來督鞏念前哲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爲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正學者又不盡傳於世私竊慨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爲有功矣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學莆陽後峯黃鞏謹序

東山詩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三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八

宋葛紹禮撰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 舊抄本

宋洪咨夔撰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 刊本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益清獻黃

巖杜範著

黃綰重刊序 嘉靖二十六年

符驗跋 嘉靖丁未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八

三

三一九

韻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二十三

鶴林集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泳撰

東澗集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許應龍撰

方是閒居士小藁二卷

舊抄本

宋劉學箕撰

韻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九

一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別藪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閒堂也堂據池上芙蓉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若壺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游季仙近得其新舊藁一編歸以相示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蠟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真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

韻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九

二

君子不沒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慳不惟季仙溟滓弟之雖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考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為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嘉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序
自溪翁還闕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遺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略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事耳若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蓋寡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事不古鑿良嶽馴到胡雛狂如夏雨歎舊會既收新會降遂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刪十年不到武夷山幾與神仙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蒲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筆力所寄兩集既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

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爲如何又未知習之以爲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爲如何溪翁劉氏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柳嘉定丁丑十月二十九日東里趙蕃昌父書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口以文獻未遂也維忠顯劉公節詞凜然少傅甬山先生大勳粹學前後照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爲近世名樞輔諸舅角立頡頏縉紳之林可謂盛矣方是閒居士乃獨隱約游戲翰墨間所以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愿試邑道德之鄉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三

負念一掃居士之門忽不鄙賜書且教以小藁二集風敗展玩洞心駭目左酬右接竟日不暇讀卒生荔枝詩云書生不負鑿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恥家讎何年報中夜聞鷄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卽忠顯少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又知居士之講學卽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真不墜矣居士負挾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歎嘉不足期望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邱之勝賞

寓於河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雋老品題可以證信非必愿晚陋所敢贊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趙必愿再拜謹書

游季仙來山中相訪索余詩文不置口辭拒不能爲檢尋舊倡和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十一首集兩編以酌其雅志余語塵俗不足道季仙先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仙伯仲詞翰又皆稱于朋儕今棄彼取此豈厭膏粱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瓦缶者乎因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日種春子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四

劉學箕習之父書于方是閒堂

疇昔之日柳與先生把酒論文揮金結客慨然有志天下之事功是所謂交游者也今之日先生浩然之氣充塞宇宙學問文章出處議論與古人齊驅並駕而學日益荒文日益退所養之氣且又休于時而不能屈伸蓋今吾非故吾矣吁可歎哉謂之交遊可乎不可也是當以師事之先生英雄人也號種春子而隱于耕莘野渭濱其同旨歟豈真隱哉少需時耳暇日發爲詩文游戲翰墨亦豈徒云乎哉識者當自知之

此集二百餘篇凡三萬言柳親授先生之前而手編之朝而誦莫而誦而語諸同志曰我得師矣行有遇焉先生以爲然乎幸終教之季秋中泚學生游柳書

世興之友吳介父一日出諸公所賦專壑七詠數巨軸謂世興曰仁夫屢見此詩矣君詩人也幸毋泛觀之世興領其誠旬餘始得之其間獨方是閒劉公傑出眾作辰歡敬誦愈誦愈高如太羹元酒具有真味恨不多見之季仙近自五夫還曾晤之初未暇他語首出公詩文世興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五

得縱觀熟讀愈多愈奇又恨其前者未瞻際之季仙旦夕又從公遊世興又恨以係小子失丈夫不得偕之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季仙幸爲我誦此詩以道意季秋二十五日石溪癯翁周世興仁夫書
季仙臨行復出此集如畫壁賦一枝堂記等六十餘篇皆不在詩軸中文章公器季仙珍而不盡以示諸朋友意果何在焉得此集遍傳人間俾學者知所宗季仙不得而私有之後一日周世興再書

眞金良玉自有定價文章亦猶是也炳久矣聞方是閒丈盛名惜未識之今觀其文章詞翰飄逸粹韻蓋坡仙復在人間矣季仙平時馳騁文筆應自知之不然安肯甘拜下風而事之以師雖然師友之間又當求之以心不必求之于迹作文之法季仙其得師之心乎季仙能文其必有得于師之心矣炳過言之幸毋謂二十七日城山丁炳文叔書

方是閒先生迺屏山先生之的孫其文章高爽詞意閒雅眞可追配前作豈非所謂海之支流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六

必獻 之棄屑必潤者耶然先生生平志四方足跡半九州其胸中名山大川收覽之富凡所以發越其性情膏潤其筆端者又非必有所由而後有所詣也日錄詩藁至多今季仙兄所受特其緒餘嘗鼎一臠旨可知矣下泚日門士劉友直伯益書

涓納交于方是閒丈垂二十年矣觀其文辭玩味心服起敬起歎疇昔之日蓋未嘗傳示于人也季仙此來未踰旬日慨然屈樞衣之扎手抄一集歸以示諸朋友季仙之心公而且明清所

不逮然季仙之明惟知師之文章典雅至於師之致知格物以及于絜矩之道季仙則未之知也季仙未知而余何以知之蓋公暇日與涵其論性理之學且曰絜者度也當以斯義爲正然後知公之學以己之能而絜古人之所能斯文之作理與心契自合大方故香山之詩坡仙之文今古相望如出一手者是皆絜矩中來也今季仙師事之固爲得師矣然致知格物之學季仙所未問者又將次第而問之孟冬一日演平黃清端夫書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七

方是閒先生立視之丈人行也少日和諸公梅詩有清香觀鼻風傳信瘦影橫窗月寫真之句先君子嘗切歎賞而文公亦云壓倒座客歸乃以語立輩曰此實未經人語者迥出諸昆之右作者所不及異時必成名于當世然已爲文公及先君稱賞如此今文公下世十有七年而先君下世亦二十年矣而先生之文日進火然泉達駸駸不已平居暇日酌唱吟詠聯篇累軸積而成集者富甚今游兄學詩于先生先生揭出詩文二百篇以授之游兄將欲刊行諸公收置

惟恐或後惜乎文公與先君俱不及見之先生雖不汲汲于仕進但抱負如是豈林泉所能久羈者耶殆將見諸事業摘辭玉堂待詔金馬作爲文章以歌誦朝家之盛德當與殷頌周雅爭輝並美傳之後世又豈此而已哉東里先生溪翁劉父皆先君之友當世之詩人也今輩行與先生遊且爲敘以冠其首刻梓有日立雖不肖敢書其末以表先君子之知言云莆田方立謹跋

頤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此少陵詩也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此昌黎詩也元微之白樂天之互相推明歐陽公梅聖俞之遞相許可豈有他哉蓋惟己之高則足以窺人之高使我胸中之造物不足焉能發人之巧耶方是閒先生種德家庭天姿秀發沉浸醲郁溢爲詩文卯年賦梅花晦庵先生見而奇之其日煨月煉益久益工敬觀是集所錄愈讀而愈不厭趙東里以下諸公皆嘗勵曹劉之壘拍李杜之肩者一見擊節而序之質之古人無間然矣牧不能詩敢以私意評品追誦先生之言載味諸公之序書數

語于後不失為寄人籬落之下幸毋哂焉枯山張牧書

洛陽少年論事不合一旦適去弔所賦鵬皆悲傷怨懟之辭君子許其才而不許其學至杜陵野老飢寒流落一詩一詠未嘗忘君天下後世謂之詩史其以此耶大丈夫不負所學不得自見于斯世則已何至于怨于方是閒居士忠顯聞孫西樞猶子機雲阿咸青紫滿家居士合得一官而乃廉靜退託毅然有隱約之志脫軒冕而就薜蘿去廊廟而履巖壑此政與洗耳采薇而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九 九

謝故人鈞富春者同量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居士得之矣以莊自登屏山之門見居士于總角風韻豪爽有超軼絕塵凌厲宇宙之氣其後遊襄漢經蜀都寄湖湘歷覽名山大川取友於天下自六經諸子史傳百家之書與夫天文地理讖緯之學古今文集典故之文歷世醫藥方技異書奇字莫不研究所以其文富贍淵源其詩雄麗清壯如長江大河波瀾起伏有優游自得之趣而無慘戚無聊之意有疎曠自放之志而無怨怒不平之態方且浚流為池壘石作山

藝花行柳綴蘭賦梅種春釀泉酌客終日清談不倦多識前言往行聽者聳然真有先世古君子之風其視功名利祿為何等物尚何怨乎雖然抱負所學如此豈終窮者朝家旌忠褒節訪其子孫之賢而錄用之必有任其責者然於居士何所加損焉以莊於居士既親且契遊從甚久知之最深不敢泯沒其心姑敘其風概如此若夫品題之言猶在耳則有文公遠庵于前序詩以名世傳遠則有東里溪翁于後使覽者有考焉方外士陳以莊敬叟書

而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九

十

季仙玩侮一世學恃家傳才恃天稟搦筦占辭娓娓數百言不倦雖古作者復生不肯少辟其席而况北面乎人今乃北面于方是閒居士者豈居士勢以歷之氣以勝之耶且居士之文予卯角得而讀之以知其薰班馬之香摘屈宋之箴人皆服其追並古久矣時季仙未之服也今摳衣趨隅口誦心維至于筆之書者非徒服也昔沈諸梁之不識孔子陳了翁之不識伊川俱不免見譏于當世季仙之願師毋乃責沈之遺意歟幸多以酒沃之毋使當時叛道如湜

籍輩也叢亭劉瑛書

右方是閒居士小藁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已鏤板因燬于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如獲重寶蓋居士厥珪組之榮樂林壑之勝得以從容於文墨間信能振家學而衍遺芳者也今幸其詩文猶存其可狀而無傳乎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弟得以誦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脈復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二年歲在辛丑暮春初吉從元孫張百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士

拜敬書

案後有至正庚子仲冬屏山書院重葺木記方是閒居士小藁二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劉學真撰

劉淮序 嘉定十年

趙蕃序 嘉定丁丑

趙必愿序 嘉定戊寅

自跋 嘉定丁丑

洽洲塵缶編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程公許撰

余自童州從師習舉子藝業每竊窺古人文章

輒欣然慕之日課有程度稍間則滌筆硯屏處一室中試為詩章騷賦等作父兄密窺進而責之曰士生今世舍科舉何自致身而所嗜獨不爾得無左乎拱手對曰小子不敏敢不斂手於父兄之命雖然竊嘗聞之匠石為人營宮室大小廣狹圓方短長視主人所欲為度羣材會眾工以迄于成亦惟規矩繩墨運于心而措諸手者何如耳若曰我能是我不能是奚取於匠石為父兄若然其言未嘗不深抑之也逮冠用志

而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士

益苦常病記問不能過人而伐柯取則粗究端緒再貢里選充賦于類省主司皆奇其文以為脫去時文窠臼辛未忝綴末第自是始得肆力於翰墨之林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雁湖悅齋二李公浩齋楊公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昌谷遠經二曹公先後推挽游揚引重是數先生者其學行風節薰炙日久所得不但文字而已獨浩齋謂文非學者先務每侍坐必誨以蒙莊文滅質博溺心二語余固服膺其言勉自謹飭而宿習深痼文思

一動伸紙濡筆颺激泉湧沛然不得而遏亦不
暇於擇也日月邁矣甲子一周學不足以通古
今才不足以勝煩劇謬當推擇職忝詞翰公暇
閱所藏彙編盈箱篋因取筮仕以來次第編綴
古律詩以一官為一集賦騷箴頌銘贊書序記
誌表啟各以類相從奏篇論議內外進退故事
則自為一帙追念三四十一年間幼而壯壯而老
所遇有逆順所作有工拙固當搜剔靡雜采綴
精英以必其傳之久披編一閱堅白同異無非
前塵分別影事而弊弊然猶欲追其一字一語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三

之精與否勞形怵心老而不知息鮮不為遠觀
之一笑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以始
於是之之為非也盍知今以非之之為是也後
日不又以為非乎余自中年喜交方外粗問至
道之要方當落華取實反求其一性之元而友
朋尚欲索我於言語文字間用采陸士衡懼蒙
塵於叩缶願取笑於鳴玉之句名其編曰塵缶
併敘所以未暇蒐擇之本意友朋見者幸無強
之以雲雷之飾責之以宮商之音庶幾萬一不
以吳楚之僭取罪於當代作者是編成於清祐

改元歲辛丑之中秋嗣有譏述續綴右方程公
許書于翰苑之摘文堂

西山真先生文忠公不喜作詩嘗語門人曰子
每不減班史古今人物表且有感程正公且作
第一等人之言頃詮次聖賢別為一表以傳道
者為第一德行次之節義又次之而後及於講
明學術之儒先建列論議之公卿植立功業之
將相曰循吏曰逸民皆品列臚分之若文藝則
在數等之下詩又其下矣僕有請曰若然則刪
後信無詩乎先生曰有之寬閒寂寞之濱寄興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四

冲澹惟有陶靖節顛沛流離之際一飯不忘君
惟有杜少陵其餘則有之不為補亡之不為缺
先生雖不喜作詩而其言則深於詩矣今滄洲
程公以道德文章之緒餘發而為大篇短章無
慮千百題方濯纓乎滄浪偃蓋乎仙谷覽峨眉
象耳之勝吸錦江瀘水之清落筆成章神閑韻
遠真之經曲阿游桃源及雜詩中所謂何其聲
之似我君者旋罹兵旣脫身豺虎中冒瞿巖澗
瀕而東下也念家懷土雪涕行塗前有思治行
後有感懷成都十絕可與北征同工異曲他如

大地眾生愁喝死清風一壑可能專等句疊見層書極其惻怛謂非從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得乎使吾師文忠公見此快必喜陶杜之後有人矣抑僕所訝者年來評詩往往北面晚唐恍惚形似爭相位置其觀其自謂得意者其格卑而猥者其氣餒庸者其意纖以壯澁為平淡以淺俳為閑雅以要褻婉弱為得幽深之趣公則不然其勢雄健如靈鼉之擊泰華其步驟迅捷如峻坂之走銅丸時乎綺麗如晴空霞彩奇譎百態時乎蕭散如孤雲野鶴不受羈馭蓋其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五

學屢經飢史含莊咀騷采綴精華材料飽足故能兼陶杜之體而有之長袖善舞理固應爾詩乎詩乎晚唐云乎哉僕非能詩僧為後序先之以詩說人必不以為非終之以臆說常有謂其嗜好背時老獨不改且罵且笑者公亦能為之解紛否臞仙王邁敬書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

舊抄本

宋華岳撰

浣川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戴栩撰

冷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 舊抄本

宋山陰蘇洵召叟撰

安晚堂詩集七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宋鄭清之撰

泊浪先生吟三卷 明刊本

宋嚴羽撰

林見素序 正德丙子

李堅跋 正德丁丑

吳銓跋 嘉靖乙酉

滄浪先生吟二卷 明刊本

詠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六

宋樵川嚴羽儀卿著

宋李梅亭先生四六標準三十九卷 明刊本

宋李劉撰

梅亭先生言語妙天下而四六尤膾炙人口比眉山所刊類藁已盛行世客有求逢吉所藏四六欲錄之梓適先生以儀曹召弗敢請客求益堅姑授以先生初年館月湖及湖南蜀川所作名曰四六標準繼此當陸續以傳門人羅逢吉謹書

可齋雜藁三十四卷續藁八卷續藁後十二卷 舊抄

本 張月霄舊藏

宋 覃懷李曾伯長孺 嗣男杓編次

藁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子職既而從諸公幙歷中外滋穎不靈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醜應托意於橫寫自少而壯壯而老天閱剡藤者多矣其棄而醫藥藥不復可記憶篋中斷語零落本無足采年來憂患摧折思致愈不逮前一日與書塾親友偶閱舊作一二有勸以刊諸梓示兒曹者姑俾芟次之杜園綴緝淺近卑陋終不及君房語譬諸山肴野蕪聊爾雜陳

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七

倘俎諸五侯之鯖當驪然一笑涓祐王子夏五旦日可齋書于荊州杞梓堂

士君子生斯世功業文章其本雖一而不能兩全者天也本朝功業之盛莫如韓范忠獻春雨枯槁之篇膾炙人口至辨論新法一疏精於經術諸儒有所不逮而上之人以出於強至疑之矣文正岳陽樓記精切高古而歐公猶不以文章許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確實典重鑿鑿乎如五穀之療飢與世之絺章繪句不根事實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可齋李公早以功業自許而詩

文操筆立就精妙帖妥夏出時流余曩與朝夕每歎其得於天者厚一別將二紀而公功業赫奕於時一日貽書以其在荆襄著述二編見示且曰蠹魚活計我尚願留情焉余熟觀而歎曰功業文章難兩全久矣而公之志欲兼之顧今邊事孔棘公已一身橫當荆蜀之衝屹然如長城萬里上之倚公不啻韓范豈當復與書生文士校短長於繩尺間哉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前輩以為與伊訓說命爭光才德之盛固有可期然而然者此余所期公於異日者也余既以此

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六

意復于公仍書以遺湖北倉使劉和甫冀俾刊之編首益相勉厲以盡朋友之義云寶祐二年龍集甲寅閏月上澣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秘書監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尤焞序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藁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粹而鈇之梓繼而庾使介軒劉公籤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焞序于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羽忠翼明簡知當展入儀著作出更幹方于淮于荆于蜀于湘于嶺于鄞海嘉謨勝畧指陳手奏靡不援據古

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動在王室書在國史
至於春頌賦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
其間代庭閣參幙畫掾都曹凡廟堂闔府諸所
製作多出公手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文也
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漕者三晚賜奉常第殆
天者酬之而先公愀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為恨
生平為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振擻散步俄頃抽
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苦五六年間所作
何限散逸亦不少矣歲戊辰先公棄諸孤觀遺
草而有思儼慈顏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存焉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九

九

藁是不肖大懼弗能讀以闕于前文人光嘗欲
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為巾笥本以便致遠
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棗刻
告成用識于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
書
續藁自識曰雜藁鈔梓出於兒輩哀次中多少
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一季間復應酬又欲
從而續之姑徇其意然軍書蠶午中安有好語
徒重作者笑寶祐甲寅四月既望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

存齋雜藁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二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從天一閣舊抄影寫本

宋劉克莊撰

續藁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月間
之所作也余少喜章句既仕此事都廢數佐人
幕府歷守宰庾漕亦兩陳泉事每念歐公夔陵
閱舊牘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必字字對越乃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一

敢下筆未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決滯訟疑獄
多矣性懶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册江東三大
册然懸案不過民間雜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
判稍緊切者為二卷附於續藁之後昔曾南豐
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末後數卷如越
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糴米斗斛戶口福建調
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
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備言細
語同一機候有不可得而廢歟姑存之以示子
孫開慶改元上巳日克莊題

儀顧堂集有跋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宋刊宋印本

宋劉克莊撰

作者不祈人之知知之者常在數十年之後從上諸名人皆云然蓋未有其人之好惡未齊而其文之聲價已定者貶充小疵笑愈大怪悠悠穹壤俗喙一談昔之人固有忿恨于時而棄擲其平生所作者或瘞以尿或泛于瓠豈非痛識真之難耶獨我祖宗盛時儒學明而上具眼文章家之品日未嘗以窮達為高下若歐曾蘇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二

名以文梅黃陳之名以詩雖其人困頓寂寥訪者嘗者附和同聲而片文隻字人人賞重其傳則自若也中興百年以文字行于今者其最大亦十數家大半手自編次一時或遇或否互為升沉于文何加損焉此我朝人物議論之公有非前代所可及也後村先生劉公得文名最早排厭于時亦最甚僕纔少公七歲而疇昔受學樂軒時已嘗誦公南嶽藁蓋吾師一日得之喜甚呼而語僕曰子于詩喜義山禹錫二氏是編猶有劉李所未到者余受而味之曰此世所稱

二劉諸孫者耶此章泉澗泉諸老之所畏者耶

此水心所謂可建大將旗鼓者耶兩鄉相望雖未能數舍而其人則未之識也既而僕走江淮後村以讒廢十年矣身雖詘而文日傳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而誦其詩語以為今人率不信亦知公之詩名久而傳者遠矣端平初余留太學偶謁計幕湯公中後村時以西府掾對晦靜語余曰子得潛夫對疏乎言所難言非特詞章為妙西山之門此為巨擘余于是知公于詩之外尤有過人者然猶未及登門也余成進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三

士南歸後村旋亦去國始克見于其居挾策過從凡一載歲頗常聞所未聞中間揆攜時蒙寄以新藁聞者必爭求之丙午余待罪校讐府公自江左甫見上即錫第長蓬山專史事閱未幾日又入經幄直綸省僕于公為列屬遂得時見講卷詞草諸篇每每精妙絕出無何乃以留黃不奉詔去而披垣諸藁贈炙于人好文者至傳寫以相貽是知公之運蹇不得志雖甚于諸賢而文字之傳亦非意見不同嗜好相背者所可得而抑遏也昔者李定之于東坡且以奇才見

于况他人乎然世猶以全集不盡見爲恨去秋
余補外此來間得語從容屢以此請而公謙避
再三不之許余曰莆名郡也前輩諸聞人文字
散落不少夾深著書最多可名者七百種今之
存無一二艾軒沒五十年遺文始哀集僅得二
十卷放失知幾何他如次雲之詩西軒之賦與
先正二劉所作則世無復見者矣前之守于斯
者能無愧乎僕將述此媿于後公獨何所靳于
今此非爲僕賜爲國人賜也公于是不得已而
出之余既盡公所藏刊之郡齋且連月諷詠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四

去手乃斂衽而歎曰夫文章非一體能者互短
長王粲他文不逮賦子美無韻者難讀温公不
習四六南豐文過其詩此皆前輩評論也以余
觀于後村自非天稟迥殊學力深到何其多能
哉詩雖會眾作而自爲一宗文不主一家而兼
備眾體模寫之筆工妙援据之論精詳其錯綜
也嚴其興寄也遠或春容而多態或峭拔以爲
奇融貫古今自成爐鞴有穀梁之潔而寓離騷
之幽有相如之麗而得退之之正霜明玉瑩虎
躍龍驤閱肆瑰奇超邁特立千載而後必與歐

梅六子並行當爲中興一大家數也至于倫紀
奏篇塗歸諫疏與夫某人謝事之詞此又公立
朝大節來者宜焚香誦之不然文豈能徒傳哉
公名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後村者因其居以自
號也淳祐九年龍集己酉中春既望竹溪林希
逸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黑
口前二十卷題後村詩後三十卷題後村居士
集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舊抄本

陳仲魚舊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五

宋劉克莊撰

林希逸序

盧氏手跋曰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
十卷僅居四之一毛氏津逮秘書中載後村題
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黃氏于頃堂書目
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尙多距今未久宜尙在世
間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迹
靡殺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重錄如右而
以毛氏前二卷之題跋并入焉尙得全集自當
各還其舊若不可得則毋寧滙置一處不復有

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學於真西山以蔭入仕屢廢屢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直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法度卓然為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塞蘆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尚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今集則律詩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六

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即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言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真氏之門者乃宋史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為之補文獻通考亦他人之集則嘗採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晦晦矣雖然唐書不為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間文章自可傳不仗史筆垂後村亦復何憾哉東里盧文昭

質窗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陳耆卿撰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

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風不復者幾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好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安元祐恍然再覩蓋未易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高揖秦漢未脫摹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七

君之於文涉獵既多培蘊亦厚規制廣而密波濶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句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審步之末若是則薦之郊廟而王度美藏之林藪而幽頤愜矣至於審其所從不求強同量其所與毋為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葉適序

續集序曰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脈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

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无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採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六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峭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八

會之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篋窗初集若干卷以學游訪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篋窗之文遂巋然爲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

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奪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篋窗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篋窗者囑予也情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篋窗初集既以錄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錄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尙有考也吳子良序

自序日子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之學也已而杜門銜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九

崑崙珍琳玲瓏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詠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強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臯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噓予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爲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爲甚暮然老態先白臥病日十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錄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

吾過以論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質實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脈絡非徒
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啟
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館錄
初集三十卷蓋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
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為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
培之而益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并鐫之尙
俟他日云淳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謹跋
友林乙藁一卷 宋刊宋印本

宋四明史彌寧

十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域
以庠序諸生蒙眴矚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
詩埒黃陳詞轅晁晏片文單字贈炙士林域時
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僭廢燈夕所和寶鼎現詞
以獻最沐稱賞先生今在天為修文郎久矣法
法然人間無復聲容不自意後四十年墮影湘
南乃得親炙春坊領閣公之幕下摘文琢句追
古作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
刑固存凡兩霜侍席掇拾友林詩藁得百七十

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腕為之脫藁竊命工錄
之

張氏金吾曰前有自稱其名曰域厲氏樊榭云
集中有鄭中卿惠螭蟀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
卿當即其人也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即百
宋一塵賦所謂躋友林之逸品儷聲價於吉光
者也

友林乙藁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四明史彌寧

宋四明史彌寧

十

鄭域序

方壺存稿八卷 月刊本

宋休寧柳塘汪莘叔耕著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
君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以其
敘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
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為一
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蘊霞牋玉滴之奇思
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
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

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鵝石之秀江南鮮比君始
一奇乎僕頃爲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
念之歎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實
之方壺修菊寒泉振我清風子心往矣子壽辭
其責可乎端平乙未臘月二十五日洛水遺民
程秘謹書

新安人物以章齋龍溪爲稱首方壺居士抱邁
往軼羣之氣頤神天隱高蹈物表不屑習舉子
業以結名利之罔發爲文章雄壯奇偉縑縑然
如馭風騎烝與造物者游無一點烟火語古賦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主

似宋玉詩歌似太白長短句似坡翁不受章律
束縛者真是邦之英材間氣也章齋龍溪豈得
專美於前歟夫以方壺之望受知於文公慈湖
西山三先生寶焯焯自足以名世矣至於扣關
三疏極論時政六事忠肝義膽皆自學問中流
出雖口疇於人而合於天使其一言悟主豈徒
日入議論路而已世有枉道而徇時違忠而耦
意者聞方壺之風亦可少愧掌書兄克世其家
蒼萃遺編以傳不朽惜三疏猶未之見願披訪
以輯大全它日太史氏必有傳逸民者咸清重

光叶洽中秋日山陰孫嶸叟書于歙之簡齋軒
文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歐公後山以坡公
至於韓子蒼之流皆不繇科目進柳堂居士遇
文公於慶元遇西山於嘉定而沆不遇豈二公
不能爲歐蘇哉余觀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
諸賢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招不往豈時俗佻
巧馳驚於名場利區朶頤於爵標勢的者斯文
金玉傳之不朽居士之遇榮矣慈湖朴賞之訓
實允蹈之掌書貴孫其猶子也咀其華而踐其
實昔耕之而今穫矣重光協洽歲中秋月溯浚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主

儀王應麟伯厚父書于歙郡齋
自唐以來以詩名世者多矣我朝名賢輩出猶
長於詩罔俾李杜專美于前也新安江左名郡
山峭厲而水清激稟氣食土者率多英才休陽
汪叔耕嘉定間馳詩聲於縉紳之間且叩閭獻
書若有心於用世當時諸老亦有欲爲言者柰
時不我與終身高蹈而日以咏歌自娛長篇短
句布在方冊多有意外驚人語生平之志于斯
見之唐卿生晚也固不得而見之矣偶成吏隱
其姪黨書訪予於松雪書示詩詞二篇弋唱三

歎使人不忍釋手誦其詩而可知其人也嗚呼
之跋唐卿謝不敵其請益堅姑筆此以記之未
足以寫柳塘之心也噫古人謂詩能窮人予至
是抑重為柳塘憾乙丑改元東郵學史唐卿跋
柳塘汪叔耕自新安來應詔上封事一日應同
舍生陳斯敬訪余於學省出示詩藁三編時秋
暑甚於三伏前廬偏仄如坐甌中每讀一篇殊
覺清爽颯颯自几案生唯恐卷之將盡也周純
仁一見以為我輩人柳坡基彥文恨未識面叔
耕將治歸裝亟來徵此文手自抄數篇且託楊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古

二同舍絲月賦書五十六字于卷末以還之
云妙詩圓美走盤珠照我形骸穢類除光與離
騷爭日月人非爾雅注蟲魚一塵總覽溪山秀
萬卷森羅寶玉書誰肯犯嚴開琴口忍教夫子
久窮居嘉定戊辰七月之朔閩風劉次臯允叔
書

張應元重刊序 萬曆二年

方壺存彙八卷 舊抄本

休寧柳塘汪莘叔耕著

程秘序

王應麟序

史唐卿跋

劉次臯跋

汪術跋

宋寶章閣直學士鐵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 明正德

宋方大琮撰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
奏疏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
繆疏三進故事八雜表章二十五如良醫以單
方起危疾不雜試也如善奕以緊着救壞局不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五

泛應也外制三十六如湯盤孔鼎單詞隻字足
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唱足矣不待九矣也
居遺補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節係焉通所作
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自端平以來天
下推賢諫臣曰平齋曰實齋公稍後出幾與齊
名初公被上親擢第一義太懇矣人為公懼公
不以為悔每對必申言矣又於駁論李子道鄒
雲從極言之中坐此流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
改猶時於表章致其惓惓焉余嘗謂言非難容
而受之為難凡公所言皆人所難堪然自始至

終無歐余之損斥而有歐余之福有鄒陳之遭
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嵩之雖無至誠樂與之
意而不能害岷雖加以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
而卒無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言主聖則臣
直然非公之直也陛下之聖也公他文皆典嚴
精麗與人尺牘蟬聯縝密語妙天下可以寶玩
尤勤民事決訟或數千言皆切於世教民彛異
乎所謂龍筋鳳髓者公之子演孫方彙次爲別
集云公諱大琮字德潤也煥章閣學士通奉大
夫劉克莊書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張詡序 正德八年

宋寶章閣直學士鐵菴方公文集二十六卷 舊抄本

宋方大琮撰

劉克莊序

壺山四六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履齋先生遺集四卷 舊抄本

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

臞軒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邁撰

敬帝繫畧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包恢撰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號宏齋建昌軍人父揚
字顯道號克齋朱文公有答顯道二書謂其忽
畧細微徑趨高妙人謂向見前舉程文從頭寫
去如醉酒發狂不可救勸其二詳 敏道亦有
書答之皆欲救正其爲學之偏三昆仲以象山
頓悟爲宗以讀書窮理爲障蔽者也恢淳熙九
年壬寅生慶元庚申年年十九嘗見朱文公於
武夷嘉定十三年庚辰劉涓榜三甲進士初任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七

光澤簿次任建寧教袁甫廣微爲漕守因相與
崇象山之學爲浙西憲時俗以包屠呼之于包
龍岡去一字謂其酷也景定四年癸亥年八十
二矣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賈似道行公田法時
諸人皆知不便而不敢言惟給事尙書徐
嘗以書諫知臨安府浙西帥魏克愚不肯奉行
苦言諫止似道初患恢屢更民事或不見從馳
書諭意恢以爲不可則止矣乃披襟任責不辭
且贊以爲是似道大喜語朝士謂道夫答書肯
承當矣於是先行之平江而克愚重得罪 孫

遷翰苑而逐恢老謂貪進失人心戕國脈自此
舉始移紹興 召除刑部尚書咸淳二年丙寅
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丁卯
正月郊祀恢老病不能拜似道尋遣人給曰臺
諫有疏恢踰出關遁依舊干 其年四月日
也年八十六矣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又明年
戊辰十一月十二日遺表聞贈少保年八十七
前輩謂保晚節難恢豈不知公田之非得一端
明簽樞而遺無窮之穢可鄙也今讀其集文晦
冗而敢于誕所為三陸祠堂記梭山曰九韶字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六

子美復齋曰九齡字子壽象山曰九淵字子靜
梭山疑太極說以無極為老氏之學周子通書
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文公集有答陸子美
書回嘗抄二語以示學者無極即是無形太極
即是有理正不待恢阿黨私門也恢所著開闢
洪荒說有云崑崙圓通無形象無窮極即所謂
無極而太極也自言之而自違之可乎力辨象
山非釋氏禪學詞費氣餒他日乃曰象山嘗聞
鼓聲而悟然則非禪而何少年初見文公乃父
亦出文公之門而為左袒學之所入不正強為

說而心不明則臨富貴而失其守也至為太極
圖策詞謂太極未有形今以一圖而為形為圖
則是有形矣回謂恢所疑如此則是聖人以一
奇一耦畫卦亦非也又誣詆通書似道德經則
肆無忌憚矣或謂恢本散村子兼善談命健啖
嗜犬肉世道衰而怪物作悲夫方回跋
宋宗伯徐先生存藁六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徐鹿卿撰

徐鑒序 萬曆甲寅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藁五卷 舊抄本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七

宋徐經孫撰

徐印登序

雪窗集二卷附錄一卷 抄本

宋通議大夫守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宣奉大夫

孫夢著

陳埜序 嘉靖

孫應奎跋

葵齋文編四卷 舊抄本

海鹽趙子固撰

靈岩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唐士恥撰

玉楮詩藁八卷 舊抄本

宋相臺岳珂肅之著

自序曰予自戊戌西游沔鄂庚子東游當塗歲凡三周哀彙詩藁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爲之序昔宋人有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蓋如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偽象天之真蓋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鏤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鍊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城尙綉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蓋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之所能媿夫以它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天則其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

宋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手

百其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鴈以不鳴棄儀尊以青黃喪大瓠以浮游取覽吾卷者其寘我於巧拙之間乎嘉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

此集既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與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甯攜於舟中日亦書數紙追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肅之記棠湖詩藁一卷 鮑以文手校本

宋岳珂撰

宋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手

棋枰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徐元杰撰

士君子有正主庇民之學所幸當其事之所難積誠所感既足以回事勢於危疑王鋒深忌乃竟殞其身於非命漢之蕭望之李固杜喬近日之棋枰是也望之以身捍恭顯固喬以身捍梁冀棋枰以身捍權臣或誤下廷尉死或同日以獄死或以非病死其死一也獄死者蓋甚明而非病死者至今未得明其尤可悲也夫梅枰蚤從朱文公先生之門人陳君文蔚游又嘗取正

於真文忠公其學固已知大標本而心事真切禍福利害有所不入又其所素長也故自其對大庭已純正不雜而其後入告又皆忠寔無隱學者稱之清祐甲辰適值權臣起復六館之士譁然言於天子之廷天子疑焉公以二疏入對經幄明白懇到上當帝心自是靡言不聽權臣奪起復而杜立齋相游克齋召矣是時朝廷清明眾正來會公論為之大快臣知有忠子知有孝士大夫知有邪正上之嚮公意日甚而身遂危矣公年事未衰頤養無玷一旦遽罹一死中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三

外震驚行道之人莫不愀然以疑廟堂部寺監百執事皆為之寢會輟食嗟夫孰不有死公之死亦異矣哉當時朝廷詔獄而檢壬身任折獄之責其事竟不得而明至今累年矣忠臣義士未嘗一日不寃之追論往事至有為之泣下者近廷紳狂佞之夫忽唱異論謂公死寔啞死且誣公以羽翼權臣曲學阿世而破千萬載公議之是非其疏一出萬口唾斥於公何傷而其人亡忌憚乃至於是重為世道歎也公之子直諒直方文學氣節克肖厥父以公遺文求請序余

讀之盡卷其正大如望之其忠切如喬固而其沒又皆可憫故併論之清祐己酉夏四月壬寅朔浚儀趙汝騰序

秋崖先生小藁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 明刊本

宋方岳巨山撰

李原序

方謙序

秋崖先生小藁八十一卷 舊抄本

宋方岳巨山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

三

韶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五

芸隱橫舟稿一卷 舊抄本

宋浮玉施樞知言撰
自序曰樞丙申冬趨泐漕舟官戍小解泊崇新門外傍河依柳髮髯家居刻刻之餘時作一二解殊自適丁酉鬱攸挺變場地焦土轉徙不常修繕御前諸營投身竹木瓦礫中奔走不暇及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涉筆冰幙塵埃益甚經年僅得十餘篇非曰忘之勢也戊戌秋捧檄東越鑿石障江因登蓬萊挹秦望探禹穴訪蘭亭上會稽中峯謁陽明洞天山川之秀陶鎔留次閒唵一聯白謂可意故所得最多亥春旅莫董築江隄清事始盡廢矣嘗觀銀濤萬疊瞬息去來翠山數點空遠呈露非不足以發雅思而動雄心而無一語及之者亦勢也歲晚壩岸成樞秩適滿哀集舊作其百二十題先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樞官業偶同遂命曰橫舟葉嘉熙庚子元日樞

書

鮑氏手跋云宋刻此序每行十八格上空二格一行十六字系橫舟自書最為精雅惜未勾摹耳

皇琴曲一卷 舊抄本

宋臨江鄧林性之撰

此五十詩老坡所謂淘鍊銀耶古如洞庭樂其思幽律如嶰谷箏其和宣絕如喬木嚶其音活非今調名曲耶性之云擊壤曲也扣角曲也一性情也蓄為心曲發為歌曲曲而不屈曲之真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二

曲能有成曲之神神難言真在人何惡乎曲云曰曲義則美皇琴下里請奏曲終雅而易名以大聲性之不應清祜辛亥臘小山蕭參來書端隱吟葉一卷 舊抄本

宋長樂林尙仁洞叟撰

七闕山川奇秀行建劍以南溪流益駛傑峯峻崖挺挺峭立淳涵鍾結發為人物皆瓌偉俊明抱負之美至不減中州故擔登負及來試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詩書之澤而仕於朝為天子侍從親近之臣出牧大藩持節

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吾福又七閩之盛也古為長樂郡縣因以名有林君尚仁者一日以詩來謁讀其詩識其為人也指之進使之坐與之上下議論旨纒纒可聽知其深乎詩而非苟於作者也因請定交越數日林君又出數則以示讀之矍然而喜因請見全藁林君曰余平生苦於吟所得亦不少矣然微不合我意則裂去惟恐緩今存者無幾何公有命其奚敢辭又數日林君攜短編以過見之愕然而驚離席而起執其手謂林君曰子腸腑閒豈皆錦繡耶不然何其言之多美也嗚呼吾知之矣子生於山川奇秀之區而家於文物衣冠最盛之地呼吸其所謂瓌偉俊明之氣而來西湖之上漱濯於清冷之濱以發其胸中所有者吾聞昔孤山有和靖翁高風退節槩凜可尚君豈其耳孫乎蓋嘗登茲山而問乃翁舊游今其朝煙莫雲冉冉滿山而昔所謂蒼童白鶴尚無恙乎老梅玉立如故不知暗香疎影之句尚可得而聞乎千百載之下誦其詩如見其人余意翁未嘗忘也子行山中久矣清風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三

明月之夕或一遇之翁必有以授子矣固宜詩之多美言也嗟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為難工昔余率然而作今退然而悔者多矣林君益務勉之使余屢見而屢驚焉則夫所以期林君者不止此林君字潤叟自號端隱其為詩專以姚合賈島為法而精妥深潤則過之每來對余言切切然惟憂其詩之不行於世而貧賤困苦莫之憂也觀其志蓋知所向矣余誠懼乎世之知林君者未能眾故樂為序其詩而表出之後有知林君者必自此詩始焉而歲辛亥小至日陳必復書于封禺山中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四

梅花納一卷 舊抄本

荷澤李集句

荷澤李君寄示梅花納余讀之若武陵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有奇花異卉開闢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熙間余尉江寧有李劬伯鯉者實余鄉人年七十餘客授方山觀示余梅花集句百首其所取用上及晉宋下止蘇門諸君子雖句句可攷而意或牽強如兩服兩駝用生馬駒費盡御者力終難安

帖今李君所取下及於近時諸作猶儀象尊間
雜以一二瓶罌雖雅俗不同然適用可喜也況
後視今未必不如今視昔耶余故喜爲之書丁
亥春丹陽劉宰

寶慶丁亥余留句曲嘗錄寄漫塘劉平國今十
五年矣憲事人屢囑板出或者欲易爲天機雲
錦余曰此集實如野僧敗襖將新捺舊折東補
西元無一片完物非納而何是名豈可易也客
曰唯傳而見者豈不直一笑淳祐二年壬寅二
月八日李龔書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五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
行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 舊抄本

宋劉黼撰 山中劉應奎校正後學阮存存耕編
次

先伯氏蒙川先生少有志操刻勵清苦以成其
學而惟孝惟忠雖流離顛沛中亦未嘗忘於言
其立身大節雖沒齒無愧作也生無他嗜好惟
殫精畢思於文字間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薇
垣制稿經帷納獻若干卷悉以自隨今皆散落

不復見矣可哀也耶若夫廬室爲燬幸而讀書
之朝陽閣歸然於蒼松翠竹間亦天也耶喜而
爲謁記求當代之鴻師碩儒晨星稀矣惟息堂
先生鄭公又赴蒲輪之召應奎 有請焉迺蒙
念同年之舊思獻納之暇撫其實而 炳
如也耶每追念先生不無遺憾於

得之斷簡殘篇或得之朋友記識若
詩 哀聚僅十卷爲蒙川先生遺稿以應奎
年力就衰朝露行稀何能廣索冥搜姑錄之梓
以示若子若孫而朝陽閣記雖已刻于閣之楣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六

矣今併入十卷之首夫文載道者也文雖不能
盡得苟能僅存則道亦與之俱存庶乎不與龍
門草木俱腐焉爾大德歲上元日弟應奎端拜
謹書

北磻文集十卷 趙谷林校抄本 吳尺見舊藏

宋劉黼撰

慶元初余始入太學於時僞學之禁嚴臺官胡
絃司業高文虎表裏爲爪牙搏噬無虛日學校
諸生語言小異輒坐僞罪不以聽子浮沉其間
日以短氣遇休沐率一游南北山得士於北磻

相羊林泉吟弄風月足以消遣世慮然予學乎
泗水北磻學乎靈山予固不以及彼彼亦不予
及也居數年北磻出天台為導師而予更憂患
歷兵間自荆楚浮江漢以歸至東海上則南北
山無復相誰何矣予時以特荐補官不受擢第
太常寓輦轍下北磻以尺書相勞苦寄新詩啟
予出語益峻偉予既歸江西與盱江刺史言北
磻于今為偉士刺史走書邀北磻以唐僧紹隆
所開山處之北磻高臥不肯起既而江東部使
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肯起今年予歸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七

自嶺表北磻游華亭知予入長安駕小舟看余
於清河坊客舍握手道契闊十三年如一日也
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
為一人不能當也雖然北磻無學之宗也文於
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已矣北磻于人不苟合
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其名居簡
其字敬叟其生潼川寓北磻之口久故人不名
字之稱北磻云嘉定丁丑十月望日盱江張白
明誠子敘

吳氏手跋曰抄北磻集三冊均有脫誤而乞乞

姘姘之謬惟此冊最夥以朱墨圖乙之幾成紅
勒帛矣乙已三伏日樂城谷林意林揮汗校
北磻文集十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宋釋居簡撰

張自明序

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楊枋撰

勿齋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楊至質撰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十卷 抄本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八

未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松垣幸元龍震父著

幸鳴鶴序 萬應丙辰

雪坡擬合人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從子國學生龍起編次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子與姚
成一適相後先聯鐘入期集所一見傾蓋權若
生平握手論心知其慷慨有大志越明年子遊
清江碧嶂間距瑞陽三舍竹輿山行入竟問俗
知其僣儻有義氣爾后渭北江東末繇再晤四
方傳誦累疏囊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

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案年僅四十有六遽修文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成一有從子龍起得陞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脈不在茲乎龍起策編成一文稿五十卷子讀之悲不自勝烏乎此特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掄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九

第未及大用而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爲世不能用虎帥以誰敢犯予予於成公何能爲役而所以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歎歎悼吾黨之荅落敢以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姪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文及翁書于道山堂之直舍姚成一瑞之奇氣也未可專以文章論也予癸丑夏自吳嶼入館時成一初第見其文如長江

大河一瀉千里每與友朋相語必曰姚成一之文章不易及也越數年相會于館中見其持身之介立論之壯負氣之英且屢挫而不衰又知成一之所以爲成一者同館之士其知成一者莫如予而知予者亦莫如成一也未幾成以罪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于瑞則成一已下世矣其族子起龍刊其平生所爲文屬予序予曰成一之操守議論氣概欲爲天下國家興事立業者也豈文章而已乎天奪之早而僅以文章傳後惜也景定癸亥秋八月四日蛟峰方逢辰序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十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

明張元論刊本

宋文天祥撰

羅洪先序

嘉靖三十九年

文山先生全集十八卷

明鄧懋卿刊本

宋文天祥撰

鄧懋卿序

嘉靖三十八年

敖銑序

嘉靖壬子

宋少保有丞相信國公文山指南錄二卷吟嘯集一卷附錄一卷指南後錄二卷傳一卷

元川本

宋文天祥撰

傳許有壬劉岳申撰

新刻指南錄四卷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文天祥傳

子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鎮神皋于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成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開廣元夕後子所部兵皆聚于富陽朝廷擬除子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子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 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七

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榷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子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子一行國事至此子不得愛身且意北當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 前後 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子營中既而來子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子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

吾國 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昂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請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遣館伴逼子同往予被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子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七

淮閩合兵復興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為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子出門勸奔淮西子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子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日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子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子之得至淮也使子與兩淮合 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

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濟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屨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之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 自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脩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三

出會使輟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眾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講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誦失信數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四

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踪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清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 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抉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 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

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又何如哉子在患難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于家使

伯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五

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修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于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子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子委骨于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白文于君親君親

其謂子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邱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案此宋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事涉宋帝皆空格遇北陷北兵呂師孟文天祥等字皆挖空當是景炎元年宋未亡時所刻入元後將版挖改空耳

新刊重訂謝先生疊山文集五卷 明刊本

宋謝枋得撰

王守文序 嘉靖乙卯

伯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六

本堂先生文集九十六卷 舊抄本

宋陳著撰 曾孫陳煦編次

張忠定公有言吾榜得人最多嘗疑其言之誇靜觀世運歷數人物抗節不屈忠血凝碧泣抱龍髯下從彭咸累書辭聘絕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榜中人也本堂陳公挾其耿介之氣發于雄深之文歸耿獨立皓首不變則亦吾丙辰同年進士也忠定之言豈不信乎公自為舉子時文聲獵獵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研墨盾鼻出語往往驚其坐人時方向駢儷稱誦伊周擬

方孔孟上之人受之亦不辭公下筆一掃諛風莫不根于理而趨于古抽黃對白之習爲少變時宰用事以策試士公實恭之文衡於古人唯唯中得一謬士痛陳厭諱人言消沮士風寵信吏胥壞朝廷紀綱十數事公特白其長宜寘前列以稱德祐求言之詔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公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余老陽羨公之子深來山中以示遺藁若干卷讀之使人激發而不能不使人嘆恨也公之文宜爲誥只用之書檄牋啟宜被金石徒見之

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七

深山穹林佛老之廬天不使和其聲鳴國家之盛而俛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悲公亦豈料文之窮至此哉若夫挽王少保之辭弔唐饒州之文誅權奸于九泉表忠義于千古蓋有關於世道之大者非徒文也余耄矣因念于佛經中多墮鬼錄余後死尚獲觀公之文可掛名其間同幸也斯文之脈不絕如縷未知後之視今何如與晉人同一慨矣時至大戊申仲夏既望丙辰榜下士荆溪蔣岩書跋

竹溪齋十一彙續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三山林希逸著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虞齋林先生之白玉堂翠帷求奉太夫人出臨莆郡也實淳祐戊申後村先師時方辭宗正少卿之召先皇以魏國年高就畀憲節卽家建臺一時麾節照映之盛真有壺山之所未有賓僚乎其間者蓋莫不人自磨濯奮勵求以所講習所蘊蓄所設施而以學文於文章於政事有可以表表自見者驟下之音囊中之穎夫又孰無是心哉旣而臺與郡各以郡之法曹掾爲舉首掾則同之再從兄之敬也莆於七閩爲軍壘子

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六

敬於郡幙爲底僚一旦拋出騰上受國士之知於二先生是所謂空羣於冀北拔尤於河陽者其榮且耀固萬萬而如是臬臺稱表已具中以親嫌爲疑雖重之魏國之命有不能自決惟一聞守候合荐之說乃定此造就之仁終始之誼子敬於虞齋不無重倦倦焉後村第一集六十卷之行也亦子敬効程督其間前五卷則虞齋在郡時以卻例卷資其費及易鎮延平通守王公實緒成之今後十卷卷末有子敬監雕名銜在焉可考也故子敬於欲以自表其倦倦焉

者則亦惟於虞齋之若詩與文思所以淑後學
詔來世如虞齋之於後村焉且可與後村諸集
相為不朽于穹壤之間是因子敬之心也而素
食貧多家居願有莫之遂志亦莫之渝其於前
集後集之行亦惟知於顏楊二君致其歡喜贊
嘆焉爾歸自括家食又且十年及通守三陽咸
涓戊辰秋抵官下將一考以書為同言吾此來
得結郡絀薄有俸入節縮表餼銖積寸累或有
可以足吾生平未足之志者願以虞齋集為先
子其為我請續集于先生而行之且毋以憚煩

宋末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九

辭同敬諾於是虞齋方卷退處之懷袖觀之手
其年秋九月上擢虞齋長仙蓬侍緝熙明年春
再入禁林掌詞翰蓋是癸亥東歸一閱七期矣
舊詞臣真學士有不惟一堂之上明良胥會於
所都俞者則然下而九州四海人士亦孰不曰
是當行鋪席也是我家舊物也顧非斯文之一
泰吾道之一貫乎虞齋屢辭不獲命趨行之詔
聯翩而下行有日至是而續集之入梓者為卷
二十矣昔人懷一飯之感捐千金之報以情不
以物以誼不為利也況舉之人雲嘯之上天乎

寂寂誰從翟廷尉滔滔去事霍將軍此後村所
以為世道感也此同為子敬別虞齋續集三十
卷為一集之意也虞齋前集亦六十卷續集宜
視前繼自今廢殿閣之吟陪禮廈之咨雲霧裁
翦日月獻納必且至于手抄而腕脫者當揚為
又續集以遂子敬兄之志云是年為庚午春為
正月元夕前一日石塘林同謹書
林屋山人漫藁一卷 舊抄本

宋俞珍撰

耕稼藁一卷 宋刊本

宋末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辛

宋括蒼胡錡國器撰

自序曰以文為戲日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
華曰黃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
游情翰墨且以諸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為
制誥矣 錡牛衣子也歌幽頌收之餘竊有取農
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為畫前之大務輒緝
農書為詔為制誥為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
稼藁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畯爾

海瓊白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文集二卷 明刊本

宋白玉蟾撰

前有事實 宋彭紹撰

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諸人及我朝蘇明允父子皆古今號能文辭者至其自述學業之艱辛苦萬狀或三年成一賦或足跡遍天下或謂不敢以輕心掉之矜氣作之或謂含英咀華吉屈罄牙手不停於六藝之文或謂吾年二十有七始克務學又經歷幾載而後學成杜子美詩人巨擘胸中自有國子監後人得其殘編斷藁率一字半句朝竄暮改不少 李太白最號豪雋猶橫經籍史制作不倦三十成文章長吉至嘔出心肝乃止前輩雖大手筆要不可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三

以無心而得率爾而成也今有人焉不繇學識而能不暇思維而得是可以世之常法論乎蓋瓊山白公之作是已僕頃未識瓊山一日會于鶴林彭徵君座上時飲半酣見其掀髯抵掌伸紙運墨如風中心疑焉旁適有紙數百幅因取窮之隨叩隨響愈探愈深猶河決崑崙注之海晝夜洶湧有聲童子隅坐研墨腕幾脫頃刻數千萬言取而讀之放言高論閎肆詭奇出入三氏籠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始大驚異是所謂不由紀律不擊刁斗而轉關千里外者也徵

君與瓊山爲莫逆交此集詩文若干首皆徵君手自纂集又親爲審訂去其悲來笑矣之類得四十卷其篇軸浩汗猶如此瓊山自幼能爲文集中有最少作者又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古之文人跌宕不羈之士間亦有是然瓊山非可以是論者陳無已著參寥子說貫體齊已世陋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役終其身不去豈用意於詩者其工拙不足病也自謂余之所貴乃其棄餘則知高人逸士其視富貴生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三

死猶土苴芻狗不足道也況其區區者乎是直游戲於斯焉爾易風行水上渙蘇氏曰天下之至文也言其得之於無心而成之於自然也後欲觀瓊山之文與其求之此集不若往謁風與水而問焉當思過半矣瓊山或號海瓊一號紫清揚東山呼之爲白逸人雲端平丙申日長至文林郎新鎮南軍節度推官潘枋敘南極老人曜仙序 正統壬戌白玉蟾海瓊葉十卷 明刊本

宋白玉蟾撰

唐胄序 嘉靖癸巳

擘經室外集曰重編海瓊白玉蟾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宋葛長庚撰按長庚字白叟福之閩清人七歲能詩賦父亡母嫁棄家遊海上號海瓊子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白名玉蟾傳以為仙去所著詩文集凡四十卷具詳事實中此本乃明正統間南極遐齡老人臞仙重編前有宋端平時推官潘枋原序及嘉熙元年起所書事實一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是集臞仙序中述及玉蟾有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內未入者皆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一

垂

之今重新校正定為八卷附錄一冊及霞侶奉酬之元簡仍綴諸卷末而壽諸梓以永其傳焉臞仙乃明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朱權之號博古好學凡羣書有秘本莫不刊布著述之富一時無有及者

前宋樓藏書志卷之九十二 存齋雜錄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六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詩集五卷 舊抄本

朱羅公撰

當吾從水心翁周旋時翁髯亂舉棗栗行酒姿玉雪意儒雅雖眉間英容已不可遏而豈敢望其即科第為當世之用哉盛時不載家國全陷時翁起孤童變服馳逆旅塞外犯大寒暑復故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一

物如內府乃歸吾聞其能事雖甚可喜願然當廢學已久矣別十三四年再見冠帶長身風度儼若出詩袖間如編書大篇汗漫小語條達豈亦如一日千重可以馬上幾得讀之未終卷篇篇逼人非書生窮研筆力所能及者蓋其天性離明左旋右抽有非區區學步所能者比使後死所見事事若此亦復奚憾於此而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詩非難事前此所以極力而不得其要者由其情性或近或不近趨晚唐者乏氣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必待其發語通明不用

一事而亦無一字無來處就之不可即望之不
可尋是在能化時翁棄其所長勉其所不及則
吾將自以斯言爲過好爲之好爲之水心翁前
宜春教吾同舍也死丙子之六月廬陵逃民須
溪劉辰翁序

顧氏手跋曰滄洲翁名公升字時翁吉之永豐
人大父開禮宋咸淳間由胄監登第授袁州教
授尋改武岡德祐丙子文丞相開督府于闕廣
號召天下勤王辟開禮知縣事授安撫使後兵
敗被執不食死節即辰翁序中所云水心翁也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二

滄洲少有才略以軍功授本邑教傷大父死節
傾資北遊燕趙與宋宗室趙孟榮諸公圖復宋
祚知勢不可爲回經錢塘江作弔晉壽以自寓
今載集中餘亦多感憤語永豐志云尚有石初
集則未見也滄洲有弟宋亡亦不仕元父死于
寇廬墓號泣不御酒食肉者七年蓋孝義萃于
一堂於乎於以見宋之能養士也癸亥至日書
于京邸吳門顧使君

潛山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釋文珣撰

須溪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劉辰翁撰

須溪四景詩四卷 抄本

宋劉辰翁撰

蘭皋集三卷 抄本

宋紫陽吳錫嘯元倫著

蘭皋吳君元倫以吟編三十首見示予讀之如
螢光水上下林影月高低簞瓢自鐘鼎風月即
勳名草色迷幽徑禽聲出晚山高峯明落日危
石響幽泉此五言之佳也輕薄楊花芳草嘶淒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三

涼杜宇夕陽山以詠晚春幽夢長隨 月上寸
心難逐片雲通以和友人見寄清風千載梅花
共說著梅花定說君以題林和靖墓此七言之
奇也至題友人幽居小檻秋窗九日與漁父問
鷗等作皆全篇有思致以三十首之詩而句妙
已如此他可槩見已始予每念竹洲先生以文
章行義驚動一世豈無有能繼家聲者近歲逢
原以詩鳴實先生曾孫今蘭皋又先生之孫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雖然未說因風翻柳絮須看
和月上梅花非先生雪詩乎人家深蔽樹野水

關浮空非先生弋陽道中詩乎其在郡城與客
夜坐達旦詩曰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
西流高城忽起梅花弄散作晴空萬里秋其以
烏紗巾餉客詩曰落托烏紗墊角巾已將清泚
滌京塵請君便漉淵明酒醉後從他雪滿簪詞
意清新而豪氣勃勃不可遏直與坡杜相周旋
一洗郊島之寒瘦真可畏而可仰也敢為蘭皋
誦之酒祐九年五月望日竹坡呂午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四

子常於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稱說着梅花定說
君之句不知其竹洲後人也意王愷之珊瑚扶
疎二尺美止此矣比吳君過予屋下出其寶則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
中酒落花風香尚多也予其祕之毋使豆粥韭
齏為曠下兒所笑彼輩那得與君爭長寶祐
甲寅十月既望秋屋方岳拜手
蘭皋稿多奇句信如秋屋翁所謂珊瑚三四尺
高者六七株然予嘗恨王愷著華誇一時而為
如意所折遂至恍然自失使予為愷當復碎崇
所示而出吾穀粟絲麻之富以誇之夫穀粟絲
麻奇不如珊瑚而吾欲以此誇彼何也此適用

而彼則玩而已愷能為此論崇又當恍然自失
惜愷不足以知此觀蘭皋壓卷擬古深得此意
而卷中感慨之作又多匪徒珊瑚之玩也苟類
是以求詩則嘲風弄月無補世教雖奇抑未矣
君如不信其歸而問諸竹洲咸淳改元正月梧
岡程鳴鳳拜手敬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五

晦翁言詩以三百五篇為根本翁詩為中興冠
冕豈劇目鉅心有意於詩哉本深而未茂實大
而華榮也竹洲亦然節行事業之外詩文超軼
絕塵宜鳳毛之世美也竹坡摘蘭皋五七言佳
句而已竹洲吟咏妙處勉其進審言之有子美
子旣見之矣榮陽之有東萊豈直以詩鳴而已
哉嗣德有繼將不一書咸淳辛未仲秋浚儀王
應麟題卷後
曩見馮深居言舊客海甯之魚亭枚舉吟社起
白竹洲之客注柳塘以下二十餘人一時雅集
不減山陰余生晚學後僅及事竹坡呂公其序
竹洲諸孫蘭皋君之詩實日擊之私竊謂曰此
客暨禮逼人俛仰三十年憂患來歸依然倦翼
故林之喜吳君袖新吟過余鶴立秋清今猶昔

也讀徹至山居雜言憮然曰浸近平淡矣誠齋老子每官每集每變每變每進蘭阜嗜詩如嗜炙世閒利達事不入其心予知君之進于詩未艾也他日相逢珊瑚扶疎高三四尺端不止如今詩之所觀咸淳七年重九陸夢發書

余年二十餘以詩遊于竹坡秋厓二先生之間二先生喜稱道蘭阜吳元倫佳句說着梅花定說君坡喜之人如中酒落花風厓喜之坡今仙去二十餘年厓亦十餘年而元倫年六十餘亦四十七矣細讀摘稿如泉幽影照清者余擊節

頤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二

六

喜之幽淡靚深有賈浪仙之風而人世如無夜勞生事更繁亦古人所未道昔者山谷喜苑丘漱井掃花之詞誠齋謂後來全集別有天珍恨山谷未見余於元倫亦云蓋坡厓所見者元倫中年詩而余所見者又有晚年詩元倫進而余不進則余之老矣可哂哉咸淳九年中秋前一日里人虛谷方回敬書

柳塘外集四卷

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釋道璨無文著張師孔序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馬廷鸞撰

四明文獻集五卷補遺一卷續補遺

舊抄本

宋王應麟撰

秋曉趙先生覆瓿集入卷

舊抄本

因樹樓舊藏

宋趙必琛撰

南風不競炎德既熾三后之姓於今為庶蔑蔑無聞矣場來東邑有客舉以一二詩奇甚問何人作曰宋有官宗子秋曉先生詩也遂從其子良麟得全帙觀之清新閑雅飄飄然有神仙風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七

致予謂一歲之清氣在秋一日之清氣在曉趙侯以是自名使君於此不凡矣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則其人其詩清絕也固宜客又曰秋曉節人也因為予言其平日出處大抵誠非常人之所能企及嘗觀戰國群公子如孟嘗春申輩裘馬輕肥以豪俠相尚彼知節為何事不足稱也屈原楚公也忠愛寸忱拳拳焉以維翰維城為已任離騷一經忠貫日月千載而下聞風興起豈徒取其文而已趙侯二十擢高第居官有能聲年甫三十而宗國隕矣即翰梅不住放

浪山水間長誦短吟寫其憂憤而終身焉宋亡未十年予自楚而燕見夫內而金馬玉堂之署外而闕府州縣之間往往皆宋宗臣近就木支百世之義略不暇恤聞此可心愧死矣吁公之一文學使在前朝盛時則校書天祿揮翰金鑿固不在劉李下宗國殄瘁而人云亡可慨也先儒謂宋有宗袞而無賀白公之文固無遜賀白凜凜高節又豈賀白所能企及哉諸郎競爽振振洗洗克紹先業節義之報也正山零落往事莫追西山朝來爽氣固在秋曉之高風清節如乾坤清氣在穹壤間百世不可泯也詩文云乎哉皇慶改元歲在壬子夏五既望資中郭應本居仁序

唐宋以科目取士凡習舉子業者率多留意於場屋之文間有兼吟事之長者吾見亦罕矣東廣道秋曉父子同年擢第泰常其工於決科之文可知已梅水村袖秋曉覆瓿集見示試取而觀之大篇短章各有思致至於上下世變詞多感慨尤有楚騷杜史遺態讀之令人三歎是不但工於文抑又工於詩矣噫斯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猶幸而得見其詩是非孟氏子尚友之意歟於是乎 柔兆涖灘歲孟秋朔吉東嘉資山林永年題 吳觀序 宣德壬子 陳向庭序 文淵閣傳抄本 閔風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舒岳祥撰 秋堂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國史秋堂柴望撰 詩莫盛于唐尚矣唐之詩蘇許陳宋肇其源高岑王孟繼其流嗣後纍纍迭出爭相軋勝非不傑然皆名家也然言唐詩者類以李杜為稱首何哉蓋天寶之間國事顛覆李白少陵目擊時艱激烈於心而託之辭直述興致迫切情寔其間雖出入馳驟於烟霞水月之趣而愛君憂國其所根柢者居多是故上參天道下植人紀中扶世運風雅以後不可少也二家以後言詩者吾感焉西崑香奩纖穠妖冶之音作於是抽黃對白掇花拾草者寢以昌焉詩道於是乎亡矣嗟乎其孰知詩者哉余讀宋紀柴國史詩集而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八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九

知詩道之有在也公詩乘于忠義而據于危迫

摘詞琢句動語音律雄豪超越如天馬之驟空

瀟酒清揚如春花之映日就其所造之深直能

卑視近代而與唐之諸名家相上下矣至其詩

之所以至者則又上揖李杜之精英而性情法

度不啻自其胸中流出蓋雖聲氣所種各自為

家而其志之所之則皆出于時事之所激而倫

理之所關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也誠以宋之季

視唐之天寶為逾危而公之所遭逢于娶緯黍

離之思為尤恫焉宜其發之憤且惋也然則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十

之詩豈可以淺視之哉知公之詩者要當知公

之心則李白少陵不是間矣予過江鄉訪公遺

跡公從姪季武出公集若干卷祈余敘素蒙公

高義又嘉季武之請因遂書之公詩有道州台

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在公生時已盛傳於世

兵燹日久散逸不次茲錄其遺存者若此云至

正四年七月既望襄陽陽仲芳敘

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 明天順川本

宋方逢辰撰第... 辰弟逢振撰

後附詩

勅及贈酬詩文為外集四卷

錢溥序 天順七年

毅齋詩集別錄一卷附家傳一卷 明刊本

宋徐僑撰

十一世孫興序 正德辛未

龔永吉序 成化五年

郁珍序

擊經室外集曰毅齋別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卷端有正德辛未十一世孫興序一首云先世

文清公號毅齋嘗從東萊晦菴相與倡學於葵

其所著有讀易記讀詩記詠文集等書以之格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十一

君心淑後學羽翼吾道有補於世教也尚矣云

云考之宋史乃徐僑之詩也僑字宗甫婺州義

烏人早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瀆熙十四年

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

白剛直命以毅名齋端平中官至工部侍郎以

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之學以真踐寔

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宏益為

多乃理宗時之名臣不以詩名然無講學家習

氣頗近江湖詩派興序又云有文集一十卷遺

回祿煨燼今世無傳本矣

蕭冰厓詩集拾遺三卷 舊抄本

宋蕭立等撰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魏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厓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楚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信之弋陽疊山謝枋得君直于龍虎山敬題卷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羅倫序 成化壬辰

九世孫敏跋 弘治乙丑

羣經室外集曰蕭冰厓詩集三卷宋蕭立之撰立之甯都人字斯立一名立等號冰厓登方逢辰榜進士仕至通守歸隱後自放於詩大旨宗江西派宋詩紀事嘗採其詩此三卷僅有五七言古體五七律及七絕乃其九世從孫敏所訪求而得者其原跋稱向有詩集二十六卷然則立之詩佚者多矣此集雖僅存什一但明羅倫序稱其納交吳氏艸廬見知謝氏疊山是詩以

人重一鱗片羽亦可珍貴云

衛秋聲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衛宗武撰

始余為行臺御史道松江會九山衛公泊其子謙纔一杯而別後十年來牧是郡訪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謙出公秋聲集求序許而未作又旬歲屬者暇愈少請愈力因思古今騷人多寓意秋聲中由宋玉九辨而下如李太白有紫極宮何處聞秋聲詩劉禹錫歐陽永叔有秋聲賦李皆悲時之易逝嗟老之將至狀其淒清蕭瑟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圭

而已今九山之集取名雖同而實又有所不同者昔在滄祐間公起喬木世臣後班省闕鎮藩輔無施不可此時不獨無此作亦未嘗有此聲也及時移物換以故侯退處於家不求聞達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蓋心非言不宣言非聲不傳是知聲之秋即心之秋心之秋即江山之秋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聲無窮秋亦無窮彼觀是集讀是序見山谷所云末世詩似候蟲聲便為誠然正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豈真知公者乎九原有靈或聞斯言公諱宗武字洪父官

至朝請大夫九山其自號云至元甲午重九日
張之翰序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 辛焮獻之撰男應復編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
以傳道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
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
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
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
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兩

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邇乎中不得
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
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
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
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略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
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
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
數子者其忠義直諫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
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楊雄柳
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益亦無媿乎數

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
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
猶榮華飄風而畢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故
元初陵陽先生辛公焮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
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
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
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
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
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
史院歸田於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五

景陽甫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餞諸梓屬端
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爲役其敢贊
一辭然一嘗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嘗誦公
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
迹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子之幸若公之德業
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從仕郎前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先父提刑性簡易嗜學問自蜀來嘗盡得盛時
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
在侍傍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得嗣志

敬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稱理宗訓辭有
 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
 者也至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
 十五以終公少年為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
 有過人者子弟為置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愈
 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謁求
 文詞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游
 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懼氓軼無以承
 先緒近數年來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哀輯僅
 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閣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末

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
 瞻張左丞其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
 本始其... 頌成二十有四卷敢錄諸梓
 俟有所得尚續刊之... 月朔旦男承
 事即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
 拜謹識

湖山類藻五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附宋舊宮人詩
 詞 汪森手抄本

宋水雲汪元量大有行吟須溪劉辰翁會孟批
 點外集 國朝汪森輯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倚禁時
 為太上皇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銀
 鑑所為之作拘幽以下文操文山亦倚歌而和
 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
 之繫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
 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
 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
 羈旅耶何其客之至此也琴本出于怨而怨者
 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
 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上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末

于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着黃冠
 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邇者名人勝士
 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
 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
 遺蹟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
 拾於詩解其藪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
 喜余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少琴能詩
 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壹鬱也則復
 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子于幽燕之國社出

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
得于子長之游嗟夫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
薰兮琴無絃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
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
山文天祥履善甫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
余且臥病強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
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
元量出示湖山稿求予爲序展卷讀甲子初作
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末

十首撫席痛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
復作不能爲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
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朔仲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爲之骨立再嫁婦人
望故夫之魄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
生長錢塘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爲婉
變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
聞之者四壁皆爲悲咽正平操聽之者三臺
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真能使人至如是至如
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

之分則水雲續集余尙能無感能無喜古時義
山周方方叔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
人善琴常以琴事爲樂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
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
可其道留燕日久尙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
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爲青塚存者爲
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紇千山頭之歌水
西流朕東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
史冊尙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爲詩幽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九

憂沈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
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
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
嘗君悲也及爲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
高臺壤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踟躕
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泫然承臉周引琴而鼓
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余亡
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
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爲先生鼓之何
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

往時讀泣血錄爲之淚下因歎德佑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彙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歎歎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開元天寶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手

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

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

鶴田李珏元輝

汪森後序 康熙二十二年

湖山類彙五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亡宋舊宮人詩詞 舊抄本

宋水雲先生汪元量大有行吟須溪劉辰翁會

孟批點外集 國朝汪森輯

劉辰翁序

文天祥題

馬廷鸞題

周方題

趙文題

李珏題

汪森後序

水雲詩一卷 舊抄本

錢唐汪元量大有著

錢氏手跋曰汪水雲詩雜見於鄭明德遂昌雜

錄陶九成輟耕錄瞿宗吉詩話及程克勤宋遺

民錄者不過三四首夏日晒書理雲間人物鈔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手

詩舊冊得水雲二百二十餘首錄成一帙然迺

賢序水雲詩以爲多記國亡時事此帙多有之

而所謂與文丞相唱和者概未之見也唯浮休

道人招魂歌擬杜七古體製者今見文丞相集

後水雲集劉辰翁批點刊行者藏書家必有全

本當更與好古者其購之崇禎辛未七夕鈔完

收齋記

潛齋文集十一卷附鐵牛翁遺稿一卷 明刊本

徐瓊序 成化乙巳

徐瓊序 成化乙巳

梅巖胡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宋胡次燾撰

潘滋序 嘉靖十年

胡濬序 正德戊辰

胡璉誌 嘉靖壬寅

又識 嘉靖十八年

詒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二

三

詒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七

史咏二卷 舊抄本

宋蘭谿徐鈞秉國著

見心史咏始周威烈王訖於五季凡一千五百三十首先師之執友見心先生徐公所作也昔侍函丈間嘗聞先生學優而聞多慨然有志於天下取通鑑所載君相諸臣疏其為人大較相

詒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一

與商略既定其得失從而長言之名之曰史咏其義深有功於名教云用是敬慕欲一見不可得今年春先生之仲子津抱其書二三冊而來既躬覽而識其概竊惟書詩春秋皆紀事之文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權其輕重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之意白矣書道帝王之政故獨取其善詩雖咏歌之文然被諸管絃傳在人口皆策書所載者况聖人所刪定美刺尤章章亦史之類耳大雅不作王風下降絕筆於獲麟秦漢以還史家類善惡具載莫能子奪無復詩書雜

然紀次欲使後之覽者知所自擇固致詳之意也然史所以彰善癉惡尙論古今人物苟不能推見至隱誅姦諛之意發潛德之光使是非不謬於道猶爲立言以詔後乎此史詠所以作也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如孟子鄒衍史記同傳今則別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爲義帝發喪而宴樂於鼓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二

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者皆微顯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韻播之於聲歌殆使人咏之釋之自典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不圖衰老獲遂夙心猶以不見全書不能盡知先生之論爲有餘妙然以類推他亦從可識矣故書而歸之先生諱鈞字秉國見心其自號隱德弗仕娶之蘭谿章林人至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後學金華許謙序見心先生世秉周禮而留意於舊史睹前代遺事而形諸賦咏自周季迄於五代與迥鑑相爲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終始陳其善惡風刺昭示法戒而無遺焉爾先生之志亦可謂厚矣抑樞聞之觀於史者必本諸經經者所以權衡以理事爲之衷者也不本諸經而徒觀於史其於善惡得失又將安所取衷哉先儒謂善觀史者若能吏之治獄傳猶成案經猶律令也先以成案處議而以律法決之則十不失其一矣今先生既留意於史而能一本於經宜其事理粲然目擊而備若獲人之爲涂郢人之爲斲同工並用無有不合者矣使昧者爲之則事理喧嘩是非眩驚外之多敵而中焉之守政復五行俱下萬言成誦罄往古之遺蹤窮竹帛之紀載祇足以備游談資未議其於修已治人之道蓋枵然而已爾先生諱鈞字秉國蘭谿人樞之從舅父也以大父宋汀州使君任爲濠州定遠縣尉國除遂不仕家故多書以經籍文史自娛同郡仁山金先生與先生有雅故晚延致之以教授諸子且朝夕惕厲明修己治人之道時其暇彛作爲賦詠以道前代得失凡若干篇先生既沒其子津請金華許先生序所以作詩之故旣備旣美矣久之復以示樞俾

申述焉樞義不得讓遂術其說以釋其義先生之孫機有志於學者也予懼其徒觀於史而不本諸經迺復先志以申勸厥衷庶克紹家學以世濟其美始於爲己推以蒞人無往而不合者也則是詩之作豈獨以可淹詠資論辨而已哉至正五年乙酉夏四月癸卯從甥東陽張樞敬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古者盛時之爲詩荐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興廢施於邦國鄉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四

人則政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生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抑鬱嗟歎而咏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

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頌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跡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金華蘭溪徐章林先生夙有閭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猶積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寔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摠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五

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生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先生歿已有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俾其不謂潛復爲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不可太博而亦不可輕約今於學者不申先生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論於同志其亦以爲

然否先生諱鈞字秉國號見心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至正六年秋八月十日後學黃潛拜序

夫典謨訓誥古先聖王載事之書明善惡示監戒也周衰列國縱橫而亦莫不各有紀事之籍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是則春秋之作殆又嚴於紀事之籍矣下逮漢唐歷代之史褒貶去取世不乏人若班馬之傳記習鑿齒之春秋皆以直筆記事未嘗有阿私畏避之辭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六

論其寔者不計其辭之詳正其非者必究其情之寔後之觀史者欲由博而知約孰若自約而盡博此先君之史詠所以作也若夫善善惡惡抑揚予奪世道升降人事盛衰觀夫詩則知過半矣先君世習周禮博經史與仁山金先生相友善講論理義之暇慨然有志於史咏原心論迹分類立名上自威烈下至五代明君賢相之治平亂臣賊子之僭竊莫不聲其功罪鳴其正邪截然若刀鋸之裁割權衡之稱量而二十八字之中凜乎其可畏使後人歌是詩而知其至

咏其辭而得其寔垂戒之意殆與春秋筆削之義相表裏偉哉是詩也津幼失所怙汨於事爲而未及綴梓白雲許先生晉卿黃先生外兄張子良爲序諸前後以贊是詩之美嗚呼史詠之傳豈惟先君有以行其志而前人之美惡昭著後人之敬畏常存豈小補哉後之觀詩者亦必有以自警云時至正戊子春二月一日男津敬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七

學經室外集曰史詠集二卷宋徐鈞撰鈞字秉國蘭谿人與金履祥友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其諸子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黃潛及其子津後序謙潛並稱均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卽唐以前諸詠逸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也

有宋福建莆陽黃國簿四如先生文稿五卷 明刊本

宋黃仲元撰

莆前一輩四如黃先生爲名進士爲經學老師爲詞章大家數異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際阜

陵致身法從蒞士之談性理者率皆其徒二劉
後人則有若樛庵翁以詞章著穆陵眷之厚當
兩制躋文昌甫士之工詞章者多師之若四如
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之經學
邃矣演迥而爲詞章汪洋大 若記序若碑銘
若題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
而制雅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
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
爲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博離騷之幽太
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明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八

調如者也違世屏居屋屨常滿使其逢 則旃
厦扉垣蓋先生秀內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
而卒不施宰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莆有
夾漈鄭漁仲先生白首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
雖以布衣召而終老丘園爲可恨四如翁不爲
艾榜之顯甘同漁仲之晦然位雖不顯而書則
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通志之行夾漈之顯也文
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患無令名之難
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公之子子才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今爲長汀

郡曠以翁與子咸淳辛未歲聯榜帖稗翁之文
若干篇將錄而傳之不鄙囑予敘子於翁何能
爲役辭不獲命乃喟然曰翁之文傳則湛輩亦
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爲之敘云元至治三
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傳定保書

夢筆之事王元琳江文通紀少瑜李太白輩也
史不絕書異哉四如之夢是筆也寔授於孔子
覺而珍之曰夫子之筆旣絕於獲麟矣而又予
授豈絕者將使之續歟夢筆記成持以示僕惟
君平素講明於麟筆後有感於二千年間世運

明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九

之變嘗欲粹會溫公之通鑑康節之經世晦翁
之綱目南軒之紀年東萊之事記拆衷而爲一
書蓋志在春秋久矣思慮之極通于神明君之
夢孔子猶孔子之夢周公皆其思之所存也夫
春秋編年之書年必書王者所以明其大一統
之義然二百四十年一周正也王綱缺裂世道
分綸泮合禪仍班班見史漢唐得國近正猶可
以統書外乎是有以勢力而帝天下者秦隋之
類是也有以虛名而帝天下者漢少帝孺子嬰
之類是也有以女主篡臣盜賊夷狄而帝天下

者如呂武莽懿後梁後唐之類是也其事皆春秋之所未有使吾夫子見之將誅絕屏黜之不能是區區者奚足以言統而諸儒論載有所不容廢焉大抵則以年相次以統相承統之者不能皆漢唐也雖各持一說求以通之率不免於扞格竊謂秉春秋之筆雖續春秋之編尤難必也用春秋經世之法變春秋編年之體庶幾其可通乎皇皇先聖夢寐臨之亦既覺悟君之心矣何當成書僕願白附於徐無黨於君用意深處而為之注釋焉咸淳甲戌年宗簿余謙一譔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十

曩僕客授莆陽獲從監簿四如先生黃公游嘗熟其議論凡天地萬物萬事之理古今治亂興亡之變若江漢之滔滔莫詰其極而其文閎深高古精義入神好作一字二字或三字四字句勢迫曲禮檀弓不造不止蓋其學上接艾軒樂軒綱山諸老之傳言言根據字字淵源汪洋奇崛自成一家近世作者誠罕及也爰擢高科宦轍所至如吾鄉古心江公廬陵須溪劉公皆一時文章宗伯莫不傾蓋願納交焉則其他名勝從可知已更代以來敷戶掃讀教授鄉里立雪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十一

講下者誠多奇才今三歲大比魏科疊出有白來也嗚呼貞元朝士不可復得矣以公之學雖不及見用於當時而隻字片言流落人間者真足以淑後進而範將來其功豈尋常誇一時沾一名者之可擬哉僕場來延平甫一載公之子子材適赴汀幕而其孫喬年又來為延平錄選近道舊且出公生平所著文若干卷俾僕敘其顛末僕非才何足以當之追維別公幾三十年而僕亦老矣思芹泮之嬉游懷詠觴之酬酢風廊燈火其話短長猶一日也壺山在眼獨無情乎姑勉敘疇昔交情之舊書其後若夫公之高風雅操與夫雄文巨冊自有燕許大筆發揚編首且將鈔梓上之太史氏備采錄云至治癸亥秋九後學廬山曹志謹跋
夫文以氣為主氣以理為主理何在聚於書氣無形麗於理主之者誰歟曰心也文者心之聲也不主乎此則奴乎彼矣天地間惟氣與理亘萬古而長存凡天地陰陽四時之運日月星辰河漢之光此氣也其所以妙變化而神出入現光怪而發精華者非自然之理乎一以貫之文

其形而下之器乎孔子元氣也文章可得而聞者贊易刪詩定書修春秋而已曰作則未也文歟理歟孟子英氣也自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觀其七篇浩博而蒙肆文歟氣歟後之立言君子舍孔孟奚主哉莆陽自艾軒後以文鳴世者不少以理爲文者吾得一人焉黃四如先生是已先生抱道藏器戴仁履義不偶於人而達於天立言以垂後肆筆而成文此風行水上之文也惟其心孔孟救時之心學孔孟明道之學由體達用著書滿家嘗誦其諸書講義詳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明似經解記筆森嚴似檀弓銘筆奇崛似三傳皆充其剛大配義之氣而見於嬉笑怒罵之間特緒餘耳徒文乎哉余以年家子不及拜公牀下從書疇先生借一帙得寓目焉他日編帙彙成獲見其大全又一快也非敢曰觀止此矣他不敢請敬識大概附於卷末至治後學三山陳光庭拜書

吾翁四如先生生平文章自問學中來嘗謂學文難學古文尤難退之子厚正正奇奇自出一家機軸然韓柳而上更有人在六經之文也

又謂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多乎哉晚歲杜門讀來世書遠方士友來謁文者戶屢常滿酬應宿諾迄不謬稿僕東西南北不及時侍筆硯側八表有二山木頽壞片紙流落衿佩寶惜親友家收拾遺文董董未滿百篇傳人傳書此擔甚重宦學它鄉巾篋自隨今又十年餘矣朝夕思所以傳而困於力山城公假督兒繕寫亟遣鏤板不惟思所以傳者遠而又欲廣其傳異時攜書歸里搜訪哀稊當爲續集與四書講稿經史辨疑並行庶人與書俱傳而未艾也翁名仲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元善甫字取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進士第景炎德祐後名淵字天叟號韵鄉聲翁彥安又晚年別號云時至治癸亥立秋日男將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粹百拜謹識

宋濂序 洪武八年

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 明抄本

采林景熙撰

方逢辰序

章祖程序

鄭僖序 至元二年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舊抄本 汪何庭舊藏

宋熊禾撰 鰲峰後人編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為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末歟求其真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第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釋騷道梗不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古

赴及宋社既屋遂隱于雲谷創鰲峰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稿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鰲峰嗣孫熊澗家藏遺稿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為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綉梓以傳求子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

文公考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尚存嘉惠後學于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為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朝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文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圭

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慎詳雅民咸悅之蓋無忝先賢之後云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敕領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舊抄本

宋熊禾撰 鰲峰後人編

孫耕間集一卷 舊抄本

宋孫銳撰 元趙時遠編

天下有豪雋自喜之士不齷齪於世故而肯與筆墨為緣雖鋤雲原外春雨當翠皆能以跌宕

風雅鼓吹元韻其人必落莫蘊藉相忘於箕穎
之天者也其文亦必清明溫栗白達於漢晉之
前者也平湖里畔有隱君子焉息鋤南畝肩挂
杖杖挂瓢瓢中詩卷嗜嗜有聲或高歌野外自
比再世接輿漢陰老人間嘗欠躬訪之居然有
道氣象爲耕間先生當宋末造兵荒洵洵先生
應詔貢譽髦士親臨軒對策卓然爲多士冠冕
久之成進士僉判廬州會胡騎長驅吳越望風
納款鬪蟋狂吠之徒猶感宸聽先生矍然起曰
時事尙可爲哉即日謝命歸里與一二漁父農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六

夫往來湖上興到輒對酒嘯咏不勸蓋古淵明
摩詰者流不以富貴動人而所得全于五七言
者多也先生名銳字穎叔別號耕間老人祖炳
有潛德父埏以布衣與討虜功擢秉義郎文集
累若干卷多散佚不傳予忝世誼知之深因搜
輯其遺稿或扇頭或壁上或蠹簡鼠穴哀而成
編得數十首後之人覽斯集而先生之梗槩從
可知矣至元十八年辛巳七月漸磐野老趙時
道無近父書

古逸民先生集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 婺源汪炎和懋遠

鮑氏手跋曰古逸先生詩文僅見於新安文獻
志寥寥數篇而已是集藏書家未有蓄之者吾
友錢塘姚君古香得之親串亂帙中予首借抄
之好事者因爭傳錄杭城遂有數本未幾古香
以暴卒使先一年此書無從蹤跡矣然則雖謂
古香不死可也古香名瑚藏書多秘冊與予交
最善然僅及三年耳卒時年止三十餘惜哉嘉
慶甲戌六月六日通介叟識於知不足齋時年
八十有七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七

黃氏手跋曰辛未三月初游嘉禾遇淶飲鮑丈
於雙溪橋下晝則同席夜則聯舫縱談書林舊
聞壘壘不倦真快事也越日同至本立堂書坊
取其家抄傳秘冊贈余得古逸民先生集一卷
精妙絕倫他日珍之當不滅汲古鈔本矣復翁
擘經室外集曰古逸民先生集三卷宋汪炎和
撰炎和字懋遠婺源人幼有奇志於書無所不
讀鈎深探賾洞極淵奧其學原本六經得程朱
性理之要宋末嘗從太學生孫嵩元遊遂不仕
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爲古逸先生得年七十有

八其門人東山趙沄爲之狀而金華宋濂爲之銘皆極力推重此本詩一卷文一卷附錄一卷爲近時藏書家所罕觀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之作五卷蓋與趙沄所作行狀相合此則係後人所編輯非常時原本然詩文簡淨古穆具有法度非明人叫囂者所及元代文章道上實源於此則猶有宋季學者之風也

古梅吟稿六卷 舊抄本

宋新安古梅吳龍翰式賢甫著

閱吳君式賢詩句老而意新咀之雋永殊非苟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六

所聞其閉屋讀書孜孜忘倦經傳子史靡不窮心所以營其墨端者有自來矣雖然學所以修身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德裕于身則措諸事業光明俊偉豈口能詩而已式賢勉之訥齋程元鳳撰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廣川吳氏舊藏

宋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撰

文者道之用也天地間惟道可以立國惟文可以經世儒者一身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而可以徒文哉唐宋以來文章大家數不爲少矣其

立言之卓然不可泯者惟韓柳歐蘇最著柳固不敢望韓蘇之於歐亦未易同日語過江來朱真粹矣同甫正則一時擅名江左取節焉可也南北混一以文鳴世不過數家其間卓然能不倖名教有補倫紀者亦無幾焉余於佩韋先生俞公之文讀之未嘗不三復擊節使人流涕太息不自已也公平生文多不留稿令子庸哀集僅得詩文五百二十二首釐爲一十六卷不遠貽書且述公遺命曰吾詩文散落友朋間多矣或蒐輯成帙必求山林隱逸之士爲之序引謹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九

謝不敢當既不獲命則作而言曰宋三百年以儒道治世以科舉文章取士逮其亡也錄死節之臣二十有三而文臣居三之二大抵由科舉其選而其表表者讀四書通經博史多自洛建門庭中來風聲氣習漸涵演迤百餘年間詩人文士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一言一詠猶足起人悠然深長思蓋豐芑菁莪之澤遠矣嗚呼文章何負于人國哉道理豈空虛無用之物哉讀公之文攷公之行益以信嗚呼士大夫立身宇宙間時有險易位有小大而其抗志厲行亦

有行止久速之不同尹當任夷當清箕當四微
當去孔明非翫麟元亮非沈冥要亦自靖自獻
各行其素而已達居事任固有迫于命義不容
己者公舉癸酉進士科猶在下位特以文學負
世重望爲當路羅致方其劫質軍中爵祿在前
刀鏤在後公獨不撓不懼從容懇款以全其身
一難也身愈退望愈高諸公貴人交刺無虛歲
公於此時卑則易流高則易亢迺獨處之有道
得以優游餘年終遂其志二難也飲酒諸篇酷
似陶遺懷等作大類子美則其時實使之然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之詩間雅冲澹中發揚蹈厲之意存焉其文則
論辯闕深敘述詳核忠厚懇惻之情諄如也近
律駢儷亦皆典則精緻原其所尚體要則關涉
綱常造次道理又不可與尋常詩人文士例論
矣宇宙神交志同千里若其肝鬲道同千載若
合符契況世之未久乎余亦癸酉進士蓋親歷
而知之者也公之學以六經語孟爲本雖史傳
百氏之書靡不該洽而必以此道爲之指歸論
古今事得失人物臧否皆有折衷輯聞四卷學
自格物致知者誠不可不於此有攷也紫陽方

侯亦以文名與公交游最久嘗序公集載其遺
事如作傳然且以能保晚節而心服之公之爲
人其所謂表裏一致終始一節者與語曰有德
者必有言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先
生其有之皇慶元年壬子四月既望建安熊禾
序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熊禾序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宋董嗣杲撰

西湖百咏一卷

舊抄本

宋靜傳居士董嗣杲明德

錢唐西湖爲東南偉觀窮騷人墨客技不得元
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絕唱乃無嗣音者兩山
仙佛盤錯坡老守郡時遊歷幾徧遺跡尙可考
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復不
侔蓋富盛極矣予長茲地與山水爲忘年交凡
足跡所到命爲題賦以唐律幾二十餘年僅述
百道然皆目得意寓敘實寫非但如楊郭二子

披圖按志想像高唐而已搜索奇勝難備以數
舉此直據予所見不以誇奇鬪勝爲工也薄宦
干嘗公事簡輒是正完恐故老傳說誠僞不僞
將有以蝦蟆方言指下馬陵者或將笑之予伏
景物耳不暇恤歲月無情陵谷易變將使百千
年後登覽降望于西湖上者因詩有感焉咸淳
壬申購月靜傳居士董嗣杲書于餘英堂

程敏政序 天順七年

周潘南陵主序 嘉靖丁酉

則堂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宋家鉉翁撰

富山懶藁十九卷 舊抄本 吳葵里舊藏

宋方夔著

周瑄序 正統九年

商輅序 景泰七年

吾汝稿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宋王炎午撰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
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
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

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
相與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
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
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
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
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
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眾人所不能識
者近從其門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
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
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
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卽伏劍必自經於溝瀆
豈能開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
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
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
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
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
悲矣卽王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
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
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

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
云元統二年春中奉大夫翰林侍講直學士同
知經筵事揭傒斯撰

論人行事收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
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王
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
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
先君常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
志稽古蘄爲文章以見志余恨未及一識他日
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汝稿讀之至生祭文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五

丞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
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
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
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
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
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
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
而屹然可伏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所
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
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

之際推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
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
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吾故表而出之他詩
文奇氣壯節類是也元統二年春中順大夫僉
太常禮儀事歐陽玄撰

鄭元跋 正德十年

王懋跋 正德二年

都穆跋 正德丁卯

劉宣跋 弘治辛亥

吾汝稿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陸潤之舊藏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五

宋王象牛撰

揭傒斯序

歐陽元序

鄭元跋

王懋跋

都穆跋

劉宣跋

在軒集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黃公紹撰

九華詩集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陳巖撰

仁山金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宋蘭溪金履祥仁山著下有喻良能香山校門

人汪夢升陳清林景熙方逢辰熊鈇熊瑞鄧虎

張巖許裴羅願刊等字當是明人妄增

潘府序 正德戊辰

紫巖先生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蘭谿于石著門人吳師道選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

華垂盡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

其間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

又白連延東趨者為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

武而北趨為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為括

蒼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

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為金華之山陰陽者

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清淑之氣鍾為三洞古今

多賢輩出於其陽其山西界潞江而止將止未

止之間而洞者又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

右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竇雲根

之奇不可勝數清淑之氣可掬也是為神仙之

宅名勝之區高人多好游焉乃若瑰奇之民數

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間豈皆隱君子世不得而

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其山之中而于山之外其

信然耶不然何久祕而不發也近三十年來始

訪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

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為清麗溫雅之詩豈非

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今吾見之也然鬱之

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

洩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於詩者矣介翁其益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三

勉之仁山金履祥敘

紫岩于先生詩選三卷 舊抄本 沈椒園舊藏

宋蘭谿于石著門人吳師道選

沈氏手跋曰于石字介翁婺之蘭谿人也貌古

氣剛而善詠諸幼慕杜古高之為人後從王宗

菴業詞賦年三十而宋亡遂高隱不出以詩自

豪蓋宋逸民也所居鄉名紫岩因以為號晚徙

城中更號雨溪集久不傳傳者僅此冊耳同里

門人吳師道字正傳元至治時進士為之選次

金履祥為之序詩凡三卷內缺二頁其來已久

不能復補矣乾隆丁亥二月之江沈廷芳志于樂儀書院

勞氏手跋曰此本壬子年收得于知不足齋有吾鄉沈茶園廉訪題字及諸藏書家印記中缺二葉以家本補錄復以近年金華王氏冰壺山館叢書新刻本補中卷末妾換馬一首及此序舊補弔古行云見元詩體要乃集外逸詩也咸豐丙辰二月望春分後一日稟卿記于秋井秋堂

密極齋稿一卷附慎獨叟詩集一卷 抄本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无

宋 吳郡陳深子微父著慎獨叟詩集陳植撰
密極齋稿一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宋 吳郡陳深子微父著

吳氏手跋曰兩集皆見於顧氏元詩選經籍志續文獻通考俱不載此集之傳真幸也乙未夏六月繡谷亭主記

又曰龔集元詩採宣城詩九首此本無陳集附深子植一帙因存鄭元祐墓銘一篇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甯德陳普尙德撰

陳襄序 嘉靖十四年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 明萬曆刊本

宋甯德陳普尙德撰

阮鑽序 萬曆乙亥

崔世召後序 萬曆乙亥

釣磯詩集四卷 舊抄本

宋同安邱葵吉甫著

案此書 四庫未收詳儀顧堂集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三 无

節宋樓藏書志卷九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二十八

閑閑老人盜水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金趙秉文撰

後附墓誌銘元好問撰卷首有髯何焯之印兩印

學以儒為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為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為學者不究孔子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

節宋樓藏書志卷九十四

一

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為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為文章釐為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尊賢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阜落楊雲翼引

淳南遺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續編詩一卷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金淳南王若虛從之撰

黃鳥止于邱阿流丸止于甌與羣言止于公是夫言生于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寒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嗷嗷之說息矣自秦火

節宋樓藏書志卷九十四

二

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汨陵遲至于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奧為多其間踏駁消混註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趾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于此品藻其是非觀綴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申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自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詞隘彪炳今文古

文無代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
物文理相與爲汗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
深識英眇爲世樹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
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淳南先生學
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
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虛也以之作六經辨
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
世文所以飾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
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
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

詠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三

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
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
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憎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
是受之者又如足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
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
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庶乎道復明
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
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
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欒城李治引
淳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間也至元二十年

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
興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
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
公去此陸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轍無
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旣幸任迴道過廬陵吾
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
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
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淳南古律僅二十篇俾
續卷末此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
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詠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四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辨書
論議記釋其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
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老先生所
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淳南遺老集讀而知
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于傳記百氏弗盡信見
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
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新乎
辨之明嗚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
百餘年來知隔宇宙有可概者淳南生乎其間

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秩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會與資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閱逢涪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子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視渾源雷晞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遇從游故子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廁英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五

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子最深誨子最切愈久愈親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爲我去取之子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

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子于燕京子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稟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囑爲引子爲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口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六

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荐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爲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爲左司諫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後東游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又滹南遺老集傳于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據此則滹南老人終于元未嘗仕于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

乙未春王歸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于後錢塘吳焯書

又曰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字句微有不同覺中州集之爲善想元遺山入選時摘其微瑕不嫌改削耳然此故原作其後一卷係因中州集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女圍碁一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歎六韻卽感秋十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攷據以編入續集耳焯再書

又曰溥南議論絕高其辨駁司馬子長宋子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七

實另具隻眼獨其自作詩文絕不佳置之集中猶蒼葭之倚叢玉也祁氏原本歸徐中丞蝶閣先生錄得此本將貽吾友馬寒中氏中春送客禾輿舟中校對竟再記

莊靖集十卷

舊抄本

李俊民字用章撰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爲川匯而爲澤會而爲江瀦而爲海波瀾各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

溝澮盈潦停而蹄涔漲朝滿夕除涸可立待是惡足以爲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愈宏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爲學哉吾鄉李用章先生粵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爲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厭年而調先生雅志亦厭於乾役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八

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爲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近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巖邑俗尚儒風今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稱而不揚我輩不厚顏乎遂哀集其文募工鈔本以壽其傳可謂賢于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負大成之像復新立道之堂給田以贖學校蠲役以優鄉秀此一舉也眾美俱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

宗主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閏三月
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爲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卽
事傷時懷舊陶寫蘊奧之情涵詠無窮之意千
態萬狀卒歸於堯舜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
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深造之妙者莫
能至焉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士也
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
方顯用勇退居閒朝經暮史冥搜隱索四十有
餘年其德行文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九

有據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無浮華一時文士
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士大夫會
於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
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
能會日月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夫文之爲文其來尙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
日月照臨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
敷榮地之文也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
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發而爲言
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

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摹寫物
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
道者也先生世家濩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
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天下蓋以學問精勤
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文章典贍
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
似坡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脈絡貫穿
半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
之亞也小詩高古涵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
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平昔著述多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十

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晚年游戲之緒餘
耳每一篇出士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
爲恨錦堂主人崇儒重道待先生以忠敬迺與
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鉅木用廣其傳使
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公濟之君祥仲寬姚子
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瀛久蒙先生教澤
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
余月初吉劉瀛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
論也以其當世文士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

之平陽李長吉之放逸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若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疎局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于觴詠之間給談笑助諧諢敘人情狀物態鉤元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囿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於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尙何待僕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士

之謀謀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觀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李瀚重刊序 正德戊辰

葉贊序 正德戊辰

李仲紳序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舊抄本

宋賈王手校

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博奕之流猶賢乎

已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藁心學誦讀大半晞顏蚤立亞聖生知追釋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其法忘生死外身世毀譽不能運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日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以是自稱嗣法弟子从源自古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主

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之日過其門見執菜根醮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扈从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其故而日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謙讓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

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憶喜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置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于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羨張無盡見之當歛衽焉蓋片言隻字出于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于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考天文以革西歷翫焦桐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三

贊南風在變理為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闕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于論辨萬鍛炎鑪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為予設邪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辭藻者不讓蘇黃恃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探賾妍醜得其全者鮮

厥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于胸中之穎悟流于筆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語語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水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厥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為九卷恐珠沈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命良工板行于世使四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四

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自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美為章句雖稷契之忠臯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平水永巖老人王鄰序
乾坤之運否之則塞泰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敘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託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宏況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柱邪于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眾人之難

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
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我道之揭夫
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其情其性典謨遠而
清風衰雅頌息而滯辭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
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
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
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
藥伏陰未覩于太陽寒谷未熙于春律黍苗之
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欲濟塗炭而域
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脉之膏盲初天維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五

之鱗漏草翔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于板蕩之
際拯詩書于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體變
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斲雕反樸鑄頑成
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羣生教續將
絕之時功畫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哉惟我中國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
誠明著龜其識鈞鼎其器簪四方之具瞻遇千
載之嘉會作朝廷之翰維社稷之楨半籠區夏
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璣
衡而泰階平明歷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彌

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君爲
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已任涵養于事業形容于
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
妙場掀揭理窟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
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爲
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枝葉故其
文氣焰而宏麗盤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
興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
投戈講藝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
揮灑如龍蛇之肆波瀾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六

足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斡旋之勢
雷動颯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冥合
玄機奇變異態靡有定跡實乎出于見聞之外
鏗鈞炳耀盪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眞
宰胸中別有一天爾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
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公輸之制木運斤而
成風是皆造其眞境至于自然而然公之于文
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
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于內
爲善淵渟于外爲道派卽其性而見其文與元

氣俱粹然一出于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作之者創于始亦在乎述之者成其終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錄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掄揚溢美勒成爲書中有或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于世益廣其傳眞得仁人之雅意省寮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王君玉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其贊成之二公承宗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十七

公之志畢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應命蓋公之心術至曠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不能具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勳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而已實救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彝倫鼓舞士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

戲大禹不治水吾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以文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入弊幽而復顯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奕世其功德無斲于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也非獨予之所言迺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初吉襄山孟攀鱗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太

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貫于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者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于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于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眾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聖朝開荆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

仰贊天子茂宏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
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于天下炳如日
星雖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觀
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偬宜其不暇留意于文字
間然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咏
其情性或寄意于玄機千彙萬狀會歸于正又
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此者人雖服其精敏
意者何爲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
氣充于其中形于言動發于功業見于文章有
不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九

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
工鏤版過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爲序微以
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
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得以
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海一鄙人也
幸齒于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挂名于文集中固
所願也於是乎書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
李微子微序
黃氏手跋曰余向藏湛然居士文集係七卷非
全本也頃以骨董鋪獲王西莊家藏本乃十四

卷且爲宋賓王所校誠可珍寶前七卷用向藏
本手校其歧異已歸貝欄香矣復翁
宋氏手跋曰雍正丙午初冬借較洞庭翁氏藏
本因以補序宋蔚如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影寫元刊本

元耶律楚材

行秀序

王鄰序

孟攀鱗序

李微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十

查氏手跋曰萬松洞宗派按金史曾召入內殿
說法承安二年詔住西山之仰山又三十九年
爲元世祖至正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此序當作
於是年湛然爲萬松高弟其推許不啻口出世
徒知其有功名教不知禪理精深又如此歸震
川有云余少已知耶律晉卿今始識從源真面
曰予於居士亦云但歸所見止有後七卷而余
乃獲窺全豹惜抄手潦草謄字極多略用硃筆
點出他日當訪善本校定庶無餘憾康熙辛丑
六月初十初白老人手識

藏春詩集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達涇王氏舊藏

商挺 孟卿類集中順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瀛

海馬倅廷彥校正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大哉文乎在天為日月之著明雲漢昭回星

辰之錯綜在人為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

方典章法度之美文乎文乎章句云乎哉太傅

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脫棄世

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

留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三

侯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

常綿絃以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

說當雲霧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

其諡曰文不亦宜乎至於裁雲鏤月之章陽春

白雪之曲在公乃為餘事公歿後十有四年是

集始行於世夫人竇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

王之綱求為敘引晚生愚陋誠不足知公萬一

始以時論所同然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四

月初吉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閻復序

王氏手跋曰康熙歲壬寅三月立夏後五日借

婁東宋氏鈔本再校于慈孝堂之東窗蓮涇間

遠識

張文忠公雲莊歸田類彙二十八卷 元刊元印本

元張養浩 後附畫像記 至正甲午贊劉耳

神道碑銘 張起 撰 祠堂碑銘 撰人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

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

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

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

留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三

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

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早厲民芋政

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

孑遺若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眾溢吏士狙

蹶目眩神駭莫克拯拔公慨惻率倡務用仁術

官帑不繼傾已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勸民僅

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撫誠宣惠

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濱國公諡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獅使憲陝西上

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

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碎電激其靜止也人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闕翕頓挫辭心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翀其子引借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具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

歸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三

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木魯翀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小黑口卷中有松藹藏書朱文方印嘉興李聘朱文方印黃錫蕃印白文方印周春白文方印松謁朱文方印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養浩嘗自序其集稱退休田野錄所作時文樂府九百餘首歧為四十卷名曰歸田類藁富珠哩翀序作三十八卷數已異國史經籍志則作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

序不符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既多漏略編次亦失倫類今據以為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載刪其重複補其遺缺而釐為二十四卷云云則元刊之罕見可知愚謂三十八卷者三乃二之訛字今此二十八卷猶是元時刻本完善無缺辨序印冠卷端則非別有三十八卷本明矣焦氏所見當亦即此本脫二字耳

歸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四

四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二十九

郝文忠公陵川集三十九卷

明刊本

元郝經撰

前有行狀

苟宗道撰墓誌銘

閻復撰神道

碑盧摯撰封贈公牘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奮然自勵致海內盛

名文章事業者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

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諡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十一

文忠郝公真豪傑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

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

恢大素業蔡國張公館于家世皇問之首加聘

禮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摯以偕行授江淮

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辱

君命天下盡知之詳見隨銘洎神道碑今集賢

大學士郭公貫幼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

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

惟公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為之志氣剛以大

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傳川易

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刊前史之繆誤移

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

騷雅不失為奇作使之參與廟謨黼黻王度斯

民被澤吾道增重也必矣方羣賢彙進之秋乃

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歸年惠者邵區宇混一

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生平抱負竟不獲展萬

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玉潔焜耀無

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崇

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

何敢辭敬為之書以諭來者延祐丁巳四月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二

子祭酒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劄付准中書省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嘉禧殿內有時分對

速古兒赤明里董瓦學士喜春等有來本院官

陳大學士奏郝伯常學士做國信使入宋講和

去時於真州拘留了十六年做了一部續後

漢書并他平日作來的文章陵川文集這兩部

書中書省交江西行省有管下學校錢糧內開

板去了也奏呵奉聖旨您與省家文書交疾忙

了者摩道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得此咨請
欽依施行准此省府仰依已行開刊施行奉此
中書省移江西行省咨文皇帝聖旨裏中書省
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照得先據經歷
司呈奉禮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准
南書郭嘉議 竊謂士遇則致君澤民功被一
時不遇則著書立言名垂後世故翰林侍讀學
士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文忠郝
公以命世之才爲世祖皇帝所知潛邸召見置
諸侍從中統御極卽命講好使宋拘留十有六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三

年至元乙亥始得歸國凜然風節遠配古人將
被大用以宿瘴而卒其平日著述如三國志黜
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昭合朱文公通鑑
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于世教
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
見而不得似此遺稿家藏尙多不幸其子山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徵早卒伏慮前書久而
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許于懷州本家取
發前來 翰苑披詳發下版行庶使一代儒宗
雄文傑作不湮沒傳之將來以見聖治文明之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四

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請轉呈
都省照詳施行本部參詳如准所言將郝文忠
公道文哀集梓行誠有補于世教具呈照詳覆
奉都堂鈞旨送禮部依上施行奉此行據懷孟
州申今將陵川文集并三國志申解前去乞照
驗事省部仰照驗議擬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
此除將發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三十
冊送付編修官蒲道源等攷校去後今據待制
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官連呈文忠公郝經所
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該博忠義之氣藹然見
于言意之表其續漢書得先儒之至論黜晉史
之帝魏使昭烈上繫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教
其間敘事典贍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
達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半
精苦之志有以表見于世亦示我國朝之有人
焉呈乞照驗得此翰苑議得如准趙穆等所言
相應除將前項文集依數發付禮部依上施行
外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議施行奉此本
部參詳郝文忠公著述三國志陵川文集等書
既翰林國史院考校得堪以版行相應得此南

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刊行相應得此今將前項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得行下合屬依上委官提調如法刊各印二十部裝

稍完備咨來

劉龍序 正德丁卯

陳鳳梧序 正德丁卯 文淵閣傳抄本

白雲集三卷

元釋英撰 近世士之懷能抱藝者往往逸而之禪又逸而之詩二者實能外事物曠蕩可喜故人亦樂為

之稱道錢唐英上人蓋其絕出者也未祝髮時已識之矣予老而不化病臥一室木石是同詩與禪要非所解上人過輒來其譚予茫乎無以

答然其詩圓活而清雅讀之使人爽然不但諸公賞音不解如予亦心知其為佳句也厲氏本名族詩有家傳况氣貌甚整見聞甚博意胸中耿耿者故在恨不能冠巾之耳以白雲集重求序夫萬物未有不本於天者詩云英英白雲露彼蒼茅此乃山川之神氣天地之和氣氤氳輪囷霏潤四布下為草木之根芽華實皆其晶英

之所發見而天則溥萬物而無心焉上人既以此自名又以名其詩白雲固吾庭戶間物山空宇定焚香隱几嘗試以是觀之至元壬辰菊節蜀人牟嶽嶽翁書

白雲詩集者實存英上人所為詩也上人俗姓厲氏其先出漢義陽侯温至唐有名文才者官都督名玄者官侍御史侍御自陝出鎮於婺因家焉與姚合賈島同時皆以詩名迨至太師屏山公詩益昌而上人父石田居士徙家於杭故今為杭人幼而力學稍長喜為詩有能詩聲為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六

一時名公所知賞壯益刻苦慕貫休齊己從知舊走闕浙江淮燕汴厭於世故一日登徑山聞鐘有所感悟遂去為浮屠結茆天目山中數年遍參諸方有道尊宿皆印可之故其詩超然有出世外之趣夫詩不離禪禪不離詩二者廓通而無間則其所得異於世俗宜也予往年識上人部下及間居吳興上人亦南來出此集屬為序引乃為敘之如此詩凡一百五十首分三卷後所作者將甲乙第之上人名英實存其自號云吳興趙孟頫子昂

詩惟專故工今夫營衣食之資給口體之奉而其間摛收掇拾以爲詩而可道者蓋寡矣况髮出家空空無而樂寂滅又無是二者之累宜其有高遠幽深瑰奇傑特之趣去庸人萬萬不啻乃今俯仰千載其所謂卓然以詩名者貫休齊己仲殊惠洪數人豈不超出於其徒其詩具在於高遠幽深瑰奇傑特之趣何如也唐宋鉅公往往羞道之願專而無其累者又不得而有之矣或曰有得於其道則其詩不待專而自工數子者於其道誠未有所得也實存英上人攜其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七

白雲詩集視予讀之竟一編曰此其專而無累於世者與於其道有所得者與何其詩之工也實存生長名家世有詩人自其幼時已有聲士大夫間又嘗有家室歷貴仕一旦棄去衣緇褐涉遠道求名薄宿而爲之後略不見勢利貴富驕泰矜夸餘習此其於道非有所得能若此乎詩之工於數子而出其上者正不足論也予特論其得於其道者而爲之序云婺城石塘胡長孺

詩有參禪亦有參禪有悟詩亦有悟實存英上

人所作白雲集脫然已入空趣其參而悟者歟唐人夜半之鐘非詩人得句卽高僧悟道詩禪之悟甯有二哉集中謂詩悟必通禪又妙處如何說悟來方得知上人當自道之矣余復何言粵人石田林昉書

詩禪從三昧出不可思議拈花微笑夢草清吟曷常有二哉實存英上人夙悟於禪而發於詩白雲一集無蔬筍氣有泉石心造清虛冷淡之境掃塵腐籬率之談唐人所謂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涉此地後有此詩有此詩卽悟此語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八

山中白雲肯持寄否向洗耳聽之春洲居士趙孟若書

稼村先生類藁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古豐王義山元高著門人曾震龍編

楊廉序 正德丙午

羅欽順後序

陳槐跋

方虛谷桐江集二十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元方回撰

鮑氏手跋曰嘉慶乙丑閏六月借維揚秦氏石

研齋所藏弘治十四年范文恭手錄本重校凡改正數百字補落者數千字始為善本去乾隆庚寅借振綺堂本抄錄時忽忽三十六年矣掩卷為之慨然二十八日誌知不足齋鮑廷博

擊經室外集桐江集八卷元方回撰回桐江續集 四庫全書已著錄皆其元時罷官後所作

其前集名虛谷集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疑卽是編案周密極譏回為人之鄙全無品行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集中諸文居然醇儒之言就文言文要不可謂其悖于理也如賈似道魯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九

港喪師之後眾皆慮其復入回上書數其十罪繼又言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卽誅又請罷王煥平章以佚其老見集中前後上書本末並確有所見中外快之卽他文亦多有根據固宋末元初一作家也

虛谷桐江續集四十八卷

舊抄本

紫陽方回萬里

戴表元序曰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于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鷺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

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而姑引之以

自說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

其為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

虛心傾思知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

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

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

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

為詩州人為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繡

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于百年間良堪繪畫表

元因念生每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

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十

子孫遊聞翁為州日江湖詩客羣扣其門傾箱

倒囊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

君去桐江屬邑耳僂廬羅餐人人見之者不知

其膏為二千石也偶遇臺饋卻玉揮金賈酒譙

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為

詩笈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

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于是同游之

士來謂表元子於門墻矜佩者若有知言盡識

其云云以為桐江集序

鮑氏以文手跋曰方萬里桐江集已不傳屢此

序見於戴表元剡源文集中因錄于續集之首至萬里桐江續集自序一首已列此集第四十八卷中茲不贅錄乾隆丁丑初一日燈下誌野趣有聲畫二卷 舊抄本

元新安楊公遠叔明著

野趣楊卿以善畫山水能詩有名於徽為賦絕句造物憐渠有畫癡谿山無負墨成池楊卿技進今如此不博金錢卻愛詩至元丁亥三月二十六日疏齋盧摯處道甫書於歙郡驛邸

楊君家松蘿白嶽下園池林木蔚然大類魏野

明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十一

之居多所得趣故其襟懷玉雪不流點塵然天地間風月常新煙雲不斷君磨墨濡毫畫難畫之景以詩奏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觀此一卷則知意匠經營亦良苦矣抑作詩如市肆冕旒無人問當疇若顧虎頭畫維摩一日責施十萬二日五萬乎予坐詩窮未之能畫今則自惜君當自勉云咸淳六四一古梅吳龍翰拜手野趣楊叔明舊與倡和閱前年作倏十二年矣叔明能畫能詩筆愈老而鬚髮如漆獨道貌猶未老也豈胸中有所養而然乎其無聲之詩當

求米元章張彥遠輩評之其有聲之畫如回溪道中山東 溪窄徑迂眼前景物入詩無田中科斗古文字柳下春鋤新畫圖巨室儲茶供客販小旗誇酒誘人沽行行不計幾多里回首林端日又曛此可謂五十六字溪山村落圖也起句便能模寫山徑溪流偏側之勢科斗春二句生逼江西是兩幅奇畫儲茶誇酒一聯村落中賈區飲肆在紙上歷歷可數尾句收拾淡靜卻留不盡之意全篇熟而不腐新而不怪詩妙至此非胸中有所養不能也予老矣不能悉為提

明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十二

綴佳處舉其一足以 其餘焉至元乙酉月良之朝謹書于孚舟亭同郡方回萬里

汪玄錫跋

嘉靖丙申

月屋漫藁四卷

舊抄本

元天台山人黃庚著

唐以詩為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為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自有虞明良之廢歌已非太古忘言之天矣二代以還雖王者之迹熄而世猶近古其播於聲

詩發為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豈好為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刪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於戰國詩之脈幾絕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為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蛸興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揚之黃鼓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三

聖言班馬之戶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為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脈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脈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于南渡之末以科目而為詩則窮于詩以科目而為文則窮于文矣良可歎哉僕自離甌時讀父昔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何暇為推敲之詩作閒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

放之氣盡發而為詩文且歷攷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醯雞之出獲天坎蛙之出蹄涔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為之惟吟咏情性講明理義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也于是哀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漫藁以為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韓杜在天台山人黃庚星甫氏序時泰定丁卯孟夏作

剡源文集五卷 舊抄本

元戴表元

分甲乙丙丁戊五卷前四卷即

何氏所據之本後多戊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古

也

宋濂序 洪武四年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影寫明初刊本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

自序

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刊本 稽瑞樓舊藏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

自序

何氏手跋曰帥初為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為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

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
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則
賦才者殊之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
吻宋季以求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
所深推矣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羨舟次
又曰始余病此集謫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
嘗蓄善本抑否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
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冊爲文祇六十五篇合甲
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刻則唐畫西域圖記一篇
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五

甚多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
毛丈憐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抄將
并以借我乃書以志喜焯

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 舊抄本 鮑涿飲舊藏

元明戴表元帥初

自序

戴洵序 萬曆辛巳

周汝礪序 萬曆辛巳

宋濂序

周儀序 萬曆元年

趙氏手跋曰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於洪
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編於嘉靖中周儀羽
可重刻於萬曆間後裔戴洵今世所云者皆此
本而頗不易觀余購之久矣嘉慶辛未冬訪老
友鮑以文於烏戌時君病足不能起留坐榻前
前情話竟日竝許以此書見貽老人善忘是冬
未能卽寄明年春余有關中之役及乙亥返里
已嬰末疾欲違烏戌未果而君且歸道山余自
茗雪還迂道烏戌命兒子嬰代奠生芻值令嗣
志祖宅出晤於吳門因及此書今年四月又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六

志祖於吳興復申前說旣別輾轉覓寄八月始
達常州知爲竹垞秋岳藏本鮑君校之書誠不
易觀而購之者亦甚勞矣爰識得書所從來並
及鮑氏兩世交誼至於帥初之文自爲宋文憲
推服泊乎

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嘉慶丁丑
九月收庵叟趙懷玉力疾書

蒙養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元張伯樞撰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備李張公帥

道時江南達宦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士祿將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公薦贖交馳為杭郡文學掾遇事不然不可憾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授以政居浙東閩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席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譏著情義益欬洽不以僚屬遇我也自公至京師友道日廣酬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毫作為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為文原誦之蓋恥尚鉤棘而春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構李故多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七

文士昔唐陸宣公為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尚挹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蒙被顧問敷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傑之士勲業不得表見而僅以文字傳者皆可惜也而況不盡傳也公之子采輯公遺稿若干篇期以昭白于世可謂賢也已遺稿不特 詞林時所作而文原云爾者欲使後之人知公之大節如此夫奉定三年八月哉生明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鄧文原序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歿無成藁命男炯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為十卷刊之右塾使無忘前人之微烈其藏諸人散于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錄則中心之深嘆也至正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剩語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艾性夫撰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六

青山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趙文撰

桂隱詩集四卷文集四卷 舊抄本

元諡文敏桂隱劉詵著賜進士門人羅如篋顏成子編刊

虞集序曰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涵清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攷經

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
反覆世變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
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
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
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
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
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闢然無迹淵然有容挹
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
涸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
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九

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
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
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余竊觀之朱子繼
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
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釋
而無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
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
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
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
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

列爲專門士風頹敝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
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
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
馬會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
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
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
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
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
間逢掖搢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
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十

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
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間風而傲劬亦漸休
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
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
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
澀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彊
自高者惟傍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
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
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得劉性粹衷而奏之
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而遇集於雲峰下又嘗

反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隱氏有學有行文章迫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余知之舊矣而未獲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賤論視儕輩無己及者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節註賤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察識又十年適為古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三

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詞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書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其背於塗轍之正者耶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以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

善於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余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集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歐陽元序曰廬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三

師余為之言曰士生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擊古事其間命意脩詞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不背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為文章不能為規矩倘故常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也法能為規矩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狷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辨雄雋蘇也至

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
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先生求之百不
可得傳以言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
蔑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先
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篇尤
佳因書以爲之序至正七年七月日

先生平生詩文流落過半少年所作多經諸老
評泊以爲高逼古人今皆不復序於前者謂其
不待序也觀者必自能識之文見陸續刊行今
先梓其詩十四卷至正元年春仲日進士門人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三

羅如箴宗仲謹識

曾孫三德跋 嘉靖癸亥

二十世孫方興跋

族孫永忻跋

水雲村氓藁三十八卷 明刊本

元南豐劉熏起潛撰

趙師聖序 天啟辛酉

巴西鄧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鄧文原撰

巴西鄧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鄧文原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五

四

韻宋樓藏書志卷九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

玉斗山人集三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 玉斗山人王奕伯敬著

玉斗山人集三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 王奕撰

谷響集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 釋善住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附錄一卷 抄本

元 魯郡吾衍子行撰

杭氏手跋曰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

吾衍子行著子行寓吾杭生花坊精小學學古

編古人印式諸書而外於間居錄辨酢醋二字

謂酢即古醋字醋古人酬酢酢字皆今人所

未察集中如錢良佐字說辨佐佑仲即左右中

亦有理此集吾浙為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

涉江從姑蘇購鈔予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

近自建康解組歸有文曰金淵集亦簿錄家所

不載并諸家文集未齒及者惜乎其不得傳于後也仁和杭世駿識于補史亭

鮑氏手跋曰右吾竹房詩集郁君佩先為予鈔

自樊榭山房讀杭太史跋知其本近年始出於

維揚馬氏也予考朱性父吾氏類集題詞是書

自性父從虞山雜鈔錄出始傳于世今第三卷

末招兩師以下諸詩文皆朱所補附錄數十則

亦其所手輯是馬氏所得實野航先生所遺留

其功不可沒也乾隆癸巳

朝廷開四庫館予別繕潔本進呈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乙覽業

詔儒臣采入全書以不朽之矣然

秘閣所儲人罕得見豈之梨棗益廣其傳誠好古

者所宜留意也時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冬下

游歙西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又跋曰仇山村金淵集堇浦太史始於竹房詩

題中耳其名說為異聞而深惜其不傳未幾

高宗純皇帝開館采訪遺書得之永樂大典中既纂

入 四庫全書復

顏武英殿集珍版本於各直省承學之士遂家有其

書而樊榭菴浦已相繼下世矣博末學小生幸
天假之年轉得見所未見豈非平生望外之喜
歟通介老人又筆時年七十有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元刊本 文瑞樓舊藏

元句章任士林叔實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眾慶元
任公叔實籍籍有文名曩一見於南谷坐上恨
不得傾蓋而語泰定間公之嗣子良吏於澄川
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睹
公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三

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爲文士略無能過之
者彼皆樹聲望而躡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
而公獨困躓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命也夫
時也夫命者滯於天也時者畸於人也每觀漢
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
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唯一時所作不足
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鈔梓手抄默記故爲難得
近代鐫刻尤多流傳至廣見而好之者鮮矣况
敬而服之乎叔實之文可服者也良金美玉定
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叔實未歿

時忌而嘗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楊子
雲哉謄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之子
良愼寶之矣丁卯孟夏朔墻東老叟陸文圭敘
右松鄉集者四明任叔實甫所製詩賦記序碑
銘傳贊雜著之文總若干卷其嗣子良爲江州
行中書省理所案牘官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
其文之傳於世也就子良求其藁而刻之子良
謂其先人著述甚廣而掇拾於散亡殘脫之餘
者未能畢見其僅存者此爾趙君仲德素與先
人遊舊故用意哀集繕寫如此因拓以遺余且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四

技泣言曰先人與子夙有文字之契懼愉憂戚
未嘗不相與莫逆也而先人墓上之木拱矣始
克粗成是集子宜敘其顛末以考其成庶幾先
人之志也惟叔實甫始自四明山中來杭倡爲
古作者文辭一時驚猜疑愕怪笑非訕者往往
喧雜獨趙公子昂鄧公善之袁公伯長周公景
遠張君錫楊仲宏薛宗海吾子行劉師魯交相
推譽以爲柳河東其人也由是近遠求文著金
石者戶外之屐相接矣往時怪笑非訕者亦隨
以服余時喜從故都遺老承問往昔文獻尤與

叔實親善又嘗從受中易之旨蓋叔實粹美質直愛好人倫有志於當世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嘗見其意于送鄧善之赴史館序矣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見其文之典則消雅而制行端實薦為安定書院山長庶使講道以淑來學而竟以疾終若趙公子昂袁公伯長鄧公善之繼登詞垣使叔實而猶存豈不能與時翁張日昌其制作之思而相與為高下耶是其所謂渾厚博大溫潤清揚者抑又有非人之所能為者矣而不使之鳴夫國家之盛乃獨多見於宮祠塔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五

寺琬琰之間其亦幸托斯文以為世雋永又若謝翱胡烈婦傳能使秉彝好德之心千載著明是豈徒作者哉趙公之銘之辭所謂木折于山玉碎于璞尤知德之士所以深嗟而痛惜也京兆杜本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卷中有蓮涇朱文方印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印金星格藏書記朱文長印家在黃山白社之間白文方印結社溪山朱文方印元本朱文腰圓印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明刊本

元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前有墓誌趙孟頫撰 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於會稽典錄近世任氏多工於詞賦有聲場屋間豈中丞苗裔耶丹穴鳳凰羽風林虎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修銘意鑄辭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於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復以識嘗鼎一臠之味它日大篇短章金春玉鳴文當嗣書焉浚儀王應麟書於奉川龍津驛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六

厚齋王先生客廣平予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生遽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藥目觀手札感愴久之予老矣語言雕落無復精碩諸老淪亡孰與首可乃錄其語於端以自訂云士林識

胡儼序

永樂三年

鄔鳴雷序

泰昌元年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元刊元印本
元趙孟頫後附行述楊載撰 諡文 至順三年
戴表元敘 大德戊戌

1 2 3 4 5 6 7 8 9 10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雍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爲世所稱慕者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學問之博識趣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其所長是固不得爲

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七

知公也抑僕又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之知耳公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遐邦得公一言一字靡不貴重况得全集而觀之乎况况得親炙之者乎僕既以是集歸之而仲穆復俾序其首僕謝不敢而仲穆婁言之因念僕自幼蚤聞公名及長而每以不識公爲恨今雖竊祿公之鄉而九原不可作欲執鞭而何從使得託名集中豈非至幸顧戴帥初與公同時而相知者既已序於前矣僕何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既

亟讓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私而已仲穆其子雍字也至元後己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立謹書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爲詩文猶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城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二十六制誥策題批答廿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總五百三十四并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

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八

一卷合爲一十二卷亟鈐諸梓置之家塾俾識者得共觀焉至元後己卯良月十一日花谿沈璜伯玉書

黃氏手跋曰嘉慶庚申秋得元刊本行狀十二葉手勘一過正誤字如右葉圖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大黑口行狀後有花溪沈璜伯玉校刊一行趙子昂詩集七卷 元至元刊本

元趙孟頫撰 宜黃後學譚潤伯玉編集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

字日後有至元辛巳春和建安虞氏務本堂編刊一行

臨川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刊本

元吳澄撰

附從祀議行在禮部神道碑揭傒斯撰元史

列傳行狀

年譜序 至正五年

伍福序 成化十二年

山村遺集一卷 抄本

元仇遠仁近著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九

處紛華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益益

中見此古曷洗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

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

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為文故寄興

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為詩故氣渾雄事精

實四靈而後以詩為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

鮮麗今君留情雅道滌筆冰瓠其孰之從仇君

曰近體吾上於唐古體吾主於選 融化市往

往於融暢圓美中忽而凄楚蘊結有離騷三致

意之餘韻然後知向之所以為仁父者窮而故

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

過鄉翔回焉鳴號躡躑焉小者至于燕雀猶有

啁噍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

居養而不念儀髮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

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尙復有詩哉此余於仁

父之詩獨證其不為窮所移又明年復相見乃

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予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

世之人不自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子知之後

世必有知之者矣浦江方鳳韶父撰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杭社其詩之會乎非精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十

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

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

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眾而世獨喜

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二時自序其平生

出處本末畧備庚子鎮東參軍使者已有靜想

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

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安參軍使者則

田園日夢想其意逾迫矣至秋去為彭澤令八

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

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

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遙沮溺
心丙辰下濕田舍口遙謝荷蓑翁則往而不返
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
仇君自號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己
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濕田舍穫耳是真知
慕淵明者可尚矣陵陽牟嶽

戴表元序

筠溪牧潛集七卷 元刊元印本

高安釋圓至著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十一

用古語是也去偶而不侔如晉書贊南昌滕閣
序小畜待漏記皆當退舍也紆餘曲折反覆旋
環若不可卒解驟決而有若相州堂記潮州廟
碑各兩起句截乎其網之網竝乎其明堂之柱
未嘗不如大劍利刀之斬鐵切玉也此高安上
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天隱文集若干卷非特
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辦至此也
然予惜其不專於儒也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
依仰山慧朗大師欽公脫髮有所迫而墮於浮
屠歎抑有所爲而隱於浮屠也易詩書春秋論

語孝經孟子爾雅儒之文三禮惟儀禮古戴記
周官三傳有是非荀楊馬班酤不掩疵爲儒之
文之病四十二章經以至一大藏之文可並學
乎中國之聖人與西方之聖人果同乎天隱之
言以吾儒之文爲 學以浮屠之文爲已學其
胸中融會超了之見不惟欲合禪律論而一之
又謂佛若老與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
立爲是言乎至元元貞間住建昌能仁禪寺其
說法亦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卒
于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爲其徒之長而其徒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十二

然宗之以爲師得於天而修於己者不偶然也
吾法亦或 之不特爲其徒之師而年之不延
修於己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噫予蓋惜其人品視契嵩惠勤參寥將過之而
永叔子瞻之不相值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
爲其徒爲文不得爲吾儒大制作與無逸立
政相表裏也與某學士書四子同年鄧公光薦
又不能不有感於近世人物之衰少也天隱季
父癸丑廷魁姚公勉父文叔兄雲皆前進士吳
門碩砂魁上人偕其友清表將以其文梓行魁

皆英妙高亢蓋游於天隱而予亦游之云三年
己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陽方回萬里序

己亥之冬余往天目西峯忽覩天隱禪師文集

一卷而虛谷方公序其前且知天隱遠權要避

名譽遍歷荆襄吳越積覽觀之富益靜定之光

二三千言經目輒記故其為文贍而奧固常有

觀人之道言為著之語茲集其緒餘耳世道不

古玩習而好異昧本而趨新憫世之宗師嘗出

沒儒釋而更為化導儒而禪釋而文其揆一也

抑嘗謂博古明道然後可以學文古而不道則

簡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三

蔽道而不古則野博與明亦相須焉道無言之

文文有言之道先輩凋落後學日以懈每慨斯

文之脉不絕如綫不虞有是人也責沈之愧深

矣於是夜坐中旦而讀之既至大壞於伊洛訓

詁已錯愕詠歎又至佛儒老氏均以性為學為

教於天下反覆論議則適然若得兀然若遺而

不可自喻二百年無此作語非誇也非學古之

道通乎文而明且博其何能見之確言之果沈

著痛快使人如是乎使鐔川翁議此非數十百

言意未暢而天隱數行耳文如是道可知也嗟

乎其不延者天也其不延而延者亦天也虛谷

見天隱之文於道余見天隱之道於文同耶異

歟天者不可隱也大德三年天目雲松子洪喬

祖拜手敬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

字卷中有錢天樹印白文方印曾藏錢夢蘆家

朱文長印

小亨集六卷

舊抄本

顧嗣立舊藏

元楊弘道撰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

簡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四

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

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與定末叔能與余會

於京師遂見禮部閣閣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

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

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

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閣閣作引

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

金管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

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

客於楚於漢沔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

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淡泊寡言笑
儉素白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
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
年其所著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余鎮州以序引
爲請余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
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
有所記術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
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
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
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所作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五

好無所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
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山言
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
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
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
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
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逸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
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
感鬼神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

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
飢寒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逸而
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
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優柔饜飲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
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余
學詩以數十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詭浪無驚狼
無崖異無狡計無媼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嚙
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聖賢癩無爲妾婦妒
無爲仇敵謗傷無爲龔俗聞傳無爲瞽師皮相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六

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
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
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册
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
地一我古今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
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余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
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
者祇以增愧汗耳余既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
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
自爲瓠壺之口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余之狂

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好問序

還山遺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還山遺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魯齋全書七卷 明正德刊本 曹棟亭舊藏

元許衡撰

何塘序 正德戊寅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七

魯齋遺書十四卷 舊抄本

元許衡撰

張泰徵序 萬曆二十四年

鄭道興跋

靜修集二十二卷補遺二卷 舊抄本

元劉因撰

張氏月霄曰卷一後注云元刻有至順庚午孟

秋宗文堂刻十字蓋從元刊本影寫者宋氏賓

王跋云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

卷者較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謬字脫落則

倍之案三十卷本首載至元九年牒文一通中

云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則三十卷蓋至正

時所定永樂本從之重刊者也至正本後此本

凡二十年且哀集不出一手不若是文之完備

杜肅撰靜修先生壙記 見至正本附錄云有文集二十

二卷蓋卽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王從容城

兩賢集抄入者

劉君夢吉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

既又涵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

宗皇帝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六

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

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纔

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哀集詩文得數百篇

右轄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錄

本傳需僕爲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

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衰經中留連願

接爲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瘠須髮頽白意其

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遽成永訣其悵惘爲何如

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

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爲姑

述梗概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宋氏手跋曰此影鈔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譌字共二十二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鈔較之下點識其譌字增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雍正三年六月古東倉後學宋賓王記

又曰此影鈔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从

邵先生所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復增補遺二卷容城集刻於前明萬曆間其脫譌錯簡頗多錄補以稱其全云雍正丁未春正月望後二日宋賓王記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宏治刊本

元劉因撰 凡丁亥集五卷樵菴詞一卷遺文

遺詩各六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 宋賓王云三十卷實二十五卷蓋偶見缺五卷者耳

皇帝聖旨裏江南湖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刺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

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為切覩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為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

錄梓以傳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為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嘉興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陳立序 永樂癸卯

明肅府重刊序 成化己亥

周旋後序 宏治癸酉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九

王宗彝序 宏治乙丑

崔曇跋 弘治乙丑

高崖集五卷 舊抄本

元魏初撰

存悔齋詩一卷 遺詩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元龔璠子敬著 後附補遺十七首 明朱存理

輯又七首 則毛氏斧季所補也 卷中有紅筆校

改上方注云某俞錄本作某蓋從元俞楨手錄

本校過者題籤係斧季手筆前後俱有毛子晉

印記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三

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抄本 楨從先生游故假

以錄實至正五祀歲乙酉也 時楨年十五 今倏

過五載恍如舊夢 歲月難留寸陰其可不惜深

愧志不勝氣不能勇 力以學撫卷輒成浩歎 謹

書以深警毋待他日 徒悔焉至正九年歲己丑

五月二十七日 開封俞楨恐悚拜書

毛氏手跋曰 余家藏元人集 未逮百家意欲擇

勝授梓園中 徐興公許以秘本五十種 見寄奈

魚雁杳然 怒如也 適馬人伯出龔子敬存悔齋

藁示予 得未曾有 眞八年第一快事 中有殘缺

二處末有朱性甫補遺一十七首 問所從來 迺

荻溪王凱度家藏本 卷帙如新 而凱度已爲玉

樓作記人矣 掩卷相對 泫然久之 時崇禎十三

年閏正月十三日 毛晉識

毛氏手跋曰 存悔齋詩世不多見 先君從馬師

借抄讀先君手跋在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

辰生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 則跋書之日 展尙

未生 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 白首無成 深負

父師之訓 一展閱問手澤如新 音容久杳 不禁

淚下沾衣也 偶閱天平山志 載子敬詩二首 集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六

三

中止有其一 又從六硯齋筆記得絕句一首 皇

元風雅得詩五首 并錄于右 康熙乙亥花朝後

二日 毛辰識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一

雙溪醉飲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耶律鑄撰

中書省掌書記李暉一日袖書一編詣余曰此

雙溪之歌詩也即公蒙年所為者約千首且十

竊其一焉并附近作共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為

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紉者見而思齊焉因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七

之可起吾風之已債者也請于文以引其端幸

毋讓余受而觀之見韁龍輓鳳鞭虬答鼉以求

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羅雪穀月級秋

藻春以盡其情噫實天下之奇作也如金紫夜

延螢燭暗翠簾風窅月鉤間此時年十五耳兩

漢水乾秋飯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

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

溪白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

中書令玉泉老之子鑠盡貴氣屈已以下人刮

去驕快折節以讀書及所為詩文又如此在天

地問豈易得哉故樂為之引庚辰年上巳日龍

山居士鴈門呂靛書

詩之為義也大矣哉三百篇而下離騷經得風

雅之變秦亡漢興王澤未遠元鼎已來河梁之

別始作得離騷之變也黃初綿絡以至於大業

之際詩文比比而出大名於世者亦不可多得

漢有蘇李魏有曹劉晉有潘陸宋有陶謝而已

是故遺風不泯焉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尙且存

焉為陳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為李太白杜子美

再變至於道退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七

天下之溺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之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亂息大歷

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

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

安纔六七年開元數兩三人則所取其難如此

又云書止於晉詩止於唐誠不誣矣若李若杜

若韓若柳豈愧六朝諸賢歟國朝自取魏以來

詩人益盛余嘗在貞祐季年親見玉泉大老懷

親詩云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望斷思依依欲

憑鱗羽傳音信海水西流雁北飛又云黃沙三

萬里白髮一婦親腸斷邊城月徘徊照旅人所
以見哀思之情極矣又和人詩云仁義說與當
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懷亦已極
矣思之有以見唐人之餘烈焉雙溪成仲即王
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
便入唐人之閩奧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丈
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日將
出帶將來小胡笳擬回文暮春曲磨劍行春夜
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惜花
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三

竿道土水平橋題藍采和早行吟十八九作也
又山市吟暮春對花寄故人題牧牛圖二十一
二作也則知興寄情趣前人間有所不到者此
詩向時往往傳至熙臺人初未深信及其去歲
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禮於香山
寺元呂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
詩雙溪即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
雲開見天闕回首超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
既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豪華山好在夢回
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輦不回天地老白

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
日登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
遺基在休對西風仔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
蘭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省淨氣韻深長便覺
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之態豈能
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謠
螭龍興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
深信者私用慚作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
虛日每一篇出識者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
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至今日方二十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四

有餘便入唐人之閩奧而雕蟲篆刻白首坐窗
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騏驎墮地一日千
里驚駭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
文忠公有云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
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者自長矣向玉泉作
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親三絕云
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躊
躇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
子良然繼作甕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駕彩
鸞感之至也又雪後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

也春日登蓬萊島首聯云既解寶藏秦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栢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間意深而情婉氣修而色粹調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蕩搖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爲後引

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五

懇切再四義不可辭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冥難以言狀噫古今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適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畧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晚云趙著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駭喑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葉始信嚮所傳不謬云趙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歎古人嫌其少作往

往削藁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今傳誦壘壘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况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噫亦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頽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暉明之實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瀟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天下此特其土其耳雖然源於細流迺成江漢則是集其權輿歟固不可以不志麻革序

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六

輒誦人口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掩者使然也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擊節賞歎以謂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囑予題于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元微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于元和中李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孰能以少壯爲辨而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其工拙矣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題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
不道到前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真
仙語也彼 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
得為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篇於趙虎巖光
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
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為餘子言也

王萬慶跋

東菴集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滕安上撰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明刊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七

元許謙撰

李紳序 正統丁卯

陳相序 成化丙戌

張璠跋 成化乙酉

黃淮後序 正德十三年

陳紉跋 正德十三年

胡璉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元許謙撰

跌庵安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元安熙撰 前鄉貢進士真定路趙州儒學正門
生楊浚民校讐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修門生蘇天爵編集

跌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
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集錄者也既繕寫
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
江南因以之迺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
其人數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
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 其門人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八

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
聞而知之者乎願 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
未易一概言者聖 賢之 大矣世之豪傑能
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
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
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
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
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
不以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
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

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
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于異端幾微之辨
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
蟻蝶之細大銜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
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修門人嘗有與余
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
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
中實腕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
意去槩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言
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九

靡不振齒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
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
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于靜修者哉
試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
朱子以極其變化擴充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
者當不止是哉人嘗求敬仲于其書矣其告先
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
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
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然則敬
仲得于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
學不既昌於時矣乎惜哉靜修既不見朱子而
敬仲又獲親于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
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
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
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于當世寧無慨然
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
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
故題以爲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
訓大夫秘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十

昔者先君子之於文也蓋無意爲之故家無存
葉先君歿時望年又幼不知收拾其後門人今
翰林應奉蘇君伯修始加輯錄得凡若干篇類
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
方其文尙多遺缺他日嗣有所得當與外集共
傳焉泰定四年十月旦男廣甯路儒學正璽謹
記

默菴安先生集五卷

舊抄本

新安縣

前鄉貢進士真定路趙州儒學正楊

浚民校讎應奉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門生蘇天爵編集

虞集序 泰定三年

男堅跋 泰定四年

畏齋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程端禮撰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葉石君舊藏

元胡炳文撰 卷首有石君印記

林瀚重刊序 正德丁卯

陳音序 宏治戊申

儲燾序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十一

汪舜民序 宏治己酉

汪循序 正德戊辰

何欽書後 正德丁卯

炳文裔孫溶重刊後序 正德戊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 元刊元印本 季滄葦舊藏

元王德信撰 前有制詞挽詩神道碑 子公 孫撰

昔我世祖皇帝肇登大寶思惟祖宗鴻業昭載

信史傳播無窮於是招延碩儒建立史館時秋

澗王公年方而立首選為修撰公資魁碩宏雅

抱負甚偉挺然有憫濟之志而以斯文為己任

苑奇挾勝旁鶩遐聘一歸于義理之正治世之

音笙鏞奏而工歌諧也其後薦應顯要建言折

務切中時宜薦紳之士舉皆歸美逮自外臺徵

長翰林器益闕守益篤辭理愈精熟雄文大冊

光賁館閣學者翕然師尊之公之年已邁而神

觀不衰猶日作文書字不少倦朝廷優禮恩數

有隆公則引年請老趨歸鄉閭嗚呼如公之材

望具乎進退有裕者其可得而多見邪公既捐

館其子太常司直公孺彙集遺文餘百卷請予

置言其端予從公游久知公為深夫文為用於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十二

世宏矣哉我聖元崇稽古之義敦敘儒教白文

康王公縮持文衡肇修史事敬齋鹿菴諸公次

之而公首膺選擢復繼其後泊諸同輩翼其有

華史牘既修典策益明至元大德間辭令彰彰

郁乎仁政之所施何其盛也若公之自著述不

泛不雜有補世教其用意之遠立言之妙自成

一家可儷于前修可則于後世有子克紹先志

集而成之則公之文為不朽而公志之未究者

亦因文以傳矣惟具眼者以予言為不妄至大

己酉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

兼修國史王構謹序

士熙童卯時侍先魯國文肅公獲拜先正王文
定公履綦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臺察
又聯事六曹出公之大全集見示曰茲御史請
于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既觀先正之制作
而我先公之序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年百
拜謹識

至治改元 中哉生魄不肖奉檄 堂為

人文集鈔梓日久咨 省歸寓嘉禾明日郡

文學羅君應龍謂之曰令先內相遺文俾學錄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三

余君 司正慕書生繕寫謄 已竟方擇其

書字者 君適至請為揮 焉 於書義不

敢辭是歲 月既望前國 生承務郎磁州

同知中 公儀謹齋沐百拜書

世祖皇帝聖文神武 功奮發天威統

一海內驅塞馬百萬南牧江許外徵貅虎之臣

馳騁邊陲內則招徠文學之士興起制度典章

文物一朝大備與三代兩漢同風文定公於是

時獨以文詞稱雄或以制詔播告四方訓迪臣

下多出公手辭氣忠厚開張欲大蔚然甚盛茲

所謂興王之言自有體也延祐庚申八月太守

伯常王侯以公大全文集俾本學鈔梓時眾以

禾庠廩粟有限議欲均派諸學王侯謂應龍曰

刊印文集出於上命學校當委曲之以副朝廷

崇尙文雅嘉惠後學之意雖重費庸何傷屬應

龍計料分類篇目為一百卷命儒生繕寫刊刻

工未及竟而王侯遷廣東廉使已行凜乎其不

可留辛酉九月本道分司盧簽憲到路適會公

之長孫赴福建簽事道由嘉禾議論翕合遂委

本路治中壽之高侯專一提調高侯舊參省幕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四

聲譽素著視刊匠不滿十人慮以遷延歲月為

病洵申省府取發工匠鄰郡不旋踵而至者二

拾餘人併工相而成之絲是賴以完備役繁費

殷良不易也倘非高侯主維於上諸君協贊於

下烏能續而成耶應龍備員禾教獲聆王侯

公之才名深用起敬今幸獲觀公之全

書又獲拜公之次子同知公之長孫簽事皆英

傑也昔吳季札嘗有衛多君子之言信不誣矣

時至治壬戌春孟嘉禾郡文學掾晚學羅應龍

謹書集後

右計其工役始于至治辛酉三月畢于至治壬戌正月

嘉興路司吏楊恢監督嘉興路儒學學錄余元第董工前蘭溪州州判唐泳涯校正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

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

見老成迺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既居臺察

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

為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畧蒙裕宗皇

帝嘉納俾諸皇孫傳觀宏益良多近日又蒙聖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五

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

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

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

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確深皆出於

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為一代

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

之志詢夫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先朝著蔡之

是稽繁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

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貧不

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已

嘗為言未蒙定奪若依秘書少監楊桓六書統

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二西行

省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

後進非為儒風有所激勵實彰聖朝崇儒之盛

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到郝文忠

公例著述陵川文集十八册三國志三十册已

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

就使刊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

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

江浙行省有儒學錢糧內就使刊行相應具呈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六

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省

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禱完備咨

來去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

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

咨者 右咨江浙行中書省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

於製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

言辭必已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

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

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為多

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
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
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
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
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
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
文字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
傳名家推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爲一百
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
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七

傷若焚焚在疚恐一旦溘先朝露日爲不暝矣
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
家取其遺文云朝廷公議先祖資善府君平生
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膏蒙乙覽致有宏益
當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
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爲唐大儒
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
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版本流傳於世先君
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朝廷表揚如是實爲
希闊之遇于以見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

占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
拜敘書于后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
游遺山鹿庵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
深造闡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
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
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
巨擘也學古入官敬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
而豸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
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六

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卷題曰秋澗先生大
全文集度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闕于朝者
取而寘之黃閣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鈔諸梓
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
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矧
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
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邵
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
委蘭溪州判唐詠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
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

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禾學刻之卷末云昔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鏡謹序

季氏手跋曰康熙六年閏四月五月之杪考其節令則六月中矣余於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正畏日也鎮讀秋澗集一百卷一遍文章醇厚淹博得於歐曾為多在元人中可與潛溪方駕惜乎板殘無銀錠之文葉落乏玉楮之巧如逢好月一天皎皎而蝦蟆又食之矣可惜可惜至其題跋榜約諸文戲謔風流皆有源流則

紹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九

東坡山谷之流也季滄葦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張字朱文圓印孟弼朱文方印諫字朱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方印滄葦朱文方印御史之章白文大方印季振宜印朱文大方印滄葦朱文大方印至治改元公儀跋張氏藏書志所未有也

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元王傳撰

前有小像及秋澗圖此明覆元刊本大黑口版心無字數及刻工姓名惟行款與

元版同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元程鉅夫撰

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輯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宏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以綱維正論扶植善類為已事由是人才以多國是以定而治具張矣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于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師以重臣薦召

紹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三

見便殿敷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一揮數千言言皆切當上大悅即擢宣詞垣尋俾以風紀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姦靡悼後忠立朝三十餘年立冑監教條徵南中遺逸頌貢舉程式凡國家斯文之事悉自公倡議焉非宏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之為文以氣為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夫氣寓於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為政而剛明

以之爲文而渾灑惟程公有焉公之子著作郎
大本編輯公文將畢而卒孫少府世京繼迺父
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敘余誦公之文知公之
行有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
也爲卷四十五起制誥詔論冊文終詩樂府云
至正丙戌夏四月下泮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學廬陵歐陽元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詩高下原其理則與氣合
道與時合要與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
醕乎醕者也漢猶近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三

氣質未漓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剝
剖分裂作者麗乎不醕豈風氣乖而習弗善與
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
作者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
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麗之氣開闢宇宙世祖
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辟猶
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折勾者畢出挺英
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
者也公生於宋清祐己酉當我憲宗嗣服前之
二歲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

命人翰林年方壯也自始識學至於有立其所
以儲精蓄思藏器待時鬱而未施者固天所以
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太業黼黻太
平者也公之文悉本於仁義輔之以六經陳之
爲軌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汨汨如有源之水流
而不窮曲折變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
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之之潛邸也已喜儒
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致左右爰
暨卽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
一時名士彙征並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三

文康公鶚王文忠公磐李文正公治太常徐公
世隆內翰徒單公履之倚多前金遺逸皆爲我
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逮事四朝四十餘年雖
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久一
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寓之文古
所謂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今其存者
內外制詞及諸雜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
千百總四十五卷仲子大本之所錄也烏乎盛
哉公諱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御名以字行雪
樓其號云至正十有四年歲在甲午四月生明

前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兼太子諭德端本堂事後學李好文謹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
之故其存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
有神物以呵護之而能然也觀夫六籍之書嘗
遭秦火而藏於孔壁者傳以迄今詎偶然乎洪
武辛未秋盱江程潛致其仲兄潛之言來南豐
邑庠告從吉日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
卷實先大父秘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
所校正者先君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三

異繕寫以藏至正甲申持入燕京承旨歐陽文
公平章諭德李公咸為之序戊戌冬復囊以浮
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僉憲公法重定為三
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值戊申
革命劉氏之肆兵燹失焉幸已印行其後廿卷
未刻庚戌秋先君子攜以歸盱江未暇再刻也
世運隆平損貲遣人詣書市托朱自達氏刊為
全集列肆以傳冀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君子
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止藏於家壬辰變故靡
常湮淪久矣茲以繡梓將完愿子敘其後嗟夫

道之低昂文之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
澤宜其流於無窮今其遺文屢厄而獲全子孫
終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白者豈相
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
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予
以丁亥歲入燕識集賢公於安貞賜第繼交公
長子源聯領秋闈流寓薦書上春官俱不偶浮
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潛會於南豐獲觀文
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凡程氏之繼志述事朱
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於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四

卷末至於文憲公之出處事業功德文章則有
元史本傳及諸鉅公序述碑贊不敢復贅是歲
口南至前貢士宜陽彭從吉拜書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
正涵融乎混元之氣出逢其時吐詞發義非有
蹈襲自然成一代之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
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為文章脫畧宋季靡
陋之弊振起乎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召見答
問稱旨即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蓋
異數也公之文雄渾雅則敘事詳密鋪張正大

議論恢宏昭晰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變雲
故其揄揚至治黼黻皇猷天下之士翕然歸之
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言之懿國史
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
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
有仁義道德以爲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
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
替議立胄監條約定設科舉程制陳利弊論權
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乎忠
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五

歲受學於族祖徽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
微菴得石洞之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
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一出而與輿運相符
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流傳於後
世矣今其全集行於世者揭文安公之所校正
起制誥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潛重刻梓
成清朝適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既送官矣潛復
屬鈔序之斯文也不待傳而無不傳之于永久
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其世具豈小補
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於碑贊世稱雪樓

先生云洪武二十有九年龍集丙子春三月甲
子前貢士後學江陵熊鈞謹序

右文集三十卷騰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
余通父筆也前十卷刻而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
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
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陶字二百二十九號勘
合坐取是集以補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梓成
遂備楮先印送官於是續行四方始終相其事
者嘉禾唐彥清也曾孫潛請於邑庠訓導李叔
鈞吳嗣宗與同志之士校讐畢遂記其後云洪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七

五

武二十八年上巳日謹識

楚國文憲公雪樓先生文集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輯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

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

李好文序 至正十四年

彭從吉序

熊鈞序 洪武丙子

曾孫潛跋 洪武二十八年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二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元刊元印本

元袁梅授

王氏手跋曰永樂丙申冬十月八日子得此清容居士集奈何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目故得以全其美斯集也雖未敢宗以為億世之法然蓄書者亦得以備一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一

時之製作也不亦可乎畏齋王肄議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字有趙子昂筆意元版中上乘也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元袁梅授

後有論議墓誌銘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

影寫元刊本

元曹文貞公

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

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人知誦其言而踐其行者也如漢泉中丞曹君則真知而實踐者也漢泉

蚤歲游鄆庠從楚齋李先生學清苦勤勵見稱

時輩擢邑文學掾授徒習業益自力文定馬公

子卿知單州以茂材薦授儒學正教授皆不赴

蓋方篤志於學也除江陰總府經歷材幹著聞

猶循資格再調辟掾南臺浙省未嘗一日廢學

既登清顯敬愍中外年耆艾矣誦讀述作猶前

日也朝論以君宣勞陳力之久自山北廉使召

為集賢侍讀學士俄拜侍御史使浙西引年謝

事歸于家起使淮東超西臺中丞以疾堅辭不

起而益以文筆自娛其篤學如此可謂難能也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二

已君既沒子臺掾復亨彙集平昔所著漢泉漫

藁若干卷求余敘其端余向在胃監史館君折

行輩與余游時復亨暨其季履亨在監學諸生

列余蓋素知君者君端雅縝栗藹畫有方為世

推重宜乎發為詞章敷映條達其於意之蘊而

言之宜者周旋曲折壹能道之又可見有德者

之有言也夫古之名人勝士隻字片言人猶寶

之況其粲然成編有如此者則後之人傳玩珍

惜宜何如哉大抵士之為學將以致用也學未

優而仕者多矣仕優位崇老而益勉於學如中

承者蓋不多見也然則漢泉漫藁之可尙其在
茲歟其在茲歟漢泉諱伯啟字士開贈資政大
夫河南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諡
文貞漢泉其自號云至元三年後丙子中元日
癸丑通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張
起巖序

故贈河南行省左丞魯郡文貞公漢泉曹先生
詩樂府若干首其子德昭既彙成編會辟豫中
臺筭以來京師臺臣因表章之爲請于朝將壽
諸梓屬余敘其帙 昔至治癸亥余叨預浙省

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三

文衡文貞公以浙憲監試同處試闈者五十餘
日校程之暇與公論文或至夜半嘗誦所爲詩
令人傾聽忘倦余竊評之公初受學東原李文
正公李公文擅當世其氣象溫醇格律嚴妥意
不求工辭理自暢故自其外者觀之不見其雕
鏤之勞纂組之巧試刺其中汪洋澹泊舒徐演
漾蓋有未易窺其涯者文貞之爲詩誠得文正
爲文之妙者也世謂文章之妙出乎自得以二
公論之豈無源委乎夫 君會養生之妙
丁庖丁齊桓公悟讀書之妙於輪扁政可與知

者道耳文貞遭遇承平揚歷清望晚歲肥遯邱
園壽考終吉其於文正有甚相似者焉斯則斯
文之足筮人之生平也尙矣雖然公自壯至老
宦游之廣跋履之多計其寓情陶寫感事諷賦
與夫投贈簡記賡倡詠歎爲篇什宜不止是然
聞其思致敏贍襟韻朗夷臨文抒志造次天成
漫不存稟其所哀殆十之二三歟繼自今竇從
僚案故吏門生嗣有得而附益之非獨足以成
吾德昭之志也至元四年後戊寅三月乙卯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
子祭酒歐陽玄敘

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四

漢泉漫藁者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所作之詩
也公薨諸子南行臺架閣復亨民部掾履亨采
錄彙次憲論將梓行焉天爵伏讀而歎前修老
成之不及多見也昔者國家奮起龍朔奄奠中
夏渾厚朴茂之俗端重篤實之士接武于庭豈
獨經紀法令寬平簡易而言語文字亦質直暢
達不縝不雕有古昔之風焉此其御世之久長
保民於安又後世有弗能及者矣觀乎文貞之
歌詩其尙有可稽歟夫言辭出于心者也而其

行事之著于外者又豈異乎故公之司刑也哀矜平允不事苛察而人自以無冤其治民也慈祥愷悌不為聲威世多長者之譽及其列官風紀尤以興崇俗化悖獎廉退為先蓋公所養者德盛而氣完故其言行忠厚類此後之讀其詩者則故老之語言先朝之風烈可想而知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矣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趙郡蘇天爵題

公諱伯啟字士開世為礪山人故自題其集曰漢泉漫藁既沒其子南臺管勾復亨託以為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五

讀之澹句葩藻流麗渾然天成夫六經同理而殊詞蓋詩緣歌詠故聲用律和律隨音奏古有采詩之官雅製朝廷風形列國頌成郊廟雅頌寢聲政殊俗異沫土沉瀟而賓筵興桑間淫僻而柏舟作乃諸侯失度大夫逸軌而存乎匹夫匹婦之獨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離騷忠憤言成一家後有作者咸以為宗自是紛紜勒名篇什雅不興於朝廷風不繫于邦國頌不歸于郊廟漢魏而下蕩無紀極然其詞清意遠清濁無爽江左纖麗風為大變唐之名家無慮千百

粵惟采擇方敢播傳其制作雖任於下而權衡猶歸於上也其或專以思致工巧不可諧以音調度曲則委巷之聲足以蕩心搢紳之律未能入耳且性各有偏學得所近雖未可究其盛衰理亂之由而人之是非邪正因言見志若中丞之藁質而不俚文而不華其為詩若干篇心之所之言自不違豈曰文士云乎哉中丞德行事業載之家乘傳之信史茲不復贅昔公以集賢學士典試國子伴讀思誠與廣西僉憲姚絳為首選是同門生故不敢辭後至元四年三月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六

旬有二日大中大夫國子司業呂思誠謹敘右漢泉漫藁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六言古詩長句律體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復亨什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為十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為敘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於余言是徵四公當世文章士也紀述之詳歌頌之美雄贖悉備奚以余言為然嘗聞三百篇之義

尚矣美善刺惡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温温乎如祥風甘
雨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發之爲政事播之爲
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敷歷中
外宦轍四方故其奇寓紀述懷感諷刺賦詠皆
目擊耳聞眞履實踐温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
作也其吟詠情性流出胞次有足自樂嗚呼予
豈深知詩者哉一以重複亨之請嘉其能保文
貞之澤而又能壽諸梓以廣其傳一以樂諸縉
紳先生能發揚文貞平昔之蘊奧故引數語書

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七

諸序後云至元後戊寅秋特進上卿玄教大宗
師吳全節書

宋氏手跋曰丁未春閱桃花塢文瑞樓所得秀
墅草堂顧氏藏曹漢泉集五卷元版元印字畫
端楷直出松雪手書雖其中微有闕頁而字俱
完好誠罕物也披閱之下見卷帙不符絳雲藏
目心竊疑之迨借蓮涇王先生所藏抄補闕頁
乃松雪行書卷首有王履吉徐乾符兩先生手
跋極稱字畫之妙究之行不及楷且有斷板闕
文翻刻致譌處首脫歐蘇兩序及谷文誼議繼

又獲觀秀水朱竹垞翁所藏曹秋嶽閣本前上
卷亦無前序更多闕逸較蓮涇所藏又遜一籌
因思元時名集動國帑鏤板故得名手書文良
工刊刻不百餘年而行世本已絕無僅有又互
多脫落合較鈔之爲前賢留一脈云雍正五年
夏立秋前三日婁水宋賓王識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後錄一卷

影寫元刊本
黃蕙圃舊藏

元曹伯啟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

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類

張起巖序

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八

歐陽玄序

蘇天爵序

呂思誠序

吳全節序

錢氏手跋曰曹文貞公漢泉漫藁其子復亨所
編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脩呂仲實序及吳
開闢後序附以神道碑畫像贊祭文哀辭挽章
甚備其爲完書無疑然止詩九卷樂府一卷傳
之有詩文十卷蓋未足信傳又云子六人孫十
人皆顯仕據神道碑子震亨謙亨泰亨皆前卒

初未登顯仕而謙亨并未得官史之難信如此
乾隆辛亥四月假黃孝廉蕘圃藏本讀其後嘉
定錢大昕識

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元天台陳孚剛中撰

夫君子資人之至感人之深者有在於實德也
文章不過粉飾而已以實德而發於文章則其
文不期工而自工其效不期著而自著其傳不
期遠而自遠夫豈無其實而虛其應哉昔諸葛
武侯出師表可追三代製作杜甫天寶避亂諸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九

詩後人稱為詩史非由於文字之工有在於忠
義之激烈也乎知此始可與言文與詩矣天台
陳剛中世胄尊顯代有聞人當元之初被召入
京繼授某官與某官奉使安南觀夫與其國主
陳日煇往返諸書開論周至若禹鼎始鑄魑魅
魍魎莫可遁其情也又自其家以至於京自京
以至安南道途迢迢紀行諸詩山川草木蟲魚
以至人物詭異之狀靡不具載又若圖經前陳
險易遠近按之可悉數也良由忠義之氣養之
有素遇事觸物沛然發見自然有以動人非若

雕鐫刻畫有意於為是說者之可比也然元以
夷狄入主中華當其國初東南山谿之民未盡
悉附而安南僻在海外自為一邦遠能使之稽
首稱臣奉琛入貢以為中國之尊哉及夫剛中
綏密而歸終元之世執禮愈恭莫有叛意伊誰
之力歟然所作詩文大篇短章雖為時賢推重
問嘗采而載之他集迨今幾及百年而全帙則
未之見也今浙江布政司參政順德趙 按部
參議左 幕長艾 叶謀捐資鉅梓以行誠闡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十

揚潛德之深意也雖然古人今人不同而曠百
世相感者其心未始不同也剛中事業文章恢
恢前代既足徵矣而參政公為國盡臣讀書之
暇又復向友古人遠者大者寧不如此而見之
乎是為之序洪武壬午秋九月廿有三日錢唐
皇甫暉撰

沈琮重刊跋 天順庚辰

吳氏手跋曰剛中集三得三失之未失為湖廣
方湛一索去此册得亦不艱但印刷俱苟糊塗
不可讀金太學敏所為清正之欲閱安南事蹟

者亦當寶愛吳岫筆

姚氏手跋曰右書一册乃秀水朱氏潛采堂藏

本惜魯魚虎帝在所不免後借得知不足齋校

本勘定殆可云善本矣庚午天中節後二日錢

唐姚錫謙

周此山先生詩集十卷 舊抄本 錢遵王舊藏

元周權按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傳益之

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

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

明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十一

均謂之變矣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

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為詩韓吏部始

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

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

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

之官誠不若是後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

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闢幽揭明智析於

秋毫數彈於章永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

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枯蒼周君衡之磊落湖

海士也東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贊意度簡遠議

論雄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

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鬱至於

詞筆尤為雅健讀之聲疊忘味誠有起予者乃

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歎之餘因書

此以贊其卷首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

會稽袁桷書

枯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

職君雅志冲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

為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眾體畢具往

往多可誦之句頃國子生葉敬常攜其編詣予

明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十二

評之余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

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溫

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余體充而

氣麗神腴而言揚此其蓄於內者厚發於外者

聞若合符契或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

必能詩君於周君何以因言而知人若著蔡耶

予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

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

蓋文士之通技也抑子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

平生且有以觀世尚矣宋金之季詩之高者不

必論其眾人之作宋之習近軌彼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削劑而不為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雖然昔者子貢問子石何不學詩曰父母求我孝兄弟求我悌朋友求我信何暇哉子貢曰捐吾詩學子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從事於詩者也其孰能過之因志子之說於是元統二年八月初吉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廬陵歐陽玄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七

僕既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君處陳為之精選又倍神采焉僕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歐陽玄識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為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為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煨月煉曾不若昔時閭巷美刺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清麗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為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况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山周先生自栢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語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七

因為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為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此山詩不但簡淡和平而語多奇雋子為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書

栢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侍讀學士袁公伯長謂其意度開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江浙提舉陳君

眾仲又謂其簡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之言皆信于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余友翰林修撰宋顯夫哀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于自繕寫已踰數千篇而猶采摭未已期他日鈔梓以傳予欲求此山此集示之而眾仲之官餘杭攜其詩藁與俱往周君亦將歸柘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君其肯錄以寄余乎翰林待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眾仲讀所作周君衡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五

詩集序恨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攜故袁文靖公伯長今歐陽翰林原功所為序見予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予在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為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躡豈難知哉在盡其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傒斯書

此山集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周權撰

玉井樵唱三卷 舊抄本

元劉岳申撰

先君號竹坡登癸丑奉常第宦游湖海作詩凡千餘首丙子家燬于寇遺編散落無一存者僅憶秋日寄僧一聯白蘋影蘸無痕水黃菊香催未了詩存止此耳先業無傳雅道幾廢不肖孤之過也延高拜書于卷首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抄本

元劉岳申撰 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六

遠編次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春容大雅嗚瑤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傾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珂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競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羸糧執費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

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
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
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
和易暢達決不肯廁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
眾人與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
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
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拮據編
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財於是吉水郡侯番禺
費君振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實諸郡庠使
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七

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為序且謂予嘗侍教於
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
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湖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
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為幸先生每見予輒
舉老杜好心事真顏色之句為予誦之子亦每
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
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
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
以為予雖不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
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

如見之諸老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
不可泯故為述之亦因以寄予懷云雲陽李祁
序

蕭洵跋曰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
陽子以來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為
之推讓若臨川吳文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
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為可恨先生嘗
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文章
果足以傳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
也洵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為先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六

生之役矣因與一二同志於喪亂後得遺藁什
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梓成而列於學官庶
幾以侯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苟有先生之文未
載茲集尚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中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勞季言校本

元劉師中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禺費震振
遠編次

李祁序

蕭洵跋

西巖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張之翰撰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八

九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九

頤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三十三

蒲室集十五卷

舊抄本

元豫章釋大訢笑隱撰

天地之相感而文生焉神氣周流萬象變化而不可窮已者亦由文章之出乎人者矣故夫以高下厚薄夷險肥磽荒易之地以通乎風雲雷霆霜露之用摩盪聚散消息起伏各因其所在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一

而發焉千態萬狀之迹其可涯哉是故必有聰明特達之材而充其周溥融攝之職觀乎天文古今之變以達其浩博精要之理而後足以爲文也嗟乎鮮矣彼局促于佔畢之間而每不足以得之而妙契心要于形骸之外者庶幾言之而無碍得之而無方以縱橫出入于當時者乎南昌新公早有得于其宗精神所及六藝百家殆不足學也故其說法之餘肆筆爲文莫之能禦以予所知自其先師北碕高公物初觀公晦機熙公相繼聖大道場開示其法然皆有別集

四三五

汪洋紆餘辨博瓌異則訢公之所為有足表矣
 我文皇建大利于潛邸之舊處特起訢公居之
 天縱神明度越前代取一士而表異之冠乎東
 南之叢林其遇合之故尊禮之意豈凡窮所得
 窺其萬一訢公于是吸江海于硯席肆風雲于
 筆端一壘十年應四方來者之求則一代人物
 之交見于篇章簡什者殆無虛日豈尋常根器
 之所能哉予與訢公相知二十年天歷至順間
 一再邂逅京師殊未暇及茲事師歸臥山中五
 六載方外之士相遭于淡泊時得見其一二已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十一

不勝其驚喜高上人之從公遊不鄙予之衰而
 來過焉乃盡得其所為蒲室集者數巨帙惜予
 有子夏丘明之疾危坐虛室使善讀書者泯然
 誦之如洞庭之餘眾樂並作鏗宏軒冕蛟龍起
 跳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于名教節義則感勵
 奮激老于文學者不能過也何其快哉何其快
 哉豈期寂寥遲暮之餘而有此獲也故題編末
 而歸之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四月八日蜀郡虞
 集敘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舊抄本

元 慈溪黃圻伯成父撰

黃氏之先宋祥符中自溫之樂清徙明之慈溪
 先生以來世篤儒業曾大父臨川府君建
 節鄉部始來城居宦成而家益貧三子先大父
 最長至元丙子家燬于兵厥後子孫挈而西來
 叔氏依歸家于越其在鄉里守墳墓唯仲氏而
 已自余之西四十有餘載教授諸生以資其養
 髮禿種且白來日其幾餘哉又如是不止行將
 焉歸茂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于天者精
 不能顯故將退藏以終其身雪水之陽弁山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三

下有邱岑蔚思構數楹以壽朝夕浮游江海間
 不能自還或斬之曰桑蠶作繭猶知纏裹其身
 子漫不為計空言何裨應之曰余游者也某水
 某邱游之寓也苟寓矣又何營之有秦望東南
 遠欲無依稀禹穴向姚虞幾時把酒鄞江上却
 對鄉山看此圖是余所題江山歸興圖詩 嘗
 求之則隱之意可見矣昔文中子志不願仕唯
 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余
 雖不及古人苟獲所志泉石林壑之娛風雲月
 露之賞不必弁山也夫歸必有資既不能自資

資於人而歸又余之所不能情發于中而形于
言目之曰弁山小隱吟錄錄以畀吾兒私藏之
于以紀吾游之寓而鄉土親戚之思亦可見也
至正乙酉冬十二月甲子弁山隱民黃玠序

續軒渠詩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去華山人莆洪希文著

莆士工賦聲蓋六合嚮之冠南宮魁上庠寔多
莆士吾圃洪先生工於賦者也有賦家建章行
于世晚工於詩名軒渠集蓋取漢蒯子訓笑悅
之義獨不知翁之所悅者何事試校游洋翁季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四

枕邊談詩則以僧敲未敢一言定鳥過曾安幾
字來之句授之夜臥三鼓聞書聲則曰有子定
知吾事足家貧頗覺此聲佳誌喜詩云風露對
繁逼諸父雲煙落紙凜羣兒甫譏失學難爲比
玠見趨庭喜可知則知翁之悅有在矣詩謝四
如翁序軒渠云阿戎也自蒙稱賞破甕終宵起
舞頻又知翁之所悅有足徵矣鶴鳴在陰其子
和之異日有續軒渠之作是父是子故能成一
家機軸句法典重詞翰俱稱竊肖其父詩所謂
以似以續是也昔宋太祖問顏延年卿諸子誰

有父風對曰浚得臣筆嗣得臣文今汝質其兼
得之矣安得不爲巨眼賞識系以詩曰紹江西
派舍君誰人道義之有五之鐵畫銀鈎勢雄偉
錦心檀口意新奇當時已有容齋筆後集能無
老圃詩料得推敲傳活法過庭盡付窻馨兒至
正壬辰端午日易隱卓器之書

續軒渠之作始於天應戊辰館於游洋壽峰方
氏也方氏子淑年未志學予以講習餘力覃思
於詩歲頃得律詩及絕詩古詩長短句五百首
方氏子集以示予予曰閱舊藁時有佳處亦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五

可盡謂村舍學堂中語也因追念先君子晚歲
試校游洋琴書口承燈火夜闌翁季談及此事
翁有軒渠卷帙行于世視予斯作往往竊肖之
然未免有具體而微之嫌兒子琦執筆侍而言
曰請名以軒渠續集可乎予曰汝大父之學我
弗敢言今汝之請似也然續之義談何易易昔
太史公執其子之手泣而言曰子先周室太史
也至於子而中衰廢聖德而不載滅賢士而不
述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厥後史遷卒繼其
志成其業以永其傳必如是然後可以言續談

何易易可今予茲編使具眼者見將有貂不足之謂又安敢學漢延壽先賦靈光耶筆以授之且以志吾過云戊辰長至日去華山人洪希文敬書

友人洪汝賢續其先太史吾圃先生軒渠集有詩數百篇雜文又若干篇披閱再三不忍釋其佳處蓋得之東坡山谷張湖石屏數君子天然姿態端靜嫺雅非捧心效顰者所能企及今日續者不忘繼述耳詠歎之餘因成四韻吾圃真表有子賢極玄玄後又玄玄詩聲解使家聲振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六

教法曾將句法傳雪月淡交餘白髮溪山舊物當青甌從君問得軒渠意此樂應攜李杜先至正壬辰菊節玉井林以林敬書

先生集號續軒渠此續難為鶴與鳥雲去月來未嘗往山明谷應巧相如恍如坡老得蘇過無負公訓同符吾圃先生玉樓召天教玄圃產明珠至正癸巳秋日郡人南譽

至正十二月江南州郡大治城池蒲城周迴三十里築城漁民財大半入吏帑則起墳石而築之故家子孫欲獻鬱勃莫敢顧怨洪先生獨慨

念祖宗之厄抗詞哭於公庭郡府感其誠為榜吏而增修其墓先生憂喜之情見于辭詠一日舉以示予因見其全藁續軒渠集軒渠集者其先君子吾圃翁所作也聲翁序之稱為吾圃有子軒渠益笑悅之義也今予於續集輒以意起以高大先生毅然之舉青甌加色洪氏之德自此而增高廓大矣詩賦云乎哉抑觀此集其詣理得意處皆自肺腑流出至於造語鍊字之法頗費功夫然卑晚唐矣使聲翁見之當又軒渠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七

淺學其敢評之乎至治辛酉陽月郡人林以順敬書

蔡宗充序 嘉靖壬辰

王鳳靈序 嘉靖壬辰

周祚序 嘉靖壬辰

王琥跋 嘉靖辛卯

宗傳幼從先生學嘗抄吾圃先生軒渠詩集珍藏於家積有年矣至正己亥冬歸自建安時方多事府檄俾守北關紛紜之際且憂且怖一日先生出示續軒渠集計四十餘篇得詩若干首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八

拜而讀之一唱三歎不啻執熱而濯清冷適口而痊沉疴也詳味集中夏耘一聯云非其種者鋤而去毋使蔓焉難以圖語句渾然使人憂國憤時不能自己客中熟食了無詩酒空三月如此時光又一年又使感慨年華憂老將至山谷翫月河漢無雲天萬里溪山不夜月三更洞觀天地眇視萬物雪髯則曰功名不建頭顱老日月如馳脾肉生剖出肺肝不惜語言至築城垣淒其死者無歸地羞與仇人共戴天令人痛心切齒懦夫必能立志可謂有關於名教其命題立意警聯的對一句一字未易窺其端倪上追風雅下接李杜信乎不可誣也披閱之際得其雋永謹撫大畧管窺蠡測愧不自量吁親炙緒言倏忽五十餘年諄諄在耳第慚妄意效顰東西役役不入時妝遺笑于俗而先生不以館下之列見棄俾益見聞師道之立非先生其誰歟至正庚子間五門人劉宗傳再拜謹書

蒲郡洪汝質先生與妻父渤海侯高公恭友若異姓昆弟時日交接罔間至正乙酉予婿於侯門先生為脩婚書贊序導禮至正間妻舅武德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九

將軍惟一公分鎮是邦復學於先生請益還轅博約惟彰詩詞惟馨予忝忝昔會弗覲高作至正丙申殊調抵蒲偶洪先生過訪敘三世舊十年歡先生健而我侯亡矣握手泣而後笑古人有言曰生死泛泛善厥終者嘉夫復何悲泣哉既談論罔倦翌日出示續乃父吾圃翁軒渠集詩詞歌行新五百餘首文雅惟實句新罔華聲律克諧披閱無斂予嘗說老杜詩辭直理微非若五代晚宋雕琢者比斯作亦可謂有唐杜之風矣予謂汝質翁曰今日續軒渠者五百篇明日復有人續此集者一千篇翁當買山種竹以待子孫作紙抄詩翁大笑曰第恐洛陽傳寫紙價倍高耳萬夫長完者篤貫齋謹書于軒渠集後

德章詩意新而事切句妥而對的儻假歲月疊疊適楊翁矣惜夫七言如自勉緩齋與希文談詩五言如擇交謹獨示兒等作身法家教盡在於是韻語云乎哉希文類藏于家材智豈下人者德章雖亡不亡也至大戊申立夏聲翁七十入筆

三笑圖中着一詩人詩家固有笑也然而笑正
自難買大夫不能射雉不足以動其妻況他人
乎吾圃洪先生謂士巨孽蚤有賦聲得雉場屋
本出於古詩之流今觀軒渠遺藁造語清新擇
料亭當復以體物瀏亮之製發為緣情綺靡之
章使人一唱三歎永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者而為之軒渠今其子緩齋紹聞衣德
言 先生必含笑於神清之洞曰予有
後弗棄基 家之叔黨鄧禹不得

而笑人矣元延祐第五戊午長至節日燕山阿

十

魯威書于莆陽

長齋詩集十四卷 舊抄本

元侯充中撰

知非堂藁六卷 舊抄本

元臨川何中太虛著後學孫何賤雅言編集趙
郡管時中校正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
也後之人口之所言雜亂無記則必締構於思
撰造其辭而后筆之於簡牘古人雖不作文孔
子嘗云辭達而已矣此固作文之大法也而奈

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氣弱體卑無復
有善作者至於今始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為追
蹤先漢而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
李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遊韓蘇之門
而竟未與韓蘇合一也茲事豈可易視哉表弟
何中太虛少負逸才弱冠已能詩而亦用意於
文至順二年春予臥病顧子於病中授以大集
予讀之蓋優優升七子之堂矣予不勝其喜非
私喜也喜斯學之不孤也斯學也雖非儒者之
本務而其格力之高下實氣運之盛衰關係又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十一

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然喜之之不極為書其
後而還其藁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草廬吳澂伯清序

臨川何中能言知讀書咸淳壬申甫髫隨父仕
廣東曲江乙亥出領至元丙子僑居寧都隱避
浮寄青三年已卯始從師問學師朱進士張叔
方未光由羅士鼎於前輩屢嘗親到會孟識謝
君直姚端夫王肯堂交甘詠之程鉅夫李士宏
元復初揭後斯全止所當世知名士多友善於
吳伯清為姻兄弟云至大戊申如折津皇慶癸

丑適東甌所著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遺六書故三十二卷荀邱述遊錄一卷指頤錄十卷知非堂彙十七卷知非外彙十六卷延祐庚申六月朔臨川何中太虛

王氏手跋曰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淡烟三四峰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圭

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中白序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荀丘述遊錄一卷指頤錄十卷知非堂彙十七卷外彙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漁洋山人王士禎跋

頁文靖雲林詩集六卷

明洪熙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寶奎撰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

文之上也初不待屈... 寒澹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義而后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善之伯長俱掌選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温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裝夫上有所規下有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圭

也年月日臨川吳澄幼清書

陳疇刊跋序 洪熙元年
范吉跋 洪治庚戌

頁文靖雲林詩集六卷

舊抄本

元寶奎撰

吳澄序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

舊抄本

元寶奎撰劉鶴楚奇先生著男選尊貴輯梓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簡序 洪熙元年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 舊抄本

元 鷲溪劉鶚楚奇先生著男 遂尊實輯梓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簡序 洪熙元年

中菴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敏中撰

王忠文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王結撰

勤齋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蕭軒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古

文章固天下公器然有體裁之文有蕭散之文大率以理勝為貴雅健次之上焉吐詞為經經天緯地者所不待言下焉雕蟲篆刻誇多鬪靡者所不必論理勝由于經明雅健由于學純氣雄而與時上下者有不能逃也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氣衰或病乎繁文而萎靡不振或溺於駢儷而破碎支離體裁既失蕭散不存古意無餘矣我元以寬仁英武混一天下氣因國雄理緣氣勝許文正公以理學紹伊洛諸賢潛齋楊文康公為魯齋流亞其倡古文接正宗

得雅健之尤而體自成一業者又盛有其人繼許楊出而從事踐履為士林楷範後學警龜者保定則有靜修先生劉文靖公臨川則有草廬先生吳文正公關輔則有勤齋先生蕭貞敏公矩菴先生同文貞侯為稱首貞敏稟剛明敏正之資致窮理盡性之功卒之道積厥躬名揚海外蔚為一代醇儒修齊之餘不得已而見于雜著必本經術一出自然不泥乎體裁不資乎雕篆不尚乎誇靡寔而不俚簡而得要雖詠物適情隨意信筆每有至理寓于其間有裨於名教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古

不累于習氣所謂蕭散之文也玄酒太羹知味者鮮先生沒將三十年欲集而傳之者僅一二人而未遂其願趙郡蘇公學富識遠存心忠厚文章政事為時名流見當代之賢事有涉于治體文有關於載道者惴惴焉惟恐其不傳類萃成集板而行之不一而足今年春以侍御史官西臺采輯諸老行為師法者得文貞全集喜而為序移文鈔梓以廣其傳先生遺文片言隻字皆藏于家公乃不餘遺力銳意搜訪既銘其墓類其所得序記銘贊雜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為

集若干卷擬必致於刊行屬冲為序猶以莫悉其全為慨歎方購求而未已然嘗一籌可知九鼎之味易牙一出亦豈以為害哉所著九州志雖未脫藁幸收藏于前進士富平縣尹王弁君冕二子桓植篤于繼志傳有日矣至其盛德高節言行出處既見于墓銘茲不復贅所可憾者其三禮說與小學標題駁論悉歸于泯滅嗚呼惜哉冲之疎淺豈足以知先生然以詩文名世者班馬李杜而下曰韓柳曰歐曾曰蘇黃世之有意於為詩文者必以六公為宗師如魏鶴山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六

之文陸放翁之詩亦皆知其味而存于心其深于道德者曾不釋手蓋惟賢知賢也先生詩文制作固不類乎六公而繼乎鶴山放翁者不可誣也後之深于道德者將不釋乎手矣雖與六公詩文不類又何害焉至正四年中秋之明日奉元路儒學教授晚學張冲謹序
黼未冠時聞關中蕭先生名人稱之者不容口其時想像先生以為貞才尚氣落落不羈如秦漢間豪傑之士加以辨博之學而已厥後遊上庠聞諸鉅公道先生之高風雅德真學寔踐然

後知先生之名聲有自黼得之於傳聞者非其真也恨黼也生後不得拜先生几席以游其門至正五年走以事留揚其年冬京兆同州王君仲方由振樞府判持憲東淮因出今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蘇公伯修前侍御西行臺時所與先生文藁十五卷刻之郡庠屬黼序之且曰先生一代偉人僕忝鄉曲之末每以其言之未傳也衷懷耿耿莫之敢忘今幸得其遺文之不泯者十之四三不有以廣之是夙昔之念終不得而伸惟黼晚生淺學曷足為輕重若兩公之不忘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七

先進思益後人之意誠可尚矣蓋天下學者仰先生之名未得其寔悵悵然如走之向來之狀一旦盡得覽觀先生平昔著述所謂披雲霧而覩青天者豈不快哉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蓋先生立志篤制行高其處心正其識趣遠其力學充積華瞻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依其發于辭章所謂有德者斯有言未宜以文人才士律之也夫名寔相須猶影形相依桴鼓相應先生規行矩步躬蹈寔踐真積力久大節凜凜終身不少奪所以享大名于

天下朝廷重之士林仰之而天下知之區區專
詞翰之末而無寔行者能之哉走因感夫行之
所從來者蓋在此而不緣彼也因序及之至正
丙戌春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國子監丞汝陰李黼謹序
皇帝聖旨襄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
廉使王正議牒予嘗暇日讀書因覽勤齋蕭先
生文集觀其措詞典雅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
詞約而理明蓋先生當代鴻儒士林雅望故其
立言傳世足以儀式於來學刻梓流傳誠為盛
事亦不負昭代崇儒尚德之美意也當職今將
先生文集隨此發去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
合行故牒可照驗委總管郝嘉議不妨本職提
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校讐無差發下本路
儒學刊板傳布施行須至牒者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六

韻宋樓藏書志卷之一百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三十四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元馬祖常撰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庸系出西裔延
祐初設科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
試俱冠右榜時已稱公有文學初非以高科致
儒名公志氣修潔而筆力尤精諸務剷除近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一

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元文
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
而有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為尚書在中書為
參議在御史臺為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為
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讀書刻厲如始學者
雖一語言不苟及以病歸終于家大夫士之間
者無不悼惜嗚呼篆鐘編磬淡乎其韻璫珞盪
琤栗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攷律呂之和
資佩服之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實有而似焉公之家世

助閱具國史及墓碑太原王守誠與趙郡蘇天爵在游從中感知尤多故爲序其文集至元五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誠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幹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於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錫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繁瘠廉肉之節文之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二

之爲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蘇王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義軒瀛雁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沒儀馬公伯庸衰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筦弦薦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三

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卽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自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討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敷清華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其繇有所授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修甫集公文藁若干卷將鈔梓以行於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修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修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歐粵延祐中公以縑事入闕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

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並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俗之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英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學問相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四

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訓誥誓命溫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尙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裸獻禮文多公裁定爲臺臣端重正六百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關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文則富麗而有

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充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旣輯治化斯興而勛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修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倚歟盛哉觀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五

效豈第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公旣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尙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識愚之悲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謹序皇帝聖旨襄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照得近准本道廉使蘇嘉議牒洪惟聖代治安百年當有奇材表儀羣士其謀論足以裨益國家其詞章足以補蔽皇猷人雖云亡文不可泯伏覩故

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祖常系出西
州之舊族生爲中朝之偉人迨夫延祐隆儒之
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
官開平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
明遂代言於北門摛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于
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薇垣贊畫機務四
入栢府振肅憲綱俊髦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
而淳厚遵大體而畧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日
邇清光屢橫經于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于御
前斯維儒者之遭逢宜傳其文于永遠擬合照

百宋樓藏書志卷之一百 六

依左丞王結例鈔錄遺文于淮東路學刊板傳
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實足彰國家右文之
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照得先奉御史臺劄付
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
博聞強記淹貫經史蓋由沉潛道義之既篤敷
歷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綽有淵源可以追配
前哲模範後人本官位終宰執嘗任憲使如蒙
比依學士元明善例將所著文集移文江淮拘
該學校錢糧內刊行傳布于世不惟不負其才
抑且有補風教具呈照詳得此憲臺合下仰照

驗依上施行承此看詳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
文章遺擲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准
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
又能裨益于世教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臺劄付仰依上施
行承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
故牒可照驗差人鈔錄本官文集委自總管不
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
較讐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
先具依准牒呈須至牒者

百宋樓藏書志卷之一百 七

牒件今牒揚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元五年
九月日書吏李信 秃林台
嘉議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韓
奉議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
奉訓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何伯
顏察兒 中憲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
司事三十篤 大中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
訪副使李 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
使蘇押 正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
阿合馬押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元馬祖常撰

王守誠序 至元五年

陳旅序

蘇天爵序

淮東道刊板文牒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景泰刊本

元 雍虞集伯生撰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
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八

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
然其文氣高者崛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
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
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霄
監容臺開吾師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
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
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
山林之人達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
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毫尚人之心

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
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穹林葱蒨翳鬱莫測根抵鉅野大澤汪洋澹泊
不為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
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
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
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
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
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為
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九

附著姓名為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
如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
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
序
玄頓首再拜伯溫監司相公仁契玄去歲數四
附書憲府遠嚴未審一一達几下否存和遠惟
履候勝常殊慰詹邇書來知刻虞先生文足見
高誼作序當求名筆乃俯雅意諒切不敢力辭
因便輒供稿去刻成千萬見惠一本為感賤跡
遂丐聞之請鄉里距貴治稍近專容修竿牘之

敬末中惟順序善保不具備辱契歐陽玄頓首
再拜二月十一日謹空

道園先生文集往時鐫伯溫所刻大字本有歐陽圭齋序此序今板已亡矣近見崑山新刻幹克莊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吳江虞湜家摸得此序并書一通冠諸首云成化新正崑山葉盛識

鄭遠序 景泰七年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忻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藁以刻諸

邵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十

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藁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藁閒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是年十有二月門人李本謹識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嘉靖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歐陽玄序

李本跋

案景泰嘉靖兩刊行款皆同惟景泰本目錄後有補遺目嘉靖本則以補遺目散入各類今人往往以景泰刊爲元刊其誤始于吳兔牀拜經樓題跋記

邵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十一

道園遺藁六卷鳴鶴遺音一卷 元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視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

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
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編皆板行二集所無
者遂分類編次為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
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
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
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
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鉸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
其為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
錢塘時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
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涓陽寒泉之思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十三

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
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
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
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
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尙未已也予嘉克用之
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為識于篇端云
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右蘇武慢三十二首無俗念一首全真馮尊師
道園虞先生所共作也天瑞昔刊道園遺藁而
先生所作已附于編然其所謂馮尊師最傳者

廿篇世莫全觀今復併類編次以刻諸梓庶方
外高人便於通覽惟先生道學文章傳著天下
馮尊師仙證異論超迥卓絕其自有洞源集行
于世可攷見云時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秋
八月二日癸巳渤海金天瑞識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內外前後續別
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
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
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焉
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十三

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
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
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為博加討訪
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
君伯祥為鉸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
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
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
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
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
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編而為之永慨

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萬餘篇今道園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闕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爲碑銘茲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二十日金華黃潛序

道園遺稿六卷鳴鶴遺音一卷 舊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古

元 雅虞集伯生撰

楊椿序

金天瑞序

黃潛序

翰林珠玉六卷 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元 虞集伯生著

吳氏手跋曰歷考諸簿錄無翰林珠玉之名疑出後人彙集按此編所錄亦有學古錄及遺稿所未載者固知先生平生著作殷富李本集錄時採摭未盡也此禦兒呂氏本雍正癸卯省試

後從天蓋樓得之歸繡谷亭插架西泠吳焯跋新編翰林珠玉六卷 元刊元印本 黃蕘圃舊藏

元 邵庵虞集伯生父全集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

黃氏手跋曰是書本吾郡物卷中有白隄錢聽默經眼印也余向於都中廠市見之未及買後欲訪求渺不可得矣去冬五柳主人族弟歸忽代購獲喜出望外非特既失復得固見遇合之巧且裝潢款無一毫更改古色古香猶是二十年前眼中故物苟非天之畀余安能遂余好古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五

之願若是之奇乎復翁甲戌正月五日記 此書原索白金四兩時余談力未到已無及矣及今番收得云京錢八吊五柳弟不願取直欲易余家刻國策十部遂與交易了夙願焉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大黑口卷中有黃丕烈印白文方印復翁白文方印

翰林楊仲宏詩集八卷 舊抄本 顧嗣立舊藏

元 楊載撰

大德間余始得浦城楊君弘詩讀之恨不識其爲人及至京師與余定交商論雅道則未嘗不

相與抵掌說也皇慶初仲弘與余同為史官會時有纂述事每同舍下直已而猶相與回翔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語刻苦澹泊寒暑不易者唯余一二人耳故其後余以御史府用筦南憲架閣適海上仲弘復登乙卯進士第為浮梁別駕余遷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違十數年相距數千里迹雖如是而心固猶數晨夕也而仲弘竟未任宣城以卒嗚呼慟哉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輩乘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厯之音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六

由是不變至晚宋又極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稱者絕少於斯際也方有望於仲弘也天又不假之年豈非命耶蓋仲弘之天稟曠達氣象宏朗開口論議直視千古每大眾廣席占紙命辭敖睨橫放盡意所止眾方拘拘已獨坦坦厥方紆餘已獨馳駿馬之長坂而無留行故當時好之者雖多而知之者絕少要一代之桀作也仲宏有子尚幼其殘稿流落未有能為輯次者友人杜君伯原自武夷命僕曰將就其平生所得詩刻諸山中此誠知仲宏者而杜君

猥謂罄仲宏海內之交相好又莫余若也俾為序之用掇其梗概著于篇端致和元年六月一日臨江范序

翁原匯跋 嘉靖丙申

范德機詩集七卷

善抄本 黃堯圃用元本校 金孝章舊藏

元臨川葛繼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 目後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一行

黃氏手跋曰毛刻范德機詩不言所據抄刻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七

者亦未及言為抄刻本之異也此冊舊抄觀前多綱目及刊刻年月知據元刻然中多與家藏元刻不合因手校之而舊經不寐道人以毛本校者又未可執現行之本相勘蓋毛本已經修改似非孝章先生取校時之刻板故動輒歧異因復取已修本校之下方云續校毛本者是也五月初十晨起校訖記

又曰甲戌端陽前一日有書友攜書一册示余謂近從吳江賈人得來者開卷視之知為舊鈔范德機詩集而經人校勘者問其直索詩跋于

錢余曰子知此書之所以可貴乎曰不知也余亦笑而留之蓋是書為舊鈔為校勘此書賈之所以索千錢而余之愛此書者為校勘者乃不寐道人末有圖記可證并有字迹可辨故可珍且余之必欲得此書者是書雖經以毛刻校勘而又以意改定然未見元刻尚多脫略余適有元刻手校一過乃為善本此書之必欲歸余而始完善夫亦有數存焉復翁記

又曰續檢孝慈堂書目云范德機集 范德機

七卷抄白一百三十四番一册金孝章手校知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十六

即是册也復翁六月六日識

又曰壬辰冬十月對汲古閣本互校一過彼此

闕誤及疑各用圈記

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詩續集二卷 舊抄本

元揭曼碩侯斯著詩集門生前進士變理溥化

校錄

揭文安文集六卷 明刊本

元揭侯斯撰

九世孫富文序

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詩續集二卷 舊抄本

王蓮涇舊藏

元揭曼碩侯斯著詩集門生前進士變理溥化校錄

余識揭曼碩不四三年初識出其詩文知於茲事必收汗馬之功自時厥後屢見屢期若王良造父之御駸駸然益遠而未止何曼碩之敏且巧若此乎柳子有言吾之俯也滋甚程鉅夫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之一百

十九

麗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五

檜亭稿九卷 元刊本 明徐興公舊藏

元天台丁復仲容父

天台丁君仲容之詩曰檜亭稿者因其所居而目之也君三徙居寓於金陵之城北地既深僻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茂若雲客至欵坐亭上日儻然以為樂堦饒氏介之方集君詩

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一

得若干首為一編故題其稿檜亭云君博學才敏為詩精麗奇偉格超而趣遠自近世以集行及予所見四方之士及所聞以能詩自名者皆莫與為比所造益高傑出於一時而視古人深入其闢與予嘗評君有三異於他文未嘗不善而獨為詩詩未嘗刻意而語輟過人人未嘗不服以為工而一不有所術平生唱和題詠與夫言志感興而作無慮數千篇性坦率不自貴重愛惜篇成輒棄稿不復蓄故雖傳誦於人而散逸采甚介之始為之哀輯自四五七言古律絕

句諸體粗備彙分而臚列隨其所得而附之左

方財十之二三昔昌黎之文妙天下非李漢敘

錄之勤殆不能無泯沒使是詩也得傳於後世

則介之之功豈下於李漢哉予識君於二十年

之前當是時君之詩酷類太白雜而真之集中

見者不復能辨今其體稍變將自為一家惜乎

介之不早登其門而盡錄也至元五年歲次己

卯季冬廿有八日中山李桓謹書

論詩至於南宋幾於無詩迨其末年士之世

居永嘉臨海二州乃始復為詩力追古人其闢

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二

里子弟狎熟長老先生嗥咏呻吟之遺習皆善屬和國初以來臨海為詩數十家其什曰閩風樛園山南天逸素心聖泉其後又有張子先陳剛中楊景義皆自樹一家足以名世閩風詩最夥至滿千什然皆以位卑莫傳予頃家居有持瀛海篇視我顯贖間曰丁復讀之令人欲飛予曰必臨海之產也果然後至建業見仲容仲容已五十餘觀其詩皆已絕去生穉操威精悍猶之宛馬不蹠不齧不豎而日行千里眾馬雖十駕不能超也仲容拓落不偶莫為知己獨鳴之

聲詩以自陶寫其苑結之氣夷睨世之學士後生蹴踏翰墨之場縮手袖間而去之時時危坐而飲酒沃洩愁思吐咳新語數少出其奇不復修治一讀而棄地其子壻饒介頗爲藏去浸以成什他日請曰鄉聞長老先生困位卑詩弗傳徒令世惋惜介且爲刻之願一論次予行四方見詩人之恥爲陳言而務力爲奇者有自好者意至臨海閩里子弟造次出之曾不見其困而吾仲容又其梟也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狎耳目哉仲容既老買宅建業之城北南戶故有

報可翩然去之乃絕黃河憇梁楚過雲夢窺沅湘陟廬阜浮大江而下遂家金陵於是三十年君之文雄而趣高可以制作詰命宣天子仁惠元元之意於四方萬里而乃使淹回羈旅浮湛里巷駸駸乎老矣茲其可惜也夫君安於所遇胸次夷曠逢山僧逸民得酒輒飲醉則作爲歌詩引筆卽就高情藻思間見橫發君旣以此寓其所樂久之散落無復收拾其壻饒介介之粹而成編以予辱君爲忘年之交俾序識之嗟乎此其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不遇于時者君子有以悲其志矣至正四年四月戊寅臨川危素序於錢塘驛舍

檜亭先生丁君仲容父生平有隱君子之趣而以詩著名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灌園自樂四方之士日載酒從之游而求其爲詩故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絕飲至半酣詩愈益奇一飲或詩累數章詩成而先生亦頽然醉矣然往往卽書卷上未嘗起草故詩雖至多而稿皆不存自其壯時亦已若此其壻饒君介之稍稍爲之訪求得百餘篇而猶

遺落太甚從之游者李君謹之深以為惜益加蒐羅旁及隱遠久之凡得若干篇皆饒集之所未嘗有者噫亦厯矣先生之詩其僅完於此乎向非謹之好之篤而求之至安能若是之僅完哉憶予向嘗與先生論詩先生不甚自矜衍予顧心敬先生詩今見其完能不為之喜耶昔王介甫在鄆得杜工部詩舊集所遺落者自洗兵馬以下二百餘篇為之序曰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觀其喜為何如然則予於謹之所集蓋不能以不喜也今先生之詩將刻而傳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五

之予謂謹之或為後編或附饒集無不可幸先生之詩完見於今足矣雖然謹之之厯予則不可以不書使後之觀檜亭集者庶以知謹之之於是而能用其情也至正十年歲在庚寅秋八月朔旦上元楊翻序

右檜亭集天台丁先生詩也先生名復字仲容壯游京師公卿薦之館閣不就而去放情詩酒終老江湖之上今所類諸體詩凡三百一十五首分為九卷合為一帙前集則其壻饒介之所錄續集則其門人李謹之所蒐輯也南臺監察

御史張君惟遠見而愛之惜不大傳于時移文有司錄梓集慶學官教授查信卿寔董其成立惟先生之才足以追配古作而鳴國家之盛乃勿見諸用以歿觀其命辭托興高遠閑適自然無塵俗意又非人能盡識則是編之行豈不有補于風教乎至正十年冬友生江夏諭立敬志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面籤徐興公手書丁檜亭集徐氏汗竹巢珍藏本元板十四字卷中有閩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六

長印徐興公白文方印晉安徐興公家藏書印朱文長印薩德相藏書印朱文長印薩守印白文方印

檜亭彙九卷 舊抄本

元天台丁復仲容父著

李桓序 至元五年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危素序 至正四年

楊翻序 至正十年

諭立敬序 至正十年

伊濱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王沂撰

淵類吳先生集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元吳萊撰 門人金華宋濂編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為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弊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修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豈惟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七

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壯釋氏之淫辭邪說則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嘗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八

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楊雄之太玄法言又歎時人少有知者以為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為有國者惜之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寢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曆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諭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逮今十有餘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為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蚤卒今之著于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夫先生師法為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訥若不出請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

靡不成誦博文強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
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
於海好爲瑰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
陋之然則先生之所抱負者爲何如哉借其學
不見於用而世知之者鮮也門人宋濂懼其泯
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
序烏乎翰昔受教于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
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于爲人焉耳
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
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立夫至正十有二年

印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九

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金華胡翰謹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
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爲之葩
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閒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
無師焉如矢之無弓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
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導矢無弓雖見
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
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人之
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歧路雖
抗其心神贏其精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

印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

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
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以制
之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與
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
木爲弓而漆之與形漆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
嘗由乎櫟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
類矣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
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之敘其文集以命後進
又每慨歎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
平遺老就盡漢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于宋君
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
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漾漾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
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
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圓而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
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
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
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

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
故竊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
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浙江等處行樞密院
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按此序誠意
伯集失收

浦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巔絕峻拔之形瑰
詭雄特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
淑靈秀蜿蟺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
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
最後深裏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
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一

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深所畏愛者也故方
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
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歷律下至氏族方技
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攷含其英咀其華於經
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
汨汨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
如千兵萬馬銜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
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
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
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月春秋薦不第遂隱居

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
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
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
者其視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
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得失哉必有能辨之者
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
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
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
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尙何
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二

謹序
右先公遺藁以卷而計者賦一詩三文則八總
爲一十有二而目錄附錄別又各爲卷先公平
生銳意立言雖疾病纏綿而未嘗一日廢其業
故其簡編日盈而月繁先公之歿至是蓋二十
六年矣中更兵燹之變士謬恆負之以竄山谷
閒然幸靈物撝訶單牘片削皆無質墜今干戈
稍定士謬與弟士謐年皆半百筋力日衰恐一
旦卽死想或致泯沒輒謀思有以刻諸梓先公
之門人唯金華胡翰仲申宋濂景濂從游爲最

久仲申遠寓太末莫克致之適景濂抱疾家居因彙其稿以屬焉景濂遂摘其有關學術論議之大者以所作先後為序備勒如上餘未刻者其多不啻三之二物力單微而不能俱也復繕贈之以藏于家嗚呼先公之文可謂至矣語其深厚則海涵而地負語其變化則風霆行而蛟龍升語其雅且古也則商敦在庭而竹書出冢四方之士類能言之有非末學之所能盡贊唯刊騰次第不可不知也因僭陳諸篇首以驗夫後之人焉男前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士諤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三

再拜謹識

祝鑾序 嘉靖元年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元刊元印本

元黃潛撰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稿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剗剗燥雪如明珠白璧藉以纒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辨而粹溫令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

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誦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人之言不既甚盛矣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為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運之一盛也耶譬如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華實息者必復粹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矣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頃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為考官於師泰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四

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為尤篤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敘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暨州判官浮沉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除服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湖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矣復破召為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

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迺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騁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稿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五

右日損齋初稿金華黃先生晉卿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稿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讀之愛其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於古矣謹第錄爲若干卷庸俟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語涉元帝皆頂格版心有字數小黑口自來藏書家罕見著錄張氏愛日精廬有殘本二十三卷則其書之罕可知真元板中秘笈也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明正統補刊本

元黃潛

宋濂序

杜桓補刊序 正統戊午

案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合二十三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本之稀可知此本不著刊刻年月杜桓後序云黃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年正統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六

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後中挾文集板出得弗燬既而檢閱闕板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侯指俸刊補云云則當刊于元至正中矣

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歐陽

宗孫銘鏞編集

宋濂序

順齋先生問居叢稿二十六卷 元刊本

元蒲道源撰 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先生蒲公既沒仲子御史君棧哀輯遺文曰問居叢稿者爲二十又六卷

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

弗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

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

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

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

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

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

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

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

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行其所無事臨終御藥

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為

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

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為文皆雄深渾厚而無

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

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

益以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瑤琢而光輝

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儒

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

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所陞士大夫咸以為榮論

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湛州縣白首登
畿忝以非才承乏胄監實在公去官十有五年
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
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
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
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
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
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
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為郡學正
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六

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
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
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墳有
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
十四日前史官金華黃潛序

順齋先生問居叢稿二十六卷 舊抄本

元蒲道源撰 男蒲機類編明生薛益校正

黃潛序 至正十年

所安遺集一卷 明初刊本

元進士龍南令前翰林院庶吉士長沙陳泰同

志著

尚潔序 正德八年

孫銓序 成化丁未

周濟題 正德甲戌

蔣冕題

至正集八十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許有壬撰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明本

元許有壬撰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

有孚編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九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

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年特命為中

書左丞以不得行志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

許有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心報

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臺省

老成中外具瞻者也為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

曰中丞許有壬謀猷聞望為國老成德業文章

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位也竭忠

儼節冰蘖自持扶持紀綱表礪庶府抗論不阿

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

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

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論及文章特餘

事爾但平生性稟經精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

可以為子孫計者悉不存於胸中昆季間恪守

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耳故居宰路

韋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況閒暇乎門生

集錄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為序可

必傳者也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

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

謙讓未遑也諸生亦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館有孚亦以議禮忤時宰意遷守相州道路阻

修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

猶于太常博士慎忽遭起遺倉皇之際輕身南

行書籍家貲悉皆棄擲至正集冊帙重大必不

能顧稿亦併亡使先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深

可痛惜然而竊聞軍中多具眼者斯文天相或

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行案中

止存昔 諸人所謂圭塘小稿而有孚為

序之本幸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二十

五歌行十二律詩四十四絕句三十五序十八

記中六碑志十一贊五銘二辭一題跋六文一
長短句六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為一十三卷酬
贈及見寄有字詩文贊議跋銘傳記長短句共
八十五為別集上繼獻可出其先世所收文過
集并林慮記遊詩文共九十三為別集下而其
殘編斷簡得於倚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繼
小稿後并目錄共一十六卷以示子孫所謂存
十百於一二也嗚呼惜哉昔祭酒宋本誠夫之
歿也弟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
其兄之文著於世傳于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

顏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不死今若此豈惟負父兄之訓而他日亦何面
日見友朋於地下乎況文集之外如漫錄漫總
二書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將來
足補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觀顯夫為槐尤重嗚
呼天地有窮此恨無窮也痛哉痛哉屠維作噩
春二月既望弟有孚引

昔人論文章貴有能開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揆
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
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
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怪僻枯寒褊迫至

顏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為能事者徑庭殊矣
故識者往往以是概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
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
變掃除體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
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
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
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
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
高等接武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
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年籠萬象激滌芳潤
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
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
窮其倪而選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
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
而出之為詩文樂府若干卷題曰圭塘小稿圭
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
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
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
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

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爲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閎偉不可以淺見聞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閒得片文隻字什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街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稿卽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卻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謙趣爲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游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憤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跼伏禍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

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朱禮跋 成化改元

邱齊跋 成化己丑

許暉跋 成化庚寅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前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六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 元刊本 季蒼葦齋藏

元吳師道撰 前有小像 自贊

黃氏手跋曰此吳禮部文集余於書友處得之云是郡城故家物真奇書也讀 欽定四庫

全書總目禮部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凡詩九卷文十一卷流傳頗夥此本乃新城王士禎寫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一

自崑山徐秉義家因行於世是元刻元印之本未易得也惟延令書目宋元板雜書文集載之今檢此書有季振宜藏書圖記當即是延令書目中所載者歟中有夾籤為傳錄者竄改之處觀此可見寫本之改易舊觀實從此出卷首序文脫落第一葉前半葉尚留墨印痕知原序遺失非其本無卷末有元史本傳為舊藏者抄附便覽近時寫本因序文脫落竟以元史本傳弁諸首俱非本來面目矣惜十四卷中缺第十八集更無元本可補為恨事爾聞此書先到袁氏

五視樓主人以議價未妥遂入余家余以白金

三十兩有奇易得可知一書之歸宿亦有定也

未冊空葉有陶齋二字圖書未知是袁陶齋否

俟與綬階質諸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重

陽前三日棘人黃丕烈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三十二行每行二十四

字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方印江夏朱文方

印無雙白文方印

吳禮部集二十卷 舊抄本

元吳師道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二

積齋集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程端學撰

燕石集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元宋鑿撰 姪太常奉禮郎彥編次應奉翰林文

字危素校正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

其言與齊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

故詩傳而易微余讀是有以知燕之為詩蓋千

有餘年于此外傳言奇詭卓犖而詩之為教本

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遼海通

蓬萊西北控并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畸
 人方士于其國至若豪俠則易水之歌漸離之
 筑楚漢閒安期生蒯通兩人者則又嘗合二者
 之奇爲一矣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湮世故之
 感發不激爲變宮變徵之流則溢出爲騷雅歌
 行之盛一氣機之宣流耳翰林薊門宋君顯夫
 示余詩若干首予讀盡卷來求一言之陳無有
 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或馳騁乎江文通劉
 越石諸賢之閒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
 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魯齊老
 生之不能及是也奈何猶以燕石爲名其集耶
 顯夫年強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
 余所睹記如是云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
 夫藝文少監長沙歐陽元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
 夫自江南來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于京畿
 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
 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遊於江漢之閒日益貧
 窶衣食或不充故其爲學時精深堅古下至稗
 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出奇古若盧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全李賀之流蓋喜其詞以摹擬之及開貢舉詔
 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
 修修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
 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
 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諡曰文清誠夫累官
 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諡曰正獻始者誠夫之
 卒顯夫屬余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
 生顯策其稿徵序于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
 待余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不極
 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
 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訪求賢才作興治化今
 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之長裨益國政或文
 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儒異儒詆
 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
 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或彼怵之以利害
 視之以禍福事勿合義言不中度詭隨而或不
 能盡識也余以交游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
 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術涵濡而
 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
 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云燕石云至正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四

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 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予臥病日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從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傷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願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遺兄曠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弟 人之生世其可悲也

節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五

夫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余游盡視余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余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矣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以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梏拘拘規放而佞佞乎所適者卻易得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沈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 也決滄淵而灌溝澮策堅乘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

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于播而急于穫者不有閒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而今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爲工也曠由禮部郎爲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姪矣願甫襄事卽謀刻父文宋氏之後其益昌矣哉至正六年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節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六

宋君顯夫諱襲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勳輕車都尉爵范陽郡侯謚文清其先君前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隨侍去延祐開偕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還京師都人莫能識朝士大夫亦莫之知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于經子書顯夫獨以詩行不半年交上下聲名籍甚號曰大宋小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實與予同年元統二年祭酒公長成均

予以司業貳顯夫嘗考文出東相知益深既而祭酒薨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有至治集而顯夫之子顯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若心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文而善于詩顯夫既能于詩而善于文體製足尙可謂能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敷歷臺省俱爲祭酒可謂達矣雖然詩之列于經非藝也風形邦國雅達朝廷頌告神明于此驗得失而識治亂蓋音聲之譜性情之曲也詩變爲騷騷變爲賦漢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七

魏而下盛于唐人苦心鏤刻極于思致視屈宋猶霄壤而況于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文清公兄弟學詩者方脫畧宋金之習可謂有功于詩學矣自兩公之沒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顯又拜懇甚于是乎序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太原呂思誠謹書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既卒且葬從子奉禮郎曠狀公之行又與公子顯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

史官素實同修宋史及在經筵爲公屬吏其何敢辭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正獻公自江北歸聲名藉藉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期公昆弟至于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才者不能不爲之慨歎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策而已公之于詩精深幽麗而長于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況降于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之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雋之士及唐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八

室藩鎮强大石敬瑭割其土地賂契丹更宋與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息之樂至于詩書禮樂有勿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于此投戈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雖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正獻公沒公狀其行輯錄其文曠之事公者又如此則今宋氏之家法尤足稱也公諱褰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勒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至正七年七月甲寅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
弼楊惠王思順蘇寧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
器不可無傳薦以言責之所先詎容緘隱竊見
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
經筵宋襲行修而潔學正而醇識量宏遠而能
守乎堅貞文章倩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俱
由進士並擢魏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縉紳奔
趨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為詩文記
序碑銘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九

瞻或清婉富麗出入乎班馬之場游騁乎嚴徐
之行頡頏乎沈謝之閒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
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于行省有錢糧學校
官為刊行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
之盛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擬得上項事
理合準監察御史所言依擬刊行如蒙准呈照
宜從都省咨移江浙省于各路有錢糧學校內
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
施行須至咨者至正八年八月日

秋聲集十卷

舊抄本

元黃鎮成撰

後有墓碑危素撰

聲於天地閒不能無也其大者雷霆也風雨也
其次通之為言語和之為律呂下至時禽候蟲
莫不有聲獨秋聲或有或無歐陽子謂聲在樹
閒猶假物以為聲言也莊生所謂天籟在天不
在物也夫秋之為氣也寥閏而清寂寞而虛清
與虛相薄或能有聲或能無聲不能必其有無
然則秋聲亦天地閒不能無者也余少學吟不
能無聲大之不能為雷霆風雨次之不能為語
言律呂時禽候蟲又有所不屑為者故托而自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十

附於秋聲焉秋聲可有可無余言亦可有可無
故錄之以為秋聲集庶童子能聽之否乎秋聲
子自敘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黃鎮先生之所
作也先生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于有司慨
然著書垂訓以淑後學故發為詞章雄贍富麗
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籟自鳴由其積之有
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無窮雖然
秋之為聲乃天地清肅之氣而燥舒之情具焉
即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達而在

上則春風嘘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而在廟廊矣朝廷訪求隱逸賁于邱園僕之不才屢嘗薦士于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遺賢之歎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 訓傳後是亦爲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一

之亂已失大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沒則後人何所徵攷其先世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太守實齋吳公嘗繡梓以傳甫畢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夥未獲全刊姑稱力爲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雁門集六卷 明刊本

元代郡薩天錫著

詩原於西北周人以生民瓜瓞等什備述姜嫄后稷首生力穡之詳于焉頌之清廟以爲受釐獲福之典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之於神明者皆由邠鎬西北之境也厥後流而爲漢廣行露等作則有以及乎列國至於天下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或懼忻以盡羣下之情或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所以立賦比興於其門藹然忠厚之風見焉世道旣降詩亦隨變爲楚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二

騷爲漢選迄於唐律已極然必由於六藝以求合乎性情之正夫何至宋本之道學雜以禪唱甚有嬉笑怒詈爲言則是性情遠矣詩而至是豈非一厄乎哉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啟祚皆始於西北其去周之邠鎬益遠然而大山崇林長河曠壤鍾於兩間而爲風氣所凝結况祖宗深仁厚澤浸灌陶煦有加而無已是以人生其間多質直端重才豐而氣昌豈比規規佔畢尖新剽掠以爲言者哉觀之姚牧庵馬文清達兼善峻子山諸公輩其所以爲詩者往往宏偉春容

卓然凌於萬物之表而性情不自失可以軼漢唐而闕諸風雅有周忠厚之氣象為之一新若吾友薩君天錫亦國之西北人也自其祖思蘭不花父阿魯赤世以膂力起家累著勳伐受知於世祖英宗命仗節鉞留鎮雲代生君於雁門故以為雁門人君幼岐嶷不羣稍長愈穎敏徧接俊傑獲聆緒論乃深有益遂為文詞雄健儻迥適乎人人踰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林文字久之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於南臺凡所巡覽悉形諸咏歌傳頌士林殊膾炙人口以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三

彈劾權貴之不法左遷鎮江錄事宣差後陟官閩憲幕繇是往還吳中嘗出其所作之詩曰雁門集者見示予得以盡觀其豪放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開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嫵媚也有詩人直陳之事有援彼狀此托物興詞之義可以頌美德而盡夫羣情可以感人心而裨乎時政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乃以一掃往宋委靡之弊矣聞索予序之予之言曷足以序君之詩嘗念君與予聚首京師相

與商確古道以祈至當不易之歸迨今休老于鄉愧莫自振惟徒羨君優詣作者之域得與諸公相頡頏用挽回風化習俗之大其有功於詩有功於世道何如哉國家元氣肇自西北以達于天下有源而有委讀是詩者尙有以見之君姓薩名都刺薩都刺云者卽華人所謂濟善也天錫其字別號直齋亦以生居雁門遂取名集又有巧題百首皆七言律別為一集云至正丁丑秋八月望嘉議大夫禮部尙書兼集賢待制史局總裁官吳郡干文傳書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四

杏庭摘藁一卷 舊抄本

元新安洪焱祖潛夫著

宋濂序

杏庭居士集故徽州路休寧縣尹致仕洪先生所著詩文也先生諱焱字潛夫年廿有六為平江路儒學錄浮梁州長蕪書院山長紹興路儒學正調衛州路儒學教授擢處州路遂昌縣主簿天歷元年年六十有二致其事去明年卒于家此先生之履歷也其為學官與修學舍其佐邑富民不欲踏門土豪強買民田不收稅壹為

正之甲或歐乙瀕死反自撻其面以誣乙冀脫其罪先生卒坐甲訟由是息囹圄爲空浦城僞鈔誣遂昌富者十有六家尉卒持公櫝至先生立遣之南有大溪遇霖雨不可涉乃捐糜祿爲之倡作長橋夏旱禱于龍湫輒雨此先生之爲政也初先生謁宋尙書方公逢辰于建德方公大奇之其後客杭師事建德守方公回建德與先生同郡先生之生父程公建德同舍生也客信從學校授四明戴公表元游至若高郵龔君埔吳興姚君式南城李君淦皆東南名士則又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五

與之同僚此先生之師友也由是觀之先生終始可得知矣先生既歿其子在述其行以先生踐履純篤爲政清慎還回半生位不充其才爲痛余則解之曰前史所載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名姓相望其穹官峻爵焜耀一世論其所可傳則蔑如也先生之文根極理要而憂深思遠超然游意於語言之表彼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雖尊顯寧有是哉然則爲在者可以無憾矣先生所著別有續新安志十卷爾雅翼音註三十二卷已刻于徽學其所居有銀杏大百圍故

以爲號因名其集云在以門廕爲征官今調浦江尉將去京師屬余序其篇端適爲之書至正九年七月己亥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危素序

陳眾仲文集十卷

元刊本

士禮居舊藏

元陳旅撰

黃氏手跋曰此陳眾仲文集明翻元本嘉定錢少詹與元刻七卷本同以遺余者也少詹有夾片在此本第十卷首記云自此而下皆予家本所無安雅堂集凡十四卷子家所藏乃元板止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

十六

有前七卷此本周書昌所遺則明初人翻刻亦多曼漶予家本有第六第七此本有第十至第十三今合兩本錄之尙闕第八第九第十四不烈合此兩刻喜之甚然眾仲文未能卒讀也頃萃古主人購書禾中得一十三卷本所謂八九卷俱有獨闕十四卷爾雅唯是十四卷之說元史本傳云然至各家書目如吾家俞邵補明史藝文志號稱廣博而所收亦十三卷本且此本末册有虞稷印安知千頃所藏非卽此乎則作史之紀載果可信乎書經三寫魯魚亥豕吾見眾

仲文自元迄明而以此刻及明刻附之蓋存疑也明刻末有廬陵楊士奇跋云刻板在福州府學不著歲月云

案此元刊明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黑口卷中有士禮居珍藏朱文長方印二百藏書白文方印

安雅堂文集十四卷 舊抄本

元陳旅撰

陳君旅仲為國子丞而予助教於學且居官舍相邇也其口從議論者殆逾年求君文者屢常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七

接戶外君雖臥疾而操筆呻吟不少置其卒也予哭之悲焉風雅寥濶追念故人欲一如疇昔坐談千古以發諸識趣之表既不可得又竊慮其遺編散失無以暴白於後也今年冬出使閩南詢其子籲得家藏全稿曰安雅堂集凡十三卷嗚呼文章至季世其做盛矣元興以來光燄之氣既渾變雕琢磔裂之習而反諸醇古故其製作完然一代之雄盛文人學士直視史漢魏晉以下蓋不論也方天厯至順開學士蜀郡虞公以其文擅四方學者仰之其許子君特厚君亦

得與相薰濡而法度加密焉故其所鋪張若揖讓壇坫色莊氣肅而辭不汎也其所援據若檢校書府理詳事覈而序不紊也其思絲麗藻拔而抒機內綜也其勢飛鶩盼瞭而精神外溢也此君之所自得而予嘗以是觀之今其已矣詎意夫履君之鄉敘君之文而寓其不已之心乎炳焉其若存約焉其遂傳中山之序柳州白傅之序江夏友義之重古今所同因籲之請乃書而冠諸集首至正九年龍集己丑季冬望日翰林修撰河東張翥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六

文章與世道升降稽諸往昔則較然矣蓋自古帝王之渾灑逮宣尼之刪述萬世不可尚已三代以下唯西漢之治近古故其文雄閱雅與儒者宗之東都浸漓魏晉以下靡靡無足觀矣中唐至韓柳而復古宋至歐蘇王曾而復古此數子者皆生唐宋盛時也迨其季世非無人焉浮漓磔裂素索不可整則氣運為之也元興以質治天下國初之文已極雄古皇慶延祐以來益以醇正典雅相尚藹藹乎治世之音非近代所能及也且諸名家班班繼繼視昔加多又何盛

歟故國子監丞陳君眾仲亦以文擅世者也君自弱冠卽有志學古嘗讀書南海之上盡屏聲利緝綴之餘習醞經飮史吞吐百氏久則剞玄剞贖以爲文自成一家超軼古昔石田馬公爲御史時按事閩中一見奇之舉諸朝絲是通籍館閣諸閣老又推許之不十年而眾仲之文滿天下矣而天下知其文者未必知其人也予嘗謂眾仲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或者處危制變有濟時之智惜夫用弗克究而人所知者眾仲之文也况稱其文者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

九

又未原其學歟貫綜該洽人見其富也精采振發人見其麗也天機之敏人以為巧法度之周人以為密乃若眾仲之學則封殖深厚發無不茂有本者如是也君之子籲哀輯成書吾友張仲舉既序之矣籲復求予言予以眾仲之文不患不傳於後世患知之者未盡其蘊因籲之請遂附予言于仲舉序後至正辛卯夏同郡林泉生清源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三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三十七

傳與礪詩集八卷

舊抄本

鮑渌飲舊藏

元 傳若 弟若川次舟編

渝舊隸袁山水最爲秀麗扶輿清淑之氣鍾爲人物代有其人鄭李以詩鳴于唐二劉章謝以學問詞章顯于宋熒乎其相望也近世范太史傳廣文相繼以詩鳴于時文章鉅公莫不推服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一

而海內搢紳士興於詩者咸師仰之信乎黃鐘大呂之音震于瓦缶雷鳴之餘有耳者莫不傾聽也傳廣文詩舊有刻本而燬令弟若川恨其久而傳弗廣也欲重鍍梓介友人袁大賓徵序其端余觀三閣老之文獎許如彼其至奚敢贅爲之辭而若川愛兄之情嗜學之力洎吾渝山川人物之美不可益而弗彰也遂書是語以綴其後至正戊戌仲冬月同郡胡行簡序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朱氏釋曰興者感發至意觀者考見得失羣者和而

不流怨者怨而不怒四者之事不同而其序究有先後蓋見他日論詩禮樂則首曰興於詩詩者志之所之以其志感人之志者孰不足以有所感發哉然則興者豈非吾先乎感人之道莫尚乎聲音人焉寂然泯然忽而興起振奮動蕩淪浹入之深而化之敏者斯其效曷從而至哉古人云聲音之道與政通夫聲音合天地之大氣軋乎物而生焉人聲之爲言又其妙者則其因于一時盛衰之運發乎情性之正而形見乎辭者可瞻已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二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道豈不博大哉要其歸主于詠歌感動而已斯義也司馬太史嘗聞之矣其言曰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夫既合之則當時存什一而去千百必其不合者也深矣哉聲音之於政也聖人蓋取之矣新渝傅汝礪妙年工詩自古今體五七言皆屢屢焉力追古人有唯恐不及意開示余以所著編曰牛鐸音者讀之連日不厭聞其音而樂焉以爲誠識所向者因揭

孔子之言詩徵以師說遂演繹以告之天歷二年四月一日范梈書于百丈山房

自至元建極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興運迪往昔稍知復古至于詩去故常絕模擬高風遠韻純而不雜朔南所共推而無異論者蓋得江西范德機焉德機沒後又得其鄉傅與礪焉德機盛矣余每讀與礪詩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德機也然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在伯仲之間而德機得盛名時年已過與礪使與礪及德機之年不知又當何如也天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三

下文章莫難於詩劉會孟嘗序余族兄以直詩其言曰詩欲離欲近夫欲離欲近如水中月如鏡中花謂之真不可謂之非真亦不可謂之真卽不可索謂之非真無復真者惟德機與礪知之及此言之及此得之及此故余傾倒于二君焉而德機已矣余無能爲矣庶幾猶有若與礪者他日足爲學詩者之依歸也傅君初字汝礪余以天下同其姓氏字者衆也而易之曰與礪且以與與汝聲相近而便于改稱也元統三年九月辛巳朔揭侯斯序

詩之爲學盛於漢魏者三曹七子至於諸謝備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子美論太白比之陰常侍庾開府鮑參軍極其風流之所至贊詠之意遠矣淺淺者未足以知子美之所以爲言也崔顥人品爲雅馴太白見其黃鶴之篇自以爲不可及至金陵而後彷彿焉其高懷慕尚如此誰謂其恃才傲物者乎求諸子美之所自謂盛稱文選而遠師蘇李詠歌之不足者王右丞孟浩然而所與者岑參高適實相羽翼後之學杜者多矣有能旁求其所以自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四

致自得者乎是以前宋之盛亦有所不逮矣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尙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集所與游者亦衆而貧寒相望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閉言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

之而與前之諸公先後淪逝識者然後知其不可復得也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始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之以爲上客臺省館閣以文名者稱之無異辭豈非其風韻足以及于余所道諸君也哉予去國十年與礪自交趾使還以家貧親老授南海文學以歸嗟夫上林干樹豈無一枝以棲朝陽之羽哉而一官嶺海之不厭何也前數年諸公相知者多散出於外今明良一廷無所忌諱清潤之蒲海灣之木不足以久煩吟咏也必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五

矣書其別後稟如此遲其北還則沈鬱頓挫從容溫厚有起予者何幸于餘生親見之哉作傅君與礪使還新稟序至正辛巳六月朔虞集伯生序
先兄本意以壬申至乙亥夏爲初稟乙亥秋至丙子夏爲南征稟則皆冠以揭文安公之序由丙子夏以後爲使還新稟則虞文靖公寶序之而刪甲子至辛未爲牛鐸音則有范太史之序存焉不幸早亡旣而

上率眾力刊之

壬辰兵燬之後欲

求正彙刊行而力弗逮至壬戌夏偶得宋應祥

伯禎鈔錄點校先兄正彙予過稀年恐斯文之

泯遂僭編次率眾力鋟梓仍將此本參對

文辭不同則兩存之庶使學者有考焉所有文

集陸續刊行時歲癸亥仲春新喻曹溪傅若川

次舟謹誌

胡序後有洪武壬戌仲冬渝川百丈山前建溪

精舍新刊一行

傅與礪詩集八卷 舊抄本 瓶花齋舊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六

元傅若金撰任邱宋應祥伯禎點校傅若川次

舟編刻

胡行簡序

范梈序

揭傒斯序

虞集序

傅若川跋

吳氏手跋曰案元詩傅若金新喻人以異材薦

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至正三年卒年

四十其詩有初彙南征彙使還新彙牛鐸音跋

後其弟若川重為編次鏡梓總名曰清江集案

是編後有若川跋語跋中載三公序並存第二

先兄本意彙集四彙歿後既刻尋遭兵燬又摠

刻此集是四彙未嘗刻于生前而此編之前尚

有刻本在也是編八卷經籍志載十一卷跋語

有云所有文集陸續刻行豈八卷之後另有刻

耶抑焦氏固多誤耶康熙乙未麥秋繡谷亭主

又曰余讀與礪詩體格高亮詞色華麗元詩存

者僅十之三四其字句錯落處多不入選僅從

選本略為釐正尚有數篇此編逸去當更求善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七

本校對也新喻元時為州洪武二年建縣屬臨

江府重午日在繡谷亭泊花處復校又書

又曰乾隆癸亥冬從書賈借得刻本前四卷以

朱筆校勘一過凡錯落者悉得改正為之一快

吳城記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傅若金撰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

善於敘述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

歌之辭必聲韻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

1500 丹書卷日五... 1 頁...

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精焉由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止於廣州文學卒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其天才過人學識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峯之下自少承其口傳者為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既成獎飭而諸公大人願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既卒後詩文俱嘗刻之捧其詩乃范虞揭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八

三先生為之敘流傳於四方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為之序寅自弱冠游鄉校見君所為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為傑士且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為文春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贍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敘

瓢泉吟稿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朱晞顏撰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說不得已處事物應酬狎至之時有所搖奪將遂成閒斷乎天下之理散在事物觀於靜未若觀於動求於簡未若求於繁為得也為詩亦然退之嘗謂吏人休白事公作送春詩鄭五作相亦謂詩思在灞橋驢子上此猶戲語若孟東野喜平陵水木幽深每坐石上吟哦至暮迺歸曹務盡廢則詩與事果判為二矣謀於野則獲於邑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九

則否以禪謀一人之身心隨境遷智愚懸絕又不可曉豈東野之詩亦求之於野乎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大夫多從之遊顧其居近市蓋塵隱也全墟之蓬勃里巷之喧嗽車馬之阨塞日旁午於前而晞顏方乃挾冊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親承賓友泛應曲當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致大抵老蒼雋健尤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汨良可喜也于

謂睟顏倘能於事物應酬之際嘗存主靜之心不為外奪則此理卓然隨在而見亦隨在而有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當求之於此軸之外庚子夏五月十日陵陽平巖序

鄭僖序曰鄒泉朱君曩仕予鄉州交分相得也當是時君之才氣銳甚自謂天地閒風月無盡藏平章在我化裁在我故日以詩歌與騷翁墨客相頡頏不厭二十年餘復胥會於錢唐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騫騰迅邁如大鵬遇風之脫氛埴也其連軒清警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十

人所于我獨紆餘由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益信君嘗丞長林離事龐茸窳導芴疏日就成緒乃能與李君五峰恣覽雁蕩山環容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煙霞為之澄廓於時運使本齋王公方巡跡其所職也改容禮貌之無操約鐫譙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至其為文規繩古制不事浮靡麴生菊隱二傳尤為奇勝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予嘗觀吳草廬先生為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

有猷有守可為良吏為聞人蓋紀實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 舊刊本

元李存撰

前有墓誌銘 危素撰 末附虞集答書

一篇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鄒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十一

味者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謁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真有道者也見予方繳纏訓詁為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鑿鑿乎菽粟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醇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濶且卓也奔泉流水不足為其峻且清也譬諸造化生物之亭蓄有

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曰六經三代
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
嗚呼知言哉先生沒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
之文凡若干篇爲若干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
俾予爲文序其概先生予師也卓予畏友也予
何敢以固陋解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
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
之也洪武癸丑諸生宜黃涂幾謹序

徐旭序 永樂三年

王和序 同上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十一

鄒濟序 同上

滋溪文稿三十卷 舊抄本 盧抱經校藏

元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
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
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
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
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
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
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

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
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
決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
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
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
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
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
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
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
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十二

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
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
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修
大業而不惑於他歧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
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
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
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頽波之
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
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
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儒先述作闕奧莫不在

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為
四明袁公伯長後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
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
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為忘
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
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
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
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
未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
必以程子為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古

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法
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
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
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訪謹書

滋溪文稿三十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元蘇天爵撰

趙訪序 至正十一年

青陽先生文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余闕撰 門人淮西郭奎編 前有傳 宋濂撰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

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
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
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
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散為霞采十圍之木上
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
非風雨所能搖振者有元古文聲教所被鴻儒
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施器薄迭奏著作之盛
擬之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
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
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五

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
而先生以孤軍守院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
地岌乎江上與夫為謀使國勢既衰而復振民
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
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為文悉為煨燼中元
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得諸
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忠
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
勳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
矧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

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爲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爲訓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闕字廷心武成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增謚文忠進封夏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用以名其集云番易程國儒序

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泣然流涕而歎

頤末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六

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予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實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予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祖父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沒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爲應奉爲臺

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矟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奧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連遇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保障者五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仗義與妻子偕死生爲名臣歿有美謚於是予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焜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耶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覩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議論闊達固可使家傳而誦之鑿鑿乎不可易也惜其稟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爲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爲尙哉昔

頤末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七

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矟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奧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連遇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保障者五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仗義與妻子偕死生爲名臣歿有美謚於是予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焜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耶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覩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議論闊達固可使家傳而誦之鑿鑿乎不可易也惜其稟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爲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爲尙哉昔

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尙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為青陽先生故其集亦以青陽為名云雲陽李祁序

劉瑞序 正德辛巳

高穀序 正統十年

余忠宣集六卷 明嘉靖刊本 吳尺鳧舊藏

元余闕撰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羅洪先序 嘉靖三十三年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大

陳嘉謨跋 嘉靖乙卯

雷達跋 嘉靖三十三年

方叔淵先生集一卷 舊抄本

元 莆陽方淵叔淵撰

蘇背吟集一卷 舊抄本

元朱名世撰

僕粗涉詩書薄遊山水偶託迹於胷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觀千艘之漕餉勢若龍驤受半載之奔波名如蝸角碧漢迢遙一似浮槎於天上銀濤洶湧幾番戰慄於船中今

將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詩尾聯以古句蓋滑稽也非敢稱於俗律然而風檣之下柁樓之上舉酒酌月亦可與梢人黃帽郎同發一笑云爾至元辛卯中秋蘇臺吟人序

予第錄予海中詩成此帙因命名曰蘇背吟又敘于前姑記一時風波之興詩云善戲謔兮識者幸勿謂諸

案簡明目錄云舊本題朱晞顏撰提要云舊本題朱名世撰此本為長洲顧湘舟舊藏亦題朱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三 大

名世撰與提要合豈簡明所據又別一本歟何與提要參差也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八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 明刊本

元 鄱陽周伯琦伯溫甫撰

士君子生乎盛時有文學材藝以結知于明主
詞章洋溢于館閣議論敷揚于朝廷所謂昭代
偉人盛福全美者也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
鳴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啾啾吾嘗于故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老大臣卷阿之詩誦之噫古之聖賢屯艱險難
者多矣千載一時之遇所以為難得者哉集在
咸祐間與故集賢學士鄱陽周公有同朝之好
道義相激昂忠厚相敦尚非一日之契也今觀
其嗣子伯溫近光集備述至元至正所以蒙被
恩遇之盛司憲南海錄以為書萬里之外一食
不敢忘君於戲盛哉惜乎吾集賢公教忠之勤
培德之遠而不得以喬年耆德觀其碧梧翠竹
之聳聳昂霄也雖然歲時燕享俎豆彝鼎神明
來歆則亦有以大慰其心者矣集踰七望八頽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〇四

然山林亦豈不欣言故人之有子而用世之有
人也昔集賢公執帝王遺書以奉仁皇帝之清
燕不盡其用以待其子發明家學事聖孫彌文
熙洽之朝蓋三十年于茲矣風會雲合豈偶然
哉烏乎世篤忠孝以承國家之福澤于無量此
耄叟所望于邦家門人者也雍虞集伯生甫書
今天子在位之八年當至元庚辰之歲斥大姦
進群才一新治化時伯琦繇國史院編修官選
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扈從大駕上京兩視草
大廷遂以非才簡知主上既而詔奉香酒以仲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秋上丁代祀曲阜宣聖廟還上命篆追上明宗
皇帝尊號玉寶書祝版陪禮太室三賜衣幣是
年十有一月三日建宣文閣又詔篆題閣榜及
閣寶明年改元至正正月廿日特命為授經郎
復置經筵又命兼經筵譯文官先是授經郎學
舍在宮門外隘陋弗稱于是有旨以玉德宮之
西殿為學上親選宿衛官及勳戚子弟年二十
以下者三十人為弟子員受業閣下太官具膳
留守供帳皆出上命是年復科舉取士制中書
檄考試上都還進講賜金織對衣及青貂裘又

四八五

明年廷試選為簾內官上御宣文閣試弟子員
稱旨面賜中統鈔五千貫弟子員各繡衣材一
襲入則通籍出則給傳又二年升監書博士仍
兼經筵兩頒聖書以示其異尋又命攝授經郎
以教官學是後日侍講讀歲兩有衣幣之賜今
年秋七月八日進講洪範上御慈仁殿特命改
崇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旬日又命兼經筵參
贊官賜卮酒兩頒聖書如前制中臺以憲府重
選宜用近臣迺奏拜廣東憲僉陞辭之日上猶
眷眷大臣以便養為言乃允官給上駟驛行而

南中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三

南中途少暇遂及文墨竊念先臣昔為仁英兩
朝說書歷官清華嘗有撰製後二十年而伯琦
又幸際今上世守其職蓋叨祿于朝者一紀而
在館閱者十年傳內廷班講席者五閱寒暑自
惟積誠不至燭理不明不能有所感動裨益然
觀聖上議禮考文任賢使能口德惻然與堯舜
同德湯文同心職在論思千載一逢非假文辭
何以示久故自入侍至今凡拜恩寵陪典禮奉
制勅承顏問侍游從則有紀述歌詠所以揄揚
上德抒達下情庶幾詩人夫保之意辭體俚近

取于適時固不敢擬于前代作者然當茲禮樂
大興之日躬侍九重挹清光其可以蕪鄙自少
而使朝廷之盛美有關先臣之遺業無傳乎于
是次其歲月彙為一編題之曰近光集置諸篋
中時而觀之身雖江湖舉頭見日天子之光咫
尺也抑著出入之迹而犬馬之情思有以自效
云至正五年歲乙酉九月廿四日朝散大夫僉
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
自序

南中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四

夫惟天子時巡治古之令典儒臣扈從彌文之
盛觀是故鹵有簿以紀侍衛之名路有史以載
見聞之實其來蓋已遠矣維茲玄默執徐之歲
朱明仲呂之月當二面南南服關四方之路以
盡多士之才執法侍上上京持數寸之筦以申
三尺之令于時鄱陽周君伯溫裛然炎虛之秀
膺是崇臺之除乘鷺羽之潔清從翠華之密勿
身歷乎山川之美因目觀乎星月之推遷進而
載馳載驅退而爰咨爰度抒思輒形諸清詠回
轅遂積乎佳篇彙以示予屬之序引觀其憧憧
行李之役汲汲傾葵之誠螭蚴舊傳載筆載筆

1 第 0, 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頁之四

其有述乎解薦必用識丁識丁况能賦者率爾
卷端之弁詒諸柱後之冠云翰林學士承旨光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冀郡歐陽玄書于視
草堂

右扈從詩弁前後序二通今左丞鄱陽周公爲
監察御史時所作也國朝混一以來中臺南士
之選惟公居首公踐歷華要績孚名祿垂四十
年深感遭際形之著述一以贊規摹之大一以
彰聲教之隆居安慮危見于言外既而澄清菴
宣東南是賴短章大篇奚啻千百未遑銓次預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五

以是集鉅梓傳播以備史氏纂一代之雅頌職
方爲全書者有所稽焉門生鄉貢進士海昌蔣
祥麟謹題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 鈔本

元胡助撰

純白齋者元太常博士古愚胡先生之自號也
類稿者先生之子瑜以詩文遺稿類而別之以
便傳誦總二十卷歲久薦經兵燹殘缺失次且
第二卷及後一連十三卷俱無存今六世孫惟
深痛惜之廿餘年間徧扣文獻大家求其遺墨

分入各類以補之仍曰類稿又以當時名公所
贈詩文類于卷末以爲附錄湊二十二卷將以
刊梓于家以勗後裔錄成其從昆季子姪見之
皆喜各出工費以助其成閱嘗示子較正且祈
文以序于篇端嘗問純白先生自幼天資警敏
勤學修行長則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友天下
士以資麗澤若危公素虞公集歐陽公玄蘇公
天爵以及吾鄉之柳公貫黃公潛皆與之締交
字交以故作爲詩文淡而文質而麗脫去綺靡
浮薄之態而自成雍容典雅之言其長篇則充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六

暢而條達其詩律多精縝而華潤觀其扈蹕上
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賦李老谷登李陵臺
關河歷覽之雄宮禦物儀之盛目之所觸肆口
成章讀之亶亶使人忘倦誠吾鄉之一代儒宗
也於乎前人之有善不幸勿傳天下後世無自
而知者眾矣先生之文有子若瑜者纂修于前
尤復世有賢孫乎紹述于後今去百四十餘年
卽其書想其人尙猶一日也何其幸哉爲之後
者尤當珍藏以傳永久以繼承先志可也先生
姓胡名助字古愚別號純白老人爲東陽湖之

故家云時在正德庚午春二月之吉同邑杜儲公運書

昔故宋渡江大臣世家從焉若韓呂晁等氏皆居東陽而論學之懿若朱張陸三子又由呂氏會合學者見問于斯為盛文獻之徵庶或在此乎而二百餘年矣故老皆無在者集又不得身至其處常因郡人士以諮緒餘是以如胡君古愚之氣韻清雅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廿年嘗以所宗示集又為言平日與清河元復初四明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今二公往矣乃獨見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七

古愚之文譬如昆山之玉質既美矣雕琢而彌文柳林之木材既良矣締構而益固方將以其消古之器春容之音以合奏乎咸章韶濩之間不亦盛乎噫孰謂文獻之邦遺風故習之不遠也致和元年五月十日蜀郡虞集書
子自少時從師講道至呂成公知其鄉為浙東之金華因考其山川之勝孕秀于人者非偶然也稍長因識喬文惠公諸子知自穆陵以來一時文物之盛家公戶卿雜以權謀聲利相望若肯頃然最後交義烏朱氏兄弟始得論學術文

章訪問承平往事則向之里第林園衣冠鐘鼓之區今皆散而為郊墟田疇莽然莫知所在矣獨成公之學微而愈著久而益彰其必有屬于今而淑于後者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有古人之風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焉于古愚為友其人履道力學恥于干時取民居環堵之室自樂也其他俊士輩出何其鄉之多賢哉夫山川之氣有時乎盛衰而其孕秀于人者則未嘗間斷也故其人之于道猶川之于水沂其源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八

出于山者演迤汪洋晝夜混混以匯于海其斷溝絕澗暴盈倏涸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于一時也子所謂屬于今者其不在二子乎古愚以永嘉郡文學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暫歸凡朝之名勝咸賦詩以贈而屬子序子懼夫山川之勝亦足以遂安致樂而損其遠游之志不然處者固以其道自任而仕者將以行于時此古聖賢之所以不違甯轍也試持子言質之鄉之老人長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時致和元年夏六月陵陽貢奎仲彰序

予讀古人書常思其人不見其將求之今人之
行有能如古書者苟不得之則其言之止乎禮
義莫詩若也吾于金華胡君有得焉君之詩也
溫柔婉粹不麗于俗有志于古雅者也故其號
曰古愚性迂直不屑屑于世尚客京師寢冠博
帶游王公大夫間一言不及他獨好論詩文常
瞠目力爭于古今人毫髮不貸是故樂與之交
多好古博雅之士予嘗以世之人于荒基野塚
得布泉斷碑蝕鏡破鼎以爲古物至疲精力以
購之何其蔽也如君者非儒林之古物乎何猶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九

棄而莫之取未幾執政者薦于上擢爲國史官
予喜其有得矣方今太平百年登歌郊廟其職
可以作爲雅頌稱述功德追復商周魯之作其
古莫有加于此者夫二雅之變可復于正及其
終也猶出于公卿大夫之爲君官于國史矣而
有志焉孰不以是期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
宜形于詠歌而載之此集者亦足以達古詩人
之旨矣後將有考焉時致和改元夏六月陵陽
貢奎仲章序

經濟文集六卷 舊鈔本

元翰林學士承旨楚國公河南李士瞻著
李仲序 正統八年
廬圭宰先生集七卷 舊鈔本

元惠安盧琦撰

公諱琦字希韓號立齋溫陵人以詩明經領薦
江浙遂魁禮闈登壬午進士第授台州錄事予
時弱冠始習舉子業每觀公科文未嘗不三復
數歎恨不得拜門下以從受業比公調延平郡
幕職前鄉貢進士陳立大薦丁于公以爲教其
諸子始終三年獲親炙焉公以詩經啟發于予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十

者必盡其蘊凡平日所爲詩文亦必以示予予
見其矩度嚴整而旨意幽遠近世作者鮮能及
之或謂公長于科文而詩文尤工公弗自以爲
是也至正庚寅秋浙江省禮公較文予忝預選
列士大夫咸謂予之得所傳其疑公之私者公
則曰師友傳家固欲學者之底于成設有所私
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已亥秋福建大比多
士公適任鹽司提舉督課于莆不與考試予復
預選明年公還署予謁見公笑曰君再捷科場
吾嚮者之謗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與同郡

尤英舉于鄉公時寓海口聞之喜曰尤英又中矣尤英嘗與予偕學于公者也論者亦信夫公之有所傳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終于所寓歸葬惠安于時賽甫丁構官軍討之道阻予與尤英不得奔訃會葬惟南望抱哀而已歲乙巳二月福建復大比予掌卷簾內公之子昂亦就試場屋主文揭榜得詩經一卷經義頗佳策尤善以限榜額勿登名退出院始知其為昂之所作也予既為之悵惜且喜公有子能紹其家學矣公之徒莆陽陳誠中氏適至三山與予學同寓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十一

僧舍誠中訪求得公所為詩文而編次之凡為七卷將鈔梓以久其傳且求諸名公為之序子請而讀之既悲公之早歿不及大用于時使其文不得偏見之館閣以備蔽皇家之盛治猶幸餘膏賸馥之存使誠中得以掇拾于亂離散失之後以傳之不朽懿矣哉誠中因書此以附于卷後一以明夫公傳授之素一以嘉夫誠中用心之勤誠公之子觀之其亦知所勉哉其亦知所慕哉至正丙午二月庚寅日延平孫伯延撰案圭峯集七卷元陳誠中編從洪武刊本影寫

孫序後有洪武癸丑五月七日重梓一行其証也 四庫著錄本作二卷乃館臣所重編竝非原本提要已言之矣萬歷莊氏刊本改圭峯為圭齋其名已誤文與此本同亦分六卷詩則增為七卷較多二百餘首謝在杭筆精云內竄八薩天錫詩六十餘首明人蓋已知之但不知薩詩之外所增又何據耳是本雖祇四十餘首篇篇可誦萬歷本除薩陳諸作外多不足觀其為後人妄竄無疑也是書刊于洪武中確有可証莊序云誠中所編欲鈔未就又改孫序七卷為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十二

十五卷作偽顯然尤可笑也

盧圭峯集七卷 舊抄本

元惠安盧琦撰

孫伯延序 至正丙午

蛻庵詩四卷 舊抄本

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杆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岳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寢尚綺麗而詩

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鏘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降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高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于延祐天歷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于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杼禪師以公手稿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為序予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為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向益性情所發出于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斂無跡此其冲澹也昆侖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峰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為一代詩豪矣顧子譚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

于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釋蒲庵來復序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杼北山之所編集也先是潞公于元季多故之際薨于燕都由其無後北山為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稿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版以行于世或有問于子曰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視身為外物而乃汲汲于故人詩集得非未能遺情乎予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為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為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遺世淪謝懼其泯沒無傳故仗義而為之然亦何害于道其與約之情則一也當元統甲戌間予識潞公于金陵後會于燕都于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謹書卷末如此若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予之稱美故弗論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李五峯先生詩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永嘉李孝光季和

錢杲序 弘治甲子

李五峯先生詩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永嘉李孝光季和撰

錢杲序 弘治甲子

野處集四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邵亨貞撰

蟻術詩選八卷 舊鈔本

元雲同邵復孺撰

沈明臣序 隆慶壬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五

望經室外集曰蟻術詩選八卷元邵亨貞撰亨

貞字復孺有野處編四卷見 四庫全書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云亨貞所著蟻術詩選世已

無傳此從舊鈔依樣過錄凡古今體三百七十

六首又聯句三首詩格高雅絕無元世綺縠之

習案馮遷汪稷跋野處編竝云其書乃上海陸

郊以授稷而刊行是編及詞選每卷首皆有新

都汪稷校字樣是郊所授刊之冊跋又云并所

著蟻術詩選蟻術詞選為十六卷今合三書卷

帙觀之竝屬完善之書惟卷首不著名而著字

乃明人刻書陋習也

夢觀集五卷 鈔本

元釋大老撰

案夢觀集原本二十四卷首語錄三卷次詩六

卷次雜文十五卷 四庫館惟取其詩以卷四

為卷一卷五為卷二卷六為卷三卷七為卷四

卷八卷九為卷五編為五卷著于錄餘皆斥而

不收同治十二年奉

旨赴閩從晉江黃制軍處借得翰林院底本命小胥

彭寫副本卷第則改從閣本焉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六

子淵詩集六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張仲深撰

昔唐杜子美于開元大厯間以詩鳴

一形于言故後以詩史稱焉子

張君

卅中知其明敏嗜學蚤孤事母

以孝聞後十年子教授徽饒間于淵亦漫游湖

海正諸有道以擴其所蘊故其詩章累帙凡愛

親之誠形諸于言當代清要轉聞于朝而旌其

門吁子淵可謂其為子職者矣然詩之為詩豈

徒然哉自風雅頌而降楚漢魏晉沿于唐宋體

製不同各言其志莫不有揄揚風刺之道焉今子淵之詩拳拳不忘乎親志形于言自有不能已者子淵雖未能拾一第承一命以榮其親獨能以詩彰其母之志節亦榮矣然詩之駟駁固未暇論其愛親之誠較子美忠君愛國之心庸有二哉觀子淵之詩者各能興起其愛親之心則于名教信不爲無補也嗟夫

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舍子淵其

良與錢梓以廣其傳予既服子

淵之孝于親又嘉良與能樂道人之善故書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七

弁其篇端至正丙申春三月庚寅四明安晚後

人鄭弈夫景 父序

昔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 樵越

人擁棹而歌朱文公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

其餘韻聲詩古今共貫四海一家有非人之所

能爲者雖其義鄙褻而君子取焉他日葛邏祿

君易之至京師常言張君子淵之賢出其詩若

千首其古意三章託興深遠忠貞之心蓋莫可

掩有諸內形于外卽是詩可以窺子淵之所存

矣子淵越人也由其詩觀之越之爲越豈不異

乎古昔哉鄞故越邑至于近代遂爲文獻之邦宗公大儒前後相望子淵生于其鄉一掃其鄙褻之辭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宜乎易之稱之不容口使朱氏見之又將何如其喜也予往至鄞子淵羣從昆弟數相往來知其嗜學之篤張氏其興乎暇日讀子淵之詩輒序而歸之易之至正十二年八月丁卯臨川危素書于金臺坊寓舍

繇百數十載已前北南竝尚肩山值建學大興

詩人殆廢永嘉專意肅括姚賈幾中興其失也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六

菱江西諸賢以直致爲工斷續鉤棘自謂無首

無尾世復以率嗤之暨車書混一邈淮而上號

呼縱恣啁啾之音不革于南俗文治益隆天下

學士大夫始識正路然唯得其形似而已至于

超然筆墨之外深契自得者蓋鮮矣古今評詩

蔚有定論近世未解考究輒事援筆以肆私見

譬之工人規矩不熟于中欲斤斧是馭精巧是

期無是理也蓋詩之爲詩情與景而已二者之

遇不得不形于言而非我之所能爲者此真詩

也苟或牽合補綴可以無作豈詩也哉予近有

得于此而年益邵志益落殆不可對人語而亦莫我信也近獲與張君子淵交片言之間輒悟此意出示所作百餘篇其意輒深遠與雕琢相謝絕雖天稟所至亦薰熟有素者夫已有所得而不與知者其非君子用心也喜而為書于卷首至元己卯九月下澣小江艾逸單宏序

唐杜甫氏為古今詩人之冠宋黃太史庭堅謂學者宜讀其詩精其句法每作必使有意為一篇之主乃能家而或者云宜宗商周而祖漢魏晉宋而下可無學也噫豈黃太史為不知此耶

商周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九

商周之作聖人刪之為經蓋方圓之規矩也奚容言哉然曰必祖漢魏則刪後無詩獨漢魏何夫世道升降而文氣從之漢稍近古六義未泯逮鄴下諸子而流風存焉六朝南北非無人也光岳分裂偏駁菱蕪其可取者希矣至唐而後陳子昂首恢雅道及杜甫出而集百氏之成雖後有作者蔑以尙茲要之本人情明物理美刺哀樂庶幾三百篇之遺意矣非直以其辭而已是可傑以晉宋而下為可廢哉蓋商周之詩至漢魏而靡漢魏之詩自杜甫而定學者邇流而

求之舍是宜非所先也國朝南北混一宗工繼作以中和雅正之聲而革金宋之餘習學者非杜詩不觀也然味者剽剽近似襲用一律而不知根本道藝其所以來或者之議豈為過哉四明張君子淵每與予論及此而歎之今其友會稽王良編集子淵之詩為若干卷以刻諸梓子淵蓋知讀杜詩而精其句法者也成一家言以見黃太史之語為不誣茲予之所嘉也故為書其所嘗與論者而序之至正十六年龍集丙申夏五月辛卯浙河楊彝序

商周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十

元陳鑑撰

文淵閣傳鈔本

元蘭溪吳景奎著門人黃琪編

舊鈔本

宋濂序

至正十八年

族孫吳禧跋

正德四年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唐重編

鮑以文校本

宋元倍序

栲栳山人集三卷

勞季言校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梅花道人遺墨一卷 舊鈔本

元吳鎮仲主著

錢棻序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四

三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九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抄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貢先生紀年錄 朱鑑

撰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癖耽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一

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下及闔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藪之自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邾元初變未拔於宋范陽再變未變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厯與延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

孰輕也公以余為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
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
息芙蓉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樹春暉
樹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
如蒼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莘
蹈海遊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
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補本朝關製其他所
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畸人窮士專攻
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
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二

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
也得於自然有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
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為
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為風為騷人為朝
廷道盛德告成功為雅為頌又當有待於公者
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為其高弟子謝
肅劉中及朱鑑也別又為公年譜云公字泰父
號玩齋學者稱為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
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

以諸生禮見得執筆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
作無不飲觀而熟味焉門人孫章塗穎會稽何
昇嘗為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
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為之序其後先
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
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移奉陽紉
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
高風雅調淪亡泯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
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模
擬之迹尚多而自得之趣恆少也聞嘗觀諸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三

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
雄渾而浚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
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遠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
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
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
有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壬午朔門
人耶那趙贊書
玩齋著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
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鑑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
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為

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啻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四

如江河盪涵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壬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閒出平生所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沛澤迹之迹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粟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

陪杖屨散步林皋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歎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稿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寓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懸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亟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五

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壬不能輯錄于未散失之前而肅也乃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用敢序於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旣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于時肅年尚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

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激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間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既抱其忻慕之心至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生平之志願哉又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六

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于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闕廣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因留居于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間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既籍記之後退取先生詩文之稿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于今而傳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七

于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攷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塘劉中海呂朱鑑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意或求之卷冊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啟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視焉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及其辭之措也加大匠作屋鳩眾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榑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堂秩乎其敘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

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
 勤靡及之歎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
 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
 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蠻夷
 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
 不卽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
 逸士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
 雄渾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
 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風雅以來能集詩家
 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文貞而興
 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
 也雖然卽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
 必極聖賢之指要使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
 文章必出於已而無愧於古作者在官政必欲
 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至于
 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
 明之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
 自養而窮達一致者也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
 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

上逍遙間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天
 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名
 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
 謂詩歌者耶而肅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
 爲然先生所作率多黼黻國家太平之美迺今
 編肄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乎遂
 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上虞謝
 肅拜手謹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
 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
 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
 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
 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
 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
 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
 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
 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
 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
 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盞有
 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

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鑣過市據鞍談話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止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且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于人已而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

皆無所遇予旣歸淮南秦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秦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秦甫鬚髮皆白而秦甫銳然紅面白如 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秦甫眞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願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爾

然則吾秦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秦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青陽山人余闕序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一

蚤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宏博靡麗卓邁雋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况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

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硯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校蓋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夫人之生者有聲聲通乎心其宣諸口者謂之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三

言言中於理倫比之而有章者謂之文則文乃言之尤其可傳而不泯者又文之尤也蓋言以宣意文以立言可傳而不泯者以其中理而載夫道也道也者貫古今而不可易則文之用可得而泯乎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聞有作者刮其浮習欲舉一世而甄陶之雖鼓舞奮迅於一時終亦轆轤於故常而不克大有所振者可勝歎哉至於我朝元禎延祐之

開天下又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溫醇忠厚之懿無脆薄蹇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洙濶蓋將澤百世而未艾烏乎文章之盛其斯時歟自世故口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者哉及來閩中始得今戶部尙書宣城貢先生之文而讀之其言簡而明曲而當法度嚴整而意態眷容所謂不多見者非虛言也其先翰林在延祐時以文名則先生之得於家學者有素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三

矣人徒知其文之古而不知其本於理也人徒善其詞之工而不知欲以明夫道也可傳而不泯者其可誣乎雖然是猶論其文也若夫立朝之節臨民之政與夫理財之方一皆見之行事之實而非空言之無證者可傳而不泯者不獨文而已先生之門人劉中鄭桓以其平日所著曰友迂曰玩齋曰真真曰東軒曰閩南等集類而成編來求余序因併及之先生名師泰字泰父與余爲世契至正辛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特授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山東李國

鳳序

黃潛後序曰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升次對潛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寮口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閒於侍郎之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

爾朱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四

班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潛以老得謝歸臥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山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潛始遂其快觀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質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

揭授官而踐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眾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敘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敘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雅奇絕之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為倡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

爾朱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五

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當行于所當行當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潛序案明刊本東坡以下缺今據元板黃先生集補王禕序沈性刊版序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壁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負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刊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紀年錄 朱繼撰

楊維禎序 至正十九年

趙贊序 至正乙未

錢用壬序 至正十九年

謝肅序

余闕序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六

程文序

李國鳳序 至正辛丑

黃潛序 至正十五年

王禕序

沈性刊板序 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壁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羽庭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

而秀者曰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願

然而清勵然而元飄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

讀揚子書所為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

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可

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元微

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即其人

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

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益充故其文山立而

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十七

粹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

乎元之理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

子雲行有所不逮然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

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乎德元果知之

乎余豈得而議之令輯所為文號曰亦元孰曰

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

明白衡山來愛其文也故憑物而序之重為歌

曰悠悠太虛孰可憑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空

盤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靈天台半落黃山青

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軒轅道士
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為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
德氏有柳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既
而朱君伯賢曰生能致鬼神為文詞多奇詭即
挾入密室請賦白雲集篇余方與客詹國器陳
惟敬劉坦之僧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立談
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靈馮于物者自稱為韓
愈氏即軒轅彌明書諸凡曰問羽庭公能文章

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六

敢請見教邀余及眾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
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一篇質諸神神使誦
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書曰善則善矣獨中開
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眾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為之序可乎
疑神入思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
因憶向在庚子正月開夢借士友論文俄而見
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吾昌黎韓愈也
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文亦
為之低昂道在日用開文貴平暢則道自然明

白文猶製衣也挈其領而禡之理斯順矣覺而
記憶嘗以語卓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
吾嘗即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照合乎前者
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
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烈蒿悽愴若
或見之邪故不得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
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既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九

元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
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為四言為五言
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凡若干卷文為
記為敘為銘為讚為箴為跋凡若干首加詮次
焉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
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
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
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
者抗特操於亂世臨忠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

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探諸往昔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偏強州郡聞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己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三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五

三

以暴于世則天下之于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子之所以重爲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不猶子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回至州南閭變倉卒回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子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懼此變開關逃遁非有所爲也求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輿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閒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詠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

居竹軒集四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成廷珪撰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 舊鈔本 黃蕘圃舊藏

元 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

編類

黃氏手跋曰此句曲外史詩係子友金心山所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一

蓄者心山為吳庠生與子同與歲科試因相識焉然但知其能文而餘所善則未之知也後于親友案頭見有單條小幅奇花異卉寫物生動之趣溢于楮墨方知其善于繪事而子與心山蹤跡不甚密因未曾以尺素相求客歲聞心山已死殊為惻然後書友有携舊書來者云是心山物并于雲溪友議未見心山手跋知為文瑞樓金星輅之孫蓋家故藏書即散亡之餘亦不失倦倦愛書之意用是重其人以重其物而于是冊聊著梗槩云蕘圃黃丕烈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七卷 舊鈔本 厲樊榭舊藏

元 張雨撰

陶宏景在齊梁時掛冠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性雅淡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詠盤桓尤喜著書賦詩旁通陰陽醫藥之術朝廷屢徵不起世以高尚稱之後七百餘年當元盛時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錢塘來句曲負逸才英氣以詩著名格調清麗句語新奇可謂詩家之傑出者也當是時以詩文名世者若趙松雪虞道園范德機楊仲宏諸君子以英瑋之姿凌跨一代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二

諧鳴于館閣之上而流風餘韻播諸邱壑之間貞居以豪邁之氣超然自得獨鳴于邱壑之間而清聲雅調聞諸館之上諸君子亦嘗與其唱酬往還雖出處不同而同為詞章之宗匠譬如軒輊詎知其孰先而孰後耶矧貞居博學多聞襟懷蕭灑故大夫士多景慕而樂道之也夫隱居貞居時世先後好尚問學似未可以同日語然隱居之清風高節貞居之雅度逸才亦可謂前春而後應豈非句曲山清爽之氣鍾秀于二子歟以吾夫子中庸之道修己治人之學金聲

玉振之文昭著于天地使其學道而望洙泗之科猶未易量也至若奔競功名蹀躞聲利醉生夢死不自覺者則二子之風度將追嚴子陵陸修靜之武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子其庶幾乎貞居張姓兩名伯雨字貞居其自號句曲外史世人稱之也吳郡徐達左序

錢氏手跋曰元句曲外史集 四庫書目所載正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共七卷是本卷數雖同斷非 四庫書目所載之本其第七卷內詩餘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頁半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三

是厲徵君樊榭手補尤足寶貴細審其所補之來本大約出自珊瑚網及鐵網珊瑚書畫正續題跋記三書居多其硃筆是丁龍泓徵君之筆無疑更所謂趙一清校則不能知其所在矣予昔年曾見外史手書詩稿兩冊當時念念不及錄出一副本定然與此集大有異同之處若得彙爲一集則爲外史全集之大觀也明虞山毛氏所刻元人十集遂江可將是一校尤善然毛刻斷不能如是本之富耳丁酉十二月初四日快讀一過因爲記此夢廬錢天樹

僑吳集十二卷 舊鈔本

括蒼鄭元祐明德撰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于杭于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主乎理而氣以摠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汨汨乎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旣壯來僑于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微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爲之序微不敢辭庸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僑于吳矣夫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四

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消財賦強而盛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游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卽其山川風力之美鵬詠嬉娛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于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

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詠嬉娛之適而止耶
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
僑所以發而為文亦有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
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
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于外者無非文如
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
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歧而
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絕諸子各以所見
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
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五

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
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于古不惟其辭之
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
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于道至歐
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與
道弗二乎文而一出于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
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
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由其得孔孟不傳
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之文哉微竊聞
先生嘗以文師承于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刻源

戴公此二公學羣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
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
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
乎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學者亦在
其中矣奚必果僑于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
是以名編爾微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
吳累世矣然于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
于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為之言是集
也為古今詩銘箴讚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
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六

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

微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詠物詩一卷 舊鈔本

元謝宗可著

詩大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其心乎詩
自三百篇降漢晉以來至唐宋而聲律悉備沿
至于今蓋以義理正之風雅其道然矣本朝金
陵謝宗可為詠物詩數百篇涵益精微詞必新
理必正字必工事必謹綺靡而不傷于華平淡

而不流于俗于是求公之心槩可見焉予居宣城或見之亟以念誦記而後已竊爲之評曰晉謝眺幽襟逸懷故詩多清新李賀唐王孫故詩多富貴觀公之于詩又能兼之至正癸巳汪澤民題

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 舊鈔本

元陳樵 盧駢子友編輯

周旋序 正德戊寅

案鹿友子集有 國朝董肇勳刊本卷二缺出

塞曲夜闌幽海人 謠望夫石東飛伯勞西飛燕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七

五首卷首周旋序亦缺此乃完帙也

林外野言二卷 舊鈔本

元崑山郭翼 字義仲

傲軒吟藁一卷 舊鈔本

元胡天游

鄧山序 弘治十二年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明刊本

元鄭玉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于繩墨心未之好也

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于是迺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于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八

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詘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其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子出處死生之際

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光所為辭章凡近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豈可謂先生之文與行皆卓然者世其得而朽之者乎子思夫讀先生之文者如子向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洪武三年歲舍庚戌春三月朔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

顏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九

兼國史院編修官金 王禕 充書

案此序王忠文集失收

竹居詩集一卷 舊鈔本

元王進序 國子助教郡人張信校正

張洪序 宣德元年

王進序 宣德元年

范願先序 宣德二年

李傑序 正德六年

徐謙跋 宣德二年

六世孫木跋 正德九年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 鮑濬飲手鈔本

元靈武王翰用文

詩者聲之文也本于內而見于外者也仁義之發醕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潘放僻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為廢歌愼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為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颯颯乎正音或未響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間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于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請

顏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十

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為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于心之外哉洪武庚午子留案來閱郡庠生王仰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予請序其首予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于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于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于勝朝而秉義于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應而非苟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于予之向所
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
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則可以相忘于
言語之外矣于予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
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
蓋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
陵陳仲述序

先府君平昔喜作詩晚年隱遯林壑尤必以此
自娛故凡其觸物感事流連光景一寓于詩以
舒其抑鬱之懷以發其憤惋之氣其作頗多第

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十一

以家不蓄藁偁自悼年爲所背棄不能一舉成
篇比自有知以來始于耆老故舊之間掇拾遺
篇粗得以上若干首類成卷帙用敢示之子孫
是雖不能盡得其詳而其志節大略亦于此焉
見耳嗚呼爲子孫者苟能因其詞而知其心則
亦庶乎凜凜然思以繼承于不墜哉歲上章致
泮孟春初吉孤子偁謹書 玄孫焯謹錄

閑過齋集八卷

淡生堂鈔本

元吳海樸

門人靈武王偁編次進士永嘉胡甯

校正

徐起序 歲在辛巳

王偁跋 歲次辛巳

案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版心有淡生堂
鈔本五字徐起王偁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
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辛巳也革除之後跋
經刊改故不著年號

學言稿六卷 明弘治刊本

元臨川吳當著

徐霖序 弘治十三年

葉天爵跋 弘治十三年

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十二

學言稿六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吳當撰

北郭詩集六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曹彬侯舊藏

大元澄江書院山長許恕如心

詩爲吟詠性情作也例以刪後無詩可乎今人
之詩與古人之詩異詩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異
然詩而不以文爲法則又展于古也邈矣世之
名公鉅儒騷人墨客傷人感懷物情景態吟詠
之間一唱三歎而不足自非胸中有文者疇克
爾耶北郭許君如心其質清以奇其學醇以正

其為歌詩也其思深其義備性情中出固也故古之為詩者太白之言放子美之言憂盛世之士其言也雍容世之亂也其言悲傷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若如心者不遇于時不偶于世感歎悲哀之辭見諸短章大篇中渾涵汗瀾而有流連光景之思嗚呼可悲也已使吾如心得時行志而為治世之音被之樂章薦登清廟當不啻是集之鋪張而已也如心名恕嘗用薦者起家澄江書院山長北郭其自號也因以是名集洪武十四年辛酉歲夏五月溝南老人里中張端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三

序

江陰許處士如心于卽世之若干年其仲子今禮部主事節哀其所為詩若干篇錄諸梓曰北郭集請予序之以博其傳焉噫處士之詩亦盛矣節之用心亦勤矣然處士未始 詩之傳而節則不忍靳其傳也世之處得其勢又能張虛名孽浮譽者其為詩易以稱易以稱則易以傳也而山林枯稿之士韜形斂跡若玉在璞而珠藏淵也苟非其光潤實有不可掩者則其為詩獲稱于人也難而獲傳于人也亦難矣易傳也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四

而或傳之不久難傳也而或久而能傳則君子有甯為彼而不為此者矣大都詩之所本者情也詩而不本于情何以謂之詩情之所著者詞也情而不著乎詞何以達乎情詞之所依者音也詞而不協于音何以備其詞韻是三者而後為詩之至今觀處士之詩玄澹冲曠其情也發揚浩瀚其詞也流亮激越其音也是雖欲弗傳蓋難乎其弗傳也是節雖不博其傳蓋傳之者自無不博也而節之心則有不忍者焉此北郭集之所以刻也序而歸之尤知處士之有子洪武癸亥夏四月既望將仕郎右國子監學錄吳郡金文徵序

禮部主事許君文度持其先處士之詩曰北郭集者若干卷求為之序其雍容俯仰若冠冕紳理周旋堂陛之上其縱橫馳騁若風雲地鳥拔兵行陣之間而其音節曲折則如琴瑟蕭瑟雜乎竝奏而雅韻逸發也予亟讀之不暇而為之歎曰美哉乎處士之作也果何自而臻此予聞山林江湖風振樹而雨垂淵其間隈壘波濤與夫石竅木穴遞為吸吹吞吐春撞澎湃而洪纖

廣隘徐疾以有函湖清越鏗鏘鏘作止散合
引唱荅和無不中音合節天爲成而地爲設也
古人之于詩何獨不然哉其情與事物感觸有
憂愁悅豫喪離疾痛也于是焉有歎息嘯歌哭
泣呻吟之聲因其聲之韵合言之文而詩者出
焉莫非自然也夫惟自然是以不窮于研揣畦
町之間有以發其比興之微而極乎人情物理
之變今于處士之作見之矣處士鍾粹美之資
抱疏通之才執溫恭之德而抗高尚之志方鄉
邦據于僭偽時鮮不爲其用以苟升斗之祿處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五

士曾不屑焉盛年甘自放于海濱則其平生之
情歡愉拂排悲思慷慨觸于物者宜有以昌其
詩而發焉嗟乎與處士並世而遷就委曲取富
貴者非不得時名而爲閭里之所詭距今才二
十年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其人往往處士雖布
衣沒齒自其在時負能詩聲既沒而有賢子若
文度者發其遺稿彙次成帙刻梓以傳處士之
名固當與是集並存天壤間矣以其所得者計
之其所取造物果孰優乎或是爲序洪武十八
年歲次乙丑三月六日前史館眉山蘇伯衡序

古人謂置心平易始知詩況爲詩乎浩然欲立
萬物之表藏于無端之紀是慕空虛耳非平易
也屑屑然與世俗是非相勝負囿之而莫脫是
恆陋民耳非平易也惟高不絕俗近不遺理喜
怒在物死生優游廓之通造化斂之存方寸始
爲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澹然無作
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
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
韶護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
唐史不載其爲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六

酣豢富貴胸中固非泊然自靜者矣及投荒裔
居閭澹滌其辭雖清吟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
時泄于其間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逐
其辭雖子厚猶不能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
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當元盛時取
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已積
月累時求一身榮耳雖間有長才善策迫于其
類亦無從施故有志者不肯爲也甯往往投山
水間自樂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先生少
以文學著名用薦者起身爲澄江書院山長不

樂即弃去浩然自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
詠月人莫測也其為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
意愈無窮固不暇如世之粉黛一辭一句取媚
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雖然淵明當晉室告終
力不能救其詠吟茅茨之下固非得已也先生
亦豈隱者使言行計從當與古人有為者並今
抱身而去獨得已乎讀先生之詩則先生之為
人可知矣先生諱恕字如心江陰人也其子節
今為禮部主事學行無愧于先生云洪武十有
八年歲在乙丑春正月既望天台林右序

師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七

玉笥集十卷 舊鈔本

元會稽張憲思廉

劉鈺序 成化

劉江序

今釋跋

張煥采跋

鶴年詩集三卷 舊鈔本 宋賁玉校

元不鶴年撰門人四明戴履脩江向誠

曇鐙編次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于國

風者僅自邠秦而止邠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
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
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蕃康里畏我
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
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
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
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
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
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
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獲公

師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六

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相幹公克莊
魯公至道二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
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邠秦蓋不
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
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
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
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
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于仕
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
悲哀痛苦之情一于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

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于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民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歟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為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于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習錄其師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鶴年子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

之遺意焉昔唐之僧有讀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寶之生其實之虎邱澹居老人至仁書

宋氏手跋曰丁鶴年詩向無刻本轉相鈔寫謬字頗多雍正丁未端陽後一日得秀水朱竹垞翁所藏明正統間刻本于吳郡桃花塢文瑞樓兩窗較閱刻本亦微有謬字前明蕭山魏驥序之賓王較并記

案此集係竹塢文氏家藏後有文點與也圖章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十

鶴年詩集三卷 元刊本 徐興公舊藏

元丁鶴年 門人四明戴稷習脩江向誠方外信 彙編次

徐氏手跋曰予嚮家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版後有廬陵楊文貞士奇跋語紙墨古潔予珍惜之斯本為元版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事詳郡志二本俱善因合藏之萬歷丁未春正月三日徐興公題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岡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長印徐勗之印白文

方印徐氏與公白文方印卷面有與公手書丁鶴年徐氏汗竹巢珍藏本元版十四字

丁鶴年先生詩集三卷

舊鈔本 勞翼卿舊藏

元丁鶴年撰
勞氏手跋曰丁鶴年詩從宋賓王校本傳出隨校一過原本卷首四番及序跋補遺詩皆賓王手錄卷中誤字尚有塗鉛未補者俟再值本校之癸卯九月四日燈下書于玉參差閣臥室與卿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六

三

前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一

青村遺稿一卷

舊鈔本

元劉涓子撰

董期生序

嘉靖三年

胡森跋

黃端序

黃宗明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一

貞素齋文集八卷附錄一卷附北莊遺藁一卷

舊鈔本

元舒頔道原撰

予蚤歲浪游湖海間所作益多求其合于體者蓋寡因其寡而嘗致極思焉自壬辰寇變家藏譜畫書籍與所作舊稿蕩然無遺雖居離亂中艱難險阻于情萬狀獨于詩未嘗忘情復盈數帙自題曰古澹華陽素齋集不遇其所歷所見為異時話柄四五年間妖孽未除兵革未息出處未甯東奔西竄又復零落當飢寒鬱悒不堪于懷發而為哀怨憤切之語關於風係于

世事樂見于辭雖無匡救之直而忠愛之意惓惓然一飯不忘然則三百篇不作則治亂風刺之義不幾于息乎予之所作雖未合于體契于道或者有時闕于時設未盡善尚俟夫後之知音者訂正云洪武辛亥冬十月六日華陽逸者

舒頤道原甫序

趙春序 嘉靖庚子

戴嘉猷序 嘉靖庚子

胡富序 正德戊寅

胡文彬序 嘉靖庚子

而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七

裔孫朝陽序 嘉靖庚子

徐銘跋 嘉靖庚子

方桂薰跋 同上

章瑞序 正德戊寅

黃槐跋 嘉靖庚子

裔孫泰跋 正德戊寅

汪用章序 嘉靖庚子

七世孫旭跋 同上

八世孫孔昭跋 同上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鈔本

元錢塘錢惟善思復撰

錢塘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予見其詩益知其為人思復知予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焉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為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強為之哉予蚤歲亦嘗有志於是顧為貧

而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七

三

所驅奔走埃壘之涂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襄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涉於議論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狃於所習近時又倡為對偶排比以為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而無生氣流動謂可以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

晚唐四靈於景物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
耳人耶子嘗謂少陵詩詩則律意則不律以詩
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莊生斲輪
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響如居仁
邠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
一流具法眼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消安
夏溥書

翁氏手跋曰江月松風集為有元錢思復手書
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致好事者因裝裱成冊
錢罄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後伯兄駕澂
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四

于金閭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有
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
無從攷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
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
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人草元閣湘竹龍
唱和并雜詩束共此集為三冊得于康熙丙寅
之杪春而鈔成于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
張翁杖識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舊鈔本

元錢塘錢惟善思復撰

陳旅序 至元戊寅
夏溥序 至元五年
一山文集九卷 舊鈔本
元進士翰林院檢討東安李繼本撰
黎公穎序 景泰癸酉

龜巢摘藁三卷 元人鈔本 曝書亭舊藏

元謝應芳撰

毘陵謝先生昔避地吳松之上予適自燕至吳
子友涿郡劉子南氏嘗道先生姓名學行之懿
子願見而未暇焉後十年識先生之仲子于崑
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五

山則先生已歸隱於毘陵矣又十年婁東袁子
英氏以先生年八十邀予賦詩為先生壽繼又
告曰先生之門人主著集先生之詩錄諸梓先
生摘其詩之什一與之凡若干卷名龜巢摘藁
復徵予序卷端予辭以未識先生又未嘗閱先
生之詩集何敢率爾從命且衰退不敏又何能
贊一辭於其間哉予言又豈足為先生軒輊哉
然子南既稱先生於前子英復頌先生於後況
嘗與先生之子林連牀累日觀其從容詩禮秀
拔儒林則先生之言行可知已傳曰不知其人

視其友不知其父視其子又奚必識先生之而誦先生之詩哉嘗聞先生之為人耿介尚節義與世寡合其為詩也非有關於風教者不為也非有得於情之正者不也惜先生不少試其才於時肥遯以終身焉先生有辯或四卷行于世皆發先儒所未發其於後學豈小補哉予始述所聞者如此先生名應芳字子蘭號龜巢云時洪武十二年歲己未七月既望前江浙儒學副提舉豐城始豐山人余詮序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六

沛之中不為外物之所搖奪形於言辭無感迫憤懣之病有異於昔人之言者惟君子為能之吾於子蘭先生之文見之矣先生蚤有俊譽嘗為晉仲俞用中諸公所知生平重然諾勇於為義紬繹經史作為文章咸有根柢與人論辨不少休在鄉里時請復鄒忠公墓寓吳中又請作顧元公廟世俗怵於異端邪說先生因取經傳之言作辨惑編以警之其襟度磊落識見雅正實為士林所推重洪武十年冬先生元子林以郡府所舉至京師先以書諭熊曰某有

舊作學子王著願板刻之乃為摘數十篇以從其請子其序之庶不為醬蒙矣曩先生避兵時雖漂搖逆旅中所至人欽其德望延致恐後巢室松江之旁講授之暇聊以詩酒自娛熊託交十五六年一時倡和若楊維禎廉夫倪瓚元鎮顧瑛仲瑛俯仰之間淪落泉壤先生年逾八十歸隱橫山實為後進之所其所著述有不期於傳而自傳者矣吾友中書舍人閩人張至道評先生之詩雅正純潔法度整嚴可與傅與厲相伯仲識者以為名言熊竊窺先生養之厚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七

氣之充言行卓卓如此蓋喜聞而樂道之者因以冠之篇端先生姓謝氏自號龜巢老人因名其集為龜巢文集云范陽盧熊序龜巢十五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元昆陵謝應芳承甫著

石初周先生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周霆震撰

文章之在古今猶天地之元氣未嘗一息閉也論者謂文章繫乎世運盛則盛衰則衰是未足為知斯文者世運盛文章固與之俱盛及其衰

也文章不與之俱衰何也盛而非文之用不能以致治衰而非斯文之未喪何以扶當世之衰後來之盛乎蓋盛而衰衰而復盛者世運之常文章與天地竝不隨世運也是以文章顯而世運爲之盛文章藏而世運爲之衰顯顯於天下藏藏於人心藏其本也故凡文章之顯於天下者皆藏於人心者爲之此乃人得之於天所以合元氣以御世運者世運豈得而盛衰之哉然顯者天下共知而尊之藏非知道之君子未易與語此也烏乎廬陵能文章者尙矣近遭世亂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八

儒道幾墮今英材輩出各以其所能詩若文自高而不知有應俗之慙其將何以極之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爲文爲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余以爲當此之時得如先生數輩以激昂後學使有所法庶幾鄉國有天下士以鳴聖朝啟運之隆而古文復倡於茲豈不足爲廬陵光而未見有志之同者豈天無意於顯者而猶有待耶然則先生之文與詩何可使晦而弗彰乎至是先

生之門人晏彥文編錄爲集且道先生之命欲予爲之序予昔雖嘗學於鄉先生之能文辭者未能今又窮處而耄及何能與於此而先生獨不鄙夷之意者天將復顯斯文與先生其知我矣於是述愚所見附於集之末以俟夫能古文而顯者以質其然否焉洪武癸丑孟夏初吉老友劉玉汝成之書

陳謨序 洪武六年

粵若稽古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聲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雅爲頌古今詩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九

人之窮無如子美精於詩者亦無如子美顛倒短褐到處悲辛信窮矣致君堯舜自比稷契詩能窮之乎周公思兼三王制作雅頌詩之精者也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亦詩之精者也詩不能窮人也謂子美以詩而致窮且不可謂古聖人而窮於詩可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當不諱之朝必以窮經爲事必以舉進士爲業然天不能使人材不出於科第亦不能使人材必盡出於科第惟材力時命適相值者迺無往不逢耳用是坐廢而先生之門受業滋多先生之文日益富

矣予觀唐宋諸大家工於詩者每不足於爲文
文不兼詩詩不兼文而先生獨能兼之也迄二
十年兵革之禍旣裂冠燬冕斷腸招些未之前
聞予所親記石壕新安彭衙之類在治忽者往
往有足徵焉而先生一飯不忘君之意惓惓忠
愛溢於言外此先生之文之必傳於永久無疑
也嗟夫士窮則修於家不窮必功覆斯民然後
出孔明所師者龐士元司馬德操所友者崔州
平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假令南陽秉耒不釋
則索然俱爲陳迹矣世豈知有伊呂之事哉然

則先生之不遇其志亦可悲矣先生命其孫安
卿從予正葩之學且挾此稿來就予評予故舉
魯人之論古之死而不朽者以獻焉洪武七年
甲寅中秋日葛化誠夫書

石初周先生予四十年前友也長予十歲始定
交於桂隱劉先生之門時方銳意場屋累試有
司不偶乃歛其英華發爲詩文雄偉俊邁自成
一家有金玉之音無脂韋之態深爲諸老所器
重旣而世變紛紜東西奔竄比年復客城西年
逾八十老氣崢嶸願當時輩行惟予一人存更

唱迭和議論縱橫累日不厭教授子弟必道彝
倫之言平生詩文千百篇厄於灰燼此編特兵
後感時觸事之作不輕以示人間出與子評予
竊觀其學問文思度越輩流且賦性剛介擇交
寡言晚生後進多不知其所爲亦不屑與之語
侵尋莫景歷艱涉危猶傲睨一時決不肯阿順
苟容其胸中所養如此故發爲詞華如風雷振
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
蹈矩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
沈著痛快慷慨抑揚由其平日淹貫諸大家積
之旣深發於毫端皆渾然天成類非勉強步驟
所能及嗚呼近時詩文一變蹈襲梁隋以夸淫
靡麗爲工纖弱妍媚爲巧放肆驕汰傲然自謂
古之人厚誣當時以誑或讐瞽是皆先生之罪
人也先生之學切於爲己先生之心樂於及人
其素所樹立如子者豈足爲輕重哉特有感於
風化之移易鄉之隱君子相謂曰石初氏端莊
不矜語必已出生平孤介自信深堅非其人竟
席不發一談若可與言輒盡情傾吐然傾吐時
甚少故流輩多不合晚遭世變足未嘗入城關

一步名不挂投贈卷中惟教授諸生夜分忘倦
蓋其天性然也閱視悲歌慷慨由少陵忠愛根
之詩道陵夷首倡正論古風不泯伊誰之力哉
斯言也得其彷彿故述之庶足以質予之非誇
云歲次玄默困敦律中蕤賓重午日老友梅間
張瑩書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序之詳矣處士
孫安卿提舉徵言于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
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
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為一時名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三

士所推尚向令躋一科投一職則控德簿書期
會間何暇于文且文者氣之發于辭而成章者
也處士為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
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
信不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于文也
不澆而道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
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
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倦倦于斯
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
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武

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周 跋 萬曆十九年

周泰跋 正統十年

彭時商輅劉宣夏時正跋 成化九年

山窗餘稿一卷 明初刊本

元餘干甘復著

趙琥序 成化癸卯

甘復先序 成化丙午

梧溪集七卷 明初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三

太平王生光大以激江權歌詩求子序其端且
曰是詩江陰王原吉作也原吉與子同姓同業
學詩於延陵陳漢卿陳與柯敬仲俱事邵庵虞
公得其傳邵庵蔚然儒宗為時名臣柯參書奎
章閣卒陳今為東流尹亦躋顯仕原吉窮而在
下能自以詩鳴家居激江志樂漁隱因以目其
詩初光大得之永嘉陳昌道氏併日夜讀一再
過竊中於心光大事先生久與原吉姓同業同
而其志又同願受一言以為評噫詩言志無間
於古今無分於隱顯也當堯舜時朝廷有賡歌

之美康衢有擊壤之謠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
皆然漢魏而下舍其心志工其文辭迄於宋季
滋甚我朝疎齋子昂能五言曼碩善歌行邵庵
長於律三四公繼作一洒宋季之陋竝驅晉唐
駸駸乎漢魏而逮於古矣雖然學古有道生歸
持其志養其氣使德存於心而言出諸口志之
大者其氣滄以清其辭婉而直其聲舒遲而旨
意無窮誠如是不期古而古何待有為哉且予
聞文章與風俗相推移觀激江權歌則盧趙虞
揭三四公之力昭昭矣原吉守漢卿之學宗邵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西

庵之傳博以三百篇之趣權歌春申山水間發
情止義不古也哉惜予老不能振之也然聽歌
滄浪觀風康衢必有審音者原吉其不鳴天朝
而賡歌於上矣乎於乎有所譽者有所試也倚
歌而和之樂善有誠也聽其言而知其德觀其
志而審其有為古之人皆云曾謂我媚夫人乎
哉王生其懋之生請書其言遂為序至正丙戌
夏新安汪澤民書
士莫先於尚志志之所在言行著焉考其行諦
其言可以知其志矣世微道息既不可潔身以

亂倫又不可忘世而獨善仍躬修辭中慮中倫
高尚之志隱然可見斯得不謂之君子已乎吾
讀梧溪集而得其人焉曰江陰王逢原吉父原
吉氣清而才茂學洽而行檢優談論富謀畫弱
冠獲譽士林嘗稱疾牢辭臺臣之薦人咸高之
遭時多虞以客為家大府交辟一不就迴翔州
里能以一言活黨亂者數千人之命以一檄降
惡少五千之眾又聚瘞無錫之殲於兵者千百
人之齒豁力可致者不少恡嗇與之語恂恂也
至於去就之辨三公不能易其介三軍不能奪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五

其節故其吐而為歌詩也一則闡彝倫之大一
則褻幽潛之光一物一事之詠未嘗不重致其
憂思慨歎焉其辭婉而諷其旨微而貞蓋有得
夫六藝之蘊植於事為者如彼發於詞章者又
如此所謂中慮中倫者非歟於乎行藏顯晦士
之大致也有義存焉以原吉之才之學無施不
可又非無相知者其不願仕者志也志豈異於
人哉惟其義而已吾誦其詩不惟嘉其志而又
有感焉白駒考槃不圖見於斯也原吉中年築
草堂于松之青龍江上以吟詠自娛追惟其大

母徐夫人嘗手植雙梧故里橫河之上今世遠地殊因自號梧溪子示不忘也故集以是名其殆自混於天隨玄真之流乎雖然其視枉已而舍義者奚啻天壤異時如傳逸民吾必以原吉為魯仲連之列至正己亥仲秋番陽周伯琦書世稱老杜為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焉其旨直而婉其詞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春秋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末

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值其時有不容已者杜亦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也予讀其詩悼家難憫國難採摭貞操訪求死節網羅俗謠與民誼如帖木侯張武略張孝子費夫人趙氏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笠黃官柳場無家燕諸篇皆為他日國史起本亦杜史之流歟逢本山澤之士其淡泊閑靜是其本狀而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予亦云春秋之詩也採詩之官苟未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私自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于冊者班班乎其無

諱若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豪邁跌宕不讓貴介威武之夫者兼人之長亦頗似杜吁代之勦故殘餘欲傳于世稱為作人而逢詩不傳吾不信也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會稽楊維禎書

顧氏手跋曰鮑丈潔欲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子晉所藏在先從兄抱冲小讀書堆屬于勘定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嘉厥意從望山姪借出竭三句力補改傳鈔闕誤惟是六七兩卷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七

板心有粉墨塗改痕跡於次第頗舛錯蓋景泰板模糊斷爛致有此失又悉為之推求訂正庶幾稱善矣然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石銘題下梧溪自注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敏求記具言之子并見汲古別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舛錯脫落相較殊遜不知世間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一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既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嘉慶丁丑歲顧千里書

案此元刊明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

字卷中有元本朱文腰形印甲子朱文方印毛
晉之印朱文方印毛氏子晉朱文方印文瑞樓
白文方印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白文方印汲古
主人朱文方印毛晉私印子晉朱文二方印毛
展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蓮涇朱文方
印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印
梧溪集七卷 周研農手鈔本 池北書庫舊藏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汪澤民序 至正丙戌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楊維禎序 至正十九年

王氏手跋曰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
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刻後序述原吉家世
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
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
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
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
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
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
序序言原吉初學詩于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

六

敬仲俱事虞邵庵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
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再考之虞卿官東流尹
亦序云漁洋山人跋

又曰元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七卷壬申歲門
人楊庶常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研農氏
手錄本也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研
農壽八十有七乃卒今歿才五六年耳

吾吾類稿三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吳皋撰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九

胡居敬序曰強圉作噩之祀予還江右抵臨江
假寓天甯寺寺密邇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
生舜舉游先生嘗語子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
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絃誦絕響教無所敷
吾甚恥之既而時異事殊先生屏居閭里闢一
室績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
習眇之漠如也郡游羅兵變干戈相承學宮荒
闕袁筠之境遺民逸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
奉贄請益雖武夫悍將多遣子弟就學焉四方
縉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屢恆滿平居無事操觚
染翰著述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

傳誦之遭時多難竟齋志以沒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均彙次遺稿屬為序予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僅若此蓋掇拾于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雅從容于法度之中其為詩沖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先生世家臨州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文能守其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干

家學云

梁寅序曰予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吾先生詩尤妙于五言如竹林清颯頓蘇煩鬱如蘭皋秋露負殊塵境因歎曰詩形于音音生于心心有所辨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之音也而予未能知之憶予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為弟子員予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固予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為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沒矣而始

獲盡觀其詩文皆齊整古人乃大愧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于自怠而闕于知人也嗚呼白首巖扃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居敬序之詳矣予書此于後姑以見慕之之至而愧之之深也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七 圭

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于李陵蘇武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詩之為體非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為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今人之詩體而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為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于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于律而絕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為近體而拘拘于對偶婉青配白爭以纖巧新奇為向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

其可少乎臨川吳舜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
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近二體諸詩皆
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爲臨
江郡博士其淑之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
失其子均收輯遺篇于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
臨江稅課司大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
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永其傳以予與先生
相知之深徵序其端予不敢辭張美和序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二

樵雲獨唱集六卷

舊抄本

元金華雲顛天民景南葉顛撰

子誅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
而峯奇居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顛閉門卻掃謝
賓客日與樵夫芻叟盤礴乎其園林麓之中披
雲嘯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之移家城山之

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窗戶軒豁而南嶼
北巘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
清致復不減于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
得以幅巾便服輕鞋瘦策從樵夫芻叟相往還
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應伐木之丁丁鳥聲
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餘濁酒自
適觴咏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闢世教之盛衰亦足
以敘幽情寫閑適之興懷名其帙曰樵雲獨唱
蓋予知樵夫芻叟相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

樵夫芻叟知從予之游又不知予賦詩之趣薪
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不謂
之獨唱乎幸而樵芻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
固將甘心與之揖遜周旋廣和酬酢商度古今
天下治亂之得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
豁疇昔風誼之氣吐平生慷慨之辭散為箴規
發為詩歌峭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縱之而言
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
響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
衰道微斯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寥千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二

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昔至正甲
午重九前四日雲顛天民景南葉顛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
能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關古今治
亂世教盛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
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遺世絕
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淫怨
而不怒居泉巖瀑不足助其清奇花異卉不足
妬其艷嬈嬌媚敢望其閑遠真淑之豐容武
夫豪雄曷並此英毅堅剛之氣概美矣哉詩之

德也夫自屈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曹劉
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留心肆志沈酣
斯文奮雄才宏辨於風騷翰墨之中吐奇言妙
句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
可為千萬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
問不高天資素下寡於游從懶於趨附廝牧論
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詩相羊林泉逍
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正國眼空湖海既無
賢師開發盲聾復乏良朋評論工拙寢成獨唱
敢慕孤高雖無煙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尙多溪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三

山登覽賞玩之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
訓子示孫俾曾元之後咸知乃翁能以愚拙自
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於茅廬庶可免夫
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昔至正庚子中秋
日雲顛天民景南葉顛後序
自序 至正甲午十一月
黃氏手跋曰戊辰秋七月白露後一日友人陶
琅軒赴金陵趨考寄我殘元本樵雲獨唱有鈔
補者內中間有原缺處想所據本無也因用硃
筆校元本以墨筆參鈔補即如此册出吳伊仲

舊藏亦屬可信而字句實有不知妄改處信元本為可寶余喜古書不論全否以舊本為據陶君知余之深故搜得寄余連夜手校如石時天氣新涼燒燭閱此校畢已月上矣七月十八日復翁識

樵雲獨唱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葉顒撰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為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峯高千仞插雲霄萬古礙星月橫亘百里仙佛之所廬虎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四

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予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絕世慮惟讀古人書間暇登茲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耕田以飲以食賣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九和邵康節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客從而謂予曰世之稱賢士夫者所作為異于人胸次瑰奇意氣高邁立行能清風厚俗出語足以利物濟人故能上輔天子下澤黎民威加蠻夷功高今昔國賴之如山民仰之如父遠慕舉陶稷契伊尹周公近與蕭曹房杜同駟並駕如郭子儀用舍為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五

唐重輕裴公度身佩天下安危二十年功顯一朝芳流千載不務為此乃欲盡匹夫之諒苟一己之娛甘心老死衡茅名隨身殞而不辭竊為子不取也子方倚柱長嘯策杖酣歌從容而進揖客而言曰子知夫為翔空魚躍淵乎子亦知夫採珠者入海求玉者登山乎方今聖主體堯舜之仁奮湯武之畧克平海宇撫安神州奇勳偉績名公巨卿棋羅星布吾儕小人得以襪線之才躬耕草澤稅駕邱園其貪冒之徒乃欲狂圖妄取求寵乞憐苟競進之榮乏謙讓之德智窮詐露身滅家亡而未已者吾不為也吾寧為踽踽涼涼而遺其皎皎之白乎吾寧貪尺寸之微而忘其遠者大者歟方當耕南山之陲釣東海之湄覽煙霞之勝翫泉石之奇誦清風之什歌明月之詩俾愚夫愚婦聞予之風樂於心益於背見於面而暢於四體謳歌快活鼓腹歡笑於里閭得不謂與人同樂乃以獨樂而見譏必如客之言將使為濡翼沈泉魚鼓鬣耀天求玉者游海隅採珠者昇峰巔以若所為然後快客之心耶於是客愧謝不敏而去余乃取平昔鄙

野詩文以第一人間快活歌題於帙端云時至正甲午十一月既望雲顛天民序書於城山西隱之牧心齋

袁凱序 成化十九年

葉頤序 至正甲午九月

靜思集二卷 舊抄本

元 吉水郭鈺彥章

桂林郭君彥章自其先世林爾先生得紫陽朱子之學於靜春劉公子孫世傳以為家法後來若西臆先生湜溪先生時能沈潛精敏深有造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六

諸其所自得先儒之議多所發明彥章因守其家法者也經亂以來遇事感觸情之所至勃鬱于中不能自已則輒形之歌詠或登高而嘯或臨流而歎扣壺擊節慷慨激揚商歌之聲隱隱動林壑聞者知其為妙也錄成篇帙間以示予予愛其題无泛作必有關涉章无美句必有警發雖其片詞單言特出諧謔然亦未嘗不使聽者欣然喜赧然愧其于世道人物天理民彝有所感發是實得古詩人諷刺之義者歟亦其所養固有異于人歟使予序之予非能詩者也將

何以爲之言哉雖然余於彥章之詩亦不能無所感焉國風雅頌大抵皆古之樂章固必以音節爲之主而詩本性情者也夫中人之性情不能不有所偏隨其所偏徇其所至則溢而爲聲音發而爲言笑亦各有自得之妙焉是豈可以人力強同哉漢魏而下詩之合作具盛于唐然凡稱名家文章雖有淺深高下不可一槩論而未有不本于性情掩卷讀之使人自辨未有不得其人之彷彿者此不可強同之論也以是知學詩者固當以涵養性情爲本而不當專求工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七

于詞也而近年以來江湖作者往往托以音節之似必求工于詞而不本于性情譬之刻木爲人衣之寶玉面目機發似則似矣被服瑰奇美則美矣然求其神情色態出于天然自得之妙者終莫知其所在也又且專掇取古人一二勝處藻繪組織錄而讀之動心駭目又如八珍之饌五侯之鱗幾使下筋無可揀擇後生晚進慕而効之加恐不及直謂太羹玄酒爲澹泊清廟明堂爲樸斲又詩道之一變也嗟夫抵掌談笑似孫叔敖果豈孫叔敖哉亦強爲之調耳彥章

之於詩規矩音節盡出唐人而不拘拘焉擬規以爲圓摹矩以畫方而自得之妙固在言外此余之所深愛也故書之卷末而歸之彥章將以吾言爲然乎不然乎彥章有經濟能自守觀其詩可見矣洪武二年己酉廬陵羅大已伯剛序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明刊本 徐興公舊藏

元戴良撰男禮叔儀類編從孫同伯初侗編

王禕序

桂彥良敘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於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八

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爲言論毀譽生於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爲知文而率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戴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具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微予嘗友於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學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爲信哉洪武十二年十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門友金華宋濂書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

也先生以聰敏之姿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之體而亦無矯元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遠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奧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得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絃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九

叔能金華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朔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汝序

案此明洪武刊本每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徐燭之印白文方印興公氏白文方印闕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長印徐氏興公白文方印鄭氏注韓居珍藏記朱文方印鄭赤之印白文方印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正統修本

曹倦圃

元戴良撰男禮叔儀類編從孫同伯初侗編

王禕序

宋濂序 洪武十二年

桂彥良序

揭法序 至正二十五年

無名氏手跋曰我里蔣之翹字楚雅隱廬市間有藏書之癖虞山錢牧齋宗伯編國朝詩集嘗就其家借書此卷首甲乙題字宗伯蹟也曾不三四十十年士大夫家遂有不蓄一卷書者可慨也夫壬戌上元前二日鋤菜翁記
曾孫戴疏跋 正統十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十

案卷中有曹溶之印白文方印

灤京百詠一卷

舊抄本

勞季言手校

元吉水楊允孚撰

世所貴於能言者非以其能自為言也穹壤之大古今之異生物之情態殆萬變而無窮能者言之如水之鑑物燭之取影如傳神寫照短長肥瘦老壯勇怯其神情意度邪正醜好或得之一覽之間或索之冥搜之表要各有以極其趣而後已焉夫豈有窮乎哉百年以來海宇混一往所謂勒燕然封狼居胥以為曠世希有之遇

者單車掉臂若在庭屋其彊字所至盡日之所

出與日之所沒可謂盛哉楊君以布衣從當世

賢士大夫遊襍被出門成走萬里耳目所及窮

西北之勝具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

怪朝廷禮樂之偉麗與凡奇節詭行之可警世

屬俗者尤喜以詠歌記之使人誦之雖不出井

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于陰山

之陰蹄林之北身履而目擊真子所謂能言者

乎予索居間鄉閭見甚狹間獨竊愛中臺馬公

祖常至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貫時能以雄辭妙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十一

筆寫其一二今得楊君是集又為增益所未見

俯仰今昔又一時矣君其尙有可言者乎而君

固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方日與田夫野叟相

爾汝求以自狎兵燹所過莽為丘墟回視曩遊

跬步千里吾知君頽簷敗壁之下滌瓦楹倒鄰

釀取舊編與知己者時一諷詠未必不為之慨

然以永歎悠然而遐思歲在室因子敦里諸生

羅大已徵書于其集之末云

羅璟跋

雲陽集十卷明宏治刊本

一第20 丹黃參日車全書第 4 反E句

元茶陽李和希蓮撰

子與希蓮李先生定交爲莫逆舊矣聞先生提舉江洲文台退居姑蘇以母憂扶喪還鄉里壬辰兵起所在相煽爲亂莫能禁止先生與人言必勉以忠義不可亂與諸將言必勸以堅守爲陳君臣六義尊獎朝廷不可有異志每聞他將不守及觀望要功者輒憤切食不下咽談論國家事至流涕不自勝雖無官守而憂國之心造次不忘如此先生平生長於詩文雄傑偉嚴自成一家而皆本于道德仁義之實詩有一飯不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三

忘君之意予嘗及見其承平時諸作有雅正之音有華藻之章無譏訕之態無鄙野之習眞所謂鏘然韶鈞鳴蔚然虎鳳躍者也彼雌聲學語與夫嘔心出之以爲巧者豈能希其萬一哉予又記昔者苦熱疾累日忽得先生書及和子詩予喜而讀之讀未既如啜玉川茶啖玉井藕不覺肌骨清而沈疴痊因念老杜詩辟瘴鬼孔璋檄愈頭風信不誣矣每欲與先生結詩社更唱和以爲樂而宦輒背馳每不可得老年歸鄉一日先生之子位持吾州太守費侯書至泣而言

吾父已棄我矣余聞而頓足流涕曰平生知我惟先生今不可復得嗚呼痛哉然猶見先生之有令子如見先生先生爲不亡矣及讀費侯書則知先生未歿時永新總制俞侯懋齊以先生詩文將命工刻之期以傳遠先生既歿而俞侯之意不變而愈篤且猶以先生平日詩文近千篇遭世變無一存者學者所抄錄皆兵後數年來田里之作又或掇拾於煨燼之餘或得於眾人傳至之語其間寔文無幾以爲大恨余謂先生平日詩文固知其美然不可復見矣觀今存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三

者雖喪亂之作且殘蝕不完然一語一句悉忠義所發如老杜夔後東坡海上正人心關世教刻而傳之使學者有所矜式非小補也夫得於殘斷掇拾之餘尙能使人誦之而興起況乎遭際盛時春容和平大雅之音其感發於人者當何如也惜哉費侯復道先生之子之意謂先生平日故人惟余在俾爲序嗟乎予不識俞侯然其尊賢下士之實聞四方久矣今又能使先生之詩之文獲傳於後世則余雖不必識侯而自可以使人遐想遠慕不能自已也然則先生之

詩之文於學者固非小補倘非侯之力則士何由而傳哉予雖老耄不能為文然於侯知所深敬矣故為序之並著先生文章忠節大概使後有所考云老友八十四翁廬陵中孚序

濟南張文穆公豐城揭文安公昔在禁苑極言元統初科目之盛得士之眾而及吾李君一初之才美素竊識之君既得官江南後典學校于江瀾而聲稱尤著方日夜望其還朝冀有麗澤之益而烽火日熾君周旋兵甲間十有餘年動以正義激發人心扶植天理跡其始終無所污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古

染可謂難也已朝廷方以君名進士界以民社擢諸風紀駸駸顯用而君固無意于出仕矣君之於文衛道甚嚴書事有法有紆徐開朗之氣無鉤棘骯髒之態流布於四方者不少奪攘毀棄僅存什一于千百其孤位銜哀隣境哀輯成編然多避地所作新安俞君子懋來鎮禾新將刻而傳之屬張揭兩公薨逝已久不及觀君之晚節而一覽斯文非可歎哉延祐初采前代之制設科以取士迨君賜第之歲蓋已二十年七對殿廷是科兩榜之士舒翹揚英往往以賢豪

自負及國家失太平諸君多已物故若君之厲志以保身著文以傳世有子以承家誠所未之多見猿鶴沙蟲公論豈得而盡泯乎然則君庶幾可以無憾矣君嘗佐州婺源俞君深知其發言行事而欲永其傳秉彝好德尤可書也君諱祁世居茶陵一初其字云臨川危素序

雲陽集十卷 舊抄本
元茶陽李祁希述撰

中孚序

危素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古

呻吟集一卷 明初刊本

元吳郡宋无子虛撰

自序曰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於攜手河橋下迨建安齊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關乎風化繫乎氣數士惜鶩於時文視詩為長物雖有不工工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非時之變乃詩之亡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于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詩大病不膠攀淺易則空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收儉約趨

寤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
晚唐杜荀鶴方千廟况韋斯可矣吳逸士宋子
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
舉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雲經霧緯時
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金璧穠麗縝密
而不艷含鬱靜婉而不怨其深於唐之變也子
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舉茂異弗就觀其
人淵嘿似不能言然其詩則超邁有不可掩者
嘗其所著翠寒諸作已自畏敬又出其吟嘯集
者覽焉益加信服蓋於本學涵養既深考據尤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七

詳所以議論諷刺探賾而闡幽俱各有自惟不
汲汲於成名而名自然襮著其行業皆然不獨
詩然也余將泝九江子虛始異子序其門人王
東海來速之欲梓以傳第子知子虛者淺矣子
虛之不屑為者深焉作詩難序尤難子虛之詩
顯果在子序則唐三百家無序者詩皆能晦乎
係其詩之工拙爾少陵云詩清句句盡堪傳奚
在於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余言也故序之子虛
名無吟嘯名集者取列禦寇所謂寐聲亦謙詞
也時甲午歲春三月清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

序

吟嘯語者寐叟詩也叟自云情騰鄉人好寐者
吟吟則寐寐則吟吟作吟嘯聲似夢不覺如醒
未醒不知吟耶寐耶寐而吟耶吟以寐耶真語
涉雌黃肖侯白主乎仁義褒貶也或問叟姓名
則吾寐吾寐據梧而瞑斯亦亡是翁之流乎鄉
里但稱寐叟云至元游北困敦歲子月長至日
書于商丘之通於齋

張習識 成化癸卯

南湖集七卷 舊抄本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七

元宣城貢性之撰

孫欽跋 弘治十二年

佩玉齋類藁不分卷 影寫元刊本

元上元楊翮文學撰

江盜楊先生以學行文章著當代然攷其平生
出處在朝廷之日殊少晚歲待制禁林即以病
去尋又以老致其事入謂先生得久於其位則
所以嚮宣皇仁而斧藻休光於無窮者宜何如
夫何造物者鍾以至美而高於大用使忽忽於
老徒以所蘊日授其所從游者而已豈積之久

者其發遲約於前固所以裕於後邪先生二子皆賢而有才伯日文舉訪余錢唐官舍知余賞業觚翰以爲食者出示近藁兩帙其言騁而不放麗而不靡敦樸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蓋非徒文也學殖於內而文達於外也其用功亦不淺矣夫冠士冠服士服林林乎肩摩而踵接也求士之實不得一二焉况求一家父子兄弟之皆有其實乎若楊氏者可謂卓然出於千里之中造物所以與之者獨甚厚猶以先生不大用而疑造物之嗇者細人之膚見也文舉顏頤齒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末

仕途方開始與其弟聯軌並進以所學發於事業而炳如丹青者著於典冊之盛人將曰楊先生所未用者今於其子用之矣則先生未嘗不大用也烏乎人之望文舉兄弟也亦重矣至元後丙子歲九月廿一日陳旅序

昔者中州文學之盛乘國家興運雄渾奇古度越舊習海內聞其風而作焉然善進其道者則必知所自矣聖賢之緒微切已之功少物理未能盡通而欲達之於辭而不失者豈易能哉大德戊戌集始游昇與楊公志行元公復初爲文

學之交每論此事而世俗凡近之說不與焉未幾元公入朝遂擅古文於當世集逐齋鹽於學校未有所發也楊公於此時居不出其鄉而正誼直氣聞譽日起莫或及之蓋在至元初導江張達善先生以其學教楊昇問師道甚尊志行盛年已深造其闢域南行臺在昇來官者皆當代碩德重望所以尊禮志行者以道不以勢遂自學官佐憲府有祿食之奉而禮貌異於常僚人皆以爲當然也及復初歿久之朝廷以次對起公庶幾老成之助集日得相從於禁林而公不肯少留矣俯仰今昔衰暮不忘至正戊子春得公長子休寧簿翮之書并其文數十篇而讀之愛其因事以明理不以艱險日空盡言以伸義不以曠達自高職勞而事繁有進學之益得所當言而止無出位之思昔吾三人早歲相勉之意往往有見於此則其過庭之聞非淺識之所能及矣人言楊公之未盡大用者必將見用於子其在斯文乎雍虞集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末

鄉寓讀景仁魏君書塾獲與江寧楊先生鄰壁相聞先生季子文開以盛作見示嘗贊語編末

矣後二年復留魏塾文開之兄文舉積輯尤富
猥質言焉僕固知其世家舊德淵源深矣不然
何其兄弟之文持論明正又爾雅若是歟昔漢
陳仲弓蓄德沖厚二子之名滿天下宋眉山蘇
公老於文學二子之名亦滿天下先生兼而有
之宜乎兄弟競爽如此因觀佩玉所紀爲之歎
服忘其僭而游書之是歲元統乙亥三月癸巳
廣信吳復興起季甫識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辛

之醜文從而醜士以文墨爲能事幸而生乎昭
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舉者
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領臺
檄主文浙閩時予實列同考聽先生言議凜然
爲起立知先生之學出導江張氏張氏之學出
紫陽朱子故其爲議論文章不壹於正不出也
二十年來先生之宰樹其矣幸先生有後如文
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敘誌箴頌論
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于律
理營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吳門閱今之名能

文者無慮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
之得其本於家而又丁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
非庸眾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臨文有感也
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冊不一
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遐方下邑之撰
錄未及鋪張乎帝載也噫文舉之文豈遽盡於
是編也哉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
章之職也居其居而失其職者或有矣願有得
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舉尚以吾言
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言勉之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壬

至正戊子十二月甲申會稽楊維禎序

麟原王先生全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元王禮撰

後有墓誌銘

孔公
恂撰

子與王君子讓爲斯文友二十餘年矣始予友
子讓時子讓方銳意科目眉目清聳舉止異常
人子謂其必爲後來之秀其後果亞江西鄉榜
予又謂此未足以溷子讓子讓名譽當不啻此
已而世故紛紜爲性命奔走不暇音問不相及
近一二年乃得再會于禾水之上須髮容貌臬
臬然其中退然其辭氣卑卑然予疑其顛沛轉

徒隨俗異化以故若此及觀其所為文 十篇
 皆藹然仁義之詞而凜然忠憤之氣深切懇至
 無不可人意者然後知子讓之學與日俱進子
 讓之氣與年俱老而非變故反覆之所能沮喪
 者也予又觀其易字子讓一篇所見益高所處
 益下有斂春華而就秋實之義於是又知子讓
 之學日近乎裏子讓之心日進乎道而非辭說
 工巧者之所能尚也嗚呼喪亂既久平生友朋
 存者無二三縱有存者亦不能以自力而子讓
 獨能肆志于學不廢而益勤故其見于文章者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八 三

如此予衰憊已甚無復有意斯世而獨於子讓
 之文有發焉故為書之歲在乙巳夏四月雲陽
 李祁序

韻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九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四十三

來鶴草堂稿八卷 舊抄本

元呂誠撰

蘇之邑凡六大率風浮俗淖大家尚氣勢交關
 貴人視文藝蔑如也獨崑山多才子魁出者往
 往稱呂袁袁曰子英呂曰敬夫也兩人為詩風
 流俊采皆一時之選子固未能優劣之予詩喜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一

體古樂府子英雖多為子和之敬夫又必爭鳴
 于石自上京以下至官閨江南謠弄凡若干者
 敬夫作黃庭楷繕寫成要子評且曰子詩非先
 生弗能知 能知能評者寡矣知而能評而引
 說於其首舍先生誰人哉予曰噫詩有情有聲
 有象有趣有法有體而禪巫之提唱武士之叫
 呼文墨生之議論不在有焉故予每評詩不有
 其有而有其不當有者皆非詩焉姑以體商之
 又草野煙蘿邊塞臺閣之不無異也談詩者以
 地異律焉易地則不能也予觀敬夫未必不為

朝廷侍從才也敬夫在野而蔚然之言是以鐘鼎一時侍從焉嗚呼人之才也又可以地律哉雖然吾于敬夫不無感者矣代有蘭臺芸閣之居而其言覆野俾誦敬夫之言其不泚然在頽者敬夫可以予說出之矣至正七年三月三日鐵蓮老人會稽楊維禎序

雲松巢集三卷 舊抄本

元贈朝列大夫瑤川朱希晦著

鮑原宏序 永樂五年

性情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二

元周巽撰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 舊抄本

元沈夢麟撰邑人陸珩編

彭韶序 弘治六年

沈溥跋

李思仁跋 弘治九年

無名氏後序

貞一齋文稿十卷 吳龍菴手抄本

元臨川朱思本著

夫爲大而無當往而忘反之言者必世所謂山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三

林枯槁果於違人之士豈非以其志與若仁義之本風化之原論說必歸儒者而稽之章逢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騁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稿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間得君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稿槩篇百數而渠度若一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濬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雅頌廢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蔽於是山林者又惡足以蔽君使無知者亦云然耳茲所以資君掩卷之歎而尙悲其志也世之觀人者往往循名遠實靡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凡不可而

眾說可與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
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尙多謹先歸
此稿矣休告叩雲谷相與并論之至治三年八
月朔臨江范序

爲蒙莊禦寇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恢廓胸臆
欲與天地無際其智豈不能知踐平實遵樂度
之爲中若是者蓋亦激於卑陋沒溺之累而不
自知其爲賢知之過也有人焉得其清虛廣大
者而寄跡焉以行吾平實架度之素則其於道
何如哉吾友朱公本初故禮義家厭世涸濁霞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四

裾星弁訪歷名山大川與太初溟洋游於無窮
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飢渴然入與玄德
大宗師留轡轍下交當世偉人魁士聞見滋博
暨主教玉隆余來江右始獲盡窺其稿名貞一
者如泉涌石竇日挹日新如雲幻晴峰愈變愈
麗比興序論粹乎儒者昔人言天上無凡俗神
仙世無仙則已有則必通古今盡心性如吾聖
賢聖賢不作仙亦未之見豈人心沈溺不獨吾
游方之內爲然耶自鴻儒代作統緒復振孔氏
之道昭若發矇矣本初一榻林下內境虛曠中

夕夢回松月在窗夜氣闐然全體豁露于斯有
得則願是區區者又將有不屑焉者矣余安得
從君抵掌跋燭根極指歸以會貞一之傳芻狗
陳言相視一笑至治第三禩倉龍癸亥中秋友
人眉山劉有慶志善父謹序

勤者爲學之本也士而或怠能有進焉者否也
曩游京師獲識本初朱鍊師於環樞堂下讀其
詩則排體五言學工部長句與文則馳驟老坡
間時本初已四十餘以道法承應中朝日不暇
給然省其私稍有餘力則卷不釋手夜讀書由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五

乙至丙以爲常吾固知其將有進也久之文進
於韓復進於邁迄今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
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役役事稟曰語
言或者不知蘇爲何文杜爲何詩者有矣况老
氏學者歟况韓與邁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
况四五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
宰抑其家學有所從歟環樞尊師清靜佐化理
文采動公卿若漢蓋公唐吳筠者本初出入贊
襄其間而有所講益歟不然願其所學之勤之
進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何歟後之爲學思有進

者展讀茲卷知所勉矣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上士問道子貢亦謂不可聞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愚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道文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至治癸亥十月甲子臨江歐陽應丙書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卽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輅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六

焉山川險要道逕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憚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以所著貞一稿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爲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蹇礙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源

也若是者固足以名家也乎集嘗問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紆而不蹙也嗇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爲必審而後言不隨物以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爲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矣而集以爲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尙有廣予者乎觀其詩者試以集言求之泰定二年四月八日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伯生甫書

吾嘗推夫言出於聖賢者謂之經出於諸子百家者謂之書均是言也經與書何爲而別乎道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七

有隆汗言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爲也經書之分故判然若天之尊地之卑高下之位確乎其不可以相踰也秦漢諸人刻意詞章以專門名家樂毅李斯屈原司馬遷班固揚雄之流號稱獨步雖然以擬諸經可得乎臨川朱本初儒家子也爲黃冠與予同道居龍虎與予同山處京師與予同朝雅志詩文與予同好予長於本初四歲則其年之相若也予自四十來言語詞章漸刊落而無爲非無爲也吾聞諸教父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今

觀本初示予貞一齋稿其文皆四十後作而用志方銳也用志銳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不可同日語焉或者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藏者歟方其處山林也則以損及升于朝也則以益蓋山林以道相高而朝廷以才學相雄長本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混其處焉亦孔子齊人之獵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乎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哉不然予與本初又何以爲居同山處同朝身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之文欲徵予

詒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八

言而爲之序爲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本初之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汙言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歟抑將不歟是書爲貞一齋文稿敘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四月八日丙子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有言焉而爲文辭有行焉而爲德行動爲之用靜爲之體也然其所以歷萬變而常存者以其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趨時而純體乎易道

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爲詭辭動於行而行爲恠行或不免焉矣老氏之學蓋原於易然而疏之爲莊周列禦寇庚桑楚計然尹文子之流其刻意向行有不待言而至於動爲文辭又皆離去垢濁而適乎清虛齷齪然斐斐然進於易之幾神所謂貞於一云者真足以括天下之動而無違其與觀乎天文人文者固有合哉臨川朱君本初是嘗寄跡老子法中所謂游方之外者也居京師多從公卿大夫游比年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跡半天下矣每情與景會輒

詒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九

形之篇什有風人詠歎之思而無山林愁悴之音南歸專席玉隆因卽其齋居之名而題其彙次之編曰貞一稿懿夫體易之言予嘗讀易而知動之爲動蓋風行水上其卦曰渙渙者天下之至文也因其有行而文始生焉非其動之所形能致然乎故水之靜者爲淵而動者爲波凡其大波之浩渺小波之瀟沔者風觸之耳而水固不知也不知故一一故能貞然則君之所以貞夫一者雖形之於動而實未嘗不本於靜也予非知詩者而知君體易之意深矣適爲之評

曰君之詩似吳宗元元丹正而遠游之跡過之君之自得似葛稚川司馬子微而傾神坐忘之妙需其至焉返之於靜以知終終之此顯道神德之能事而貞一之極功也予之視君其猶龍乎何可及哉何可及哉東陽柳貫道傳父序實天歷紀元之歲十又一月之丁酉也

筆經室外集曰貞一齋詩文集二卷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豫章臨川人常學道於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顧嗣立元詩四集稱思本嘗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洽文雅見稱於時所著詩文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十

稿世無刻本僅存范梈劉有慶歐陽應丙虞集柳貫及全節六序俱諸人手書藏吳中劉損抑夫家此本乃叢書堂吳寬手鈔凡二卷上卷為雜著文下卷則古近各體詩思本好學遠遊遍歷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嘗以昔人所刻禹迹圖混一六合郡邑圖皆有乖謬乃參閱郡縣九域一統等志攷訂古今校量遠近成輿地同一書計里開方之法至思本始備今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証也大約思本之學地理為長也

全歸集七卷 舊抄本

元張庸維中著孫張琳編次

烏斯道序 洪武乙巳

馮益序 正統六年

張琳跋 正統乙丑

楞隱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胡行簡撰

東山趙先生文集十一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元趙汾撰

得月稿八卷 舊抄本 瑣川吳氏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十一

元石鼓齋者呂不用則研學

詩三百篇尚矣變風變雅流而為離騷賦體也變於詩為漢魏流而為六朝而唐則盛矣更五代至宋則逐於晚唐之弊者不容言矣惟唐而兼於興趣學者宗焉嗚呼文章之所以名世道德之所寓而功名事業因之以見者豈可以為游藝之末而輕之哉況如杜少陵流離顛沛之中其忠欵之情彝倫之感哀怨之懷悲憤激切一寓於詩而精練微婉典雅沈重可以伯仲三代間詩人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披淚

謠吟以感發而興起者多矣當三綱五常淪斃之時適咀味於隻言半語而好善之心油然而生其於扶世導民之一端固非小補者子薄宦剡之山水邑東石鼓山人呂則畊氏暇日以其詩來見錄其歌行長短律絕句若干首成帙閱之老邁放曠有傲世不羈之懷洞視見前古而炎涼世態蔑如也論其氣象蓋山林草野之秀傑者惜其有龔疾功名事雖未見於當時然偉而妙者寄於詩則耕力行所學軼後踵前將益大治其文以追述古之作者等而上之自唐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三

而六朝而漢魏而離騷以依稀風雅頌之作諷詠之餘一唱三歎可以扶世教而淑人心則耕其獨不名於後世哉少陵之詩有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哉言乎唯知道者可以語此敢以質之則畊而序之洪武九年丙辰冬十月望日將仕郎紹興府新昌縣主簿廬陵會衍伯曼父書

王霖跋 洪武

孫男好通跋 洪武

呂鼎跋 弘治甲子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會稽楊維禎廉夫著

鐵崖賦藁一卷 勞季言手校本

元楊維禎撰

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七月二十五日錄于潭涇寓所是日夜雨初晴臨窗一望禾黍渡天生民樂太平寬仁之治豐稔無癡之年何其幸之甚也生死榮辱似有定分何勞役役以累其靈臺追思鐵崖先生在家舅雪齋芝川園林亭館之盛冠蓋文物之多恍然如夢中矣今年西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三

禧樓先生文淵乃文獻故家孝節昭著於當今矧又讀書隱居教子深可為則忽辱見借此帙其幼年手書諸賦簡編浩瀚區區錄其二後之覽者將知所自也是日午時書識海虞晚生朱熒子新也

黃氏手跋曰余喜蓄未見書故向以讀未見書名其齋而自後所獲亦未見者多故三十年來檢篋中藏本輒自誌曰此外間罕傳之秘本也凡書之未見者非真未見也或當時有之而後世無傳焉或某家有之而行世實鮮焉此皆可

以未見目之即如此楊鐵崖賦彙朱子新錄之時初固有傳本也文瑞樓藏之一家固有秘本也會幾何時而朱子新之名不傳文瑞樓之物已散苟非如余之向識其名親見其目者又何從而識之邪爰書此以誌幸復翁

又跋曰六月廿二日往香巖書屋借青雲梯相勘此本盡出其中青雲梯原籤如是名目分三册每册首題曰至治之音四字爲首一行其次行即云某賦某人人或一篇或不一篇惟于二册之下半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黃金臺終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十四

以禹穴其廿二篇三册之下半亦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八陣圖終以飛車其四十七篇蓋第二册中抽取麗則遺音十九篇而割此本首三篇入之其原實合也復翁手記

又跋曰六月六日前月來過之書船友曹錦榮復來蓋爲有別種交易介余關白也云從吳江附夜航而來包中攜有文瑞樓墨格鈔本楊鐵崖文集一册索青蚨每葉二分余粗一閱之知是錄鐵崖賦彙案頭適有麗則遺音在急取對之無一首合者因觀末有朱燧子新跋始知諸

賦簡編浩繁區區錄其二三足册蓋摘錄鐵崖賦稿也朱子新亦元末人而至明初者喜手錄前人制作向會獲其手書青雲梯三册皆錄元人賦稿惜已流轉他所香巖書屋中尙有其副茲册亦文瑞樓所錄副本也余嫌書友索直昂未與議直而書友欲丐余家刻書出售因此爲質遂得緝閱一過并遍取鐵崖文集本攷之無有及是者乃知朱公與鐵崖生不後時故聞見廣搜羅易耳則此册雖未必全豹其論賦則出麗則遺音之外其論文則在鐵崖諸集之外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十五

誠不經見之書也文瑞樓書目有鐵崖賦一卷其即是本歟乙亥季夏八月梅雨初晴晚起復翁記

勞氏手跋曰東維子集不載所作古賦世所傳者僅有麗則遺音中三十二首及鐵崖文集中土圭蓮花漏記里鼓三首而已此本計賦五十首俱遺音所未載者蓋後人從青雲梯錄出以補其未備觀後錄朱子新跋自見初藏桐鄉金氏後歸吳縣黃氏錢塘何夢華主簿會傳其副又重編爲二卷改名鐵崖賦稿以紫薇垣爲上

卷首篇會通河為末渾天儀為下卷首進善旌
為末復刪去姑蘇臺賦第一首玩鞭亭賦一首
每卷二十四首止存四十八首次序移易非復
元本之舊今準經室外集提要所載鐵崖賦稿
二卷即何氏重編本也頃從高叔荃借得何氏
元本始知何氏於諸賦中字句又多竄改不僅
移易次第而已爰命工依元本影錄一本凡何
氏所竄改悉為標出使可識別使不見此本不
幾以何氏重編者為定本耶道光癸卯五月廿
一日季言校畢識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七

又曰此本諸賦題下悉無賦字與歷則遺音同
又版心僅書鐵崖二字凡賦字以及賦稿上下
等字俱係何氏所加備書人誤依補入又賦中
字句又從何氏改本今悉塗乙以復其舊是日
又識

又曰此本雖係影寫頗多訛謬頃倩力之小史
映郎用元本逐字比校一過改正數十字然元
本亦有謬字惜不得青雲梯校之二十五日夏
至季言又識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 元刊本

元楊維禎著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今
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 李季和楊
廉夫送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
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
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
蛇神以眩蕩 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
之語日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
知 必以寄余以余為知言者抑余聞詠詩音
聲之為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七

風行之比哉廉夫遺盛時揚言於大廷者也將
與時之君子以頌隆平樂府遺音豈宜在野要
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氣斯為至也余不敢
不以此望於廉夫餘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
又十月方外張天雨謹題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為律
體七言為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遺旨蓋
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闕石介作米頌
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闕清廟倚那配米頌
亦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刪後者既

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梁李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會稽鐵崖先生為古襟詩凡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閔時病俗陳善閉邪將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遇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而吾元之有詩也復學詩于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罔為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會稽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友錢賸太湖洞庭間之所得者云至正六年丙戌春三月初吉門生富春吳復謹拜手書

按二 詠中剪裁香奩者凡四章浴思信配是也先生又有和趙八節使七言八句二十題尤膾炙於粉黛筵中惜逸去先生令琬補逸琬何敢何敢至正甲辰夏五月初吉龍洲生章琬孟文謹拜手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天都陳氏西雅樓圖籍朱文方印東阜先生後人白文方印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六卷 元刊本

元 太史紹興楊維禎廉夫著

我朝詩體備矣惟古樂府則置而不為天歷以來會稽楊先生與五峯李先生始相唱和為古樂府 生嘗曰詩難樂府為尤難吾為古樂府 有焉善和余者惟李季和季和死和者寡矣且石可勸可戒使人懲創感發者

命吳復錄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則世之知先生之詩者蓋渺矣琬登鐵門學詩因輯先生前後所製者二百首連吳復所編又三百首名曰鐵崖先生復古詩集 而我朝之詩斯為大備嗟乎紅紫亂朱鄭衛亂雅季氏而欲為詩於古度越齊梁追踪漢魏而鬻雅是秉正色於紅紫之中奏韶濩於鄭衛之際不其難哉此先生之作所以為復古而非一時流輩之所能班南北詞人推為一代詩宗此非琬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先生近體而

下不令人傳然膾炙在人口有不可得而遺者錄於卷後而香奩諸體亦附見云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戊子門人龍洲生章琬謹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天都陳氏承雅堂藏書印朱文方印

新編鐵崖先生文集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四卷

丁卯進士紹興楊維禎廉夫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

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敘碑銘

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言七言詩總若干卷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吁富矣哉古之 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

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鈎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

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鐵

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階輒輶傳食若是者

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麗

文抗而未有能一起之者務推一代之陋歸于

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

章要如干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

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臚仕既為眾所忌又恥以

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

年放浪雲門玉笥洞庭錢塘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鉢如意歌哀三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

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

氣薄九霄空四一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

詔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

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

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剗切觀者蹙之

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

相知者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

海昌至甫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 朽始滅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而大姓章琬欲浸諸梓以傳無窮俾瓊敘之吁

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下和之獻雷煥之發

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閱者

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

以知之深維唐韓昌黎之集李漢敘之李翱皇

甫混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

知言者云至正二十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清

江貝瓊敘

沈韓序 成化四年

鄭文庚序 天順己卯

嚴仲正跋 成化九年

鐵崖文集五卷 明刊本 朱文石舊藏

元會稽楊維禎著 毘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崖

先生傳卷首折城老夫射敗將書上巉巉平章

書兩篇東維子集鐵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

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一條

馮允中序 弘治十四年

朱昱跋 弘治十四年

鶴田蔣先生文集二卷 明抄本

元建陽蔣易師文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五

鶴田集者師文蔣先生之所著也詩文凡若干

篇其門人輯錄雜為彙次凡若干卷先生絲蚤

歲勵志篤學及壯適四方徧交當世名士博萃

未見書藏于家者至數萬卷學益精聞益廣由

是摭發所蘊肆筆為文若長江巨浸汪洋滂沛

而不可禦遏者以其源之深而不可竭也然先

生能以材見重當世而不能枉已以干進其文

能追古作而不能合有司之程度是以棲遲一

壑不獲推用至其立言載道有以淑人而行遠

者則政在此而不在彼也僕年雖少長而學則

不逮託交將三十年皆所歆慕而不可企及至

於相觀之善有以儆僕之愚陋者亦多所蒙矣

今春辱過余南田之舍見示此集留寒齋玩讀

者再四因得序其梗槩庶讀先生之文者知其

學問淵源之所自云至正十七年春文林郎江

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邵武黃鎮序

閩人學文自歐陽詹始而聞伊洛之傳以發六

經之旨則肇自游楊而盛於文公朱子於是彬

彬乎建鍾之間雖鄒魯不啻過矣予嘗往來二

郡徵文獻於俎豆之林蓋有不勝其景仰者而

得蔣君師文於蒼山之下鶴田之上則距廬山

游氏之居半舍而近考亭雲谷朱子講學之地

俱兩舍而遠清溪橫陳竹樹交抱而師文之廬

在焉經史百家之書周乎坐隅而充乎棟宇師

文玩索其中日暮忘倦游方之餘上稽漢史下

逮唐宋諸君子之文與夫唐八家之詩皆篇磨

句定手自刪錄非一日之積矣故其文辭之發

豐腴跌宕浩乎海波萬里而風樯迅速蔚乎林

木千章而春陽發宣有莫知其然者而一本諸

格言大訓其不悖乎聖賢之旨歸則君子之擇

遠矣又豈特騷人文士之賦詠記述而已哉予
觀師文鶴田集因題其後且以致其惓惓之意
者蓋不敢以騷人文士望於師文也至正辛丑
十月丁亥臨川葛元喆書

蔣氏手跋曰此集為楊文敏公家藏徐興公先
輩得之于建甯書肆僅有序文二卷尚有十二
卷弗存其作文大有源委然中多宋氣想習熟
諸先輩而來不能改其面目亦是潛心學究之
流亞者也絢臣玠識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九

五

有鶴田集及編元朝風雅行于世見福建通志

鶴田集各家書目

所無此二卷得之福州書攤尚是明人抄本有
蔣絢臣跋絢臣又手錄劉彥昂哀蔣師文詩二
首藍山藍澗挽詩壽詩四章附後

韻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四十四

姚叔器先生集一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天都姚璉叔器甫著 後有諸友分韻別詩
屠性分韻詩序 至正丁酉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戴良序曰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一

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既訪之先生盡得
其稿而編次之以為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
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
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
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
始近于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
駱之纖艷又靡然于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
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靡之然後斯文幾于
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于五代
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文鏤

以自衍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于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勿克遂伸而學者又習于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氣頽敝于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似可見矣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厯以來擅名于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貢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于里巷之間晏然無以異于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濡茹和以鳴太平之鴻休其摘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而學問則優游于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世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于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于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餘數公嘗想見其風

采習聞其馨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于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沂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爲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地鳥按行于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我吳王問其學問卽以樞府都事起於家不幾年間遂屢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參軍由參軍升內史迹愈顯而文愈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于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

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於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為之貴重之歟某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于一字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為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臧獲初未嘗疾言厲色平居蓋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四

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稿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書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元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戴良序 至正二十四年

夷白齋稿十二卷 明初刊本 鮑以文手校

元天台陳基敬初著 前有傳 九義撰

張習跋

戴良序 至正甲辰

石門集不分卷 舊抄本 文瑞樓舊藏

元梁寅撰

李允芳序 嘉靖壬子

庸菴集十四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元徐姚宋元禮撰

張光弼詩集四卷 舊抄本

元張昱撰

庚子之冬予始識張光弼于杭光弼廬陵人也蚤游湖海間以詩名嘗負劍挾策從軍入幕府佐主帥經畫籌略以功累遷至杭省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杭為山水勝地而光弼能

元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五

詩善歌詠是時天下方用兵藩府所在不一而

光弼獨能周旋其間以詩酒自娛不侵官不怙

勢以取撓敗故一時公卿大夫士咸稱之求詩

者日走其門予時每數詣光弼光弼誦所作未

嘗不為之擊節然猶未能盡閱其編其後予去

杭與光弼益遠丙辰之春予復至焉光弼手其

詩二編過予寓舍且言曰吾平生所作多矣今

其稿皆不存獨此在中衍中與吾周旋者殆二

十年幸不失墜而得古律絕句凡若干篇而凡

志意之所感發欣憂哀樂於是乎在其可以自

見于世者獨此而已子其爲我序之子受而讀之愛其意婉而辭麗情閑而韻逸有詩人之風不能去手者累日因竊自念向之所聞於光弼者雖久而未諫迺今始得其詳焉蓋言者心之聲也時者事之會也時異則言異於是正變焉兵革之秋殆雅亡之日也光弼以詩人之才而遭時板蕩汨汨戎馬間其應酬交接益無非衰世末俗之事雖欲正言而不可得故其辭多變使光弼當盛時一鳴則鏗錡炳耀之辭自可匹休於前人惜其遭逢不偶而其言止於是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六

雖然杭之山水猶昔而光弼年未耄猶可肆其餘力於詩矧今聖化之隆天下頌聲方作光弼雖在田野其能自巳於言者乎尙當歌詠太平而傳之無斃也洪武九年夏四月八月錢塘陳彥博序

楊士奇序 正統元年

蕭輝山存稿一卷 舊抄本

吳江蕭國寶著

輝山存稿者吳江蕭君玉甫所作詩集也余始識其嗣子英子英出示此編誦之清新警策句

律嚴整皆有補于世道非徒作也作詩無補於世道風雲月露牛鬼蛇神抽黃對白訂巧搜奇可無作也三百篇之作上而君相下而才人女子小夫賤隸皆在所不論但取其有補于世道者存之後世之士人人能詩唐宋以來作詩者不知幾人傳世至于今日者裁幾集夫其所以不傳者以其作無補于世道也君玉甫握瑜懷璞韞而不沽發而爲詩皆補于世道之作黃壤埋玉樹者有年矣悲夫繼述有子乃能發潛光幽傳之不朽實陽公雍伯之田亦果有可種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七

理者耶近世浙右以詩著者稱張鄧仇白予生雖晚皆嘗獲從之游獨以不及一識君玉甫爲恨嗚呼詩自虞廷賡載變而爲五子之歌雅頌變而爲國風西京變而六代盛唐變而爲晚唐前宋變而爲後宋論詩至此可以三歎也安得起君玉甫于九原以此論質之至順二年龍集辛未夏五月十又一日鮑蒙未學詩者孔濤序

鄧伯言玉筒集九卷 舊抄本 吳枚菴舊藏

元歐雅撰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溫潤枯

稿之異文章固然詩之為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正固為盛至于情發于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于民聲光昭于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于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為情不可以強而至會謂山林之不可為臺閣臺閣之不可為山林乎譬之太羹元酒醕醪雋永查梨萍蒹淡腴酸澁食者各適于口而其出于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

伯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八

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于學壯而未行老于風騷乃有所得其為詩歌每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枯槁者蓋不侔矣是固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為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為序予因諷味省感焉嗟夫今之于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為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為若君者學于少得于壯成于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溫柔

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宮商諧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于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向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為序洪武乙卯七月既望臨川老友蠓閣道人何淑書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貺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為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于強作之者也詩之搜羅以為富雕繪以為妍索幽以為奇放情以為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

伯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九

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沖澹自然華不為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為金鍾大鏞之音又當不止于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伯言于韋孟近矣而進之

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眾余之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八月望蒙陽梁寅書

觀鄧君伯言詩如春風林鳩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響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出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冲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近人情最有足采者矣尙勉焉以俟洪武

伯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十

丙辰之歲子月下泮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爲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日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其風諷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誠可謂深造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子至永豐之三年間新途鄧伯言氏工于詩而未之見也一日

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玉詩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爲詩其用心勤矣舍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尙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哀其所著命工鉸梓以傳于永久蘄一言以爲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條達不爲險艱藻繪之語淡泊和平而無忿憶哀怨之意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于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于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鹹異好有如此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爲書于篇首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泮會稽山人戴正心序

後圃存稿十卷 舊抄本

元休寧黃樞子運

夫文章之在世譬若良金美玉奇珍異寶有自然之貴雖庸夫愚婦亦知其爲貴矣在乎人之

伯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十一

窮達隱顯而輕重哉故窮居隱逸之士名位不能竦動于當世而其所作文章傑然偉麗文人詞客若一見之捧玩誦讀深加歎賞不啻金玉珍寶之為貴此後圃黃先生之存集是也先生名樞字子運所居故址讓于二弟乃於後圃構屋而居故號曰後圃先生世居休寧之古林為詩禮家其先多著顯厥考君啟先生讀書明理尤精于陰陽地理之學與風林朱學士東山趙太史交契甚厚以故先生出入二公之門受經講學日益強盛見知于浙江行省總戎李克魯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三

以禮敦請值元綱解紐泰運未開竟無意進取乃聚徒講學與弟子中先生日相討論隱居求志而已我朝定國文致太平有司累舉為校官以左蹙之疾辭不就召但以斯道淑諸人若金雪坡戴比玉俱其高弟也先生待人循循善誘尊前席上詠歌笑語談諧洒落絕無崖岸倨傲氣象其諸庶務悉置度外惟讀書論道至老不倦洪武丁巳遂以考終平生措辭為文發言為詩皆合古人法度絕不留稿其嗣子則惠庶拾于親朋間百得一二編錄成帙題曰後圃存集

俾門兄比玉校梓以永其傳復俾本立序其端顧本立不敏亦嘗執經請業於先生之門春風時雨麗澤良深可無一語而贊揚師道者哉故不讓而書其梗槩則是集之行於世必有以知其言之可法者傳誦于無窮而金玉珍寶之為貴又奚足以齒之也敢為序洪武癸亥中秋日門人李本立頓首拜書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三

以後圃存集名其編焉其徒道生李公序之而比玉戴先生梓之又徵子言以殿之子惟吾儒者詩文世或方之為珠玉則珠玉者純粹之至也又方之為錦繡則錦繡者華麗之至也非純粹則不足以事乎非華麗亦何由而名其能法度維持才美昌著此誠儒者之家寶也然或鬱而不揚蠹朽塵荒如前人何必也整護操存洞洞屬屬以興起夫為人子孫者忠君悌長孝敬之道蓋以古者天王告終易世則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與夫肩之舞衣冕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重輝杳彩環布森列非直爲觀美計也誠以天生地毓裕之于人保而存之其可以不盡其心乎若夫寶玉大弓之見書于春秋也始失之則書之既得之又書之聖人于器物得失之間而兢兢焉致繫其辭焉果無意乎今也以則惠父之讀書學問則儒者之嗣胤也蒼顏皓首則鄉曲耆舊之循守家法者也能使後圃先生之文章詞翰與大江東之練帶花屏相爲長存焉此繼美傳芳之尤取重于宗黨親友者也又足以見其徒之仁而不遺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十四

師者也喜而書之明洪武癸亥重陽日楚府伴讀前休寧開化蘭溪三縣儒學教官姻友生漢口程叔春謹序

案黃樞字子運安徽休甯人受業于趙東山洪元季隱居講學明初徵爲校官不就是集藏書家罕見著錄 四庫所未收也

劉仲修詩集八卷

舊抄本

劉永之撰

臨江舊稱多士之邦至於近代文章之醇雅尤彬彬迭見蓋作之于前者既所趨之正則踵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十五

其後者愈趨之易矣劉君仲修郡城之世家焉自其少時隨父宦游之四方固已嗜學業能文辭矣迨兵革搶攘之際與郡士楊伯謙彭聲之諸賢日究論雅道如泰寧之時居則研精六經旁搜諸子史由漢至唐文章之傳者咸辯其醇疵高下而做其可做其遺詞發咏追金琢璧鉅篇短章架度悉合至其歸之至理則如履康莊之衢而旁歧曲術勿迷所知焉偉矣哉立言之工也而所趨之正其得之觀感者亦然矣天朝徵用儒雅仲修嘗一至京師翰林宋公景濂一見而道同意合然仲修竟以重聽許辭公欲留之不可乃賦詩餞之其歸金川也同儕益推後進爭慕恬然將終身而嗣子奉獲罪縣官乃籍其家奉既死君亦徙東萊至桃源病卒嗚呼其可愍也夫唐之陳子昂死射洪縣獄君之以富累身蓋與之同也子昂文章冠海內君之追古作者亦與之同也後之慕子昂名又傳不泯而君之不可泯又奚不與之同也哉君既卒新喻章詒爲采輯其詩文得若干篇何光從而編次之詒字子愚光字彥謙皆君之姻屬又爲其弟

子其用心亦勤矣君名永之以好書之篤故自號山陰道士子愚將以其集刻之梓來請曰山陰與先生交相知為斷為集之序亦曰義之固當焉者也洪武壬戌孟秋之月同郡梁寅序

敖英跋

案劉永之字仲修江西臨江人明初徵至京將授校官以重聽辭其集為門人章詰所編四庫所未收也

益齋亂藁十卷拾遺一卷 舊抄本

元高麗李齊賢撰

後有墓誌銘 李穡撰 前有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六

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發起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沈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為文章以賁飾一代之理可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為忠宣王器重從居葦葢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問公子靜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視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

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迹凡所謂闕博絕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疎蕩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歛而東歸相五朝四為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產何可小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慕之而名之傳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尙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七

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尙未有文集行於世况小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而人輒藏之季子大府少卿彰路長孫內書舍人寶林相與哀集為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余序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尙不免散逸于兵矧片言隻字為人筭篋者煨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為門生不敢姑讓志所見云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吉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正順大夫密直司右代言

進賢館提學知製教充春秋館修撰官知軍簿

司事韓山李稿序

金鏞跋 宣德王子

李時發跋 萬曆庚子

案李齊賢字仲思號益齋高麗人年十五以文

學中本國丙科元武宗時高麗忠宣王入侍檄

召至都與姚牧庵趙子昂游其學益進又隨忠

宣王使蜀游江南故集中多吳蜀留題之作官

至門下侍中封雞林院君至正二十七年卒年

八十一諡文忠著有櫟翁稗說孝行錄益齋文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六

集等書是集初刊于元季再刻于宣德三刻于

萬曆此本即從萬曆本傳錄卷一至卷四詩卷

五至卷九文卷十詞曲拾遺則萬曆中其十一

世孫時發所輯也其詩文雖未足與中國諸名

家校長絮短實彼國之錚錚者

濟北集二十卷

舊抄本

日本虎關某撰

案虎關某字借酉所居曰濟北菴均見集中仕

履無攷所作無償軒記署建武元年煎茶軸序

署正和第五端午軸序署元應庚申長春花軸

序署元亨改建聚韵分畧序署嘉元丙午佛語

心論序署正中二年攷嘉元為日本後三条國

王年號丙午當元大德十年正和為日本花園

國王年號二年當元皇慶二年元應元亨正中

皆日本後醍醐國王年號當元延祐至治間建

武為日本光嚴國王年號當元至順中蓋宋末

元初時日本人也各家書目均罕見著錄詩文

多俚語錄而存之聊以廣異聞耳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

九

韻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五

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 明初刊本

明太祖高皇帝撰

劉基序 洪武七年

郭傳序 洪武七年

宋濂序

宋學士鑾坡集十卷鑾坡後集十卷翰苑續集十卷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一

翰苑別集十卷芝園前集十卷芝園後集十卷芝園

續集十卷朝京稿四卷 明正德刊本

明宋濂撰

楊維禎翰苑集序

揭汝翰苑集序

貝瓊序

貝瓊芝園集序

張縉跋 正德九年

宋學士先生文集二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天順刊本 王蓮涇舊

藏

明宋濂撰

魏驥序 天順

人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二十卷 明刊本

明劉基撰

樊獻科序 嘉靖三十五年

鳳池吟稿十卷 明刊本

明高郵汪廣洋朝宗父著

宋濂序 洪武三年

陶學士先生文集二十卷事蹟一卷 明刊本

明陶安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二

費宏序 弘治十二年

張祐跋 弘治十三年

西隱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明宋訥撰

顧爾行序

劉師魯序

伍分貞序 洪武十七年

王崇之跋 成化九年

錢溥跋 成化九年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明林石撰

激川集十卷 舊抄本

明吳沈濬仲甫著

自序曰癸丑之夏子憂思無聊因取平日應酬之作觀之不覺發笑數十年間疲精神于無用之地何益也或遂悉焚去之其中有一二僅可讀者未忍遽棄寫為八卷藏之篋笥以示子孫非敢以為文章傳之他人也六月望日書

案吳沈字濬仲金華人元國子博士洪武十二年薦舉為縣學訓導仕至東閣大學士進精誠

明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一 三

錄著有孔子封王辨等書是集各家書日罕見著錄 四庫所未收也

丹崖集八卷 明初刊本 瑣川吳氏舊藏

明會稽唐肅處敬著

宋濂序 洪武四年

戴良序

申屠衡序 洪武八年

案是書 四庫未收詳儀顧堂集

楚石大師北游詩一卷 舊抄本

明釋梵琦撰嗣孫明秀拾遺

卞勝序

明香跋 正德

正固先生詩文集二卷 舊抄本

明西昌蕭尚仁撰 前有敕諭傳解縉行述哀

辭周是後附蕭道日誌

熊文舉序

李元鼎序

案蕭尚仁泰和人博通經史洪武中以賢良召對授潭府長史以老辭俾教雲南後召還留京師月給膳羞求休致賜路費衣被而歸門人私

明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一 四

謚正固其書罕見著錄 四庫所未收也

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 明正統刊本

明王維撰鄱陽三臺劉仁傑編輯廬陵銅溪劉

同校正

吾婺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為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不可以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為首稱則是數君子實

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居中朝於是
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
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
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
久之嘗用薦者檢討經筵編修史館訖無所遇
合儼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
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頌其美則其得之黃
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質其所業公不以
爲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
文字間未嘗不駭且媿意銳欲追及之其後每
而末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五

見則出其文以示余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
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布如風雲蛇
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
一律勃乎水湧山立而其進未已也余亟讀之
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
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
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
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二十年縉紳
學者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然不
旋踵而摧折身陷死地剪爲俘囚者其人往往

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
其取諸造物者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
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有位而措諸行事則不
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見其無不至矣
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
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
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然則吾
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
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 於道學術之在吾
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爲天下道哉
而末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六

至正十八年歲次戊戌十月朔同郡胡翰序

宋濂序

蘇伯衡序

胡行簡序

楊士奇序 正統壬戌

劉仁傑序 正統甲子

翠屏集四卷 明成化刊本

明張以盜撰

朱濂序 洪武三年

劉三吾序 洪武甲戌

陳南賓序 洪武己巳

陳璉序 宣德三年

嗣孫張淮重刻跋

東臯錄三卷 明抄本

明釋妙聲撰

法孫德琳跋 洪武十七年

槎翁文集十八卷 明刊本

明劉松撰

羅欽忠序 正德庚辰

鄒守益後序

詒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覆瓿集八卷 明刊本

明紫陽山樵朱同著

柘軒集五卷 舊抄本 能以文舊藏

明錢唐凌雲翰彥紳撰 前有行述 夏節撰

瞿祐序 宣德五年

陳敬宗序

王羽跋 宣德元年

白雲稿十一卷 舊抄本 淡生堂舊藏

明天台朱右撰

李孝光序 至元五年

張天英序

危素序 至正甲申

倪中序 至正十四年

楊嗣序

劉仁本序

宋濂序

宋濂跋

劉基跋

張孟兼跋

朱廉跋

詒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瞿莊跋

陶愷跋

林以義跋

案是書 四庫不全此則足本也

雲林集二卷 舊抄本 查初白舊藏

明危素著 南陽廼賢易之編

虞集送行序

查氏手跋曰案黃文獻公潛所作太常博士危

府君墓誌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徙居雲林三十

六峰之陽即太樸之父也詩名雲林集當以此

慎行識

又跋曰虞伯生有清山房詩為危太樸作又次
韻太樸讀書山中見懷之作二首皆載學古錄
二十七卷今檢雲林集皆失原作米景濂有題
危雲林訓子四言詩後云危公冢子字于憶自
檢討奉常遷佐剡州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
之云云今亦失原作

雲林集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明危素著

虞集送行序

簡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九

雲林集二卷 勞季言校本

明危素著

虞集送行序

說學齋稿四卷 舊抄本 查初白舊藏

明臨川危素太樸著

葉氏手跋曰嘉靖辛酉歲震川歸師從予覓危
太樸文因檢不得竟復之 隆慶丁卯後予以
病淹偶點檢樓間元朝集乃獲此卷實先文莊
抄存題曰危翰林文者因思向歸師借時若細
加檢閱亦可應命只緣不肯加功草草回之今

歸師已仙去而不獲見予復病淹而非昔比皆
可感也故記之云隆慶辛未秋九月廿八日括
蒼山人恭煥識

顧氏手跋曰危太樸遺文藏書家絕少前一半
琴川錢氏尚有抄本歸太樸有跋者是也後一
半即太樸公亦未之見而況今之人乎向讀傳
平敘書曾子曰誌後稱其清健有法而此集不
載此不過五十卷中所存之一二耳惜乎惜乎
開林顧韓識

查氏手跋曰按焦氏經籍志危太樸集五十卷

簡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十

今不可得矣世所傳之抄本凡二其一曰太樸
文集皆賦頌記序有目錄而不 卷其一曰說
學齋稿碑版之文居多而不編目即開林顧氏
跋所云歸太樸亦未見者此外又有古今體詩
二卷要之皆非全書近從玉峯徐氏梅里朱氏
花山馬氏三處借閱互加參攷稍稍正其舛謬
隨錄隨校不敢假手他人至漫不可辨者則仍
闕之費兩月之心力彙成二册又於浦江鄭氏
麟溪集及程文憲公雪樓集黃文獻公日損齋
集續采得題跋墓銘五首補錄於後雖未敢信

為足本較三家所藏差少紕繆云康熙丁酉五月既望初白老人查慎行再識
說學齋稿不分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明臨川危素太樸著

案凡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序七十七共一百三十七篇與王白田集合較 四庫本多四篇無碑傳墓誌卽查氏本所謂危太樸文集者也

說學齋稿不分卷 舊抄本 惠定宇舊藏

明臨川危素太樸著 與汪啟淑藏書同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十一

蒲菴詩文集六卷 舊抄本 瞿氏恬裕齋舊藏

明釋來復撰 門人黃錕法住編次

禪學之徒以文鳴道者世不多見蓋自達磨氏傳心西來而不立文字故其徒之英俊敏慧者多不習詞章惟究其所謂直指之道嗒然若無與世也然以三祖可公三祖燦公皆由儒而入釋其所著信心一銘詞嚴義奧特為學者所宗熒然有光於盛唐矣山唐至宋則大覺璉公明教嵩公覺範洪公後先繼起以雄詞妙倫大弘其道於江海之間一時老師宿儒若我先文忠

公及韓琦蘇軾諸子莫不歛衽歎服迨我皇元開國之初若天隱至公晦機熙公偁與斯文于東南一洗咸滄之陋是以趙孟頫袁桷諸先輩委心而納交焉其往來稱美於觚翰間者班班可見矣晦機之徒笑隱所公尤為雄傑其所為文太史虞集嘗敘之矣喻其如洞庭之野眾樂並作鏗銅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識者以為知言所公既寂鼓林莫不為斯文之慨今年秋翰林修撰張翥彙示豫章見心復公所為文一巨帙且屬為序余暇日靜閱數過啟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十一

沃于老懷者多矣蓋見心以敏悟之資超卓之才於禪學之暇發於文辭其敘事簡而明其造理深而奧其吐詞博而瞻其寓意幽而婉至於抑揚頓挫開合變化藹乎若春雲之起于空也皎乎若秋月之印于江也浩乎若眾流之會于海也鈞乎若雷霆之警于蟄也余執筆史館衰且耄矣孰謂不立文字之宗而有此佳作也哉邈而上之卓然並驅於嵩璉諸師無媿也故忘其謗陋僭陳臆論以寓余私焉若夫佩無文之印弘別傳之宗以超出乎世間者見心宜有以

策我也它日南歸尙當往問焉是爲序廬陵歐陽玄敘

宋濂序 洪武十二年

楊士奇跋

案來復字見心豐城人蚤有詩名爲虞集歐陽玄張翥所重洪武初以高僧召至京除授僧錄司左覺義二十四年僧知聰胡黨事發辭連見心及泐季潭見心坐凌遲死年七十三歲其詩與宗泐齊名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皆著于錄 四庫未收其爲罕見可知

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三

敬所小稿一卷 舊抄本

明建安蘇境仲簡著

陳仲述序 洪武癸酉

按蘇境字仲簡福建建安人少習舉子業程試必居前列洪武中嘗爲閩縣學官訓迪弟子員出其門貢春官必預首選父子兄弟俱以儒術鳴于鄉陳仲述序稱其古詩如玄酒太羹土鉞瓦缶質而不俚近體律絕如正人端士袞衣危冠樸而不陋歌行古詞如山下出泉鏘然有聲聽之無窮等語 四庫所未收也

黃氏手跋曰已巳夏有書船友攜天文書二種及此敬所小稿求售余獨取此爲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圖記在上也此書各家書目鮮載之惟俞邵明史藝文志別集類有云蘇仲簡敬所小稿四卷名境以字行洪武中訓導今檢是書並未標明卷數而分卷出頭祇有三卷豈有所遺耶抑志誤也俟博攷之仲夏中泐十日復翁又跋曰道光癸未季冬風雪掩關燒燭粗讀一過通體脫誤良多苦無別本可正隨手以意校定未必全是也未一首脫誤尤甚幾不可句檢

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古

列朝詩集小傳洪武時竟無蘇公姓氏殆小家故未著名耶因是歎沒世名稱之爲難也堯夫識

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明貝瓊撰

徐一夔序

貝氏手跋曰洪武板清江公全集四十卷流傳甚少惟見王西莊光祿袁壽培外舅有藏本嘉慶戊辰以白金二十四兩向同郡黃蕘圃主事易得黃係得之桐鄉金氏文瑞樓有朱印可證

金星輅于康熙五十八年曾重刻公集序云始得先生清江集四卷又借得鈔本四十卷次第校刻想重刻時尚未得洪武板也又云先生集鐫板萬厯間見者絕少據此則萬厯時又有刻本也予未之見又唐孫華序云清江集二十卷盛行於世歲久板刻散失學者罕見全本據此又有二十卷之刻本亦未見皆當訪求之友人海鹽吳思亭續疑年錄云先生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計其生年當在元延祐四五年間塘好搜求先世文獻二十年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五

所得十餘種以此集為最佳公之子紀善公有春雨軒集訪之十餘年無從購覓附記于此他日當一一往嘉禾求之也道光丁亥伏日貝塘謹跋

又曰集內有葉氏藏書朱文方印係明葉文莊公盛篆竹堂藏書之印又蓮涇朱文方印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印係康熙時吳中王問遠孝慈堂藏書之印卷後有南陽叔子苞印白文方印二泉朱文方印無考丁亥秋七月六日暑退涼生靜坐千墨庵書此見自墟謹誌

胡仲子集十卷 舊抄本

明 胡翰撰

劉剛序 洪武辛酉

王懋溫跋 洪武十四年

始豐稿六卷 明刊本

明 徐一夔大章著

始豐稿六卷 舊抄本

明 徐一夔大章著

蘇平仲文集十六卷 明正統刊本 千頃堂舊藏

明 徐一夔大章著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六

宋濂序 洪武十三年

劉基序 洪武四年

黎諒跋 正統壬戌

胡翰跋 洪武八年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舊抄本

明 浦陽張丁孟兼撰

宋濂跋 洪武十年

鄭淵跋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 明景泰刻本

明 吳郡高啟季迪著

謝徽序 洪武三年

胡翰序 洪武二年

王禕序 洪武庚戌

劉昌序 景泰元年

高季迪缶鳴集十二卷 明永樂刊本

明高啟撰

王禕序 洪武庚戌

胡翰序 洪武二年

謝徽序 洪武三年

周立跋 永樂元年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七

黃氏手跋曰余家向藏高季迪先生缶鳴集係從東城顧氏得來者裝潢精雅楮墨具帶古香想舊刻難得故珍重如斯今甲寅初夏十日適愚郡中迎神賽會舉國若狂而余以疎懶性成未及往觀午飯後偶步至學餘書林披覽羣籍無一當意者見架底有破書兩本古色黝然視之則舊刻缶鳴集也問其直索青蚨五星因以八折歸之攜歸後與素藏者相對字跡清朗首尾完善竟為此勝於彼且前後胡王謝三人之序彼係鈔補而此屬刻本并多校刻周立公禮

後序二葉是可喜已擬亦裝潢而竝藏諸篋笥云時乾隆甲寅四月上澣郡後學黃丕烈識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明張羽撰

張氏金吾曰案明史文苑傳云羽文清潔有法則羽固非不以文著名者世行本止有詩集四卷文集則未之見此本始山雉賦終漏月齋記凡文五十一篇文瑞樓書目有張羽文集一卷注鈔未知卽是本否畫屏贊云白雲蔭軒飛嵐入棖何氏以朱筆改作棖仍以墨筆改作棖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八

注云棖廣韻注讀書牀也黃氏葦圃跋云此字義門幾交臂失之又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誠哉是言請以此言爲校書者贈重刻張來儀靜居集四卷 明刊本

明溥陽張羽來儀著

北郭集十卷 明刊本

明徐賁幼文著

閔珪序 成化丙午

張習跋 成化丁未

草澤狂歌五卷 舊抄本

明王恭撰

白雲樵唱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明王恭撰

林環序 永樂九年

黃鎬序 成化十九年

黃鎬跋 成化癸卯

半軒集十卷 舊抄本

明吳郡王行止仲著

金文徵序 洪武辛未

望雲集五卷 舊抄本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五

明葉處士郭奎著

趙汭序

宋濂序 案此序宋學士集失收

吳廷恒後序 永樂二年

何景暘跋

朱一齋先生文集八卷 明刊本

明朱善撰

聶鉉序

明敎集十卷 舊抄本

明雲間管時敏撰西域丁鶴年評

吳勤序 洪武三十一年

胡粹中序 永樂元年

全菴記 周子治撰

西郊笑端集一卷 明刊本

明松江董夏史著

張弼序 成化九年

錢溥序 成化四年

周鼎跋 宣德六年

李草閣詩集六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附筠谷詩集一卷 舊抄本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十

明李昱撰筠谷詩集子輯撰

宋濂序

臨安集十卷 舊抄本 篋以文舊藏

明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自序 洪武二十九年

案 四庫所收從大典輯出此則其原本也

助教侯先生詩集二卷文集四卷 舊抄本

明侯復撰

楊觀序 永樂九年

春雨軒集八卷 舊抄本

明 鄱陽劉炳彥著

榜庵類稿二卷 舊抄本

明 鄭潛撰

貢師泰序

揭泫序

陳聘君海桑先生集十卷 明刊本

明廬陵陳謨著

晏璧序 永樂七年

自怡集一卷 舊抄本

明括蒼劉璉孟藻著 後有哀辭 吳從善撰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主

黃伯生序 洪武十三年

盤谷集十卷

明劉鷹撰

陳谷序

案廡字士瑞處州人基之孫漣之子也卜築雞

山之下名曰盤谷事迹附見明史劉基傳其集

為門人陳谷所編 四庫所未收也

斗南老人詩集四卷 舊抄本

明 教授臣胡奎虛白子撰

全室集八卷 舊抄本

明 天台釋宗泐季澤撰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明 方孝孺撰

王紳序

林右序 洪武三年

顧璘跋 正德庚辰

虛舟集五卷 舊抄本

明 閩王偁孟揚撰

王汝玉序 永樂辛卯

解縉序 永樂丁亥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主

桑悅序 弘治六年

友石先生詩集五卷 明刊本 朱臥庵舊藏

明 中書舍人錫山王紱孟端撰 後有墓表小

傳

王進序 洪熙元年

會榮序 永樂二十年

黃氏手跋曰周丈香巖得此集版刻正與之同

而缺其第五卷因借去影鈔足之併為余檢點

所缺夾籤識其中而還之此去年事也余鹿

鹿未及借補適香巖命工裝是書遂從工處攜

歸補全舊鈔二葉仍附卷尾以存其古丁卯六月復翁識

希澹園集三卷 也是園抄本

明 蜀郡虞堪勝伯撰

虞山人詩三卷 舊抄本

明 虞堪撰

鼓柅稿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元 虞堪叔勝撰

宋氏手跋曰間嘗謂汲古所刻多譌字惟鈔本

獨善此汲古間鈔本也不特底本異常而筆畫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三

間皆得篆隸義 較書如埽落葉旋掃旋有也

雍正丁未四月十一日較宋賓王記

黃氏手跋曰此香嚴書屋藏書也予因罕祕出

重價收之既而揚州藝古堂主人以舊鈔元人

集數種與余易書茲鼓柅葉亦有之分卷六日

錄在每卷上有西園蔣氏手校鈔本長方印取

以勘此遜此多矣道光甲申新秋校堯夫

韓山人詩正集續集不分卷 明抄本

明 吳郡韓奕公望撰 附壽藏記行狀

趙友同序 永樂九年

黃氏手跋曰丁卯秋莫以明初刻本手校一過前脫目錄後脫蒙齋記當補入此册通體似影鈔者舊刻間有一二誤字此亦仍之偶有爛板字跡模糊此卻清爽當是從初印本寫也勿以鈔本忽之復翁

耕學齋詩集十二卷 舊抄本 黃堯圃手校

明 崑山袁華著河東呂昭編

黃氏手跋曰此舊鈔耕學齋詩集余得諸東城

故藏書家因是曹潔躬藏本故收之適書友以

東倉陸時化手鈔唐宋元明人集數種求售內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五

有是集留之校對一過曹本尙有一二通假字

陸本續去之非也即訛謬亦更甚於曹本聊為

參閱以考異可耳究當以曹本為據惟曹本脫

落賴陸本增補者未知陸所據云何俟再訪求

善本正之時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六月十一日

連日陰雨晦冥而昨尤大風頓作有拔木之變

今晨天晴展簾校此午後竣事書此於讀未見

書齋堯圃黃丕烈

又曰校陸本畢後適憶及篋中有舊鈔殘本耕

學齋集係王蓮涇所藏目為葉文莊鈔本因取

覆校此本乃知此本實從葉本傳錄惟行款未之遵循耳復為校去陸本訛字幾處即如卷十二直沽偶成次首馬牛遺矢滿平川曹陸二本俱誤為失凋蘋云此矢字及揀葉本信然可見書以最先者為佳真確論也卷十一中增詩一首或當時筆誤脫落陸本雖有次序不符此集終以葉本為據而此猶從葉本傳錄尚為可信惜葉本已失其半不能全校于心能無耿耿邪不烈又跋

耕學齋詩集十卷 舊抄本 王煙客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三五

明汝陽袁華子英著河東呂昭克明編

案 閣本十二卷凡古詩七卷近體詩五卷提要云不知何人所編此本十卷凡古詩六卷近體四卷分卷既殊編次亦少異題曰河東呂昭克明編昭仕履無攷兩本相較 閣本東華集陶兩首較此本多一首餘皆同惟 閣本集古諸詩散入各體詩中此則附于卷末編次似較有法別得曹倦圃藏本脫落極多雖分卷十二編次又與 閣本不同非善本也 閣本不題編次之人恐出後人所析此本每卷題汝陽袁

華子英著河東呂昭克明編分卷停勻編次有法洵稱善本

海叟集三卷 舊抄本

明雲間袁凱著

李夢陽序 正德元年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詩集三卷續集六十二卷代言錄一卷聖諭錄一卷奏對錄一卷附錄四卷 明刊本

明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黃淮序 正統五年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六卷文集六卷詩集補遺二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三五

舊抄本

明張道撰

陳鑑序 正統六年

子收跋 正統丁卯

坦齋劉先生文集二卷 舊抄本

明劉三吾撰

案是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錄錢氏養新餘錄引朱竹垞帖云三吾集有耿炳文墓碑卒于洪武二十七年云云今檢集中祇有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碑乃洪武二十七年作明宛炎集

亦載此文並無炳文墓碑蓋竹垞記憶之誤也
楊文敏公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明楊榮撰

胡儼序 正統五年

王直序 正統十一年

周敘序

錢習禮序

運贊漫稿七卷 明刊本 王蓮涇舊藏

明河南左布政使廬陵李禎著

陳術序 正統元年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一 毛

李時勉序 正統三年

鄭剛後序 天順三年

古廉先生文集十一卷 明刊本

明李時勉撰

李奎序 景泰七年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一

文選六十卷 宋贛州學刊本 朱臥庵舊藏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呂延濟劉良

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案卷中有毛晉一名鳳苞陰文方印汲古閣陽

文方印字子晉汲古閣世寶兩陰文方印毛裛

之印陽文方印華伯氏陰文方印毛氏藏書子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孫永寶朱文長印朱臥庵攷藏印休寧朱之赤

印留畊堂印兩陰文方印留與軒浦氏珍藏朱

文方印浦玉田藏書記方印每卷有左從政郎

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州學司書蕭鵬

校對兩行惟校勘銜名數卷易一人或曰鄉貢

進士李大成或曰鄉貢進士劉才邵或曰鄉貢

進士劉格非或曰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

兼主簿嚴興又餘詳儀顧堂集

文選六十卷 明覆元張伯顏本

梁昭明太子選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

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梁昭明太子序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梁昭明享池祀夫豈徒哉如有所為者知其有文選也必人承其傳則神壽其享矣惟大德九祀予以二郡是承以墜典是詢父老具曰伯都司憲新文選之梓于燼告厥成因相與樂之越十有三載予時備遣皇華諮諏炎服還有以梓蹈災轍而告厥廢者乃相與歎之再明年即池故處吾臆老焉聿感迨茲徒念罔濟吾既不果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二

憲斯道又不復政斯郡未如之何矣幾將來者豈不有我心之同然者乎未幾同知府事張正卿來思惠而為政將桓復斯集俾邑學吳梓校補遺繆遂命金五十以自率羣屬靡不從化心之身之度之成之播之揚之誦之詠之四方則之多士德之伊誰為之何日忘之宜有識之嘉議大夫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

唐藩希古序

成化丁未

唐世子跋

宏治元年

文選考異一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鉅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缺文也願畧它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闕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曰與池人禱之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什四也願神既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為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為讐校有補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者與清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三

說友題

貴池在蕭梁時寔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眾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錢木會池陽袁使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真之學宮以慰

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瀆熙辛丑上巳日
晉陵尤表題

六家文選六十卷 明袁褰覆宋本

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賢館直學士李善
注

昭明太子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呂延祚等進集注文選表

袁褰跋 嘉靖己酉

案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在廣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四

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卷末有吳郡袁氏善
本翻雕六字

玉臺新詠十卷 明仿宋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自序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
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開復多錯謬版亦
時有利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
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
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復

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夫

詩者情之發也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於

中而形於言先王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

探其情而著之東山秋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

風化雅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終朝采綠不盈

一掬之類此集揆之語意未大異也顧其發乎

情則同而止乎義者蓋鮮矣然其間僅合者亦

一二焉其措詞託興高古要非後世樂府所能

及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而況近代挾邪之說

號爲以筆墨動淫者乎又自漢魏以來作者皆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五

在焉多蕭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以觀歷世文
章盛衰之變云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後永嘉陳

玉父

玉臺新詠十卷 明巾箱本

陳東海徐陵字孝穆編

自序

陳玉父後序

文館詞林殘本四卷 東洋刊本

唐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

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奉敕撰

羣經室外集日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等奉
 敕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官至太子少師
 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事蹟具唐書姦臣傳案宋
 王溥唐會要云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敬宗修
 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與唐書藝文志總集類
 卷帙合志又云崔元暉注文館詞林策二十卷
 又雜傳類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宋史藝
 文志載文館詞林詩一卷崇文總目載文館詞
 林彈事四卷皆全書中之一類是編亦僅存六
 百六十二及六十四六十八九十五四卷皆漢
 韻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二 六
 魏以來之詔令日本人用活字版擺印者會要
 又云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
 使請唐禮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于
 文館詞林內采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
 之是當時頒賜屬國之本原非足冊此雖斷簡
 殘篇而詔令則皆甚古且全書之體例亦可得
 其一斑矣
 唐四僧詩六卷 舊抄本
 唐澈上人詩一卷沙門靈澈澄源著常達詩一
 卷常達撰靈一詩集二卷靈一撰清塞詩集二

卷清塞撰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 舊抄本
 廣平高正臣輯
 香山九老會詩一卷 舊抄本
 唐樂天白居易輯
 自序
 御覽詩一卷 舊抄本
 翰林學士朝議郎守中書舍人賜紫令狐楚
 奉勅纂進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
 韻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二 七
 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
 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
 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
 止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
 為唐舊詩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纔二
 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定
 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
 覽云紹興乙亥十一月八日吳郡陸游記
 予書此時年三十有一後四十有三年年已七
 十有四燈下再觀恍如昨夢慶元戊午十一月

十六日老學庵書

皇甫集八卷 舊抄本

皇甫冉詩集七卷唐補闕潤州皇甫冉茂政著

皇甫曾詩集一卷唐監察御史皇甫曾孝常著

寶氏聯珠集五卷 顧善耕校宋本

唐寶常寶年寶學寶年寶寶年寶

鞏嘯嘯詩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見其集聯珠之

最也戊戌茂中元前一日夷門旅舍書潛夫

夜吟寶集追思夷門題處已三稔矣悽然感興

書之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八

往歲記時梁苑夜今宵吟處洛城秋浮生瞥電

人何在懷舊傷心淚迸流三逕竹風鄰笛怨一

庭霜月井桐愁妻兒未會余惆悵只怪燈前不

舉頭

自鞏而下皆 大天所題慕而錄之

甲子歲春初中儀李公借此詩抄寫得無何

祕監尹公借去云已失墜不復相還余嘗讀此

集寤寐思之至夏末忽投書於 致政大天果

蒙見借所恨自少閑暇令扎吏抄錄故多謬誤

躬親勘校頗亦改正因得吟味喜不自勝刑部

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和

時乾德二年六月廿五日雨霽嶧讀過

余家所藏和峴所校五寶詩世少其本和所跋

甲子歲即乾德二年也祕監尹公者尹拙也致

政大天者吏部尚書致仕張昭也昭字潛夫題

鞏詩後一篇稱潛夫者即昭也刑部外郎兼太

常博士和者峴也後有題嶧讀過者峴季弟也

惟中儀李公當是時為禮部侍郎而李姓者偶

忘其為何人遠方無書可攷姑俟知者今刊諸

公府庶永其傳淳熙五年四月旦日朝散大夫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九

權知蘄州軍州事北海王崧書

元和三舍人詩集一卷 舊抄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元和三舍人詩者蓋一時倡和之作也其曰廣

津則王相國涯日穀士則令狐相國楚日繪之

則張學士仲素也按穀士以元和十二年守中

書舍人廣津以正元九年正拜舍人仲素史傳

未著獨韋貫之傳有云是時段文昌張仲素受

知憲宗將以為學士貫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

內庭尼之未幾李逢吉進而貫之貶則仲素之

為舍人必在貫之去位後也又按唐制舍人及
學士俱六品而中書舍人則出納王命預謀文
武清要兼為焉舍人於學士之後殆可必耳但
韋貫之以元和十一年罷相王涯亦以其年拜
平章事令狐楚以十二年八月罷翰林學士左
遷中書舍人又似不相及不可考也或云仲素
建封子而徐州自有子名貫此又不可知耳歲
丙子余從京邑言首西路息驛道傍村塾有老
書生出是書相質予因為道所憶如此併停一
日校之而去漢老敘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明抄本

唐史臣吳兢撰

柳氏手跋曰正德乙亥七月二十二日錄訖唐
史臣吳前見樂府古題要解一小帙值區區感
寒受鬱亦樂於抄寫以詩奇興云偶病不粒食
抄書二十番娛生無此癖守死亦為冤把筆頭
欲帽衣絲酒罷樽時名付流水此外復何言布
衣柳僉謹誌

孫氏手跋曰唐吳兢所撰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本附古樂府詞十卷以行故崇文總目稱為十

二卷此天一閣藏本為正德時布衣柳僉手錄
檢毛晉刻津逮秘書中有此跋稱凡三本一得
之廣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顏氏最後乃得一元
版則此本明人依元版手錄者也五松居士記
案此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

古文苑九卷 顧千里校宋本

不著編者姓氏

古文苑二十一卷 元刊本 季滄葦舊藏

不著編者姓氏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一

之文也歌詩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為體二
十有一為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
宣石鼓文終於齊承明之倡和上下一千三百
年間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醇漓政治之得失人
才之高下於此而概見之可謂萃眾作之英華
擅文人之巨擘也至別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寔
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溫厚足以補詩雅
之遺佚泗水碑銘鋪揚興王之盛敘功效德表
裏名實足以續閭散之芳烈揚子雲倣虞作箴
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

盤孟几杖之銘爭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
爲龜鑑所謂傑然詩書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
或世代逾邈遺文彫耗若昔賢所欲與致太學
以助講切之真蹟今既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
蔚宗之注與隋唐藝文目錄所載諸家文集亦
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學者得以想像
細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
復出於人間而其中句讀聲牙字畫奇古未有
音釋加以傳錄舛訛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臥
之歎樵學製吳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以燈火

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三

餘工玩味參訂或哀斷簡以足其文或校別集
以證其誤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爲之訓註其有
首尾殘缺義理不屬者姑存舊編以俟庖攷復
取漢晉間文史冊之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
釐爲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以求是正焉紹
定壬辰七月望日朝奉郎知平江府吳縣 武
林章樵升道序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
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
未取而閱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果以古文

苑目之今次第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
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定者何詩且何
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
則成王耳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
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
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編數首推之意後代
詩人命題以賦者若章孟尙四言至鄒炎乃五
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間魏晉以
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其有考焉惟
說外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高

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三

熙六年六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遺也昭明曷
爲遺之蓋以法而爲之去取也唐人曷爲集之
蓋思古而貴於兼存也去取以法所以示後學
之軌範兼存乎古所以廣後學之知識其功一
也然是集也其辭屈曲其義幽深由唐迄今垂
數百載觀者罕究其極武林章君有憂之於是
研精覃慮搜採羣說篇傳而字釋之使開卷者
一覽而得其指歸可謂好古博雅之君子矣章
君不忍自私倅毗陵日欲繡諸梓以貽後學甫

書初考適拜司鼓之命懼厥志之不酬乃以其
稟屬之後政歲在丙申六月畢丁明年四月僕
到官既半載章君之子滔過僕盡取其版訂刊
者之誤凡二百餘字而章君之志益明非其善
繼疇克爾耶昔向傳洪範而歆異之君子以為
恨今章君有滔過向遠矣僕於章君實襲其隔
政之餘芬思見其文而不可得今知其有賢子
也故喜而書之嘉熙丁酉良月江師心序

如杞於章公為子姓公之子滔且同庚卯角束
書游章氏塾相同筆研朝夕公側耳聞目見輒

伯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四

著乎心及長妻以兄子於是至甥館者無虛歲
每見公卷紱家食惟以著書立言為事暨薄宦
因任南徐值公令吳門倅毗陵軫相接也書問
往來自訪古書之外不言它公之志向概可見
矣癸巳冬由餉幙終更假道東歸留倅治者經
旬見會粹所述古文苑稿方授楷書吏將付諸
梓俾與訂正以歲暮亟行而未究明年公除司
鼓留橐以遺後人程君士龍寔為代用能成公
之志丙申六月書成而公以乙未六月先為占
人矣又繼之者有江君師心復為訂刊者之誤

書於是乎有傳公去常越十有二年丙午冬如
杞承乏佐州遠繼其後峙庭雙檜可比甘棠緬
想典型儼然如在公餘取所刊版鱗次先後遇
版有蠹蝕者字有漫漶者即命工補治之及訂
其偏旁差訛者數字益嚴局鑄守護惟謹庶可
以詔久傳遠嗚呼哲人云亡猶幸是書之僅存
也讀其書如見其人因其言以求其心無愧前
修後學者事跡襲舊梓非曰敢私敬誌下方尤
有望於來者滔祐丁未月正元日承議郎通判
常州軍州事古替盛如杞謹書

伯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五

古文苑二十一卷 明仿宋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宋章樵註

章樵序

文苑英華一千卷

舊抄本

宋翰林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
勅集 每卷末俱有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一條末有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
巡轄馬選鋪王思恭點對兼督工一條
周必大序

吉州致政周少傅府昨于嘉泰元年春選委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軍巡轄馬遞鋪權本府使臣王思恭專一手抄文苑英華并校正重複提督雕匠今已成書計一千卷其紙札工墨等費並係本州印匠承攬本府並無干預今聲說照會四年八月一日權幹辦府張時舉具文苑英華辨證十卷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宋彭叔夏撰

叔夏嘗聞太師益公先生之言曰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抄太祖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二

十六

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口之源闕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後得善本適作治忽三折肱為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 詳見益公序篇公既退止園命以校讐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推用功為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因會粹其說以類而分各舉數端不復具載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元注頗畧今則加詳 謂如一作某聲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初不者後因或勒成

十卷名曰文苑英華辨證云嘉泰四年冬十有二月己丑朔鄉貢進士廬陵彭叔夏謹識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 明刊本 王芑孫校宋

宋吳興姚鉉述

自序曰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草于周氏我宋教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嗟然文明靖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先侏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二

十七

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居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畧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鏗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

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於褒貶
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
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
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
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
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調惑漢興賈誼始
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
才卒濯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
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
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八

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
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
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
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
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
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
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
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
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
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

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伯張燕公
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
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
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
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遠古以
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轡
轅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
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
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
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十九

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
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
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
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
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閒氣極玄又玄
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
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
豈唐賢之文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
于文選乎鉉不揆昧僭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擬
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

贊頌碑文論箴議表奏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
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
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
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
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
簞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
風激深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
至乎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
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爲力臨安進士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二十

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
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
藏書志必芟竹籜木殫絙竭毫盛其蘊宏其載
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祕之不滿笥
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
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
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何義門手校本

宋王安石編

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

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沒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
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
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治凡以詩
鳴於唐有驚人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
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
鑰諸笥越至於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
戚游宦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
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
字畫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
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三

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
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蘭皋盤
谷倪仲傳書

何氏手跋曰八卷乃祕閣藏書商邱公從東海
司寇家得之二十卷全者斧季得之吳興鬻書
人抄本非宋刻也書跡類明初人亦不知與八
卷有異同否商工喜於復完不復研覈但非出
於毛之偽造或真爲荆公之舊耶

又曰余見錢牧翁手校岑嘉州詩上有荆字印

者或與此不盡合此則其可疑者豈牧翁一時
疎畧耶康熙己丑重九日前二日鶯脰湖舟中
何焯記

又曰晁氏讀書志云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宋敏
求次道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
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編王介甫
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
足矣遂以為介甫所纂余按玉海載唐百家詩
選二十卷不言介甫撰錄得晁氏之說乃渙然
無疑今為詩一千二百六十首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三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殘本十一卷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王安石編

自序

詩之所可樂者人人能為之然匠意造語要皆
安穩愜當流麗飄逸其歸不失於正者昔人之
所長也思採其長而益己之未至則非博窺而
深討之不可夫自古風騷之盛無出於唐而唐
之作者不知幾家其間篇目之多或至數千
盡致其全編則厚幣不足以購寫而大車不足
以容載彼幽野之人何力而致之哉丞相荆國

王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雖嬰
以萬務而未嘗忘之是知詩之為道也亦已大
矣公自歷代而下無不考正於唐選百家特錄
其警篇而杜韓李所不與益有微旨焉噫詩繫
人之好尚於去取之際其論猶紛紛今一經公
之手則帖然無復以議矣台為二十卷號唐百
家詩選得者幾希因命工刻板以廣其傳細字
輕帙不過出斗酒金而直挾之於懷袖中由是
人之几上往往皆有此詩矣予將會友以文其
求昔人之遺意而商榷之有觀此百家詩而得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三

其所長及明荆公所以去取之法者願以見告
因相與哦於西湖之上豈不樂哉元符戊寅七
月望日章安楊蟠書

案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存卷一至卷五卷
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凡十卷分
類編次與宋牧仲刊迥然不同卷一日月雨雪
雲五類卷二四時晨昏節序泉石四類卷三花
木茶棗蟲魚三類卷四京闕省禁屋室田園四
類卷五樓閣歸休二類卷十一音樂書畫親族
墳廟城驛雜詠六類卷十二古宮榭古京室古

方國昔人遺賞昔人居處五類卷十三送上一類卷十四送下一類卷十五別意有懷二類卽百宋一塵賦注中所謂小讀書堆分類本也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宋蜀大字本 季滄葦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名

李氏手跋曰此書有宋刊密字本絕精美此本疎朗乃宋刊之別體明時東雅堂奇字齋所依倣也補寫諸卷雅潔足以相稱珍賞家之於古書如君子善成人美如此李兆洛過眼因識

按此北宋蜀中刊本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十八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二

五

字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語涉宋帝皆空格
桓字以下諱不缺避蓋北宋刊本也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

前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二

會稽掇英集二十卷續集五卷 錢叔寶手抄本

宋孔延之編續集五卷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

郎守越州會稽縣主簿黃康弼編次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徐鐸重校

孔延之序曰予常恨詩書之闕亡使善惡之戒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一

不詳見於後代者蓋編脫簡落不能卽補之故也後之爲文章自非藏之名山副在緇帙鏤之板屋室有時而變勒之石岸谷有時而易況火於秦莽卓於漢割裂于六朝五代則木石之能不散蕩者幾矣若元微之白居易之吟咏撰述汪洋富博可謂才力敵矣而今完缺不同者白能自爲之集舉而置之二林之藏元則悠然不知所以爲計也故題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諸紙苟欲誦前人之清芬搜斯文之放逸而傳之久遠者則紙本尙矣會稽稱名區

自周官國語史記其衣冠文物紀錄賦咏之盛則自東晉而下風亭月榭僧藍道館一雲一鳥一草一木觀縷而曲盡者自唐迄今名卿碩才毫起櫛比碑銘頌志長歌短引究其所作宜以萬計而時移代變風摩雨剝見於今者蓋亦僅有考之壁記白唐武德至光啟為之守者幾百人其間高情逸思發為篇詠者豈無四五而今所傳者元薛李孟數人而已或失於自著或怠於所承此予之所以深惜也故自到官申命吏卒徧走巖穴且攜之編蘊詢之好事自太史所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二

載至熙寧以來其所謂銘志歌詠得八百五篇為二十卷命曰會稽掇英摛集詩則以古次律白近而之遠文則一始於古稍以歲月為先後無所異也噫隨珠和璞流落乎冥昧久矣一旦鈞索寶聚夸示來世神光靈氣炯然在目東南之美盡矣闕亡之恨消矣所以然者庶幾無負作者之用心也時熙寧壬子五月一日越州清思堂
案卷末有隆慶戊辰夏彭城錢穀手錄一行
文文肅手跋曰吾吳叔寶錢先生游先太史門

下日取架上書讀之聞人有藏秘籍必宛轉借抄校勘丙夜不置故所藏充棟手纂續吳都文粹南北史摭言三刺史詩惜未登梨棗若其繪畫特餘事耳此會稽掇英錄皆集唐宋名賢詩文字內流傳絕少是其早歲所抄無一情筆乃從宋刻本而錄者為世珍重可知矣萬曆庚申如月花誕雁門文震孟跋於青瑤嶼
王氏手跋曰嘉慶甲戌九秋華亭沈慈十峯珍藏長洲王芑孫獲觀因識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三

案此錢罄室手抄本續集五卷 四庫所未收也卷中有錢穀朱文方印叔寶白文方印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中書舍人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父撰 正遺編
周必大序
上缺 而遺竊有意於此亦豈徒好其文欲因是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醞藉日以泯沒凡可按以窺尋想像其萬一者幸未百年尚可訪求而卒置之則未免慊然于中此違之成以拳拳也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

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慶元五年四月望朝奉大夫權發遣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濡須王遵謹識

三劉家集一卷 舊抄本

前有劉漁劉恕劉義仲本傳

宋劉元高編

前有劉漁劉恕劉義仲本傳

河南程氏文集十卷

成化廣信府刊本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盡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四

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清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混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于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刻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清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

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術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卻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公爲沂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其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履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浸少悉爲刻棗而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五

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於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繼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

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
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烏乎元之之
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
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
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
一卷詩說二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
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
漁樵對問一卷信間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六

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
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
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
疑卽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
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
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
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
與今所傳讀益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
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
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 衛之聲人

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
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謂爲迂闊
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
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
氏經說以次鈔木槧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
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 讀先儒之遺
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 可取故題其後以
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案末有成化丙申廣信府刊本記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影寫宋刊本 涉園張氏舊藏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三

七

不著編輯者姓氏

吳氏手跋曰聖宋文選予昔訪之而未曾親後
晤鮑君以文爲言海鹽張晴亭主政藏有影宋
寫本渴欲一見日久未得如願甲寅秋季偶至
武原借陳君仲魚訪張子醜舫於涉園主人賢
而好客示以祕藏諸籍獲觀是書真生平大快
事也爰書數語附之簡末以識欣幸云兔床吳
騫拜觀并記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影寫宋刊本 朱竹垞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氏

所錄歐陽永叔二卷司馬

君實三卷范希文一卷王禹偁一卷孫明復二卷王介甫二卷余元度一卷曾子固二卷石守道三卷李邦直五卷唐子西一卷張文潛七卷黃魯直一卷陳瑩中一卷凡一十四人樂府詩集一百卷 元至正刊本

宋太原郭茂倩編次

樂府之名肇於漢所以聚音律之具而命之古無有也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歌之所由作也良以樂之爲樂非曰彈絲鳴竹鏘金擊石然後謂之樂凡羈窮愁悶懣忻愉憚出於

宋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八

口而成聲者皆樂也粵自擊壤康衢之謠興而唐虞喜起之歌播於巖廊之上治世之音縱鈞天雲門不是過也嗣後夫子刪詩三百雖樵夫野叟婦人女子羈孤庶孽怵迫無聊之態侈靡華麗之習莫不備具蓋發乎情止乎禮義皆足以懲創而興起聖人未嘗去彼而取此 曰樂歌 如笙山庚南陔白華之什先儒已辨 自聲詩絕響之後太原郭茂倩編類古今歌曲上際唐虞下迨五季日之曰樂府詩集凡歌詞之典雅純正曲調之清靡

麗 俚語長謠短謳鮮不該盡 夫風

雅頌之變而世代推移可一覽而周知而騷人墨客操觚弄翰于欲 斜陽之外亦足以

幽情者憲臺幕賓濟南彭公弓儀父憫茂倩之用以悼古樂今樂之異趣 湮沒無聞郡

博士 君萬元又能先意承志遂鳩工鉅梓以

廣其傳慧孫適承乏勉力以竟其事俾後學觀

此上有以知時雍 蒸民之歌下有以極清

麗之習一返而歸於正則樂府之詩非特爲禮

義性情之助而樂之本陰陽原情性又足以躋

宋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九

吾民以歸於壽域春臺之上矣昔至正初元菊

月朔文學 掾周慧孫序 此序毛本闕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錢孫保一名容保白文方印彭城朱文

腰圓印錢孫保字求赤白文方印孫保朱文方

印錢氏校本朱文方印天啟甲子朱文方印錢

興祖印白文方印春草堂白文長印盛百二白

文方印秦川朱文方印秀水柚堂朱文方印盛

氏圖書朱文方印臣百二白文大方印相舒一

字秦川朱文方印羅浮山人朱文方印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舊抄本 葉林宗舊藏

宋蒲積中編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俱
在選中幾為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
荆公聖俞文潛無已之流逢時感慨發為詞章
直造風雅藩閫端不在古人下予因隙時乃取
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
雜詠鳩工鏡板以海其傳非惟一披方冊而四
時節序具在日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

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紹興丁卯仲冬日
眉山蒲積中致和序

葉氏手跋曰此書從兄林宗所藏書才摹竟而
林宗沒藏本隨散無餘此書遂歸于我行將聚
宋元明之作續之未知其遂志不也東洞庭山
葉石君識

敬陵集九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董茶編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
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一

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
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興出門而北
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興東徒渡
河而廬于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興
杭葦而南適于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
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
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豸幽怨鄭淫魏褊
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州古今文
章敘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
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
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唐
初即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
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重
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
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
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
章名世文為世傳而紀詠其鄉里為多今代如
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
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晉則謝康樂梁則沈
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

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守牧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啟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咏邦人傳諷迨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爲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蔡與僚屬修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傑與諸生廣求備錄時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二

以見遺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咏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容略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曰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嚴陵集九卷

舊抄本

知不足齋舊藏

宋董棻撰

自序

鮑氏手跋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從浙江遺書局借天一閣宋刻本對錄廿八日知不足齋記凡一百七十四頁

又曰乾隆四十八年三月重錄一過初四日記南嶽倡酬集一卷附錄一卷抄本

宋大儒新安朱熹仲晦廣漢張栻敬夫古田林用中擇之同著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三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得登絕頂爲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元晦來訪予湘水之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迺始偕爲此遊而古田林用中擇之亦與焉越十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氣四合大雪糾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旁草舍人酌一巨杯上馬行三十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嶽後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

登也予獨與元晦擇之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陽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卷諸峰玉立心日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繇馬迹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火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峰也登閣四望霜月皎皎寺皆版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門外萬竹森然間爲風雪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四

所折時清爽可愛住山子信有詩聲云良夜月明窗牖閒有猿嘯清甚出寺卽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看廩如素錦屏日影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霞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庵繇寺背以登路不甚狹過險輒有石磴可踰踰二十餘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嶺來望見上寺猶縈迂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嗾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五

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姑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霞水澄徹羣峰峭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入海瀛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歸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星寒光射人泉聲隔窗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武夷胡實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涌如饋餽過嶺南爲風所默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晚雪擊窗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不可步遂亟繇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滄溟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

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
殫敘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
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
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哀而
錄之方已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
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
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來異日
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日亦不復見於詩矣
嗟乎覽是篇者其亦以吾三人自儆乎哉作南
嶽倡酬序廣漢郡張敬夫云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六

鄧淮序

天順四年

萬首唐人絕句四十卷目錄二卷

明刊本

宋洪邁編

洪邁序

申時行序

萬曆丁未

趙宦光序

萬曆丙午

黃習遠序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刊大字本

宋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旨銓次

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從子喬年撰

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
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
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
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
益公亦未必知也今問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
云國初文人尙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
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
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以文傳世今姑擇其
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所聞於時而其文不爲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七

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
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
朝不爲清議所許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
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
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
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
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
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
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略若此太
史既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

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語學者以為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為此即刪詩定書官使舉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六

書坊有之而文字多脫誤開卷不快人意新安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為參校訂正鈔板于郡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谿沈有開

文以鑑名非為標題設也以銅為鑑則可以別妍醜以古為鑑則可以審興衰以人為鑑則可以正得失至於以文為鑑則又不可以別妍醜審興衰正得失盡之也新安郡齋舊有文鑑木本余每惜其脫略謬誤莫研精華如涉蓬山而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輒歎曰斯文之墜越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抵牾訛舛

若此學者何賴焉郡博袁君嘗加訂證暨嘉定辛巳冬余領郡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呂文公家本來寄余喜而不寐亟併取袁君所校以相參攷易其謬誤補其脫略凡三萬字命工悉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為全書使學者覽表疏而思都俞吁咈之美觀制册而得盤詰誓命之意閱賦咏而追國風雅頌之音續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鏤冰之譏藻飾皇猷黼黻敬治具俾斯文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為無負文鑑之利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十九

為甚博矣嘉定十五禩壬午夏五月上泮郡守開封趙彥道跋

前輩之文粹然出正蓋累朝涵養之澤而師友淵源之所漸也此書會粹略盡真足以鳴國家之盛惜夫鈔木之始一付之刀筆吏欠補亡刑誤之功後雖更定訛缺猶未能免思欲就正有道恨呂成公之不可作也近於東萊家塾得證誤續本命郡錄事劉君崇卿參以他集而訂正之凡刪改之字又三千有奇與刊缺不可讀者百餘板併新之其用心勤矣其有補此書多矣

既迄役將如京因語之曰夫校讐工夫如拂几
上塵旋拂旋生去後尋繹當更有錄以見寄
抑以觀子日進之學端平初元清明郡守四明
劉炳書于黃山堂

繳進文鑑劄子

謝賜銀絹除直祕閣表

周必大序

案此宋端平重修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九字
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

新雕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刊明修本 世學樓
舊藏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二十

宋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編次

周必大序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劄子先
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
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
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祖謙專一精加校證
祖謙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去取未精
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

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
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祖謙尋將祕書省集
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
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擇其文可錄者
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纂凡本門爲百
五十卷目錄四卷祖謙竊自伏念本朝文字之
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掇菁華仰副聖意而祖謙
學問荒下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文字之工
拙黽勉承命今已經年筋力浩繁取會終戾加
以繕寫纔畢偶嬰末疾省恐疎略抵牾未敢遽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三

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偶蒙具宣聖諭緣祖謙
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懼稽緩不勝震懼
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
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本一
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
與敷奏繳進祖謙不勝皇懼俟罪之至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所編文鑑精
當謝賜銀絹除直祕閣表右臣今月四日承中
書李裕文宣諭聖旨所編文鑑精當賜銀絹三

百正兩者奏編無取賜命有加既叨中秘清切之隆復拜內使便蕃之賜人微恩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淵懿粲然

取作思揀披以無遺葛爾小臣懼討論之不稱

已逃罪戾仍被眷私抱慙懷銘曷副右文之意

賜金增秩彌慙稽古之榮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商輅序 天順八年

胡拱辰序 弘治甲子

韶跋 弘治戊午

孫應鰲序 嘉靖壬戌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二卷 明刊本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東萊呂氏編于麗澤書院

今得呂氏家塾手抄武庫一帙用是為詩戟之具固可以掃千軍而 敵不欲祕藏刻梓以

天下收書君子伏奉 鑒謹啟

案此宋季麻沙刊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十九

字語涉宋帝皆空格卷中有平陽莊氏藏書印朱文長印汲古閣祕本書目著于錄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三 三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精抄本

宋魏齊賢葉棻編

昔吾從縉紳先生游而得其論寶之說夫所謂寶者焜耀瑰奇鏗鏘溫潤世之美瑞國之重鎮周傳漢佩虞求罕辭易連城照十二乘曾未得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四

一

其髣髴也然必聚於沆瀣之巨浸蘊於不可測識之深淵元甫之邃崑山之巔元氣鍾之造物蓄之然後芒寒色正爍爍乎牛斗之間豈蹄涔培塿之所能有哉今夫墨莊口有天下之書雖三閣四庫之儲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家有藏書之富鉅鹿魏君仲賢南陽葉君子實實倘詳其閒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萬軸而已一日合并且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志於是各出所有闢館以居之巨篇奧帙奇書秘字充衍其中以我聖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

君八窗玲瓏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

靡所不備燦燦珠璣炳炳瑚璉如淵海之藏如

府庫之羨吾昔所聞縉紳先生所謂寶者此焉

當之矣蓋將披襲以冰蠶繭之光薦之以漆仍

几之安寧不貴哉予往者守官 陽於書市經

從為款一二君走書言其大概屬予序之予不得

辭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南徐許開仲啟序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二十卷宋刊本 周九峰朱亦英舊藏

宋樓防編

上缺 則又何足以為文迂齋樓 文名於時士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四

二

之從其游者一 授皆有師法閒嘗采集先

以來迄於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

為之標注以諭學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

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蓋昔人所以為文之法

備矣振觀公之去取至於伊川先生講筵二疏

與夫致堂澹齋二胡公所上高廟書彼皆非斷

以文著者也而願有取焉母亦道統之傳接續

孔孟忠義之氣貫通神明殆所謂有本者非耶

然則公之是編豈徒文而已哉昔之論文者曰

文以氣為主又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學者其亦

以是觀之則得所以為文之法矣公名昉字暘叔鄞人迂齋其自謂也寶慶丙戌嘉平月既望永嘉陳振孫序

迂齋先生深於古文嘗掇取菁華巨惠四明學者迨分教金華橫經璧水傳授浸廣天下始知所宗師森曩偕先生季弟為館下生就得繕本玩味不釋恨未鉅梓適先生守莆幸備冷官因閒叩請盡得所藏自先秦迄于我宋上下千餘年間其穎出者網羅無遺軼竊謂古今文章浩無津涯學者窮日之力不翅河伯之望海若此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三

編鉤玄而提要抉幽而洩虜波詭濤譎星回漢翻眩晃萬狀一經指摘關鍵瞭然其幸後學宏矣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生之於文其知味也歟寶慶三禩合沙陳森謹跋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為文而不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夫能達其辭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奧而探古人之用心哉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力細釋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鉞請

梓以傳之使世學者優游而深求屢飫而自得豈惟文章之能事可畢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可推也寶慶丁亥端月既望延平姚珪敬跋

黃氏手跋曰迂齋標註崇古文訣非世間不經見之書也即舊刻亦非罕有余辛酉游京師見殘宋刻而補抄者卷有吾郡西嶠朱叔英圖記因遂收之入諸百宋一塵賦中其所存宋刻卷數注載瞭然也適書友又攜一宋刻殘本來係葉石君舊藏中可配前缺卷因遂命工重裝竟成全璧始歎物之會合有緣此兩宋刻之殘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四

復完實為難得矧經吾郡諸名家所藏而一歸余手兩美頓合豈不幸與嘉慶丁卯夏至日復翁黃丕烈謹識
又曰丁卯冬余友夏方米之尊人容庵丈出其舊藏宋本崇古文訣屬為裝潢檢視之知亦係諸宋本湊合而成卷端有序無目因從宋本原有序之存者影寫置余本首其中更有奇者多與葉石君舊藏本合而周九松舊藏本間有失葉在余本內即如卷十六末葉是也彼所錯出又係余本之失葉顛倒錯亂雖遇之而不能仍

正之是可歎已夏丈寶愛其書思裝潢卒因費不貲索書去又遠館洞庭蹤跡不常晤未及將兩書原委告之戊辰正月下弦日復翁又識

案此宋刊朱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卷中有吳郡西庵朱叔英書畫印朱文長印西庵朱文長印叔英朱文方印士禮居朱文方印丕烈堯夫朱文二方印

新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吳邦楨刊本

宋樓明編

姚珪序 寶慶丁亥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五

陳森跋 寶慶三禩

成都文類五十卷 明刊本 吳枚庵舊藏

宋程迥孫等編集

天地之祕藏發而為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斂而為文章華藻二者相為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揆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

之盛奇觀絕景仙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閒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

睹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

爰屬寮士摭諸方策哀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文者志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清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六

目釐為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

豈無浮沅湘由巴蜀 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字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鄙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學斯文焉則

知清寧闔闢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州巨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此無負於益慶元五年二月望日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建

安袁說友謹序

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扈仲榮迪功郎新差
充利州州學教授楊汝明從事郎廣安軍軍學
教授費士威從事郎前成都府府學教授何惠
固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宋德之文林
郎前利州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震宣教郎
新奏辟知縣州魏城縣主管勸農公事徐景望
奉議郎新雲安軍使兼知夔州雲安縣主管勸
農公事借緋程遇孫編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一卷 元刊本

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七

宋真德秀撰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
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眾矣若杜預摯虞
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
選 文粹而已繇今既之二書所錄果皆得
源流 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
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
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
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日凡四日辭
命曰議論曰敘事曰 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

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

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卷 明刊本

宋真德秀編

崔銑序 正德庚辰

曹三陽序 嘉靖甲子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 明刊本

宋真德秀編

右國朝文章正宗西山真文忠公晚歲所續也
宗簿梁公親見公手澤本而錄其日及文之經
標識者澄倚席栝山與增教鄭君齋費哀瀛議

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八

刊書以惠後學梁公出示此編如獲拱璧遂定
議索諸集類入之門目次敘間有未的必反覆
釋公初意稍加整比皆取正於梁公窮日夜力
緝校鄭君亦分其勞凡三月而藁具又四月而
工畢釐為二十卷僅有其目者則虛實于末一
代之粲然略備或乃病其非全書夫讀書記實
同出公手今已流布天下果全歟朱子嘗脩儀
禮而弗克就迨勉齋黃先生信齋楊先生然後
舊典禮經靡所不載安知後之君子無成西山
之志者邪咸淳丙寅正月上日後學金華倪澄

拜手謹識

曩從事江閩真文忠公之子今度支少監爲參議官公餘扣異聞得國朝文章正宗蓋公晚年所纂輯也甫筆受少監別去僅錄篇目與公批點評論處攜歸山中友朋爭傳寫郡博士倪君淵道見而悅之迺謀諸鄭君瑞卿袁全文刊之學官字字鈎校幾無毫髮遺恨或疑是編未脫藁不得爲全書椅解之曰文以理爲準理到則辭達公於論理一門最所留意學者沉潛玩索而有得焉則凡著其目而未錄其辭與它名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九

家有當錄而未既者可概推也二君俾椅志所從受謹拜手書于左方後學梁椅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西山先生輯之成書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宏齋梁公得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栢山偕聯事倪君得於梁公而快所未視將以鈐諸梓以壽其傳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夫文自七篇之後以鳴者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由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概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敘事繼之論事又

繼之夫敘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

枝葉非我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先生名書之

本旨也惜未脫藁天弗憖遺然大綱則備矣昔

嘉定閒圭大父定庵公謁先生于著庭先生見

其亟稱之自是知遇最深古心先生志大父墓

所謂彊艾之季以文字締交者也今是書之傳

既樂與朋友共又私竊自幸有以慰大父之志

于九原云後學天台鄭圭百拜敬書

妙絕古今四卷

明刊本

宋湯漢編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十

自序曰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聞軒縣者必是編也夫涪祐壬寅春東澗書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閒祕監柴公敬其行西山

眞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東憲

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諸老之

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梁統之選

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寄六經其元

氣也學者又當躡躡毋但求言語句讀之工而已
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題
赤城集十八卷 舊抄本 安樂堂舊藏

宋林表民編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晚也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台人物見簡冊落落纔十數人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脈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

酉米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四

十一

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邪由今視之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或旁睨其藩或深入其奧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馥焉今而往不更洋洋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類天台集子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質窗陳公壽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

酉米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十二

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會粹并詩為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璫沈侯堅為錄之粹於是前所謂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者一敗卷成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得萃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為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名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中興羣公吟藁

卷七 舊抄本 黃堯圃舊藏

宋陳起編

案中興羣公吟藁凡四十八卷百三十五家見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今僅存戊集殘帙七卷嘉慶中石門顧氏彙刻南宋小集見知不足齋藏宋槧本謂其版式與羣賢小集無異定為陳起所刊取附集後今所列三十册三十一册是也顧藁以目錄經書賈翦割未以付梓此從鮑

本傳錄目之末葉有中興江湖吟藁字按 四
庫提要云考永樂大典所載有江湖集前集後
集續集中興江湖集諸名則此爲江湖中興集
之一無疑讀書志雖未著編輯者之名而顧氏
定爲陳起似可信也

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 明刊本

宋石壁野人陳鑑編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
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
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十三

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
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
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
連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
一二無可搜閱余是以冒然爲之蓋有得夫先
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若名公鉅卿忠言嘉
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加節略惟
其不容節略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
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
美觀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

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
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之
原道柳氏之鏡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或取
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
節積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
以述其大概云爾妄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
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壁野
人建安陳鑑拜手稽首謹書

學經室外集曰漢文鑑二十一卷宋陳鑑編按
鑑建安人自稱石壁野人乃南宋遺民此書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十四

載宋史藝文志惟見明人百川書志及千頃堂
書目其文皆採自史傳不無刪節之病然就西
京文纂錄其要可以爲讀史之助與前次所錄
東漢文鑑同爲宋時巾箱本合之成全璧云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二十卷 元刊本

宋汝陽周弼伯弼選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
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

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為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敬三體法者專為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而古之所謂詩益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其說以為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杜李後以韓柳為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則歐梅黃陳為第一渡江以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四 五

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者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瞻禪熟文熟詩熟又從而註伯敬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交也將積砂南峰袁公之命俾回為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初六日紫陽山虛叟方回序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二十卷 明刊本

宋汶陽周弼伯弼選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吳春序 嘉靖二十八年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 明刊本

宋京學學諭筆峰林子長箋解鄉貢進士梅賢魏天應選編

文章軌範七卷 明刊本

宋廣信疊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批點

龍膺序 萬曆己酉

榮王序 萬曆己酉

龍膺序 萬曆丙戌

榮王序 萬曆乙卯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四 六

王佐跋

王佐又跋

吳都文粹十卷 舊抄本

宋蘇臺鄭虎臣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殘本二百三十二頁 宋刊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科玉條中流出久而 棗以公天下蓋欲見 也方今文士 以所見於 書判者特易事耳而余欲 重之毋乃以雕琢教玉人耶然人之有師官之有

又烏可曰姑舍是景定歲酉日長至幔
亭 孫引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頁十八行每行十六字各
家書目皆未著錄惟竹汀日記曾及之

文房四友除授集一卷 宋刊本

宋鄭清之撰

酒祐丙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
經帷寓第湧金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
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
日謂僕曰某嘗爲文房四友除授制誥因官湖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十七

外而歸舊稿蠹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一二語
僕因請聞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
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僕讀
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
無謝可乎遂各爲牽課表啟一首以呈公大加
稱賞且曰屢嘗以詞翰薦兄信不辱所舉矣僅
語之葺芷而他人未之見也踰年公再入相僕
謹閣不敢出今既得請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
嫌因取而刊之郡齋庶異日知希逸所以辱知
於公無他謬巧又知公於友朋游聚不過以文

字爲樂而位窮公相嚴德具密健筆雄詞不少
減退巧而不斷雅而能華亦非晚輩所可企望
其萬一也酒祐戊申臘月朝奉郎直祕閣權發
遣興化軍兼管內勸農事林希逸序

酒祐庚戌客京師一日於市肆目文房四友除
授集制誥各一誥二乃青山鄭公代王命也表
三啟一乃竹溪林公代四友謝也做其體而異
其詞者各一乃後村劉公鳩集隱微以彰其博
也昔薛稷加四友以九錫至玄香太守猶吐異
氣結樓臺以旌其善況今文章宗工游戲炳蔚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十六

四友有知 小澡澤焜耀乎然旁搜博採事證
不遺繼之者幾不能贊一辭予中表李幾復且
作一奏三狀代辭免吁至是又窮矣小子狂簡
輒爲彈文一駁奏三以附編末非曰仇四友而
招其過也進退之正或者尙有取焉則猶得與
修竹彈甘蕉伍言辭蹇拙引援澗疎極知僭踰
斯文之先覺鍼砭之紫陽後學胡謙厚謹序
善誘文一卷 宋刊本

宋丹穴陳錄編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

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殺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觀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戚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九

豈不樂哉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刊板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噫觀吾兄之所編則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鍊再拜謹序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翫味無已嘗惟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惟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為善者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懼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為善

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起為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為善必與為利並稱以垂誡東坡言為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為善東坡猶以為空耳況敢為利為惡乎願假軻軻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士虞舜徒跋

賦醜集一卷 宋刊本

宋詩集撰

閩女舞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媽始知獻醜予以詩文 者也白重 之餘戶外事一不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二十

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題著必拊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為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可禁乎曰不可 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為快也故名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斐自序
騷略三卷 宋刊本

宋高似孫續古

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

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
發乎詞與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公規襲
武尊倣制作言卑氣媿志鬱弗舒无復古人萬
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
企况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
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獨恨
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
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猶或知原志者
輒抱微款妄意抒辭題曰騷略越山川曾失舜
禹作蒼梧帝作思禹又經句踐君臣作越王臺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四

王

作嗚夷子皮吳爲越所滅失於棄胥也作浙水
府始皇東遊以功被石作秦游王謝諸人殊鍾
情於越迄爲蒼生一起作東山其以德著于版
祠者侑之歌作江夫人作嶠山雨命之曰九懷
嗚呼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也知我者騷乎

陌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總集類四

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三十八卷

宋書林葉氏廣
勤堂刊本

宋葉景道編

天下之寶多矣夫有天下者以道德爲寶有國
家者以政事爲寶文學之士所寶經書豪富之
家所寶珠玉仁親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不貪以
爲寶此仁人賢士之寶也若夫唵咏風月繪畫

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一

烟雲摘章摘句以詩賦爲寶此亦皆本夫性情
之正而達於政事之體也蓋詩自虞廷賡歌以
至周召雅頌之什皆古聖賢制作以淑人心而
垂教法雖閭巷俚俗之謠聖人亦有取焉三百
篇以降作者非一宋以詞賦科取士故有省監
之詩而文人才子業於是者未免淘金揀玉以
用其心詞語之華篇章之粹眞希世之寶也書
林三峰葉景達氏掇拾類聚繡梓以傳于世目
之曰萬寶詩山俾後學者有所矜式其用心亦
弘矣梓成攜以示余因屬余敘余惟夫子有言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至於事
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士君子誠意正
心之要進德修業之方與夫薦郊廟格神人以
鳴國家之盛者皆由詩而致務學之士其可忽
諸余不敏特以此敘其概云雍作噩歲重九日
莆陽余性初敘

案此宋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每頁三十行每
行二十五字宋時兎園冊也王氏孝慈堂書目
著錄

二國志文類六十卷 舊抄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二

不著編輯名氏

文選補遺四十卷 明刊本

宋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門人譚紹烈纂類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庸知其非著書
立言之謂蓋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禮
樂以垂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此矣聖師既沒
諸子百家鶩於立言或著書或爲文使有聖喆
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清天下之耳
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

無人以任斯責而言語文字爛漫四出於天下
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
統索古今文士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雖其去
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微統之力不及此
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統盡無
功哉有志斯文者補之正可也而承襲蘇氏之
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備少講學家
庭閱文選卽以網漏舟爲恨以爲存封禪書何
如存天人三策存劉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
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三

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
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
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
存一二又以爲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
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
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
秦迄梁間以先儒之說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
于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忠臣而三
代以後君臣出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略皆可考
見其爲世教民彝之助不細文云乎哉而同備

猶未欲出其書疑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舉
爾所知而已矣何必博之求哉於是同備慨然
出是書刻之不靳同備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
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于今作文選續以廣文
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尙當以余文托君不朽廬
陵趙文撰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 明刊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淮海文粹十四卷後山四

七濟南五卷濟北二十一卷宛邱二十二卷豫
章四卷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四

錢某序 崇禎六年

陳繼儒序

詩家鼎鑪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氏

勞氏手跋曰此曝書亭抄本頃以文淵閣本相
勘首葉所缺正同其作者姓氏每多漏脫有倦
叟題識其印倦圖與否不可知既據此校彼一
過亦略注一二異字於行間焉咸豐丁巳七月
十九日勞權書

又曰偶閱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於前集第

十九卷桐花類見引鼎鑪集詩旋檢是編則方
士繇崇安分水道中後二句也始信此書出宋
人所選不必以未見著錄致疑矣第不知選手
姓名意當有序引而今脫佚尙冀異日攷得之
八月二十有一日鐙下又記於丹鉛精舍是日
蟬隱初度

詩家鼎鑪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柴氏四隱集二卷 舊抄本

國史秋堂柴望瞻帖居士柴隨亨澤雁居士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五

柴元彪柴元亨

道州台衣詩集自敘曰道州台衣云者短而不
佳之謂也台衣可著道州者不可著台衣可賣
道州者不可賣不可著不可賣謂之短而不佳
也亦宜侏儒著戲衫俳優曳練裙觀者適以捧
腹余詩類是故曰台衣嗟乎學詩四十年吟咏
數千首求其優柔和平哀樂中節可以詔來而
有關乎世教者蓋百不一二也但其閒所以有
可存者則以感時對物撫景傷情於幾不恤絲
之心彼黍離離之懷非此無以自託有不可已

者在焉是則猶有取也詩凡三變丙午歸田爲一變壬子渡江爲一變庚午泛舟赤壁又一變二十七年間凡三變數千首中刪餘僅二百暇日取刪藁更閱之猶未盡愜初意況望追風雅之萬一乎然則詩難矣哉安得不以道州台衣名宋逋臣柴望識

涼州鼓吹詩餘自敘曰涼州鼓吹山翁詩餘藁也詩餘以鼓吹名取諸歌曲之律云耳夫詩可歌功德被金石而垂無窮其來尚矣自黃桴土鼓泄而韶濩桑間濮上轉而鄭衛玉樹後庭變而霓羽于是亡國之音肆正雅之道熄悲夫詞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閒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儻永委婉爲尙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牕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數白石衣鉢或髣髴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云爾幸同志者諒之宋逋臣柴望識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六

昔有騷客張雲谷見公集評云憂國聲詩足追大雅匡時諫草可續三謨識者以爲確論至其詩餘諸稿可與美成伯可比肩顧自謂髣髴白石衣鉢者謙語耳自新嘗記數閱每對諸名家誦之靡不傾耳悚聽惟恐其易盡焉萬曆丁亥舉祀鄉賢復於蠶簡中蒐採僅得十首然多亥豕考而正之錄呈宗師蘇臺云十二世孫自新識

襪線稿詩集自序曰襪線無寸長見者短之余兄歸田翁泛沅渡淮遊赤壁登廬阜客西河三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七

十年以吐吞山川之奇靡與乾坤清氣諸老友盟以詩晚年僅僅得刪餘二百篇曰道州台衣猶未免乎短而疎劣之嫌也余侍歸田翁吟几閒又三十年雖家庭短養粗繩三尺其如伎倆短之又短何非詩之難而工之難也昔韓昭以文名乎蜀李台嘏嘲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線無寸長吁余詩類是因以襪線名吾輩而後知白衣之言未若吾襪線之短爲之甚云宋逋臣柴元彪炳中甫識

詩苑眾芳一卷 影宋鈔本

宋吳郡梅溪劉瑄伯玉編

某氏手跋曰丙辰春余姻家樂潛陳氏購得宋
槧本因屬抄胥錄此册忽已市月雨窗漫讀一
過實研記

學經室外集曰詩苑眾芳一卷此書影元鈔本

首題吳郡梅谿劉瑄伯玉編所選諸家詩潘牣

章康黃簡趙汝談方萬里鄭起潛文天祥李迪

鄭傅之何宗斗蔣恢朱詵魏近思張榘張紹文

張元道呂江蔣華子陳鈞蕭炎沈規呂勝之江

朝卿吳龍起二十四人一人之詩多不過十首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八

少或一二首計僅八十二首每人名著其字號

籍貫所選之詩近體較多率皆清麗可誦蓋江

湖小集之流亞而決擇精當似取法于唐人之

選唐詩也

文章善戲不分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三山鄭持正編

余自幼讀祖父書未嘗輟卷雖殘編斷集亦不

敢棄去一日偶閱得墨刻數紙有曰毛中書金

法曹之類者在焉初莫知為何文也去秋友人

起善王君見示一編竊曰文房茶具圖贊則知

吾家所藏本即此是也遂錄而完之既成繼又

得羅氏十夫八仙者攷之次第則取於茶具悉

好事者因玉川先生而出故亦列職以為是編

第欠其序引耳所以失作者之姓名俟博聞者

訂而益之姑集為一卷編簽曰房闈羣珍不亦

可乎刻梓於介然堂或可助文房設厯之萬乙

庶亦知文章家之善戲謔者也元統改元歲暮

日古雍後學樊士寬雪舟謹託姓名於卷末

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 元至大刊本

金元好問輯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九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

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為附益之者然獨其

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

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為此集時

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

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曰

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

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

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

聞為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

卽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

卷末有木記曰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

二妙集八卷 舊抄本

金段克己成已撰

前有世德碑 虞集撰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

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眾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爲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時干戈未息殺氣瀰漫賢者辟世苟得一鐻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適以畢餘齡幾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冤血流未盡白骨如山邱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陶之達杜之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

之善觀者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伯氏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遜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已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袞至元開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遜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敷歷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邂逅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視靖節三復不置已而歎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彥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一

蓋得其真予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吳徵序

賈定跋 咸化辛丑

註唐詩鼓吹十卷 元刊元印本

金元好問編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不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

隱發與人爲之傳句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入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辭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避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釋之厭之飲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鏘如金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矣此公畫後學之心而亦遺山哀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爲序不敢辭謹序其大略如此至大元年九月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三

十二日吳興趙孟頫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設役寇百人其器惟鉦鼓長鳴中鳴威栗皆全草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則置於宮懸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爲附閑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永歌之其聲亦可匹是宏壯震厲者乎嘗從遺山論詩於西崑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切易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三

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於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人參政郝公書也吁三百五篇經刪筆之後得毛訓鄭箋而六義始大明於天下漢魏而下之詩選於蕭統得六臣之註而侯蟲時花皆能感人觀聽若唐詩則寄興遠而鍛鍊精持律嚴而引用遼簡婉而不迫丰容而有度左轄公三十年歷登顯要而雨情鉛槧抉隱發藏必欲覽者開卷瞭然吟諷踏詠之餘由是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是亦風遺俗美之基也歌喜起於虞庭頌猗那於周廟又元臣輔治之極功至大戊申瀕省屬儒司以是編鉦之梓僕實董其事工將訖庸公適以使事南來命僕序僕以諸閣老雄文在前謝不敢公命至再用拜手書于編末是年六月十又八日蜀西武乙昌謹序

唐一代詩人名家者殆數百體製不一惟近體拘以音韻嚴以對偶起沈宋而盛於晚唐迄今幾五百年未有能精其選者國初遺山元先生爲中州文物冠冕慨然當精選之筆自太白子美外椰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

依於理而有益於性情者五百八十餘首名曰
唐詩鼓吹如韶章譽於廣庭百音相宣而靈幾
管籥實張其要眇也然選既精矣而詩人指趣
非學識深詣者莫能發之今中書左丞新齋郝
公以舊德爲時名臣蚤嘗講學遺山之門念此
詩不可無註於是研覃精思爲之訓釋詩人出
處皆據史傳詳著下方使當時作詩之旨悉浮
游於辭氣之表而遺山擇詩之意亦從是可見
真天壤開奇新齋視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
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四

之勤既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它書者悉
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
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於鼓吹
之陪櫟稍之遵繡憶者似已既聞晚乃同文人
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已太希聲
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
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
壇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
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
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於筆陳閒必能劇壘

得雋而遺惜今白首不得從公一振凱也公由
陝西憲長以宣撫奉使河淮之南欲序故燧書
此

新齋郝公繼先註唐詩鼓吹集成既命江東肅
政內翰姚公端父爲之序而屬墊跋于篇末唐
詩鼓吹集者遺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
勳闕英胄幼受學遺山公嘗以是集教之詩律
公慨師承之有自故爲之註日朝廷更化公緣
參綜廉問之重將指方岳宣德澤予方自湖湘
謝病北歸遇公廣陵出是集予伏而讀之公於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五

是乎不唯篤在三之義其旁搜遠引雖專門詞
學華皓鉛槧有所未遑迺以宦遊餘暇採摭奇
奧迄以成書至於謝豹紅翠錦瑟之類又有得
於古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此政博物洽聞
之士之所願見也公方以賢已爲誘大君子之
約於處已而不伐善若是謙矣哉予幼讀是集
於一代盛作蓋嘗神會宮商耳隱鐘銘矣至其
趣韻冲適則甚愛王右丞蘇州語意超邁則
最喜劉賓客杜紫微此言評詩非註詩也雖然
以公用功是編之久且深也何當葛巾羽扇質

此言平山欄檻之間其必有所折衷大德七年
倉龍癸卯六月三日後學涿郡盧摯後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
字雙行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首有子昂
手書序刻手極粹頗有神肖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 明刊本

元橫汾隱者房祺編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太
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土所宜習俗所尚
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其

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
與元老詩學無嫌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石泉
房白雲與元老遊從南者子颺子京二陳昆仲
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遯庵菊軒有櫻
亭二段之日與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兌齋與元
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義者或曰兌齋雲中
應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間得無附會歟不然兌
齋之先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
年餘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光輝
盈溢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二子叔

舉季行文筆亦盛傳而況狀元王公趙城人曹

之外父也兌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晉沒而正隴

在也豈非吾鄉先生歟夫諸老之詩有深而沖

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

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

雅與義古風大章浸入于杜草堂之域者往年

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

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

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遺山河汾之作不知

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十七

六義之深意予今纂錄自貽溪至兌齋凡八人
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皞皞
郝先生序文於前甚備不肖繼言于後才識淺
陋不能盡其蘊雖然吾鄉學者如林有能慕河
汾之派觀是集者知所興起云大德辛丑歲二
月望日橫汾隱者房祺序
河汾諸老詩集者迺大同路儒學教授房先生
之所編也予一日得之惜乎諸老一代高名百
年清氣已嘗遍白于天下是集未嘗流布也皇
慶癸丑夏特命工鈔木以廣其傳然而諸老之

學又豈專乎詩也出處大略已具前序今書是說以告夫後之學者不為無益云六月吉日尊賢堂高昂霄具白

梅花百詠一卷 舊抄本

元馮子振倡詠釋明本和詠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 舊抄本 馬寒中舊藏

元廬陵周南瑞敬輯 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字闕卷十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三十五四十一凡六卷

唐劉夢得敘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

陋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支

麗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概以為知言子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攷之則未也唐人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及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至德為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辭寡者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敘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實甚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余每讀漢初論

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渾一盛時僅此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于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為狀如偃松曲柏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感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為盛搢紳先生創自為家述各為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于此者豈可

陋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支

以尋行數墨之心胸耳目為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攷一代文章當於此取焉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日廬陵劉將孫撰
馬氏手跋曰近代儲藏家惟葉文莊菴竹堂書目有此亦止一册可知五十卷之外未必再有乙丙諸集也錢虞山編列朝詩以前甲為冠意本是選余於癸未九月從汲古後人借抄時朱竹垞先生寓吳蓋三寄書懇之始得一慰耳原本缺十數紙竟無從補完矣花山馬思贊識

姚牧庵全集已不可見是集所載大半中州文
表之漏者較闕一過爲喜而再識之寒中
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 明刊本 林吉人舊藏

元祝堯編

自序曰古今之賦甚多愚於此編非敢有所去
取而妄謂賦之可取者止於此也不過載常所
誦者爾其意實欲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
之不同因體製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庶
幾可以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云
錢溥序 成化二年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五

二十

宋詩拾遺二十三卷 舊抄本

元錢唐陳世隆彥高選輯

案世隆字彥高錢唐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
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于兵所著詩文皆
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北軒筆記一卷僅存
見北軒筆記所附小傳今此本三十三卷完善
無缺尙是明人抄本則小傳所云八卷尙未見
全書也伏讀 四庫提要云今宋詩補遺亦無
傳本則是書之罕見可知

前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總集類五

宛陵羣英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汪澤民張師愚編

詩所以詠情性而本乎風教之盛衰其體固有
古近之殊求之六義一也宛陵爲江左大藩文
風之盛蓋久矣世遠而辭不傳宋太平興國中
少卿李公以文學顯繼而侍讀梅公以詩名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世搜訪所作皆僅餘數篇

寢深後之篇詠

益復放失可不惜哉里中施璇明叔昆弟敦尚
文學迺請於余偕張仲淵編輯李少卿而下詩
逮乎今日凡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體
繕寫爲二十八卷題曰宛陵羣英集鈔板而傳
之都官詩則不復載焉余嘗怪世之昧者往往
易視乎詩不知其關政教非小也是故風雅之
作媿惡具存感發懲創並行不悖今是編雖不
越乎宛陵然一邦之政教得失於焉可攷矣采
詩者覽之亦將有所取云至正初元歲在辛巳

正月丙子新安汪澤民序

宛陵山水之勝聞於東南人生其間必有魁奇秀偉之士發於詠歌亦必有清麗典雅播當時而傳後世由宋以來有少卿李公侍讀梅公公之姪都官先生洎施景仁周少隱諸人彬彬彰甚余嘗欲萃輯眾作而因循不暇一日里人施璇明叔率諸弟來請曰吾宣詩人之集不少年代浸遠散渙無統淪亾者眾矣今不輯懼久而益泯使後世無聞焉非所以尊先達勵後進願子輯諸家之長為一編吾將刻諸梓以久其傳

前宋樓藏書志

卷百十六

二

豈不偉歟余固辭不獲乃與吾友汪氏叔志上取宋初逮乎今日凡宣之士所作諸體詩摘其警策者類分而臚列之凡二十八卷名曰宛陵羣英集都官詩則有宛陵先生集刻本於學宮茲不復載若夫採錄未盡及繼今有作將俟續刊之二云至正元年歲在辛巳春正月丙子宣城張師愚敘

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元刊元印本 玉蘭堂舊藏

元蘇天爵編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

十二月初六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史崔適承行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據待制謝端修撰王文煜應奉黃清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稱惟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出于眾手而纂述當備於一家故秦漢魏晉之文則有文選拔其萃而李唐趙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掇其英矧在國朝文章尤盛宜有纂述以傳於時于以敷宣政治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其於典冊不為無補伏觀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為

前宋樓藏書志

卷百十六

三

國子諸生厯官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為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內刊板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具呈照詳得此本院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鈐梓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官建言一

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上項國朝文類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窮雖非大成可爲張本若准所言錄梓刊行以廣其傳不唯補敝太平有裨於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眾多學校內委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草令收管資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今將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依准都省咨文內事理施行奉此及申奉江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四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行旨揮看詳上項文類紀錄著述實關治體既已委自西湖書院山長計料工物價錢所需贍學錢遵依省准明文已行分派各處除已移牒福建江東兩道廉訪司催促疾早支撥起發外其於刊雕謄寫之時若有差訛恐悞文獻之攷憲司合下仰照驗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施行奉此又奉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刊雕庚早印造完備更爲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

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開申奉此至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缺差太祝陳承事資咨到來於江南行省所轄學校書院有板籍去處印造裝籍起解以備檢尋無復缺文之意數內坐到國朝文類二部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近據西湖書院申交劄到國朝文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內有補嵌板而慮恐日後板木乾燥脫落卒難修理有妨印造況中間文字刊寫差訛如蒙規劃刊修可以傳久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五

不悞觀覽申乞施行續奉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典故書籍數內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台委令師儒之官較勘明白事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提舉黃奉政闕伏見今中書省蘇參議昨任奎章閣授經郎編集國朝文類一部已蒙中書省移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觀元編集檢草較正得所

刊板本第四十一卷內缺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曾刊雕又於目錄及各卷內較正得中間九十三板脫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蓋是當時較正之際失於鹵莽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刊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缺少板數漏誤字樣錄連在前關請施行准此備司今將上項文類板本刊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日施淵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六

庀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曆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太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為文章是故文章稱兩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興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氣為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典禮樂成迄于延祐以

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為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敷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萃粹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紬訓詰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誠褒述箴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誕不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徹其辨不動者鮮矣書啟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禔于道雜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十朝廷以郡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宣焉諸雜文第十二累其行事不憚遺之意其辭慤哀辭諡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七

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湮沒是可歎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八

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真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威如先生尤遂歷學著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啟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逸事最詳定著名臣事畧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于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元統二年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于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攷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九

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麗蔚光壯前世漏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家

文章之盛不采而棄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奉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六 十

外至有為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畧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錢諸梓伯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尙相與博采而副錄之元統二年五月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修父所類也守誠在胷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遠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輒暴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敘之於史傳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焉則是伯修豈無意而為之者乎伯修方以政事嚮用所集名臣事畧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六 十一

朝文物之盛嘉伯修會萃之勤矣伯修名天爵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金故事亦有論著他書無所不闕予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案此元西湖書院刊本之最初印者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小黑口日後有儒士葉森點對六字卷中有玉蘭堂白文方印王履吉白文方印健菴白文方印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吾道在滄洲朱文方印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明刊本

元蘇天爵編

王理序

王守誠跋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影寫元刊本

前集 盱江梅谷傅習說卿采集後集備學學正

孫存吾如山編類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

詩之為教存乎性情苟無得於斯則其道謂之

幾絕可也皇元近時作者迭起庶幾風雅之遺

兼愧發選然而朝廷之制作或不盡傳於民間

山林之高風必不俯諸於流俗以詠歌為樂者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六

三

固嘗病其不備見也清江傳說卿行四方得時

賢詩甚多卷帙繁浩廬陵孫存吾略為詮次凡

數百篇而求予為之題辭予觀其編以靜修劉

夢吉先生為之首自我朝觀之若劉公之高識

遠志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冠冕斯文固為

得之前後能賦之賢未易枚舉偶有未及非逸

之也若乃僕區區曹鄴之陋則在所不足錄云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八月辛巳邵菴道人虞集

伯生題辭

詩者斯人情性之所發自擊壤來有是矣然體

製隨世道升降音節因風土變遷以近代言唐

詩不與宋詩同晚唐難與盛唐匹我朝混一海

宇方科舉未興時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情性

於詩雖曰家藏人誦而未有能集中州四裔文

人才子之句彙為一編以傳世行後者廬陵孫

君存吾有意編類雕刻以為一代成書其志亦

可尚已吾嘗以為中上之詩沉深渾厚不為綺

麗語南人詩尚興趣求工於景意間此固關乎

風氣之殊而語其到處則不可以優劣分也編

書者當以是求讀者亦以是觀則得之矣子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六

三

徧歷風騷之國而搜訪焉庶乎是集可無遺憾

若夫可否去取自有當今宗匠在至元二年丙

子三月晦日盱江南總謝升孫子順父序

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品齒爵

為序四方吟壇多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倘有

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嘆云李氏建

安書堂謹咨

唐音十五卷 明刊本

元楊士弘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

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文者也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蓋其所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若是其嚴也昔之選唐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辯識度越尋常遠哉噫先王之德盛而樂作述熄而詩亡係于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頹靡愈趨愈下則其聲文之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係于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尚之然亦鮮矣嗚呼唐虞三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古

其盛矣乎元首股肱之歌見于唐書一遊一豫之嘆聞之夏諺其僅存者亦寥寥廊絕矣若夫十五國風大小雅周之盛衰備矣周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猗那之存太師傳焉駟駟之興魯人作之皆吾天子之手筆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于此哉則吾于伯謙唐音之錄安得不嘆夫知言之難也庚集序

夫詩莫盛於唐李杜文章冠絕萬世後之言詩者皆知李杜之為宗也至如子美所尊許者則楊王盧駱所推重者則薛少保賀知章所讚詠

者則孟浩然王摩詰所友善者則高適岑參所稱道者則李友若太白登黃鶴樓獨推崔顥為傑作游郎官湖復歎張謂之逸興擬古之詩則彷彿乎陳伯玉古之人不獨自專其美相與發明斯道者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沒世不忘也余自幼喜讀唐詩每慨嘆不得諸君子之全詩及觀諸家選本載盛唐詩者獨河岳英靈集然詳於五言略于七言至於律絕僅存一二極玄姚合所選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維祖詠亦皆中唐人詩至如中興間氣又玄才調等集雖皆唐人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古

所選然亦多主於晚唐矣王介甫百家選唐除高岑王孟數家之外亦皆晚唐人詩鼓吹以世次為編於名家頗無遺漏其所錄之詩則又駁雜簡略他如洪容齋曾蒼山趙紫芝周伯弼陳德新諸選非惟所擇不精大抵多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也後客章貢得劉愛山家諸唐初盛唐詩手自抄錄日夕涵泳於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凡十五卷共詩一千三百四十一首始於乙亥成於甲申嗟夫詩之為道非惟吟咏情性流

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也哉觀是編者幸恕其僭妄詳其所用心則自見矣至正四年八月朔日後學襄陽楊士弘謹誌

顧璣序 嘉靖辛丑

古樂府十卷 明刊本

元 豫章左克明編次
漢武帝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聲合八音之調用之甘泉園丘此樂府之名所由始也歷世相承古樂廢缺雖修舉不常而日就泯沒博洽

推究師授莫明於是凡其諸樂舞之有曲與夫

歌辭可以被之管絃者通其前後俱謂之樂府

上追三代下逮六朝作者迭興倣效繼出雖世降不同而時變可攷紛紛沿襲古意略存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尚能原闡門祗席之遺而達於朝廷宗廟之上方三百篇之詩為近而下視後世詞章留連光景者有間矣克明竊伏山林有志茲事見聞淺鮮終不克成數年以來免強就緒採摭前人之餘意探求作者之異同按名分類刪繁舉要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

世傳者眾弗賴於斯是編也謂之古樂府故獨

詳於古焉記曰凡樂樂其所自生愚之管見亦欲世之作者泝流窮原而不失其本旨云耳其為卷也凡十而其為類也八冠以古歌謠辭者貴其發乎自然也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於新聲也嗚呼樂府之流傳也尚矣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愚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輒為敘次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為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至正丙戌良月豫章後學左克明謹書

洞霄詩集十四卷 元刊元印本 馬笏齋舊藏

七

元 本山道士孟宗寶集虛編

山中距舊都會僅 舍

多於

少於

讀書琴奕齋

精岩間 觴

詠亦甚我家法然也一時寓公口客品題蓋

泉石亾恙流

鳴騶例

劣儼賦待

於二境營繕住持之事繁矣清虛恬退寧

見於 今尋工重

章將 龍靈以

傳之覽者庶幾愛屋及烏之意云大德六年十月日住山介 沈多福炷香謹

余聞畫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 意

或 造其妙往往意在筆外 足以勝之也千

岩萬壑三江五湖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

懾安得模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

佳句最陋之地或以詩傳是已杭東南山

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

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 病余獨

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山東海圖障

姑取其命意之難易勿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

聞而是之因舊集刪定重刻之牧故為序大德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六

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唐 書

水以龍而靈山以仙而名然地亦有 重

者故先民嘗言物之興廢有時至天下勝處終

不可掩必有賢人君子為之題品大滌自漢元

封為投龍所而靈始著東晉後為仙真所棲而

名始彰及唐人作為歌詠至宋 諸公妙語

傑出三四百年間大篇短章交作於是五洞九

峰勝概燦陳 鳴之內而地視昔益重矣使

不會粹來編久或散失則居是山者將無憑乎

謹哀古今名章共十四卷而發諸梓大德六年

十月日住山介石沈多福炷香謹序

洞霄舊名天柱觀武肅錢王記所載三泉合派

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古有題品足為

耿光者惜今無傳宋紹定間住山沖妙龔先生

與道士王思明哀類大滌留題刻板行世咸消

甲戌化為劫灰今大德壬寅且三十年廢弗舉

名勝入山咸謂缺篋恨之宗寶以介石祖沈公

命取舊集泊家藏詩與本山葉君枚心鄧君暇

日討論刪定唐宋賢及今名公題詠命工重刻

與好事者共之非獨為山中清事亦足繼前人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九

志也時大德六年十月山中道士孟宗寶集虛

謹書卷後

學經室外集曰洞霄詩集十四卷宋道士孟宗

寶撰宗寶字集虛營築室於苕溪之上曰集虛

書院為詩文咸有法度煉元養素居九瑣山中

三年積書至數千卷與鄧牧相友善牧為洞霄

宮圖志曾載其人攷今道藏中大滌洞天記有

至元三年吳全節序云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

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巖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

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

編行乎世集虛於茲山之功亦懋矣大滌洞天
記者即今洞霄圖志也記本節牧著而序以為
孟宗寶者疑當日兩書本合行耳是本明有高
以謨刊近亦不可得見此從舊鈔過錄中有殘
缺處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卷
中有馬玉堂印白文方印笏齋朱文方印馬笏
齋藏書記朱文長印扶風書隱生白文方印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六

手

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六

玉山名勝集二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元 玉峯顧瑛仲瑛編次 前有張翥寄題玉山

詩一首

中吳多晏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
一也顧氏自開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
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煥館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一

華軒美樹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
趣故其大篇小章日文日詩間見層出而凡氣
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
悉牢籠摹狀于廣倡迭和之頃雖復體製不同
風格異致然皆如文繒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絕
麗瑩綺酷令人愛仲瑛既會萃成卷名曰玉山
名勝集復屬予為之序夫世之有力者孰不寄
情山水間然好事者於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
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于倡
酬者歷歷在人耳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裴迪

而樊上翁則不過時召密暱往游而已今仲瑛以世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仕進而力之所及獨喜與賢士大夫盡其驩而其操觚弄翰觴詠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倡酬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之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異日玉山之勝與輞川別墅並存于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是不可以無序于是乎書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潛序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諳

顧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二

者曰仲瑛即所居之偏闢地以為園池園之中為堂為舍為樓為齋為舫敞之而為軒結之而為巢葺之而為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蓉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闢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淡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間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于是哀而第之彙成一帙題之曰草堂名

勝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為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讀晉蘭亭唐桃花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于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幾泯滅無聞若桃花園之宴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謫仙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皆可誦

顧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三

邪蓋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達所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花園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日彼不我若耶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二月既望元統癸酉第一甲進士及第湘東李祁序

案卷中有休陽汪氏裝梓樓藏書印朱文方印馬玉堂印回文方印笏齋朱文方印玉山草堂雅集十六卷 未賓王手抄本

玉山顧瑛類編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襍賦之詩悉錄諸梓編帙既成求予一言以引諸首予來吳見吳之大姓家交於人者往往市道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色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爲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異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予也築亭曰某亭以尊予之所學也設榻曰某榻以殊予之所止也予何修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予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予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眾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予而次凡七十餘家詩凡二千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予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具其可觀者焉攬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雅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爲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集以之名其自著有玉山璞

稿玉山樂府行於時云至正九年五月十有二日諸暨楊維禎序

宋氏手跋曰古崑山爲壯哉縣宋嘉定間割東南鄉別立縣官治名之曰嘉定記建始之年也前明弘治間又割昆常嘉地建太倉州然並隸蘇府譬諸諸誼猶兄弟行也雍正歲丙午陞州爲直隸分嘉定崇明來屬眉山譜族所謂漸至如涂人吾州之於玉山是也茲鄉先賢雅集雖經汲古鐫板今皆散佚且毛氏所刊之書多謬難以憑準向晤蓮涇王先生云此集首柯敬仲

九思余得石門抄本首陳基者共一十三卷中闕三六九等卷因其格行委窄繕寫不恭置而未補今年春桐鄉金元功得洞庭翁氏本亦首陳基者借之較對以補石門之闕暇則併抄之夏初入郡謁主蓮涇先生求假其所藏本觀之凡一十六卷其第一有前後卷實一十七卷七十九人詩篇二千四百一十有七較初補脫柯九思陳旅李孝先東氏昆季徐達左繆昂湯成僧自恢九人時寓桃花塢較梅宛陵胡仲子諸集弗暇因檢九人詩寄歸補闕謂得其全及歸

翻閱王藏與翁本乃人同詩異再閱鐵崖先生所為序云茲集自予而次人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於人詩不符外又疑鐵崖詩冠首豈祇作序耶遂目錄而兩存之俟真本定焉余三補茲集以鄉先賢雅集恐漸失真傳亟錄以識丙午立秋後十日古東倉宋賓王識

草堂雅集十三卷 校元刊本

昆山顧瑛類編

玉山遺什一卷 玉山倡和一卷 明抄本 庶玉燭舊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六

不著編者名氏

玉山紀遊一卷 舊抄本

袁華編

大雅集八卷 舊抄本

元天台賴良善卿編

錢鼎序 至正壬寅

賴良序

楊維禎序 至正辛丑

王逢序

大雅集八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元天台賴良善卿編會稽楊維禎廉夫評點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蓋將以探民之休戚以知王政之得失此周人所以不能已於采詩之官也故觀民風而必采詩以陳者民之情因言以宣猶物因風之動以有聲也則詩志之所存情之所感而言之所從以出者乎但上之化下也有淑慝之分則下之報上也而有美刺之別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雖刺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人忠厚之至也然則周人所以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七

采之者不以其出於情之真乎由是知古之人以情為詩而其言莫不麗以則後之人則以詩為情而言不出於情有矣況麗而有不則者哉古之詩多出於民之心後之詩多出於士之筆雅頌之作固能之而風或不之及蓋心匪鬱伊而寫其幽思者非情之真也惟中心感發者然後口以吟咏其性情耳故後世雖有采詩者實難其人焉然有慷慨以鼓其氣磊落以驅其才若杜少陵輩則不能無風雅之作耳若此者雖微采詩之官識者能采之矣天台賴先生善卿

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駕風濤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風清而不雜則采之事信而不誕則采之義直而不回則采之體約而不蕪則采之詞麗而不淫則采之而未始有不關於世教者吁亦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真趣者不能造斯域也會稽楊鐵厓先生評而序之名曰大雅集而友人盧仲莊氏手爲之鏤梓既板行學者莫不購之以爲軌式焉他日有采詩之官者出其必將求善卿之所采以進於上矣於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八

是乎序時至正壬寅春吳興錢鼎在雲間之水南北寫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尚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良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厓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長雄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蓋不以多寡較也天台賴良客有賴良氏來謁予七者寮致其請曰昔山谷

老人在州歎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盡刻杜公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復盈三巴之耳有楊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鐵厓詩雖已徧傳海內而兵變後諸作人未識之者有之識其詩付有力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于三吳之耳不亦可乎余曰東南詩人隱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詩不必傳請傳隱而未白者於是去游吳越間采諸詩於未傳者得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將梓以行來徵集名吁良亦奇士哉偉其志而爲之出力以錄者則淞士夫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九

謝履齋氏余因以山谷語名之曰大雅集蓋良以待我而我以待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續杜之後而或有歉焉者不入也良曰然書其集爲敘時至正辛丑立秋日丙午鐵厓道人楊維禎書

天台賴善卿客授雲間課講暇嘗哀元之詩鳴者凡若干人篇什凡若干首類爲八卷名曰大雅集會稽鐵厓楊公首敘且鉸以傳會兵變止今年善卿擬畢初志適有好義之士協成厥美詣余徵敘後余謂詩具一經詩以春秋作隱詩

笑亾特雅亾耳楚騷漢賦迨蘇李五言沿至唐
近體皆古詩之變試觀唐數百家譬之宗廟
器大而鐘鼎琴瑟小而籩豆爵罍錯而章秩而
有文要各備材用而不可一少焉道學于宋刑
學于金其間鳴于詩者務亦出自機杼近代自
虞文靖公近體詩行天下雷然爭效競襲恐後
弊甚一律干首較之唐遠矣夫采珠者極桂海
采玉者窮冰天善卿不私已而汲汲以詩是采
猶冰天桂海是窮則春谷鉅作窈渺短詠不但
得照乘連城而已將宗廟之器若錯而章秩而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十

文也詩運環復大雅之音于是乎在義士雲間
人陸德昭氏俞伯剛氏善卿名良宋名臣諱好
古裔世業儒云席帽山人王達敘
選詩八卷選詩補遺二卷續編四卷 明刊本

元 上虞劉履補註

王大化序 嘉靖四年

胡纘序 嘉靖丙戌

中州啟劄四卷 元刊本

元 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

四庫全書存目所載係從承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十一

古者奉咫尺書所以達萬里之心也故書謂之
簡簡謂之畢初非耀文貢佞之具觀先秦答燕
上秦二書西漢賜南粵一書明白惻至洞見肺
腑要是去古未遠風氣使然是時豈有作書之
法哉逮及前輩猶能倣倣古意上貽書於下下
獻書於上非言古今理亂之故治道翕張之機
則相與切切然圖當時之務不專以頌也朋友
尺牘之酬酢必 義理修齊是究以至親戚音
問之交往直述父兄安好冠昏喪祭等事無綺
語無泛辭也流俗日靡士大夫從事書札扶疎
茂好以為巧裁穠翦纖以為工高者自謂陳言
之務去卑者直欲盡平生之語以希分寸之進
昔止稱啟上者輒再拜昔止稱再拜者輒百拜
繁文縟節未易毛舉於是書不復古矣噫昌黎
分上宰相三書猶不免好議論者責備況其他
乎江西省檢校掾史吳君仁卿哀中州諸老往
復書尺類為一編凡若干卷輟已俸錢梓微余
言余曩綴察翰苑於玉堂制草中獲觀諸老所
作每起而曰此穀粟布帛之文也豈後進所可
窺其藩若今仁卿所編則未之見一旦盡得而

讀之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
教彝倫有關五雲體何足言哉當諸公作書時
不過抒吾情達吾意豈計其文之傳後而後之
觀者如見諫議面於數十載之下風流篤厚典
刑具存矯世俗之浮華追古風於邁遠然則仁
卿此編豈曰小補仁卿名宏道金臺蒲陰人也
歲在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
副提舉許善勝序

中州啟劄四卷 舊抄本

元吳宏道編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十三

黃氏手跋曰郡城故家李鑑明古遺書殘鱗片
甲約有百餘種其可取者三四十冊而已至宋
元舊刻無可爲披沙之揀唯此中州啟劄尙屬
元刻檢錢 詹元史藝文志摠集類云吳宏道
中州啟牘四卷與此正合雖鈔補而仍缺失取
其希有故存之不復分與初菴矣乙亥二月十
四日復翁

荆南倡和集一卷 舊抄本 拜經樓舊藏

元周砥與馬治唱和詩

向子容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予於溪

上梁溪非有高山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
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人周
履道讀書積學久矣其館授亦每每與予相近
大篇短章其所以示予者願已駭人令人畏服
別去六七年乃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以來心
日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爲履道也以小帙示予
讀之始猶未以爲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
優柔含蓄非自其性情與道膈契蓋不能若是
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近知履道更亂離與
其友馬孝常客荆溪荆溪之谷崖泉石深之爲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十三

洞窟聳之爲岩巒幽之爲深林傲之爲人烟聚
落二子者窮幽極邃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
所賦咏者柳子厚久居夷不辱世用於是極山
水之勝發爲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
君身遭百罹顧能登眺游覽氣志不少挫抑長
歌短吟縱金擊石二子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
顧予老矣不得與二君游從讀其詩徒使人傾
企瞻望云耳遂昌鄭元祐序

前年予歸養親始寓荆南山中荆南者地志云
義興俗勁直有荆楚之風故水名荆溪溪之南

曰荆南非江漢之間所謂荆南者也常之屬邑
四而義興山獨多凡山之羣峰族出者惟荆南
為然義興故僻左而荆南延亘且百里予所寓
者距州郭七十里四方賓客以事來義興者多
止州郭運去以故荆南雖有佳山水谷巖潭洞
之勝多不知使知之亦不暇游也予雖以邑人
久寓於茲而亦未極搜覽去年春履道自吳門
來與予俱主周氏家周氏好學有賢行得客予
二人乃大喜為屋澗東西以館之置茶具酒杯
屬其子弟從之游蓋今二年之間亦稍稍事搜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古

覽天高氣清開相與登銅棺窺玉潭詠頤山晚
晴送具區之洪波招天目之遠雲而吳興桐川
諸山若奔走來會可嘉者始告向者缺游觀之
勝也閑居讀書念親舊離別與夫風泉月林之
間載嘯載歌商今古較人事弔吳封禪遺跡思
孝侯折節從學之勇不可復見與夫杜牧之之
風流蘇長公之英靈則復感歎悲吃嗜嗜不已
予與履道意思皆然因合前後所作為荆南倡
和詩若干篇嗟夫子二人者交舊矣向年與履
道居吳門或居無錫其相從之好有之而聚散

恒倏忽然非有如今日之久也更倡迭和并非有
如今日之多也惟其流離不偶亦豈有如今日
之甚也哉蓋前五六年民物尙富康士往來東
西州者眾故於登覽不能專宜其於山水之勝
反有畧而弗顧者今予與履道徒以流連至此
遭時屯阨不能羽翼以飛殆所謂匪鱣匪鮪潛
逃于淵匪鷄匪鳧翰飛戾天噫士至於此乃得
以一丘一壑盡心焉由此觀之則人之有憂患
孤苦者未可以為不幸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
術智者恒存乎疢疾詩亦然又沉重於詩者乎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五

異時年邁志衰幡然兩翁復相遇於山巔水涯
開卷一笑則猶藉此以識憂患窮愁之歲月云
前年至正十三年也十五年秋七月馬治序
荆南倡和詩錄為兩卷一留孝常許一以自藏
砥與孝常非直嗜詩者也顧有所感於中而形
于言爾非敢有意以示人也心之所感情之所
發有不能自己者故不自知其言之多也見其
言之多而遂以為耽於詩者非也蓋吾二人之
詩非蘄深勞苦以得之見山而心樂焉則欲養
其德也觀水而志達焉則欲果其行也登高而

見白雲之英英則思吾親之在遠也與山僧野
老往來以游則亦未絕於朋從也居窮約無怨
尤之辭則知安乎命分之故也是皆有感於中
而形于言爾謂非爲學之道乎雖然荆南山水
豈以吾二人而著耶天下名山水多矣其峯巒
洞谷豈盡勝荆南哉彼或當四方之要衝遇賢
達之遊咏則名著于無窮矣荆南既僻左寡賢
達之遇則其名之不著也固宜然則居左而名
不著豈特山水也哉豈特山水也哉句吳周砥
序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末

高啟後序

徐賁題 洪武丁巳

李應楨跋 成化戊子

張炳跋 成化己丑

吳氏手跋曰荆南唱和集一卷元明之文極爲
鄭明德高青邱徐幼文諸公所稱賞傳本絕少
予從鮑君以文知不足齋借得猶明初刊本因
亟傳錄其副並采摭紀傳爲附錄係卷末予生
平最愛荆南山水之勝往來數十年行篋未嘗
一日無此書今老矣足不能出戶每一展覽既

想前輩之風流邈不可追并念與荆南朋好不
昔唱酬文酒之寄不禁闌筆慨然也嘉慶壬申
季冬海寧八十老人吳騫跋

元音十二卷 舊抄本

明孫原聖題

曾用藏序

二妙詩集十三卷 舊抄本

明王沂行題

凡子與詩集八卷子啟詩集

五卷子與詩集阮文達外集著于錄子啟詩集

文達所未見也前有沂行狀

梁潛序 永樂四年

末

表 胡應 神道碑 黃淮 王沂傳 鄒緝 王佑傳 楊士 奇撰

蕭鵬舉跋

胡行簡徵士詩集序

烏斯舉徵士詩集序 洪武十年

彭鏞徵士詩集序 洪武丁巳

雅頌正音五卷 明洪武刊本 吳枚菴舊藏

明鄒陽劉仔肩輯

宋濂序 洪武

黃氏手跋曰劉仔肩雅頌正音五卷家俞邵明

史藝文志有其目然世不多有此刻信屬明初舊本楷墨間猶饒元刻氣息細玩卷末碑牌知此為前集而所有後集今將編類則成否未可卜故志藝文者不聞更有後集也金陵王舉直係書坊籍貫姓氏今金陵多書坊且多刻工但制剛不精坊間亦無好事如舉直者于此可以觀世變矣是冊出吳枚菴家余以一番錢得之稍有破損兼為字紙視其腹因命工重裝以舊紙補綴之工料費又加一番錢愛明刻書如此余不當自笑其愚邪甲子二月清明前五日遣

師末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六

閱莢翁書

案卷末有王舉直謹白木記

元詩體要十四卷 舊抄本

明餘姚宋緒編

鄧林序 宣德八年

遼藩序 正德已卯

滄海遺珠四卷 舊抄本

明沐某選

楊士奇序 正統元年

皇明文衡九十八卷 明刊本 顧起元舊藏

明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自序

張鵬跋 正德五年

葉氏手跋曰程篁墩上承伊川之教功攻指眉山竊謂桓公復九世之讎也愚實非之大道之傳無人不被宣聖之緒言豈必區區有宋一二入哉此其見之不廣也文衡一書取材亦專以道學為宗旨於有明他選固自出羣若較以漢唐以來諸選家則瞠乎其後矣蓋拘於道學而於經天緯地之義未有以及之也近來文運聿

師末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七

興讀書頌詩之士而有兼之改易時義一歸于

古今有用之學幾年之後風成俗易道學之牽制于人當必大為更張之而使天下曉然知宣聖之教人可以傳也此書向屬山友朱又安所藏亡後余得售之云康熙三年正月雨窓道毅記

新安文獻志一百卷事略二卷 明刊本

明程敏政編

自序

王宗植跋 宏治十年

魏文紀十八卷蜀文紀二卷吳文紀四卷 明刊本

江東梅州祚纂輯

李右讒序 崇禎乙亥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二卷 舊抄本 王蓮

長洲錢穀叔寶集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舊抄本 孔氏玉虹樓舊藏

國朝餘姚黃宗羲編輯

文案序上下篇

詒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七

二十

詒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詩文評類

文心雕龍十卷 何義門校宋本

梁通事舍人劉勰撰

錢惟善序 至正十五年

方元楨序 嘉靖庚子

案此書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吳

門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辛卯刻于建安癸卯又

詒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一

刻于新安萬曆己酉刻于南昌至隱秀一篇均

之缺如也余從阮華山得宋本抄補始為完書

甲寅七月廿四日書南宮坊之新居時年七十

四歲功甫記

義門師云此書萬曆己卯雲間張之象所刻者

分上下篇而序志別為一篇似亦有本然晁公

武讀書志亦云五十篇則此固未為失也晁引

書有論道經邦之語匡其論說篇中所謂論語

以前經無論字者為疎略則是時古文尚書之

出未久多疑其非古籍恐難以遽議該洽之士

爾序志中張氏刻脫誤尤甚自嘗夢執丹漆至觀瀾而索源中間失去數百字張氏書其後遂云嘗夢索源近代寡學蓋不足道也又云序志中固自分上下篇其中又自析為四十九篇耳子止引論道經邦駁之固未為失議對篇中即引議事以制同為古文何獨此之遺耶庚寅五月十九日岩錄

隱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缺此一葉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二

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于外甚少康熙庚辰心友弟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除夕坐語古小齋走筆錄之辛巳正月過隱湖訪毛先生斧季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已蒼先生所傳功甫本記其缺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為不學者以意增加也上元夜焯又識五月廿一日雨夜並序志篇燈下鈔補岩錄

康熙甲申余弟心友得錢丈遵王家所藏馮已蒼手校本功甫此跋已蒼手抄于後乙酉攜至

京師余因補錄之已蒼又記云謝耳伯嘗借功甫本于牧齋宗伯宗伯仍祕隱秀一篇已蒼以天啟丁卯從宗伯借得因乞友人謝行甫錄之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于世聊自錄之則兩公之用心頗近于隘後之君子不可不以為戒若子兄弟者蓋惟恐此篇傳之不廣或致湮沒也乙酉除夕呵凍記

沈氏手跋曰庚寅夏吾友子遵得弘治刻本于吳興書賈并為余得嘉靖間刊于新安者弘治本稍善于本間有殊筆改正一二訛處但不知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三

為何人手校因從義門先生借所藏校本與子遵勘對至隱秀序志兩篇脫誤亦都補定并錄吾師跋語五條附載功甫跋語一條以識隱秀全文前輩傳錄之難而此本幸為完書矣岩記黃氏手跋曰案讀書敏求記謂此書至正己未刻于嘉禾而此本錄功甫跋亦云然然刻書緣起未之詳也頃郡中張青芝家書籍散出中有青芝臨義門先生校本首載錢序一篇亦屬抄補爰錄諸卷端素紙行款用墨筆識之噫阮華山之宋槧不可見即元刊亦無從問津徒賴此

校本流傳言人人殊卽如此本爲沈寶硯所臨與青芝本又多異同同出一師而傳錄各異何以徵信乎聊著於此以見古刻無傳臨校全不足信有如此者甲子十一月六日堯翁記

又曰戊辰三月得元刻本校正并記行欵復翁又曰此嘉靖庚子刻於新安本郡中朱文文游家藏書也文翁故後書籍散亡此冊爲其甥所取售于五柳書居者先是五柳主人來云是校宋本需直白金六兩余重之故允其請而書來其實校語無足重舊刻差可貴爾攜屬澗賓校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四

錄一過與向收宏治本並備焉己未中秋檢書及此爰題數語以著顛末堯圖黃不烈

詩品三卷 明仿宋本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撰

詩式五卷 舊抄本 盧抱經舊藏

唐釋皎然詩畫撰

盧氏手跋曰此書世有鐫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備者從兩漢及唐詩人名篇麗句摘而錄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體此所以謂之式也若世間本則虛張其目而已豈知其用意之所

在乎杆山集十卷余向鈔得之乃陸勅先校定者極精細今又得此完本因亟令人傳錄讀杆山詩者卽以其所謂格與體者求之不可知其撰造之有自乎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既望九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

案直齋書錄解題詩式一卷詩儀一卷釋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詩之體 四庫館開時未見此本進呈者惟後人掇拾之一卷本故斥而不收此本首尾完具知爲罕觀之祕笈矣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五

唐孟榮撰

自序 光啟二年

六一居士詩話一卷 宋刊本

宋歐陽修撰

司馬溫公詩話一卷 宋刊本

宋司馬光撰

真父詩話一卷 宋刊本

宋劉攽撰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刊本

宋陳師道撰

優古堂詩話一卷 舊抄本

宋 吳升正仲撰

增修詩話總龜四十八卷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五十

卷 明刊本

宋 龍舒散翁阮閱宏休編

張嘉秀序 嘉靖甲辰

李易序

程夢跋 嘉靖乙巳

許彥周詩話一卷 宋刊本

宋 許頌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六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今譏諷著過惡請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人詩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已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頌序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刊本

宋 呂本中撰

王公四六話二卷 宋刊本

宋 王銍撰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銍每侍教誨常語以為文為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入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七

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為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為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畧未備也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與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於朝廷氣象其規模闊遠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隱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仁宗之世太平

閑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迄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礪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世所謂箋題表啟號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銓類次先子所謂詩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銓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老成雖遠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八

典刑尙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為之序欲自知為文之難不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銓序

珊瑚鈎詩話三卷 宋刊本

宋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表臣撰

石林詩話三卷 宋刊本

宋葉夢得撰

選詩句圖一卷 宋刊本

宋高氏似孫集

自序曰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製晉齊沿宋凡茲諸人互相憲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為圖話畧表所以憲述者法精且祕悟其杜矣姑畀兒兒熟否雖然莫欺也力諸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

庚溪詩話二卷 宋刊本

宋西郊野叟述

四六談塵一卷 宋刊本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八

九

宋謝伋撰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點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槩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敘事之外自為文章製作混成一洗西崑礫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眾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來牋記啟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

之問可記者輒錄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為四六談塵云他時有得當附益之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

竹坡老人詩話二卷 宋刊本

宋周紫芝撰

竹坡其誰乃宣城郡公周少隱自謂然詩話非具史筆則未易作要見其詮次高下抑揚品題有眼目耳非擅能詩聲則何以有所決擇州教官戴文舉姻家也出其編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守陸子東併勉鏤板於郡閣為貽傳未

所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十

見之書當世墨客子卿焉可嘉也歲在丁亥六月既望論兼書

詩人玉屑二十卷 明刊本

宋魏慶之著

詩之有評猶醫之有方也評不精何益於詩方不靈何益於醫然惟善醫者能審其方之靈善詩者能識其評之精夫豈易言也哉詩話之編多矣總龜最為疎駁其可取者惟茗溪叢話然貪多務得不汎則冗求其有益於詩者如披砂揀金悶悶而後得之故觀者或不能終卷友人

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立新意別為是編自有詩話以來至於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絲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鑿茲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既又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宋朝諸公之詩名勝之所品題有補于詩道者盡擇其精而錄之蓋始焉束以法度之嚴所以正其趨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變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按病處方雖庸醫得之猶可藉以己疾而況醫之善者哉方今

所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十一

海內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淪之以冰甌雪盃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倦也必矣姜白石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人非李杜安能徑詣聖處吾黨盍相與懋之君名慶之字醅甫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詠於其間閣學游公受齋先生嘗賦詩嘉之有種菊幽探計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之句視其所好事以知其人焉消祐甲辰長至日玉林黃易叔陽序

誠齋詩話一卷 鮑溱飲手抄本

宋 廬陵楊萬里廷秀

鮑氏手跋曰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三月二日

借鶴年先生藏本校于桐花館是日北風揚沙

塵埃滿室局鋪窗戶無少隙漏如閉車箱中作

新婦也

娛書堂書話一卷 舊抄本

宋 宗室趙與彪威伯集

荆溪林下偶談一卷 舊抄本

宋 吳子良明輔著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八** 主

對牀夜話五卷 舊抄本 拜經樓舊藏

宋 孤山人范晞文景文著

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

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剪燭疾讀不能

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雞戒晨而畢林連

節解激發人意作而曰美哉此書也杜子美詩

王介甫談經以為優於經其為史學者又視為

史無它事激而理勝也韓退之謂李長吉詩詩

為騷而進張籍詩於道揚大年唱西崑體一洗

浮靡而尚事實至送王欽若行君命有所不受

其名節有如此者若論詩而遺理求工於言辭

而不及氣節予竊惑之輒序於對牀夜話之首

以補其遺景文然之不深居之人馮去非可遷

甫

雲莊四六餘話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 楊困道深仲撰

鮑氏手跋曰乾隆戊申十二月二十七日校于

平望舟次宋刻元缺第四頁第十四頁十六頁

二十三頁

擘經室外集曰雲莊四六餘話一卷宋楊困道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八** 主

撰困道字深仲里居未詳是編藏書家目錄未

見此依宋刊本過錄凡宋人說部中之言四六

者若玉壺清話容齋隨筆能改齋漫錄文章叢

說之類莫不廣搜博採其論四六多以剪裁為

工又云制誥賤表貴乎謹嚴啟疏雜著不妨宏

肆持論精審固習駢體者之所必資也

艇齋詩話一卷 舊抄本 楊夢羽萬卷樓舊藏

宋 南豐曾季狸裘甫撰

張氏月霄曰曾輩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

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狸其子也見艇齋雜著解

題是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
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 四庫全書著錄宋
人詩話及附載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
則傳本之稀可知是固與蓮堂詩話同為詩話
中之秘冊也

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明刊本

紀文達舊藏

宋後學蒙齋蔡正孫粹然編

甚矣詩之難言也久矣蓋自國風離騷而下以
迄于今上下千數百年其間騷人韵士寥寥然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十四

日詩云詩云者無慮數十百計然求其為大家
數則自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而下猶蓋未易多
屈信矣詩之不可以易易言也正孫自變亂熏
灼之後棄去舉子習因得以肆意於諸家之詩
暇日採晉宋以來數大家及其餘膾炙人口者
凡幾百篇抄之以課兒姪併集前賢評話及有
所援據摹擬者冥搜旁引而麗於各篇之次凡
出於諸老之所品題者必在此選正孫固不敢
以言詩自任然亦自知詩之難言有不可以毫
私意揣摩而臆度之也梅邊松下弄月吟風時

卷舒之亦足以發其幽趣尚恨竹深林密 無
藏書之素又無借書之 所見不廣所聞不多
耳增益其所未能不無望於四方同志云歲屠
維赤奮若月昭陽作噩日闕逢閏茂蒙齋野逸
人蔡正孫粹然序
張鼎序 並治丁巳

吳禮部別集一卷 舊抄本 鮑以文舊藏

元吳師道撰

厲氏跋曰元吳禮部正傳集世多抄本獨詩話
雜說一卷罕有藏弄者明金華胡孝廉元瑞家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十五

收書最富嘗跋此冊及敬卿錄云遍舉郡邑凡
有登者緝其製作履歷彙若指掌下逮崎流逸
客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証竟其隱伏耳目所不
及點綴弗遺其為力勤而用心苦矣今去吳公
僅二百載而文辭之詳逸弗得睹南渡而上人
才篇什史乘佚而未收者尚倚藉諸編稍獲踪
其崖略余于禮部異世子雲也因筆于簡末以
俟異世之為余子雲者驗之觀元瑞所云此書
難得而可寶審矣邦江馬君半楮癖嗜異書挖
剔隱秘購得元時刻本方與余同輯宋詩紀事

獲觀南宋諸賢佚唱如王叔簡吳諒陳仁玉萬嘉吳琳孫應時張勛史蒙卿林泳陳柏王儀鄧刻僧靈一輩歎爲未有獨敬卿錄無從訪求向晤東陽王大鶴潭云有其書恨未借抄以成合璧而爲元瑞云子雲余兩人未敢多讓焉錢唐厲鶚書

蓮堂詩話二卷 舊抄本

元海昌祝誠輯

張氏月霄曰誠仕履未詳卷下有題賈墳牆壁條有云至元丁丑以來則誠爲元人可知讀書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六

敏求記列之優古堂詩話前或誤以爲宋人歟是書所論宋詩居多而唐與金元之作亦間及焉名篇警句多有他書所未載者如卷上載金海陵王哀宋姚將軍詩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爲南朝元戎若解徵兵援未必將軍死尉橋伏讀

御定全金詩錄海陵王詩五首此詩未經採入故表出之末有題識云嘉靖壬子春連陽精舍錄成修辭鑑衡二卷 舊抄本

元王構編

文章之作尙矣自書契始古者積學而言成文益降益壞其法不傳後之學者不得其術尙辭者義虧植意者事逸義虧竭塞事逸耗枯皆不足以達辭輔理于道則阨矣文以載物適事詩以言情道和事適則行情感則通于政有稽焉文至于華習詩至于不近情則幾乎息矣修辭鑑衡之編所以教爲文與詩之術也文止于兩漢而延及乎韓柳詩止于漢魏而延及乎唐人所以難也若話言之成文俚誦之成詩夫豈能之哉琢玉者以磨礪治金者以鎔範若玉不磨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七

金不範則射可無習弓御可無調馬矣文豈異哉監察御史東平劉君起宗始以歲貢山東廉訪司爲其書吏居濟南故翰林承旨王文肅公爲濟南總管固其鄉先生也君以諸生事之文肅教之爲文出書一編卽此書也劉君愛之不忘俾刻之理命李君晉仲李君伯羽校之釐正其次敘論詩爲首文爲後四六以附凡一百九十餘條俾學者知其難焉因命儒學正戚君子實掌板鄭林刻之于集慶路學至順四年七月望日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

理敘

黃氏手跋曰王文定公修詞鑑衡見絳雲樓書

日文說類不載卷數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文

史類云二卷頃郡城賜書樓 散出中有

是書舊鈔今審是影元鈔本擬購之而苦其索

直昂業置不復問矣後因論他書直未之定必

得番餅 金余遂檢此而 其數往反再四交

易始諸蓋他書或名人手校及手錄或影宋精

鈔皆為世所通行之書唯此行世希有 四庫

雖收讀其提要語序文缺第一葉以致始受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六

于王公之劉某不知其名且云缺第五葉今劉

起宗之名固在而 義都全此本居然

全本矣二卷之說細玩 原作卷一而後

添為上下者卷之結尾卷之下無次第 視紙

本有補綴痕或尙不止此然案 所之無

次敘論詩為首文為後 附凡一百九十

餘條今本無一失者是可無疑其缺失也書之

希有而不致交臂失者以此王謚文肅錢舊云

文定者誤耳重陽前五日復翁燒燭書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

元至正刊本

季滄葦舊藏

元潘昂霄撰鄱陽楊本編輯校正廬陵王思明重校正

金石例者蒼崖先生所述也凡碑碣之制始作

之本銘志之式辭義之要莫不放古以為準以

其可法於天下後世故曰例而其所以為例者

由先秦二漢暨唐宋諸大儒皆因文之類以為

例至夫節目之詳率祖韓愈氏大書特書不一

書彪分臚列其亦放乎春秋之例也與甚矣先

生有功於斯文也先生世居中州以文學鳴國

初士之為文者猶襲纖巧其氣萎蕪不振先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九

患其久而難變也乃述是書以授學者使其知

古之為文如此粲然畢舉如示諸掌故歷事六

朝出入翰苑餘二十年凡經指授者皆有法度

朝野至今稱之至正四年春先生之子敏中來

為饒理官好賢下士文雅有父風其於先生手

澤尤加慎重以本之與於斯文也俾之次第而

警校之刻之梓以永其傳嗟乎先生不以崇高

自居而加惠於後學敏中不以勢利相尙而盡

力於遺書有子如是先生為猶生矣後之人當

知是書有功於斯文不細也先生姓潘氏諱昂

霄字景梁學者稱之曰蒼崖先生官至翰林侍
讀學士通奉大夫謚文僖有蒼崖類藁若干卷
云至正五年春三月鄱陽後學楊本敘

聖人春秋褒貶著於筆削者謂之例國家政刑
賞罰見於制度者謂之例是皆以其可爲法於
天下後世也濟南文僖潘公蒼崖先生取古昔
碑碣鐘鼎之文提綱舉要條分類聚定爲十卷
名曰金石例一卷至五卷則述銘志之始而於
貴賤品級筮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
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則述唐韓文括例而於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三

家世宗族職名妻子死葬月日之筆削特詳焉
九卷則先正格言十卷則史院凡例制度筆削
於此又可以概見焉使世之孝子慈孫觀其制
度之等則思得爲而爲不得而不爲而於事親
之道不至違禮矣觀其筆削之言則思孰爲可
傳孰不可傳而於揚名之道有以自力矣是豈
惟爲文者之助於世教將重有補焉公之子敏
中來官于饒出是書以示余因得以觀夫公之
篤意斯文而又喜斯文之有賢子以傳也遂爲
之引至正乙酉春三月望賜進士出身將仕郎

前慶元錄事鄱陽後學傅貴全序

文章先體製而後論其工拙體製不明雖採觚
弄翰於當時猶不可況其勒於金石者乎陸士
衡文賦論作文體製大畧可見由先秦以來迄
于近代金石之所篆刻具有體製好古博雅之
士皆不可以不之攷也然而自上徂下貴賤有
等名器亦因之而異數敘事紀實抑揚予奪必
當有所法自非類聚而通攷之何以見之哉翰
林蒼崖先生潘公雄文博學爲當世所推嘗歷
攷古今文辭提綱舉要萃爲一編名曰金石例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三

凡爲文之槩度制器之楷式開卷瞭然其用心
亦勤矣公之子敏中寶其手澤罔敢失墜宦游
四方必載與俱其在番易復刊是編以廣其傳
且與吾黨共之噫公掌帝制司文衡其所以藻
飾太平者已無所不盡其忠敏中克承家學益
彰其親之美斯亦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忠孝萃
於一門文物昭於盛世使夫爲人臣爲人子皆
有所矜式實有功於名教豈特爲文之助而已
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冠篇端云至正五年春三
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桐川後學湯植翁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儒者有是言也然春秋大義數十以褒貶寓於一字之間傳者謂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至謂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然則謂無法可乎後世之文莫重於金石蓋所以發潛德誅奸諛著當今示方來者也如是而不知義例其不貽嗚吠之誚也幾希翰林蒼崖潘先生動必稽古取先代碩儒所為文類而集之題曰金石例視傳春秋者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三

所言如合符節俾夫攷古者知古人用意之所而在而學古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肆其嘉惠斯文不其至乎至正丁亥子忝教番禺公之子敏中為理官嘗屬郡士楊本端如緝其次第既已刻於家而公諸人學之資師景陽吳君旭子謙吳君以牧謂此書將歸中州則邦之人焉能一一而見之哉蓋刊之學官以垂永久乃復加校正而壽諸梓於乎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古人斯文亦可矣明年戊子夏六月既望廬陵王思明謹敘

先文僖公所著金石例十卷制度文辭必稽諸古所以模範後學者也每見手澤不忍釋去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天下傳之子孫孰若法之人人使咸知先公之心去浮靡以還宿古願不避與謹刻之梓嘉與士大夫共之至正五年春三月望濟南潘訥敬書于卷末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 元刊本

元潘昂霄撰鄱陽楊本編輯校正廬陵王思明

函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三

重校正 至正五年
楊本序 至正五年
傅貴全序 至正乙酉
湯植翁序 至正五年
王思明序 至正戊子
潘訥跋 至正五年
案兩本皆元刻一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一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二字二十字本序皆手書上版二十二字本序跋皆匠人書也二十字本當是原刻二十二字本則覆刊也

作義要訣一卷 舊抄本

元倪士毅撰

自序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八

書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詞曲類一

珠玉詞一卷 陸敎先校宋本

宋晏殊同叔撰

陸氏手跋曰七月二十四日校凡二抄本其一

即底本也章次皆同而此刻獨異據卷首有潛

翁手注云依宋刻本

逍遙詞一卷 舊抄本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宋潘閔撰

潘閔謫仙人也放懷湖山隨意吟咏詞翰飄洒

非俗子所可仰望雖寓錢塘而篇章靡有存者

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彭之使

廳子適為西湖吏宜鑿諸石庶共其傳崇寧五

年重午日武夷黃靜記

子適竊惟是邦以嚴名州為子陵也以桐廬名

郡為桐君也二公之所立可以為廉貪立懦有

不容稱贊者皇朝所以作風俗亦未嘗不在是

方削平僭偽平定戎虜告成岱宗時則有若潘

先生開楊先生朴魏先生野以高節簡知聖心
師表一世而句法清古語帶煙霞近時罕及妄
意以為可襲二公之風謹刻梓於郡齋以與有
志斯道者共之紹定之元冬十一月辛未山陰
陸子適書

近體樂府三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歐陽修撰

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閔云五綵新絲纏角粽
金盤送生綃畫扇雙盤鳳日三十年前見其全
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

函朱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二

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荆
公之沒二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
州將李君誼追恨荆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
子也 年中秋日金陵 記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欽州太守濠梁許
君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荆公所記三句且云此
詞才情有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
申偶得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
興二月朔自尤溪避盜宿龍爬以待二弟適無
事謾錄于此吏部員外郎朱松喬年

陸氏手跋曰辛亥七月廿六日燈下本集校訖
凡分三卷後刻郡人羅泌校正其別作字俱另
書附于各卷之末壬子六月六日讀於松影堂
東坡詞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蘇軾撰

小山詞二卷 陸敎先毛斧季手校本

宋晏幾道撰

自序曰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
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愠試續南
部諸賢緒餘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敘其

函朱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三

所懷兼寫一時盃酒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嘗
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竊以謂篇中之意昔人
所不遺第于今無傳爾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
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
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
持酒聽之為一笑樂已而君龍疾廢臥家廉叔
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
轉于人間自爾郵傳滋多積有竄易七月己巳
為高平公綴緝成編追惟往昔過從飲酒之人
或壠木已長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記悲歡離

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慨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也

陸氏手跋曰辛亥七月廿二日校凡三抄本其一卽底本也章次皆同而此刻自玉樓春後卽顛倒錯亂不知何故內一本分二卷自歸田樂以下爲下卷其本極佳得脫謬字極多惜下卷已逸去耳

毛氏手跋曰己巳四月廿七日從孫氏舊錄本校孫氏凡二卷其次如硃筆所標云毛辰樂章集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柳三變耆卿撰

毛氏手跋曰癸亥中秋借合經堂宋本校一過卷末續添曲子乃宋本所無又從周氏孫氏兩抄本校正可稱完璧矣毛辰

東堂詞一卷

宋毛滂澤民撰

陸氏手跋曰七月廿一日校凡三抄本其一卽底本也章次皆同而與此刻異內一小字本最佳所得脫誤字極多

毛氏手跋曰鄉謂子鴻深于詞及閱此未免尙

隔一層甚矣學問之難也已卯五月十六日從舊錄本校一過毛辰

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補遺一卷

宋山陰賀鑄方回撰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虜武者莫如劉季項羽此兩人者豈有兒女子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歌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爲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辭婉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辭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能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嬌施之袿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譙郡張耒序書錄解題曰東山寓聲樂府一卷賀方回撰以舊譜填新詞而別爲名以易之故曰寓聲

宋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五

王氏手跋曰東山寓聲樂府宋山陰賀鑄方回撰原本三卷久已失傳所傳者亦國侯氏本而已常熟張氏藏本與侯本同皆缺中下兩卷非尼本也近獲知不足齋鮑氏手抄校本兩種一本與侯氏張氏同一本分爲二卷與侯氏張氏

本相較同者僅八首此本雖非原書亦屬罕見足可寶貴不知鮑氏何自得之頃以三家藏本彙而編之得二百四十五首錄成三卷仍其舊名又於諸家選本中輯得四十首爲補遺一卷附于後方回先生詞可以十得六七矣道光戊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六

申長至後九日錢塘惠庵王迪識於惠迪吉齋溪堂詞一卷 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

宋謝逸無逸

謝無逸臨川人舉進士自號溪堂學古高傑文辭煅煉篇篇有古意而尤工於詩詞黃山谷嘗讀其詩云晁張流也恨未識面耳其詩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又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其詞曰黛淺眉痕沁紅添酒面潮又曰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蛟綃皆百鍊乃出冶者晁張又將避三舍矣漫叟題

陸氏手跋曰庚戌四月十三日抄本校敕先毛氏手跋曰己巳三月九日從孫氏舊錄本校毛辰

片玉詞二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周邦彥

文章政事初非兩途學之優者發而爲政必有可觀政有其暇則遊藝於詠歌者必其才有餘刃者也溧水爲負山之邑官賦浩穰民訟紛沓似不可以絃歌爲政而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爲邑長于斯其政敬簡民到于今稱之者固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七

有餘愛而其尤可稱者於撥煩治劇之中不妨舒嘯一鴈一詠句中有眼膾炙人口者又有餘聲聲洋洋乎在耳則其政有不亾者存余慕周公之才名有年于茲不謂於八十餘載之後踵公舊踪既喜而且媿故自到 以來訪其政事於所治後圃得其遺致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蕭閒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而又觀新綠之池隔浦之蓮依然在目抑又思公之詞其撫寫物態曲盡其妙方思有以發揚其聲之不可忘者而未能及乎暇日從

容式燕嘉賓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詞爲首唱夫然後知邑人愛其詞乃所以不忘其政也余欲廣邑人愛之之意故哀公之詞旁摻遠紹僅得百八十有二章釐爲上下卷迺輟俸餘鳩工鑄木以壽其傳非惟慰邑人之思亦斬傳之有所托俾人聲其歌者足以知其才之優於爲邑如此故冠之以序而述其意云公諱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清熙歲在上章困敦孟陬月圍赤奮若晉陽強煥序

酒邊集一卷 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八

宋 蘇林向子諱伯恭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傍行也詩出于離騷楚詞而騷詞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也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爲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眾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謂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綉紉宛轉之度使人登

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輿臺矣蘇林居士步趨蘇堂而齊其轍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於後而進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元酒之尊而置醕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予得其全集於公之外孫汶上劉荀子卿反覆歎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 武夷胡寅題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九

陸氏手跋曰庚戌四月十三日兩抄本校敕先

漱玉詞一卷 勞異卿手校本

宋李易安撰

右林詞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 吳郡葉夢得少蘊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爲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爲歌調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爲鎮江掾公爲丹徒尉得其小詞爲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

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昭始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蓋如此紹興十七年七月九日東廡關注書

陸氏手跋曰辛亥六月廿八日三抄本校其一即底本也

毛氏手跋曰子鴻校後手校一過其不中欵處多抹去

巢令君阮戶部詞一卷 汲古閣影宋本

宋松菊道人阮閱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百十九 十

案阮閱字閱休又字美成舒城人元豐中進士知巢縣建炎元年以中奉大夫知袁州初至訟牒繁閱乃依本分三字印榜四城牆壁郡民化之乃榜西廳為無訟嘗為袁民雪插筆之謗喜吟咏時號阮絕句能為長短句後致仕居于宜春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者也嘗為洞仙歌贈之著總龜先生松菊集五卷彬江百詠二卷詩話總龜一百卷見萬姓統譜能改齋漫錄趙希弁讀書附志方輿勝覽以閱為閱傳寫之訛贈佛奴詞本集已缺見宜春遺事其詞 四庫

未收各家亦罕見著錄

筠溪樂府一卷 舊抄本

宋李彌遜似之撰

梅溪詞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史達祖邦卿撰

關雎而下三百篇當時之詞詞也聖師刪以為經後世播詩章於樂府被之金石管絃屈宋班馬繇是乎出而自變體以來司花傍筆之嘲沈香亭北之詠至與人主相友善則世之文人才士遊戲筆墨于長短句間有能壞奇警邁清新

韻宋樓藏書志 卷百十九 十一

問婉不流于詭蕩汗淫者未易以小伎言也余掃軌林扇草長門逕一日聞剝啄聲園丁持謁入視之汴人史生邦卿也迎坐竹陰下郁然而秀整俄起謂余曰某自冠時聞約齋之號今亦既有年矣君身益溼晦某是以來見無他求袖出詞一編余驚笑而不答生去始取讀之大凡如行帝苑仙瀛輝華絢麗欣愕駭接因掩卷而嘆曰有是哉能事之無遺恨也蓋生之作辭情俱到纖納泉底去塵眼中安帖輕圓特其餘事至於奪若艷于春景起悲音於商素有瓌奇警

邁清新間婉之長而無詭蕩汗淫之失端可以分鑣清真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幾不足比數山谷以行誼文章宗匠一代至序小晏詞激昂婉轉以伸吐其懷抱而楊花謝橋之句伊川猶稱可之生滿襟風月鸞唵鳳獻鏘洋乎口吻之際者皆自漱滌書傳中來況欲大肆其力於五七言迴鞭溫韋之塗掉鞅李杜之域躋攀風雅一歸于正不於是而止雖然余方以耽泥聲律而顛踣擯棄今又區區以勉生非惑耶若覽斯集者不特於玄黃牝牡哀沈而悼未遇寔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三

繫時之所尚余老矣生鬚髮未白數路得人恐不特尋美于漢生姑待之生名達祖邦卿其字云嘉泰歲辛酉五月八日張鑑功甫序
陸氏手跋曰六月廿九日二抄本校其一即底本也

白石詞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姜夔

姜夔字堯章自號白石道人中興詩家名流其歲除舟行十絕膾炙人口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善吹簫自製

曲初則率意為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云居鄱陽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花菴詞客題
陸氏手跋曰六月廿九日二抄本校章次題注與此全別按一本卷面有云宜依花菴章次則此本蓋依花菴付梓云
白石先生詞一卷 舊抄本

宋姜夔堯章

澹菴長短句一卷

汲古閣影宋本

宋廬陵胡銓邦衡

樵歌三卷

舊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三

宋朱敦儒希真

書錄解題曰樵歌一卷朱敦儒希真撰

案至元嘉禾志曰敦儒本中原人以詞章擅名天資遠曠有神仙風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嘗為樵歌云云

樵隱詞一卷

陸校先毛斧季校本

宋三衢毛升平仲

樵隱詩餘一卷信安毛平仲所作也平仲為人傲世自高與時多忤獨與錫山尤遂初厚善臨終以書別之囑以志墓遂初既為墓誌銘又序

其集或病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其然豈其然乎乾道柔兆閏茂陽月永嘉王木叔題

陸氏手跋曰庚戌四月十三日抄本校勅先

毛氏手跋曰辛巳六月二十三日從錫山孫氏

抄本校次序標上毛辰

又曰惜夢羽先生藏本已失無從參考甲寅午

日讀訖

雙谿詞一卷 舊抄本

宋 王炎晦叔撰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

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詩至

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為清脆如么絃孤韻使人屬耳不厭也予於詩文本不能工而長短句

不工尤甚蓋長短句宜歌而不宜誦非朱督皓

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予為舉子時早夜治程

文以幸中於有司古律詩且未暇著意況長短

句乎三十有二始得一第未及升斗之粟而慈

親下世以故家貧清苦終身家無絲竹室無姬

侍長短句之腔調素所不解終喪得簿崇陽逮

今又五十年而長短句所存者不過五十餘闕

其不工可知也今之為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闈

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為豪壯語以矯之夫

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為貴長短句命名曰曲

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為善豪壯語何貴

焉不溺於情慾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此炎

所未能也曹公論鷄跖曰食之無益棄之可惜

此長短句五十餘闕亦雞跖之類也故哀而集

之因發其意於卷首云嘉定十一年四月朔日

雙溪王炎序 波古影宋本

燕喜詞一卷 波古影宋本

宋 雙溪居士曹冠字宗臣撰

春秋列國之大夫聘會燕饗必歌詩以見意詩

之可歌尚矣後世陽春白雪之曲其歌詩之流

乎沿襲至今作之者非一造意正平措詞典雅

格清而不俗音樂而不淫斯為上矣高人勝士

寓意于風花酒月以寫夷曠之懷又其次也若

夫蕩于繩檢之外巧為淫褻之語以悅俚耳君

子無取焉議者曰少游詩似曲東坡曲似詩蓋

東坡平日耿介直諒故其為文似其為人歌亦

壁之詞使人抵掌激昂而有擊楫中流之心歌

隋遍之詞使人甘心澹泊而有種菊東籬之興俗士則酣寐而不聞少游情意嫵媚見於詞則穠艷纖麗類多脂粉氣味至今膾炙人口寧不有愧於東坡耶同年檢正曹公文雄學與節勁氣嚴三十年臺省舊人也不辭小試來游宣幕使君大監狀元詹公既深知之一見其文集尤加歎賞敘而鼓板于郡庠名之曰雙溪因其居也又以其所著樂府可歌於閨門之內者別爲一集名之曰燕喜撫其實也方其花朝月夕少長團樂尊俎之餘出而歌之于以導嘻嘻怡怡

之情佳作樂事萃于一門近世之所未有者曩涖熙丁未備倖於此公餘請間辱以見教熟讀三復玩其辭而釋其意豈非中有所本歟吁寥寥百餘年繼坡仙之作非公而誰中秋前二日長樂陳鬚敘

宋廣平鐵心石腸猶爲梅花作賦議者疑之殊不知感物興懷歸於雅正乃聖門之所取而亦何疑於廣平乎語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以見其詳復致意如此無他焉善言欲其不忘也檢正曹公行兼九德渾然大成文

章政事淵源經術廉介有守既和且正太守大監詹公歎賞其文撫其大畧而刊諸宣城學官既有成集矣復以所著樂府析爲別集名曰燕喜竊嘗玩味之旨趣純深中合法度使人一唱而三嘆蓋其得於六義之遺意純乎雅正者也昔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出於一時歆羨猶且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至於轉而上聞漢宣帝褒美之矧斯作也和而不流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將有採詩者播而殿之以補樂府之闕其有助於教化豈淺淺哉

涖熙丁未仲夏望日宣城丞鈞臺詹傲之書

案冠字宗臣東陽人自號雙溪居士居秦檜門下教其子填與琪同登甲科未幾檜亡坐爲填假手事覺奪官易前名復赴廷試得五品仕至知彬州著有雙溪集二十卷景物類要詩十卷見書錄解題其詞四庫未收朱竹垞詞綜亦隻字未見則流傳之罕可知矣

搗菴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東平趙礪老涓師撰

案礪老字涓師東平人官至工部侍郎娶歐陽

懋女以懋待制恩補官從范石湖使金還擢知
臨安府坐殿司招兵事謫饒州著有拙菴雜著
三十卷外集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四庫所
未收也

拙菴詞一卷 舊抄本

宋東平趙礪老涓師撰

雙溪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雙溪擬巢翁延平馮取洽熙之撰

文簡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章華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既人無敬

管寧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麻沙劉子寰圻父撰

案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自號篁嶠翁嘉定十

年進士遊朱子之門能詩文與劉清夫齊名著

有麻沙集劉克莊為之序其詞 四庫未收各

家書目亦罕著錄

知稼翁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莆田黃公度師憲撰

潛熙戊申故考功郎莆田黃公公度之子沃通
守臨川明年臨川人士得考功樂章其題為知
稼翁詞請鈐諸木通守重於諾於余乎質焉余
謂樂始有聲次有音最後有調商那周清廟等
頌漢郊祀等歌是也夫頌類選有道德者為之
發乎情性歸乎禮義故商周之樂感人深歌則
雜出于無 不羈之士率情性而發耳禮義之
歸歟否邪不計也故漢之樂感人淺本朝太平
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
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疎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十九**

七

桐一章觸興於鶯鶯發乎情性也收思於冷州
歸乎禮義也黃太史相多大以為非口食煙火
人語余恐不食煙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於
禮義遠計歟考功所立不在文字余於樂章規
之文字之中所立寓焉泉幙之解非所欲去而
寓意於鄰雞不啻離情之句祀館之除非所欲
就而寓意於殘春已負歸約之句凡感發而輸
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則適揆
之禮義而安非能為詞也道德之美映於根而
益於華不能不為詞也天於其年苟奪之晚俾

更涵養充而大之竊意可與文忠相後先顧余非識者人未必以為然嘗試志卷端以歸通守通守於家為賢子於時為才士夫有志揚其先而不憚錢之木則傳者日益廣當有大識者出為考功重其價焉十二月五日奉議郎新知靜江府義寧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曾丰序公既南歸適秦益公薨於是大魁張九成劉章王佐趙達等以次除召公在一輩中最久最滯故首被命登對便殿言中時病上喜勞問再三面除尚書考功員外郎朝論美其親擢知見獎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九

三

之凝繼見朝夕毋何公得疾卒于位享年四十九有八吁可痛哉在時號知稼翁因以名集凡十二卷先已命工鐫木而此詞近方收拾未得其半姑錄而藏之以傳後裔謹毋逸墜云清熙十六年重五日男朝散郎權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沃謹澤手識于卷末龍川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永康陳亮同甫撰

日湖漁唱一卷 舊抄本

宋句章陳允平君衡撰

黃氏手跋曰癸酉夏日五柳書居以鈔本宋詞四種示余余以其皆重本故未留越日思之書不厭復為有異處也遂復問之索直三番余因携歸出此日湖漁唱一種以校却有一二佳字誤者亦未免悉標諸行間書經繡谷插架繡谷者西泠吳氏也吳君名焯字尺鳧蓋藏書家今其書皆散矣表之以著雪泥鴻爪云爾七月初四伏日揮汗識復翁

西麓繼周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宋蒲鄧澹室後人陳允平衡仲撰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十九

三

韶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二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詞曲類二

西樵語業一卷 陸敷先毛斧季手校本

宋廬陵楊炎正濟翁撰

陸氏手跋曰庚戌四月二十日底本校勅先

毛氏手跋曰己巳二月十六日從孫氏抄本校

毛辰

嬾窟詞一卷 汲古影宋本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宋東武侯寘彥周撰

案書錄解題嬾窟詞一卷東武侯寘彥周撰其

曰母舅晁留守者晁 謙之也紹興中以直學

士知建康

竹屋癡語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高觀國賓王撰

碎錦詞一卷 汲古閣影宋本

宋鄉貢免解進士李好古撰

碎錦詞一卷 舊抄本

宋李好古撰

放翁詞二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陸游撰

雅樂既微斯有鄭衛之音音雖變然琴瑟笙磬

猶在也變而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笙

篥則又出鄭衛之下矣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

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

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下可勝嘆哉予

少時泊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

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拚

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消然已西秋熟日放翁自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序

毛氏手跋曰辛亥七月廿一日抄本校外有夜

游宮一月照梨花二如夢令一其四闕見花菴

詞選中宜刻作拾遺

又曰六月十三日曉刻雨窗讀訖

綺川詞一卷 舊抄本

宋茗溪倪偁文舉撰

案倪偁字文舉吳興人倪思之父紹興八年進

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綺川集十五卷見直齋

書錄解題此舊抄本為勞吳卿舊藏 四庫所

未收也

克齋詞一卷 舊抄本

宋 茗溪沈端節撰

稼軒詞四卷 陸敦先毛斧季校宋本

宋 辛棄疾撰

毛氏手跋曰辛亥七月三日敦先所校元板重校訖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明刊本

宋 歷城辛棄疾漫著

澗泉詩餘一卷 舊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三

宋 韓流仲止撰

勞氏手跋曰咸豐丙辰四月十八日借丁月河

家藏舊本校此本共百九十五闕大典本澗泉

集祇九十八闕据補攤破浣紗一闕權記

案流字仲止吳興人元吉之子也著澗泉日記

二卷澗泉集二十卷與趙章泉蕃齋名稱二泉

袁宣卿詞一卷 舊抄本

宋 豫章袁去華撰

案袁去華字宣卿江西奉新入紹興乙丑進士

改官知石首縣而卒善為歌詞嘗賦長沙定王

臺見稱于張安國著有適齋類纂八卷書錄解題著錄其詞 四庫未收朱竹垞輯詞綜搜羅甚富而云隻字未見則流傳之罕可知矣

宋 陳經國撰

案陳經國字伯大小字定父潮州海陽縣人寶

祐四年進士見登科錄其書 四庫未收各家

書目罕見著錄

履齋詞一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 吳潛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四

文定詞一卷 舊抄本

宋 河南正宥宗卿撰

案正宥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授建

康府觀察推官累官至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

院事諡文定著有文定集 四庫所未收也

蕭台公餘詞一卷 舊抄本

宋 錢唐姚述堯撰

樂齋詞一卷 舊抄本

宋 河內向鏞撰

案書錄解題樂齋詞二卷向鏞豐之撰各家書

日罕見著錄 四庫所未收也
夢窗甲葉一卷 毛斧季手校本

宋四明吳文英君特選
仙源居士惜香樂府十卷 陸敦先校宋本

宋南豐宗室趙長卿詞鄉貢進士劉澤編門生
迪功郎峽州夷陵尉胡廣校正

陸氏手跋曰庚戌四月十八日晚刻抄本校畢
勅先

又曰辛亥六月廿二日漢威重校
涓川居士詞一卷 舊抄本

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一十 五

宋呂勝己季克選

張氏金吾曰呂勝己仕履未詳是書亦絕無著
錄者滿江紅注云辛丑年假守沅州又云登長

沙定王臺和南軒張先生韻鷓鴣天注云城南
書院饒別張南軒赴闕奏事蓋與南軒先生同

時人也辛丑當孝宗淳熙八年
蓬萊鼓吹一卷 舊抄本

宋雲峯山人斗城夏文鼎宗禹選
龜峯詞一卷 舊抄本

宋陳人傑著

長青悼夫俱不盡其才而死世人工訶醜好卒
然而定自古勲業之士皆然重可哀也已剛父
兄悼其舊作已軼蓋嘗所賢需者惜不及見之
甲辰夏五所齋陳容公儲父

龜峯詞有所齋諸兄為之跋安用復著贊語讀
書癸卯冬所作懷舊一絕繫於後陳合維善

西晉風流自一家憶君魂夢到梅花梅花深處
無人蹟明月一枝霜外斜

案陳人傑仕履無攷陳容字公儲長樂人端平
初進士官至朝散大夫知興化軍耿挺不阿賈

似道常欲招致置幕下容輒卑侮之人呼陳所
翁

撫掌詞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學南城歐良編

勞氏手跋曰撫掌詞卷前不署姓名從典正詞
傳出蓋南渡人詞也歐良乃編集者之名此本

去後學二字遂以當作者矣末附做李長吉十
二月宮樂詞此係樂府故不得入詞原本所有

仍補入之良南城人官司戶見劉後邨所作詩
集序咸豐癸丑五月廿三日午後据曝書亭鈔

本典正詞校過飲香詞隱勞輿卿記于漚喜亭池上

養拙堂詞一卷 毛斧季手抄本

宋管鑑明仲撰

毛氏手跋曰乙丑六月十一日從周氏舊錄本再校一過時斜風細雨毛辰

勞氏手跋曰直齋書錄解題載養拙堂詞集一卷但云管鑑明仲撰而不著其籍貫與此本相

同直齋所据蓋長沙書坊所刻百家本也此本從吳興丁月河借得為毛斧季手校乘暇手寫

留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七

一畎以補宋詞之缺道光己酉七月十二日校畢誌蟬盒詞隱勞權

案管鑑字明仲浙江龍泉人祖師仁崇寧中進士仕至同知樞密院事鑑力學好修父澤補官

再調江西常平提幹始家臨川累官至廣東提刑權知廣州兼經畧安撫使見萬姓統譜

省齋詩餘一卷 舊抄本

宋衡陽廖行之天民撰

毛氏手跋曰壬戌四月十四日從孫氏藏本校正毛辰

勞氏手跋曰己酉八月依毛斧季校本手錄輿卿

咸豐己未六月二十一日大典本省齋集校過多所改正惜不及半耳秋并草堂記

書錄解題曰省齋詩餘一卷衡陽廖行之天民撰

案行之字天民衡陽人著有省齋集 四庫著錄其詞較大典本省齋集增多一半

蕭間老人明秀集注三卷 影寫金刊本 金蔡松年撰雷溪子魏道明元道注解

留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八

直齋書錄解題曰蕭間集六卷蔡伯堅撰靖之子陷金者

黃氏手題琉璃殿裏兩詩注莞友莞翁是素心我羨小娜嬛福地子孫世守到于今 作宦游

仙事渺茫故交零落感滄桑傳家祖印分明在添得新詩媿舊藏 卅年前見兩奇書觀面相

逢付子虛小讀書堆藏弄久雲煙化去已無餘

宋稟續顏氏家訓金粟蔡松年詞皆都城故家物先攜示余時因次兒病危無心緒及此後歸願明經抱冲及今散出 琴川好古有專家秘余未之知故不及收 及儲藏富五車一取蔡詞一顏訓兩人勅敵互

相誇顏訓歸張月霄 顏訓曾經借我抄蔡詞

相示又誰教收書不惜黃金盡珍重相期屬世

交余向收書不惜多金 詞山曲海費搜羅宋

刻元雕幾許多只有金源明秀集錯教當日眼

前過李中麓家詞山曲海余藏詞曲甚夥名其藏弄之所曰學山海居 集雖

剩半日猶全宵雅時風次第編好事詞山數口

萬祇將兩閱世間傳 中州文獻問遺山樂府

諸家見一斑 四庫但登天籟集蕭閑兀自在

人間金人詞專集登諸四庫者止白樸 道光四年歲在甲申

九月大盡日蕙翁為芙川世講書于百宋一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二十 九

聊以記事而已

孫氏跋曰蔡松年字伯堅本杭人長於汴都從

父靖知真定府判官遂籍真定累官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卒封吳國公諡文簡明秀

峰在汴梁公與梁慎修許師聖川唐卿輩鴈詠

處集以是名蕭閑老人其退居後自號也原集

六卷魏道明注今存一至三三卷金人專集傳

世者白元遺山外惟淳南溢水數家茲集久不

著錄陳子準得之吳門周氏月霄芙川輾轉傳

錄出以見示松年詞與吳彥高齊名稱吳蔡體

朱竹垞詞綜僅錄尉遲杯一闕萬紅友詞律祇

存月華清一闕按全集目錄月華清在第四卷

尉遲杯在第五卷俱在此三卷之外後三卷尙

有百餘闕今所存者七十二闕耳零瓊賸壁彌

足珍愛即雷溪之注雖失之繁冗而於當時酬

贈諸君俱一一詳其仕履亦足以補中州集之

未備也道光四年歲在甲申閏七月昭文孫原

湘跋

張氏月霄曰原六卷今存一至三三卷目錄全

卷一二日廣雅卷三四日宵雅卷五六日時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百二十 十

松年道明俱見中州集明秀者湖山名松年雅

愛之故以為名金源樂府推松年與吳彥高當

時號吳蔡體中州集小傳附載念奴嬌自序一

篇元遺山謂是松年樂府中最得意者此詞今

載第一卷中蒼涼悲壯誠集中不多見之作也

王淳南元遺山由於松年詞俱極傾倒而於道明

注頗致不滿見淳南遺老集中州樂府如憶恒陽家山云暮

涼白鳥歸喬木蓋寫宅前真景而注以為潔身

而退如白鳥之歸林滿江紅詞云一枝梅綠橫

冰萼對淡雲新月炯疎星都如昨益總述所見

之景而注以淡雲爲衣新月爲眉疎星爲月凡此之類皆近穿鑿故不爲二公所許然集中所與酬贈諸人如陳沂范季霑梁兢曹浩杜伯平吳傑田秀實高鳳庭李彥李舜臣趙松石陳唐佐趙伯玉許採楊仲亨趙愿恭張子華等中州集俱未載道明詳注其仕履始末則賴以傳者不少矣至若金人逸句如水龍吟詞序引吳激詩云夢想淇園上春林布穀聲又云故交半在青雲上乞取淇園作醉鄉滿江紅詞注引松年贈康顯之詩云樓枕月溪三尺玉眼橫松雪一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十一

山春零草刺句彌足珍貴又如念奴嬌詞注引松年木犀詩自注云木犀湖湘之間謂之九里香江東乃號巖桂惟錢塘人最重之直呼桂花是則不第爲吟咏之資亦可作多識之助也是書自直齋書錄解題外絕無著錄者原本尙是金源舊槧遇堯府宗恭顯宗等字皆缺末筆陳君子準得自郡城周氏子從之傳錄者

天籟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白樸撰

樂府始于漢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爲主

秦晁賀晏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辭英氣天下之趣向始明近時元遺山每遊戲於此掇古詩之精英備諸家之體制而以林下風度消融其膏粉之氣白樞判寓齋序云裕之法度最備誠爲確論宜其獨步當代光前人而冠來者也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太素卽寓齋仲子於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十二

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警效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願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于滹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歎逮宋人恒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

開府史公將以所業力薦之于朝再三遜謝棲
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太素與余三十年之舊
時會于江東嘗與余言作詩不及唐人未可輕
言詩平生留意於長短句散失之餘僅二百篇
願吾子敘之讀之數過辭語道嚴情寄高遠音
節協和輕重穩愜凡當歌對酒感事興懷皆自
肺腑流出余因以天籟名之噫道山之後樂府
名家者何人殘膏剩馥化為神奇於太素集中
見之矣然則繼道山者不屬太素而奚屬哉知
音者覽其所作然後知余言之不為過太素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三

樸舊字仁甫蘭谷其號云至元丁亥春二月上

休日正議大夫行御史臺中丞西溪老人王博

文子勉序

道山先生新樂府五卷 舊抄本

金元好問

學經室外集日道山樂府五卷金元好問撰好

問有續夷堅志 四庫全書已著錄伏讀

御定歷代詩餘載詞人姓氏云道山樂府錢唐凌雲

翰編輯是編從舊鈔本依樣過錄無雲翰姓氏

疑轉寫者誤脫耳案錦機集云僧李菩薩灑酒

作花開牡丹二株道山為賦滿庭芳傳誦一時
是作今載集中張炎俾其詞深于用事精于鍊
句風流蘊藉不減周秦合觀諸作良非虛美也
道山樂府一卷 舊抄本

前鄉貢進士錢唐凌雲翰彥椒編選

勞氏手跋曰道山先生新樂府五卷此凌栢軒

編選一卷本今秋鈔于王吉甫復遇趙氏星鳳

閣抄本校補缺一闕此本雖不如新樂府本之

全顧有出于其外者抱經堂文集有題辭行附

錄之道光甲辰十二月初九日燈下吳卿記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十四

無弦琴譜二卷 舊抄本

元錢唐仇遠山村撰

案仇遠字山村錢唐人著有山村遺集 四庫

著錄此其所作詞也 四庫未收千頃堂書目

亦未著錄

蛻巖詞二卷 舊抄本

元河東張翥仲舉著

貞居詞一卷 舊抄本

元句曲張天雨伯雨撰

案天雨字伯雨句曲人著有句曲外史集 四

庫著錄此其所作詞也

蟻術詞選四卷 舊抄本

元 雲間邵復孺著

擘經室外集曰蟻術詞選四卷元邵亨貞撰亨

貞有野處集見 四庫全書伏讀 四庫全書

總目云亨貞所著蟻術詞選世已無傳又云其

詞世不多見惟陶宗儀輟耕錄載所作沁園春

二首雋永清麗頗有可觀蓋所長尤在于是是

編從舊鈔依樣影寫藏書家未見著錄

扣舷集一卷 舊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五

明 高啟

勞氏手跋曰咸豐甲寅六月追暑溽喜亭得閒

無所作鈔此遺日且屬沈環卿校之晦日飲香

詞隱漫記于池上西窗下

案高啟有大全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已著錄

此其詞集也 四庫未收各家書目亦罕著錄

眉菴詞一卷 舊抄本

明 楊基

勞氏手跋曰咸豐甲寅閏七月漫錄時適移家

玉參差館遷居甫定心緒惓惓借此聊遣病懷

金子及為余校正中秋前二日飲香生記于滙

喜亭

花間集十卷 明覆宋本

蜀 銀青光祿大夫行衛尉少卿趙崇祚集

歐陽炯序 蜀廣政三年

右花間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長短句情真而調

逸思深而言婉嗟乎難文之靡無補於世亦可

謂工矣建康舊有本比得往年例卷猶載郡將

監司僚幕之行有六朝是錄與花間集之贖又

他處本皆訛舛迺是正而復刊聊以存舊事云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六

紹興十八年二月二日濟陽晁謙之題

孫氏手跋曰錢曾讀書敏求記有此書稱紹興

十八年 陽晁謙之刊正題于後鏤板精好楷

墨絕 宋槧本之最難得者此本前應有歐陽

炯序為書賈伏去或是明人翻刊宋本然是晁

刻舊觀亦可寶也五松居士庚午歲八月記于

平津館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 明刊本

宋武陵逸史編次

何良俊序 嘉靖庚戌

羣賢梅苑十卷 汲古影宋本

宋黃大輿編

自瓊林琪樹瑤華綠萼之異不列於人間目所常翫自予東園之梅可以首衆芳矣若夫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嗅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鑿賞斯在莫不抽毫遺滯劈絲舒衷召楚雲以興 命燕玉以按節然則粧臺之篇資筵之章可得而述焉已酉之冬予抱疾山陽三徑掃迹所居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於是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以爲齋居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七

翫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託物取興屈原製

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錄蓋同一揆聊書卷目以

貽好事云岷山耦耕黃大輿藏萬序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黃大輿編

予所藏名公長短句哀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詮次多是一家雖分優劣涉諸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于篇首諸公轉踏次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竊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豔曲繆爲公詞今悉刪除凡

三十有四家雖女流亦不廢此外又有百餘闕平日贈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則類于卷末以俟詢訪標目拾遺云紹興丙寅上元日溫陵曾慥引

朱氏手跋曰曾端伯樂府雅詞陳氏書錄解題一十三卷拾遺二卷此書抄自上元焦氏止存二卷及拾遺殆非足本然藏書家著于錄者罕矣康熙乙酉竹垞老人跋於吳關慧慶僧舍時年七十有七

詞源二卷 影元抄本 黃蕘圃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一 六

宋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

乙卯歲余以公事留杭數月而玉田張君來寓錢唐縣之學舍時主席方子仁始余交道玉田來所自且憐其才而不知余與玉田交且舊也因相從歡甚玉田爲況落寞似余其故友張伯雨方爲西湖福眞費脩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余買小舟並湖同爲道客伯雨爲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玉田嘗賦臺城路詠歸杭一詞錄此卷後其詞云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蔭落誰識重來劉阮殊卿頓

遠甚猶帶羈懷鴈樓蛩怨夢裏忘歸亂滿烟浪
片帆轉 閉門休歎故苑杖藜遊冶處蕭艾都
遍雨色雲西晴光水北一洗悠然心眼行行漸
懶快料理幽尋酒觀詩卷賴有湖邊舊事晴鷺
數點丁巳正月江村民錢良祐書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
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
襍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
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云云之
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

五

齊楊公南溪徐公泊祐景定間王邸侯館謫舞
升平居生處樂不知老之將至黎園白髮溷官
娥眉餘情哀思聽者泪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
無方三十年矣昔御河東銘姜祕書憫王孫之
故態銘馬淑婦感誦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
誰復知者覽見詞卷撫几三歎墻東叟陸文圭
跋

學經室外集詞源二卷宋張炎撰炎有山中白
雲詞 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依元人舊鈔影
寫上卷詳論五音十二律律呂相生以及宮調

管色諸事釐析精允間系以圖與姜白石歌詞
九歌琴曲所記用字紀聲之法大畧相同下卷
歷論制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
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五要十四篇並足以
考見宋代樂府之制自明陳仲醇改竄炎書刊
入續秘笈中而又襲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名
遂失其真微此幾無以辨其非蓋前明著錄之
家自陶九成說郭廣錄偽書自後多踵其弊也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四卷 元刊本

元楊朝煥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案朝煥青城人千頃堂書目著錄 四庫未收

頤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一

經部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編

周易類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 舊抄本

宋朝議大夫直寶文閣權發遣潭州軍州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臣林栗上進

進表

臣栗言臣昨蒙恩以臣投進春秋經傳集解特降聖旨轉行一官臣尋具悃幅中省乞賜敷奏收回成命許臣就潭州筆札繕寫周易爻象序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十一

雜指解一書進納御前二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餘依臣今來修寫成書依已降指揮投進者臣聞古聖開先河洛有圖書之出明王在御鳳麟為郊藪之游矧茲易象之昭垂宜作治朝之瑞應臣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伏羲畫卦肇陰陽奇耦之形西伯重爻演仁義剛柔之旨辭至周公而大備法從尼父而益章言其變化則範圍高厚而不遺語其機緘則橐籥生靈而無間煥乎父子君臣之懿範卓乎禮樂刑政之宏摹秦人以爲卜筮之書幸

逃灰燼漢世雜於讖緯之學幾至湮淪粵從魏

晉以來迺至隋唐之際談象數者率由穿鑿論

性情者悉本虛無其或推明人事之端奈何刊

落聖心之畫晉宗輔嗣捨繫辭旨難以無傳唐

尚希聲擯文言象象而不取是皆忘本以齊末

何自尋流而探源空存隱蹟之辭莫測形容之

擬寧期未學得與斯文有太極以生兩儀灼見

混成之理覆四象而爲八卦具存一定之規以

此而觀象則象乃可觀以此而玩辭則辭皆可

玩竄由天造非出人爲載惟洪範九疇之陳與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二

夫黃石一編之記儻匪聖神之應運曷臻窮壤

之效祥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成能夙就

究三才之蘊奧發揮四聖之淵微酬廣廈之諸

儒言皆破的接大廷之多士意以忘筌惟德業

與日以俱新故道術爲時而競出臣之固陋學

則顛蒙初乏師承探索何殊於聾瞽忽如神授

鑽研方得於端倪雖未能造詣於幾深然頗亦

貫通乎倫類回觀眾說殆似冥行老矣負喧徒

自言炙背之美心乎嚮日寧復存衛足之思惟

殫夙夜之勤敢希晝日之遇臣無任瞻天望聖

俯伏待罪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周易經傳

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

文共爲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

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著解共爲一卷總三

十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栗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治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朝議大

夫直寶文閣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借紫臣林栗

貼黃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三

照對臣昨陳乞修寫劄子係以周易爻象序雜

指解爲名今來竊自惟念三聖人所垂經訓先

設卦畫次繫彖辭卽爻象二字不爲該備及觀

孔子所贊大傳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卽序雜

二字亦未能概舉今故仍春秋之例以三聖所

垂之經與孔子所贊之傳總謂之周易經傳集

解繕寫進呈伏乞睿照

又

照對臣今來繕寫進本係准春秋經傳集解已

得指揮其間有犯廟諱及御名者並依經傳本

文不敢改易只今書不成字覆以黃紙伏乞睿

照

又

照對臣昨辭免所進春秋經傳集解蒙恩轉行

一官尋奉指揮不許辭免臣已祇受具表稱謝

去訖今來所進周易經傳集解如蒙采錄乞更

不推賞庶使螻蟻之志得以少伸非爲僥倖進

身而有此獻伏乞睿照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

奉聖旨書付秘書省令學士院降敕書獎諭

敕 林栗省所上表進周易經傳集解等共三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四

十六冊事道載六經直爲明備易更三聖尤號

精微繫訓傳之滋多有簡編之可考卿才猷雋

茂器識高宏繇深造之淵源務旁周於綜彙昔

究麟經之蘊茲明犧畫之傳惟三統本於春秋

仍通大衍之用且九章列於洪範亦參八卦之

分乃能備釋始終兼該表裏會萃篇圖之富包

羅象數之全給札而詔尙書己光於侯國賜璽

而勉太守益重於文儒爰布溫言以旌篤學允

懷殫治良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官知悉夏熟卿

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二十八日勅

自序

臣聞易之為書肇自伏羲演於文王成於周公贊於孔子雖經秦火無所失亡極四聖之精思發三才之妙理其指若遠而甚近其辭若奧而甚明其象與數若恢詭而不可知而皆顯然著見於生民日用之間殆不可以須臾離者然其爻象反覆上下周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蓋取變易為義也自漢以來言易之家千以萬轍於易之一字已三說曰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是豈所謂互當歸一精義无二者乎昔之制字者

師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五

蓋以日月合而成文亦取晝夜變通之義云爾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伏羲尚矣文王演之周公成之故謂之周易猶書言周書禮云周禮而已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可以無大過矣然後覃思研精為之訓傳以示後世其可以易而讀之哉頓有吾夫子為之發明故後之學者雖其智不逮昔人其潛心用力又无昔人千百分之一而觀象玩辭因言會意亦庶幾有得焉者有本者如是爾近世諸儒湛思未至燭理不明乃欲舍義文之畫指

師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六

周孔之辭至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一切不取而自以其意言易之義是猶卽鹿而無虞也其能有得乎哉古者編簡重大故六十四卦析為二篇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其多寡不齊者非取諸卦取諸畫也卦出於象象出於畫八卦之畫三十有六六十四卦之象亦三十有六剖而分之各十有八有八者著之變也揲之所以成卦也上篇之象十有八其為卦三十下篇之象亦十有八其為卦三十有四是非私智之所能議矣錯而陳之十有八綜而言之則三六之數也易始於三成乎六三者乾之畫也六者坤之畫也是則爻象之所從起而變化之所由生也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者於此盡心焉學者不本乎是而言易者妄也臣故紬繹經傳述其指解而為之序臣栗謹敘

易變體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都絜撰

大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願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為象學取諸數則為數學取諸辭則為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為卜筮之學雖各名

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爲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荦滋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爲非古法用是不見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卽位之年傳會易卦以推吉凶買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專任私智不師古始使其說得行害道甚矣都君聖與之易其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傳考之當時援引爻辭與夫推測變卦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卦之某卦夫推測卦變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辭亦如是者蓋言六位則體常曰某卦之某卦則盡變也聖與之所原本在此然爻辭之合于變體者先儒畧焉聖與始演爲一書凡三百八十有四義古人之底蘊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于天子又鋟板而傳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而無襲蹈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也故序之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顛川曾幾序

余早游學校與易家者流談論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與夫繫辭至雜卦并爲一談曰此神也此道也此體用也此德業也鑿空駕遠紊實際眞望其貌雖超然若不可挹叩其中乃空然無所有繫風捕影卒以自取小則不足以治心修身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其誣易也甚矣後予至京師見先生長者論大易之說乃一皆歸之人事仁義陰陽剛柔蓋一體而無開焉乃知夫仁義卽天地之道也其於六經之旨歸乃無杪忽之差吾僚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易且曰嗚呼余尙忍言之耶昔絜先君子言行爲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遂于易某此訓傳談易之義乾坤之氣天地之形六子之用三才之判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其于爻變也某不先于辭而先于理以爲卦爻大象適與理相當者聖人則有辭以繫之象爻之辭未盡聖人又爲傳六十四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眾人也四章言聖人體用之道也說卦論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雜卦論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絜所聞于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爲之傳嗟乎其深思旁取

如此亦已勤矣異夫前所謂神道體用之說者故余竊有取焉且求予為序余故據其所得于易者而敘之因退而考其先公世為丹陽人諱郁字子文終惠州教官云紹興乙亥四月旦范陽張九成序

自序
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之變而屬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九

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晉史之巫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遇艮之八乎夫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筮史所言雖傳之簡冊而或雜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源本陰陽之流或傳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義文周孔之本意憑以顯家之資被過庭之訓幼習句讀長聞崖畧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為說以記所聞而今老矣幸若天誘

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萬言始集成編以俟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當否焉

登對進書劄子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裘誦習義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寬其譴責又嘗竊謂古人卽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者見于左邱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卽乾之姤與其同人其大有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師之臨豐之離而各指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未嘗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十

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于是試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體協因演其義爻為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是一家之學寔蔡墨等啟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為八冊因輪面對不避斧鉞之誅齋詣東上閣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陛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為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傷畧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聖裁而去取之豈勝幸甚取進

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臣都絜
劄子

讀周易八卷 舊抄本

宋涼山方寔孫端仲撰

自序

九三爻同乎兌體由兌卦而論則九五九四六
三爻同乎巽體九四六三九二爻同乎離體兄
弟同體之義可見於此矣其餘諸爻互有同異
鼎卦初六爻云得妾以其子无咎是易亦有庶
兄弟之象也乾坤變化既生六子人演而為三

卯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十一

百八十四爻矣或問卦位何如曰由先天卦象
而論乾南坤北天尊地卑即父母之象也坎離
者人道之交也離東坎西猶日生於東月生於
西也兌為少女位於東南巽為長女位於西南
而乾位於兌巽之間震為長男位於東北艮為
少男位於西北而坤位於震艮之間譬如男女
少則夾父母而同居長則彼此異位各隨遷就
而得所合男有室而女有家也由後天卦象而
論則長女東南中女正南少女正西母西南長
幼相次夾母而處親之也父西北中男正北少

男東北長男正東長子代父二子隨行而立尊
之也先儒已言之矣

又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
道果有耶繫辭曰易无體道果无耶繫辭曰易
有太極是道自无而有也有太極則有陰陽陽
奇屬乾陰耦屬坤易則有奇耦盡矣有陰陽則
有天地天位於上地位於下易則有上下盡矣
有天地則有人人位乎曰三才易則有三畫矣
有人則有男女有三畫則有三索說卦曰乾天
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卯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十一

故謂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
譬諸天地有六子如雷風日月山澤之類易則
有八卦矣伏羲之易止於如是豈其王天下也
始畫八卦以示教自父子兄弟 之外亦未
暇盡傳耶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
之爻在其中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易有
三畫則有六畫有八卦則有六十四卦也使道
果不離於象數又何待文王而後得其傳哉因

於羨里而演易果何心也周易六十四卦先乾後坤易則有定序矣初六三爻是下卦也唯二為中爻二臣位也屬於陰耦故賤孰敢以賤為嫌乎四五上爻是上卦也唯五為中爻五君位也屬於陽奇故貴孰敢以貴為嫌乎易則有貴賤矣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於陳貴賤位矣是孔子知文王之心也然考之於易隨上六爻云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云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不知文王演易之後亦自稱王乎否

邵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三

乎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不知文王演易之後能預知有武王之事乎否乎序卦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嗚呼君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謂彖象等辭非 作於文王既追稱王之後則不可也或問乾用九坤用六何也曰由天地數而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天地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是三天兩地而倚數也陽有餘陰不足也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是天地之成數也陽數極於九陰數極於十陰不可極而踰乎故反而用六也一三五七九是天數也而五為中二四六八十是地數也而六為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乾不用五而用九是易有四象不用五也不用五者尊之也坤不用十而用六是陰不可終踰乎陽唯用六則得中也又由卦畫而論乾畫三連與坤之六為九是乾得有坤也坤畫六斷但得用六是坤不得有乾也又由爻位而論二三四五是卦之中位也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爻則用九以居

邵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四

於位之上是尚剛也初九上九爻則變而用九以居於爻位之下是陽爻終始亦不欲專尚剛也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爻則用六以居於爻位之上是尚柔也初六上六爻則變而用六以居於爻位之下是陰爻終始亦不欲專尚柔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或九或六迭相為用是剛柔各隨時所尚也又由著法而論九為老陽是乾數用九以進為老也六為老陰是坤數用六以退為老也七為少陽是震坎艮數也爻則例言九而不言七是少陽可進而言九也八為少陰是

巽離兌數也爻則例言六而不言八是少陰可退而言六也崇陽抑陰是進退之道著法遇老陽老陰所以又變也變者以不變為體不變者以變為用剛中有柔柔中有剛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道亦死定位也吾願從有道者而取正焉寶祐戊午三月朔日序

厚齋易學五十卷附錄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馮椅撰

自序

周易一經文王囚於羑里卽包犧氏所畫之卦

詁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五

立大衍之法推七八六九之數以生爻而繫之辭者也占有官占卽畫觀象以事揆理而遂知休咎至夏商各為一書曰連山歸藏意每卦為之辭矣蓋間或畧見之於傳說也然包犧氏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以盡其變故連山歸藏之辭至六十有四而止文王則以所重之卦復衍其爻為三百八十又四乃別為辭以繫卦于以體其常創為辭以繫爻于以盡其變故定名曰易文王既沒周之子孫乃著其代以別夏商而曰周易然猶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

之官而謂之三易者蓋因周之易云爾其實夏商以前不謂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經止贊周易門人又述其緒言以為之傳而連山歸藏始廢易道始尊先漢以來儒家者流宗主孔子遂以孔贊與周易並行以孔贊等篇為傳而改上下篇為上下經此其始變也後以孔贊參入經文自費直鄭康成倡之王輔嗣和之而世不復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取信於孔子之贊而不復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孔子推明人事而象數之本言焉而不發至使後世屏棄之間知學此

詁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六

則又多穿鑿傳會以為之說二也甚至繫卦之辭為彖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彖反為孔子之傳矣繫爻之辭為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象亦為孔子之傳矣孔門說卦三篇將以推明繫辭之指今題以繫辭上下而繫辭又為孔子之傳矣易之稱周或以為周匝包犧之卦例以為易八卦之重以為文王六爻之辭以為周公凡一經之名義錯亂無一存者況文王之本指乎天開我宋聖道日明康節邵氏首定經傳之序呂氏微仲晁氏

以道從而訂之近日吳斗南復是正之沙隨程可久晦菴朱文公先生皆以註解傳雖名義微有未盡當而文王之全經天高日白矣椅白束髮受易於先人蓋伯祖父以此經鳴於三舍予數十年來博親師友搜攬眾說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傳乾卦之文為正而為之輯註訂其音切釋其文義辨其異同使讀者粲然識其大指不惑於支離然後輯孔子贊傳左氏占辭及諸儒之說撮其不悖於大義者釐為輯傳義有未備者傳以己意又於孔子之傳哀輯眾說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七

別為一書庶不相亂俾萬世復見文王之全經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信哉伯祖父蓋繡其名宋嘉定十年丁丑歲夏五月辛卯既望草塘馮椅序

孔子之贊易止於彖爻蓋其成書也孔安國曰先君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此書是已蓋述周文王之易而贊述其義聲韻相叶實贊體也孔子及門人追述其平日講說問答之辭與夫所傳於古而記之有補於易者為之傳則文言說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書有子曰有古語有占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六

法而知之也至於序卦雜卦其猶孔子之遺書與不然何雜卦之聲韻與贊相似也史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門人記其言有日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於羣經初不若是其綢繆也而獨於易焉見之何哉蓋昔者文王之作經也即包犧所重之卦演而生爻以陰陽奇耦之數位畫襍居之象仰探造化旁稽物理近察人情白為類例字字有據然不明其故而使人觀象玩占以見諸行事至孔子時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占者不勝異說而易道晦矣孔子憂之於是即卦之象爻之象以知之所及者為之贊又間以新意推廣文王所未言者此非沈酣細釋不能以臻此也至於文王說序雜卦諸篇又其平日之與門人講說與夫記錄古語之舊者天下後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異說屏除而連山歸藏與八索俱廢文王之經如離明當天而眾星蔑矣中更秦火而此書獨以卜筮獲存亦可知天意之未喪斯文也奈之何儒生坑戮解散間得諸所傳者私自名家大義紛錯文言止於乾坤故費直

參入於經說卦三篇漢初出於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云者文王之經而非傳也意者後人以其間推明繫辭之指而名之與要即所謂上中篇也今所說卦者乃其下篇爾是說也近世吳斗南知之若夫所謂十翼云者以其羽翼周易蓋十篇也十篇之次猶多異說然其概可知也彖象之贊各釐為上下篇為四說卦合今之繫辭上下篇為三文言序卦雜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贊於經以合於傳復孔門全書之舊哀粹諸儒之說為之

頭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九

輯注庶有補於世教云爾斯亦孔子贊易之心也是日倚又敘

讀易考原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蕭漢中撰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解蒙撰

書類

五誥解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禹貢山川地理圖論

影寫宋刊足本

宋程大昌撰

自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為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為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為之圖從而辨證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別為圖以發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

頭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辛

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畧標要旨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眾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為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貫穿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于一異時苟有詳加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為水黃為河紅為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雖黃為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

者不肯犯眾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為
儒當攷古苟言之未當而啟他人意見以歸於
是或可少補朝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為者也臣
是用不敢以淺學為解渎熙熙四年六月日朝請
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 臣程大昌序

詩類

慈湖詩傳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三

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
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三

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白無所
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
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
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
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
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
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
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
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
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
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
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
而求諸彼學者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
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為
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
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運有所
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
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
可也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怨可也邇事父可

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日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况于子夏

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一

三

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于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按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毛詩講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林岳撰

詩故十卷

抄本

明南昌朱謀埠鬱儀撰新安吳敬符遠甫校閱

武林黃汝亨序

自序 萬曆己酉

爾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一終

爾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二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編

春秋類

春秋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鈔本

宋戴溪撰

春秋通義一卷

文淵閣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文淵閣傳鈔本

宋李明復撰

昔呂給事元鈞爲吾鄉銅梁令實事濂溪先生

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一

嘗謂其志清才醇行敏學博讀易春秋探其源而濂溪序彭應求崇聖院詩自言往在袁州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竊意先生道德之高聲聞之遠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然學士大夫之所以從之者或師其文學或師其政事或師其德行至於相與講磨孔孟之絕學而獨得夫聖賢不傳之秘者明道伊川而已蓋自金陵王氏得志而頌其所謂新經者於天下自後其徒且相祖述推尊之以爲聖人復生庠序專以設教科舉專以取士其或不由此者一切棄絕甚者屏

逐之學士大夫知有新經而不知有其他當是時獨吾鄉之老師宿口從事易春秋論語其議論講說今其存於世者又復專主伊川之說深探力取持之不變蓋其當時親聞於濂溪者父兄相與謹而傳之風流餘韻至是而未泯耳正少蒙義方之訓早知誦習伊洛之書竊嘗以爲後之學者不欲爲孔孟之學則已如欲黜異端祖述孔孟當出是而入焉其始聞之者皆怫然不悅而同志於此者不過數人其後學之既久則亦有聞風興起相與慕此而爲之者不幸未

頤宋樓藏書總志

卷二

二

幾而僞學之論起於是向之興起慕用者往往消沮退縮至有背而馳者矣北巖李明復伯勇以文獻故家自其少時已能汲汲於學服膺諸老之書信之甚篤求之甚至惟其趨向之既正是以見於言詞者亦卓然不惑於世俗好惡是非之私故雖屢困場屋而未嘗悔則其志豈在於釣聲名干祿利而已哉伯勇於經無所不學而尤盡力於春秋故凡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而來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博訪無所遺逸爾

頤宋樓藏書總志

卷二

三

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各附於本章之末名之曰春秋集義凡諸老先生平日之所講明以遺乎後之人者皆粲然在目而聖賢傳心之旨可坐而至眞求道之軌轍而入德之門戶也開携以示余且請爲之序以冠其篇首余讀之撫卷太息曰是固余平生之志而力有所未暇子能成之子之志偉矣昔石子重會諸老先生之言爲中庸集解朱文公爲發明其書且刪其重複去其訛誤以爲輯畧恨子生晚不及見文公正雖幸及見之而心力衰耗願不足以任茲事姑爲序其本末以待後之學者知師友淵源之所自云爾嘉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山陽度正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亦不翅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孔子之政布在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平百世之後有能尙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

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知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欲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未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參觀諸儒之傳至本朝大老始謂此書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禮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四

例定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哀粹以附於經將以及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尙慮觀書未廣析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台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余爲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乃書以復之嘉定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朔白鶴山人魏了翁書進表

臣聞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褒貶者萬世賞罰也昔孔子作春秋人見其所褒貶

者既往之人也不知聖人固爲來者設也論者乃謂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豈知春秋益亦推之行之乎漢董仲舒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孔子者亦謂春秋卽行事矣夫豈必待居位用權而後爲行事乎哉雖然有孔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矣達而賞罰行聖人處常也窮而褒貶作聖人處變也春秋樂道堯舜蓋堯舜處其常而孔子處其變試觀春秋初年何往而非變惠公隱桓之傳國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五

父子之變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變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婦之變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三綱盡變於一年之間春秋雖欲不作可乎哉春秋因其變書之將以復其常也哉或曰是知其不可復而復之者乎曰非然也書其變於一時復其常於萬世故孟軻氏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思其說而不得至本朝周信頤明之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先之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嗚呼知孔子者惟軻知軻惟信頤乎信頤春秋之學程頤程

頤得其傳頤常作傳而顯則聞及之若張載則與顯頤講明而得之若劉絢謝湜則見而發明之若范祖禹諸人則見而知之若胡安國則聞而發明之若李侗諸人則聞而知之其派分其源同說雖不無稍異而尊王賤霸厭爭奪絕蕙陵卽事明綱常以著人君之用則一而已臣幼習春秋靡惑他歧常取信頤以下十有七家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而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於春秋皆廣搜博訪始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凡總論春秋大旨者歸之綱領若專指一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六

事而言則各附本章夫春秋卽天理也天理在人不容已也近取諸身春秋在焉驗諸履踐何莫非天理之流行雖然此一身之春秋也而畝畝微臣之心將冀是經自聖主昭明之則措諸事業何莫非天理之著見此天下之春秋也臣願聖主昭明孔子之春秋以復堯舜之帝昭明孔子之褒貶以行堯舜之賞罰斯與三聖異世而同符矣則是書也臣安敢爲一家之私藏哉安敢爲一家之私藏哉大學士臣李俞謹上諸家姓名事畧

春秋比事二十卷 影寫元刊本

宋沈文伯撰

至元戊寅冬十有一月朔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魯公等禮成廟學乃登崇文閣遍閱典籍得春秋比事一部敘沈文伯先生之所作也觀其引事連類天理人欲剖析明甚可謂得聖人誅心之法惜乎寫本不能廣及於是命校官計學廩之餘鉸梓以壽其傳然微憲官府僚志同道合深識遠慮焉能俾聖賢大經大法流布於天下耶是不可不書也顯仁承乏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七

郡教不揆愚鄙輒爲短引以識其題名歲月云己卯春正月望日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謹書

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且讎正三十六字乙者十有三減者六注者十有七云嘉定辛未曉日廬陵譚卿月浚明謹書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

而不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八

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鉅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春秋通訓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張大亨撰

自序

晉之乘楚之檇杭魯之春秋其文皆史也其所載皆齊桓晉文之事也聖人作經獨有取于春秋之義而不及乘與檇杭何也乘以賞善爲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檇杭以罰惡爲主檇杭也者四凶之一故也是皆人之所爲也命有德

討有罪天之威也煖然爲春者其溫厚之氣也淒然爲秋者其肅殺之氣也聖人行賞所以類天之溫厚明罰所以類天之肅殺蓋文王之造周與周公之授魯如斯而已者也堯舜三代之君居天之位可以致天之威故施于政事被于臣民者率與天合而不違也周衰王者之迹熄天子微諸侯僭大夫疆陪臣肆善惡不本于至公而賞罰悉自其私意善人懼焉淫人怙焉仲尼無位以致天威而恐堯舜三代之道將墜于地後有王者起無以取法爲天下患也是故因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九

魯史之名以寓賞罰之實一本諸天不參人僞然後足以矯枉而歸正蓋亦文王周公之志也然春秋之爲書也文雖直而義深事若簡而義盡自聖人未歿門人高弟已不能措辭于其間況後之儒者欲執其所見以窺測于數千百載之下耶視諸儒之見謂公穀傳經密于左氏左氏凡例不通眾說而啖助趙陸之書皆以例爲主至其不合則依仿遷就以通之或一事析爲數科如宣十五年或眾科束爲一例如書卒葬秋冬之類是或眾科束爲一例如書卒葬致經之大旨蕪沒不彰聖所垂訓乖離失當而

其書動盈編帙俾後學病其多老師畏其難此
道幾于熄矣殊不知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
大體之爲要且易也予少聞春秋于趙郡和仲
先生其初蓋嘗作五禮例宗十許卷論例之大
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
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
用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
學者自得之未可輕論也他日予復于先生曰
邱明凡例與公穀無殊用以考經率多不合而
獨謂之識此經之用亦信矣乎先生曰邱明因

詒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十

事發凡不專爲經是以或合或否凡兩自三日
侯堯于會加其書蓋依經以比事卽事以顯義
不專爲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夫惟如此故能備
先王之志爲經世之法以訓天下後世又曷嘗
拘于繩約中哉且邱明之書與六經孔孟合者
十常八九如元凱輔虞有窮亂夏桓文誦正之
事臧孫要君之迹九合之會葵邱之盟若符契
之相爲表裏何爲而不可信乎予從事斯語十
有餘年始得見其彷彿以義視事以事求經曲
而通之觸類而長之然後聖人之意坦然矣是

故通訓之作事與經同則引事以釋經例與義
合則假例以明義經雖不同而事同則相從例
雖不合而義合則相比庶幾經非空言例非執
一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後之
君子其尙有取于斯焉崇寧九年二月三日序
春秋經解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崔子方撰

朱震劄子二道

故東川布衣崔子方當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用
事不喜春秋之學正經三傳不列學官是時穎

詒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十一

陰處士常秩號知春秋盡諱其學迫時好況不
知者乎逮于元豐習已成俗莫敢議其非者而
子方獨抱遺經閉門研究著春秋經解本例例
要三書相爲表裏自成一家之言以遺子孫人
雖云亡其書尙存欲望朝廷下平江府於崔若
家繕爲投進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
先奉指揮准中使降出崔子方春秋經解一十
六冊令震校正者震契勘熙寧元豐間王安石
獨任私意誣讒聖經春秋大典不得列於學官

一時學者以治春秋爲諱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講習專意著述究見本旨而有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今子方雖沒其後尙存欲望敷奏特賜旌褒以勸來者奉旨與二子恩澤

自序

余始讀左氏愛其文辭知有左氏而不知有春秋也其後益讀公羊穀梁愛其論說又知有二書而不知有春秋也左氏之事證於前二家之例明於後以爲當世之事與聖人之意舉在乎

詠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三

是矣然考其事則於情有不合稽其意則於理有不通意者傳之妄而求之過歟乃取春秋之經治之伏讀三年然後知所書之事與所以書之之意是非成敗褒貶勸戒之說其在夫萬有八千言之間雖無傳者一言之辨而春秋了可知也或曰舍三傳則春秋之事不見不見其事而自爲之說是誣也雖然彼惡知三家之善誣也哉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說曰某日爲某事某人爲某辭其詳至於數百千言又臆聖人之意此某事也諱之而後云某也此某

詠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三

爲之也欲有所見而後云某也觀之經則簡畧而難知尋之傳則明白而易見然後知學者甘心於見誣而有志之士雖有疑於其說欲質之而莫得其術於是是非蜂起各習其師務立朋黨以相詆訾甚於操戈戟而相伐也豈不悲哉彼惡知古今雖異時然情之歸則一也聖賢雖異用然理之致則一也合情與理舉而錯諸天下之事無難矣且嘗謂聖人之辭至約也然而不懼後之人惑者何也恃情與理以自託其言而傳之於後世後之賢者亦恃情與理而能知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經之傳由此道也且聖人之有作欲以繩當時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避也故明著之經今日考之經而無見必待傳者之說而後明是聖人之經徒爲虛文已且聖人豈必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乎其無爲傳則春秋遂無用於世矣假如聖人知後世必有爲之傳者豈不曰吾經之不明則傳者得爲異說以紛紜吾辭吾辭將不信於後世安得不爲此慮也耶是故其辭必完具於一經之間其事必完具於

一辭之中雖然聖人豈敢以一辭之約而使後世之人嗥然知吾之所喻哉故辭之難明者則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也則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變例以爲言者然後褒貶是非之意見矣夫事之多變則辭之不同例之不一與日月之參差不齊蓋不可勝視及其悽思而精考則若網在綱舉而振焉順乎其有條理也聖人以辭與例成其書以情與理而自託其言則所以慮後世者亦至矣辭與例其文也情與理其質也文質不備君子不爲完人文質不備春秋不爲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四

完經世之學者舍情理而專求乎辭例之間是以多惑而至於失也左氏之失也淺公羊之失也險穀梁之失也迂左氏求聖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畧其褒貶故常取於近而失之淺公羊謂聖人欲以成後世法必有驚動人之耳目而難言者故常志於難而失之險穀梁謂聖人苟致意焉不當淺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於遠而失之迂雖然是三家之失其又有說左氏自以爲所傳當時之事足以取信於後世雖失之淺而不嫌公羊穀梁自以爲

傳當時之事畧矣不得不爲險迂之論自見嗚呼聖人之道而方且以自見爲心宜其不合而多失也今余非罔薄三家之論以爲三家之論不去則學者之疑不決而聖人之經終不可復見故度當時之事以情考聖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違然後辭可明而例可通也於經之下各析而解之名曰春秋經解噫後之君子其有意於情理之說乎吾言其有取焉爾其無意於情理之說乎吾言其有罪焉

後序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五

或問曰春秋以日月爲例信乎何其擾擾紛亂而不合也應之曰子考之春秋而疑之耶抑將用傳者之說而後疑之也苟用傳者之說是宜擾擾紛亂而不可合矣左氏不著日月之例獨於公子益師卒則著之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彼蓋不知經於他事皆以日月爲例惟於崩薨卒葬與諸侯之弑者則不著例焉蓋以爲人之善惡必見於其行事則亦無事於死而後爲之褒貶也彼弑君父天下之大惡矣於春秋之文無所貶以其惡不貶而自見又奚區區以日

月例爲哉故自天子崩公薨大夫卒內夫人內女卒列國臣子之弑君與凡書葬者必從而日焉其尊卑外內輕重大口口口口之凡以見其不爲例焉爾若夫赴告之不備史氏之闕遺然後吾從而闕之不嫌也由是言之左氏考聖人之例亦太疎畧矣彼二傳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與弑君之無例也則又強爲之說是以其辭至於乖亂而不可信矣或者又曰然則春秋於他事闕日月者少而於卒葬之事闕日月者獨多何耶應之曰凡卒葬之事見於經

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六

者幾且三百最多而繁也且又一國之事其來赴之辭一有不備則日月之失史氏遂不可得而書矣若夫其他會盟戰敗入滅之類見於經者大抵不過數十而又非一國之事其來赴者諸國所與有事焉者皆至焉然後可參證而得日月之詳也且嘗謂春秋獨於此不以日月爲例者豈以其多闕而後不可爲例乎以事言之則如此以理考之又如彼二者其將有得於聖人之意也且夫史氏之記事有常體矣其書必日某時某月某日某事矣其失日月者則闕之

亦必日是闕日月者也惟聖人修經然後立例焉蓋曰天下有內外國家有大小位有尊卑事有輕重不可得兩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荒裔許大國而畧小國詳內而畧外詳君而畧臣詳所重而畧所輕此春秋之意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畧又有詳畧之中則著月焉此其常也其有當畧而詳與當詳而畧者聖人豈徒爲是之紛紛哉蓋有寓於其間而後云爾也故有當日而不日者如公敗齊師於長勺公敗宋師於乘邱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七

公子怒出奔齊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齊大夫盟于旣之類是也有不當日而日者如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出奔齊吳入郢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宋衛陳鄭突取郟取防之類是也有當月而不月者如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案原本作句繹蓋句繹之盟不但書月且如日也今改正許凡三遷楚人滅江楚人滅黃吳滅巢滅項公如齊帥幣觀社逆女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是也又有不當月而月者如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司馬華孫來

盟鄆伯來奔宋人及楚人平成楚邱取郟取郟之類是也至於事有同日而後事屬先事則于先事加日焉如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之類是也又有兩事皆當日先事故不日則後事亦不復日如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之類是也其事有同月先事不當月而後事當月則於先事月之如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之類是也又有兩事先事當月固自書月後事故不月雖繼月不嫌也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六

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至自伐齊之類是也又如兩事先事故不月後事雖當月亦不復月不嫌也如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之類是也其有事實異日而嫌于同日則各著日以別之如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雜乙丙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癸酉大雨震電庚寅大雨雪之類是也有事實同日而嫌于異日則先著日以見之如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庚申莒潰楚人入

鄆之類是也有事不當日以書晦朔則不得不日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再見者其於事日月先畧而後詳如冬公如晉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之類是也有以後事之例證先事者如夏四月甲寅戚孫許卒繼之以公如晉則疑於公如例月者也然於下書秋公至自晉則知公如晉是不月者矣有以先事之例證後事者如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繼之以公至自會則疑於公至例月者

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七

也然先書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則知公至是不月者矣考日月之例至於此見聖人之用心其謹且嚴而可畏也彼曰無例云者是未嘗深考乎春秋之例者也使其深考乎春秋之例則亦不遠云爾矣雖然春秋之闕日月者固有之如桓之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七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

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彼傳者又以爲從史之闕文則近於無功故不得不爲異說以附之使聖人之旨汨亂而不可考者諸儒好異之罪也嗟夫不信史之闕文以求聖人之意是猶航斷塹之水而欲至于海亦不可得矣蓋亦避礙而通諸理乎左氏之畧也公羊穀梁之鑿也持是三者以考春秋適足以多惑而已矣故余撮其大概而論之附于卷末使學者得從事焉春秋胡氏傳纂疏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三

元新安汪克寬學

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之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氏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精闡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輿論蓋深有取閉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歟吾宗德輔年妙而志

強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於新奇竊附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時至元再元之四年歲在戊寅春二月一日新安汪澤民序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三

專門之學尙焉唐啖趙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

定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
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內
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
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
蓋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
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
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
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
人頌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慄然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三

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
出於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
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
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
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
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
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奮聖朝取士明經之意
新安汪德輔以是經舉於湖省其歸養也能取
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

士叔志父詳序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
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
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尤有取也至正
元年辛巳七月十有八日雍虞集序
國英巽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
編胡氏傳纂疏雖壹以胡氏為主而凡三傳註
疏之要語暨諸儒傳註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
傳博極羣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
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註
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三

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
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
善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銀諸梓以廣其傳則
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學者開卷之
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則先生纂疏之
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至正八年歲在戊子正月八日門人紫陽吳國
英再拜書
先儒格言
凡例

姓氏

論名諱劄子

進表

綱領

周禮類

周官總義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易祓撰

周官集傳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毛應龍撰

百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二終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二

齒

百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三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編

四書類

孟子傳二十九卷

舊抄本

宋張九成撰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袁甫撰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十二卷

影寫元刊本

元袁俊翁撰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上蓋不言此錄內不能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辨託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况後漢千餘

禩文籍日生承訛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

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

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

得縷析脉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

袁氏為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弟昆子姪

其文温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

而詣余甚愛之雋翁曾不是足錄前後所得為

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

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籍子文重吾榜者為其

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
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
多一言非寡為書帙端以歸吾易東矣時大德
庚子中秋渝黎立武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况
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
止竊思不明理理一明隨事剖析如庖丁解牛
恢乎餘刃里之表兄俊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
知理明闢微糾誤辨是非如數黑白非胷中洞
洞屬屬見地明而理者不能也其亦識時

函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二

之俊杰歟蓋時之所尙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
序間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
之以為斯文重燿燿魁文如大羨元酒孰不知
為美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
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
與義率勉之縉于梓一日緘示所作予固讀其
文愛其才重為鄉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
遇也嗟夫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
于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
微名也實欲後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時大德

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

天人至理經史奧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
索剔決宜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
以生嗟夫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
自不能知况太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
子極然紀錄傳訛老莊見異况六籍百家乎傳
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
之鈞 係焉書眼如月鱗隙所到的然有見質
前聖證後學豈無所望奈何泛然問率爾對非
穿鑿則首鼠摸 不浮沈則牛神蛇鬼 皮而

函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羽附塗於土否則尋 道作逃計珠落吾事一
日族人楚舟視以敏齋袁兄儁翁刊藁一編兄
蓋楚舟之李漢也慨慕已久盥露莊誦正論森
嚴實見超卓如老醫治眾治不治之疾人皆服
其有識如老吏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為不
冤質前聖證後學於是乎在豈但為寄翁重山
學之榜而已時楚舟方哭子余拱日不知車之
為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為貫道之器深
羨昌黎之有增敬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未喪至
大辛亥閏中元日友生虛察彭元龍謹書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慮看政須於那無
疑慮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
疑今之從事經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曰
中惟敏齋袁兄俊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
賢腹中過盡見一聖三賢肺肝故見一題便如
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鏗然動中宮商觀其
文者當觀其學文學如此言行政事四科一以
貫之矣豈但稱雄科場而已延祐乙卯夏五老
友生虛察彭元龍拜手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四

經史疑爲課習愚生平癖嗜究研之學庠序書
考有問必對科日行首以四書設疑葉以經史
發策公試私課時與門生兒子相講肆積而之
久禁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彙合而爲一四書
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往
首尾有未完脉絡有未貫姑存大畧耳編成總
題曰待問集時至治改元中和日鈴北晚學袁
俊翁書

禮記類

月令解十二卷

舊抄本

宋張處撰

三禮圖二卷

影寫明刊本

明江夏劉績用熙著

小學類

方言十三卷

影寫宋抄本

漢楊雄撰

郭璞序曰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
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蹈
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墮莫有存
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五

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
而坐照四不勞嗜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
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
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
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
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
以燕石之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
寤多聞爾

西漢氏古書之全者如鹽鐵論揚子雲方言其
存益無幾鹽鐵論前輩每恨其文章不稱漢氏

唯方言之書最奇古孟傳頃聞之曾文清公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宮次韻云書來肯附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斟白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板輒誤作病不禁此書世所有而無與是正知好之者少也山谷詩云追隨富貴勞牽尾乃用太元經語紹興初胡少汲洪玉父李文若諸人校黃詩刊本乃誤作榮牽尾自此他本遂承誤鬱蒼蒼三字文人多愛之亦或鮮記其出於太元大抵子雲精於小學且多見先秦古書故

爾雅樓藏書續志 卷三

六

方言多識奇字太元多有奇語然其用之亦各有宜子雲諸賦多古字至法言劇秦所用則無幾古人文章蓋莫不然西漢一書唯相如子雲等諸賦韓退之文唯曹成王碑柳子厚白騷詞晉問等他皆不用古字本朝歐文忠王荆公蘇長公曾南豐諸宗工文章照映今古亦不多用古字得非以謂古文奇字聲形之學雖在所當講而文律之妙則不專在是若有意用之或返累正氣也耶學者要知所以用之當其可則盡善耳今方言自闕本外不多見每惜其未廣予

來官尋陽有以大字本見示者因刊置郡齋而附以所聞一二益惜前輩之言久或不傳也慶元庚申仲春甲子會稽李孟傳書

漢儒訓詁之學惟謹而揚子雲尤為洽聞蓋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凡其辨名物析度燧研精覃思毫釐必計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語莫不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非徒猥瑣拘泥而為是者憚煩也世之學者忽近而慕遠捨實而徇名高談性命過自聖賢視訓詁諸書往往束之高閣蓋亦思夫周官太平之典

爾雅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七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醫卜方技織悉畢載聖門學詩不獨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本末精粗並行而不相悖故漢儒尊經重古純慤有守之風類非後人所能企及子雲博極羣書於小學奇字無不通且遠採諸國以為方言誠足備爾雅之遺闕平時所以用力於此深矣世知好之者蓋鮮前太守尙書郎李公一日語餘苦無善本質偶得諸相識字畫落落可觀因以告而鏡之木輒併附管見云慶元庚申重午日東陽朱質書

雄自序

無名氏跋曰余舊藏子雲方言正是此本而楮墨尤精好紙背是南宋樞府諸公文承啟劄翰墨燦然於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辛丑五月三日書

續古千字文 舊抄本

宋右朝散大夫知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侍其良器撰

葛勝仲序曰昔梁武帝得王逸少所書千字文雜亂不可讀命陳郡周興嗣次為韻語以便臨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八

既後世謂之千文歐陽率更張長史道人智永輩各有藁書本行於世舅氏侍其公亦好草聖書千文尤工好事者時得之輒以鏡石又嘗以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千言貫穿經傳詞義粲然豫章黃魯直見而抵之以書曰引辭連類使不相礙觸甚有功當與凡將急就並行也千文為天下官府若市井簿領會數之用久矣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為母配以次字為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豈小補哉公博學善屬文此特一時弄筆為戲

耳乃為簡牘無窮之用竊嘗謂械機微物也而

薪之樵之可以享上帝養聖賢不繩手之藥殘

藝也而習以水戰大敗越人取封邑事小而用

大者在古多有之豈特是書而已哉公皇祐元

年進士屢刺名郡所蒞有政績官至朝散大夫

贈金紫光祿諱璋字良器

重續千字文 舊抄本

水雲清隱丹楊葛剛正撰并篆注

自序

古篆之書始於蒼頡著於史籀同於李斯備於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九

楊雄班固之訓纂而分部於許氏之說文其源

遠矣自散隸之興趨省便俗古文幾絕至唐李

陽冰篆獨冠古今世號筆虎學者師慕 膺

運太宗皇帝新文明之治爰詔儒臣鉉翰林書

學葛端等校正說文又從而附益之敕遣雕造

垂範作程具以六義煥然于今可考余曩侍先

君宦遊通川時四明潘侯伯恭以其先大夫昌

年所書梁韻千字文手澤真跡出示精神態度

勢若飛動余嘗作摹本潘侯謂逼真特甚孺子

可教乃盡誨之以用筆之法臨池積習閱二十

餘載自謂可以遠紹前修因思以廣其傳近得朝散侍其公瑋續千字文旨意微奧文義該洽卓乎弗可及矣余不自揣因綴緝謏聞而三之悉書以古篆仍加之註義有未通則闕疑以俟博識焉文章翰墨小伎自嬉固不敢與昔人比或可發童之蒙與兔園冊並行耳迨祐戊申冬至日水雲清隱丹楊葛剛正德卿序

史部

正史類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嘉定中蔡璘一經堂刊本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存紀第一下至第十下志第四至第九第二十二

三至第三十傳第一至第四十八

編年類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明仿宋刻本

宋司馬光奉勅編集

進表

嘉靖甲辰孔天胤題記

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

宋會稽陸唐老集注 集注姓氏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案百宋一厘賦注云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目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予向有趙靈均校元本首有鈔補序一通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父謹序云云知是本為寧宗時蔡建侯刊本也缺卷九卷十抄補又卷二十三至三十卷八十五至九十三俱以別本刊改卷數補入撤出附後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獎諭詔書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十一

温公進表

温公親節資治通鑑序

劉秘丞外紀序

温公外紀序

通鑑釋文序

某氏手跋曰前年謁外舅陳宋齋先生坐次譚及海內藏書家先生言其故人馬寒中購書不遺餘力嘗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詳節一書 即海昌陳太常廣野先生所藏并顏魯公祭姪文百計購之不可得快快不樂後查氏謀葬其

親所卜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規知之大喜曰書可得矣即詣查氏陳說願效訪田之易田凡十畝書券盡付焉查氏始許諾寒中抱書帖疾歸若惟恐其中悔也蓋其篤好如此余時心識之後數年寒中後人挽其友倪君東銘携書數十種來售於余覽其目則通鑑詳節及祭姪文在焉急取視之覺古香古色自來妮人愛不能舍乃勉為購之回憶外舅所述備書於卷尾以見此書之流轉而入余手為可慶也書中卷帙間有缺處用別板本填補之鈔補者百三十九葉檢目錄細勘并取汲古閣刊本較對確為完書第當時此書凡有數本其分卷小有不同故所補數卷每於首帙標題有鏤削填寫處要不足為此書病耳倪君所携書余購十餘種尚有宋刊李肇翰林志李誠營造法式及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樣本真蹟皆驚心動魄之書也緣索價太昂余力不能多及姑還之今翰林志二書歸涉園張氏薛書鐘鼎本則為桐溪汪公晉賢所得過眼雲煙令人戀戀并附記於後時乾隆十年仲秋重裝建元書

地理類

蠻書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唐樊綽撰

政書類

通典二百卷 宋刊本

唐京兆杜佑字君卿纂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

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瀕洞茫味而口茫味口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

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皇帝至于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於

麗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古

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兼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又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准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

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純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味微而嗜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歎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著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左補闕李翰撰

麗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五

一百卷後李仁伯跋曰通典一書禮樂刑政備焉學士大夫所宜家置一通以便考索而板廢已久諸路欲刊弗克總管錦山楊公收臨川兼董學事既新美庠序百廢煇興迺命諸學院協力刊成第舊本訛甚且多漫滅殊不可讀湖堂所刊自二十六至百共七十五卷區區點勘再四凡正一千七百六十八字刪三百二十三字增三百八十八字皆考據所引經史傳記儀禮諸書以本文參訂改定其疑未能明者姑缺之非敢臆決如金根也尙恨唐學謏聞研覈不精

掃塵復生亦未敢保其盡善以否後有那子才
正自不免一笑云丁未歲杪後湘中李仁伯中
恕甫謹識

未有直學吳國珍監刊一行

二十六卷後有撫州路臨汝書院新刊山長湘
東李仁伯校正兩行二十七卷至六十卷六十
四卷至七十五卷七十七卷至七十八卷後有
撫州臨汝書院刊山長李仁伯校正兩行七十
九卷後有撫州臨汝書院刊山長李仁伯校正
兩行又吳國珍監刊一行八十卷及八十七至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六

九十八卷後有撫州臨汝書院刊山長李仁伯
校正兩行一百七卷後有臨川學教諭晏仲容
直學連元壽點對訖兩行
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影宋抄本

宋通直郎管修蓋皇弟外第專一提舉修蓋班
直諸軍營房等臣李誠奉聖旨編修

編修營造法式所准崇甯二年正月十九日敕
通直郎試將作少監提舉修置外學等李誠劄
子奏契勘熙甯中勅令將作監編修營造法式
至元祐六年方成書準紹聖四年十一月一日

敕以元祐營造法式祇是料狀別無變造用材
制度其間工料太寬關防無術三省同奉聖旨
差臣重別編修臣考究經史羣書并勸人匠逐
一講說編修海行營造法式元符三年內成書
送所屬看詳別無未盡未便遂具進呈奉聖旨
依續準都省指揮只錄送在京官司竊緣上件
法式係營造制度工限等關防功料最為要切
內外皆合通行臣今欲乞用小字鑲版依海行
敕令頒降取進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奏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七

進新修營造法式序

臣聞上棟下宇易為大壯之時正位辨方禮實
太平之典共工命於舜曰大匠始於漢朝各有
司存按為功緒况神畿之千里加禁闕之九重
內財宮寢之宜外定廟朝之次蟬聯庶府基列
百司櫺櫺枅柱之相枝規矩準繩之先治五材
並用百堵皆興惟時鳩僝之工遂考輦飛之室
而斲輪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
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長弊積因循法
疎檢察非有治三宮之精識豈能新一代之成

時已合併矣吾邑藏書家自明五川楊氏以來
遞有繼起至汲古述古爲極盛百餘年來其風
寢微今得月霄之愛素好古搜訪秘笈不遺餘
力儲蓄之富幾與錢毛兩家抗衡以蓉有同好
每得奇籍必以相示或假傳鈔略無吝色其嘉
惠同志之雅尤世俗所難錄竣因書數語以識
欣感而又以傷先祖之終不獲見也道光元年
辛巳夏六月琴川張蓉鏡識於小瑯環福地時
年二十歲

右琴川張君美川所藏影宋槧李明仲營造法

酉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式三十四卷目錄看詳二卷繕寫工正界畫細
密蓋倩名手從月霄先生借鈔者道光戊子季
冬長洲褚逢椿題

詔令奏議類

西漢詔令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林慮編

迂齋先生樓公四明儒碩也其文祖韓柳其學
尊濂伊其論議辯博步趨於老泉坡穎間平
游意藝苑採擷會粹動有程式朝華夕秀部居
條流如匠石觀於鄧林凡宋栴杙楹方圓修短

默計而潛蓄之斧斤一入了無遺材其用力於
古史若東漢詔令網羅散軼輯成一書特其刃
餘耳然足以彰炎圖之盛治備昭代之華典久
未鑿傳日者東粵帥卿程公以無垢先生語孟
解摹本浸泐易而新之且亟見遺因還書甚以
前說錄其副往公口敬前修思惠後學必能出
帑餘刊善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
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
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
謹識

酉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尙
多闕畧吳郡林德祖慮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
紀斷章析簡撮之無遺方薈蕞在紙未遑詮錄
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
至平帝人別爲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
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爲一故其酬酢之間理
言遺事皆足以爲萬世法是以事爲春秋言爲
尙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
載問而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
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

其極者大哉王言益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
 篇而後起哀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
 為詔令溫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
 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中
 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胖大壞
 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
 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願
 猶不可及又况文質兼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
 人之重自任迺始斷白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
 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

韻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述故備載如 德祖以學行名播紳方 文
 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鞿絕
 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
 商周之隆庶其或者亦足為王言之弁藻尚書
 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子月壬申朔信
 安程俱敘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
 所刊剟則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
 莫得而損益也左氏太史公才雖名世號為廣
 記備言多愛實錄而已此皆自度去取不可望

韻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聖人故不敢以為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流訓
 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灑灑噩噩之餘風
 下視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
 而上超軼絕塵不可方駕學者勉追古人庶乎
 接武漢世不猶愈乎余讀班固書罔羅詔令之
 文一言必錄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子致道類
 次成裘遂為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情偽不待區
 別白黑較然今聖人在上眾言折衷之時也儻
 取而賜觀撮其若費秦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
 則安知其裡晦澁汨不繇吾二人以光明乎程
 子精敏工於為古文其才堪討論潤色之職者
 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甲戌
 吳郡林慮書
 文之用於世尚矣絲三代而下溫厚壯麗號為
 近古宜莫如西漢然而訓告命令之文雜出於
 紀表志傳之間離散曼漣卒然求之而不可得
 是故學者病之吳郡林德祖始蒐哀會粹離而
 出之章收句采無所遺逸四百一章信安程致
 道又從而差攷比輯類為完書起高祖迄孝平
 以世統年以年統月以月統事其先後有倫其

始卒有序條貫備具上下治通於是二百十四年之間漢之所以理亂崇替興衰得失之原灼然可考如指諸掌信乎有功於斯文也先人有言學者知讀西漢書其為辭章必有可觀余以是言陰察天下之文士百不失一二焉德祖致道皆有俊才究極羣書溢于文辭既已追古作者為徒矣又以其餘力釋味漢史紬其詔令成一家言非深知而篤好之嚆克爾惟漢去三代未遠其號令文章未必皆不合古顧不更聖人靡所折衷耳昔楊子雲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令纂次成書以續虞夏商周五十八篇之後是亦子雲之志也若乃經史與義與所以述作之由則二君論之詳矣此不復云大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宜與蔣璠書

慮與致道成此書久矣族弟釋慶然曰主上天縱睿聖欽明文思所下詔令典雅精嚴千載以來莫能及也將備演綸尤當竭才少望清光學者之於文章必師唐虞三代然如西漢訓辭宜在所采以為潤色之助願請是書錢板以廣其

傳庶得此者伊於考閱慮嘉其志而不得辭遂以授之

東漢詔令十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樓叅編

光曩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蓄最次第流傳惟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鈔梓俾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書為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婿范光識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麻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為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潔而所謂灑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滿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忘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

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為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救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晤焉頭鬚為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卽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為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概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為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美

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朔甫東樓昉自序

史評類

經幄管見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七

宋曹彥約撰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 影寫元刊本

元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數百卷成復作稽古錄一編朱文公稱其言如桑麻穀粟又曰可備經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好令接續讀去錄要之書不可少如此今庭芳胡先生用工周易行世且十餘年又成詩傳纂疏以其餘力復為史纂通要始自三皇迄于五季上下數千百年間治亂興亡如指諸掌其於關涉世教之要未

嘗不諄諄然致其意焉詎不可與稽古錄互相發明乎故良臣於先生是書亦欲竊比朱夫子之言矧易註之成時蒙指授而詩註史纂則又訓兒輩時所輯也容可無一語以識編述之末云大德壬寅正月望日承務郎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汪良臣謹序

宇宙間治亂興亡不知幾變矣獨二帝三王之治亘千古鮮麗者何哉蓋嘗讀典謨之書堯舜禹授受不過人心道心精一執中數語而後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決在人主心學中矣道心義

商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七

理之心也易微而難著人心人欲之心也易危而難安精則理欲之界限明一則天理之宰制定見於動靜云爲危者安微者著無過不及之差此堯舜禹之興所以上承伏羲炎黃之統下開成湯文武之緒也一或反是桀紂幽厲所以亡矣秦尙詐力無庸復論漢唐道雜董公遮說魏徵勸行僅仁義之緒餘尙三四百年天下三國鼎峙典午瓜分孤隋五季短祚得理義分數多者固鮮有一貪利嗜欲之心敗德害政毒流生民未或不亡此人心道心消長之機凜乎治

亂興亡之決至可畏也余授業童習欲及史學遷固以來其書汗漫遂爲纂要一編始乎三皇訖于五季紀事則提其要注事則該其詳關涉民彙世教必反覆論辨自入溫公通鑑一祖文公綱目及先儒史論斷之間亦僭附己意與二三同志之論以便初學庶發其大義正其歸趣駸駸以及於全書異日待時行志亦可備格心萬一使爲人上者法興鑒亡謹嚴心學躋世唐虞豈惟國家洪無疆之休百萬億蒼生亦有無疆之福大德壬寅日長至新安後學前貢士胡

商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七

一桂庭芳甫自序并書于梅田雙湖玩易齋

子部

儒家類

子思子一卷 舊抄本

宋汪暉撰

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熊節撰熊剛大註

醫家類

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 抄本

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汪

存第一卷

序曰臣聞星漢□□分其淵奧□啞雷水□
芑□□□□□化通乾坤之氣象人之秀異
得□□□雖四體百節必有攸繫而五藏六府
咸存厥司在於十二年永□□之綱領是猶虫
繩分暑而□□□金□□□而晦明是□
至於□□□□□乃細而運之者廣言命則
薇而攝之者大血氣其宗本經絡導其源流
呼吸運其陰陽營衛迎其表□□相襲上下
分□□□□□□相傾躁靜交□而晝夜不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辛

息循環無窮聖人參天地之功測形神之理貫
□□與弘長事業秋豪不遺一言罕謬教與絕
□仁被羣□□製此經分□□□□□
窺察難明支體□經復興八脉□如組漳訖豐
□波□□漢豐瀉□灑分態於河宗是以□二
經脉各為一卷奇經八脉復為一卷合為□三
□□欲□九野過分望□□而□□□□
變混吹而歸□旦也□□累氣殊流合躋無
能勝範□□皇明以宣後學有巢在□而大壯
成□棟宇網罟猶秘以明離照其佃漁□□成

之聖曰□□不遠然□車□□□□□陳□
宗旨明堂表其□見是猶天一地二亦漸通其
妙物焉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 抄本

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注

卷一缺卷二缺尾卷三缺首卷四全缺卷五缺
首卷六缺尾卷七全缺卷八缺首卷九全卷十
缺首卷十一全卷十二缺首卷十三全卷十四
缺首卷十五全卷十六缺卷十七存尾卷十八
缺卷十九全卷二十廿一俱缺卷廿二首尾皆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壬

缺卷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俱全卷廿
九缺首卷三十缺首
素問六氣元珠密語十七卷 舊抄本

唐啟元子述

自序

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於寒窗九夏
豈辭於炎暑後因則天理位而迺退志休儒繼
日優游棲心至道每思大數憂短景以無依欲
究真筌慮流年而不久故乃專心問道執志求
賢得遇元珠子迺師事之爾即數年間未敢詢

其大元至妙之門以漸窮淵源方言妙旨授余
 日百年間可授一人也不得其志求者勿妄泄
 矣余既遇元珠子與我啟萌故自號啟元子也
 謂啟問於元珠子也今則直書五本每本一十
 六卷也頭尾篇類義同其目曰元珠密語乃元
 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余於百年間不逢志求
 之士亦不敢隱沒聖人之言遂書五本藏於五
 嶽深洞中先饗山神後乃藏之恐後人志求者
 可以遇之如得遇者可以珍重之寶愛之勿妄
 傳之不得奇人不可輕授爾比元珠子授余之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深誠也此十卷書可見天之令運之化地產之
 物將來之災害可以預見之素問中隱奧之言
 可以直而申之可以修養五內資益羣生有罰
 強補弱之門有祛邪全正之法故聖人云天生
 天殺道之理也能究其元珠之義見之天生可
 以延生見之天殺可以逃殺陰符經云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人能順天之五行六氣
 者可盡天年一百二十歲矣其有天亡蓋五行
 六氣遞相罰天故祖師言六氣之道本天之機
 其來可見其往可追可以注之玉版藏之金匱

傳之非人殃墮九祖爾
 增注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 明刊本

宋朱肱撰

傳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
 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又
 况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
 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
 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
 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欲
 讀之又不曉其義况又有好用涼藥如附子流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
 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
 使雖盛暑勸人灸熅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
 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
 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
 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
 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為陰氣在內反抑
 以熱藥而成瘧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
 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
 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

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木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天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熟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惓惓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謂且駭也僕因閒居作為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天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

南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書

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日前進士朱肱序

武夷張戴序曰頃余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問披而讀之不知無求子何人愛其書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思遠者不能作也惠民憂國不見施設遊戲藝文以閱歲月者之所作乎迹世匿跡抗心絕慮灌園荒邱賣藥都市者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行以就丹竈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能

南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書

東方朔者耶浩歌散髮採掇方技皇甫謐者耶周流人間衛生救物封君達者耶前非古人後無作者則所謂無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挾冊抵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說脉少治男子詳而婦人畧銖兩訛舛升菊不明標目混淆語言不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余之所以夙夕歎然者也今秋遊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議泛家入境相遇於西湖之叢林因論方士奉議公乃稱賈誼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占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慎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真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元晏先生作甲乙率著方書其論傷寒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陀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閒設爲對問補苴綴緝僅成卷軸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所

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畧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歎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己已成於戊子增爲二十卷釐爲七冊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書者雖在崎嶇僻陋之邦道塗倉卒之際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遠使天下傷寒無橫天之人其爲饒益不可思議昔樞密使高若訥作傷寒纂類翰林學士沈括作別次傷寒直秘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脉訣新水道人龐安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難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於檢閱比之此書天地遠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言雖詳其法難知奉議公祖述其說神而明之以遺惠天下後世余因揭其名爲南陽活人書云大觀五年正月日敘

青詞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時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瞻彼旻穹哀此黎庶伏念臣浪遊東土空閱流光茂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術冥冥長夜憐橫死之無辜斷窮年矧餘生之多病自朝及夕考古驗今首

尾幾二十餘年前後僅九萬餘字焦心皓首編筆青編原其微功實白潛祐屬成書之將上爰奏牘於先天恭卽蘭場肆陳醮席冀九清之降鑒祈萬宇於康寧仰獲證明庶傳永久臣無任懇禱之至

三因極一病源論粹十八卷 舊抄本

宋青田鶴溪陳言無擇編

自序

余於紹興辛己爲葉表弟楠伯材集方六卷前敘陰陽病脉證次及所因之說集註脉經類分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三

八十一門方若干道題曰依源指治伯材在行朝得書欲托貴人刊行未幾下世遂已淳熙甲午復與友人湯致德慶遠德夫論及醫事之要無出三因辨因之初無踰脉息遂舉脉經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以人迎候外因氣口候內因其不應人迎氣口者皆不內外因倘識三因病無餘蘊故曰醫事之要無出此也因編集應用諸方類分一百八十門得方一千五十餘道題曰三因極一病源論粹或曰現行醫方山積便可指示何用此爲殊不

知晉漢所集不識時宜或詮次混淆或附會雜
糅古文簡脫章旨不明俗書無經性理乖誤庸
輩妄用無驗有傷不削繁蕪罔知樞要乃辨論
前人所不了義庶幾開古賢之蹊徑為進學之
梯矇使夫見月忘指可也於是乎書青田鶴溪
陳言無擇序

詒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三終

詒宋樓藏書續志

卷三

六

詒宋樓藏書續志卷之四

歸安陸心源伯剛父編

醫家類

風科集驗名方二十八卷 元大德刻本

金北京太醫趙大中編修覃懷儒醫趙子中傳
習大元國特賜皇極道院虛白處士趙素才卿
補闕

按素問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
避之有時風者百病之長也其傷人也有淺深
內外寒熱之分至其變化以為它病病有萬殊

詒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一

醫之用藥烏可執一而不達其變此集驗名方
所由著也國初虛白處士趙公獲是書於荆湖
間今湖廣官醫提舉劉君卿得之用以起廢多
矣慮其歲久謄寫失真命廬陵左辰叟校雠增
定鏤板以行需予敘諸編首予聞公輸之巧不
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律呂不能
正五音況醫者人命所係可無師傳輕用之哉
若夫述內經之旨要究病證之根源列聖賢之
治法具古今之方論廣記而備言有條而不紊
所謂藥疾之司南醫學之鈐鍵歟予非知醫者

也獨美君卿刻意茲術務廣先哲仁民濟物之心於是乎書大德壬寅陽月初吉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閣復序

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孟夏上旬有十日前湖廣官醫提舉頤齋劉世榮寓杭錢梓

予世居恒山幼適欠州太祖親差馳駟燕然覆實天下財穀每於致知格物恨未究底蘊幸遇吾師明陽先生朝經暮典溫故知新迺至醫卜道釋儒農工商技藝罔不傳習目若權衡手如刀尺未有不知其要畧者歲庚子間又會心庵

陌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乃明陽嗣法之子至丙午歲蒙恩特賜皇極道院賜號虛白處士來鎮陽也予一日中酒風吐血數椀諸醫不救處士用一物解之不二日保康翼日親謁詰其所處之方遂出示一書題曰風科經驗名方通乎聖惠迺北京太醫趙大中奉勅編修值金亂遁於吳山有覃懷趙子中傳習湮沒其本虛白處士涉於荆湖間獲元本失其序引歲丙申挾策歸明大元復居恒山仕宦名家凡有中風者治之不踰月而痊愈奚可數焉予憐其編輯諸風未備者補綴完美不揆荒

蕪而序其筆汗之勞使疾人不置拐杖而復登車上馬天下萬世有賴不為細事矣大元諸路覆實官安慶光華序

夫方者乃九州風物之宜治病之方也上古大聖人帝義帝農帝軒憂患後世生靈之疾苦所以作也日方日法日術迺雷公巫彭之所授也上自周秦下及唐宋皆以風論為首諸科為亞其次方書偏曲闕畧未可以為後世法則也予雲游三十載鬚髮半天下思江湖省蠻蜀之藥適幽雲曉羌戎之劑齊楚不同夏麗各異居方

陌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隅未可言有所得也諺云不願為相者可以為醫非諳於病者難以知藥噫醫非細事可知五行萬物之數之氣之味之性用方劑始可為據也故將耳聞目見得効作驗者書為十集目之曰風科經驗名方實非利祿之學以備國家無疆之地資醫藥天橫之急爾時歲在昭陽赤奮若仲夏著雍敦牂朔旦大元國特賜虛白處士河中心庵趙素才卿敬題

湖廣官醫提舉劉君卿少事河中趙才卿學才卿既被召賜還以皇極道院老焉遺山元先生

寶銘之晚出二書以授君卿一日風科集驗方
一日心庵為政九要君卿既以醫道游公卿間
屢為當路推挽則所謂集驗方者無不試矣暨
來錢唐首以方鉞梓將以廣師意也抑聞為政
之道與為醫同難所遇之疾五方不同而治之
之術要皆古人已試之方故予信九要之驗必
有甚於集方之驗者遂併出之以求傳遠來求
余敘其首余觀九要之作鑿鑿然皆有政者之
規才卿雖不試於用而即聖經賢傳之所已陳
以及夫官府田里之所甚著如意病命方表裏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四

虛實必舉中有不待切脉察色而望而知之者
實上上之為也何必身試之而後為驗哉君卿
醫者也故吾終以醫事喻云當塗南谷杜道堅
書于錢唐宗陽之玄真館

先正有言達則願為良相不達願為良醫醫固
非良相比也然任大責重其有關於人之休戚
則一也醫豈易言哉鑿之良非鑿之良也方良
也元貞丙申夏官醫提舉劉公君卿訪予沙羨
寓舍出示虛白趙處士所著風科一編曰此濟
世奇書也然傳愈久訛愈多蓋不特以一亥為

三亥而已知君平日愛人以德有志活人敢以
校讎為請予不敏載念自幼多疾視人之疾猶
己之疾今既不得如王珪陸宣公達以行其志
獨不能推二公當時輯秘要哀集驗方之心以
淑諸人乎遂不復辭讓迺研精披究於是取素
問靈樞難經中藏巢源千金外臺聖惠鑿說等
書及南北經驗名方并說文字書逐一參訂論
者正之脫者補之複者削之舛者竄之畧者增
之疑者缺之又取經子史集古今聖賢名鑿治
風藥品治理製度動風食忌列于前庶成全書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五

門類七十有七今增廣一百六十有五通計二
百四十二類元方六百三十二今續添一千三
百四十七通計一千九百七十九方釐為二十
八卷每類則取聖賢議論病證源流或脉法鍼
法灸法備載篇首使覽者即瞭然於心目之間
其願為良醫者皆有所依據察脉以驗病遵方
而用藥可以已疾而免鑿誤之誦乃予之深願
亦劉公相屬之盛心是書也予朝斯夕斯疲精
竭神閱歷兩葺始克就緒不惟始終條理秩秩
較之元本不為無補昔呂文靖公集中書條例

成謂人曰自予有此例雖使一庸夫執之亦可
以爲相今風科既成予亦曰使常人得此亦可
作明醫云大德戊戌端陽日後學廬陵左斗元
辰叟自敘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而能以服膺儒教爲
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
問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
猶爲餘刃耳道風旣扇旌車特徵曳裾王門大
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六

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
道院年月日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
中人虛白其賜號云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
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彜有物有則厥惟背馳
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俟其
適墮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歛而錫
咨爾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
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寶善頌善禱
香火朝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道山先生元好
問裕之

醫家集驗方多矣未有專一門以該眾疾者此
獨舉風科爲管轄其於神聖工巧何居昔者伏
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繼之憫民生之不易疾
病之相尋其象爲蠱於是採百草木嘗而藥之
蠱之爲卦艮上巽下巽風也艮者萬物之終始
也巽宮八卦爲蟲爲血惟屬之艮上者終始之
義大矣哉繫辭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人之身
稟有厚薄養有疏密外邪客氣得以乘而入之
有淺深皆風之爲風淫雖列於六症要其屬則
合別以五感之多寡風徵雖列於庶徵要其會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七

則極起於一字之聖蒙治病治國無間然也神
而妙聖而化風之德也則而象之還以治其不
節不時醫之術廣矣工巧抑餘事焉是編蓋學
醫之入徑歟亦所不可闕大德六年臘月辰日
息翁鄭滌豫永陽清叟書于集賢邸舍以爲後
序
醫之理奧意博源深流析自軒岐內經和陳六
氣越人難經後英傑間出論議祖述騰輝發蘊
條分類別昭如列宿至若探聖經之旨趣撮秘
方之樞要式彰一家之科日用爲當代之龜鏡

視蘇民瘼日牛無全惟良醫乎虛白趙公儒而醫醫而良者也哀集風科名方簡而出之號專門學惜乎人亡道息提舉劉公君卿識高才博研精難素家傳心法獲是方知其妙契玄通默潛真訣乃方藝之淵源誠醫經之機括重為演微素隱收遺補漏芟晦味除混淆增修雠校理明義備亦猶荆岩珍璞遇和氏價倍者乎僕偕君卿遊相府下有年見其挾是方臨諸風證變化迅速命寄須臾傍觀失措公神閑意定明標本審虛實判於胸中決於指下即以寒熱妙劑

卯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八

或補之或瀉之效捷影響解同儕之猶豫釋患者之驚惶其所明決雖慶忌之辨賁育之力不能惑而挽也拯廢回生者非一眾所見聞奚待饒舌枚舉蓋是方非公得於心則處士之功幾乎泯矣然公非是方無以表仁人濟物之心是方亦有功於公也公恥獨秘之遂錄梓廣其傳俾天下業於醫者志處士之所志學處士之所學通乎變而不膠於用開壽域於覆載間是公之功尤有大於處士之功焉公剛方正直士也綽有激濁揚清之志霜臺屢薦其能將膺殊擢

珥貂蟬冠解豸掃民膏盲良相事業可期而方又公餘事耳瀛洲文章鉅公輩序詩佳什珠玉璀璨詠德紀實詳之矣僕荒蕪淺識故不能措一辭綴卷末特姑序其梗槩之大德甲辰季冬中甸廣平狄思聖

河中處士趙公名素字才卿心庵其號也虛白其賜號也家世業儒而通於岐黃之學洞究病證之本源哀集古今之治法以風為百病之長編為風科經驗名方凡中風者百試百效又有為政九要述經世之法惜其不及見用悉以授

卯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九

之頤齋劉君卿乃錄諸梓以廣其師經濟之志可尚也已使鸞翥弓去韓門者見之靈不媿死今承旨于靜聞先生亦既為之序矣而復不鄙求文於予予謂天下之病非一端天下之藥非一品天下之方非一法上聖教人醫藥何獨以風科為先蓋鼓舞萬物者莫疾乎風順則為生長邪則為傷害所謂邪者即天地間不正之氣是謂邪風人之飲食起居謹於護攝榮衛調腠理密元氣實則外邪客氣何自而入一有不和則外邪客氣始乘虛而入矣輕則為風寒風濕

風濕濕温所傷重則爲風所中皆邪風之害也故有風中於肝者有中於心者有中於脾於肺於腎於胃者名狀不一治療亦難誠能探脉別證依方用藥則回生起廢功可十全矣抑又論之藥方當以風科爲重治風以小續命湯爲第一藥其說然矣然不先通其氣而獨用此藥則亦未見其效况中氣證候即與中風相似血隨氣行血虛生風凡癱瘓疼痛癱痺等證皆因血虛氣滯而得故治風者必先通氣氣一流行則痰氣不蒸風氣自散此醫書集方必以人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十

參順氣烏藥順氣等藥繼以小續命湯之次其深知此道矣然則心庵是編使偏州下邑殊方異域家傳而人誦之一啟秩間對病施治雖無醫可招之處亦可獲愈此正心庵願齋醫國治人之志也故喜書而樂道焉大德丙午中秋日奉政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臧夢解謹書

孫氏雲翼手跋曰先大夫曲水翁篤嗜古書所藏甚富是書雖列於勝國時以縑縷精緻又爲醫家言特珍惜之嘉靖中遭島夷兵燹避亂金

壇百物皆弃獨携此書曾先慈抱痾延京口老醫錢霽山者灼艾無以娛之因出此書相示遂不告携去耿耿往來於懷後從叔德輿出先祖石雲翁所藏遺書亦有是編亟購得之時外弟王宇泰方留心醫學復被豪奪意此書已矣終不可見矣後游陽羨市中復購得是編於周孝侯廟辛丑上公車又爲不肖子賈去訪而贖還迄今又十五年矣後之子孫其永保之無住居士識

鍼灸資生經七卷 影刻元刻本

百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十一

元大監王公執中編

銅人明堂黃帝岐伯鬼臾區留以活天下後世自透膚之妙無傳乃謂是能絕筋絡傷血肉遂望而畏之爲疔則爲心於庸醫百藥之俱試不知病在巔者必灸風池風府非桂枝輩所能攻病在膺者必灸刺期門雖枳實輩不能去遂至於束手無策豈不哀哉近世朱肱龐安常俱爲鍼法許知可亦謂病當以刺愈之 鄒以治法爲 類括往古聖賢活人之言賴以復傳今東嘉王叔權又取三百六十穴背面

巔末行分類別以穴對病凡百氏之說切于理
及己之見從于心者悉沐于■鍼灸之書至是
始畧備古聖賢活人之言至是始無遺憾傳謂
為人子者不可不學醫予親年八十精力強健
非賴此書耶因 醫術世傑訂濫可傳見者廣
為八條錄木庾司以補常代之闕時嘉定庚辰
孟夏朔奉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徐正卿序

南宋樓藏書總志

卷四

三

昔神農嘗百草之味以救萬民之疾周官設疾
醫之政以掌萬民之病著在簡編為萬世法我
宋勃興神聖相授咸以至仁厚德涵養生類且
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術莫先方書故
自開寶以來蚤救近臣讎校本草厥後纂次神
醫普救刊行太平聖惠重定鍼灸命穴校正千
金外臺又作慶厯善救簡要濟眾等方以惠天
下或範金揭石或鑲板聯編是雖神農之用心
成周之致治無以過也天錫神考睿聖承統其
好生之德不特見於方論而已又設太醫局熟
所於京師其恤民瘼可謂勤矣主上天縱深仁

南宋樓藏書總志

卷四

三

孝述前列爰自崇寧增置藥局揭以和劑惠民
之名俾夫修製給賣各有攸司又設收買藥材
所以革偽濫之弊比詔會府咸置藥局所以推
廣祖考之德澤可謂曲盡然自創局以來所有
之方或取於醫藥之家或得於陳獻之士未經
參訂不無舛訛雖嘗鑲板頒行未免傳疑承誤
故有藥味脫漏銖兩過差製作多不依經祖襲
間有偽妄至於貼勝謬戾尤多殆不可以一一
舉也頃因條具上達朝廷繼而被命遴選通醫
俾之刊正於是請書監之秘文採名賢之別錄
公私眾本搜獵靡遺事闕所從無不研核或端
本以正末或派流以尋源訂其訛謬析其淆亂
遺佚者補之重複者削之未閱歲而書成繕寫
甫畢謹獻于朝將見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
者無纖芥之疑頌此成書惠及區宇遂使熙豐
惠民之美意崇觀述事之洪規本末巨細無不
畢陳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億萬斯年
傳之無極豈不建哉將仕郎措置藥局檢閱方書
陳承奉議郎守太醫令兼措置藥局檢閱方書
裴宗元朝奉郎守尚書庫部郎中提轄措置藥

局陳師文謹上

古語云有方不傳謂之不孝西銘云民吾同胞
痒痾疾痛舉切諸身服膺斯言欲廣是心卒莫
能遂昨家藏宋南渡後新刊鍼灸四書及針灸
資生經實上古聖賢活人之指南也凡軫視脉
息針灸俞穴具在此中然當世缺本是用梓行
以每其傳民胞之仁

三峯廣勤葉景達重刊

譜錄類

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 影寫宋刊本

詒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西

宋趙九成撰

趙九成釋文序

內府藏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
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
秘書省正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北宋鏤板得
於無錫顧宸家後歸秦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
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
失毫髮紙墨更精于槧本 云此本勘驗印記
即曾所手錄以校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飲
鼎圖一圖銘十四字說五十一字卷三邾敦圖

多一蓋圖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秘閣方
文方壺圖秘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
壺圖今本互相顛倒卷六目錄多標題盤匝孟
弩戈削一行卷八多玉鹿盧劍具圖三說一百
一十五字又多白玉雲鈎玉環玉珎圖各一卷
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鏡圖一說四十七字又犀
鏡第二圖與今本迥別又內藏環耳鼎多一蓋
圖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壺無右所從得及度
量銘說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二十字又
多廬江李氏鏹斗圖一又獸鑑第二圖後有說

詒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五

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寧寺僧捧勅佩圖
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大題曰後記附
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
驗文義皆以此本為長續圖卷一二十器卷二
二十二器卷三二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
二器先後不以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
載獨少其收藏名姓皆載圖說之首云右某人
所得與前圖注名姓於標目下者例亦小殊釋
文一卷前有大臨題詞以廣韻四聲編其字云
吾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 黑白皆謂黑
所刊款識

字者後有韻圖欠瑀玉璣白字者博山爐上雜畫作人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爐圖無所謂人手亦無所謂雜其釋文一卷依韻排次當即衍所謂韻圖然入卷實有廬江李氏瑀玉璣知衍所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是書作於元祐王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有疑則闕不若博古圖之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邢敦一條胡安國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乃引以詰經信其說之可據矣然前圖十卷器之有銘者繪其圖必摹其銘摹其銘必釋其文今此續圖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六

五卷則有有銘而不摹其文摹文而不釋其讀者不特收藏姓氏標目之例與前十卷殊也又如第二卷引呂與叔云考古云而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壬午是紹興三十二年則此續圖五卷成於南宋非呂大臨所撰無疑錢氏槩目以北宋板亦未之詳考也至其後釋文一卷則所舉諸器皆是前圖所載者其釋榭字析字亦與前卷相合惟距中匠距字前圖釋作張而此從闕疑然張仲之文薛尚功鐘鼎款識但引歐說而不及呂則前圖之釋張恐非呂

氏原本且今刻本考古圖有引薛釋某者薛尚功南宋人定是後人附益者爾則此釋文一卷當是大臨原本也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四庫全書纂修官翁方綱謹記

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次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然此猶以楷文言之若篆則古文本無定本實不敢以臆斷故多有仍其樣書之者至於同一引說文而忽楷忽篆或與今說文本合又或不

詔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七

盡合凡若此類亦皆依其舊書之將以待考云爾方綱又記 又按此書內標題如寶敦三卷公 鍾吉金敦寶鼎並四卷之類此皆與文義未協虔敦旅車敦並四卷分爲二卷亦未善也釋文云簋字不同然三象馨香之氣特蓋與器左右向背非寫法不同也又以徒下从止是未知止乃辵之下半而非止也凡此皆與六書乖者附記于此二月十日 昔人云書有誤寧改污勿挖補方綱書雖不工

然抄寫是書竊存此意

宋翟者年籀史下卷有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說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為也壬寅夏六月六日方綱識

愚案李邴嘯堂集古錄序有云鼎器款識極少字畫復多漫滅及得呂大臨趙九成兩家考古圖雖有典型辨識不容無舛據此則續攷古圖亦九成所輯不僅釋文而已

雜家類

東園叢說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如篋撰

太

僕頃年僻居語兒之東鄉既無進取之望又不
能營治資產日與樵漁農圃者處羹藜飯糗安
分循理亦足以自樂時時披閱文籍省記舊聞
隨手筆之遂成卷帙其間經史子集天文地理
厯數之說無不有之目之曰東園叢說好古博
雅君子覽之者殆將有取焉紹興壬子三月下
澣桐鄉丞括蒼李如篋序
東園先生李君少遊上庠博學多聞與紹興諸
倫魁皆友善平時上下論議出入經傳前言往

行靡不識錄庭筠來吏桐鄉密邇南廡暇日授
以一編得償未見之願謹輟俸以榮諸梓具於
學者亦有助云紹熙甲寅正吉建安周庭筠敬
書

琴堂諭俗編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鄭至道撰彭仲剛續元應俊補

昔鄭彭二君子知鄉邑時作也大意在於先教
化後刑罰使風俗知勸人皆為士君子之歸然
世之作邑者往往困于文書之期會窘於財賦
之煎熬齊民之道惟知有刑罰而已奚暇以教

宋李如篋撰

卷四

九

化為先務哉如二令君之待斯民亦可謂仁也
已余學製宜豐每念無以及人而人之相欺相
陵相關相奪相戕賊相詆訐以唆教作生涯以
脅持立門戶風俗之弊視鄭君所謂違理逆德
之事彭君所謂乖爭之端情態萬狀者殆有甚
焉因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秉彜好是
懿德斯民之生未嘗無良心也其所以陷溺其
良心不好德而好訟者蓋亦刀筆之習相師成
風而不自覺爾余公退之暇遂取舊編附益之
以前言往行以廣二令君未盡之意凡以訟求

者隨其事示之間有感悟然猶慮不能家至戶曉乃捐俸刻梓以傳使爾民之於家庭於族里於親戚朋友遞相訓告率而行之勿徃故習勿犯非法不特可以遷善而遠罪即可以昌門戶而益子孫所為不昧天亦不違此可謂自愛其身者矣爾民幸聽毋忽宋辛酉秋端芝亭長天台應俊書

余曩棲翰林歷見累朝元老唯齋劉公雪樓程公艸廬吳公每以忠厚之言告曰于他日為政當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為先不可習苛刻為

韻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俗吏熊僕拳拳服膺未幾出宰廣州香山嘗以是為心愧莫有以副其望偶得諭俗編一書閱之皆齊民之道復又感於予衷欲刊行而未果繼而改官湖幕初聞是郡乃昌黎過化之地天水所居之鄉號稱鄒魯喜甚至則民俗不然大以為憂嘗語諸在泮之士有復於予曰民情莫不好善惡惡在治而教之者何如耳吾湖僻處海濱韓趙去遠治人者但知有刑治於人者不知有教公欲拯弊扶傾必先有以教之者郡學舊有三令諭俗編其義本於經書其言明白簡

易感人易入真化民成俗之要者歲久無存今是本得諸照磨東湖劉君英發劉君得之瑞州新君若重錢梓以勸邦人誠大惠也余喜從其請長官僚友詢謀僉同是究編目鄭令作之於前彭令修之於後應令又從而增益之以廣未盡之意凡四十篇始於五服圖終於積陰德中言孝友忠信務本節用之類不一而足嗟乎使人人能讀而知之又能行之則皆有士君子之行何患乎俗之不厚哉若廣其傳則可為天下勸夫豈獨為是邦勸但惜其闕交朋友一條昔

韻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朱子與編小學書嘗以實善行篇偶脫朋友一節為恨蓋朋友者人之大倫以之責善也其可闕乎愚故不揆固陋竊取朱子之意以足之庶幾有補於民彛之萬一云天歷二年歲次己巳孟夏月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左祥謹敘同姓名錄十二卷補錄一卷 舊抄本

明古堇余寅僧杲著同邑王佐翼卿校

劉一燦序

閔洪學序

術數類

青烏經一卷 明抄本 錢求赤藏書

不著撰人名氏

錢氏手跋曰按抱朴子曰黃帝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據此則青烏黃帝時人也然此書文字其清奇高古亦似秦漢時人恐不盡上古之書矣又按世說初學記所引此書有三重相連名連拿山葬二千石及葬龍耳貴出五侯後當滅門等語而此書皆不見則此本已非完書又可見也又二千石五侯至漢人始有此名則此書出漢人或潤色古本又未可知也往歲庚寅予

臨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以家禍頗有事於此因為觀得完顏人古注一本及萬歷中金陵人注一本皆荒謬不通雖嘗稍加刪酌然學識短淺不啻涸魚目于夜光深

有疚惡今盡削之祇存本文仍書其源流以為

堪輿一家言之所自自而臆說紛紛曾無取焉歲在辛丑閏月十日雞鳴里人匪庵再議葬經內篇 明抄本 錢求赤藏書

晉郭璞撰

錢氏手跋曰葬經世所傳三卷及分類本皆章次顛倒紊然淆亂獨是刻井井有條斐然可觀

真郭氏古本余雖不敏嗜之實篤後有識者尚其珞之蒙眛云葬經唯程篁墩家所刻最善蓋本古宋刻也予未及見今此刻則穆氏校本也匪庵

楊氏青囊經 明抄本 錢求赤藏書

唐楊筠松撰

錢氏手跋曰讀楊公是書乃知天地間自有一種一定不易道理而時世之指東擊西茫若青盲者誠不足發吾狂笑矣為發三歎匪庵靈城精義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臨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唐何溥撰明劉基註

賴氏催官篇解二卷 明抄本 錢求赤藏書

宋賴文俊撰

錢氏手跋曰地理之說予未之悉也大約巒頭為體理氣為用龍穴為主砂石為輔苟無龍何有穴龍穴既已不真則雖有佳砂佳水果合理氣此不過偽局耳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繪事必後素而龍穴必先于砂水也但世之時師所以欺人者惟此外局而人家復有房分之說遂致一青龍一白虎紛爭數十年不息致有弃遺

骸于弁髦者良可悲也催官之書主于立向而所重實在遷穴古人原未嘗誤後人也又所謂陽龍者今人多忽之亦云本之催官不知催官之所忌于陽龍者乃龍穴不眞形凶孤露則忌之果龍正穴的水秀砂明全局合法則催官亦未嘗有後言也且此書僅爲科第田園而設主于安享太平優游富貴故有陽不如陰之論實則古帝王墳墓及猛將名臣元勳功宗多有發自陽龍者張子微玉髓全書可驗也至于陰龍所出其人重名義惜身家瞻前顧後無難無災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五

坐致聲華富厚無窮此則陰龍之優而陽所未能也余嘗妄謂天下無事則陰龍用而陽黜以上承天意天下有事則陽龍有能禁亂開治者決不宜置而鬼神亦或不秘惜以終于禍亂也附識于此商之高明匪庵記

劉氏玉尺經三卷

明抄本

錢求赤藏書

元劉秉忠撰

錢氏手跋曰玉尺一書精于理氣而巒頭之理亦不外是即使郭景純李滄風楊筠嵩復出亦不易其言矣但內審穴一篇仍是審龍而穴情

之妙實有秘不盡言者蓋明于穴情寔可奪天功改神命其理至深至微其功蟠天際地故劉先生秘于無言蓋脊之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于後之君子有望焉匪庵記

星命總括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遼耶律純撰

大遼統和二年翰林學士耶律純以議地界事奉國書使於高麗遼東至其國頗聞國師精於星躔之學具重幣設威儀求見屢請不從一日自請於高麗國王曰臣奉國書來此稔聞國師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五

富於道德星命之學願借玉音得遂一見以請所學何異昌黎之遇大顛也國王遂命一見既見之後往復數四前請曰微生跽伏北方聞國師深於星命之度今日天幸得瞻豪相願北面從師畧聞一二以聳北方之學者亦是三生夙昔之幸不知可乎國師曰何不可之有但學士平生論學有何所得吾與學士從長商榷而已何以師爲曰庸學得於生尅制化之外亦有十條以前六條看根本後四條看流年其一曰太歲尊神加臨管攝其二曰無中有曜弱處高強

其三曰得經失次細辨盈虛其四曰身傍母吉
傍鬼者凶其五曰同宮千里異宮尺寸其六曰
黨母福多藏鬼禍大其七曰元守雖詳流年尤
急其八曰當生變曜流年變星其九曰限併諸
煞貴祿不臨其十曰流年諸星無忽柔曜此十
條者各有詳註未審如何國師曰此十條之說
亦末矣本之則無今學士談星根本以宮主爲
重耶度主爲重耶曰得於平昔之請明以宮度
兼論不可用一而廢一也國師笑曰宮度兼論
吾恐子於星度胸中不能自斷何以斷人之禍

酉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福耶且如命躔丑宮之牛度宮土度金限行遇
火一生一尅何以爲斷又如命坐寅宮尾火虎
度木宮限行遇水一生一尅何以爲斷於禍福
何憑遂再進曰願棄所學而從師求教師曰吾
嘗以近世談星者言宮不知度言度不知宮二
者胥失矣吾於海上異人授我以偏正之垣於
二十八宿之中分之日一太陽五太陰六木六
土六水二火二金之說學士曾聞之乎曰未也
國師曰人生於地日月五行見於天其生值此
七曜之吉則一生享福安榮遇七曜之凶則一

生忙迫百不如意日月五星其爲物也於天地
間最大於天下萬物日主晝月主夜乃天之眼
目也在天有五星在地有五行人生在世五者
一日不可缺觀星談命苟不知此本根則爲徒
然學宮度兼論之術何以決人之禍福故十二
宮有偏正之垣子宮以虛日鼠爲正垣鼠乃子
垣之宮神非正垣而何也丑宮牛金牛寅宮尾
火虎卯宮房日兔辰宮亢金龍巳宮翼火蛇午
宮星日馬未宮鬼金羊申宮猴火猴酉宮昴日
雞戌宮婁金狗亥宮室火豬皆本宮之正垣此

酉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乃千古不易之論此談星之大根本不可盡知
要妙哉所謂一太陽者太陽君象也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惟星日馬乃太陽之正垣太陰者后
妃之象后妃嬪眾多宜太陰之有五也故以鬼
金羊爲太陰之正垣其餘張心危畢月皆偏垣
之月也六木者寅宮尾火虎亥宮室火豬爲木
正垣其餘斗奎井角皆偏垣之木也六土者子
宮虛日丑宮牛金爲土正垣其餘女氏胃柳皆
偏垣也六水者巳宮翼火中宮驚火爲水之正
垣也其餘箕壁參軫水皆偏垣也二火者卯宮

房日戌宮婁金爲火之正垣二金者辰宮亢金酉宮昴日爲金之正垣天地之間水木土隨遇而有隨所居而可得木滿山林土滿寰宇水滿江河隨處皆有至於金火則不可多得焉只有二火二金使金火如木水土之多則天下嘗有持刃縱火之患耳豈不爲世道憂吾有偏正垣七政論并日月並明說計八篇又有二百字真經二十五題詳於學士十條者學士所舉十條人常聞常知也吾之諸論其金火者人所未聞未知也今以授子子欲行之當誓於天地鬼神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天

不可輕泄此天機玄妙吾得海上異人所傳而未嘗泄今子得吾之傳若不賣而重之必招諸於天不可逃也乃對師焚香設誓三日後國師遂以諸論八篇與夫二百字真經二十五題授之百拜而寶之大遼統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耶律純自識

演禽通纂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集部

別集類

胡曾詠史詩一卷 抄本

唐胡曾撰

海陵周公文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周麟之撰

本朝沿唐舊西掖掌外制北門掌內制謂之兩制而非侍從近臣之通稱也太宗時四方砥平人才輩出專以是處文學器識之士禮遇非他官比二府有闕率於此取之惟參知政事蜀人蘇易簡尤被眷獎其自兩制入中書猶未強仕淳化二年御飛白書玉堂等四字以賜至今號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天

爲北門盛事炎祚中興時則有吾宗樞密公茂振以雋明之才辯麗之文受知上皇人皆以蘇公遇太宗爲比年踰三十由館閣兼書命其後直拜掖垣入翰林三遷爲學士每一制詞出學士者爭相傳誦天子嘗褒云卿久掌內外制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紹興三十年復大書玉堂二字賜之其視淳化若合符節公先世亦蜀人也後徙海陵登科者踵相躡所居號叢桂坊世有顯人至公遂大用可謂盛矣公薨嗣子準哀遺藁得二十三卷而內外制殆居其半

蓋久官于朝故其他詩文因事而作者少然溫潤精切鼎鑪可知向使天假公年主盟斯文則述作之富雖至千百卷可準刻意家學數以序為請予與公同宗同朝不得而辭公諱麟之茂振字也清熙癸卯正月十日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榮陽郡公周必大撰

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稿六卷 影抄明刊本

宋進士朝奉郎國子監簿黃仲元撰門人武夷山人詹清子編門人承務郎翰林修撰徐應鍾校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黃佐序 嘉靖丁未

江汝璧序 嘉靖戊申

九代孫文炳書 嘉靖丙午

葦杭漫遊稿四卷 舊抄本

宋胡仲弓撰

定菴類稿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衛博撰

屏巖小稿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張觀光撰

榮陽外史文集 舊抄本

明鄉貢進士鄭真千之父著

存卷七至十三卷二十一至三十卷三十三至六十七卷八十二至一百

方誌序

春草齋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明烏斯道撰

宋謙序 洪武八年

梁鳳寓藁詩集九卷 舊抄本

明夏臺王翰時舉著曾孫繼善編輯

呂經序 正德戊寅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三

省愆集二卷 影寫明正統刊本

明黃宗豫撰

楊榮序 宣德八年

金幼孜序

楊溥序 宣德八年

黃淮序

楊士奇題後 宣德癸丑

王豫後序 正統八年

竹巖先生文集十二卷 影寫明刊本

明柯潛撰 四世從孫維騏編

鄱陽劉彥昂詩集九卷 影寫明刊本

〔明〕鄱陽劉彥昂撰太史會稽楊廉夫評

玄虛羽人序 洪武

危素序

宋濂序

楊維禎序 泰定丁卯

槎翁詩集八卷 影寫明刊本

〔明〕泰和劉嵩子高著

宋濂序 洪武五年

劉永之序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烏斯道序 洪武十二年

殷強齋先生文集十卷 影寫洪武刻本

明殷奎撰門人余煥編

陳振祖敘 洪武壬戌

余煥書後 洪武壬戌

龔詡序 正統十三年

頤菴文選二卷 抄本

〔明〕豫章胡儼若思撰

曜仙序 宣德壬子

胡廣序 永樂丙申

鄒緝序 永樂丙申

楊士奇序 永樂十七年

唐思士詩四卷附會稽博古詩一卷 影寫明刊本

〔明〕唐之酒撰

紫霞子序

戴冠序 弘治庚申

王俊華序

張傅士後識 天順辛巳

密菴集八卷 抄本

〔明〕謝蕭撰

頤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戴良序

總集類

天台前集三卷別編一卷拾遺一卷續集三卷拾遺

一卷別編六卷 影寫宋刊本

前集宋林師箴編別編續集宋林表民編前集

禾有州學學諭林師箴校勘文林郎台州州學

教授姚宜中校勘兩行別編未有文林郎充台

州州學教授姜一客點檢一行

州為一集在昔有之近歲東南郡皆有集凡域

內文什彙次悉備非特奇好事資博聞也於其

山川土宇民風士習互可攷見然則州集其地志之遺乎天台以山名州自孫興公賦行江左迨今千禩大篇春容短章寂寥未聞省錄之者予來經年思會粹爲一編書顧無其暇方延諸儒議修圖謀謂茲尤所先急一日州士李榮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哀文集四帙以爲既已而州學諭林師葢又示唐宋詩三百餘篇於是披取前代之作刪重補佚而增其未備爲賦三詩歌行合二百梓而刻之自餘續集傳焉嗚呼亦可以爲當矣不出戶庭而盡睹海山之勝不費

詠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書

探討而坐獲巾笥之藏天下之事成於有志其理固然未有若是之捷且速也圖謀雖未亟就觀此集斯過半矣嘉定改元重五後一日宣城李兼序

天台集林君師點編也先是李侯刊之郡齋今其子表民又會粹得百篇搜奧抉奇殆無遺恨可謂能廣父志者會齊侯好古如李乃續刊焉今而後遂成完書矣陳耆卿題

天台集舊所刊本頗多舛誤或者妄有增入予苦病之因再輯晉唐以來詩爲別編郡守齊公

喜而鉅諸木遂復釐正舊集闕誤四十有五處及削去沈約沈道士館玉盤標林皮日休天竺桂子三詩以李巨仁登台山李端贈衡岳禪師皮日休夏日卽事三詩補入刊既訖又得二詩姑載于此嘉定癸未小至日林表民記

續集二卷昔者寓公李公子長所編今因其成無一敢增削粗加次第而已後一卷州士林師葢林登洎穉子次藝草所彙次大氏皆國初至政宣間諸公人士之詩什雖繼徒不廢然而近世作者不預焉蓋遵前人已立凡例亦會解秩

詠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書

匆匆力僅及此後之博雅君子續之又續之正自佳耳戊辰重九前一日假守臨海郡李兼題表民曩爲天台前集別編而唐賢題賦始粗備棘卿青社齊侯刊之矣皇朝群公所作雖已見諸續集然渡江以來及前朝散佚未纂輯者反過之歷年于茲僅克就緒府丞餘不沈侯樂善成煥亟爲鳩工幸遂訖事荆谿公併于赤城集序詳著矣或以爲見聞甚淺蒐集尙闕實不欲自恕若見在詩人之詩則力所未逮恐有望好事該洽之士侶成之滄祐戊申中秋玉嶼林表

民書

郡帑既刊續集別編五卷矣踰年後得若干首
儲為第六焉凡前修題賦天台見於策牘得之
傳聞者悉收采靡遺因告諸太守宗丞吏部嘉
禾張侯忻然命工赤城集末後三卷接續刊刻
於是二書皆得行世實侯力也庚戌夏五林友
民書

詩文評類

文說一卷 抄本

元陳絳曾撰

兩宋樓藏書續志

卷四

美

兩宋樓藏書續志卷之四終